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人类与自然世界

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

Keith Thomas

[英国]基思·托马斯 著 宋丽丽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人类与自然世界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它不仅会吸引社会史学者，而且会吸引任何关心……“我们的文化遗产”者。

—— 约翰·凯尼恩，《观察家报》

内容丰富翔实……穿过最迷人的蜿蜒小径回到我们自己环境观念的基点。

—— 罗纳德·布莱思，《卫报》

托马斯先生具有精当运用引文的天赋，在他的书中可以听到一千多种声音。

—— 《纽约时报书评》

ISBN 978-7-5447-0742-8



9 787544 707428 >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

定价: 35.00元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类与自然世界

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

David Thomas
[英国]基思·托马斯 著 宋丽丽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改变 / (英) 托马斯(Thomas, K.)著;宋丽丽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ISBN 978-7-5447-0742-8

I. 人… II. ①托… ②宋… III. 环境保护-历史-英国-1500~1800 IV. X-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2093号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by Keith Thomas

Copyright © 1983 by Keith Thomas

Copyright licensed by Viking,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K)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6-348号

书 名	人类与自然世界
作 者	[英国]基思·托马斯
译 者	宋丽丽
责任编辑	马爱新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198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372千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42-8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献给瓦莱丽

前 言

1979年春季学期,我在剑桥大学开设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讲座。本书即是讲座的扩充。我额外添加了大量的资料,但保留了讲座的基本形式。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感谢选举团成员,他们邀请我开设特里维廉讲座,这是每一个牛津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今天,G. M. 特里维廉不是一位流行的历史学家,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在1940年代后期的校园里,他却无疑是所有历史学作家中最著名、最可读的一位。没有人能对他创作中流露的诗意完全无动于衷。他用动人心弦的词语(见《克利俄,缪斯女神》)描绘了圣约翰学院的前庭——查理一世满朝官员最后时日的见证。在我亲眼目睹我的学院之前,他的描述就奠定了我对它的理解。我希望讲座的主题能够与特里维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英国社会史》导言中,他列举了社会史的构成要素,“人对自然的态度”就是其中之一;而他的创作饱含对这一要素的反思。

我还必须感谢那些热情、善良的人们(可惜有些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每周去剑桥时承蒙他们的亲切款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特别感谢西德尼学院(Sidney Sussex College)的院长及董事们。那学期,他们极为慷慨地拨出一套房间,任我使用。最后,我深深地感谢友好、宽厚

的听众。他们冒着严寒来听讲座,寒风彻骨不禁令所有在场的人想到人类远远没有彻底征服自然界。

致 谢

本书讨论的许多主题前人都单独论述过,虽然我有时会背离他们的阐释,但我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对我特别有启发的有 Dix Harwood, Arthur O. Lovejoy 和 Charles E. Raven 的开创性著作,以及 John Passmore, David Elliston Allen 和 John Barrell 的近期作品。

感谢 Faber and Faber 出版社(伦敦)以及 Farrar, Straus & Giroux 出版社(纽约)允许我引用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所著的《一个博物学家之死》(美国题为《诗集 1965—1975》)。

感谢允许我引用 J. Addy, G. Reay, M. J. Ingram, P. J. Lineham 以及 J. A. Sharpe 诸位博士未出版的博士论文,也非常感谢 Jonathan Barry, Peter Clark, James Cockburn, Howard Colvin, Patricia Crawford, Julie Crossley, George Gallop, Brian Harrison, Arnold Harvey, William Lamont, Jill Lewis, Stephen Logan, Alan Macfarlane, Sara Mendelson, Victor Morgan, Geoffrey Nuttall, John Prest, Paul Slack 以及 John Walsh 友情提供的资料。还有许多人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常常是主动提出的),在此一并致谢。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John Plumb 爵士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对我大有裨益。

我深深地感谢圣约翰学院图书馆、科德林顿(Codrington)图书馆,

尤其是博德莱安(Boldleian)图书馆的员工们。我总是提出繁重的(常常是过分的)要求,他们为我任劳任怨,亲切和善。

我也希望向克卢伊德郡、埃塞克斯郡、肯特郡以及北安普敦郡县志办公室的档案人员表示感谢。他们提供了保存管理的相关文件。感谢 B. Atkinson 小姐, A. Hill 夫人协助打字; Susan Rose-Smith 协助插图, Judy Nairn 不厌其烦的校对,以及我的出版人 Peter Carson 的耐心。

我的家人承担了本书主要的重担。儿子 Edmund 的帮助令人愉快;女儿 Emily 抽出大量时间校对、检查参考资料;妻子瓦莱丽(Valarie)给予了宝贵的建议、切中要害的批评和一贯的支持。

基思·托马斯
圣约翰学院,牛津

目 录

前 言	001
致 谢	003
序 言	001
第一章 人类优越性	006
一 神学基础	006
二 征服自然界	015
三 人类独一无二	021
四 维持疆界	027
五 低等人类	032
第二章 博物学与民间错误	044
一 分类	044
二 民间错误	064
三 术语	076
四 变化的观点	082
第三章 人与动物	087
一 驯服的同伴	088

二	特权物种	095
三	缩小的差距	119
四	动物灵魂	136
第四章	对野蛮造物的同情	143
一	残忍性	143
二	新论点	151
三	废黜人类	168
四	新感性	176
五	新条件	186
第五章	树木与花卉	197
一	原始林地	197
二	植树	203
三	树木崇拜	218
四	花卉	231
第六章	人类的两难处境	251
一	要城镇还是要乡村?	252
二	要耕耘还是要荒野?	264
三	要征服还是要保护?	279
四	要杀生还是要慈悲?	299
五	结语	314
	缩略语	317
	注 释	320
	插图出处	438
	索 引	441

序 言

与专注于案牘的多数历史学家不同，G. M. 特里维廉钟情于室外与乡村。在他晚年，有传闻说，午餐后，他带着毫无防备的客人们去散步，结果一走就走了三十英里；他年轻时就特别喜好运动，活力四射。“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在大切维厄特^①山的山顶，追踪狐狸的脚步跑在苔藓覆盖的沼地间，两个王国尽收眼底，”他写道，“这样开始新的一年真不赖。”¹沃林顿位于诺森伯兰郡，是特里维廉家园，现在是国民信托^②的财产。在那儿，他家从前的用人还记得他，因为他每年都回来打猎。

二十世纪初期，追求乡村消闲是特里维廉所属的英国上层社会典型的生活方式。那位法罗顿的格雷勋爵（Grey of Fallondon，英国外交官）就是如此，挚爱钓鱼、观鸟。特里维廉为他书写传记。英国中部产业家斯坦利·鲍尔温（Stanley Baldwin，曾任英国首相）也以此为乐，他任命特里维廉为剑桥的钦定讲座教授。几个世纪以来，英国贵族的根基在乡村，因为严重资本化的农业是他们财富的基础。经营农场与房

① Cheviot，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的山脉。——编注

② 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英国保护名胜古迹的私人组织。——编注

地产是这个阶层的主要兴趣。他们热衷于乡村体育运动；对狗和马宠爱有加，往往有非常渊博的博物学知识；他们自觉地设计了乡村景观，既可供娱乐也可以带来利益。沃林顿本来依靠布莱克茨(Blacketts)家族煤矿的财富建起来，但是它反映了主人热爱大自然的情致。这里有一个上等的图书馆和两张桌子，特里维廉的叔祖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就在这里书写了《英国历史》。他的父亲乔治·奥托·特里维廉(George Otto Trevelyan)创作了历史著作《美国革命》。除了图书馆，它还有按照查尔斯·布里奇曼(Charles Bridgeman)风格设计的空地，凯珀比利梯·布朗(Capibility Brown)^①设计的湖，一个争奇斗艳的花园；另有鸟的标本、博物学书籍、以及有关花卉的油画。

- 13 对于乡村的情感，无论现实的还是想象的，不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的人群。在第一个工业国家里，许许多多的人身上都有这种情愫。早在十八世纪后期，旅居国外的英国游子们就开始表达他们特有的思乡之情，以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 英国作家)为例，1787年，他躺在葡萄牙的旅馆里，“对英国乡村的思念彻夜萦绕于怀”。²随着工厂大量增加，城市居民的思乡之情被投射在了小小花园、宠物、苏格兰和湖区的度假中，反映在对野花的兴趣，对鸟的关注，对乡下周末小屋的梦想之中。今天，那些饱含自觉意识的“田园”作家深受欢迎，经久不衰，就是很好的证明。从十七世纪的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到二十世纪的詹姆士·赫里奥特(James Herriot)，这些作家长久保存了乡村淳朴的神话。无论对自然与乡村的神往是否果真为英国特有，英国城里人长久以来无疑是喜欢这么怀想的；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文学与文化生活都表现了深刻的反城市倾向。³

^① Capability Brown 是十八世纪英国景观设计师，因看出许多场地有可改进的能力(Capability)而得名。——编注

G. M. 特里维廉对原始自然的感情要比这些对乡村模糊的渴望深刻得多。在他所有的作品中,1931年作的高德利(Rickman Godlee)讲座——题为《自然美的召唤与宣言》,最为酣畅有力。在这部作品中,他哀悼被侵蚀的英国乡村,呼应他最敬重的华兹华斯的声音,宣告人类精神生活离不开自然景观。特里维廉的观点透着深深的悲观态度。他认为,直到十八世纪末,人类的工作仅仅是为自然的美丽添砖加瓦;自此以后,便迅速退化。一般的经济环境已经不能产生美感,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护没有被破坏的一切。作为国民信托的一位活跃成员与捐助人,他指望这个组织能够保护英国“所有可爱而幽静的土地”。他提出应该保存原有的自然条件。不接触原始自然,英国人的精神就会消亡。⁴

几百年以前,如果提出阻止而不是激励人类开垦土地的思想,那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为如果不砍伐森林,清出空地;如果不开垦土地,不将荒野景观改造成人类居住地,那么文明如何发展?国王和大地主们可能会将森林和公园保留下来,用作打猎与木材供应地。但是在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把未开垦的山丘人工保护起来,就像设立不能猎食野生鸟兽的保护区一样荒诞可笑。人类的工作,用《创世记》的话 14 语(1:28)说,就是“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扫平森林、耕耘土地、赶走猛兽、杀死毒虫、铲除荆棘、排干沼泽。农业之于土地犹如烹饪之于生肉。它把自然转变为文化。土地未被开垦就意味着人还未被开化。当十七世纪英国人移居到麻省时,他们占领印第安人土地的部分理由就是:那些自己没有征服并开垦土地的人们也无权阻止其他人这样做。^{5*}

如果英国十六世纪与十八世纪后期没有发生深刻的情感转变(本书将对其某些方面进行探究),人们不可能接受特里维廉保护原始景观

* 同样论点在爱尔兰也有所体现。1610年,John Davies认为,土著爱尔兰人没能够开发利用土地;“因此,让如此肥沃的土地像荒野一样的闲置浪费,既有悖于基督教方针,也不符合良知”;*Historical Tracts by Sir John Davies* (1786), 288。

的热情,也不可能接受他认为未开发的自然具有疗愈功能的信念。人们通常认为关注自然环境,忧虑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是最近才兴起的。例如,阿什比勋爵(Ashby,20世纪英国植物学家)提到,在过去一百年间,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转变,而另一位评论家则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情感革命”。⁶如今,人们一打开报纸,就会读到关于杀死灰色海豹、砍伐汉普顿庭院树木或关于挽救濒危野生物种的激情澎湃的辩论。但是,要理解目前这些情感,我们必须回到现代初期。因为正是在1500—1800年间,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男男女女以变化了的方式理解周围的自然,并进行分类。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长期固有的关于人在自然中位置的观念被摒弃了。人们对动物、植物与景观产生了新的情感。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界定;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其他物种的权力受到尖锐的挑战。就是在这几个世纪中间,人们对自然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人与自然界的关 系产生了疑虑,而这些被我们以放大的形式继承了下来。

要图解某些发展历程,也许像用辉格党人历史^①方法来探索国民信托、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动物解放组织以及地球之友的思想起源。但是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解释目前的状况,而更要重建早期精神世界,努力还其本来面目。

本书试图揭示一些(有时并未表达出来的)假设,这些假设支持了现代初期英国居民对待鸟兽、植物以及自然景观的体悟、理性与情感。当时的居民与特定自然景观生活在一起,其亲密接触的情形我们现在往往很难感受。

遗憾的是,由于这个题目范围之广阔、材料之丰富,没有哪一个作

^① 辉格党(Whiggish)历史,指像十九世纪辉格党的历史学家所写的那种旨在颂扬今日的历史。——编注

者能够奢望囊括一切,更不用说一本相对单薄的书。本书仅仅努力勾勒出题目中某些比较显而易见的内涵。虽然书中的许多主题与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以及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历史情形相似,但是本书仅局限在英格兰。本书还大量使用文学资料,时下在历史学家中间不太流行,但我并不后悔。把想象的文学当作历史资料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如果我们要深入人类(至少是比较善于表达的那部分人群)的情感与思想之中,文学是最好的向导。因此,本书有意以 G. M. 特里维廉不断倡导的方式,重新统一文学与历史的研究。

本书也试图提请读者注意,这个主题值得比以往更加严肃地、历史地加以对待。人类优越于动物界、植物界,这毕竟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人们如何据理解释和质疑那种优越性成为一个大得令人生畏的主题,最近几年已经引起了哲学家、神学家、地理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广泛关注。这个主题也能给历史学家们提供许多启示,因为要把过去的人们关于植物与动物的思想与他们关于自己的思想截然分开已经不可能。

第一章

人类优越性

随便问一位普通老百姓,万事万物为什么而存在?一般都会回答,创造万物是为了我们的实用与便利!……简言之,万物构成的宏大景观每天被自信地认为是注定要为人类特殊的方便服务。因此,人类物种集体傲慢地把自己抬高到周围无数生灵之上。

G. H. 图尔明(Toulmin), *The Antiquity and Duration of the World*
(1780;1824 edn), 51—52

一 神学基础

在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英格兰,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世界为了人类而被创造出来,其他物种就要从属于人类的愿望与需要。这种假设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基础。他们从没有认真反思这件事。而那些想要证实这件事的神学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从经典哲学家与《圣经》中寻求证据。亚里士多德说:自然无徒劳造物。每件事物都有一个目的。植物为动物而造,动物为人类而造。家养动物要干活,野生动物被捕猎。斯多葛学派教导同样的理念:自然完全为服务于人类利益而存在。¹

都铎王朝的论者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解释《圣经》对创世的描述。尽管现代学者看出《创世记》叙事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但是现代初期的神学家们通常不难得出广为接受的综合解释。²他们说伊甸园是为人类准备的乐园。在伊甸园中,上帝赋予亚当以支配万物的权利(创世记,1:28)。一开始,人与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人类可能不吃肉,而动物们也很驯服。但是随着人类堕落,人与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反叛上帝,人被剥夺了对于其他物种天然的优越性。大地退化了。曾经只生长水果与鲜花(创世记,3:18)的地方长出了荆棘与蒺藜。土壤沙石累累,不那么肥沃,致使人类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耕耘土地。跳蚤、蠓虫之类令人厌恶的害虫也出现了。许多动物挣脱了束缚,变得凶猛,互相争斗,攻击人类。甚至家养动物现在也不得不用强制降服。

接着,大洪水之后,上帝恢复了人类高于动物的优越性。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创世记,9:2—3)

因此,人类就成了肉食者,动物可以被合法地杀死并食用,只服从普遍饮食限制。这就是《旧约》的规定。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³耶稣的到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它。有些阐释者认为耶稣重新确定人高于自然界的优越性;尽管现在可以说只有真正获得新生的基督徒们才能合法地享用这样的权利。⁴

如今很难再体验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牧师们解释圣经故事时所秉持的令人惊叹的人类中心主义精神。因为他们毫不迟疑地将世界的物质特性描述为亚当堕落的直接反应:“土地因你而受到诅咒”(创世记,3:17)。就是因为人类堕落,野生动物变得凶猛,讨厌的爬行动物存在于世,家养动物遭受痛苦的鞭打。“生物不是为了它们自己被造出来,

而是为了供人类使用、为人类服务，”詹姆士一世时期的主教说，“降临在它们身上的任何恶劣变化不是对它们的惩罚，而是对我们惩罚的一部分。”⁵

那么，人类优越性就是神圣计划的核心。杰里迈亚·巴罗士 (Jeremiah Burroughes) 1657 年宣布，人类是上帝所有工程的目的。“祂为人类创造万物，而为祂自己创造了人类。”理查德·本特利 (Richard Bentley, 英国哲学家) 在 1692 年同样认为：“万事万物主要为了人类福祉而被创造出来。”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沉思道：“如果我们注意终极因由，人类可以被看作世界中心，因为如果把人类从这个世界抽取出去，余下的就会乱套，漫无目的。”⁶ 一些牧师认为，审判日之后，世界将化为虚无。它只为了配合人性而被创造出来，别无他用。⁷

于是，尽管人类堕落了，人类的统治权利丝毫没变。他依然是“万能上帝的替身与主管”。¹⁸ “所有生物都为他所造，从属于他的管理，听凭他的使用。”⁸ 动物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驯服，但并没有全都忘记它们的职责。正如安德鲁·威利特 (Andrew Willet, 英国教士) 在 1605 年所评述，那些为人类所用的生物还保留着“顺从的自然本能，如牛、驴、马。”⁹ J. 巴罗士在 1643 年说，“有时你会看到一个小孩随意地赶着一百头公牛或者母牛；这表明上帝保留了人类对生物的优越性。”¹⁰ 不信奉英国国教的牧师菲利普·多德里奇 (Philip Doddridge) 一个世纪以后提到，鱼儿成群地涌向海岸的本能“仿佛暗示着它们本来就是为人类所用”。伊丽莎白时代的托马斯·威尔科克斯 (Thomas Wilcox, 英国清教徒) 声称，动物们唯一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所有的生物为了人类而被造”。¹¹ 正是考虑到人类的需要，动物们才被仔细地设计出来并散于各处。1696 年，一位牧师注意到，把骆驼分配在阿拉伯很有道理，那里没有水，而猛兽被安置在沙漠中，造成的危害较小。凶猛的野兽没有驯养动物多产，它们通常白天呆在洞里，晚上在人类入睡时出来活动，这表明某种天意。¹² 此外，虽然野生物种的成员个个都看起来很相似，但是牛、马

以及其他驯养动物在颜色和形状上却多种多样,这样“人类更容易将它们区分出来,认领各自的财产”。1705年,乔治·切恩(George Cheyne)医生解释说,造物主让马的粪便散发香味,因为知道人会经常接近它。¹³

于是,每一种动物都要为人类某种目的服务。如果没有实用目的,也有道德与审美目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主教詹姆士·皮尔金顿(James Pilkington)认为,野兽是表现上帝愤怒的必要工具,留在人间“做我们的教员”;它们培养人的勇气,为战争提供实用培训。¹⁴弗吉尼亚的绅士威廉·伯德(William Byrd)1728年讲道,马蝇的存在是要“锻炼人的智慧与勤劳,保护自己不受叮咬。”猿猴与鹦鹉注定“带给人类欢笑”,歌唱的鸟儿就“为了让人类娱乐开心”才被设计出来。¹⁵伊丽莎白时代的乔治·欧文(George Owen,博物学家)注意到,龙虾集多种目的于一身:给人类提供食物,因为它们的肉可以食用;提供锻炼,吃之前必须先撬开它的腿甲和钳子;提供深思的对象,因为可以观察它精彩的盔甲,“它的腿罩、护手、肩甲、腿甲、臂铠、护喉甲由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能工巧匠铸造而成。”至于家畜与羊群,1653年,亨利·莫尔(Henry More)确信,它们之所以被赋予生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它们的肉“在我们需要食用时保持新鲜”。迟至1830年代,布里奇沃特论文^①的作者们在“论造物中展现的上帝的善”中,依然认为所有低等物种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目的而造。博物学家威廉·斯温森(William Swainson)说:上帝造了牛、马为我们干活,造了狗为表达深厚的感情,造了鸡为表现“对半禁闭状态心满意足”。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昆虫学家)解释道,寄生虫必不可少,因为它激励人类养成清洁的习惯。¹⁶

植物与矿物质也是如此。H.莫尔认为它们唯一的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没有木料,人类的房屋只能“用杂草、枯枝、脏泥搭建起来,

^① Bridgewater伯爵请人撰写了8篇论文,论“造物中展现的上帝的力量、智慧与善”。——编注

只不过比蜂窝与鸟巢大一点”而已；没有金属，人类就会被剥夺了手持剑、枪、军号作战的“荣耀与壮观”，而“只是一群可怜的、赤身裸体的人手持木棍呼号着相互攻击……或者互相殴打扭成一团”。一位草药专家注意到：就连杂草和毒物也有重要的用处，因为它们训练“人们用勤劳去铲除杂草……如果人没事可做，他的精神之火就会熄灭一半。”¹⁷

十七世纪后期与十八世纪初，这类认为造物主的设计完美无缺的观点达到了极致。相反，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纪，神学家们往往更多地强调堕落。他们强调自然界扭曲、衰败的状态以及上帝在人类前进道路上设置的障碍，而很少宣扬万物是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但是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淡化堕落，不再强调自然界的衰败，更加强调仁慈的设计。一切从善良愿望出发；人类的需要与那些从属造物的需要之间不存在真正的不和谐；看得见的利益冲突纯粹是表面现象。

十八世纪广泛提倡驯养对动物的好处；它可以教化动物，增加其数量：“我们繁育生命、感觉与欢乐。”¹⁸牛羊在人类的监护中要比留给野兽处置好多了。托马斯·鲁宾逊(Thomas Robinson)1709年说道，宰杀它们吃肉看起来似乎有些残忍，但是，“仔细深究”，其实是件“善事而非残忍”；迅速将其处死，免除了它们年迈之苦。大主教金(King)认为，把牛杀死给更高贵的动物提供食物没有什么不公正，这是畜牲被赋予生命的首要条件。此外，威廉·渥拉斯顿(William Wollaston, 英国哲学家)补充道：畜牲的痛苦不同于人类的痛苦。它们没有未来的概念，被剥夺了生命也不算什么。因此，“动物最好由人类处置。”¹⁹

因此，人类高于自然界的权利几乎是无限的。1620年，约翰·戴(John Day, 英国剧作家)说：“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其高于自然界的权利。”²⁰植物显然没有任何权利，因为它们没有感觉，因此也不可能受到伤害。²¹动物也没有任何权利。兰斯洛特·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 英国教士)说：“它们不能与我们分享社会权利，因为它们缺

少理性。”它们不能拥有土地,因为上帝将大地给了人类,而不是给了羊或鹿。²²与人不同,畜牲没有统治被其食用的生物的神圣权利,甚至不拥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塞缪尔·戈特(Samuel Gott)强调说:“它们没有权利,也不拥有任何东西,甚至不拥有它们自己。”霍普金斯(Hopkins)主教宣称“只要是食物或者医药的需要,我们可以随时处死它。”²³H. 莫尔同样认为,如果动物惹麻烦,人类就有权利加以抑制,“因为不容置疑,我们比它们更有价值。”艾萨克·巴罗(Isaac Barrow,英国神学家、数学家)认为,活体解剖是“最无辜的残忍行为,很容易原谅的暴行”。就连否认《圣经》特许人类优越性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英国政治哲学家)也赞同对动物不承担任何义务,因为“与野兽订立契约是不可能的”。²⁴

所以,当归来的游客们讲述东方宗教持有完全不同的观念,讲述耆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敬畏动物的生命,甚至敬畏昆虫的生命时,人们的反应往往是迷惑不解,不屑一顾。十七世纪的一位观察家认为,印度教徒的愚蠢简直难以理喻,竟然将一个寡妇活活烧死,为他的丈夫殉葬,然而对微不足道的生物的生命却小心翼翼,“仿佛一个人的生命还不如一个畜牲的生命重要。”²⁵* 在西方类似的残余观念同样遭到谴责。²¹ 1612年,一位牧师说:“我也不能认可毕达哥拉斯哲学,它过于慈悲,不容许……任何植物或者野兽的生命受到冒犯。”L. 安德鲁斯遵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阿奎那(Aquinas),嘲讽地拒斥摩尼教中关于人类无权杀害其他生物的教义。他解释道:《圣经》中第六条诫律不许谋杀,不适用于非人类。²⁶同样,一位十七世纪的养蜂人驳斥那些怀有“慈

* 1615年,在牛津郡的Shipton-under-Wychwood村,牧师Henry Mills向乡村听众展示了土耳其宗教的褻渎性,他讲“一位土耳其妇女长途旅行之后,用手捧水给她那条昏迷的狗喝,救活了它。在土耳其宗教中,这位妇女凭借这件事就被送进了天堂”;Bodleian library, Oxford Diocesan Papers, c 25, fol. 266。

悲之心”的人们对杀蜂取蜜(在当时这样做很正常)感到不忍。他质问道:“难道上帝不是把一切生物交给我们,为我们的利益,按照我们看来有利、为我们好的方式使用吗?……难道按照对我们最有利的方式使用这些愚蠢的生物不合法吗?我认为这是使用它们的正确方式,也是它们被造出来的最终目的。”十八世纪,多德里奇认为,与人类相比,动物感受到的幸福微不足道,因此,“当发生竞争时,动物的利益都应该让位于人类物种的利益。”²⁷

1642年,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英国教士)注意到,就连那些以杀死动物为乐的人们也引用“人统治生灵的特权”。谈起逗熊、斗鸡这样的游戏,他们会说:“基督教明文允许我们使用这样的游戏。”1735年,诗人威廉·萨默维尔(William Somervile)在其狩猎诗歌中充分地概括了人类统治动物的传统思想:

野蛮造物归他所有,
顺从他意,由他使役。
这些有害该杀,那些有用留下;
他是独一无二的专横的王。²⁸

因此当时神学为人类高于自然的优越性提供了道德基础。到了现代初期,这种优越性成为人类约定俗成的奋斗目标。主流宗教传统不认同许多东方宗教仍然保留的那种对自然的敬畏,而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英国化学家)准确地认为敬畏自然“妨碍人类帝国统治低等生灵”。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开始,英国基督教公开反对膜拜井、河流,把异教徒奉树林、溪流、山川为神灵的信念排除出去,留下一个去魅的世界,由人建设、塑造与统治。²⁹

1967年,美国历史学家小林·怀特(Lynn White Jr)将基督教(尤其是西方形式的基督教)描述为“历史上最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在简短

的文章中,他谴责中世纪教会造成了现代污染的可怕现状。这篇文章几乎成了现代生态学家的神圣文本。³⁰* 怀特教授并非第一位认为欧洲独特的宗教传承促成了西方对自然的掠夺开发者[†]。但是,如前人一样,他也一定过分夸大了人类行为受官方宗教决定的程度。1680年,英国非国教信徒托马斯·特莱恩(Thomas Tryon)也把北美印第安人对自然有节制的需求与欧洲侵略者对自然无情操纵的方式进行了比较。[‡]不过,他认识到造成两者之间差异的是新的商业动机:与国际皮毛贸易的压力相比,基督教取代异教徒泛灵论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是那种贸易才真正导致了对加拿大野生生命前所未有的过度狩猎与屠杀。正如马克思所述:不是宗教,而是私有财产与货币经济的到来导致了基督徒们以犹太人不曾用过的方式大肆开发自然界。这就是他所称的“巨大的资本文明的影响”,最后终结“自然的神性”。³¹最近批评 L. 怀特教授论文的学者发现,古罗马人在前基督教世界开发自然资源比中世纪基督 23 教徒更加有力;而在现代,日本对自然的崇拜并没有防止日本的工业污染。生态问题并非西方独有,因为土壤侵蚀、森林砍伐、物种灭绝也发

* 他还提倡应该把圣方济各看作生态学的守护神,这个建议于1980年4月被罗马教皇采纳。

†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抨击人类对于动物不负责任的观点为“令人生厌的粗鲁言论之一,是一种西方的野蛮,根源在于犹太教”; *The Basis of Morality*, trans. A. B. Bullock (1903), 218。1900年, Wilfrid Scawen Blunt 谴责基督教中“兽和鸟受造完全为了人类的使用与快乐,人类对它们毫无责任,这种教义残忍无情”; *My Diaries* (1932 edn) 343。牛津神学家 Hastings Rashdall 也把哲学家漠视对动物的残忍归于“神学本质上的偏见”; *The Theory of Good and Evil* (2nd edn, 1924), i. 214。

‡ 在 *Keepers of the Game. Indian-Anim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Fur Trade* (1978) 中, Calvin Martin 有创见地论述了阿尔冈昆族(Algonkin)印第安人的宗教。他们信守动物与人之间默认的契约,过度掠夺当地野生生命。但是,随着欧洲人的到来(带来了印第安萨满法师无法救治的新疾病),印第安人认为动物们失信,因而向它们宣战。他的阐释似乎没有充分考虑西方市场给狩猎带来的新刺激。动物们打破契约的观念当然使西方市场合理化。参见 Cornelius J. Jaenen 在 *Jn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x(1979), 376. 的评论。

生在世界上不受犹太—基督教传统影响的地方。玛雅人、中国人以及近东的人们没有基督教的作用也会破坏环境。的确,基督教并不像怀特教授所提出的那样独特,因为还有其他非基督教宗教神话中也宣扬统治自然的天赋人权。例如1632年,有关印第安人的报道指出:“他们中间流传这样的传统:上帝创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令他们生活在一起,养儿育女,任意杀死鹿、兽、鸟、鱼、家禽。”³²人类中心主义不是西欧所特有的。

此外,犹太—基督教传统非常矛盾。在强调人类有权利用低等物种的同时,它特有的教义还规定对上帝的生物负有管理的义务与责任。迄今为止常被引用的英国神学家们往往忽视旧约中有关人类要对上帝造物负责任那些部分。他们很快地掠过《箴言》(12:10)中教导善良的人敬重畜牲生命那令人困窘的篇章,忽视《何西阿书》(2:18)中暗示动物也是上帝契约中的一员。1685年,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在评论《何西阿书》时说道:“鉴于这里提到事物不适于作为契约方,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比喻的表达方式。”因此,“许多判断力强、学识渊博的人”也把这一篇章仅仅看作是重申动物受制于亚当的盟约。³³至于《箴言》,评论家心怀感激地引用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9)中提出的问题:“上帝关心牛吗?”他们认为意思就是不关心,这种理解也许是错误的。³⁴

也许的确可以论证希腊与斯多葛派的影响扭曲了犹太传统,致使新约比旧约更以人为中心;可以说,基督教以犹太教前所未有的方式教导整个世界服从于人类的目的。³⁵所幸,现代神学有关《圣经》实际意义之争与我们当前目的不相关。现在没必要断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内在于基督教教义,关键的问题在于现代初期英国主要阐释家、牧师、评论家无疑都秉持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到一定时期,依据基督教教义会支撑起完全不同的人与动物关系的观念。但是,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代伊始,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掠夺开发而不是管理。初读十六、十七世纪的道德与神学作品者若推断作品的宗旨是要界定人类的特殊地位,证

明人对其他生灵的统治有理,得出这种印象是情有可原的。



二 征服自然界

人类文明实际上的确就是征服自然的同义词。植物界一直是食物与燃料的源泉;到目前为止,衣食住行无论哪个方面,西方都极其明显地高度依赖动物资源。如果没有牛和马,欧洲中世纪文明简直无法想象。^{*}人们还估计,用动物拉车、载重给十五世纪欧洲带来的动力与同时代中国人相比高出五倍。与中国一样,美洲的阿兹特克与印加社会拥有的动物比欧洲征服者少;是西班牙人把马、牛、羊和猪带到新世界。¹ 25此外,与素食为主的东方人相比,欧洲人格外喜欢吃肉。²

在欧洲,英格兰是最依赖动物的国家。到十八世纪,也许更早一些,英国每人、每英亩可耕土地上家养牲畜的比率比除荷兰之外的任何国家都高。³ 现代初期,英格兰明显增加用马拉车的比率,这样牛被逐渐替换下来,供人类食用。⁴ 外国游客惊奇地看到如此多的鲜肉店和如此大量地吃肉。伊丽莎白时代的托马斯·穆菲特(Thomas Muffett,英国博物学家)声称,“我们的屠宰场是欧洲的奇迹,啊,更确切地说,是整个世

* 1456年三十三本印在牛皮纸上的古腾堡《圣经》用了五千头小牛的皮;Curt F. Bühler, *The Fifteenth-Century Book* (Philadelphia, 1960), 41—42。

界的奇迹。”亨利·皮查姆(Henry Peacham,英国作家)认为,伦敦“一个月吃掉的上等牛肉和羊肉比整个西班牙、意大利外加部分法国一年吃的还多。”⁵当然,吃肉是相对奢侈的。1608年一位神学家讲到“我们贫穷的农村人主要还是靠吃硬奶酪、奶和块根为生”;十七世纪末,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英国家谱学家)计算了一下,四分之一的人口每七天只有两天能吃得起肉,另外四分之一的人口每周吃肉不超过一次。但是这样也仍然有一半的居民经常吃肉,平均每年食肉量为147磅半(金没有把从荷兰进口的牛肉以及从威斯特伐利亚进口的熏肉计算在内)。十八世纪的英国海员每年可以吃208磅牛肉和104磅猪肉。⁶1726年据估计,仅伦敦每年就屠宰掉10万头牛,10万头小牛犊,60万只羊。1748年,瑞典游行家皮赫·卡尔姆(Pehr Kalm)注意到英格兰与其他国家不同,因为日常主食主要由屠户宰杀的肉构成:“我不相信哪一位自由的英国人哪顿饭不吃肉。”⁷每个人的理想都是多吃肉,因为医生认为肉,尤其牛肉“在所有食物中……最适合人的体质,给人体提供最充分的营养”;人们公认吃肉令人精神充沛、积极进取。⁸犹太教义认为一个人一次吃一磅以上的肉就是贪食者,一位苏格兰神学家甚至认为有必要解释这个教义不适用于“这些寒冷的国家”。在这里,一口气吃一磅多肉也绝对不是贪食者。⁹

于是,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英格兰烤牛肉成了国家的象征。¹⁰相应地,在餐桌上切肉就成为重要的社会教养,与贵族(明显残酷性)的词
26 汇联系在一起^①:

break(鹿)……rear(鹅);lift(天鹅);sauce(鸡);unlace(兔);
dismember(苍鹭);display(鹤);disfigure(孔雀);unjoint(麻鸦)……
mince(鸽)……splay(鲷鱼)……tame(螃蟹)……¹¹

① 下面列举的英文为西餐中切(括号中注明的)不同肉类的专用说法。——编注

与此同时,十七世纪的科学家与经济设计师们预见对低等物种还可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要恢复人类在堕落时丧失的统治造物的部分权力。R. 波义耳深受约翰·比尔(John Beale)通信的鼓舞,要建立比尔所称的“人类的帝国”。按照这个传统培养起来的科学家们认为,研究自然界的全部目的便是“认识自然,就可以掌控自然、管理自然、为了人类生活福祉而利用自然”。¹²正如1802年,威廉·福赛思(William Forsyth, 苏格兰园艺学家)谈到观察毛毛虫的理由时所说:“尽可能地熟悉一切昆虫的法则与自然史大有好处,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找到最可靠的方法消灭它们。”¹³最初研究博物学的动机既实用又功利。植物学肇始于力图认知植物的“功效”,主要为了药用,不过也为了烹饪与生产。人们确信植物界每一部分的设计都为了服务于人类利益,正因为此,约翰·科尔巴奇爵士(John Colbatch)于1719年发现了槲寄生的药用功效:“我立刻想到那美丽的植物一定有异乎寻常之处;万能的主设计了它一定有更大、更高贵的用处,而不只是给画眉充饥或者迷信地挂在房子里驱除邪魔……我由此推断,它……很有可能可以攻克……癫痫病。”¹⁴

动物学的目的同样实用。皇家学会鼓励研究动物,其初衷就是要断定“它们是否对人类有利,或作为食物,或作为医药;这样或那样的用处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改善。”学会的秘书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认为“知道……驯服哪种动物可供人类使用,如何进行动物之间的交配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哲学问题”。¹⁵几个世纪的选择培育已经优化了家畜品种,牛、羊、鸡、鸽子,但是许多新的可能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主张:猪可以被教会干活;而且如果它们的饮食改变,家畜的肉可以得到改良。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 德裔英国学者)在一封信中提出可以把更多 27 的外国动物引入英国农业:如果可以引进火鸡,为什么不可以引进大

象、水牛或骡子呢？”克里斯托弗·斯玛特(Christopher Smart,英国诗人)唱道：“我向上帝祈祷,把新生物引进到岛上,我向上帝祈祷,赐我索尔兹伯里平原的鸵鸟,麦德维(Medway)的海狸,泰晤士河里的银鱼。”十九世纪,动物学会正式目的要培育新驯养动物,并使其适应新环境。¹⁶正如 William Kirby 教士 1835 年所说,动物对每一个人都具有吸引力,它们种类丰富、美丽多姿,“但最重要的是它们对人类用处极大”。¹⁷

植物同样有可塑性。大批种植植物从远古时代传承下来,此外,不断养殖和试验还开辟了新的前景。农业作家写道,通过“改变自然生产的蔬菜种类,彻底抑制一个品种,大力推广另一个品种”,就能够实现伟大的改良。¹⁸一位园艺师在 1734 年宣称,现在人类有能力“掌控植物界,实现前所未有的改良、满足与快乐”。无穷无尽的奇花异木、水果、蔬菜、工业原料作物有待于引进。¹⁹这是一个可塑的世界,随时可以设计、铸造。

在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时代期间,“推测性历史”越来越流行。在这类历史中,人类战胜其他物种成为核心主题。据说,人类社会真正起源于齐心协力地战胜野兽,保护自己。²⁰此后,出现了狩猎与驯养。布丰(Buffon,法国博物学家)认为,驯服狗在人类活动中至关重要。托马斯·比维克(Thomas Bewick,英国木刻家,鸟类学家)赞同道:它促成对地球的征服与和平占有。²¹赫德(Herder,德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认为,没有骆驼,就无法进入非洲与阿拉伯的沙漠,而没有马,欧洲人永远也不可能征服美洲。凯姆斯勋爵(Kames,英格兰哲学家,原名 Henry Home)注意到,没有驯鹿,就无法深入到拉普兰地区。亚当·斯密注意到,作物与牧群是私有财产的最早形式。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英国历史学家)宣告“控制有用的动物减轻了我们的劳苦,增加了

* 一位流行作家认为“骑鸵鸟总有一天会受欢迎,因为无疑这是最迅捷的一种运输方式”。(佚名),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markable Birds* (Dublin, 1821), 11。

我们的财富。”²²

今天,我们支配自然似乎接近完成,很多评论家开始怀念早期更为平衡的时代。但是在都铎与斯图亚特时代,典型的态度却是为人类得之不易的统治而感到自豪。人类统治自然是现代初期的科学家自觉树立的理想。尽管他们“掌握”“征服”与“统治”之类话语中明显表露出攻击性的专横意象,但是由于世世代代传承的基督教教义,他们认为这样做在道德上清白无辜。“从不会伤及人,”弗朗西斯·培根说,“也不会让良心不安。”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英国玄学派诗人)唱道,农夫的技艺只限于“对野兽和鸟类的清白战争”,W. 萨默维尔附和道:尽管确实血腥,但是狩猎“仍然没罪”。²³

在十七世纪早期的乡村诗歌中,鸟儿与野兽如果被人类吃掉就获得了圆满。

锦雉、鹧鸪、云雀
飞进我的屋,恰似进方舟。
牛儿自愿回家,
与羊儿一道,等待屠杀。
每种畜牲此处为生,
无不等待供奉牺牲。²⁴

当时的狩猎仪式显示出捕杀野生动物时毫无禁忌的快乐。詹姆士一世猎到牡鹿,会亲自切开鹿喉,将血涂在大臣们的脸上,不允许洗掉;通常“在猎鹿之后,优雅的女士们站在一旁看着鹿被撕开,然后用鹿血洗手,相信这会令她们皮肤白皙。”²⁵在骑术手册中,骑马不仅仅是方便的交通方式。从精神上看,它更像巴塞洛缪市集^①的表演,演示“野兽被

^① Bartholomew Fair, 1133 到 1855 年间伦敦最著名的夏季市集之一。——编注

驯服”；²⁶它象征人类的胜利，理性控制了动物情感。于是，贵族“制服凶猛残暴的畜牲”让“低等人感到威严与恐惧，视其高于普通人”。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Thomas Elyot,英国学者和外交家)宣称：随着他腾跃、跳起、奔驰、转身或者熟练地左右闪避，跃马雄姿的骑手既表现出他高贵的社会地位，也表示了他对动物造物的征服。²⁷当时马所代表的社会等级差异之多与今天的机动车不相上下。但无论什么马总比没有马要强，所以马的数量大增。1557年一位外国游客注意到，在英国一个人能不步行就不步行；一个世纪以后，W.佩蒂论证爱尔兰人得益于英国统
29 治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现在，在爱尔兰连最贫穷的人也骑在马背上，而在过去，最体面的人也像动物一样地靠两条腿来来去去”。十八世纪早期，人们认为南卡罗来纳州生活的吸引力之一便是马多，除了黑人之外几乎没有人步行，就连黑人也常常骑在马背上。²⁸

同理，弗吉尼亚的殖民者们用一头牛交换印第安人杀掉的八匹狼，开始了转化印第安人的使命。这个交换清晰地表现出他们认为应该如何利用自然。有人提出，给印第安人牲畜“将会教化他们，把他们转化为基督徒”。²⁹两百年后，在1851年的大博览会上，一个展厅展出了非洲的猴皮，当时一位敏感的人士写道，想想猴子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折磨，令人心惊。但另一方面，却也有一丝亮色：“逮猴子的工作也教化了非洲人。”³⁰



三 人类独一无二

在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存在着类别上的根本差异,这种思想意识消除了对待其他物种时的禁忌。对这个信念的证明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以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由三种因素构成:营养因素,人和植物都有;感觉因素,人和动物都有;而认知与理性因素却只有 30 人类才有。¹

中世纪学者们继承了这个学说,并把它与犹太—基督教教义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这一说法相融合(创世记,1:27)。人不仅被描述为高级动物,而且被提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提升到天使与野兽之间的位置。现代初期,这个教义暗含着相当程度的自得。

人类被认为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美丽,构造更完美。他拥有“更神圣、威严的外貌”,“各部分更加对称、优美”。²J. 巴罗士提醒他的教众:上帝看到自己的作品时,仅说了声“好”,而当造出人时,却说了“很好”:“注意,直到最后一天,直到人被造了出来时,才说了声‘很好’”。³

即便如此,关于人类独特的优越性究竟是什么,仍然明显缺乏统一性。探求这个扑朔迷离的属性成为西方哲学家最持之以恒的追求之一。大多数哲学家往往只抓住一个特征,然后对其夸大其词,有时到了荒诞的程度。诸如,人被描述为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会笑的动物(托马斯·威利斯)、会制作工具的动物(富兰克林)、宗教动物(埃德蒙·伯克),以及会烹饪的动物(詹姆士·博斯韦尔,先于列维-斯特劳斯)。正如小说家皮科克(Peacock)笔下的主人公克雷尼厄姆先生所说,人常常被定义为一种无羽毛的两足动物,一种有见识的动物,一种拄拐杖的动物。⁴所有这些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人与动物分为两极,永远把动物看成低等。当然,事实上,这样定义与其为了把人与

动物区分开,毋宁为了提出人类行为的某种理想,如马丁·路德在1530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在1891年分别宣布,拥有私有财产是人与畜牲的根本差异。⁵

到了都铎时代,就这一主题流传下来的准则数不胜数。自柏拉图以来,人们极力解释人类直立姿势:畜牲向下看,而人类仰望天堂。⁶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展开这个主题,把人会笑,头发会变白,人自己不会摆动耳朵补充进来。⁷现代初期,解剖学上的差异不断产生影响。斯图亚特时代初期的一位医生指出:

31 人的内脏结构与贪吃兽类如狗、狼等的内脏结构大不相同,它们只顾及肚子,内脏在腔内几乎笔直从心脏或者胃腔连接到肛门;而高贵的宇宙精华——人,肠道蜿蜒曲折、九曲回肠,因此,食物得以较长时间地留存,他便能够更好地进入崇高的沉思,从事有益的教会和联邦事务。⁸

十八世纪后期,美学家尤维达尔·普赖斯(Uvedale Price)特别提到鼻子。“我相信,人类是唯一在面部中间有显著凸出物的动物。”⁹

人类还有三个特性特别引起重视。第一是言语,用约翰·雷(John Ray,英国博物学家)的话说,这个能力“为人类所特有,任何动物所不及”。本·琼森(Ben Jonson,英国戏剧家)说,人类就是通过言语表达出高于动物的优越性。威尔金斯(Wilkins)主教同样认为,没有言语,人将会是“很平庸的生物”。十八世纪经济学家詹姆士·安德森(James Anderson)解释道,因为畜牲缺少语言,它们无法把经历传递给后代;人类前进了,但是,每一种动物“具有的能力与习性还是和……它们最初出现的时代一样。”¹⁰

第二个特别的素质是理智。恰如主教坎伯兰(Cumberland)所说,“人类是被赋予心智的动物”。究竟是类的区别还是仅仅程度不同,这

是一件可辩论的事。有人认为动物完全无理性。1661年,罗伯特·洛弗尔(Robert Lovell)把所有的动物分为两类,“理性”与“非理性”,只有人属于前一类。杰瓦斯·马卡姆(Gervase Markham,英国诗人)报道了“众多马医”“坚信的观点”:马丝毫没有脑子;他本人切开许多死马的脑壳,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¹¹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动物具备基本的理解力,即使是相当低级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具有某种实用智力,但是缺乏深思熟虑的理智。大家公认人类的高级记忆、伟大想象力、好奇心、时间意识、较为强烈的未来概念、数字的使用、美感、进步的能力都来自人类强大的智力优势。¹²首先,人类能够选择,而动物们受制于本能,受食欲主导,无自由意志能力。¹³

人类独特的自由行为能力与道德责任意识带来了第三个特征,从神学的观点来看是最关键的区别。不是理智,而是宗教,毕竟在某种程度上低级动物也有理智。与动物不同,人类具有良心与宗教的本能。¹⁴他还有一个不朽的灵魂,而畜牲死了,不可能有后世,这也无所谓遗憾。32 十七世纪的牧师说:“畜牲的寿命对于兽的生活足够了。”另一位牧师在1695年说,如果认为动物的生命也可能永生不朽,简直“荒诞不经”。他解释说,相信畜牲死后会消失非常重要。它保住了人类特有的尊严,表明人的精神与动物存在本质区别。¹⁵

在十七世纪,人们极力夸大这个差异,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学说最开始由西班牙外科医生戈麦斯·佩雷拉(Gomez Pereira)于1554年提出,但是,自1630年代之后,笛卡尔独立地发展这个学说并将其公布于众。这个观念认为动物不过是机器或者自动机,如同钟表一样,能从事复杂的活动,但是完全不会言说、推理,据某些阐释说甚至不能感觉。笛卡尔认为,人体也是一个自动机,毕竟其许多功能,如消化功能都是无意识地进行。但是区别在于,在人类机器的内部存在一个心智,就是一个可分离的灵魂,而野兽是不具有心智或灵魂的机器。只有人将物质与认知结合在一起。¹⁶

这个学说基本上就是后来机械论心理学的前身,并包含拉梅特里(La Mettrie)以及十八世纪其他思想家唯物主义的萌芽。后来,科学家们就有可能论证意识可以用机械来加以说明,论证个体心灵活动全部是身体结构的产物。笛卡尔有关动物的论述总有一天也会用来论述人类。¹⁷然而,当时通过与人类比较,笛卡尔的学说进一步贬低动物。笛卡尔本人晚年似乎修改了他的学说,不肯得出野兽完全不能感觉的结论;在他看来,关键在于它们缺乏认知能力。他否认动物有灵魂,因为它们没有表现出无法用自然冲动来解释的行为。¹⁸但是,他的拥护者走得更远。他们宣称动物感觉不到疼痛;一条狗挨打时发出喊叫,并不能证明畜牲感到痛苦,就像风琴遭到打击时发出声音,并不能证明乐器感到疼痛。¹⁹动物们嚎叫、翻滚抽搐只是外部反射,与精神感觉无关。

今天,这种学说在常识上站不住脚。但是当时有人拥护笛卡尔学说不足为奇。那是个机械奇迹大量涌现的时代——钟、表、活动模型以及各种各样的自动装置,人们很愿意相信动物也是机器,虽然这个机器由上帝所造,而不是由人创造。²⁰*再说,笛卡尔只是尖锐地提出了已经暗含在经院学说中的差异。毕竟,阿奎那曾经指出,动物们所谓的审慎不过是神给它们预设的本能。²¹不仅如此,笛卡尔学说似乎还是捍卫宗教的最佳手段。相比之下,其反对者在神学上很值得怀疑,因为当他们承认畜牲有领悟、记忆、反思的能力时,就等于潜在地赋予动物以不朽灵魂的种种要素,这很荒诞;而如果连动物也具备这些能力,那么一旦否认动物有不朽灵魂的话,就等于潜在地质疑人是否有不朽灵魂。²²笛卡尔学说是一种逃避方式,它逃避了两种不同的两难选择。它否认动物有灵魂,又坚持认为人不仅仅是机器。莱布尼兹(Leibniz,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认为,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们愚蠢地仓促选择了一个权宜之计,

* 笛卡尔的信徒列举一位中国统治者看到手表时,误认为那是个活物; Sir Kenelm Digby, *Two Treatises* (1645), i. 400。

“因为看起来必然要么认为畜牲有不朽灵魂,要么承认人的灵魂会死”。²³

但是,笛卡尔立场最强有力的论点在于,它是为人类实际对待动物的方式提供最好的理由。另外一种观点承认动物可能并的确忍受痛苦,这给人类带来了罪恶感,而且令人对上帝的动机产生忧虑,上帝何至于使畜牲如此遭受莫名之苦。相比之下,笛卡尔学说使人们不用再指责上帝让人类虐待动物,给无辜畜牲带来痛苦;它也是为人类优越性辩护,用笛卡尔的话说,免除人类“任何犯罪的嫌疑,无论他们如何经常地吃掉或杀死动物”。²⁴通过否认畜牲的不朽性,消除了对人类掠夺野蛮造物所存有的疑虑。因为,如笛卡尔所述,如果动物身上确实具备不朽的成分,就无法证明人类对它们肆意处置是正当的,而且如果承认动物有感觉,就等于显出人类行为残忍至极。²⁵约翰·洛克评论道,提出畜牲能够感觉或者拥有无形的灵魂,让一些人感到如此忧虑,以至于他们“宁愿认为畜牲是完美机器的结论更合适,而不愿承认它们灵魂的不朽性”。²⁶笛卡尔的明确目的在于让人成为“自然的最高统治者与占有者”。²⁷他形容其他物种呆滞、缺乏任何精神维度,完全符合他的目的。³⁴这样,他就造成了人与自然界万物之间的彻底分裂,圆满地为人类无所顾忌的统治行为清除了道路。

笛卡尔的动物灵魂观念产生出大量的学术文献,毫不夸张地说,它是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头脑中占中心地位的先见。²⁸然而,虽然笛卡尔的著作在英国广泛传播,但是国内只冒出六七个明确地为笛卡尔立场辩护的人。其中包括博学的凯内尔姆·狄格拜爵士(Kenelm Digby,英国军官和学者,发现氧气对植物的重要性)。他毫不迟疑地宣称鸟类是机器,它们搭窝和给小鸟喂食的行为与钟表报时或闹铃没什么不同。²⁹许多生理学家同意身体具有机械的、不自觉的运动。但是神学家H.莫尔更能代表英国的观念。1648年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笛卡尔,他认为对方的学说很“残忍”。³⁰大多数后期英国知识分子同意洛克与J.雷的观点,认为畜牲—机器的整个理念“违背感觉与理性的一切事

实”，而且“与人类常识背道而驰”。正如博林布罗克(Bolingbroke, 英国政治家)所说,普通人都坚信城里的牛与教区的钟不一样。非国教徒约翰·豪(John Howe)牧师能够理解笛卡尔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迫切心情,“唯恐对人类灵魂不朽学说造成任何损害。”但是他认为笛卡尔的表述“虔诚有加而……说服力不足”。³¹

然而,笛卡尔只是把欧洲人对人类与畜牲之间差距的强调推向一个逻辑结论。一个超验的上帝,存在于造物之外,象征精神与自然的分离。人之于动物犹如天之于地,灵魂之于肉体,文化之于自然。在人与野兽之间存在彻底的质的差异。在英国,各个讲坛都提出人类独特唯一的学说。1659年,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 英国作家)听到一个布道,讲述人类这个“生物有着与其他动物如何不同的构成状态;无论是灵魂还是肉体;(于是)一方如何注定受制于另一方”,1683年,温彻斯特的主持牧师承认动物具有人的某些特性,“不过表现形式低下”,但他斥责把动物与人因此而等同起来的想法为“危险的想象”。³²整个十八世纪,这个主题不断重复。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英国作家)宣称,“从野兽到人上升的等级中,界线严格,清晰标示,不可逾越。”博物学家威廉·宾利(William Bingley)写道:“无论这道屏障有时看起来多么脆弱,它却牢固不变地把人与动物分离开了。”这样区别的实际优势一目了然,尽管理论原理捉摸不定。如达尔文所写:“动物们,我们奴役它们,而不愿意平等视之。”³³



四 维持疆界

当然,这些深奥的研究大部分都非普通人所及。但是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把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分开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例如,如果不是要努力抑制人类本性中所谓的动物相,即柏拉图所称的“我们内心的野兽”,¹ 宗教与道德又有什么用呢? 如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英国牧师)所说,“博学之人……在这一点上有别于野兽,为神圣人生打下了基础,因为世界上所有理性都永远无法推翻。”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说,如果人的心灵不纯洁,他与畜牲就没有区别。十八世纪,福音派的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解释道,重生意味着从自然进入高雅:“他曾是动物人,重生之后,他就成为精神人。”² 决非偶然,基督对立面的象征就是畜牲,或者魔鬼通常被刻画为动物与人的混合体。当人们认为看到所谓的邪魔时,通常也会是某种动物的形象:狗、猫、老鼠;某人曾经在日记中记录一个人“被一个公牛模样的怪物抛入水里。”³

如道德与宗教一样,文明举止教育、“端庄”与文雅也旨在提升人类高于动物。英国不是一个像巴厘岛⁴ 那样的社会,把消费食物看作令人厌恶的行为,最好私下进行。但是人们将食物煮熟,而不是像动物一样地生吃,他们认为贪吃是“兽类”的恶行。(“晚餐时[我]有点像猪,”十八世纪的爱尔兰贵格会会员^①约翰·拉蒂(John Ratty)在他的宗教日记中写道。)⁵ 与他同时代的O. 戈德史密斯认为,“在所有的动物中,我们花在吃饭上的时间最少,这是我们与野蛮造物最大的区别之一;而且

^① Quaker,基督教教友派成员,因有的教徒虔诚到“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而得名。——编注

[他虔诚地补充道]吃是如此低级的一种快乐,只有类似于四足动物的人才渴望延长它。”(可以理解,他对当时一位布里斯托尔的年轻人的事儿感到恼火,此人来自反刍家族,每次饭后十五分钟都要将肉再咀嚼一遍,声称第二次嚼起来比第一次味道好。)⁶

早在戈德史密斯之前,伊拉斯谟(Erasmus,荷兰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就编著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论文明举止的教材,把优雅餐桌礼仪的实质看作是与动物的区别,而不是与“乡下人”的区别。不要像马一样咂嘴唇;他警告道,不要像鹤那样没有咀嚼就把肉吞下去;不要像狗一样啃骨头;不要像猫一样舔盘子;(即便如此,1618年,意大利威尼斯城的大使惊讶地发现伦敦人在大街上不知羞耻地大声嚼水果,“像一群山羊”。)⁷伊拉斯谟对体态举止的规定表现了同样的成见:不要像小马驹那样摇头晃脑;不要像马一样嘶嘶地笑,或者像狗一样地龇牙咧嘴地笑;说话时不要像鹤鸽那样全身晃动;不要用鼻音说话,“那是乌鸦和大象的特征”。十八世纪,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英国作家)指出,正是那些“礼仪专家”,舞蹈大师们,“据某些意见,教育我们大抵与野蛮造物区别开”。⁸

既然所有肉体功能都与动物有着不受人欢迎的联系,某些评论家
37 认为区分人与动物,端庄的行为举止甚至比理性更重要。⁹新英格兰牧
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1700年的一篇日记很有教育意义:

有一次我正在解小便,尿喷在墙上。这时,来了一条狗,当着
我的面也这样做。我想:“人之子是多么卑鄙可耻之徒啊……我们的
自然需求如此降低我们的尊严,将我们置于……与狗同样的水
平上!”

我接着想,“可是,我要做更高贵的生灵,就在自然需求把我降
低到畜牲状态的同时,我的精神(我说就在那一刻!)要升华、要飞
跃……”

于是,我决心应该养成习惯,每当我满足这个或那个自然需求时,我都要把它视为在我的头脑中形成神圣、高贵、美好思想的机会……

于是,1711年,他坚定地立下决心,每每利用排便的机会形成

某种虔诚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我可以与野兽不同(而在行为上我做不到什么)。¹⁰

不是每一个人都自觉地达到如此高雅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应该把肉体的冲动看作“动物”的冲动加以克服,否则便是“兽性的”、“如野兽的”。¹¹尤其色欲更是动物本性的同义词,因为“野兽”、“畜牲的”、“兽性的”等词中性的内涵比今天强烈得多。¹²一位十六世纪道德家说,色欲使人“像……猪、山羊、狗以及世界上最野蛮、兽性的畜牲”。¹³在动物寓言集与寓意画书中,相当一部分篇幅都有意把动物表现为淫荡或者不贞的象征。杰勒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英国宗教改革家,掘地派代表)认为,“性自由就是野蛮、非理性的兽类自由。”杰里米·科利尔(Jeremy Collier,英国教士)认为王朝复辟阶段的道德涣散,“打破了人与兽之间的区别,山羊与猴子如果会说话,也会如此这般地表达其兽性。”男人的性冲动通常被认为自下而上勃起。¹⁴

看现代初期的英国,我们随处都会发现潜在或者明显的焦虑,唯恐发生可能逾越人与动物之间脆弱界限的任何形式的行为。身体一定要清洁,因为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说,不清洁“最能使人像野兽”。¹⁵裸体就是兽性,因为服装像烹调一样显著地表达人类特性。¹⁶男人留长 38 头发是兽性的,培根写道:“兽比人多毛发,而且野蛮人比文明人多毛发。”¹⁷夜间工作是兽性的,同理,夜盗罪比白天抢劫更恶劣。爱德华·科克爵士(Edward Coke,英国法学家)解释道,“夜晚是人休息而动物四

处觅食的时间。”¹⁸甚至游泳也是兽性的,且不说许多清教徒把它看作半自杀的危险行为方式,它本来就是非人类的行进方式。如1600年剑桥的一位牧师所述:人走路、鸟飞翔、只有鱼儿才游泳。¹⁹一位评论家甚至认为,一些红皮肤印第安人把牙齿涂黑,乃是考虑到“有必要让人从各个方面区别于野兽,因此,连牙齿也不能与它们同一个颜色”。²⁰

甚至为了仪式与娱乐目的把自己打扮成动物也不可以接受。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英国政治作家)宣布,在舞台上装扮成野兽不道德,因为这样会损坏人类的光辉形象。许多道德家赞同他的观点,反对装扮成动物;十七世纪初期,系在舞者身上的玩具马在莫里斯舞(Morris Dance)里基本上消失了。其他装扮成动物的形式也不常见。直到现代,民俗学家才重新复兴这些形式。与此同时,把人变为动物的传统民间故事也被贬斥为是诗人的幻想或是魔鬼的虚构。²¹对怪胎如此恐怖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威胁到人与动物之间严格的分界线。

人们也不赞同与动物的密切关系。1667年,当埃德蒙·金(Edmund King)医生打算将羊血注入人的静脉时,试验一开始就由于“某些道德性质的问题”遭到了阻拦;十九世纪,反对注射疫苗的一个强有力论点认为接种从牛身上提取的液体会导致人类“动物化”。²²同样,人兽性交是最恶劣的性犯罪,因为,如一位斯图亚特时代的道德家所说,“它使人真正变成畜牲,使人成为野蛮造物的一员。”²³这罪恶是混乱之恶,混合类别不道德。*禁止“兽奸”是十七世纪道德文学的普遍标准,尽管偶尔这个话题被省略,“齷齪得令人难以启齿”。²⁴1534年,人兽性交被定为死罪,这法律一直维持到1861年,中间只有一次短暂放宽。相比之下,乱伦在二十世纪之前根本不算尘世的犯罪。²⁵

39 在英国现代初期,就连动物宠物也引发道德上的争议,尤其在允许

* 一位博学的现代评论家觉得法律上禁止人兽性交“没什么意义”,这正反映了对这个问题敏感性的变化程度;Tony Honoré, *Sex Law* (1978), 176。

动物在餐桌吃饭,而且吃得比仆人还好的情况下。伊拉斯谟规定在餐桌边触摸狗违背礼仪。“过度亲近任何野蛮生物都要受到憎恶。”1633年,一位道德家这样说道。²⁶不常见的宠物——蛤蟆、昆虫或者黄鼠狼,可以被看作巫婆的道具,1631年,海尔基亚·克鲁克(Helkiah Crooke,英国医生,解剖学家)规定,淑女们怀里抱着宠物猴子是“非常邪恶与不人道的事情”。善男信女们都还记得伊丽莎白时代虔诚的凯瑟琳·斯塔比斯(Katherine Stubbes)的故事,临终之时,她看到了她最喜欢的小狗。

她一看到它就急忙把它打跑了,而且把她的丈夫叫到身边,说“好心的丈夫,你我严重冒犯了上帝,多次让这只小母狗上我们的床;我们怎么可以让一个基督徒的灵魂……到床上来,像我们多次对待这只污秽的杂种狗那样,抱在怀里供养,在餐桌旁喂他。愿主宽恕我们,让我们悔过”……之后,看那只小母狗一眼她都不能忍受。²⁷

就是在这几百年间,大多数农夫终于把动物从他们住的房子里搬出去,另外圈养。*

人类学家表示,对动物表现出的感情通常是对待人类态度的投射。²⁸在英国现代初期,正规的动物概念具有否定内涵,有利于界定与之相对的被认为独特美好的人类物种。通过表现所有价值与美德的对立面,野兽的概念与同时代人看待巫婆或者罗马天主教徒同样不现实的观念一样,成为人类价值不可缺少的支柱。人们常说,“秩序的意义只能通过探求它的反面或者‘对立面’才能领会。”²⁹常常见到动物(无论野生还是驯养动物)的人,要比今天的大多数人更容易用动物作类比。野蛮造物给人类不断自我定义提供最为方便实用的参考点。动物们既

* 见下文, p. 95。

不同于人类,也不完全相异,储备了几乎永不枯竭的象征意义。

然而却无法客观地证明对畜牲的认知。谚语说,“醉得像狗一样”。
40 可是谁又见过喝醉了酒的狗呢?³⁰人类把他们自己最恐惧的自然冲动归罪到动物身上——凶残、贪食、性欲过度,其实正是人类,而不是野兽对自己的同类发动战争,吃得远远超过自己身体所需,一年四季性欲旺盛,为评论人类本性而杜撰了“兽性”的概念。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论述道,将人的罪恶称为“兽性”就是诽谤动物。³¹



五 低等人类

现代初期的理论家们明确区分人与动物,其主要目的在于证明人类可以进行狩猎、驯养、吃肉、活体解剖(十七世纪后期成为普遍的科学实践),以及大量清除害虫和食肉类动物。但是这样长久希望把人与动物区分开,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如果人的本质被界定为由某些特定素质构成,那么就可以认为,任何没有这些素质的人就是次人类,或半动物。一位现代人类学家写道:“在每一个建构的自然界里,人与非人之间的对比与人类社会成员与非社会成员的对比类似。”另一位人类学家说,常有一些部落把“人”这个高傲的称号留给

自己,而用“猴子”指称其他人。¹

英国现代初期有一些排外的群体,比如“家庭主义教”^①,据说在伊丽莎白时代,“任何不属于该派别的人,都会被他们看作没有灵魂的畜牲”。²不过,对待“原始”民族更普遍地也表现出同样排外的态度,他们缺少动物也缺乏的特性:技术、可交流的语言、基督教。许多早期探险家都会同意吉本的意见,“野蛮人,没有艺术和法律……几乎与其他动物没有区别。”³文化对于人类必不可少,正如驯养对于动植物也必不可少。1609年,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声称,地球“比较广大的土地”被“野生动物……或者被野蛮人占有,而且不正当地霸占,那些人邪恶无知,亵渎神灵,进行偶像崇拜,比那些畜牲更恶劣。”克拉伦登伯爵(Clarendon,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样认为:“世界最广大的地区还居住着如他们身边的畜牲一样野蛮的人类。”托马斯·赫伯特爵士(Thomas Herbert,英国旅行家,历史学家)报道好望角的居民时说:“他们说起话来更像猿猴,而不像人,我怀疑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祖先不比猴子强。”一位詹姆士一世时代的牧师认为霍屯督人^②是“披着人皮的畜牲”,他们的话语“是发音清晰的噪音而不是语言,就像母鸡咯咯叫或者火鸡咕咕叫一样”。后来一位游客说,他们是“肮脏的动物”,“几乎不配理性生物的称号”。十七与十八世纪发表了许多演说,专门论述黑人的动物本性、野兽一样的性欲和野蛮特性。⁴

人们通常不这样思考美国的印第安人,不过偶尔也会用同样的语言形容他们。弗罗比歇(Frobisher,英国探险家)发现他们生活在洞穴里,“甚至像熊或者别的野兽那样”捕捉猎物。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总督)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回游荡,就像

① Family of Love,又称 Familists,是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一种神秘教派。——编注

② 霍屯督人(Hottentot),南部非洲的种族集团,自称为“科伊科伊人”,又与布须曼人(Bushman)合称为“科伊桑人”(Khoisan)。——编注

森林中的一群鹿”。在弗吉尼亚有人注意到他们“像熊一样……四肢爬行”；据说他们住的房屋像“兽穴或猪窝”，而他们自己甚至“比他们捕猎的畜牲还野蛮”。埃德蒙·希克林吉尔(Edmund Hickeringill)是一位曾经去过西印度群岛的英国牧师，1689年他轻蔑地说“贫穷、愚蠢、赤裸的印第安人、只比猴子进化了一点点儿(如果有那么多的话)”。⁵

许多人用同样的眼光看待爱尔兰人。伊丽莎白时代的巴纳比·里奇(Barnaby Rich, 英国作家, 军人)认为他们活得“像畜牲”；W. 佩蒂爵士说, 他们处在“一种野蛮、肮脏的条件下”。他们吃生肉、喝热腾腾的牛血。⁶ 维多利亚时代的漫画家把他们描绘成猿猴的样子, 早在这之前, 就有人发现了爱尔兰人的动物性。1650年代, 据艾尔顿(Ireton)将军兵团里的上尉讲述, 1647年, 当爱尔兰驻军在卡舍尔全军覆灭时, 竟然在
42 “跳入水中的死尸身上发现大约四分之一码长的尾巴”；而当人们质疑故事的真伪时, 四十位士兵出来发誓证明他们亲眼看见。⁷

还有离家更近的别的动物。一位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作家问道, “婴儿不就是人形的畜牲吗? 一个年轻人不就是(好像)野蛮的、没被驯服的、不带缰绳的小驴吗?” 小孩子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而婴儿的语言“比最精明的野兽彼此之间发出的声音强不了多少”。⁸ 年轻人还不能控制自己的激情, 他们只稍强一些。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 教友会领袖)说他们“就像野驴和野母牛”；G. 温斯坦利认为就像小马驹。⁹

女人也接近动物状态。几百年来, 神学家一直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辩论女人是否有灵魂的问题, 与有关动物的辩论非常相似, 在大众中也常常重复同样的讨论。1570年在萨里郡的威特利(Witley), 据说一位名叫尼古拉斯·伍迪斯(Nicholas Woodies)的人声称女人没有灵魂; 1588年在埃塞克斯的厄尔斯科因(Earls Colne), 牧师本人也这样说; 1614年在彼得伯勒主教教区, 据称当地一位智者“断言并固执地辩护女人没有灵魂, 只有鞋底而已”。贵格会员 G. 福克斯见过一群人, 他们坚持认为女人“没有灵魂, 充其量是只鹅”。¹⁰ 当时妇科学家着重强调生育

的动物特性。对怀孕的妇女通常用“breed”（繁殖）的字眼；内战前，一位牧师在讲坛上把女人比作母猪。反对上教堂行安产感谢礼的清教徒有时也这样说，形容做母亲的像后面跟着一圈小猪仔的母猪。¹¹直到十八世纪，上层社会一直认为给婴儿哺乳有失身份，尽可能地回避，而将婴儿交给乳母喂养。简·奥斯汀也因循漫长的传统，形容女性是“可怜的动物”，被一年一次的分娩拖得精疲力竭。¹²

穷人更像畜牲——无知、无宗教、生活条件污秽不洁、明显不具备被认为是人所特有的某些技艺：字母、数字、礼仪与较强的时间感。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习惯把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视为次等人类。¹³现代初期，这种态度长期留存。1693年，托马斯·波普·布朗特爵士（Thomas Pope Blount，英国古文物学家）解释道，“长相像人的无数乌合之众，其理解力只不过是野兽的水平……我们隐喻地称之为人类，他们充其量不过是笛卡尔所说的自动机器。移动的架子和人形，徒有理性生物的外表。”¹⁴别的观察家认为，穷人是人类“卑鄙、野蛮的部分”；他们起居“像兽”，“如马一样劳作”。¹⁵亨利八世对付1536年林肯郡的叛乱时，形容林肯郡的平民是“整个领土上最野蛮、最像野兽的民众之一”。伊丽莎白时代，在彭布罗克郡，G. 欧文看到放牛的年轻人被太阳晒得黝黑，“他们的皮肤全都干裂得像大象”。1696年，当地的任职牧师认为，兰开夏陶廷顿（Tottington）的村民“纯粹是野兽”。1700年的埃塞克斯沼泽地带，生活着“如此卑劣、肮脏品性的人们，他们仿佛经历了可怜的尼布甲尼撒^①的命运，因不断与野兽交谈而习得了动物的行为”。1772年，在什罗普郡的梅德里（Madeley），教区牧师J. 弗莱彻看到纤夫的状况，陷入沉思：

① 圣经中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因骄傲而被神罚到野地与兽同居七载。——编注

像马被拴上缰绳一样,他们被绑在一条纤绳上,这样,他们与干活的牲口有什么不同吗?身体不能直立,因为需要用力拉纤,他们身体前倾,头伸在最前面,双手触地。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么就在于:马还有皮项圈保护它们的前胸,而他们呢,仿佛不值得保护似的,什么都不戴;畜牲拉车一声不响,耐心地、协同一致地前进;而纤夫们大声争吵、怨天咒地。¹⁶

最像野兽的是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疯子,他们内心深处似乎被野兽占领了;还有流浪汉,他们不知道需要干什么,用清教徒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s)的话说是过着“畜牲的日子”。¹⁷确实有人说,动物界的形象常常出没在疯人院。¹⁸同样的形象也贯穿于当时对流浪汉的控诉中。他们“不安于家庭之中,却像畜牲一样杂居在一起。”乞丐也像野兽一样,因为他们整天都在寻找食物。¹⁹

人们一旦被看成动物,就很容易被当作动物对待。人类统治的伦理把动物排除在关心的对象之外,同样也使虐待被认为处于动物状态的人们合法化。在殖民地,奴隶制就是对待所谓像畜牲一样的人们的一种方式,买卖奴隶、在奴隶身上打烙印、驱使他们不停地干活。据英国游客报道,葡萄牙人就“像我们给羊打烙印一样”用烙铁给奴隶打烙印。在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费恩·莫里森(Fynes Moryson,英国游记作家)看到买主把奴隶带到房间内,让他们赤身裸体地接受检查,“就像我们对畜牲那样,察看他们有多肥,有多大力气”。²⁰给奴隶取的名字通常是用来称呼狗和马的那类名字。²¹一位十八世纪的金匠推销“黑人或狗用的银挂锁”;英国寻找逃跑奴隶的启事上常显示他们脖子上戴着项圈。²²现在历史学家认为黑人奴隶制比将黑人说成半动物状态的假设出现得早,后来才出现完善的次等种族理论。²³ * 但是如果认为黑人完全

* 见下文, pp. 135—6。

具有人的特性,就很难相信人们会容忍这种制度的存在。把黑人非人化是残暴对待他们的必要前提条件。

在家庭中,驯养动物为惩治行为不端提供了许多手段;人们制服唠叨不休的妇女用马笼头;制服疯子用笼子、链条锁和稻草;在约定俗成的非正式离婚仪式上,要给在市场上拍卖的妻子戴上缰绳。²⁴人们通常把训练年轻人比作驯服野马;十七、十八世纪更人性化的驯马方法恰恰与反对在教育上使用体罚同时出现,也并非偶然。*

总而言之,平民屡屡被描述为动物,如果不让他们暴乱、伤及他人,就需要施加强有力的管制。1700年,蒂莫西·诺斯(Timothy Nourse)认为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是:

在他们刚开始调皮捣蛋时,就给他们套上笼头,并加以鞭策。一位英国绅士的说法非常切中要害,三件东西始终需要控制住:獒犬、种马、乡下佬。而我确实认为吵吵嚷嚷、性情执拗的乡下佬是三者中最不幸的动物。²⁵

这不是所有富裕阶层的成员看待下层人的典型方式,但也不是特殊现象。最近发现了一封温和的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英国散文家)写的信,没有日期,但是显然写于农业动荡[†]时期,它提醒我们这种态度延续了多久。

自从穷人开始思考他们的处境,英国就再也没有好时光。从前他们缓慢度日,像马一样很少反思。农夫们打着口哨,与他那嘶 45

* 参看下文, p. 189。

† 也许在1822年。参看 *John Constable's Correspondence*, ed. R. B. Beckett (Suffolk Records Soc., 1962—8), vi. 88 ('never a night without seeing fires')。

鸣的兄弟亲密无间。现在这个两足动物皮裤子里揣着一盒子黄磷……而半个郡在新的火焰中狞笑。²⁶

一些人类学家相信正是管理家养牧群首先引发了政治干涉与操控概念。像波利尼西亚那样的社会,居民依靠菜园与种植谷物为生,而这些不太需要人的干预,他们似乎对统治者的作用相对来说看得不重,而是相信自然自有其运行规律,人们不用自上而下的管理完全可以自谋生计。然而,驯服动物产生了倍加强调权力的态度。²⁷在英国现代初期,人类统治低等生物为许多政治与社会管理提供了譬喻。此外,两种统治相互强化。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评论家解释道,上帝赋予亚当“统治”动物的权利,意味着“如主人对仆人那样,高高在上、占为己有”。²⁸人享有统治低等生物的权利,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正如一句熟悉的格言所说,“人中最聪明者把仆人骑马视作邪恶至极的事情。”²⁹

于是,驯养动物为其他社会附属机制提供了原型。这是父系社会的模式,统治者是位好牧羊人,如同主教管理社区人员一样。忠诚、顺服的动物们服从一位体贴的主人,为所有雇员树立了榜样。

[一位观察者在 1758 年写道]他们的心智能力就……恰好适于顺从状态……他们只具有几个特别领域的知识,足够应付他们那种次要角色……如果他们掌握更高级的知识……就会成为人类的瘟疫;他们会牢骚满腹、愤愤不平……联合起来叛乱……不肯再忍受他们目前必要的、更为快乐的顺从状态。

这不是十八世纪政治家否决穷人受教育提案的意见,这是博物学家威廉·博莱斯(William Borlase)在讨论低等动物。O. 戈德史密斯这样描述鼯鼠:“对于注定永远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来说,一点点视力足够了。更广阔的视界只能让它看到自己的囚笼多么可怕。”³⁰

因此,人类优越性的理想牵涉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丝毫不亚于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些人被看作有用的畜牲,受到抑制、驯服,被迫俯首帖耳;另一些人是毒蛇猛兽,要被铲除。十三世纪,人们谈论一位罪犯时说,“给他戴上狼头。”1703年,一位牧师谈到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时说,“他们的行为像狼,理应像对狼一样处理。”以此证明为什么要用狗追捕他们。³¹在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苏格兰,一位坎贝尔部落首领对一位麦格雷戈(MacGregor)首级的悬赏与狼头相同;在克伦威尔时代的爱尔兰,保皇党人常常被比作凶狠的豺狼。³²洛克认为,一个无视人类理性判断的进攻者很可能让自己像畜牲一样被消灭。1657年,埃塞克斯郡大霍克斯利(Great Horkesley)的村民们用行动作出了证明:一个叫塞缪尔·沃纳(Samuel Warner)的人是“村子里最危险、最血腥的恶棍”。据说他杀死了一个人,袭击了另一个人。村民们要求当局“把他吊起来,就像往常对待野兽一样”。³³同一个时期,当贵格会会员爱德华·彼灵(Edward Billing)受到暴民袭击时,“一位头面人物”说“不用麻烦执法官,敲碎他的脑子……这帮人就像害瘟疫的狗,当他们在街道上乱窜时就要打死,免得传染。”³⁴

因此,当争论双方极力兽化对方时,就意味着事态的严重性,如弥尔顿(John Milton)把他的敌人比作“猫头鹰、布谷鸟、驴、猿猴、狗”;虔诚的尼赫迈亚·沃林顿(Nehemiah Wallington)把保皇党描述为“凶残如虎、熊……浪费和破坏如野猪……醉酒如猪……贪婪如豺狼”。³⁵中世纪学者阿尔伯特斯(Albert the Great)指控他的对手们“像野蛮畜牲”一样亵渎神灵;马克思把马尔萨斯称作“狒狒”。从古至今,这样的语言一直是欧洲知识界论争传统的一部分。³⁶在英国现代初期,它是宗教与政界辩论时惯用的武器,无论是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天主教徒)还是清教徒都使用这个武器,莫尔把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宗教改革家和殉教者,翻译《圣经》)称为“厚颜无耻的畜牲”,诬蔑他的作品是“臭毒蛇的又臭又毒的故事”,清教徒们抨击不讲道的牧师是“愚蠢的

狗”。马普莱雷特小册子^①的匿名作者说,主教们是“公猪、狗、狼、狐狸”。³⁷动物类比在通俗讽刺与谩骂中同样常见。教会仪式的反对者常常把牛、猪、猫、狗、马搬上舞台,嘲讽洗礼或葬礼。³⁸有时,教会的支持者们也会如法炮制予以报复:1643年,清教徒们得意地记录了两个天主教父母生下的畸形儿,认为是对祖母的报应,因为她在几年前“怀着根深蒂固的憎恨……为了恶毒嘲弄大主教劳德(Laud)手下的三位著名受害者,给她的三只猫取名为‘巴斯特维克’‘伯顿’和‘普林’,割掉了它们的耳朵^②,表示极端轻蔑他们英勇受难。”³⁹

动物侮辱性语言今天仍然是人类话语的一大组成部分。但是与畜牲不享有道德考量权的时代相比,已经是大巫见小巫了。因为描述一个人像畜牲暗含着把他当畜牲一样对待。现代初期的宗教迫害故事向我们充分说明,对于犯下血腥暴行的人来说,他们头脑中事先把受害者归入动物类,从而使之非人化,这是必要的精神条件。⁴⁰

然而,现代初期,为穷人和受压迫者代言的差不多所有抗议,与用来证明压迫有理所使用的语言都出自同一个意识形态,⁴¹即人类居统治地位。奴隶制因为混淆了畜牲与人的范畴而受到抨击,暴君专制受到抨击的根据在于不应该像对待动物那样对待人类。1596年,牛津郡叛乱者抗议把仆人“当作狗一样约束与看守”。詹姆士·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英国政治理论家)认为苏格兰人之所以受到压迫,是因为“他们不比贵族的牛强多少”;而对于埃德蒙·勒德洛(Edmund Ludlow,英国议会党人)来说,内战期间争论的关键问题在于国王是应该依靠法律治理臣民,还是当他们“像畜牲”⁴²那样要依靠武力统治。1654年,一位君主制的反对者说,“人不同于牧羊人手下的羊,从物种巨大差异而言,

① 一位清教徒于1588年用化名 Marprelate 出版的小册子,攻击英国国教。
——编注

② 1637年,Bastwick,Burton,Prynne 三人因煽动和诽谤罪被割去耳朵。——编注

一个种群的尊严或许有理由要求对低等种群的支配与统治。”洛克断言道，理性统治人类，武力只适于野兽。⁴³

普通人通常对把他们等同于低级动物的联想极端敏感。白金汉郡的第一位公爵喜欢坐在轿子被人抬来抬去，但是有人抗议他“雇佣同类做畜牲做的事情”不道德；维多利亚时代，在雇佣市场，“男人和女人像牲口一样成群结队地站着接受检查”，人们说这是“野蛮人的做法”。父母们唯恐婴儿还没接受洗礼就死掉，“像狗一样”被掩埋；1539年这样的事就很令人头疼：法国的养父母拒绝埋葬在他们看护期间死去的英国婴儿，而将其送回加来，“好像那是一头死去的小牛犊”。⁴⁴

48

所以那一时期许多公开抗议行为都体现一种要求，即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上帝赋予人类高于低等动物的优越地位。写《照耀白金汉郡的光辉》(*Light Shining in Buckinghamshire*) (1648) 一书的激进作家悲叹，“所有土地、树木、野兽、鱼类与禽类等都被圈进少数唯利是图者手中。”⁴⁵ 许多人抗议禁止进入皇家狩猎保护区的中世纪森林法；他们痛恨从十四世纪开始的那些法规，限定只有高于一定社会阶层的人才有权利打猎——詹姆士一世解释说，“乡下佬享有这样的消遣不合宜。”⁴⁶ 穷人们也想杀鹿射鸟。他们接受驯养动物的私有权，但坚持旧的普通法观点，野生动物(*ferae naturae*) 在被杀戮或驯服之前不归任何人所有。

欧洲法律学家，例如格劳秀斯(*Grotius*) 或者普芬多夫(*Pufendorf*)，投入大量精力驳斥“无知的人”的信条——即每个人都享有上帝赋予人类统治自然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说服平民大众。⁴⁷ 内战期间，一群驻扎在利明顿的议会党骑兵大大地损坏了特雷沃尔勋爵(*Baron Trevor*) 的鸽子窝，当队长责问时，

他们反驳说鸽子是送给人之子的空中飞禽，所有的人都有权捕捉，它们是勋爵的，也是大家的。因此，他们要杀了鸽子……不放弃自己的权利；听到这里……队长说他被那些理由说服了，无言

以对,只好走开,随他们去。

十八世纪,大律师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确认森林法与猎物法两者同样都“建立在对野生生物拥有永久所有权的非理性观念之上”。⁴⁸偷猎者被抓住时往往都不承认有错,这也不足为奇:1722年,一位被定罪的偷鹿者说,“鹿是野生动物……穷人和富人一样可以合法利用它们。”野生动物、鸟、鱼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是“大家的财产”。⁴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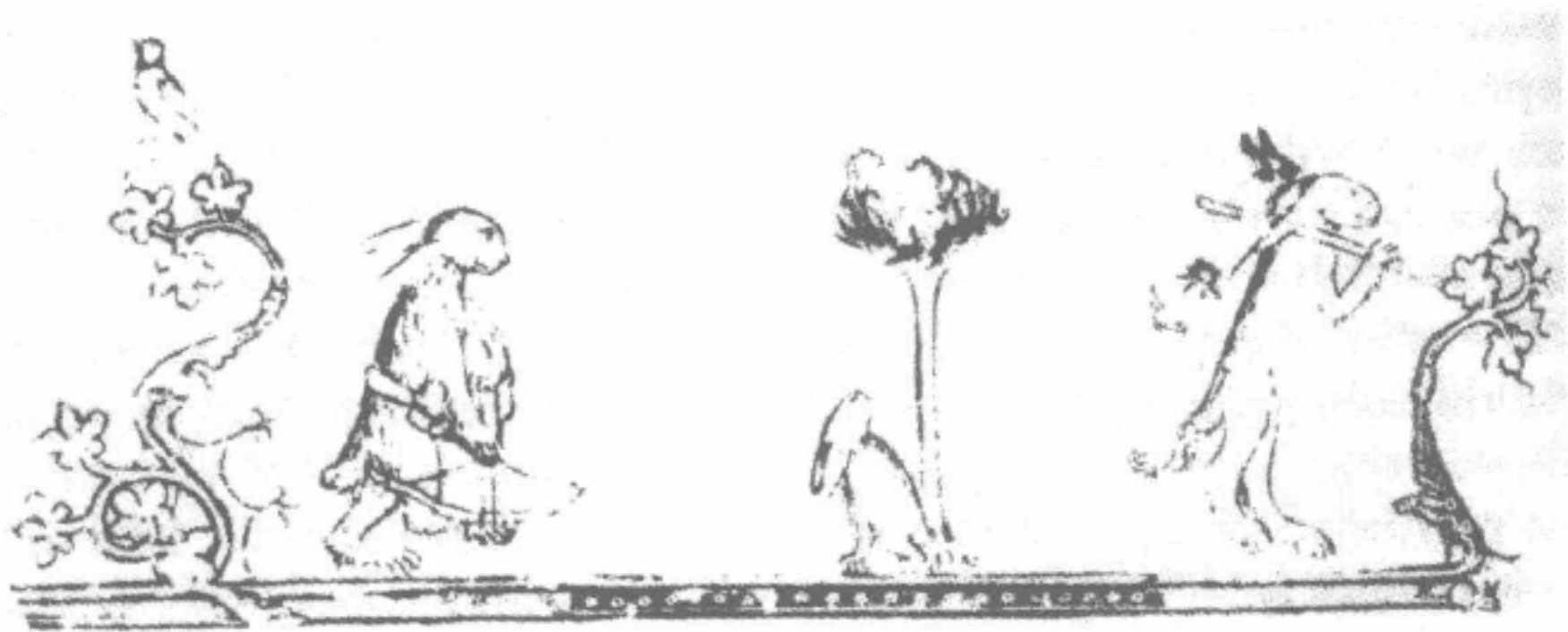
因此,当时主要的争议在于有人坚持所有人都拥有对生物的统治权,有人相信对低级生物的权力应该局限于少数特权群体。对猎物法的争议没有导致对人类猎杀鸟兽的权力提出质疑,因为下层社会和其他人一样坚信人类的统治权。^{*} 毕竟,就连劳工也使唤驯养动物。他们不顺心的时候可以踢、可以咒骂动物。农庄的动物是下层阶级,这让最卑微的乡下农工略感欣慰,他不再处于社会最底层了。这是他的工业化后代们所缺乏的心理安慰。如希腊人常说的那样,牛是穷人的奴隶。即使最穷的补锅匠脚边也会有一只狗,任他踢来踢去,表明他的优越性。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英国女作家和改革家)指出下层社会的人压迫动物“以报复他们从上层社会那里不得不承受的侮辱”。⁵⁰

这一章概述的人在自然界中位置的观点强硬而非常有进攻性。然而,这绝不代表英国现代初期所有观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世界

* 十九世纪,傅立叶、圣西门、恩格斯以及其他社会学家清晰地将目标指向彻底把人从动物王国中分离出来,指向人类对低级生物的完全统治;人对人的剥削要被人对自然的剥削所取代。参见 Frank E. Manuel and Fritzie 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Oxford, 1979), 517, 604, 665—6, 707;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Mascow, 1951), ii. 140。

专为人类所造,认为自然是令人畏惧、让人征服的,认为低级物种没有权利或者人与畜牲之间的差异不可逾越。相反,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透过表面向下深究,会发现种种在对待动物时有负疚、不安、防卫的迹象;到目前为止,书中所描述的许多官方态度与许多人的实际行为相去甚远。本书余下的部分将努力适当处理其他更模棱两可的思维与行为模式。

50



第二章

博物学与民间错误

这是一个普遍的大错误,贯穿于人类所有概念中。除非极其注意克服,否则无论思考什么,不管是本质高于他们的实体,还是低于他们的生物,人都要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以自己的概念方式设想这些事物。

狄格拜(Kinelm Digby), *Two Treatises* (1645), i. 419

一 分类

至此已经提出在英国现代初期,人们通常认为世界为人类而创造,而其他所有物种都从属于人的意志。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些假设如何在种种发展过程中逐步瓦解,一些发展始于该时代之初,另外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展开。在这些发展中,首先是博物学,对动物、植物所进行的科学研究。

当然,自然界是个自为的生命体,独立于人类需要之外,这种认识并不新鲜。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看到超然物外地观察自然就已经相当成熟。尽管随后一千五百年的文献文化增添的内容很少,但是,就植物学与动物学而言,中世纪的英国有许多人在非常仔细地观察

自然界。十二世纪后期,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教士,编年史家)极为准确地记录了鱼和鸟的特征,十五世纪,伍斯特的收藏家威廉同样仔细地观察了鸟儿筑巢的习性。人们可以找到直接感悟自然的明显例证——十三世纪索思韦尔大教堂的雕刻中对树叶细致精确的刻画,中世纪的刺绣中精心表现的花朵,菲兹威廉(Fitzwilliam)博物馆的鸟歌集以及佩皮斯(Pepysian)图书馆的小品集中¹那些神奇的十四世纪彩绘鸟儿。1753年,当一部十五世纪插图的弥撒书呈现在古文物协会会员们⁵¹面前时,大家认为“所绘制的昆虫与花朵仿佛出自专业博物学家之手”。²

然而,英国中世纪艺术的自然主义只是零星散见。通常情况下,艺术家的用意纯粹在于象征,最“现实主义的”成果背后往往都隐藏着旧的模式或原型。³正式的书本学习多半与自然界直接体验不相干。只有在都铎王朝时代才开始连续出现活跃的田野博物学家,从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生于1508)到约翰·雷(卒于1705年)。作为欧洲科学大团体的成员,他们通过辛勤的积累,寻找植物,把野生动物列出并加以描述,通过与大陆博物学家交流,为现代植物学、动物学、鸟类学以及其他生命科学打下了基础。

没有必要重新讲述那个众所周知的故事。⁴但是有必要强调它与本书主题的关联。因为对自然界的一切观察都需要利用智力分类,借助于它,我们这些观察者对周围众多的现象进行归类、排序,否则就难以理解;而且,大家都知道一旦学习了这些分类,我们就很难用其他方式看待世界。这个流行的分类系统占据了我们的头脑,塑造了我们的感知,因此也塑造了我们的行为。现代初期那些博物学家的重要地位在于他们发展了一种新型的看事物方式,一种新的分类系统,而且比以往的分类系统更独立、更客观,不那么以人类为中心。相应地,这种新的看待自然的方式对非科学家、普通人的感知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打破许多大众假设。到1800年,已经可能依据完全不同于早期人类中心主

义视界的观念看待植物、动物。

然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现代初期伊始,就连博物学家本质上也是从人的视角看世界,往往不是根据其内在特性而是根据与人的关系进行分类。例如,研究植物的目的主要为了人类所用,对植物的认识也是如此。1656年,威廉·科尔斯(William Coles)认为有七类草本植物:食用植物、药用植物、谷类、豆类、花类、草类,以及杂草。⁵在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时代,插图草药书就是要帮助人们迅速识别任意一种植物。有时作者只以字母顺序排列植物,但是,他们常常遵照古典作家提奥夫拉图斯^①、狄奥斯科里迪斯^②以及普林尼^③的做法,根据它们的味道、气味、可食性,尤其是药用价值进行识别,往往根据对身体各部位的疗效进行细分。1640年,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使用了“芬芳”“清泻”“有毒、致困、伤害”“奇异”这样的范畴,而1526年《草药大全》(*Grete Herball*)干脆把蘑菇分为两种:“一种……吃了会致命;……另一种不会。”⁶因为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医疗是研究植物的主要动力。几乎所有早期植物学家都是医生或者药剂师,他们专注于植物的用处与“功效”。新世界开放之后,人们加紧寻找医药上有用的植物。就是在所谓的“药物园”里,人们培育出新的物种。植物界对人类的实用功效长期以来被植物学家当作根本的组织原则。

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感知动物。现代初期,动物学家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实践,根据动物的解剖结构、栖息地以及繁殖模式进行分类。但是他们也考虑到动物对人的效用、食用与医药价值以及道德寓意。

① Theophrastus(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著有《植物探究》和《植物本原》。——编注

② Dioscorides(约公元40—90),古希腊医生、药理学家,著有五卷《药物学》(*De Materia Medica*)。——编注

③ Pliny(公元23—79),古罗马博物学家,著有37卷的《自然史》。——编注

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博物学家布丰认为,动物最“自然”的排列秩序就是根据它们与人类的关系程度。如同他的前辈苏黎世博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Konrad Gesner)与波伦亚的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意大利博物学家)一样,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人类最感兴趣的那些动物,如狗和马上。1607年,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 Topsell)神父出版《四足兽的历史》一书时,毫不掩饰地说,他的主要目的就要表明哪些畜牲是人类的朋友;哪些可以信赖;哪些可以食用。⁷

本质上说,动物分三大类别:可食用与不可食用;野生与驯养;有用与无用。在这些类别中,第一类别最基本,不过讨论得最少。《利未记》确立了正式的饮食规则,管理古代以色列人的习惯,现代初期的英国没有与之相当饮食规则。八世纪,教会发布了禁食寒鸦、乌鸦、鹤、野兔、海狸、马的法令,后者由于与异教徒的祭仪有关。⁸但是在宗教改革年代,所有的肉都合法,饮食习惯不关宗教的事,这已经成为公理。基督的到来取缔了肉的洁净与不洁净之分;对于纯洁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纯洁的。⁹只有少数的罗拉德派^①与非教会派教徒坚信吃猪肉有罪,理由要么是旧约禁令,要么是耶稣把邪灵赶到猪身上的缘故。^{10*}

然而,具有同样力量的潜在禁令规定着英国人的日常饮食习惯;这些反映在博物学家的分类中。生物可食与否通常取决于它的食性。以草和浆果为生的素食动物普遍可以食用。而食肉野兽或者吃腐肉、粪便等的食腐动物因为不洁净而不可食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长久以来一直不确定猪是否可食),¹¹像啄木鸟、燕子之类完全以昆虫为生的鸟类

① Lollards, 英格兰宗教改革派一个分支,以 John Wycliffe 为代表,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特权。——编注

* 众所周知,十七世纪,苏格兰高地的人不吃猪皮,直到现代,苏格兰的某些地方仍然保留这个禁忌。Walter Blith, *The English Improver Improved* (1652), 145—146; [John Dunton], *The Athenian Oracle* (1703—1704), ii. 360; T. C. Smout,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560—1830* (1969), 132。

也是如此。一般情况下的食肉生物如果素食喂养,也可以变为可食,如小秃鼻乌鸦,用谷物喂养的话,就可以用来做馅饼,甚至老鼠,牙买加种植者把在甘蔗地里吃糖的老鼠拿来下厨。库克船长和他的同伴们发现南太平洋用蔬菜喂养的狗做熟后与英国的羊肉味道不相上下。¹²

动物的食性还不是唯一的考虑。长期以来,人们对宰食日常劳作中所依赖的动物一直都存有成见。马、狗,在欧洲部分地区也包括牛,全部在禁食之列。十七世纪,地中海许多国家和爱尔兰一直反对吃牛,在这些地方有一种说法,“平民百姓”永远不杀牛。英国烤牛肉流行与逐渐不用牛作役畜在时间上密切对应。¹³古代英国人认为不应该吃野兔、公鸡或鹅,因为这些生物就是为了取乐与消遣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野兔是否可以吃,认为怀孕的妇女吃了野兔肉生下的孩子会是兔唇。¹⁴

有些肉类一看就会联想起人的肉体,这样的肉类同样令人厌恶:许多游客报告说猴子肉味道鲜美,但是博物学家 W. 宾利说,“剥了皮,穿上衣服,多么像一个孩子,竟然想要吃它的肉,实在令人恶心。头颅、脚掌,它们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会让人联想起而且极为强烈地感觉到我们是在吞食同类。”¹⁵最后一点,人们反对食用那些通常被认为从腐物中生长的生物,也就是从十七世纪初的医生们所指的“在大地上的排泄物,水中的淤泥、浮垢,树林中过剩的废物、大海里的腐败物中生长的:即……青蛙、蜗牛、蘑菇以及牡蛎”。法国人与意大利人对这些东西缺乏禁忌,一直受到讥评。¹⁶

每一个这样的禁令都得到流行的气质生理学的证明。例如,托普塞尔解释说,吃贪婪的生物令人产生伤感情绪;他谴责“乱吃青蛙”“有损生命与健康”。有人指出吃马肉有害消化,为不肯吃马肉的偏见找到了理由。¹⁷然而,实际上类别并非一成不变,在现代初期,什么可以吃与什么不可以吃的分类就发生了细微变化。十八世纪,博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指出,“在论吃的文章中追踪时尚革命会很有意思。哪位美食家最先拒吃海鸥与苍鹭?又是哪个脆弱肠胃最先

对油腻腻的海豚肉感到恶心?”十九世纪编辑诺森伯兰伯爵五世家规(1512)的一位学者注意到,“在供应餐桌的鸟类清单中,有许多禽类今人认为比臭烘烘的腐肉强不了多少,都要丢弃。”¹⁸苍鹭与鹤曾经是王室的佳肴,此时认为只适合猫吃。不过,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至少一些权威人士认为适合人类消费的生物清单包括松鼠、獾、海豹、猫头鹰、刺猬、獭、龟;与彭南特同时代的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英国诗人)列出一份人们习惯吃的鸟类清单,把秃鼻乌鸦、田鼠、海雀、麻鹬包括在内。¹⁹最后不得已时,贫穷会打破大多数禁令。培根写道“肉类中,有些可以食用,有些不可以食用,除非在饥荒时期。”在食品匮乏时期,十八世纪的康沃尔郡人会吃海豹。英国游客注意到意大利人因为食物不足,吃八哥以及“其他大家认为有害健康的鸟”。²⁰

第二种动物分类的方式根据对人类的一般实用性而定。于是,约翰·凯厄斯(John Caius,英国医生)在《论英国犬》(1576年由亚伯拉罕·弗莱明翻译并补充)一书中,把狗分成三类:“高贵”类,用于狩猎或供贵妇差遣;“粗鄙”类,承担日常事物;“下贱堕落”类,像野狗那种,充当转叉犬或干其他卑贱的活计。狩猎犬类还可以细分,取决于其嗅觉、侦察、速度、或者精明程度是否出色;是否能斗畜牲或斗鸟,如果能斗鸟,是斗水鸟还是旱鸟。“粗鄙”类细分为牧羊犬、看家犬等等,看家犬进一步细分为是否吠叫或者是否咬人,如果又吠又咬人,是先吠后咬还是先咬后吠。瑞典伟大的博物学家林奈(Linnaeus)的著作中仍然保留根据对人类的用处给狗分类的方式。在十八世纪中期,他把家犬(*Canis familiaris*)与狼和野狗区分开来,并细分为牧羊犬(*Canis domesticus*)与转叉犬(*Canis vertegus*)等不同种类。²¹

第三是“野生”与“驯养”的分类。其标准没有亚里士多德毫不含糊的权威支持,因为他认为,它可以应用于细分一些物种,诸如人类物种。²²但是,这个标准却深受博物学家欢迎。例如,1661年,R.洛弗尔把胎生分趾类哺乳动物分为“野生”(如老虎和狼)、“准野生”(如狐狸、猿

猴)以及“驯养”(猫与狗)。²³T. 穆菲特在论昆虫的书中指出,蜜蜂“既非野生也非驯养”,“具有中间属性”。²⁴大家已经看出,这种区分于律师很重要,他们裁定除非由人类亲手* 杀戮或驯养,否则不能对野生动物享有任何财产权。实际上,只有那些被驯化而用于拖、拉、食用的动物才被承认为私有财产;而对狗不可能具有所有权,因为如1521年一位法官所说,“狗害人且生性残忍”。但在当时,他的同事们不接受这种观点;爱尔兰对希金斯(Ireland v. Higgins)的案例(1588)确认对灰狗与其他狗可以享有所有权。E. 科克爵士似乎比一些同时代人更不愿意承认对动物的所有权,他重新张扬传统的教义,乃至否认有偷盗獒、大警犬或其他狗的盗窃罪,坚持认为这些狗“低级”得不应该有人会因为偷盗它们而失去生命或者肢体。他把对动物的充分所有权局限在那些养来食用或者像猎鹰一样天生“高贵而大方”的生物。然而,人们普遍认为56 畜牲,即使是猴子或麝鼠如果驯养了,也可以成为人的财产,但是如果转为原来的野生状态就不再是财产。²⁵即使在今天,英国律师也把人类标准强加在动物身上,把它们分为“危险的”与“不危险的”,不过又承认“这样的划分在自然中不存在”。²⁶

现代初期,动物还被按在人们看来是否体格俊美而进一步划分。于是,托普塞尔认为“猴子的身体荒谬可笑”,“理由是它长得像人的粗鄙仿制品”。巴宾顿(Babington)主教说,“众所周知,青蛙是一种肮脏污秽的生物,整天守在烂泥塘这样污秽的地方,夜晚把头伸出水面与众多的同类一起聒噪,一直到天亮。”T. 彭南特论述道,“鸬鹚的气味在鸟中最臭、最难闻,其形状可憎,其声音沙哑难听、其品性粗鄙。”²⁷H. 莫尔同样认为:蟾蜍、野猪、硕鼠全都“面目可憎”,蜘蛛与毛毛虫“令人生厌”,以至于一些女士一见到它们就会高声尖叫。²⁸十七世纪作家这样谈论大头鱼(或称杜父鱼),“这种鱼吃起来味道极为鲜美,但是形状甚为丑陋,

* 见上文, p. 49。

许多妇女甚至不愿意剖洗它,那么像一只蟾蜍。”²⁹

爬行动物、昆虫与两栖动物尤其令人厌恶,不过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³⁰现代人类学家提出,原因在于它们的反常处境。鱼只能生活在水里;鸟在空中飞,有两条腿,能生蛋;畜牲有四条腿,生活在陆地之上。然而,爬行动物与昆虫暧昧地在陆地、天空、水里来回活动;而蛇虽然是陆地动物,却生蛋而且没有腿。³¹

无论是什么造成大众偏见,就连博物学家本人也很难摆脱这些偏见。J. 雷从来不喜欢蛇:“我天生就憎恶那种动物,对它们没有什么兴趣。”理查德·布拉德利(Richard Bradley)后来成为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他在1721年说,雌蛙是一种“卑劣、讨厌的小动物”。O. 戈德史密斯在《生机勃勃的自然历史》(*History of... Animated Nature*)中承认:“许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对每种毛虫、蠕虫都怀有无法遏制的厌恶;在它们缓慢的爬行中,有种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即使它们的颜色丰富多彩也难以平衡这种感觉。”T. 彭南特在法国市场上看到展出的青蛙,但是他“非常不喜欢这种爬虫,就没有仔细观察”。十八世纪末,深受欢迎 57 的动物学家 W. 宾利还用这样的语言:“当我们用显微镜观察人身上的虱子时,它外表丑陋激起人的厌恶。”至于白鹭猴,“没有动物比它更脏、更丑、更讨厌”。³²有时候,动物也似乎有同样的感觉。一位斯图亚特时代的牧师描述道,大象不愿意走进水里,如果被迫走进水中,它就有意把水搅浑,这样就不会清楚映出它的丑陋形态。³³

另外一些外表美好的物种受到了赞美。约翰·希尔(John Hill)在其《自然史》(1751)中,赞美小猫头鹰为“极为漂亮的小鸟”,赞美红点鲑为“很优雅的鱼”。就连豺如果与“粗野、难看的动物”熊相比,也“很美丽”。³⁴十七世纪,R. 洛弗尔把鸟类分为“悦耳的”与“不悦耳的”两种;一百多年以后,宾利详尽论述了这个标准,他列一个复杂的表格,表头分别题为“声调悦耳”“活泼轻快”“悲伤”“同情”“演技”,把英国每一种鸟的歌唱作了相应的评估,总分二十分,每一种鸟都得到若干分。

(很像红葡萄酒采集指南：“9 = 很好；0 = 不好”)。³⁵

盛行的分类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取向。在人眼中动物特性不同，有些高贵，有些卑鄙，亚里士多德把这个观念大众化了。博物学家保留这种区别，甚至连十七世纪的鸟类学先驱弗朗西斯·威洛比(Francis Willoughby)也把陆地上禽类分为像鹰一样“比较大方慷慨的”和像秃鹰一样“比较怯懦懒惰的”。³⁶十七世纪作家叙述道，只有平民才把黑鸟看作会唱歌的鸟，它们的歌声又粗又哑，它们言语“粗鲁”，状态“粗鄙”。³⁷我们已经看到，土地法律同样把雪貂、獾和猫那样“本性卑鄙”的动物与猎鹰那样“高贵大方”的动物区分开。^{*}野生动物也分为“森林、狩猎场以及饲养场的动物”，要以仪式性的、某些社会成员专有的方式狩猎；而“食肉兽”或者“害兽”，任何人都可以随地把它们铲除。如奥利弗·圣约翰(Oliver St John, 英国法官和政治家)在1641年斯特拉福德伯爵^①案件审理期间所说：“我们给野兔和鹿制定规则(即给逃跑的机会)，因为它们是狩猎场的畜牲。”但是“发现了狐狸与狼就直接打死，这既不算残忍也不算犯法；因为它们是食肉兽”。³⁸事实上他搞错了，因为狼与狐狸在当时都是特惠动物。[†]但是他表达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

有选择地饲养家畜长期以来已给牛和马确立了类似的等级观念。十四世纪后期，一匹马的价钱从两先令到五十英镑不等，取决于品种和

* 见上文，p. 56。

① Strafford 伯爵(1593—1641)，英国政治家，查理一世的首相，被议会定为叛国罪处死。——编注

† 根据伊丽莎白时代律师 John Manwood 的观点，森林中的兽类包括，红鹿、野猪、狼；狩猎场的兽类包括扁角鹿、狐狸、貂与雌马鹿；饲养场的兽类与禽类包括野兔、兔、雉鸡与灰山鹑；*A Treatise and Discourse of the Lawes of the Forrest* (1958)，fols. 21—2^v。E. 科克爵士把狐狸纳入森林中的兽类。*Institutes of the Law of England* (1794—1817 edn)，iv，chap. 73。Peter Pett 爵士注意到圣约翰所犯的 error。The Happy Future State of England (1688)，8。

马的状况。³⁹到了十七世纪后期,价格的差距更大了:研究这个主题的历史学家谈到,现在“动物与动物大有区别,对动物的需求大有区别,价格的差距也相当大”。⁴⁰马可用于战争、狩猎、农业、工业。它们拉大车、拉货车、(从1560年以后)拉私家客车,也是私人交通不可缺少的工具。每一项任务要求不同的特性。经济需求势不可挡,带动发展出了专门饲养马匹的体系,以便适应农耕、工业、贸易的需要。自亨利八世以来,政府就颁布了许多条令,鼓励饲养战争所需的马匹。为了实现此类不同的目标,人们从欧洲、北非、地中海沿岸国家进口良种进行试验。悉心培育良种马的最有效动力还是有组织的赛马业的兴起。伊丽莎白时代后期以来*,绅士阶层参加赛马的热情越来越高。到了十七世纪后期,良种赛马已经成为贵族痴迷的爱好。马的力度、速度、勇气象征主人的优越地位;贵族家的种马家谱与饲养记录之精确程度足以与纹章院相媲美,可能超过了许多教区登记处的精确性。⁴¹对于它们的主人而言,伟大的东方始祖“拜尔利·土耳其”(1690年投入使用),“达利·阿拉伯”(1704年进口)以及“戈多尔劳·阿拉伯”(1724—53)[†]就是马世界里的亚当、诺亚、或者征服者威廉。1715年,一位名为纳撒尼尔·哈利(Nathaniel Harley)的绅士说,他从阿勒颇进口的“邓恩·阿拉伯”给一千金币也不卖。⁴² 59

到了十八世纪,牛、羊、猎狐狗甚至鸽子[‡]都得到相当仔细的饲养,⁴³

* 1613年,英国派驻威尼斯的使者 Henry Wotton 爵士把威尼斯的划艇比赛描述为“船的赛马”,极为形象地表达了划艇比赛的特性; John Walter Stoye, *English Travelers Abroad, 1604—1667* (1952), 142n.

† 分别是 Herod (1758年生)的高曾祖父, Eclipse (1764年生)高曾祖父,以及 Matchem (1748年生)的祖父。

‡ 兰开夏(Lancashire)的绅士 Richard Atherton 是“一位鉴赏鸽子的行家里手”,他打算建“一座富丽堂皇的鸽舍……顶部设计四个角楼,鸽子按照不同品种间的亲密关系安置”;1726年,他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前去世。参见 John Moore, *Columbarium: or, the Pigeon-House.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a Natural History of Tame Pigeons* (1735), viii.

饲养观是无情的优生学：十七世纪的一本手册记载道，“母狗一产子，就必须选出哪些要保留，其余都扔掉”；约克郡一位养狗户（1691—1720）的记录本简明地记着这样一条：“三只小狗仔送给了英国的桑希尔兄弟（Br. Thornhill），其余的吊死，原因是不招人喜欢。”⁴⁴重视品种、血统、世系产生了驯养动物的极端等级观念。早在1609年，考文垂的主教规定在他的市场上不要有“杂七杂八的马”。后来一位作家观察到，一位乡村贵族

会告诉你，“品种最好、最纯正的种族永远最高贵、最大方；主要就是这一点将良种马与劣种劳役的弩马区分开来，将斗鸡与粪堆旁的胆小鬼区别开……将正統的獒、猎狗或者獾与那些杂种狗区分开。”⁴⁵

血统很重要；动物的社会等级不亚于人类等级，彼此相互强化。⁴⁶

实际上整个自然界都被一贯认为以等级规模排序，从人向上到天使，又从人开始按照完美程度依次降低。⁴⁷在大众的眼里，动物以帝王特征排序，狮子、鹰、鲸分别排列在每一类生物的首位，尽管十七世纪后期的科学家们花大量时间讨论象、猿猴、河狸、海豚是否应该出现在动物等级首位。⁴⁸十九世纪早期的一位作家认为，动物学的目的之一就是确定“动物在造物等级中占据的位置”。⁴⁹这样描述自然界显然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下面这个故事至少揭示某种象征性的真实：在一群獒逗狮子之后，亨利七世曾经下令处死所有的獒，因为他“感到大为不快……一条不招人喜欢的无赖恶狗竟然野蛮攻击勇敢的狮子，兽中之王。”⁵⁰

许多人类学家的著作指出，长久以来人们头脑中总是倾向于把人类社会的分类与价值取向投射到自然界，然后再反过来用于判断或强化人类秩序，证明某些特定社会与政治措施比其他的更为“自然”。⁵¹动物多样性在无数场合用于证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可能没有几个

社会在合法化与合理化问题上不诉诸“自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所有与自然有关的论述……都表现出社会秩序的状态”，⁵²这当然有些夸张，但是某些情况的确如此，现代初期更是这样，人们普遍相信类比与对应关系，顺理成章地从动物界看出人类社会与政治组织的镜像。并非只是借用自然物种等级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辩护，人们相信即使在单一自然物种内部，也存在着社会与政治分工，与人类世界相类似。

例如，大家都知道蚂蚁生活在管理严密的共同体中，整个团体为了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⁵³H. 莫尔注意到，鹤有一个头领，在其他鹤睡觉时看守放哨。⁵⁴秃鼻乌鸦有“议会”，发布处决违法者的命令。^{*}O. 戈德史密斯认为，许多鸟都遵守“普通法律”，而且有“某种共和形式的政府”。据说鹤与共和主义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在诺福克海岸射中一只鹤时，“一些人把它看作凶兆，说，‘如果鹤进入英国，上帝保佑共和国不会随后到来。’”⁵⁵河狸也是“纯粹完美的共和国模式”的例证。⁵⁶甚至有报道认为非洲的狒狒也生活在“一种共和政体”中。⁵⁷在斯塔福德郡谢本 (Shebben) 池塘的田凫中间，有人观察到：

一个老一点的看起来似乎比其他的更着急，叫喊着向[试图捕捉它们的]人们头上俯冲攻去；这让人怀疑它们之中存在某种政府，而这正是它们的王子，非常关心它的臣民。⁵⁸

偶尔出现无法无天的动物也只能加强这个观点。一位英国游客认为，波多黎各的野狗“对人的教育意义很明显……他一旦开始喜欢没有规矩的无政府主义胜过有益的顺从，就多么容易变野。”另一个不良例子当属康

* 迟至1917年，还有人给《晨邮报》写信，报告说每年棕鸟在伦敦庙宇中的悬铃树上开会：“一年又一年，它们相聚在九月中旬，有时它们要做出决议或修改决议，致使会议延期两三天”；引文见 T. S. Hawkins, *The Soul of an Animal* (n. d.), 20。

沃尔郡的红嘴山鸦：“一种纵火偷盗的鸟，常常放火烧房子、偷东西、藏小钱。”⁵⁹

蜜蜂共同体是最不同凡响的君主共同体。古往今来，人们常把人类社会与蜂窝相比，但是从来没有像斯图亚特时代那样盛行。当时无数论述养蜂的论文既注重这种昆虫的实用功能，同样也注重其政治美德。其中，约瑟夫·沃德(Joseph Warder)说，“这里讨论的主题关涉王子与君主，王国与领土，特权与财产，统治与忠诚，战争与和平。”⁶⁰一位权威人士认为，蜜蜂“通过王权或者相当于我们戒严法的公民原则”管理自己。另一位专家注意到，它们被一位“美丽、威严的蜜蜂统治，其仪表举止雍容高贵”。⁶¹作家们着重强调蜂巢的君主结构，⁶²然而它们的君王不是通常想象的国王，而是一位王后，这个令人尴尬的发现一直争议到1740年代。1753年一部百科全书解释道，“蜂后是后期作家使用的名称，也就是以前人们认为的蜂王。”⁶³* 一本论蜜蜂的书1657年问世，正是议会提议给克伦威尔加冕⁶⁴的那一年，另一本书问世于1679年，即发生“排斥法案”^①危机的第一年。书的作者是摩西·拉斯登(Moses Rusden)，皇家养蜂人。书中提出有益的警告，针对“那些怨恨地视王权政府为迫不得已而非自然倾向的人”。⁶⁵一位汉诺威时代初期的牧师说，

* 亚里士多德(*Hist. An.*, 553)与普林尼(*Nat. Hist.*, ii. 5)都说过大蜜蜂是雄性。直到十八世纪中期，英国作家还重复这个观点，不过偶尔凭直觉也会相信蜜蜂的统治者是王后，例如 Charles Butler, *Feminine Monarchie*，以及 Samuel Purchas, *A Theatre of Politicall Flying-Insects* (1657)。最终是荷兰昆虫学家 Swammerdam(卒于1685年)确证大蜜蜂是雌性。但是他的著作直到1740年才出版，当时只用荷兰语与拉丁文出版。他的发现在1741年由 René 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 向外传播，Gilles Augustin Basin 将其翻译成英文，*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Bees* (1744)。当 John Thorley 于1744年确认这种新观点时，他不得不与某些“现代作家”辩论；*ΜΕΛΙΣΣΗΛΟΓΙΑ or the Female Monarchy* (1744), 75。

① 1679年部分国会代表提出反对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继承其兄查理二世的王位。——编注

每一个蜂巢里“有一个王后,一些贵族和平民,都各司其职,最卑微的和最伟大的一样快乐地尽职尽责。它们不咕咕啾啾、不牢骚满腹,没有分裂论者,也没有分离主义者……愿上帝让我们人类也这样明智”。整个十八世纪,人类都在利用自然界的等级制度来维护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⁶⁶

像蜜蜂这样的社会性昆虫因其复杂的政治秩序而深受评论家的青睐。但是每一种生物都能体现公认的道德规范;如果道德规范改变,人们对那些生物的理解也会变化。首先,人们在动物那里寻求政治结构。罗伯特·菲尔默爵士(Robert Filmer,英国政治理论家)⁶⁷认为“上帝不仅赋予人,也赋予所有生物以君主政体的自然倾向”;约瑟夫·卡里尔(Joseph Caryl,英国非国教教士)宣称,看看自然界的等级制度就能驳倒平均化原则。⁶⁸后来,社会开始越来越强调勤奋与节俭的资产阶级美德;所以十七世纪迷恋蜜蜂和蚂蚁。⁶⁹由于感怀家庭关系,家庭美德日益受到重视:评论家在野生动物身上看到了母爱,对婚姻的忠诚,对年迈父母的孝顺。⁷⁰人们越来越喜好清洁,从而开始偏爱獾这样的生物。彭南特注意到,獾在排便时总是远离它们的住所。⁷¹到1807年,学生荣誉的新标准使得一位观察者听见一只驯养的大乌鸦似乎在对三只打架的鸟说:“公平游戏,绅士们!公平游戏!为了上帝,绅士们,公平游戏。两个打一个不公平。”⁷²十九世纪初期的博物学家研究鸟类可靠的家庭关系:“篱雀的家庭情感淡定”;山雀充满“母爱与智慧”。维多利亚时代,在通俗作家布莱特温女士(Brightwen)的笔下,篱雀是“安静、温和的鸟,像那种很朴实的人,总是履行自己的职责,永远不会干扰他人”。*⁶³这样,野生生命的世界为人类关系提供了镜像。描述自然不断用到从当时的社会结构中衍生出的隐喻。

* 然而,一个和她同时代的人却认为麻雀是“像爱尔兰人一样的鸟,吵吵嚷嚷,鲁莽、多管闲事”;Charlotte M. Yonge, *An Old Woman's Outlook in a Hampshire Village* (1896), 16。

人们自古就倾向于从每一个物种身上看到与社会中的人有关的特性,因为人们总期望动物能够给他们描述自我提供类型。⁷⁴各种畜牲有固定的特点,往往基于文学传统的原型,而非源自观察;来自希腊、罗马与中世纪的汇编,而非源自对田野与森林中生命的仔细详察。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狐狸狡猾、山羊淫荡、蚂蚁节俭。在戈德史密斯的作品以及十八世纪其他通俗作品中,猪永远是肮脏的、“令人厌恶”,虎“残忍”,蛇“奸诈”,而鼯鼠“残忍、贪吃且怯懦”。⁷⁵

在纹章、彩饰与艺术象征主义中,生物一直提供一种词汇与一套类型,借此对人类品质进行描述与分类。许多牧师认为,它们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给人类传授道德。伊丽莎白时代的牧师 T. 威尔科克斯解释道,“上帝在生物身上生动地展现高尚与邪恶的意象,甚至通过它们也驱使我们追求高尚而远离邪恶。”汉诺威时代的医生 G. 切恩持同样的意见:“一个好的自然哲学家会非常理性地、很有把握地表明几乎没有一种畜牲、鸟、爬虫或昆虫不在各自特定的气候下教导或警示人类某些真理,无论于肉体还是于精神福祉都很必要。”⁷⁶在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中,动物王国汇总了传达基督教教义的类型与象征;这种象征性思考模式在十七世纪持续存在,表现为寓意画册大流行。书中有寓言画和与之相配的韵文。⁷⁷对于人类而言,世界富含隐秘意义,充满有待破译的密码。于是蝇虫暗示生命之短暂,萤火虫暗示神灵之光。鼯鼠象征盲目的罗马天主教徒,看不到走出迷途的路,毛毛虫是复活的象征。⁷⁸罗得岛的创始人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认为,美国的荒野“清晰再现了这个世界,贪婪暴躁的人迫害、消灭温和和无辜的人,恰似猛兽追逐、吞食雌鹿和幼鹿”。同样,日记作家拉尔夫·乔斯林(Ralph Josselin)看到“田鼠在眼前叫……用诱惑与虚荣诱使我……远离上帝”时,就联想到撒旦。⁷⁹当时用自然界表现人类生活象征意义的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

与长久以来人类把动植物仅仅看作自我象征的倾向相对,我们再来看对新的、比较客观的分类原则的探索,它支配了现代初期的植物学

与动物学。首先,欧洲植物学家努力辨认狄奥斯科里迪斯和其他经典权威所描述植物的现代对应物,之后,他们开始了更加雄心勃勃的工作,给整个植物界归类。⁸⁰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逐渐增加植物分组,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或对人类的用处,而是按照它们内在的结构特点分组。大多数体系都带有“人为性”,因为它们人为地聚焦某一明显外部特征,无论是叶(M. 德·洛贝尔,1538—1616)、果(A. 切萨尔皮诺,1519—1603)、或者花(A. Q. 巴克曼,1652—1723)的特征,而不是根据植物之间总体相似性进行的“自然”分类。但是可以看出他们越来越意识到物种之间天然的密切关系,减少了以植物的用处和与人的关系为标准。

每一种分类方案都代表了雄心勃勃的志向,要把一种新的知识秩序强加在自然界之上,用当时有人的话说,是把“所有的动物与植物简约成方法”。⁸¹多数都包含一种鉴定原则,借助这个原则能够认知个别物种。有些提供了一个列表,纲、目、属、种以及变种,个别物种可以对应其中。在这次欧洲运动中,做出最重要贡献的英国学者是十七世纪后期的 J. 雷。他受惠于意大利的安德烈亚·切萨尔皮诺(Andrea Cesalpino),后者在一个世纪前努力设计出一个以植物果实部分为中心的人为系统。雷本人的体系是自然的,尽管从种子出发,但力图考虑植物的整个结构。⁸²它激起欧洲创造体系的新潮,最终在英国盛行起来,不过后来被瑞典人林奈的体系取代。林奈体系 1735 年出台,1760 年代初期被英国接受。⁸³它是人为体系,就植物而言,以果实、雄蕊、雌蕊部分的数量、状态、比例为基础;他过分重视性,引起了许多拘谨人士的异议,斥责他似有“淫荡”之嫌。要如此仔细探究野花的“私密部分”,人们怀疑年轻女士是否适合从事植物学。⁸⁴ * 大约从 1810 年开始,林奈体系也

* “这些猥亵过程与色情外表,” John Ruskin 写道,“与温和、快乐的花卉学者毫不相干。” *Proserpina* (1875—86), in *Works*, ed. E. T. Cook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 (1903—12), xxv. 390—91。

同样让位于其他更自然的体系。

这些竞相出现的分类并未摒弃过去人与自然界之间古老的类比。所有分类不可避免都带有等级含意；科学分类范畴逐级降低，人类社会单位逐级缩小，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相似之处。如十八世纪后期英国所提出的，林奈体系的确密切遵循了这种平行。“植物王国”划分为“部落”与“民族”，后者所含条目与其说是植物学，不如说是社会学：草是“平民”，“承受的负担、压迫越重，繁殖得越多”；百合是“贵族”，“赏心悦目，美化王国，带来宫廷般的华贵”；苔藓是“仆人”，“为别的植物积累沃土”；菖蒲是“奴隶”，“肮脏、生命力旺盛、吃得少、几乎赤身裸体”；真菌类植物是“流浪汉”，“野蛮、赤裸、腐朽、贪婪、贪吃”。⁸⁵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同化几乎从来没有这么密切过。

不过，尽管它们都具有拟人化倾向，但是新的分类模式表现出一种重要取向，要摆脱以人为中心的旧观念。因为，博物学家不是评定植物的可食性、美、用处，或者道德状况（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被看作毫不相关），而是寻求植物的内在特性，只把结构当作区分物种的依据。⁸⁶这个变化发展得很缓慢，因为在十八世纪后期仍然有一些人认为，之所以需要一种自然分类体系，就是为了有助于准确把握药用植物⁸⁷的用处与功效。但是，最终却带来了全然一新的理解模式。如一位现代评论家所述，“当不再描述植物的用途、数量、大小、气味与颜色，而把注意力完全转向花与种子各部分结构与形式时，的确带来了一场如何理解植物的革命。”⁸⁸到十七世纪后期，植物学不再仅仅是药学的分支，而越来越注重研究植物自身。当然，植物的实际用途仍然很重要，但是，正如林奈的追随者们所强调的，博物学家与医生、化学家、农夫、园工不是一回事儿，他的分类原则也不一样。⁸⁹

在动物学界革命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亚里士多德已经奠定了按照动物身体结构分类的基础。但是，与外部特点相比，现在人们更加注意生物的内在解剖学，放弃了“野生”与“驯养”动物之间的区别，而且在动

物学著作中,功利性思考显然不那么明显了。⁹⁰在十八世纪进程中,一些评论家甚至承认所有分类体系都是人为的、人造的产物。自然本身对纲、目、属以及种一无所知,只有个体存在而已。⁹¹当然,十九世纪,林奈所表示的永恒分类模式会让位于生物学更加动态的形式。在生物学中演化成为基本标准,而不再认为物种永恒不变。但在此之前,假设自然秩序不变与不断意识到人类社会变化的事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矛盾。⁹²

于是,科学家们逐渐摒弃人类中心的象征主义,它在早期博物学中曾占有重要地位。培根论述道,传统上赋予生物的象征意义并非固有,而只是人类的发明。但是,J.雷和他的朋友F.威洛比才是首先明确地摆脱象征传统的英国博物学家。

我们彻底略去[J.雷在1678年写道]在其他作家那里读到的……象形文字、象征、道德、寓言、预示以及其他与神学、伦理、语法或者任何一种人类学问相关联的事物;而只呈现……与自然历史确切相关的事物。⁹³

这个宣言发布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却没那么简单。陈旧态度仍常散见于他们的著作中,同样也存在于后继者的著作中。然而历史证明与寓言传统分裂是决定性的。新科学与象征性思维彻底敌对;在十八世纪,寓意画册渐渐地降为只是孩子们的娱乐读物。⁹⁴富兰克林煞费苦心地把沿袭的传统带进现实中,他反对选择白头鹰当作美国象征,因为它“道德败坏”,是“彻头彻尾的胆小鬼”,它“靠欺骗抢劫”度日,因此不适合代表“勇敢、诚实的美利坚共和国”。⁹⁵

很久以前,许多人就认为赋予动物任何道德特性都很荒唐。1660年,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英国教士)提出野兽既不知晓法律,也没有理性,它们不过按照自然本能行事。因此,他公然抨击

“一切有关野兽节制、感恩、好客、忠诚、纯洁以及婚姻生活方面的话语”。1771年，内兰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英国神学家）补充道，“狼的本能不是残忍而是欲望。”⁹⁶政治类比也变得不那么流行。并非只有霍布斯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迥然不同，以至于蚂蚁与蜜蜂的行为与人的政治活动完全无关。⁹⁷荷兰昆虫学家斯瓦默丹（Swammerdam）解释道，大众相信蜜蜂的管理谨慎而明智，赏罚分明并有一套规则体系，但这一切无法得到证明，蜜蜂只是遵从自然冲动。十八世纪，雷奥米尔（Réaumur）以及其他法国博物学家秉持同样的意见。⁹⁸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十八世纪后期的批评家凯姆斯勋爵抨击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五幕，第一场）中的片段，剧中妻子责备被废黜的国王不与命运抗争，像动物之王狮子那样。凯姆斯断定“这种比喻没什么力量：人与狮子属于不同物种”。人们不再接受把人类与自然世界作社会行为方面的类比。哈特利·柯勒律治（Hartley Coleridge，英国作家）在1835年写道，“应该仔细观察动物本身真正习性，而不应该以人的行为方式描述它们，动物的自然行为与人类行为想象不出可比性和相似之处。”⁹⁹

认为某种动物天生就丑陋的观点也不再流行。每一种造物都有美丽之处，亚里士多德曾说，应该不加限制、不带个人好恶地研究所有种类自然物。¹⁰⁰这种观点在伊丽莎白时代重新提出来。T. 穆菲特质疑道：“如果马以马的标准看是美丽的，而且狗以狗的标准看也是美丽的，为什么甲虫不也是如此呢？除非我们以自己的标准衡量所有事物，才会把与我们不同的东西认为是丑的。”托马斯·布朗爵士（Thomas Browne，英国医生和作家）赞同道：“我不明白我们凭什么逻辑说蟾蜍、熊或者大象丑陋。”科学家重新提出很久以前柏拉图提倡的观点：任何运转良好

68 的事物都是美丽的：驴耳朵或猪鼻子与人体任何部位一样构造良好，具

有实用功能。¹⁰¹ 奥古斯都时代^① 对上帝设计充满信心, 这让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坚信蛇、野兽以及毒虫“具有内在美”, 甚至“一个粪堆或者一堆看起来肮脏可憎的东西”也足以表现自然美。^{102 *}

有了这些原则, 博物学家尽力以超然的好奇心思考整个动物界, 不过不那么容易做到。雷与威洛比无法不苛刻地谴责鹤鹑“差不多与火山鹑一样猥亵, 因为下流和淫欲过度而臭名昭著。”就连林奈的动物学描述也混杂着道德、审美判断; 经英语编辑改编的译本更是随意使用像“可憎”与“讨厌”这样的词语。但是另一些人力求坚持非情感化视角。“猪肯定在所有四足动物中最不纯洁、最肮脏,” 彭南特相当有问题地说, “但是我们应该反省, 肮脏这个念头只是相对我们自己而言。”蟾蜍的长相“让我们感到嫌恶与恐惧”, 但是那些决心平静观察它的人会注意到至少它的眼睛很好看。¹⁰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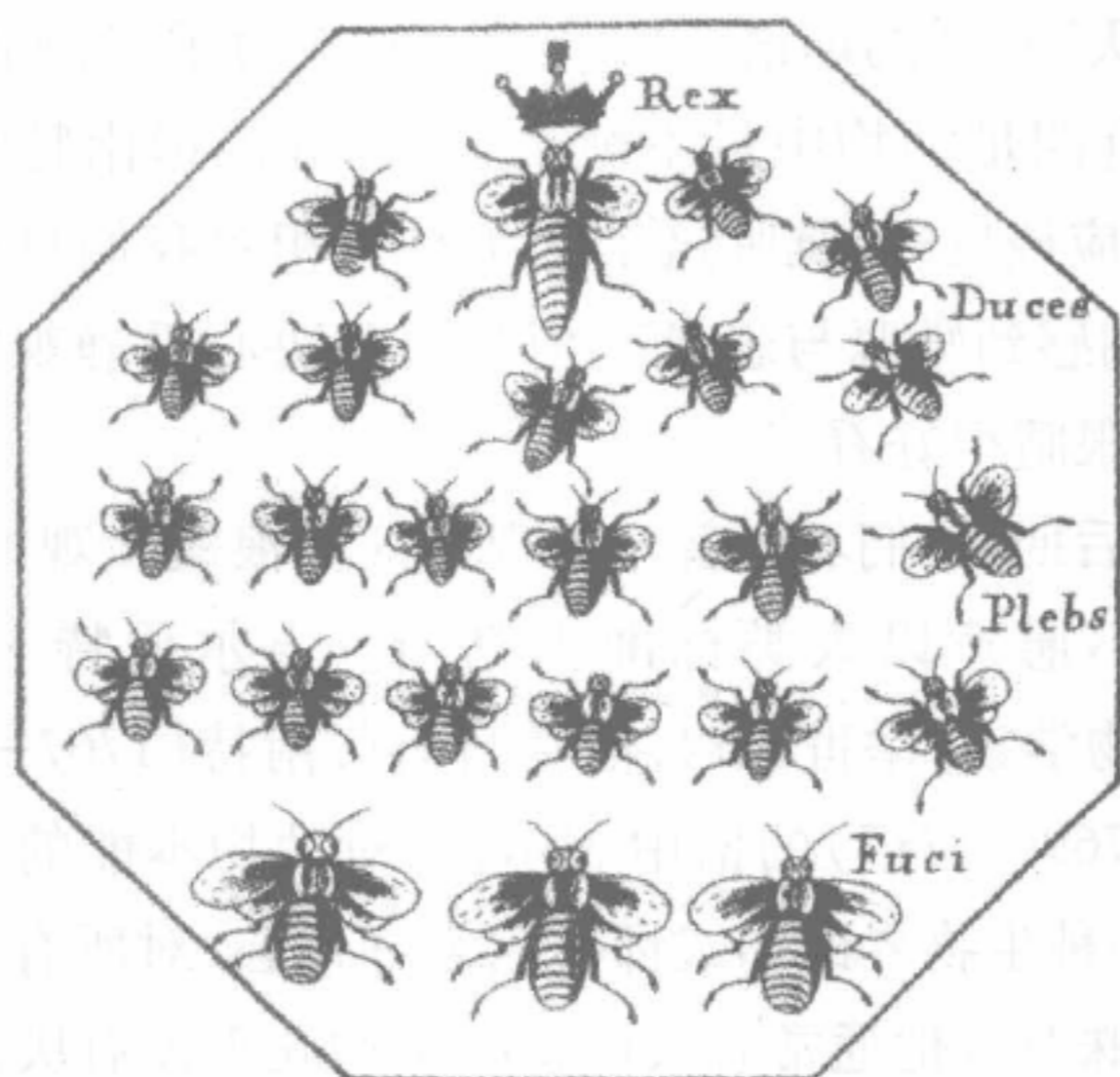
十八世纪后期, 我们看到普遍出现了这种浪漫壮观的视角, 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不愿意以人类标准去判断。吉尔伯特·怀特 (Gilbert White, 英国博物学家) 举世无双, 他在写给彭南特 (1767—1780) 与戴恩斯·巴林顿 (1769—1787) 的信中表示, 他对动物本能的巧妙性感到无比惊奇, 对每一种生物界的形式怀有巨大好奇心, 对所有生命体表示尊敬, 对蟾蜍、蜘蛛及其他通常惹人反感的生物几乎没有厌恶感觉。[†] 这种观点在乔治·斯塔布斯 (George Stubbs, 1724—1806, 英国画家) 的艺术

① 指英国十八世纪前半期, 因为当时国王乔治一世自比奥古斯都大帝而得名。
——编注

* 美学家 U. 普赖斯后来评论“一幅 Wovermans 的画, 画中主要物体是刚装满的粪车; 上面有一些腐肉; 一个扛着脏铁锹的脏伙计, 一堆粪和一条狗, 从他的态度上看, 这条狗很有可能是加上去的”; *Essays on the Picturesque* (1810), ii. xiv。

† 可是连他也用“肮脏”形容青蛙, 用“懦弱”形容秃鹰;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1789), letters to Pennant, xvii; *Gilbert White's Journals*, ed. Walter Johnson (1931; reprint, Newton Abbot, 1970), 130。

中也显而易见,他与早期动物题材画家相比,很克制、超然、彻底非拟人化。在他之后,就是 T. 比维克,埃德蒙·布朗顿(Edmund Blunden, 1896—1974,英国诗人和作家)这样描述他:“如果比维克有意义,那就是在他所展现的那个世界里,狗、鸽子、农妇、流浪汉、老牛都各具特性,要不带有任何人类偏见进行观察与阐释。”几乎与比维克同时代的约翰·康斯太布尔(John Constable,英国画家)不专门从事动物画,但是他持同样的观点:“我一生没见过丑的东西。”¹⁰⁴



二 民间错误

越来越多的贵族、牧师与女士加入,使业余博物学研究成为十八世纪中产阶级最典型的娱乐方式之一。而上述这场观念革命(这个词毫不夸张)不仅影响了职业科学家或者业余爱好者群体;而且也给普通百姓的观念造成重大影响,致使大众对自然的态度之中固有的许多假设成为明日黄花。

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代伊始,人们不无道理地认为农业劳动者对他身边的自然界了如指掌。例如,他拥有大量的词汇,区分驯养动物的复杂的种类。所有田园人这方面的词汇量都相当大:苏丹的努尔人有六个词汇形容牛角形状,十个主要颜色词汇,十二个描述白与灰混和色的词汇;拉普兰牧民差不多有五十个名称形容驯鹿的颜色。¹ 英国乡村词汇量同样大。这可以从十九世纪初收集的方言土语看出。它们是了解在工业革命前夕普通人思想观念的资料,相当精彩,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没有被利用。² 从中,我们发现无穷无尽的术语,按照年龄、雌雄、外表把羊、牛及其他驯养动物分类,密切注意每一个相关细节。例如,在北安普敦郡,一堆牛粪被称为 bumbal;在坎伯兰郡,如果是硬的,被称为“clap”;如果是半液体的,就称为“swat”。³

野生自然界也有同样丰富的术语。猎人也用丰富细致的词汇形容他们追逐的兽类,按照年龄、雌雄加以区分,而且它们的踪迹、叫声、解剖、粪便、行为都有不同的名称。托马斯·厄柯特爵士(Thomas Urquhart, 苏格兰作家)依据这个知识翻译拉伯雷(Rabelais)。他写道:

恶狗汪汪叫、獒嗷嗷叫、羊咩咩叫、寒鸦饶舌,母猪咕噜、公猪嚎叫,狐狸尖叫、猫喵喵叫,老鼠吱吱叫、鼯鼠轧轧叫、青蛙呱呱叫、公鸡喔喔叫、母鸡咯咯叫……天鹅低吟、松鸦唧唧叫、小鸡叽叽叫、百灵鸟歌唱、鹅嘎嘎叫、燕子呢喃、蜜蜂嗡嗡、大乌鸦叫哇哇、红雀叫喳喳、渡鸦叫呱呱、猫头鹰叫呜呜……[等等]⁴

每一物种都同样拥有巴洛克般复杂精细的词集。⁵

于是,掌握足够的自然知识是理所当然之事,不能区分鹰与苍鹭的人太可怜了。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述,也许这类知识源自所有人的普遍欲望,无论多么“原始”,人们都想了解身边的自然环境并进行分类,为了获得知识本身,也为了把某些模式强加给他们环境,从中

得到满足。一位观察家这样描述以放牧为生的苏丹丁卡人，“牲畜带给他们想象中的满足感几乎不亚于物质利益。”⁶ 同样，在英国现代初期，大众对植物、鸟、兽、虫、鱼的分类比纯粹功利目的所需要的分类精细；而且很多含有象征或者情感价值。然而，大众对自然界认识的实用性似乎占上风。捕猎的欲望有力地刺激了对野生鸟兽的兴趣。许多人能够
71 能够通过模仿它们的叫声吸引野兔和要捕捉的鸟；一位十七世纪的作家告诉我们，他认识的一些能够模仿二十种不同禽鸟的鸣叫的人。⁷*

植物界也同样成为实用认识的对象。草本植物作药用在大众层面很普遍。有关植物疗效性的大量知识，有的口头流传下来，有的记录在草本植物志中，随着印刷术的诞生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到十八世纪以后还继续出版。1652 年以来，仅卡尔佩珀（Culpeper，英国植物学家）的《草药志》就有一百多个版本；同类书籍有几十种。⁸《草药大全》（*Grete Herball*）给每一种疾病提供治疗，诸如从面部多毛到“腋臭”或者“睾丸肿大”。⁹农村妇女种鼠尾草，用它做成膏药治疗丈夫背痛。人们用黄精治疗骨折，用地衣治疗肺结核，用旋花治疗口腔毒瘤。¹⁰当出现牛瘟时，农夫在牲畜的耳朵上割个洞，向里面插上熊掌草根。¹¹无论是农舍书架上的家庭草药志，还是农舍外面园子里生长的药用植物，都表明乡村居民对植物界的实用认识以及对植物世界的依赖。后来成为宪章运动者的托马斯·库珀（Thomas Cooper，生于 1805 年）告诉我们，孩童时代他在林肯郡学会如何识别龙牙草、罗丝草、林石蚕等穷人们当作药的草。¹²所有乡村居民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作药膏、通便、催泻、麻醉或者治疗疣与癣的植物。当然，他们的鉴别并非始终正确。1758 年，在哈文特，一个人喝了四匙用毒芹根熬成的汁液后死去，它被错当作泽芹用。¹³但发生这样的事件也促使人们对田野、树林、树篱中的植物形成一种警

* 笔者的孩童时代在格拉摩根郡的山谷中度过，最经常的玩伴是一位农夫的儿子，他能够赤手空拳逮野兔。

觉态度。

当时人们习惯吃的野生植物也比今天的范围更广。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草药学家 J. 帕金森论述道,“通常情况下,人们做色拉就是摘取无论生长在园子里还是田野里的任何植物的嫩芽和叶子,把它们拌在一起。”1667年,约翰·沃里奇(John Worlidge,英国农学家)推荐煮过的接骨木枝芽、蛇麻草芽、荨麻尖、豌豆叶、旱金莲与飞燕草。¹⁴乡下人用吃菠菜的方式烹制繁缕,煮活血丹,用樱草煲汤,腌制生长在悬崖上的海马齿(草药学家罗伯特·特纳认为“采集的危险性难以置信”)。¹⁵

72

植物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实用用途。芦苇砍下来作茅屋顶,灯心草用来照明。蓟花的冠毛收集起来做枕头、坐垫、床垫。¹⁶杏树叶可以防止蛀虫损害衣服。¹⁷马勃用来熏蜜蜂,帮助邻居引火。¹⁸家庭主妇用马尾擦亮盘子,用梣树皮作染料,用牛蒡叶子包牛油拿到市场去。¹⁹乞丐用毛茛根或玉柏使皮肉溃烂,引起过路人同情。²⁰在都铎王朝早期的诺森伯兰郡,小男孩们用百脉根或者蓝铃花里的黏液粘箭。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兰开夏郡,妇女用日光兰把头发染成黄色。²¹其他药草用得更玄乎,有的用于帮助受孕,有的用于解除长途跋涉后双脚疲乏,有的用于阻止小孩子哭叫。²²

因此,难怪博物学一开始依靠吸收大众知识取得进展。都铎王朝时代第一位鸟类学家 W. 特纳从捕鸟者那里获得大量信息,据 T. 布朗爵士后来说,他们能够辨认出许多博物学家不知道的野鸭物种。²³第一位专业植物标本采集者托马斯·威利瑟尔(Thomas Willisel)是克里斯托弗·梅里特(Christopher Merrett,英国科学家)和 J. 雷雇用的研究员,他没受过教育,以前是个士兵。²⁴插图画家埃利埃泽·阿尔宾(Eleazar Albin)遵循 F. 威洛比的《鸟类学》,但是关于许多物种的名称,他不得不依赖伦敦捕鸟人用过的名称。植物学家威廉·柯蒂斯(William Curtis, 1746—1799)从对草药有研究的小客店马夫那里获得对花的喜好。约瑟夫·班克斯爵士(Joseph Banks),后来的皇家学会主席,在学生时代

花钱让卖草药的妇女教他花草名称。²⁵ 医生与药剂师长期依赖这些人供应货源, W. 特纳称她们是“采草药的老妇”。²⁶ 同样, 早期地质学家常常求助于矿工与石匠。²⁷ 迟至 1820 年, 詹姆士·格里尔森 (James Grierson) 牧师在向 (爱丁堡) 沃纳协会提交的一篇“论鼯鼠习性与自然史”的论文中, 还感谢“最有经验、最科学的捕鼯鼠能手”²⁸ 罗伯特·弗莱彻先生的帮助。在这些领域, 书本学习远远不够。一位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养蜂专家评论道: 一位学者也许读过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 “但是当他真正实际操作时, 任何一位村妇都会嘲笑他是书呆子”。1752 年 J. 希尔注意到没有一位博学的鸟类作家把夏季的短颈野鸭列出来, 而它在剑桥郡的威特尔西米尔 (Wittlesea Mere) 很平常, 当地居民都知道。²⁹

但是科学家们的探究比较彻底, 很快就淹没了大众知识。他们的观点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 而且他们很快就失望地发现乡村的好奇心有其局限性。S. 哈特利布说, 农夫不是博物学家, 他们对当地植物的认识留有大片空白。“根据我与农民交谈的经验来看”, 1750 年代本杰明·斯蒂林弗利特 (Benjamin Stillingfleet) 写道, “我国民众几乎叫不出草的名称。”³⁰ 早期植物学家发现, 许多植物就没有任何俗名, 尤其是小植物。大众对所谓“害虫”的认识同样不可靠。蛇蜥和草蛇不加区别地统统被斥为毒虫。³¹ 人们认为刺猬、獾、蟾蜍吸吮母牛的奶。³² 猎场看守员屠宰无辜的松鸦和啄木鸟。园工消灭蚯蚓, 因为据说它们咬噬植物的根。人们说牛被鼯鼠咬伤就会肿胀而死。1834 年, W. 斯温森认为二十个园工中没有一个能知道苍蝇与甲虫的差异。³³ 关于动物疾病与治疗方法的知识很缺乏。

传统农业从而处处显示出无知的状态。要生雄羊羔得刮北风; 母鸡孵蛋应该总是单数; 冬青树种子没有先经过鹌鹑消化就不会发芽; 榆树会从刨花碎末中生长起来。³⁴ 养蜂方面关于这种昆虫及其习性的错误观念比比皆是。³⁵ 民众许多关于野生自然的知识也被发现同样不可靠。据说老百姓相信鱼鹰一只脚是蹼, 这样它就可以像鸭子一样游泳, 另一

只脚分趾,这样它就可以像鹰一样捕捉猎物。³⁶人们认为蟾蜍的头上有宝石,或者相信它们会威胁到牛,因此经常把它们杀死。³⁷在斯塔福德郡,人们认为鼯鼠只有一滴血;在萨里,人们说它只有一只耳朵。³⁸十八世纪在汉普郡,传说欧夜鹰会把致命疾病传给小牛犊。在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克利夫兰,人人都知道大雁只要飞过惠特比上空就会立刻掉下来摔死;要想捉海豹,首先要打扮成女人。³⁹其他地方,有人说麻鸦用芦苇做笛子;知更鸟用苔藓和树叶埋葬死人;兔子变性而且睁着一只眼睛睡觉;獾一边腿长一边腿短;布谷鸟的唾液有毒;马勃会致人失明;蛇在 74 日落前不会死。⁴⁰

博物学家还发现,现代初期大部分人认为植物界充满了象征意义。一些树和灌木(花楸、马鞭草、槲寄生、白芷)被穿在身上或悬挂起来驱邪避魔。⁴¹另一些(月桂树、山毛榉、石莲)被种在房前屋后保护房子不受雷击。⁴²据说迷迭香是“圣树”,只有种植者“正直、公正”,它才会开花,而且它不会超过耶稣的身高和寿命(33岁)。⁴³探矿杖一定由榛木制造,而在迪恩森林里,矿工除非手持冬青木杖,否则不能以《圣经》发誓。⁴⁴许多野生植物一旦采摘,就会带来厄运:在斯塔福德郡,圣伯特伦(St. Bertram)岑木生长在同名的溪流上游,人们认为折它的树枝会有危险。在柴郡,砍伐山上的岑木会有厄运。⁴⁵“妈妈翘”(红色剪秋萝)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小孩子采摘了它会使双亲死去。阴地蕨以“卸马掌”闻名,因为马踩上它会使马掌松懈。内战期间,据说埃塞克斯伯爵的骑兵在蒂弗顿附近的丘陵草原上因此而全军突然失去马掌。⁴⁶妇女如果从仙客来上面迈过去就会流产;约翰·杰勒德(John Gerard,英国草药学家)用棍棒把他花园中的仙客来罩住,避免此类事件发生。⁴⁷另外一些植物具有特别的疗效。普洛特博士(Plot,英国博物学家)对农民们处理牛肿胀的方式惊愕不已,他们把惹祸的齁齁堵在树里,然后用这棵树的树枝抽打牛。让儿童穿过岑木缺口处,可以治疗儿童疝气,这个方法广为流传。⁴⁸在达文特里,据传几个世纪以前丹麦入侵者被杀死后,血洒在地

上长出丹麦草(矮接骨木),如果在战争纪念日割这种草,草就会流血。⁴⁹采草药时有数不清的符咒与仪式。⁵⁰一些保护性植物继续在礼仪场合使用,许多门道含在其中:黄杨、迷迭香、月桂用在婚礼与葬礼上;冬青、常春藤和槲寄生在圣诞节时用;柳树枝在棕榈主日用;绿树枝和花朵在五朔节⁵¹会带来好运。

这些实践活动的关键在于古老的假设:人与自然在一个互动世界里紧密连结。物种之间有比拟性和对应性,而且植物、鸟兽能感应表达、影响、甚至预示人类的命运。刺猬、燕子、猫头鹰、牛和猫发出未来天气变化的信号。⁵²海员观察海燕预报暴风雨,而家庭主妇把壁炉里的蟋蟀当作气压表⁵³。如果椴树比橡树早开花,一定要大雨哗哗。栎瘿里的虫子预示疫病之年。⁵⁴人的运气也可以这样预知。瓢虫、四叶草和黑猫都表示好运。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也是好运气。⁵⁵相反,遇见兔子或者听到狗嗥叫、天鹅唱歌、蟋蟀唧唧叫、大乌鸦哇哇叫、报死窃虫、麻鸦或者猫头鹰叫都是厄运,甚至是死亡的信号。⁵⁶犬蔷薇表示坏运气,不要坐在它的旁边定任何计划;毛地黄同样有“名堂”。⁵⁷如果一座房屋要倒塌(与现在相比,在十七世纪这是一件相当平常的事儿),灾难发生之前,住在那里的老鼠会集体出逃;就像虱子等寄生虫会离开临死之人的身体一样。⁵⁸

遵奉这样的信念,一些物种特别受敬重,不是自然界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发利用。在英格兰的一些地方,知更鸟与燕子近乎神圣,要谨慎小心地加以敬重。⁵⁹在一首十七世纪的诗歌中,知更鸟说道:“人类出于迷信不敢伤害我,因为如果杀了我,或者伤害我,厄运没法躲。”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一位牧师慨叹道:“按照老奶奶的教导,掏燕窝是严重的渎圣罪,比偷教堂的圣杯还可怕。”十八世纪的一首韵文诗写道:“迪克掏了屋旁鹪鹩窝,不足十二个月光景,他的妈妈死于非命!”⁶⁰家燕、鹤、长脚蜘蛛、蟋蟀、布谷、瓢虫、猫头鹰、斑鹁,所有这些物种在英国不同地区如观察家所言:“受到迷信的保护,不能随便加害。”⁶¹

相反,另外一些物种则是迷信的牺牲品。在许多地方,圣诞节、圣斯蒂芬节^①或者新年的时候,捕猎鸱鹀和捉松鼠成了一种仪式。⁶²在北安普敦郡,杀死当季第一只黄蜂是好兆头。⁶³在忏悔星期二^②,几乎各处都有向绑起来的公鸡投掷石块和棍棒的活动。⁶⁴

要想理清这些信仰与实践五花八门的来源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华兹华斯称之为“最淳朴无知的世袭通感”。⁶⁵就像都铎与斯图亚特时代出现的名目繁多的宗教异端邪说,通常很难说明人们对这些观念有多么认真,传播得多么广泛(许多相当地方化),更不知道它们是否形成统一一致的宇宙论,还是应该看作孤立的“迷信”,早已与起初的完整世界观分离了。⁶⁶有许多源自经典,比如普林尼的《自然史》,所以属于学术错误⁷⁶而不是民间错误。十七世纪的T. 布朗爵士与十九世纪初期的威廉·古伯特(William Cobbett,英国新闻工作者)都是敏锐观察家。他们认为经典作家才是大多数英国乡村迷信的始作俑者。正是因为草药志与寓意画册的编者把这些思想广泛传播,英国人才像之前的罗马人一样,继续相信山楂是幸运树,而猫头鹰、大乌鸦不吉利。⁶⁷其他习惯,诸如在圣诞节狩猎鸱鹀,或者在米迦勒节^③吃鹅肉,有可能是从前基督教季节仪式⁶⁸中存留下来的。有一些以基督教的形式存留下来:山楂有保护作用,因为耶稣的王冠是用它做的,而接骨木就是犹太上吊的树;大雁不能飞过惠特比,因为在中世纪,它们因吃光玉米而被女修道院院长赶走了。⁶⁹

其他信念是由不同的、以我们的标准看来错误百出的分类方法产

① St Stephen, 基督教的第一个殉教者,圣斯蒂芬节在12月26日或27日。

——编注

② Shrove Tuesday, 基督教大斋期的前一天。从忏悔星期二到复活节之间的40天中,是基督徒禁食和忏悔的季节。——编注

③ Michaelmas, 纪念天使长米迦勒的基督教节日,9月29日。——编注

生的：把蛇蜥看作蛇，把青蛙看作雌蟾蜍，把鸬鹚看作知更鸟的妻子，或者把布谷鸟看成换上夏季羽毛的鹰。⁷⁰有时，它们反映出某些物种的特殊地位：例如兔子、猫头鹰与大乌鸦，围绕它们汇聚了这么多的预言性信条。但是这特殊地位是由于异教神话中的联想造成的呢，还是由于形象或者行为上的异常致使无法把它们归入现存的分类系统呢，还是出于某些更实用的考虑呢？我们只能猜想。大乌鸦会带来不幸，也许因为它和腐肉有联系。⁷¹燕子表示幸运，也许因为古代人注意到它很少光顾疟疾疫区。⁷²接骨木、花楸和山楂树有特殊的意义，也许因为这些灌木在原始森林被清除后生长起来，与人类生活环境有联系。⁷³但是，我们不能肯定。

不过，似乎也很清楚，许多自然事件之所以注定不吉利，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模糊了“野生”与“驯养”的重要范畴，而诸多大众思想正是围绕这些范畴展开。野生生物侵入人类领域总会引起恐慌：比如一个小镇突然滋生大批松鸦和猫头鹰，又比如一只野蜂飞入农舍，或者一大群
77 鲨鱼跟着一艘船，一只大乌鸦在教堂尖塔上筑巢，一只寒鸦从烟囱上下来，一只老鼠从你脚上跑过，一只知更鸟敲窗户（后者是如此著名的“召唤”，即使在维多利亚时代也会让健康的人卧床不起）。⁷⁴1593年，人们担心伦敦的瘟疫会恶化，因为一只苍鹭栖息在康希尔的圣彼得教堂顶端，而且整个下午呆在那儿不动。1604年一只寒鸦飞过议院，打断了清教徒议员的讲话，不容质疑这是凶兆，随后英国下议院便否决了他发起的那项议案。⁷⁵这与非洲某些民族的态度相似，他们认为林地侵蚀人的定居地就会有厄运；把某些野生植物带进房子不吉利，这个由来已久的观念也显然同出一辙。⁷⁶

另外一种情况也会被看作恐慌事件，那就是当它似乎违背自然常规的时候。如果一棵苹果树同时开花又结果，或者母鸡像公鸡一样打鸣（许多十七世纪时期的主妇会立刻拧断母鸡脖子），那就是坏兆头。⁷⁷

所有这些观念反映出比较古老的看待自然界的方式，与十七世纪

英国科学家试图提出的方式完全不同。对于科学家来说,这些信仰只不过是大众“无知”的表现,证明没受过教育之人的陈述不可靠。

许多这种流行观念此前已经被道德主义者斥为邪恶与迷信。牧师抨击基于自然现象观察得出的种种预言,指出上帝不再利用鸟兽表明神意;因此,把猫头鹰、兔子或者猫看作不吉利⁷⁸是错误的。激进的新教徒对天主教会或者异教信仰的任何残余深恶痛绝。如同一些中世纪的前辈们一样,他们强烈敌视植物可能会有什么保护功能的观念,对植物的象征用处毫无兴趣。一位埃塞克斯演讲者在1617年指出,葬礼中往灵柩上放花环是一种荒谬的偶像崇拜行为。⁷⁹ W. 普林认为圣诞节悬挂常绿枝条属于异教信仰;1647年十二月,伦敦市长巡视伦敦城时,扯掉了居民装饰房屋的冬青与常春藤。教堂不应该用花环装饰,五月柱是偶像崇拜。⁸⁰ 甚至将肉端上桌时插一截迷迭香都被认为是错误的。⁸¹

现在,科学家的写作大大地加强了新教徒对古老世界观的抨击。⁷⁸ 从十七世纪后期开始,谴责“民间错误”越来越成为人们着迷的主题。在斯图亚特时代后期,许多编写或者计划编写郡县自然史的学者对所有预言泉、不祥鸟之类奇迹的传说采取谨慎态度。约翰·莫顿(John Morton)在《北安普敦自然史》(1712)中感叹道:普通老百姓“相信一切稀奇古怪之事,貌似真实的事物往往就被他们信以为真”。⁸² 甚至在十六世纪,植物学家就为大众轻信曼德拉草根的故事感到悲哀,据说曼德拉草根生长在绞架下,从被绞死的人的精血中生长出来,呈人形。W. 特纳警告,都铎王朝时代小商贩当曼德拉草根出售的小木偶是骗子们伪造出来的。⁸³ 关于大众对新天文学的无知也早有评论。“普通百姓”恐怕都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不知道星星之间到底相距多远。据说有些乡下人相信太阳不比货车轮子大。⁸⁴ 到了十七世纪后期,用科学态度对待大众错误成为不容置疑的理性主义。普洛特博士解释道,温斯伯里的矿工们听到空中飞过一群猎犬,其实不过是一群大雁。乔舒亚·查尔德雷(Joshua Childrey)认为,泉水在一年中特定时期的喷发,表面上看

不吉利,却有完美的自然解释。W. 博莱斯说,查理一世插旗帜处的橡树随后就会变白,仅仅是因为感染疾病的树会生斑叶。休·普拉特爵士(Hugh Platt,英国农学家)说,如果格拉斯顿伯里的荆棘在圣诞节开花,那一定有人“在它的根部……施了科学药物”。J. 雷认为鬼火不过是萤火虫。⁸⁵

新博物学家对怪物与神奇动物同样不屑一顾,它们在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中被描述出来,并持续出现在 U. 阿尔德罗万迪、龙德莱(Rondelet,法国医学教授,研究鱼类历史)、K. 格斯纳以及其他十六世纪大陆动物学家创作中。不是所有普通人都相信半人半马怪物、蛇怪或者僧鱼。1607年,E. 托普塞尔甚至说,“普通百姓”不相信有独角兽,对“任何不在他们饲养之列的畜牲”都几乎不信。⁸⁶但是古典神话影响了大众信仰。龙与独角兽在民间故事与纹章学中历久犹存;十七世纪初期还能有这样的报道四处传播:苏塞克斯遭到一条“巨蛇”的毁坏。⁸⁷植物学家 J. 帕金森在 1642 年宣称,独角兽生活在“遥远的、一望无际的荒野上,与其他最凶猛的野兽生活在一起”;R. 洛弗尔在 1661 年把蛇分为 a)“普通蛇”和 b)“龙”,龙又细分为有足与无足。早期皇家学会成员甚至对独角兽的角进行对照实验。⁸⁸但是 J. 雷断然把狮身鹫首怪兽与凤凰从他编辑的 F. 威洛比的《鸟类学》(1678)中删除。独角兽的角最后被证明是独角鲸或犀牛的獠牙。R. 布拉德利认为,龙的故事事实上与鳄鱼有关。⁸⁹随着分类系统的确立,人们越来越对任何奇异生物的报道持怀疑态度,有时甚至过了头:“有没有这样的动物都是个问题,”J. 雷就是这样说河马的(尽管后来他接受这个动物的存在)。至于古典时代流传的侏儒、希腊的半人半兽、狮身人面兽,爱德华·泰森(Edward Tyson,英国医生,解剖学家)在 1669 年⁹⁰解释道:那都只不过是猿猴而已。对人鱼的存在相信的时间较长,但是怀疑论者们同样也可以用博物学术语解释。1752 年 J. 希尔提出,“有可能第一次没有看清这种鱼[海牛],才开始有人鱼以及海妖的说法。这种生物会竖起身子直立几分钟,一半露出水

面;人们从远处正前方看到它这个姿态,好像看到了手和胸,这似乎就是报道看到美人鱼等等的全部起因。”⁹¹

因此,十七世纪后期是决定性时期,大众自然观与学术自然观彼此分离,这刺激了博学的收藏家们的活动,如 T. 布朗爵士、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 英国古文物学家)、J. 雷以及亨利·伯恩(Henry Bourne, 英国历史学家),纷纷对大众信仰、习俗、方言与谚语进行了准人类学的探究。⁹²但也导致十八世纪严肃的博物学家鄙视大众知识。植物学家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驳斥“无知农民道听途说的故事”,因为“幼稚人们”的报道不可靠。B. 斯蒂林弗利特说,牛油呈黄色是由于牛吃了黄毛茛根,这个信仰“表明乡下人对他们每天熟悉的事物多么缺乏好奇心”。威廉·斯梅利(William Smellie, 苏格兰博物学家)同样认为,普通劳动者“完全没有能力用哲学家辨析的目光审视周围环境”。⁹³一位十八世纪的马夫回答不出一位绅士就他掌管的动物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后说:“哎呀,先生!说来我在马厩里也干了十三年了,没想到我对马了解得这么少。”⁹⁴

80



三 术 语

平民大众习惯用俗名辨认身边的植物、鸟和动物,新拉丁术语的引入取代了生动的俗名,致使大众与学者自然观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这些俗名很少是英国语言特有的,通常在欧洲大陆有近似的对应词。其实,今天许多被认为“古老”的花名都来源于中世纪之后;早期英国植物学家发现许多本土植物竟然没有英语名字,于是毫不迟疑地要么把欧洲名称改换一个英国化的名称,例如把 *Superba Austriaca* (奥地利的骄傲) 改成 *London Pride* (伦敦的自豪,耐阴虎耳草),要么重新发明一个全新的标签。W. 特纳命名了“牛防风草”(白芷),约翰·杰勒德(John Gerard)命名了“游者之乐”(葡萄叶铁线莲)。但许多俗名由来已久,而且的确确源于大众。¹

- 81 形象的植物名带有强烈的感官、视觉与人文内涵,与大众宇宙观相一致。有些是《圣经》或者宗教名字,通常从旧时天主教遗传下来:基督梯子(百金花)、圣诞星(虎眼万年青)、所罗门印章(黄精),以及所有提到圣人的名称,如圣约翰花(金丝桃),或者提到处女的名称,如女士坐垫(海石竹)或女士罩衫(白花酢浆草)。相反,还有五十余种人们认为丑陋或者讨厌的植物,名字都以“Devil-(魔鬼)”开头。² 有的因形似动物身上某些器官而命名:狗舌草(红花琉璃草)、熊掌草(臭嚏根草)、猫尾巴草(香蒲)、鸟眼草(福寿草)、鹤喙草(老鸛草)、小马蹄(款冬)、山羊须(假升麻);有的根据植物的气味得名:狗尿(琉璃草)、³ 臭亚力草(臭藜);有的因为可食性而得名:穷光蛋胡椒(独行菜)、调味单身汉(葱芥)、篱芥子、肥母鸡(灰菜);有的按照与人体部位相似而得名:磨坊主拇指(斜盖菇)、老头胡须(铁线莲)、少女头发(铁线蕨)、死人指(猫儿屎);或者因为与服装上的一个物件相似得名:单身汉纽扣(矢车菊)、牧羊人钱包(芥菜)、小丑帽(瓦松)、女拖鞋(杓兰)。相当大部分提到药

用特性：肚脐草（琉璃革）、疗肺草、肾豆（四季豆，“因为它们可以固肾”）、⁴退烧花（小白菊）、裂石草（虎耳草，因为它可以碎石）、尿床草（蒲公英）。另外一些纯粹是诗意的，J. 帕金森称之为荒谬无聊的名字⁵：耐性花（洋凤仙）、诚实花（缎花）、节俭花（海石竹）、赋闲的爱（三色紫罗兰）、正午晚安（芙蓉）、子先父后（款冬，因为花比叶子先出现）、求爱与结婚（旋果蚊子草，暗指花被下来后芬芳日渐消损）、欢迎丈夫归来——尽管醉得不成样子（石莲花）。植物学家认为许多名字应该都是女人想出来的：“我们伦敦淑女把白屈菜叫做柔和的西西利”；“女人们把高报春叫做马背上的急猴子”。⁶

鸟、昆虫、以及其他野生生物的俗名也基于同样的原则。W. 特纳注意到，白尾鹞之所以称为抓鸡鸟，是因为它残杀乡下人的家禽；伯劳鸟叫“屠夫鸟”，因为它把猎物刺穿在荆棘上。⁷ 大毛毛虫是“魔鬼的指环”。食豆鸟又叫“布丁口袋”。青蛙是“荷兰夜莺”或者（在林肯郡）是“波士顿埋伏”。土鳖一碰就会卷成一个球，像荷兰奶酪，因此也称为“奶酪球”。⁸ 几乎每种野鸟都有一个公认的教名，有的一直留存到现代：汤姆山雀、杰克寒鸦、罗宾知更鸟、詹妮鹳鹬、波尔鸚鹞，当然还有迪克小鸟。但是，在十九世纪初期编撰方言词典时范围要大得多；现代初期可能也是如此。杰克面包师（花鸡）、贝茜染黑工（芦鹞）、比利猫头鹰（仓鹞）、“马太小燕子”（红腹灰雀）⁹ 威尔鹳鹬，等等。

82

C. E. 雷文教士（Raven, 1885—1964）是一位研究先锋，坚定地站在现代立场一边。他认为这些俗名展现出“一种民间文学，充满引人入胜的想像与离奇有趣的信仰，但是观念上完全不科学”¹⁰。现代初期学问高深的博物学家出于类似的缘故也不喜欢俗名。许多名字离开特定地区就显得莫名其妙。植物学先驱 W. 特纳于爱德华六世时从南方搬到北方，担任威尔斯教长，后来在国外各处旅游。作为北方人，他对英国各地区繁复多样而令人困惑的用法特别敏感；他的草药书常常注意区分南方与北方术语。例如，车前草在南方叫“plantain”，在北方就称为

“waybread”。¹¹ 草药书显示,通常情况下植物至少有半打完全不同的名称:欧亚活血丹也称为猫儿掌、啤酒蹄、地行腮、地爬腮、酒桶蹄或者干草少女;蓬子菜也叫凝乳块、gallion、小羊肠、少女头发或者野迷迭香。¹² 毛蕊花(Candelaria)名称多种多样,如高蜡烛、巫婆蜡烛、羊毛草、朱庇特杖、野兔胡须以及公牛疗肺草。¹³ J. 杰勒德这样描述糖芥:“在英格兰,我们称这种草为便士花、钱币花、银盘子、刺歌草;在诺福克称为缎英、白缎英,这里的女人们称它诚实花。”¹⁴ 驴蹄草(Caltha palustris)的地方名称有记录的就不少于50种。¹⁵ 昆虫也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名称。毛毛虫在约克郡叫“毛蠕虫”;在赫里福郡叫“昆蛾”;在南部叫做“魔鬼指环”。¹⁶ 就连苹果在国内不同的地方标签也不同: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专家抱怨道:“约翰苹果在一些地方称为Dewzing或 Long-Laster;而 Gooding 被称为老太婆。”¹⁷

许多俗名变化无常,难以捉摸,按照当地的兴致,从一种植物跳到另一种。在某些地方至少有十个不同的物种名字叫布谷鸟剪秋萝;二十余种名为矢车菊或者死人指。J. 帕金森评述道,只要是一种不同凡响的花一律都称为“马背上的急猴子”¹⁸。鸟的名字也同样变化多端:“佩吉”同时是白喉莺、黑顶林莺、园莺、柳莺、棕柳莺的名字。辣嘴比利(Billy Biter)可能是黑顶林莺、大山雀,也可能是蓝山雀。¹⁹

难怪早期博物学家花这么大精力编撰拉丁名与俗名对应的词典。
83 十七世纪,T. 布朗爵士本人宣布对诺福克的村民给当地鸟起的名字“很不满意”;十九世纪,美国鸟类学家联合会发起一场运动,用常规术语取代无穷无尽的地方名称。²⁰ 乡土植物名称头绪纷乱,不受欢迎,因为它给果农行骗提供了机会。J. 帕金森抱怨说,“他们把多数水果的名称都改了,乃至于出售的水果没有几样名副其实”。

国内植物花卉市场的发展也强烈要求名称标准化;为了避免把同样植物加上不同标签出售造成的混乱和欺骗,伦敦园艺家协会1730年发行了《植物编目》。²¹ 农业改良者们为各地区术语含混不清大伤脑筋,

他们也做了类似的宣传。一位乡村绅士在 1743 年呼吁道：“所有植物，无论是草还是野草，都应该一律有一个植物学名称，否则无法辨别，因为几乎每个郡都给出一个不同的名称。”²²

新教徒们也不喜欢旧名，因为带有圣女与圣人的名称让人联想起天主教，甚或因为有任何宗教含意。²³ 任何承载着所谓宗教或保护意义的植物名称，人们便很难接受。同样，任何名称如果继续表示不存在的疗效，也会引起人们争议。十七世纪后期，科学观越来越反对象征说，那就是相信每一种植物对人都有用处，相信植物的颜色、形状与结构从表面设计上就表明了它的用处。诸如，带斑点的草药可以治愈斑点，黄色的草药可以治黄疸，蛇须草可以治疗蛇咬伤。虽然十七世纪中期的草药专家还支持象征说的信仰²⁴，但是 J. 雷与尼赫迈亚·格鲁(Nehemiah Grew, 英国植物解剖学家)却斥之为完全非经验主义。象征说迅速从正统植物学中消失。²⁵ * 与此同时，自十七世纪前期以降，从美洲与东方流入大量新药，致使博学的医生们越来越漠视乡土草本药物。据说早在 1656 年，草药医学就已经受到“鄙视”。²⁶ 十八世纪中期一位作家写道，(单纯)草药的用途现在很受轻视，本土植物让位给外国进口兜售给我们的“洋药”。²⁷ 古老的草药用途只在乡下人和穷人之间流 84 传。据说十九世纪后期乡村阶层还使用古老草药，而且“至少在英格兰北方”，乡下人“还采集大量的药用植物”。²⁸ 然而，对于科学家而言，保留想象的功效与取象比类的植物名称早已不被接受。

最后，人们不喜欢植物与动物古老的俗名，还因为觉得它们太粗鄙。如果有人想要证明几个世纪以来文明情感如何变化，只需要想想现在不用的术语那形象泼辣的本质。因为在十七世纪的农村，还生长

* 剑桥柏拉图派学者 H. 莫尔认为如果所有植物从外部特征上就表明了它们的用途，世界将趣味索然；“稀罕才令人欣喜。”参见 *An Antidote against Atheism* (2nd edn, 1655), 99。

着黑处女毛、裸女、尿床草或尿裤草、母驴屁和牧师的速。在草药园里，能够看到马枪枪与刺刺女；而在果园里，光屁股（欧楂）是人人喜欢的水果。连蟑螂也叫抽抽速，而长尾巴山雀又称为流浪汉毛巾。²⁹ 今天许多更奇特的花名——例如先生女士（斑叶阿若母），是十九世纪有意发明的，就是为了清除过去那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猥亵。一些保留到现在的名称还隐藏着逝去的年代自由自在的牧羊人留下的粗俗含意。十八世纪中期是过渡期，虽然开始删除猥亵词汇，但没有彻底完成。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是乔治二世之女——阿梅莉娅（Amelia）公主的专职捕鼠员，像他这样上层社会的人物也会偶尔不经意用这样的词汇。他在论如何捕捉害虫（1768）的冷印书中提到一种鸟，称之为“白屁股、环状尾巴、巨大褐色的鹰”。³⁰ 不过，在他生活的时代，波克夏美丽宜人的双子山维滕汉姆山丘，还被称为邓奇太太（当地大地主的妻子）的屁股。³¹†

大众与学者术语之间的鸿沟早就存在，在都铎王朝时代的草药书中常常提及。动物种类的名称也是如此，丝毫不亚于植物。W. 佩蒂爵士的父亲论述道，乡村屠户可能是优秀的解剖师，只不过他使用不同的语言，把“腱”叫“搭扣”，把“膜”叫“衣”、“动脉”叫“管子”。³² 随着博学的科学家们用拉丁语为国际读者写作，这个鸿沟加大。标准植物学手册总是用拉丁文写作，比如 J. 雷的综合三卷本世界花草概览《植物史》⁸⁵（1686—1704）及其袖珍《大纲》（第三版，1784）。但是，决定性的一步在于 1750 年代后期与 1760 年代初期，英国迅速采纳了林奈标准化的二名制术语。这是林奈在其《植物物种》（1753）及第十版的《自然体系》（1758）中提出来的。这个体系延续至今；1753 年以前使用的植物学名称如果没有被这位瑞典博物学家采纳，在现代术语中就没有位置。

† 英国地名去猥亵化在十八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仅在北安普敦郡，就有把 Buttocks Booth 改成 Boothville, Pisford 改成 Pitsford, shitlanger 改成 shutlanger; John Steane, *The Northamptonshire Landscape* (1974), 253n.

林奈认为,每一种植物,不管乡土俗语怎么用,都得有两个拉丁名称,一个名称代表属,另一个代表种;而他在《植物学批评》(1737)中提出的规则很严格,不允许按照植物的气味、味道、药性、道德或者宗教意义命名。他认为所有这些都非常具有主观性,因观察者而异。他宣布,“如果一个属早已被人知晓,连普通人都很熟悉,但有绝对错误的名称,那也必须删除。”³³林奈在实际应用中并没有这么严格,因为他在新规则中保留了大量旧的拟人化术语。不过,这样前后不一致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现在他的植物名称使用植物学拉丁文,与西塞罗(Cicero)的拉丁文不同,但同样令普通人遥不可及。林奈的术语体系由詹姆士·李(James Lee)的《植物学导论》(1768)与威廉·赫德森(William Hudson)的《英国植物志》(1762)介绍到英国。自1768年以来,随着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那部非常流行的《园丁词典》³⁴第八版及其后版本的发行,林奈体系得以更广泛传播。在法国,人们认真尝试逐字地把新植物学术语翻译成方言。而在英国这样的努力没有什么成效。相反,植物学家对拉丁语亦步亦趋。³⁵旧俗名要么被彻底忘却,要么降为乡下人和业余爱好者们的权宜用语。

一位同时代人抗议,认为植物已经有了便于使用的英国名称,还要给出个硬邦邦的拉丁名称,这意味着将来只有博学的植物学家才能够鉴别它们:“从植物学上进行分类……只有植物学家才能够分辨……就好像用希伯来语描述英国语法。你要解释它,却把它搞得晦涩难懂。”³⁶诗人们同样哀悼过去俗名的消失,它们能唤起很多联想。威廉·怀特黑德(William Whitehead,英国诗人、剧作家)在“山羊胡须”(现为 *Spiraea Ulmaria*, 榆绣线菊)中这样写道:

飘摇的忍冬恣意狂欢

山羊们虔诚地膜拜,就此名传

直到现代名望的植物家

选择新发明称号

给几乎所有鲜活植物加冕。³⁷

但是专业态度毫不妥协,俗名是科学的障碍。1789年,约翰·贝尔肯霍特(John Berkenhout,英国博物学家)说,“那些不想学拉丁文的人,就不要与植物学打交道。”大约十年之后,仍然用“俗名、土名”辨认庄稼地中害虫的农民发现无法与博物学家沟通,后者不知道他们谈论的是什么物种。³⁸十九世纪,约翰·罗斯金(1819—1900)和其他一些园艺作家一度多情地试图复兴或创造园艺花卉与野生植物的英国名称。³⁹然而,那时学术界已经永久地抛弃了普通话语的语言。



四 变化的观点

随着许多根深蒂固的大众观念最终被遗弃,博物学的内容也发生了种种变化。显微镜的发明使得十七世纪后期大陆的昆虫学家们如雷迪(Redi,意大利物理学家)、列文虎克(Leeuwenhoek,荷兰显微学先驱)以及马尔皮吉(Malpighi,意大利医生)能够进行对照试验,证明蠕虫与苍蝇不是自发地从腐肉中产生。与人们一般以为的相反,只有当苍蝇

接触过腐烂东西,腐物中才出现蛆。这让虔诚的人松了一口气,因为自发产生说暗示造物主可有可无。在此之前,所有的知识分子接受“自发”(或者有时称为“含混”)产生说。当《海洋》(*Oceana*)的作者J.哈林顿被禁闭在伦敦塔时,他相信他的汗变成了蜜蜂;而荷兰医生J. B. 范海尔蒙特(Van Helmont)有一个著名的脏衬衫生老鼠的偏方。¹这种学说有亚里士多德作后盾,很难消除。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作家尖刻地说,“自作聪明者”企图在约克郡沿海饲养牡蛎,把牡蛎从别处移植来,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牡蛎繁殖依靠“海里黏泥温床的功效”。²然而,在十八世纪初期,所有学者都知道自发产生学说现在“被推翻、被丢弃了”。³只是微生物体的产生尚有疑问,在巴斯德之前,许多自由思想家还选择自发产生说。但是只有老百姓继续认为青蛙是天上落下来,相信昆虫从马鬃和腐木中生长出来。⁴

与此密切相关的信仰也同样受到批判,例如有人相信黑雁是从长在树上或者腐烂浮木上的贝壳孵出来的。据W.特纳说,这种观念在都铎王朝初期得到了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所有码头工人们众口一致的证实。事实上,十二世纪的腓特烈二世大帝和十三世纪渊博的哲学家阿尔伯特斯明确地否决了这种说法。⁵J.杰勒德在其《草药志》(1597)中认可了它。但是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Johnson,英国草药学家)在1633年修订与扩充这部著作时,已知道荷兰海员观察到黑雁是从普通的蛋中孵化出来,与其他鸟一样。十七世纪,这种观念在学者中间销声匿迹。⁶同样,十八世纪末,科学家们终于一致同意燕子在冬天确实迁徙到温暖的国度,而不像查尔斯·莫顿(Charles Morton)1703年提出的那样去了月球,或者像亚里士多德、I.沃尔顿、约翰逊博士、甚至G.怀特所认为⁷的那样藏在水下或者头朝下吊在洞穴里。但是许多乡下人不断声称从池塘底部把它们打捞上来,像蜜蜂一样挤成一团。他们还声称发现布谷鸟在树洞里过冬。⁸

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一本十七世纪中期的博物学著作——约翰·琼

斯顿(John Jonston)的《自然界奇妙事物史》(1657年英译本)中,发现十八世纪一位匿名读者作了这样的注释,他写道:把“十七世纪令人震惊的无知与十八世纪的知识相比”,对自然界的认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加;拿琼斯顿与布丰相比较就会看到,“这门科学在一个世纪内所放射的光芒超过之前近5700年[!]”过去那些民间错误、猥亵表达法以及难以想象的谎言“一定会让反思的人感到生活在一个高度启蒙的……时代多么快乐”。⁹

启蒙或许是启蒙了,但是通过逐渐消除充满丰富象征含义的旧词汇,博物学家们彻底击溃了早已确立的自然与人类事物互相呼应的观念。这是他们打碎过去假设的最重要、最具破坏力的方式。一个散发着人性韵味、充满象征内涵、感应人类行为的自然界被取代,他们建构了一个孤立分离的自然景观,供观察者从外部观看与研究,仿佛透过窗子凝视,确信观察对象居于另一个领域,不发出任何预兆与信号,没有人性涵义。加文·马克斯韦尔(Gavin Maxwell, 1914—1969, 苏格兰博物学家)的姨妈是动物学家,她认为研究野生生物“最妙的一点在于我们对它们感兴趣,而它们对我们不感兴趣”。¹⁰都铎王朝时代动物学家没有一个会这样说。

当然,新的科学的博物学家们还远没有彻底把自然界与人类世界分离开。情况甚至相反。当年霍布斯反对把政治主张建立在蚂蚁、蜜蜂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是后来的社会理论家却难以脱离生物学隐喻。实际上生物学本身就保留了显在的社会构成因素。自然界仍然常常被看作(实际的或理想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投射。十八世纪,“存在巨链”支持社会等级制度,而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们不难在“自然经济体系”中领悟到社会流行的现象:劳动分工、憎恶浪费、“看不见的手”的操作。1745年一位评论家写道,

尽管存在着不计其数、多种多样的生物,而且都似乎只为自

己,各自考虑自身的目的;然而……它们全体一起……事实上协同 89
促成整体的力量或方便,整体的美丽与和谐,或者整体的保护;而且,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互惠互利,互为福祉。¹¹

1820年代一位观察家承认:自然的“一切行为如此超凡简单,手段如此简约,用料如此节俭”。¹²几十年之后,马克思批判达尔文把动物王国的自然状态描述为自由竞争,在野兽和植物中看到的是他身处的英国社会:“劳动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¹³通过把最残忍的竞争形式描述在自然秩序之内,达尔文与许多早期作家一道呼吁下层阶级欣然地接受生活的艰辛,因为自然会确保一切向好处发展。他指出,饥荒与死亡是手段,它保证高级动物连续产生;其间“感受不到恐惧……死亡通常即时发生……强壮的、健康的、快乐的得以存活,得以繁殖。”¹⁴

二十世纪后期,社会生物学再一次试图证明一些启蒙运动理论家的信念,认为“管理动物的……社会法则可以启发对人类社会本质的认识。”¹⁵但是,在现代企图通过仔细观察动物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生物学特性,却会遭到那些相信自然与文化为不同实体的人们的反对。社会生物学于是被斥为“意识形态上的规定”,而且被指责为试图证明西方社会的特定制度是生物学上的必然规律。¹⁶人们如今继续借助于所谓“自然性”维护社会与政治纲领,但却遇到比以往更大的抵制。

因此,十七、十八世纪见证了与旧时代假设的根本分离。博物学家不是按照自然与人类比拟与相似的方式领悟自然,而是努力以自然本身的存在研究它。他们绝没有忽视自然对人类的用处,只是不再以那些用处为中心。一种折中的,自以为客观的分类法取代了比较以人为中心的分类方法。科学家排斥按照人性含意去理解自然现象,一如他们 90
他们严厉批判认为鸟兽、植物能够感应人类行为这样的民间错误一样。深信动物与植物对人有宗教或象征意义是许多维多利亚时代乡村百姓

仍然存留的信仰。¹⁷但是知识分子不再支持这种信仰,因为学者们已经相信自然界独立存在,因此也应该独立加以理解。S. T. 柯勒律治论述道,“不与道德世界进行朦胧的类比联系就无法看到或描述自然生动有趣的现象,这表明感受的微弱。自然有其自身的趣味;那些相信并感觉到每一件事物都有其自身生命的人 would 知道那是什么。”¹⁸

此后,系统地研究自然界将要在为了动植物而研究动植物的条件下进行,与对人的功利性和意义无关。这意味着回归到由希腊原子论者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率先提出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分离上,他们坚持认为自然遵循其自身规律性,对人类的道德行为不做出任何响应。¹⁹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教义掩盖了这种本质上现代性的因果律观念,而把自然描述为全能的神的造物,其法则不仅仅被视为客观规律性,而且被视作道德规范。现在,科学家再一次返回到自然与人类社会从根本上截然不同的观念。

然而,虽然博物学家们抛弃了过去许多拟人的假设,但是其他人很难不把自然界看作自身的映像。虽然科学家们驱除了老式观念,但是它又开始以浪漫主义诗人与游客感情误置的形式悄然回归,自然成为他们自己心绪与情感的镜像。要理解自然界是自主运转的,只能用非人类的话语去理解,这还是几乎不可能掌握的一课。

第三章

人与动物

我送你……一个畜牲，它是上帝的造物，一度野性，不过现在已驯服，在你祈祷累了时，让它宽慰你的心灵。

坎特伯雷一位基督教修士致莱尔夫人，1536年

The Lisle Letters, ed. Muriel St Clare Byrne (1981), iii. 350

在场的一位女士说“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习惯把动物仅仅看作机器，由上帝之手精确无误地启动，为保存它们自己和后代做应该做的事儿；但是见到最近在伦敦展出的博学的猪，这些思想被打乱了，我不知该如何思考。”

莎拉·特里默(Sarah Trimmer), *Fabulous Histories designed*

for the Instruction of Children (3rd edn, 1788), 71

证明了人与兽的身体构造同型，再考虑心智简直就是多余。

查尔斯·达尔文，《关于物种演变的笔记》

Notebooks on Transmutation of Species, ed. Sir Gavin de Beer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Museum, Historical Series*), 2(1959—63), 163

第一章提出在英国现代初期,神学家与哲学家往往采取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世界观;第二章论述了博物学的兴起有助于打破这种无论大众还是学者都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下一步将审查人们在农场、家庭中与动物在一起的实际体验如何与当时的正统神学相冲突、最终如何激励知识分子发展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人与其他物种关系的观念。

一 驯服的同伴

尽管神学家们鼓吹人与自然严格分离,但是英国现代初期的现行实践决没有那么严格。正因为大众的荒野自然态度预设人、植物、野兽不可分离地共存在一个大生物圈内,所以人与驯服动物的关系比官方宗教所隐含的紧密得多。

人类的确不是由于情感的缘故才饲养牛、猪、马、羊与禽类。饲养它们要么为了干活用,要么为了食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一位十七世纪后期的传教士谈及为了食用而饲养的畜牲时说:“喂养这些只是为了宰杀:我们杀了它们吃肉,刀刺向它们的心脏而发出的嚎叫与挣扎不关我们的事。”¹宰杀甚至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虽然牛通常在屠宰之前被斧头砍倒,但是猪、小牛犊、羊和禽类却是慢慢地死去。为了让肉发白,先把小牛犊,有时是羔羊的脖子刺穿,让血流出来;然后堵住伤口,让动物再活一天。如托马斯·哈代笔下的阿拉贝拉向裘德解释不应该迅速把猪杀死:

肉里的血要除尽,这样就需要猪慢慢地死去……我从小就看到他们这样做,所以我知道。每一个好屠户都把放血时间留长一些。猪死前应该能保持站立至少八到十分钟。²

此外,肉食用的雄性动物通常在幼小的时候就被阉割掉。长久以来这样做有三大理由:可以使这些牲畜容易控制,不让它在性行为中挥霍能量,有助于生出膘肥、健康、味道鲜美的肉。此外,据十七世纪约克郡农民说,阉割后的羊睾丸加入欧芹煸炒,就是“一道相当美味的菜肴”。³ 不仅羊被阉割,猪、牛、公鸡以及兔子同样会被阉割。未阉割的公牛被认为不适合肉食,除非先让狗折磨够;据称,经过这样暴力处理有助于稀释动物的血,使肉质变嫩。⁴ 因此,在中世纪后期、现代初期,大多数城镇都定下一个规矩,要求屠夫宰杀公牛之前必须先折磨它。⁵ 还建议对公羊也作同样的处理。⁶ 而且,层架式养殖也不是二十世纪的发明。在伊丽莎白时代,“催肥”猪的常用方法就是把它“圈在一个狭窄空间里,狭窄得让它们转不开身子……只能一天到晚地趴着”。(“把它催肥了之后,”接下来,“将刀刺进它的斜肋,让它带着刀跑,直到死为止;(或者)让带笼头的狗慢慢折磨它。”)当时的人说,“它们痛苦地吃、痛苦地躺着、痛苦地睡觉。”⁷ 家禽与被捕猎的鸟常被禁闭在黑暗中养肥,有时还要把它们眼睛弄瞎。人们说,“阉割的公鸡叫阉鸡,塞进鸡笼子里养。”⁸ 人们认为如果把鹅脚蹼钉在地板上,它就会长肉;十七世纪有一些家庭主妇们会砍掉活禽的腿,相信这样可以使肉质更鲜嫩。⁹ 1686年,罗伯特·索斯韦尔(Robert Southwell)爵士宣布“新发明了一种牛舍,牲畜在同一个食槽里吃喝,不四处乱走,一直到宰杀”。多塞特羊专门为贵族与上流社会圣诞宴会饲养,圈在又小又暗的小羊舍里。¹⁰

不过,与驯养动物的关系却比这些赤裸裸的事实所显示的亲密得多。毕竟,畜牲的数量相对来说比今天多,而且它们与主人住得近得多。在现代英国,每三个人拥有一只羊;而在十六世纪伊始,比率正相反。¹¹ 动物们也没有明显被隔离开。到十六世纪,英格兰人习惯吹嘘自己让驯养牲畜远离住处;他们鄙视爱尔兰人、威尔士人以及苏格兰人,因为这些民族中许多人还与家畜吃睡在一个屋檐下,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说“就文明标准而言,非常野蛮粗俗。”¹² 在威尔士,传统上认为牛看

到火就会产出较好的奶,1682年,人们不无夸张的说,“每栋大厦”都是“一个诺亚方舟”,牛、猪、鸡与人的全家杂居在一起。¹³但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回忆道,“直到前些年,柴郡的居民还过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生活,屋子中间生火,牛也在同一间房子里。”¹⁴而同样布局可以在中世纪英格兰的许多地方看到,特别在高地地区。1590年代,约瑟夫·霍尔(Joseph Hall,英国教士,讽刺作家)这样形容北方农夫在烟雾缭绕的农舍里:

94 床脚边饲养着众牲畜,
猪在床肚里,家禽梁下住,
饥饿的住户,我如此猜测,
散落于众生灵的荒芜废墟。¹⁵

在十六、十七世纪,所谓的“长屋”,或者房屋牛栏综合体(指人与牲畜睡在一个屋檐下,通常由矮墙或过道隔开,但是从同一个门进入,里面彼此相通)逐渐地演变为完全是人的居所,建了一座隔墙或者为牲畜另外开辟一个入口,或者把牛栏改作他用,把动物移到农家庭院里单独的牲口棚中。¹⁶1577年,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英国教士)注意到,英格兰南方的住宅里通常不像“我国北方一些地方”那样在同一个屋檐下饲养动物。¹⁷这种变化也许反映出大农场的发展,当然也揭示了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与动物住得这么近。但是人与动物同居一个屋檐下的老式房屋(或者与此风格相近的房屋)在英格兰的北部与西部地区仍然在建造。¹⁸在英国各地,未婚农工睡在马厩或者牛棚的顶层很平常,十八世纪在林肯郡,人们注意到养鹅人对待鹅“相当仁慈,常常让鹅和他们住同一个房间”。¹⁹

现代初期,城镇里随处可见动物,市政管理努力阻止居民在大街上放猪或挤奶,但成效甚微。²⁰伦敦的鸟贩子在自家地窖和阁楼里饲养了

上千只活鸟,而据称詹姆士一世时代一位淀粉生产商在后院养了二百头猪。²¹ 1842年,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英国社会改革家)发现城里卧室还饲养家禽,房间里不仅养狗,就连马也住在里面。²²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知道到处放猪给城市生活带来很多意外事故:它们有时会将稻草带入灰烬中引发火灾,有时咬伤甚至弄死小孩;休·乔姆利爵士(Hugh Cholmley,英国军官,生于1600年)八岁时曾受到大母猪攻击。一直到十九世纪还继续有关于小孩被猪咬伤后致亡的报道。正如O.戈德史密斯所说,即便在城市里,也没几个人不熟悉肥猪和它的生活方式。²³

因为与人住得这么近,这些动物常常被看作个体,尤其由于按照现代标准看,当时的牧群通常很小。牧民认识自家羊的面孔,也认识邻居家羊的面孔,一些农民通过辨别蹄印就能把被偷的牲畜追回来;在汉诺威时代的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根据控告人的誓言,一个人因为偷羊而被吊死,控告人发誓说认出了那只羊。²⁴

95

人们通常不给羊或猪单独取名字,但是牛却有名字;不用人的名字,* 因为要保持一定距离,一般用花的名字,诸如万寿菊、百合,或者形象生动的绰号,常常表明主人的感情态度。在都铎王朝时代的埃塞克斯,有的牛叫好脾气、棕鼻子、老白毛、扣子、小可爱。在约克郡,也有小可爱、好妈妈、金毛、新娘、小迷人、欢迎回家。阉牛的名称平平淡淡,没有多少感情色彩,不过也有一些叫亲爱的或者得意面孔。耕牛被套在一起,有一对老套的名字,为了便于农夫吆喝时把它们彼此区分开:脆脆与卷毛或者老鹰与野鸡(这种组合已经流行至少四个世纪了)。²⁵

人们常常用铃铛、缎带及其他饰物把这些驯养动物打扮起来,²⁶还常常和它们讲活,因为这些主人与笛卡尔式的知识分子不同,从不认为

* 1698年,一位多塞特的大地主提到“我那只撑破肚皮的老牛,称为马修”;
The Retrospective Review, i (1853), 411。

它们没有理解力。哈姆雷特说道：“喂，呵呵，孩儿！来，鸟儿，来。”方言词典收集了大量这种表达法。吆喝鹅和鸡吃食说：“软嘞、软嘞！”“咕啞叽（来啊，我命令你）”；赶它们走开就说：“嘘、嘘！”“哨、哨！”北方人吆喝猪时说“希克、希克、希克”；汉普郡说“嚓克、嚓克”；诺福克说“擎个、擎个”；德文郡人说“簌克、簌克”。萨福克挤奶女工把牛绑好后说，“包克普”。柴郡的人则讲“林特，你”，意思是“走开吧，我挤完奶了。”男人们赶牲口时吆喝道“嚯，嚯”。²⁷

连蜜蜂都是可以与之交流的。当它们云集一起时，养蜂人就打口哨、拍手、摇铃、敲盆盆罐罐。这是古代做法，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是在十八世纪的英格兰还普遍采用。²⁸最开始的目的似乎是警告邻居大群蜜蜂过来了，而且先表明所有权以避免争端。有种解释说“叮叮当当声可以确保你合法地跟随蜂群进入他人地盘，去把它们收入蜂箱。”²⁹但是到了现代初期，农村人广泛认为这种噪音是与蜜蜂说话的方式，可以不让它们飞得太远；还会让它们“结团”，鼓励它们尽快安定下来。³⁰

96 用于役畜的词汇还要更多一些。一位十七世纪作家说，马和骡子“懂马车夫的语言，车夫用专门术语‘咕’与‘吁’之类，就会让牲口前进或停下来，随意地向右转或者向左转。”³¹“嗨，司格特，嗨，勃洛克”乔叟的《游乞僧的故事》中的马车夫吆喝道；在十九世纪的萨福克，“司格特”与“勃洛克”还是拉货车的马用的名字，而“嗨”还是吆喝马的称呼，意思是“向左转”。³²十八世纪的游客听到农夫的男低音与赶牛群牧童们的男高音时，不禁想起大教堂唱诗班里的吟唱。³³至于向马发出指令：噢、嚯、呜、唿、吁、嗨、喔、喂、噗噜、噗，可以列出无限多。这是古代语言，大多数是凯尔特语或者盎格鲁—撒克逊语。³⁴贵族骑手使用比较有贵族特点的词汇。马术教练推荐用“哈，恶棍！”“魔鬼头！”以及“诸如此类威胁的语言”；如果要赞美马，就说“喂，好伙计，好了伙计，好了”。³⁵人所共知，专业驯马师能够通过口哨或者神秘耳语与动物交流；事实上，他们很可能利用了马的嗅觉。³⁶正如十八世纪一位作者所述，如果动物们是

机器,缺乏理解力,传统的驯狗、驯马方法就显得荒诞不经。³⁷一个世纪后恩格斯说,狗和马学会理解人类,其习得程度让“任何与这类动物打交道较多的人不能不深信,很多种情况下,它们都感觉到自己不能说话是个缺憾,但是很不幸这个缺憾无法弥补,因为声带就这样特定化了”。³⁸

驯养动物常被看作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训练狗和马有精心设计的赏罚系统,在训练过程中培养个别“品格”。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写道:“它们的爱、恨、情、欲被当作像人类情感一样对待,进行最严格的教育训练。”³⁹有的固执、愚蠢,有的聪明、机灵。如果它们偷懒或者为非作歹,也会像人类一样受到严惩。1710年,弗吉尼亚绅士 W. 伯德写道:“船长的母狗昨天咬死了一只羊,为此,我们把它放进一间屋子里,由一只公羊猛烈揍它,以改掉它的恶习。”⁴⁰英格兰还真找不到像大陆的法律史上那样的新奇事:审判处决动物谋杀犯。道德家们说动物没有能力犯罪。旧约规定涉及到杀人或人兽性交行为的畜牲要处死,但不是作为惩罚,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憎恶犯罪、尊重人类生命的方式。⁴¹然而,早期英国的基督教会规定处死被人兽性交污染的动物,叮死人的蜜蜂也要处死。⁴²十七世纪,当英国人迁移到马萨诸塞州时,依据《圣经》先例,他们命令(并执行)处死涉及人兽性交案件的动物;1679年,在泰伯恩刑场,一位妇女和一条狗因为同样的原因被一起绞死。⁴³还有许多非正式的对动物的审判。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员捕捉一群鲨鱼并严刑拷打,以报复鲨鱼对他们的伤害。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一头熊咬死了一个孩子,国王命令应该把熊折磨死;1682年,一匹野马遭遇同样的命运。在乡村,如果抓到狗在盗窃或吃羊,常常怪诞地模仿泰伯恩刑场,对其施以绞刑。⁴⁴

因此,在很多方面,驯养的畜牲是人类群体的辅助成员,相互的私利把它们和主人绑在一起,主人指望它们又肥又壮。如 K. 狄格拜爵士 1658 年所说,“就连最吝啬的佃农也会有一头牛给家庭供应牛奶;这是

较贫穷阶层拥有的主要食物……这使得他们对自家的牛百般呵护、细心照料。”⁴⁵在船上,狗和猫完全被认为是全体成员的组成部分,以至于威斯敏斯特第一条例(1275)规定,从法律上讲,只要船上还有动物,就不算弃船。1532年,当“安妮”号渔船从赫尔出发时,很自然地携带“狗与猫”连同其他必需品。⁴⁶

蜜蜂也在人类群体之内,人们相信,它们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就不会繁荣兴旺。一位权威人士说,如果你不爱蜜蜂,蜜蜂就会恨你。⁴⁷如果主人污秽、吵吵闹闹或者不检点,它们就不产蜜。⁴⁸它们不应用来进行下流的金钱交易,而只能用来交换食物或者有用的日用品。⁴⁹当家中有人去世,一定要立刻让它们知道,并给它们一份祭祀剩下的食物,否则蜜蜂自己也会死去或者怏怏不乐地离去。⁵⁰W. 佩蒂爵士认为,如果关于蜜蜂的说法是真的,“那么它们的灵魂似乎……与人的灵魂相似。”⁵¹

因此,的确的确如十七世纪后期一位观察家所述,“农夫与穷人”“不怎么把他们自己与其牲畜分开”。⁵²早晨,他们与牲畜一起到田野中去,白天与它们一起干活,晚上与它们一同返回家中。他们使用的语言表现了与动物之间的亲密感,因为许多描述语相互通用。孩子是 kid (小山羊)、cub(幼仔)或者 urchin(刺猬);童工学徒是 colt(幼马),病怏怏的孩子或侏儒仔不加区别地用同一个词 runt。一位怀孕的妇女被说成“要抱窝”了,丈夫挚爱地称呼她“鸭子”或者“母鸡”,不太挚爱她,就称呼她“母牛”、“地鼠”、“母狗”或者“母狐狸”。当她老了,就会变成 crone,那是掉了牙齿的母羊。在北安普敦郡乡村,一个愚蠢的人被说成“像沃尔顿的小牛犊一样聪明,跑九英里去啣公牛乳房”。⁵³上层社会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同样的亲密性。伊丽莎白女王给她所有的大臣取动物的绰号;1579年,她后来的大法官,克里斯托弗·哈顿(Christopher Hatton)爵士甚至在致女王的信的落款签上,“陛下的羔羊”。⁵⁴

日常生活用语中继续使用动物的类比与隐喻,加强了人与畜牲居住在同一个道德宇宙中的感情,也加强了褒贬词语能够在两者间互换

使用的感觉。固然,这样的类比今天仍然使用,但缺少现代初期通过绝对亲近动物生活所传达出的直接性。有一些人还“像黑鸭一样秃”。但是我们之中多少人曾经见过这种鸟?现代初期,城镇与工业的发展已经在消蚀这种亲密性。阿狄森(Addison,英国作家)在1711年说道,伦敦“街道到处是蓝野猪、黑天鹅和红狮子”。然而,事实上,在十八世纪,动物图案就不像早些年代那样普遍被用作街道标记;引人深思的是,甚至在中世纪后期,商人的商标就几乎不用动物符号,相反,贵族的纹章⁹⁹却把它当作图腾一样使用。⁵⁵



二 特权物种

然而,某些受宠的动物与人类社会保持密切关系,甚至越来越密切。首先是马。没错,英国被公认为马的地狱¹,很多马真是一直骑到死。都铎王朝初期的成语书上说,“随从们从一个哨岗骑到另一个哨岗,累死了许多马”。²它们运载重物时,会遭受严酷对待。1669年一位传教士感叹道,“多少次,我看到它们身负重担而昏倒,双腿支撑不住,翻了过去,后背受伤,翻进田野或大路上,也只能吃一点点草喘喘气。许多次我听到它们不堪重负并遭到狠心车夫抽打而呻吟时,忍不住可

怜它们。到头来,在如此残忍地使役之后,一旦死去,就被扔进沟里喂狗吃。”³ 十七世纪大车、马车的插图千篇一律地显示车夫手持巨大鞭子。1720年代,约翰·盖伊(John Gay,英国诗人,剧作家)这样描述伦敦街道景观:

长鞭挥舞,鞭声缭绕,马儿惊怵,
痛苦的鲜血从肿胀的血管涌出。⁴

有些马在社会上用于比较虚荣的目的,它们也会受到严酷使役。1655年一位骑术教练写道,在田野中奔跑一天之后,它们“会让爱马的人发自内心地同情,看它们这样泥巴巴的、鲜血淋漓、鞭打驱使、精疲力竭,真让人心痛。”⁵ 一旦不能再用,很快就被抛弃。一位传教士说,“谈起不能再干活的马,每个人都会说最好一下子干掉它而不要留着它……虽然它的皮不值多少钱,也比整个畜牲的其余部分值钱。”一位十八世纪的游客认为,老猎马遭受的痛苦是在英国公路上看到的最令人不快的景观之一。⁶ 如格列佛小心翼翼地⁷向慧驷(Houyhnhnm,富有人类理性的马)解释道:

100 马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慷慨、最标致的动物……有教养的人拥有它,会用它旅行、赛马或者驱使战车,它们得到相当亲切、悉心的照顾,一直到它们患病、或者弄跛脚,然后才会把它们卖掉,用于各种苦差事直到死去;死后,它们的皮被剥掉,卖点钱,而剩下的尸体喂狗吃或成为鸟的食物。

1581年一天上午,托马斯·罗思(Thomas Wroth)爵士数到,有2100匹马行进在肖尔迪奇(Shoreditch)与恩菲尔德之间;但是另一位观察家补充道,不出七年,其中2000匹就会因为过度劳累而死在某个沟里。⁷

不过,只要马提升它主人的尊严,它就会受到高度重视。马匹的养护费是比较重的负担,超过付给仆人的工资。⁸ E. 托普塞尔说,马是四足动物中“最高贵、最必要的”。它因为勇敢与“慷慨”的贵族素质而受到赞美,而且因其许多半人性的品质而受到信任。G. 马卡姆不怀疑马能感觉到所有的爱、恨、喜、忧情感。⁹ 纽卡斯尔公爵的马受到如此高级的训练,“以至于它们除了言语之外,与任何理性生物不差上下。”¹⁰ 在伊丽莎白时代,马术指南提供一些残忍的技巧,对付不肯降服的马,其中包括用热烙铁烫马屁股,在马耳边烧稻草,以及在马尾巴下面放一只刺猬或者“刁猫”。¹¹ 到了十七世纪,技巧温和了,通常马术指南建议使用人性化的方法,呼吁在马与骑手之间应该建立“真诚与合作的友谊”。一位骑术教练说,马是“所有兽类中对人最亲近友爱的生物”;有许多像考珀(William Cowper,英国诗人)笔下杰克那样的主人,他

在马鞍上生活,热爱追逐、热爱跑道,

而且总是,在上马之前,亲亲马儿。¹²

鹰是另一种倍受主人珍视的生物。它也因其“精神的伟大”而受到赞美,而且在鸟与驯鸟人之间总能建立一种亲密关系。詹姆士一世时代,一位养鹰人说道,“人与鹰之间再亲近不过了”;主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鹰“爱上”他。¹³

但是,最受宠爱的动物是狗。在英国现代初期,狗随处可见:F. 莫里森认为,从比例上说,英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狗都多。¹⁴ 作为保护私有财产的工具,家犬比乡村警官或者治安法官重要得多,就连反对私人养狗的森林法也承认有必要“在夜晚让恶狗房前屋后吠叫”。E. 科克爵士指出,犬是必需品,用以保卫家庭,警告小偷与盗贼不许靠近。¹⁵ 市政当局则尽力确保白天这种动物要锁好或者戴上口络。不过,它们仍是著名的公害。¹⁶ 在十七世纪中叶 R. 乔斯林的日记中,我们读到一只疯狗咬

了一头猪,猪很快就死了(“上帝保佑没有咬到孩子”);一只大母獒疯了,猛咬乔斯林的儿子;“科尔曼的狗”袭击了乔斯林本人;克拉克先生的狗“向我冲过来,把我的外套撕得不成样子”;而日记作家本人的狗咬死了一只羊羔和一只绵羊。难怪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拼命地躲一只獒”。索尔兹伯里大主教塞斯·沃德(Seth Ward)的传记作家讲述道,有一次,主教下榻“在一位绅士家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剑桥郡”。夜里他去“茅房”,在长长的花园尽头,很不幸,在那儿他遇到一只大獒,白天獒一直锁着,但是夜里就松开了。接下来的打斗描述得惟妙惟肖,结局是沃德博士把狗牢牢地按在地上,趴在上面,不知如何是好。¹⁷

在戴维·劳根(David Loggan,英国画家)所作十七世纪后期版画中的剑桥,到处有狗。圣约翰学院入口有一条庞然大物;三一学院外面有两条,前庭有三条,其中一条受到怂恿正与学院捕获的鹰搏斗。国王学院草坪上有一条狗,两条狗在礼拜堂里打斗(相反,基督学院与三一学院专门雇佣仆人阻止狗进入礼拜堂¹⁸),加起来一共有三十五条狗。而在相应的牛津版画中有不下五十六条,许多狗互相打斗,有的跟在行人后面。¹⁹

十七世纪,许多狗都有实用功能,拉车、拖雪橇甚至耕犁。²⁰它们对于牧羊人、牲畜贩子、农夫、屠夫不可或缺。在豪宅里,它们被用作转叉犬。²¹少数狗甚至用于追踪罪犯。²²狗与主人之间的关系通常很亲密,尤其是牧羊犬,非凡的技能令人频频称道。²³但是通常,人们似乎对这些干活的狗没有感情;当狗老了,没用了,一般就会被绞死或者淹死。1698年,一位多塞特农夫写道,“我的老狗奎恩被杀死了,烤出11磅的油脂。”²⁴享受到真情实感与最高地位的不是这些有用的狗,倒是那些可有可无的狗,尤其是猎犬和玩赏狗。

过去与现在一样,皇家带头开始宠爱闲狗。斯图亚特王室简直被它们迷住了。詹姆士一世有他最喜欢的猎狗:乔勒与朱尔,后者不幸被王后安妮误当作鹿射死了。安妮本人有一幅与一匹马和五条狗合影的

画像,为保罗·范索梅尔(Paul Van Somer)所绘。1611年,他们的儿子亨利让一位佛罗伦萨艺术家给他最喜爱的马画了一张实物大小的全身像,给他本人画了一张与红葵合影的画像;而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冬季王后^①,生活中被狗、鸟与马环绕,传闻说她喜欢宠物胜过喜欢子女。对詹姆士而言,连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英国政治家)都是他的“小猎犬”,白金汉宫是他的“狗的陪衬(steenie)”²⁵。当把J.凯厄斯博士论述剑桥大学古文物的专著呈给他时,据说国王用词相当不雅,“我要这本书有什么用?还不如给我凯厄斯博士的《论英国犬》。”难怪1617年,詹姆士被责爱他的狗胜过爱他的国民。²⁶

他的后继者继续这个传统。1628年,查理一世的妻子在格林威治美术馆由于干预大狗之间的搏斗而早产;晚年,她拜访日记作家J.伊夫林并“述说了……许多她过去饲养的那些狗的聪慧故事,不同凡响”。查理的侄子鲁珀特(Rupert)有一只白色狮子狗,哦,在1640年代可出了风头,招惹许多讽刺评论;而国王本人在1649年被判处死刑时,才与他的狗告别。²⁷ 传闻说查理二世在参议会桌子旁与他的狗嬉戏,人人都知道某某知道某某认识的某某看到他和他的獾散步。²⁸ 他的兄弟詹姆士在任舰队司令时带狗出海,在1682年的一次严重海难中,据说他在许多海员被淹死的情况下高呼“抢救狗和丘吉尔上校!”,他因此名声扫地。这当然是严重的恶意中伤,因为当时至少有一些狗要自己保护自己;传说查尔斯·斯卡伯勒爵士(公爵的医师)和公爵的狗芒珀为了争夺最后剩下的木板很不体面地搏斗起来。²⁹

贵族们趣味相投。常言道,“不爱狗的人就不是绅士。”³⁰ 灰狗与獾常常是贵族们互相馈赠的礼物。³¹ 而且绅士们的猎犬受到许多溺爱。一位斯图亚特时代的评论家论述道,主人们打猎归来时,往往“对狗比对

^① Elizabeth 1619年成为波希米亚的王后,但其夫在位时间极短,故有“冬季王后”一说。——编注

仆人更关心,让它们躺在自己身边,而仆人倒常常因为狗的缘故而挨打;在某些人家的房子里,你会看到美丽肥硕的狗跑上跑下,而苍白无力的人颤颤巍巍地行走”。十七世纪后期,正直的安布罗斯·巴恩斯 (Ambrose Barnes, 地方政治家) 愤愤不平地讲述道,在他父亲家中,晚餐
103 放在火炉边保温,留给打猎回来的人们吃,猎狗倒常常先冲到厨房把肉叼走,但是没有人敢抱怨。³² 猎狗常常比仆人吃得好,而且有时住得也更好;1794年,约翰·宾格 (John Byng, 英国政治家) 注意到,贝德福德公爵猎狐狗的狗窝气派地高过他劳工的小屋。³³ 人们再三指出猎狗消费的食品可以用来救济穷人;³⁴ 贵族强迫佃户为他们饲养小狗,这种做法也受到抨击。“多少次我们看到贪婪的地主强迫佃户用本应该给自己孩子吃的食物喂狗,”十七世纪后期的传教士感叹道,“这是多么野蛮的习俗!”³⁵

在宫廷与富豪之家,到处都是狗。中世纪后期的礼仪书籍中提醒男侍从在主人睡觉之前要先把猫、狗赶出卧室;而且警告宴会的客人坐在桌子旁边不要抚摸猫、狗。³⁶ 1619年,萨维奇勋爵 (Savage) 在朗梅尔福德 (Long Melford) 的家引起特别评论,因为没有猫、狗“把家中任何角落弄脏”,非常整洁。³⁷ 亨廷顿伯爵四世的次子亨利·黑斯廷斯 (Henry Hastings) 在多塞特的家伍德兰德 (Woodlands) 比较典型。1638年,据说大厅里到处撒满了动物髓骨,挤满了鹰、猎狗、獾、小猎犬。墙上挂着最近杀死的狐狸和臭鼬的皮,在会客室里,受宠的狗躺在壁炉前,椅子上是猫的窝,桌子上放着鹰罩,钟和帽子里都装满了野鸡蛋。³⁸ 到了十七世纪后期,上流社会开始鄙视大厅里“撒满狗粪和动物髓骨当装饰”的老式居家方式。富豪之家的前院不让狗靠近;最终,新生活品味导致机器玩意取代狗转叉。³⁹ * 但是,插图表明狗仍然在宴会的餐桌周围跑来跑

* 1723年,在 Gateshead 的 Park House, William Cotesworth 命令把狗轮子搬走,“故意不让狗靠近火,轮子拿走,狗就不会随处便溺”; Edward Hughes, *North Country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2—1965), i. 30—31。

去。1732年,当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去斯卡伯勒时,她被“狗的狂吠、嚎叫”吵得夜不能眠。“我周围到处都是令这个地方优雅绅士们开心的家犬和猎犬”。⁴⁰

在社会下层,情形大致相同。约翰·班扬(John Bunyan)认为一个英格兰人宁愿与狗一起散步也不愿与基督徒在一起。“有些人就是外出走半英里也不能没有狗紧随其后。”养狗者大有人在;亚当·斯密后来说,最穷的家庭通常不用额外花销也能养条狗。⁴¹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新罗姆尼,所有的狗主人都要申报财产;结果我们得到城里的狗的精确列表,从市长的“打着烙印的秃顶大獒”开始,接下来是无数条獾、沙克斯犬(shocks)和转叉狗,到唐顿先生没有尾巴的红色杂种狗。⁴²在瘟疫期,英格兰狗的数量周期性地减少,作为卫生保健措施,市政府竭尽全力(不是没有遭遇狗主人的强烈抵制)消灭这些动物。⁴³但是它们的数量似乎并没有受到永久的影响。至少从1530年代开始,人们就抱怨狗的数量过多,然而,这是连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 1485—1540,英国政治家)都不干涉的几件事之一。⁴⁴时不时会有人提出征集养犬税。在十八世纪,就这个议题立过几个法案,但都不成功。只是到了1796年才开始征集养犬税。⁴⁵据说那时“几乎没有一个村民没有狗”;狗的总数量据估计接近一百万,其中大多数为了满足娱乐而非实用需求。⁴⁶

这种情势反映出逐渐对这一动物的正名。东方把狗看作肮脏的清道夫,这个观念通过《圣经》传播到中世纪英格兰,十六世纪仍然流行。启示录指出,在复活日,狗和其他不洁的生命一样被排除在新耶路撒冷之外。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是指“顽固、无耻与恶毒的人”⁴⁷。但是大多数人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乔叟没有一句好话形容狗,莎士比亚也是如此。在通俗谚语中,没有任何关于狗会忠诚或者亲切的意思;相反,我们有“像狗一样贪婪”,“像屠夫的狗一样乖戾”与“狗一样的生活”。⁴⁸伊丽莎白时代的T.穆菲特注意到,时髦女性憎恨虱子甚至胜过“憎恨狗和毒

蛇”。⁴⁹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传教士说,狗是贪婪与无耻的象征:“最污秽不洁的生物,在大庭广众之下混杂地繁殖”。非国教教徒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同样认为,狗是污秽、残忍、吵吵闹闹的生物。⁵⁰1662年,托马斯·布鲁克斯(Thomas Brooks,英国独立派牧师)把狗与“害虫”划归一类。在十八世纪的油画中,狗往往仍然象征人类比较卑鄙特点:它代表贪吃、纵欲、粗鄙肉体功能以及一般的破坏。⁵¹十八世纪中期的一位作家声称,“在所有国家、所有的语言中,‘狗’就是轻蔑的称号。”⁵²弗洛伊德会说,狗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不惧怕排泄、对性功能毫无羞耻心。⁵³

然而,狗的种类多种多样。

有的叫做猎狗、灰狗、杂种狗、獾、恶狗、卷毛小叭儿狗、水垫子狗(water-rug)、狼狗,全都统称为狗。

獾和混血的狗淫荡、乱伦、污秽且好战凶猛,而屠夫的恶狗难缠、狂暴、乖戾、闷闷不乐。相比之下猎狗却高贵、精明、慷慨、睿智、忠诚而且顺从。⁵⁴

这一差异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狗的地位由于主人地位不同而不同。十八世纪初期一位作家注意到,人们往往饲养与他们的地位相称的狗。乡绅养猎狗,贵族探险家养灰狗与赛特种猎狗。而补锅匠后面往往跟着杂种狗,“乱吠的恶狗”是“街头无赖”的特有财产。

每一个想要养狗的人,

必会认同

品质像本人的品种。⁵⁵

十四世纪后期以来,狩猎规则的特点之一就是猎狗的拥有权限制

在特定社会阶层以上。1567年,这一特性得到利物浦市长的认可,他命令獒与猛犬(即看门狗)必须拴牢,不允许在街上漫游,“以免追逐灰狗、猎狗以及獾之类绅士们的狗,惹出种种麻烦”。⁵⁶

猎狗比较高的地位也反映出中世纪贵族的狩猎情趣;忠诚是它最著名的品质,这并非偶然,因为这也正是侠义骑士的基本美德。到十二世纪,出现许许多多义犬忠诚的著名事例,⁵⁷而且几乎都是猎狗的故事。唯一升为圣徒的狗是一只法国灰狗,在里昂主教教区,它把一个孩子从蛇的身边救出来之后被不公正地杀死了;十三世纪,普通人尊它为圣吉纳福尔(St. Guinefort),在它的坟墓旁表演治愈病孩的奇迹,直到多明我会(Dominicans)抑制了这股宗教狂热。⁵⁸中世纪的坟墓上,猎狗躺在主人的脚边象征忠诚。

在都铎王朝时代,关于狗之忠诚的传统观念有所延伸。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不是猎狗而是獒救了军火库总长亨利·李爵士(Henry Lee) 106的生命;爵士让人给他和狗画了一张巨幅画像,在画像上,他赋诗一首,赞美这动物的爱与虔诚。⁵⁹在伊丽莎白与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文学中,对狗的赞美不限特定品种,而常常概括地表达。狗是最佳动物,因为这个生物与人关系最密切;它“自然、善良、可爱”。⁶⁰约翰·戴维斯爵士(John Davis)在他的讽刺诗 In Cineam(写于1594)中论述道,把狗仅仅与邪恶联系在一起真荒谬:

你说,你像狗一样疲倦,
像狗一样愤怒、病态、饥饿不堪,
像狗一样迟钝、闷闷寡欢,
像狗一样懒惰、嗜睡、游手好闲,
那么,你为什么把自己比作狗?
既然人人轻视狗,
我倒要把你的优点比作狗。

你像狗一样美丽、清秀，
像狗一样真实、诚挚，
像狗一样善良、宽厚，
像狗一样有勇、有谋。

1669年J.沃里奇赞同道，“狗在所有畜牲中对人类最顺从、最深情。它们为了保护主人、主人的牲畜、财产等等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⁶¹

此时，对狗的兴趣发展得如此之深，当时的人们甚至准备就这个问题驳斥《圣经》。传教士J.卡里尔说，在经文中，“狗”“这个词不仅有轻蔑之意，而且指最大的耻辱”；然而事实上，“某些狗身上具有很好的品质”。T.诺斯1686年同样认为，狗一直被认为下流可耻，但是“公正地想一想”，应该把它看作“英雄美德的最伟大象征”，明显表现为“忠诚、感恩与勇气”。⁶²

然而，勇气很难说是这些年代受珍视的另一类狗的特征，那就是女士抱着的玩赏狗：通常指十六世纪初期玩具獾与十七世纪的哈巴狗（中国狗直到十九世纪才流行起来）。这种时尚始于中世纪后期，宠物狗最基本的条件是一定要小。甚至有各种各样的处方教授人们如何人为地不让狗长大。⁶³1576年A.弗莱明写道：它们越小，

107 越能带来更多的快乐，更适合娇滴滴的女士们抱在胸前当做玩伴，不但是客厅里的伴，还是床上的睡伴，吃饭桌上的肉，趴在膝上，坐在马车里咂咂嘴。⁶⁴

殷实人家的女子没有这样一个宠物就不完美；传教士们伤感地哀叹，时尚女子把孩子冷落一边，宁愿“怀抱一只小狗崽”。安妮·博林（Anne Boleyn，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太爱她的宠物狗，以至于狗死去时没有人敢通知她，只好由国王亲自跟她说。⁶⁵佩皮斯（Pepys，英国日记作家）

对佩宁顿(Penington)太太的小狗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描述。她轻率地带它上床,发生了可想而知的不幸后果,狗死去时她那么悲伤。⁶⁶

直到十九世纪,伴随着约瑟夫·泰勒(Joseph Taylor)的《狗的一般特性》(1804)问世,有关狗的感性书籍才开始出版发行。这时兴起了狗展(1859)、狗舍俱乐部基金会(1873),无数诗歌赞美狗有人性的眼睛。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众所周知“没有哪一个文明国土像大不列颠这样把犬族视为人的伙伴,也没有哪一个国度拥有这么多珍奇种类”。⁶⁷

不过,追本溯源,人们在现代初期才开始痴迷狗。到了十八世纪,狗通常被认为是“已知四足动物中最聪明者”,被赞为“人类谦卑的伙伴与可靠的仆人”。⁶⁸默默无语的獒因为主人逝世悲伤过度而死,这类轶事流传久远,早于浪漫主义时代讴歌忠诚老狗的伤感诗歌。还有一种显著的倾向,把狗视作民族的象征。英国狗从罗马时代就紧俏,在伊丽莎白时代,人们习惯上认为它们比任何国家的狗都好。⁶⁹早在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向印第安人出售或者赠送“英国种”的狗;而彼得·贝克福德(Peter Beckford,牙买加代理总督)后来断言英国猎犬是世界上最好的。⁷⁰但首先是牛头犬,因能与比它大得多的对手顽强搏斗而获得了特别的称赞。英国牛头犬被描述为“也许是最勇敢的动物”。休谟(David Hume)同样认为,“牛头犬的勇气似乎是英国特有的。”⁷¹在十八世纪,“古老的、地地道道的英国种牛头犬”被公认为国家的象征:它“在战斗中表现出色,战胜了强敌,在死亡面前临危不惧”。⁷²这个动物巧妙地结合了十八世纪统治阶级头脑中两个先见:重视血统和教养与嗜好侵略战争。

猫的地位上升得较慢。在中世纪,家庭养猫就为了防止老鼠。只是偶尔才把它们当作伙伴或者情感对象,例如九世纪爱尔兰修道士关于他的猫潘格·班(Pangur Ban)的诗歌,或者如十五世纪萨默塞特老克利夫(Old Cleeve)的坟墓,表现一个人把脚搭在猫身上,而猫的爪子踩在老鼠身上。⁷³许多房子主人有意不喂它们食物,以保证它们有动力捉

老鼠。1607年，E. 托普塞尔断定，猫是“不洁、不纯的畜牲，以吃害虫、掠夺为生”。对猫过敏很平常，它们气息的危险性在医学书中有很多论述。⁷⁴都铎王朝初期的课本中包含要求翻译成拉丁文的简单句子，“我讨厌猫(horreo aluros sive feles siv catts)。”直到十六世纪，迪克·惠廷顿(Dick Whittington)^①似乎才获得他的猫。⁷⁵

然而，在斯图亚特时代初期，有许多真正爱猫的人，如南安普敦伯爵三世，有一张纪念他在埃塞克斯叛乱后被关进伦敦塔的画像，上面展现一只光滑、机智的小猫在监狱中与他相伴。劳德大主教特别喜爱猫。在1630年代后期，有人送给他一只最早进口的斑猫，当时的价格是五英镑一只，但很快就相当普遍，取代了青白相间的英国老猫。⁷⁶* 后来一位古董商吃惊地发现，同一个时期，利兹一位地位显贵的商人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在家门上挖了个洞，让猫随便出入“甚至家里最好的房间”。根据笛福所述，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伦敦没有几个家庭没有猫，“有些家庭有好几只，有时家里会有五、六只猫”。⁷⁷

的确，许多人仍然认为猫是任何消遣可以攻击的对象。1638年新年在伊利大教堂，就在唱诗班附近出现了一阵喧闹与骚乱，原来有一位威廉·史密斯在嘈杂的大庭广众面前，把一只活猫绑在叉子上烧烤。几年之后，议会骑兵放猎犬在利奇菲尔德大教堂周围猎猫。⁷⁸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烧教皇游行队伍把活猫填充在燃烧的雕像里面，这样猫的惨叫可以增加戏剧效果。在乡村交易会上有一项流行的娱乐活动，把猫放在篮子里悬挂起来，然后对其射击。1713年，如蒲柏(Alexander Pope)所述，“猫有九命的观点至少让猫这个种族中十只有九只丧命。”⁷⁹

① 英国传统哑剧中一个带着一只猫到伦敦去闯世界的穷孩子。——编注

* 在劳德时代的牛津，后来的狂热派教徒 Abiezer Coppe，当时是默顿学院的邮政局长，“在房间里藏娇……茶点时刻给她往返送了几次肉，途中有人问他这么些肉做什么用时，他回答‘给猫送一点点’”；Anthony Wood, *Athenae Oxonienses*, ed. Philip Bliss (Oxford, 1813—20), iii. 959—60。

不过,态度在变化。十七世纪中期,约克郡达菲尔德的教区长沃尔特·斯通豪斯(Walter Stonehouse)的猫“迪莉娅”死了,他把它葬在花园里,并为之写了拉丁诗碑文。⁸⁰十八世纪,家猫这个生物也成为受宠、被珍视的同伴。古董商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ey)的猫“蒂特”死了,他深受影响,因为它是“不同寻常的动物,是我所知道的动物中最善解人意、最亲切的,还具有许多别的迷人品质”。他“极度”悲伤,相信它的“感性比它的同类高得多”,而且“以不容置疑的方式证明了它对主人与主妇的爱”。C.斯玛特认为,英国猫如英国狗一样是欧洲最上等的。⁸¹很有可能猫是随着国内清洁标准的提高而越来越受欢迎。1809年W.宾利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动物干净、典雅,一些人才对猫“宠爱有加”。但是他也补充道,猫表现了“许多令人愉悦的品质特征”“可以接受相当程度的教育”。十九世纪中期,亨利·梅胡(Henry Mayhew)采访了给猫提供肉的人,得知伦敦至少每十个人就有一只猫,而且猫的数量是狗的两倍。⁸²第一次猫展会在1871年举行。

中世纪,养宠物是殷实家庭的时尚,同时三令五申(徒劳地)禁止修道士与修女们养宠物。十三世纪进口了宠物猴。⁸³但是在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宠物似乎才真正成为中产阶级家庭标志,尤其在城镇,不大可能需要动物们作任何活计,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养得起没有任何生产价值的动物。有宠物猴子、宠物龟、宠物水獭、宠物兔子以及宠物小松鼠(E.托普塞尔谈论松鼠时说,它们除了有吞食毛料衣物的癖好之外,是“很可爱、很令人愉悦的动物,而且是家中最快乐的玩伴”)。⁸⁴在农场,人们养宠物羊,亲自饲养,深情地宠爱⁸⁵。十八世纪,人们的同情心在拓展,出现了宠物野兔⁸⁶、宠物老鼠⁸⁷、宠物刺猬、甚至宠物蝙蝠⁸⁸和宠物蟾蜍。T.彭南特1768年报道德文郡一个绅士家庭养蟾蜍宠物达三十六年之久。他评论“这个家庭判断力强,远远超越世俗偏见”,而且注意到“就连女士们也已经战胜了保姆灌输给她们的恐惧感,急切地要一睹为快”。⁸⁹

最后,说说笼子里的鸟,养鸟要么为了听它们的歌声(如金丝雀、夜莺、金翅雀、云雀以及朱顶雀),要么为了让它们模仿人的声音(如鹦鹉、喜鹊与寒鸦)。伊丽莎白时代的传教士说道:“我们不认为人让喜鹊或者鹦鹉清晰地说出几个字或几句话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詹姆士一世养了一只翠鸟,而查理二世养一只八哥。⁹⁰到都铎王朝时代,商业鸟经销商粉墨登场。十七世纪后期伦敦有一个巨大的鸣禽市场,有些由国内专业捕鸟人捕获,有些奇异品种是从热带地区进口。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每年数以千计进口的金丝雀,到这个时期已经在国内饲养,而且据说数量之多“连小气之人”也买得起。⁹¹在十八世纪,松鸡、画眉、红腹灰雀、八哥、鹁鹑、杜鹃以及各种野鸟都被捉来,在伦敦鸟类市场出售。⁹²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评论家所述,“花鸡向来是深受下层社会青睐的笼中鸟。”⁹³这些鸟可能深受人们的喜爱。S. 佩皮斯的金丝雀死去时,他相当“苦恼”,而十九世纪科学家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到晚年时,回想起童年时代的宠物金翅雀之死还很难过。⁹⁴

某些野鸟不必捉来就可成为名誉上的宠物。尤其像知更鸟,它们为了寻找过冬的食物经常光顾民居,并以其独特的外表深得住户们世世代代的喜爱。在詹姆士一世时代,知更鸟已经被誉为“人类最喜爱的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无数诗人赞美这“家喻户晓的鸟”:“人们最爱的鸟啊,鲜红的前胸,虔诚的神情。”⁹⁵

110 J. 泰勒 1804 年论述了《狗的一般特性》之后,完全顺理成章地接下来论述《知更鸟的故事》(1808),这是一本诗歌集,讴歌被认为“无害”、“清白”的人类的“小朋友”。

111 为了满足个人感情的需要而养宠物蔚然成风,法律本身也相应地逐渐进行调节,把宠物可能当作一份财产的新观念包括进去,虽然它们

不能用来役使、充饥。1521年发生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法官否决了对于仅供人取乐的驯养动物的所有权，认为它们可以被占有但不能被拥有。但是其他法官不赞同。其中一位法官说，“如果我有一只鸚鵡或者画眉，它的歌声让我身心舒畅，它给予我巨大的安慰，如果有人把它从我身边夺走，他就侵犯了我的权利。”即使不构成盗窃罪，但是对这样的鸟可以确立所有权，可以采取个人行为把它要回来。⁹⁶ 1588年，人们承认狗“作为人辛勤驯养之物”，的确是财产所有物。获得法律承认的有四种狗，即獒、猎犬（包括灰狗）、獾和小猎犬。1611年，另一案例确认猴子和鸚鵡可以是商业财产。⁹⁷ 即便如此，法律仍不愿意起诉偷盗狗的人。1655年，迈克尔·多尔顿（Michael Dalton）在《乡村司法》中阐述道，如果饲养狗、猿猴、松鼠、鸚鵡及鸣禽仅仅为了玩乐，那么“尽管它们是家中驯养的”，⁹⁸偷这些动物也不构成盗窃罪。

把宠物和其他动物区别开的特征有三个：第一，宠物可以进入房间。A. 弗莱明把狗界定为“家里的动物或者家仆，用家里的残羹剩饭养大”。但是家仆不一定和家人一起用餐。亨利·凯里（Henry Carey，英国诗人，卒于1743年）在一首诗中写到有个农夫从不让他的獒跨进家门一步，他的老婆把家收拾得

太干净、利索
不能让狗的脏爪子踩过。

相反他的猎犬却

得到每个人宠爱
不受阻碍地在房子里四处徘徊。⁹⁹

甚至现在，农夫也不大可能让干活的狗进入房间，而他的宠物却得

到了相当的优待；正如官员们不让狗出入亨利八世的宫廷，而女士们的獾则例外。¹⁰⁰

宠物也进入教堂，尽管都铎王朝时代的主教们一直极力阻止会众带狗、鹰、猴子进教堂。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甚至贴出公告谴责平民把马、骡子都带进教堂里来。¹⁰¹几乎每一个教区教堂都有一个专门驱赶狗的人，¹⁰²劳德时代，祭坛围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不让狗靠近祭坛。¹⁰³然而，教会法庭记录了大量的案件，例如1632年有个约克郡妇女在牧师分发圣餐时，“把狗搭在膝盖上，用嘴唇亲它”；1593年，剑桥郡某男子把一只狗带进教堂，扰乱了聚会，因为狗身上所有的铃铛丁丁当当响。¹⁰⁴1638年，当雷电袭击威德科姆教堂时，死亡者中包括一条狗，它正跑出高坛门口；1640年的圣灵降临节^①，雷电又击中康沃尔郡位于米尼尔基(Meneage)的圣安东尼教堂时，“一只狗被雷电击死在钟楼里，另一只狗死在跪接圣杯人的脚下”。¹⁰⁵十八世纪中叶，当时有人观察说“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位男仆跟随他的女主人去教堂，一只胳膊夹着大大的常用祈祷书，另一只胳膊下夹着狂吠的杂种狗”。¹⁰⁶

第二个特性，宠物们都享有一个单独的名字。这让它有别于其他所有动物。当然，如我们所见，*野鸟也会被叫做杰克或贝茜，但是这样的名字属于整个物种，而不是指个体。鸟只是比喻地表现人性。狗、马以及其他驯养动物附属于人类社会（转喻地表现人性，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它们早已经有了名字。¹⁰⁷但是，它们的名字仅仅是半人性特征，突出社会距离。从古典时代起，人们就习惯给狗取短小的名字，叫起来方便。猎犬的名称通常带有描述性。当P.贝克福德1781年着手创作《狩猎之思》的时候，人们习惯上给一窝的猎狐犬取同一个首字

① Whit Sunday, 即 Pentecost, 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纪念圣灵降临门徒中间。——编注

* 见上文, p. 82。

母的名字。贝克福德提出了一长串合适的名字,大多数都是形容词或者职业;例如在 E 字母下,他提出 Eager(渴望)、Earnest(热心)、Effort(努力)、Elegant(文雅)、Envoy(特使)。许多猎犬的名字在内涵上具有强烈的阳刚之气:Arrogant(傲慢)、Active(活跃)、Angry(愤怒);Bachelor(单身汉)、Barbarous(粗野)、Boisterous(狂暴)、Ranter(喧嚷)、Ringwood(响林)、Bellman(敲钟人)、Jowler(大腮帮)以及 Merryman(开心汉)流行了几百年。¹⁰⁸

正常情况下,马也没有地道的人名。例如,在都铎王朝时代的约克郡,它们会被称作 Bayard(勇夫)、Rivers(河流)、Sharlocke(夏洛克)、Greywood(灰木)、Burrill(博里尔)、Galloway(加洛韦)、Greenwood(青林)或者 Throstle(画眉鸟)。¹⁰⁹在现代,赛马严格个性化,任何一个动物都不重名;然而,它们的名字不带人性特征,也没有描述性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从一开始英国纯种马的名字就是如此,不过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早期,给母马起的名字明显地具有色情倾向:甜唇、臀妞、玉腿、维纳斯、褐色贝蒂、慢凯特以及心爱的,都有记载。¹¹⁰

在上述种种情况中,绝不可能把人与动物混为一谈。但是一些特殊畜牲的命名则比较模棱两可。例如,伊丽莎白时代,被作弄的熊的名字往往与人的名字无法分辨,如“哈里·洪克斯”、“乔治·斯通”、“布洛姆利的小贝丝”、“坎特伯雷的内德”。¹¹¹显然,它们以主人的名字命名。某些马的名字同样与主人有关。都铎王朝时代,绅士们甚至习惯于从谁那里得到的动物,就以他的姓氏给动物命名。因此,彼得勋爵的马包括枣红马沃德姆、花斑马怀特以及栗色马格雷维尔。1589年,在弗朗西斯·沃尔辛厄(Francis Walsingham,伊丽莎白一世的间谍首脑)的马厩里,有灰马宾汉姆,以理查德·宾汉姆爵士(Richard Bingham,英国军官)的名字命名;枣红马西德尼,以西德尼家族一个成员的名字命名;以及花斑马马卡姆,以 G. 马卡姆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¹¹²泰姆(Thame)的威廉斯爵士 1559 年过世时,遗留下一匹名为莫德·马尔福德的母马

与一匹名为栗色威廉的雄马。¹¹³ 1846年,塔顿·赛克斯爵士(Tatton Sykes)的马也叫塔顿·赛克斯,赢了两千几尼。¹¹⁴

主人越溺爱某个动物,就越有可能给它取人的名字。伯克利勋爵一世亨利有两只与众不同的上等猎鹰,他分别给它们取名为斯特拉与凯特;1626年,埃塞克斯的绅士高恩·哈维爵士(Gawen Harvey)把他的小猎犬连窝遗赠给了哈斯内特(Harsnet)主教,“只留下南希”。¹¹⁵ 布莱恩·德·斯特普尔顿爵士(Stapleton)(1438年)铜像脚下有条狗,名字标为“杰克(Jakke)”,而在格洛斯特郡迪尔赫斯特(Deerhurst)教堂里,大约十五世纪的铜牌记录着,约翰·卡西爵士(John Cassy)的妻子有一只宠物狗,它的名字叫“特利”。¹¹⁶ 当然,宠物常常有非人或者嘲笑人的名字,如 Shock(震惊)、Bouncer(跳跃)、或者 Towser(大狗)。但是有一种反复出现的倾向,十八世纪变得越发明显,就是给宠物取人的名字;这种转变表明宠物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当我们发现 C. 斯玛特的猫取名为杰弗里;申斯通(Shenstone,英国诗人)的猫名为露西;G. 怀特的龟取名为蒂莫西*;索西(Southey,英国作家和诗人)的老獾狗名字为菲利斯时,我们就明白,眼前是一种总的来讲更加亲密的关系。较早

114 时代,道德家们坚持动物永远不能有教名。¹¹⁷ 但是十八世纪后期,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Priscilla Wakefield)描写两只朱顶雀——罗伯特与亨利,分别以主人两个最好朋友的字命名;古董商人约瑟夫·里特森(Joseph Ritson)的一个朋友有一条狗取名里特森;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英国哲学家)有一只雄猫取名约翰·朗博恩爵士,而随着它不断长大变稳重,名字也在改变,先改为尊敬的约翰·朗博恩,继而又改为尊敬的约翰·朗博恩博士。法国流行不同的态度,狗从来没有取过名。¹¹⁸

第三个特性,人们从不吃宠物。这并非美食上的缘故。正如斯图

* 验尸报告表明“蒂莫西”其实是女性; Cecil S. Emden, *Gilbert White in his Village* (1956), 101。

亚特王朝初期的一位作者所言，“猫有时被吃掉，有些人是有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但谁都没有对这种食物感到厌恶。”¹¹⁹这样的动物没被大肆食用，并不是由于它们味道不好，而是因为它们与人类社会关系密切的缘故。当然，因为猫和狗都是食肉动物，人们本来也不能接受它们可以吃；E. 托普塞尔解释道，猫肉危险，“原因与它们日常吃的食物有关，它们吃老鼠、耗子、鸬鹚以及其他靠毒物为生的鸟”；诗人 W. 考珀简洁地提到“狗肉淫秽”。不过动物的社会地位连同它们的饮食共同导致人们禁食其肉。正如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 英国哲学家，讽刺作家)所述，有些人不肯吃“任何每天看得见且很熟识的生物”。¹²⁰所以有玛丽·豪伊特(Mary Howitt)在诗歌“宠物羊被卖”中所形容的创伤；或是某英国游客受邀与三明治岛土著人共同进餐时所遭遇的尴尬，他报道说“一想到吃像狗这样对人忠诚的动物，我们谁都无法继续参加这样的筵席；尽管公正地说，肉本身烤完之后看起来确实不错。”¹²¹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之一；它不可能也是食物。

马也如此，不过把马肉与北方异教联系起来加强了禁忌。在十五世纪中叶，哈特菲尔德的修道院院长决定给佃户们上马肉，巧妙地结束了每年在收获季节要给坎菲尔德领地的佃户们提供一次大餐的负担。野蛮的爱尔兰人才“违背自然”吃马肉。¹²²根据培根的记载，在英国，“某些暴食者”会吃烤熟的小马驹肉，但是大众的态度从十七世纪一首一气呵成的民谣标题中可以看出：莫兰的消息，一名丧心病狂、无赖、粗野、游手好闲的酒保花了十八便士买回一匹肥壮的小马驹，母马已死，他不知道如何亲手养活这匹马驹，就杀了它，烤成肉馅，邀请许多乡邻来吃，¹¹⁵并且告诉他们这是什么，他的狂妄令众人厌恶，且听下面的小曲一一唱来……¹²³十八世纪后期，马肉苦涩、味道不好的观念犹在，偶尔有人提出马肉可以成为英国固定饮食特色，也没有得到多大支持。¹²⁴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许多国家把出售马肉供人消费合法化。但是，1860年代，虽然在兰厄姆酒店举行了一次特别晚宴，菜单以精美法国风味马肉浓

汤开始,中间上马油浇汁的蛋黄酱拌龙虾,最后一道菜是“煮马肩隆”,企图转变英国人吃马肉的态度,但是这次有组织行动彻底失败。¹²⁵

有些反对吃马肉的意见是从实用考虑的:仅仅为了吃而饲养这种动物太昂贵,如果只能吃老马,肉又太硬,只适合劳动阶层。但是后者同样强烈反对把上层阶级唾弃的食物拿来哄骗他们。但在辩论的背后不难发现一种情愫,人们认为马太高贵,与人的关系太密切,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只有在极度饥荒情况下,英国人才会打破大家默认的禁忌。在1620年代艰苦条件下,许多家庭把狗肉看作“美味菜肴”,把猫肉煲成“香浓的肉汁”。内战期间人们吃马肉,但是仅仅作为万不得已的手段而已。¹²⁶

同样,人格化观点也扩展到野生鸣禽,云雀、朱顶雀、画眉曾经在英国饮食中是非常流行的菜肴,后来慢慢地从中产阶级菜单中消失。消失只是个逐渐的过程,在十九世纪晚期,每年仍然把大批云雀送到伦敦禽类市场销售。即便如此,维多利亚时代对小鸟的消费已经不像斯图亚特时代那样普遍了。据说无法理性地解释“为什么在英国,除了鹞以外,射杀任何小鸟都被认为是不良行为,而在意大利,小鸟是准许捕猎的猎物”。¹²⁸不过,一定是日益增长的繁荣首先导致英国人认为把小鸟做成一道菜太麻烦,如J.雷所说,“不值得调味,更不值得花火药和子弹。”T.彭南特在十八世纪后期论述到过去相对贫穷,所以“我们的先人如当今的意大利人一样地普遍吞吃小鸟”。¹²⁹新感性的发展也促成了这种变化。

1665年J.雷参观意大利的时候,他不安地发现意大利人“连最小无辜的鸟儿也不放过……知更鸟、各种雀类、山雀、鹌鹑、鸫……可以想像,不久,他们就会消灭国内所有这类鸟”。一个世纪之后,托拜厄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英国作家)写道,穿越法国南部旅行时

听不到黑鹇、画眉、朱顶雀、金翅雀或者任何其他鸟类的歌唱,一片静寂。人们为了自己的生计,不遗余力地捕杀,可怜的鸟儿要么被

消灭光,要么被赶到别的国家逃生去了。

1840年代,当孟买前总督芒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在意大利旅行时,看到当地人煮食夜莺、金翅雀,特别是知更鸟时,他惊恐万分:“什么!知更鸟!我们家庭里的鸟!我简直都要吃孩子了。”然而,在伊丽莎白时代,“红胸脯知更鸟”一直“被认为是一道味道清淡的佳肴”。¹³⁰

到1700年,沉迷养宠物的种种症状明显出现。宠物往往比仆人吃得好。它们被戴上环、系上蝴蝶结、插上羽毛、挂上铃铛,打扮得漂漂亮亮;它们越来越成为家庭合影绘画的固定角色,通常象征忠诚、对家庭的挚爱、十全十美,虽然有时(比如狗)也标志淘气不恭。¹³¹与此同时,贵族家庭越来越渴望家庭中到处挂满他们喜爱的狗、鸟、马的单独画像。这种时尚肇始于詹姆士一世时代,当时,J.哈林顿爵士有一幅“精美画像,描绘得很奇特”,画中是他那只神奇的狗——邦盖(Bungey),关于它的生平与业绩,他详细地讲给了年轻的亨利王子听。¹³²王政复辟之后,在维尔拜克(Welbeck),纽卡斯尔公爵的马的画像有一打以上,与实物一样大小。1681年,在位于阿什利奇(Ashridge)的布里奇沃特伯爵家的大厅里,“主人一些良马按照原尺寸画出来”。¹³³艺术家如约翰·伍顿(John Wootton,1688?—1765)与詹姆士·西摩(James Seymour,1702—1752)都促进这类肖像画法的普及。十八世纪后期的一位绅士认为,绘画的目的不应该有伤风化地再现裸体维纳斯和垂死的圣人,而应该通观我们的祖先,恢复对从前的马与忠实的狗的记忆。¹³⁴正如专画赛马的本杰明·马歇尔(Benjamin Marshall)所说,“我发现许多人肯付我五十几尼为他的马画像,而付十个几尼为他的妻子画像都会觉得太贵。”¹³⁵ 117

当心爱的宠物死去时,主人会非常悲伤,会撰写墓志铭、挽歌纪念它们的离去。这是一种古典习俗,现在又复活了,有时滑稽可笑,但是往往的确带有真情实意。¹³⁶十八世纪,宠物的遗体会由方尖石塔或雕刻

的坟墓覆盖。¹³⁷如果主人先去世,它们可以参加葬礼;而且十七世纪后期以来,它们甚至有望接受遗产作为生活费用。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四世(卒于1773年)给他的马留下遗产。埃尔登伯爵一世(卒于1838年)把钱留给拉车的马和他的狗“品特”。里士满的公爵夫人弗朗西丝·斯图亚特(Frances Stuart)遗赠一笔遗产用来抚养她的猫。¹³⁸

最典型的宠物主人是单身汉牧师兼诗人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在1630年代他养了一只猫、一条獾、一只宠物羊、一只麻雀和一头猪(后者被教会用大啤酒杯喝啤酒)。¹³⁹同样典型的是艾伦·埃普斯利爵士(Apsley)的女儿,即威廉·文特沃思爵士(Wentworth,卒于1692年)的遗孀伊莎贝拉。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她有母狗“法卜丝”、猴子“帕格”(她在它临死时为它画了肖像)、鸚鵡和另外五条狗。“法卜丝”会被带进教堂,“规矩地坐在那儿”,而女主人看不到它就坐卧不安,“特别是如果一条狗碰巧被射中,我就会六神无主,直到看到她为止”。另一只宠物狗“珍珠”生病了,穿上“为它特制的合身的小睡衣……给它的腿套上袖子”。¹⁴⁰

宠物是孤独者的陪伴,疲惫者的安慰,无儿无女者的补偿。它们表现出那些往往证明人类都缺乏的美德(“忠诚的狗,不忠诚的人”,一首墓志铭这样写道);它们为家仆树立榜样:

这里安息的是人类的典范
一条安分守己、尽职尽责的义犬。¹⁴¹

狗忠诚不渝,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称之为“对主人之爱”,毫不意外,人们如此珍视它们始终不渝的忠诚,后来制度化地在名犬大赛(Crufts)中形成“服从”赛。它们倍受重视,因为被看作是理想的任劳任怨的仆从,或是永远长不大的模范孩子。正如E.伯克与约翰逊博士两人所说,对宠物的感情很少不夹杂着成年人的优越感与轻蔑。¹⁴²

只是偶尔会发生养宠物激起人们混淆造物不同秩序的欲望。人兽性交频频遭到当代道德主义者谴责,这表明可能确实存在这种诱惑。118 “这是一个深渊,少数陷进去的人很难从中爬出来。”理查德·凯珀尔(Richard Capel,英国教士)在1633年警告道。¹⁴³我们从S.佩皮斯的坦白中得知,当把一条狗带来与他的小母狗交配时,他感到嫉妒(“上帝饶恕我”)。但据十七世纪后期一位传教士说,“我们大家很少听说过这样的罪行。”¹⁴⁴审判记录并不显示人兽性交是常事;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肯特发生十例,埃塞克斯发生八例,苏塞克斯五例,赫特福德四例,萨里三例。肯特、赫特福德与苏塞克斯在詹姆士统治时期一个案例也没有;在1620年至1680年间,埃塞克斯仅发生九例。¹⁴⁵这是农村犯罪行为,通常涉及到牛和马,似乎很少是发自主人与宠物之间情感的升级。

今天,西欧养宠物的规模无疑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这反映出现代男女回归自己小家庭去寻求最大情感满足。它与城市化同步迅速发展;具有讽刺性的是,空间狭窄而没有花园的公寓实际上刺激了对宠物的所有权。环境无菌、与世隔绝,而且通常不能与别的动物接触,宠物是主人的生活方式塑造的动物;许多人感到为了感情完整,有必要养一只依赖性的动物,这个事实表明我们“原子化”社会的一些问题。¹⁴⁶因此,现代初期城市中产阶级流行养宠物,有其社会的、心理的,当然也包括商业上的真实重要性。

此外,它还有知识内涵。它促使中产阶级对动物智力得出乐观的结论;有关动物睿智的趣事不胜枚举;* 它激发人们产生动物也有性格与个性的观念;而且打下了一个心理基础:或许至少某些动物有资格享受道德关怀。有一点并非巧合:许多在十八世纪为动物代言者(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是像蒲柏、考珀或边沁那样与猫、狗或其他宠物结成亲密关系的。(边沁还是那些不幸者之一,他既喜欢猫也喜欢鼠。)¹⁴⁷尽

* 参看下文, pp. 121, 126—7。

人皆知,厄斯金勋爵(Erskine,英国政治家)有几条心爱的狗、一只心爱的
119 的鹅、一只心爱的金刚鹦鹉、甚至还有心爱的水蛭,他以当时两名外科
医生的名字为水蛭命名。那么,得知正是他在1809年向议会提议反对
虐待动物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¹⁴⁸

我不忍
对爱我的畜牲不仁。

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英国玄学派诗人)的《仙女悲叹牧神之死》提醒我们,宠物与主人之间能够织就感情的纽带;而乔叟笔下的女修道院长不仅在有人鞭打她的狗时哭泣,而且也为老鼠被陷阱捉住哭泣。她告诉我们同情能够从宠物延伸到其他动物身上。¹⁴⁹正如一位持反对意见的评论家评述1870年代带头反对活体解剖的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爱尔兰女作家,社会改革家)时所写:

她的狗、她的猫对她很重要;想到它们受苦她就坐立不安……
她不是在保卫一般有感觉动物天生的权利,而是在为她特别喜欢
120 的一些动物进行辩护。¹⁵⁰



三 缩小的差距

毫无疑问,观察家庭宠物有助于产生动物有智力与性格的主张。我们从十六世纪就能看出这一点。凯厄斯博士就宣称,“那儿有一些狗,不能忍受燃烧的煤散落在壁炉周围,就用它们的爪子把滚烫的煤拨到一起,先自己思考与研究怎么做才更方便。”斯图亚特时代也有这样的例证,像威廉·拉梅塞(William Ramesey)这样的鸽子爱好者会花几个小时观察他们的鸟,并欣喜地发现“母鸽与公鸽相互爱恋,彼此忠贞不渝,母鸽顺从公鸽,公鸽对小鸽子格外关爱”;J.奥布里“从一条勇敢的斑纹獒身上”看到了“正义与憎恶压迫的火花”,“这条斑纹獒在杰明街上为了打抱不平,狠狠地扑向一条巨大的恶狗,那条恶狗……差一点杀死……一条可怜、弱小、对谁都无害的杂狗。”¹ 十八世纪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无论是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英国画家)对他的牛头梗“邦珀”的描述(“一条最杰出、睿智的狗”);还是理查德·迪安(Richard Dean,英国教士)所称,他知道有的宠物“宁愿被吊死也不会去偷盗,即使受到巨大诱惑也不会”;亨利·尼德勒(Henry Needler)回忆起那匹马在朴次茅斯造船坞,每当听到十二点的钟声就会停止干活;还有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英国医生,科学家)驳斥动物因为不能订契约就没有权利的旧观念:

难道每天的观察还不能让我们相信它们彼此之间,[而且]与人类之间形成了友好的契约吗?当小狗与小猫一起嬉戏,难道不是默许彼此互不伤害的契约吗?难道你心爱的狗没有期望你每天喂它食物,作为对它那服务与顺从的交换吗?²

到这个时代,证明狗、猫、马“非凡睿智”的轶事故事正成为成熟的文学类型。³ 如大多数文类一样,它也有古典文学的原型。艾利安(Aelian,即 Aelianus,古罗马修辞学家)、普林尼与普卢塔克都讲述过动物聪明才智的故事,例如尽职尽责的大象感到自己的表演还不娴熟时,就会在半夜起来练习跳舞。不过,极大地刺激人们对动物才智的信心不断上升的是直接体验,而不是古典传统。对宠物的观察和养家畜的经验都支持动物可能有理性、敏感性、反应能力的观念。正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英国小说家)所说,“每一位与体面的、‘绅士般’的狗相交甚广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狗通达最高人性:狗既然如此,那么从一定程度上说,动物们普遍如此。”⁴

正是在这种养宠物的背景下,我们将会观察到,科学家与知识分子在现代初期日益倾向于打破早期理论家们努力树立的动物与人之间的严格界限。

对传统观念的抨击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有一些人认为人在道德上不比动物高尚,甚至可能更糟;还有一些人说动物智力上几乎与人的智力水平一样高。前一类人包括怀疑论者与自由主义者,他们就像古代犬儒哲学家们一样鄙视人性学说,极力主张人在本能倾向上像畜牲一样,能够犯下动物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罪恶。人文主义常说,人类拥有理性与自由选择,因而人类在道德上能够下降到无限的深度,而动物不能;所谓动物本能比理性更不容易犯错。⁵ 众多的评论家们指出畜牲不酗酒也不说谎,不是虐待狂也不对同类发动战争。詹姆士一世时代主教说:“任何一种畜牲,就算最坏,也无法与人类相比拟。”约翰·洛克承认:“人类胡思乱想的大脑放弃理性时,可以让人的兽性降到比动物水平还低。”⁶ 1683年T.特莱恩写道,可以肯定,与那些“道貌岸然、自吹有理性灵魂称号的胡须动物们相比”,狮子与老虎不比他们更“野蛮、残忍,鹅与驴子的愚蠢不及其一半,狐狸与驴没有他们无赖、荒谬,狼也不比他们更贪婪,山羊也不比他们更淫荡。”⁷

有些怀疑论者乃至坚持认为人与动物一样死后注定要消失。这就是十七世纪许多法国自由主义者所秉持的观点,英国有他们的信徒,而且不止局限在高级知识分子阶层。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乡村唯物主义者,如威尔特郡的绅士约翰·德皮尔(John Derpier)一样,1622年他相信“没有上帝,没有复活,人和畜牲一样死去”。不过从宗教法庭记录里发现了许多这样的怀疑论者,而且还在不断发现。⁸家畜的主人很清楚人和动物的尸体从外表腐烂的方式上看没有区别。他们常常感到很难相信其中一个灵魂会生还,而另一个的灵魂就彻底消失。在欧洲 122 中世纪,许多地方都有农民怀疑论者相信人和牛的死相同。用《传道书》(3:19)的语言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⁹

一种不太极端的立场就是凡人论者(mortalist),他们的学说认为灵魂与肉体一起沉睡,直到(最后审判日)人类的复活,两者一起醒来。这是英国现代初期人们广泛持有的信念。¹⁰无论是像霍布斯或弥尔顿这样的个人,还是像马格莱顿教派^①、以及大部分喧嚣派^②与家庭主义教派,都相信人与其他自然万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理查德·奥弗顿(Richard Overton,英国内战中平均派鼓动家)在其《人类必死性》(1644)一书中写道,“如果人类堕落,而畜牲因为人类的缘故也受到诅咒,那么人一定和它们一样终有一死。”¹¹正因为如此,这异教才如此有冒犯性。通过驳斥基督教的灵魂与肉体二元论,否定精神独立于肉体而存在,凡人论者不只是削弱了奖惩报应信念(人们认为下层阶级的善行需要倚赖于它),而且也抽走了支撑人类有权统治低级物种的基本支柱。当奥弗顿论述人类与畜牲同样难免一死时,他被指控背叛人类罪。反对派说,“这个危险的叛徒,企图剥夺人类优越性。”¹²K. 狄格拜爵士

① Muggletonian, 1650年创立的英格兰清教徒派别。——编注

② Ranters, 狂热排斥一切教会、牧师、宗教仪式的教派。——编注

也认为,“宣布灵魂必死就清空了所有的道德,把人变成了畜牲。”“无神论者”与“享乐主义者”于是就会与以下观念产生联系:就同样都有一死而言,动物与人平等。¹³在凡人论者看来,人类高于畜牲的卓越之处只有在(最后审判日)人类复活中显现出来。¹⁴

123 十八世纪,这种异教对人类所谓的独特性进行攻击,得到像拉梅特里这样的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有力支持。他批判了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的古老差异,而这差异正是人与自然分离的基础。他们尽管承认人类的能力非常优越,但是也同样认识到动物与人的智力有相似的生物学解释。拉梅特里写道,“从动物到人,转变并不剧烈。”¹⁵怀疑论者博林布罗克子爵认为人本质上就是动物。他写道,人性取得的卓越成就很可观,“但是,尽管伟大,也无法让我们脱离动物性阶层……形而上学主义者幻想自己纯粹被智力包裹起来……他们也会感到饥渴,一阵石头打来时他们也会大声吼叫。”他的一位读者评论道,博林布罗克运用人类最高级理解力证明自己是个野兽。这类唯物主义者在英国转变了許多人。1699年,E. 泰森评论道,“古代人热衷于使野兽成为人,而现在,最不可理喻的竟是人类突发奇想要使人成为纯粹的野兽与物质。”¹⁶古文物学家马丁·福克斯(Martin Folkes)是皇家学会主席,有名的不信宗教者和嘲笑者,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一提到摩西、大洪水或者其他宗教事情他就会大笑,因而名声很坏。当时一位评论家论述道,“他认为动物与人没有差别,并且表示自己是所有猴子的教父。”1773年,这样的人在国会上被伯克谴责为“怀疑论者,竭尽全力把我们降到比野兽还低贱的地位,乐此不疲地劝人相信我们比那些在猪圈里打滚的动物还低级”。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如埃弗拉德·霍姆爵士(Everard Home, 1756—1832, 皇家学会会员)那样,坚持认为人的头脑不过是物质排列得精密而已,人类只是凭借身体结构的优势优越于其他动物。¹⁷

论证人类不过是动物的异教徒和唯物主义者不乏追随者,但是

直到十九世纪,他们仍然居少数。总的说来,还不是典型的知识界观点。另一方面,相当多的人愿意承认动物不比人差多少。毕竟人与动物的智力差异长期以来被许多人描述为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如1679年一位评论家所述,“一些野兽的行为中含有理性痕迹、散发着推理的严密性,这些尽人皆知,普遍接受,平常得不容置疑。”¹⁸中世纪基督教把人刻画为独特唯一的,但是在古代经典时期,人们通常认为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类同之处,理性并非人类独有的素质。¹⁹甚至在基督教时代,神学家们也显示人与动物比人与上帝关系更密切。²⁰

人们广泛秉持的存在巨链观念同样模棱两可。一方面,它假设一个清晰的造物等级,人类高于野兽、低于天使。另一方面,它又表明存在巨链上没有缺口,每一个物种不知不觉地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这样使得人与动物的区别界限非常不明显。²¹因此,1615年,当约翰·普雷斯顿(John Preston)与马修·雷恩(Matthew Wren)在剑桥当着詹姆士一世的面举行一场公开辩论,讨论狗是否能推理的课题时,他们并不只是在玩 124 卖弄学问的游戏,而是在努力解决众所周知的哲学困惑。²²而且哲学家们越努力澄清,古老的理性与本能的区别就越扑朔迷离。十七世纪,知识分子们最普遍的观点是认为畜牲有某种理性,但却是低级理性。它们有感知力、想象力、记忆力,但是没有思考能力;如约翰·洛克所言,它们不能比较思想或进行抽象的推理。²³然而洛克本人的哲学似乎就把所有思想简化为感觉,动物们当然能够感觉;上帝对弥尔顿笔下的亚当说:畜牲“能进行不可轻视的推理”,许多同时代人对此不感到奇怪。²⁴马修·黑尔爵士(Matthew Hale,英国法官)认为狐狸、狗、猿猴、马与大象都表现出“睿智、远见、可训练,以及某种进行散漫推理的迹象”。1683年,温彻斯特的教长在白厅布道时强调动物与人之间的相似性。“就连我们自以为独享的特权——推理,它们也同样享有……它们不仅能够认识简单的物体,而且从许多动物身上看到的令人惊奇的精明与驯良

显然表明,它们甚至能够陈述、假设乃至推论。”数学家汉弗莱·迪顿(Humphry Ditton)说道:“野兽不纯粹是自动机器,它们的行为明白显示出思想与设计。”²⁵

十八世纪中叶,休谟承认动物们具有“实验推理”能力。他补充道,如果它们的一般行为不受理性主导,那么“儿童也一样;人类一般性的日常行为与结论也不受理性主导”。戴维·哈特利(David Hartley,英国哲学家)同样认为野兽有更高的理性,人类对它们的语言一无所知,因而无法理解。狗和马的例子表明:如果努力,动物的驯良与睿智就可以达到令人惊叹的高水平;可以把睿智的四足动物比喻成已经成年并拥有很多知识的哑巴,除了打手势之外无法表达自己思想。十八世纪后期,最普遍的观点认为动物确实能够思考与推论,不过以一种低级的方式。²⁶

证明“野蛮造物出色智慧”的奇闻轶事开始与日俱增,因此,人们发现越来越难以坚持人类大脑的优越性不仅是程度之分,越来越难以确定所有人比所有动物更理性。动物本能取得的卓越成就常常受到赞
125 美,诸如鸟与蜜蜂搭窝、照顾幼小的技能。“在我整个一生中,”伊丽莎白时代一名海员谈论南美洲野鸭时说,

安置和搭建巢穴是我见过的无理性生物表现出的最伟大艺术与奇迹——整个山岗布满如此多的巢穴,就连世界上最伟大数学家也无法算出如何再多安置一个,其间只留一条小路让鸟儿们从中穿过。

安妮女王统治时代,一位乡村教士甚至宣称见过一群乌鸦种植一片橡树林,二十五年后长到足以让它们安全搭窝的高度。²⁷“本能”达到这种程度似乎就很难与理性区别开来。当然,很多哲学家继续认为本能不同于理性,无法改善;二者是性质上的差异,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异;人与

动物之间的障碍显而易见。²⁸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动物本能”与“人类理性”只不过是同一品质的不同程度而已。人类因为获得了更多这种“本能”，所以才优越。休谟说，“实验推理不过是本能的一种形式而已。”²⁹

在极力主张动物理性方面，知识分子不过是在重述许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时常思考的事情。农夫知道能够教授动物从事许多复杂的工作。牧羊人从不怀疑他们的牧羊犬聪明智慧。驯马师总是认为所驯的马有记忆力、想象力与判断力，这是不证自明的。³⁰ 1616年一位农学作家认为，“蜜蜂具有一种接近人类理解力的智慧”。W. 古伯特³¹写道，公猪夜间防冷的智慧“非常奇妙”。公共的露天市场经常推出所谓的“有学问”的狗、猪或其他动物表演，无疑有些冒牌货，但是有一些的确非常令人难忘，比如摩洛哥这匹“神奇的白马”，它会计算、会跳舞，1600年有一次据说它竟爬上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尖塔，这件事远近闻名。³² 1582年，爱德华·芬顿（Edward Fenton，英国航海家）和他的全体海员捕获一艘海盗船，在甲板上发现一条会跳舞会唱乐谱的狗。E. 托普塞尔认为，某些狒狒会写字母、认字母。³³ 就连没有受过训练的动物也表现得机智敏锐。培根说，“狗认得杀狗的人。比如在疫病流行时，某个小人物被派去杀狗，尽管狗从来没有见过他，它们也会一起冲向前去，冲他狂吠、猛烈攻击他。”K. 狄格拜爵士认同地说，“我们每每看到狗憎恶手套商，126 他们的货物是狗皮做成。”³⁴

乡下人还相信野生动物的智力。据说秃鼻乌鸦能够认出枪，并知道它的用处。某些人认为刺猬是“狡诈的真正代表”。兔子能够合着音乐跳舞。据说在康沃尔捕猎海豹时，它们会转过身来朝追捕者投掷石块。就连害虫也受到十八世纪的皇家捕鼠员罗伯特·史密斯的尊重，因为它们“狡猾与聪敏令人惊叹”。³⁵

此外，那些熟识动物的人不一定相信只有人类才有语言。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律师们主张，任何人如果认为鸟和畜牲能够像伊索寓言里的人物一样对话，都应该在法律上当作白痴；十八世纪，知识分子作家

越来越敌视让动物像人一样行为的拟人化故事,主张“所有赋予动物言语与理性的寓言都不应该给孩子看,它们不过是欺骗的工具”。³⁶但是,英国乡村居民从不怀疑野生动物会交流,不怀疑家养动物会表达它们的感情。民间故事中聪明的鸟兽给人忠告或救人出困境的故事比比皆是。孩子们背诵恰当的儿歌,小鸟就会讲故事,瓢虫就会飞回家。³⁷乡下人常常把野鸟的歌拟人化地翻译出来。大山雀说“坐下呀”;鹤鹑喊道“弄湿我的唇!弄湿我的唇!”花鸡唱“付房租了”。³⁸鸟迷们甚至相信鸟用方言唱歌。³⁹

到十七世纪中期,也有很多受过教育的人愿意相信动物拥有某种语言,宣称鸟与动物通过动作、声音和手势能够像人一样正常地传达思想。1661年,纳撒内尔·霍梅斯(Nathanael Homes,英国神学家)写道,“每个人都会看到,通过敏感的认识,它们有恰如其分的意愿接受或拒绝某件事物;用声音或者音调表达愿望;通过友善与冲突表达爱与恨的情感,用音调与噪音表达欢乐与忧伤。”⁴⁰人类通常不懂动物语言,这并不证明什么;毕竟,有多少英国人听得懂日语呢?蒙田(Montaigne)评述道,“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不比它们对我们的理解多,按同样的理由,它们可以把我们看作畜牲,就像我们看它们一样。”⁴¹K.狄格拜爵士有几个故交认为“畜牲在某些场合会交谈”;下一个世纪的美学家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不过是赶时髦,他说,人们能够看到动物“彼此之间用简短、精练、不间断的句子交谈,无疑是在表达它们自己的快乐和社会情感”。⁴²一篇报道引起约翰·洛克特别注意,据称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亲王的鹦鹉会讲话。亨利八世的鹦鹉的故事更绝,它掉进泰晤士河时高声喊叫,“船,船,二十英镑求一条船!”当过路船夫把它捡起来交给国王等待奖赏时,这只鸟又改变了腔调,说,“给这个流氓四分钱。”⁴³①

① 原文中鸟儿先后说的是:“A boat! a boat! twenty pounds for a boat!”“Give the knave a groat.”——编注

十七世纪,没有人比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更相信动物的能力。她是一位古怪、不循常规,而极有个性的作家。在她的诗歌与散文中(1650和1660年代),她否认整个人类中心主义传统,对物种之间的差异采取某种文化相对论观念,主张感觉与理性并非人类的专利,提出野兽能够体验全部人类情感,而且有其自己的理性与语言,完全可能与人类的一样深刻,富有表现力。人的优势完全源于外形;人类认为自己智力上高一等,不过是一种妄自尊大的心态。他的“骄傲”,“自大狂”与“假设”误导他以人的标准判断其他动物,没有认识到语言与理性能够以非人类的形式出现。

人怎么知道鱼不会更了解水的本质、海水的潮起潮落和它的盐度呢?人怎么知道鸟不会更了解空气的本质与程度或者暴风雨的诱因呢?人怎么知道虫子不会更知晓土的本质或植物是怎样生长的呢?人怎么知道蜜蜂不比人知道更多种类的花的汁液呢?……或许人以一种方式认知,而其他动物以另一种方式,不仅如此,其他动物的方式方法也许像人类的一样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受益……

甚至植物与矿物质也有自己独特的理性。

但是因为它们不是以人类的行为方式表现,人类断定它们没有感觉与理性;而且因为它们不像人类那样夸夸其谈,人类就相信它们没有人类所具有的智慧。

因此,正是“人类对动物的无知才导致对其他动物的轻视,把自己想象为自然界的小神”。⁴⁴

这些思想反映了蒙田与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创作⁴⁵的影响,而当时

的读者会认为他们一派胡言乱语。但是,其情感却与现代对人类“物种中心”的谴责极为接近。几年前,一位心理学家用这个术语概括“天生的自私与傲慢,致使我们认为意识与自我感知能力只属于人类自己,而其他物种不具备。”⁴⁶事实上,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结语仍然遵循传统上人类独特性的结论,有点令人失望。

其他生物只以感觉组装,
人类却有更神圣的特长
他有心灵,渴望进入天堂。⁴⁷

因此,现代初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赋予动物以理性、智力、语言及其他各种人类品质。大主教阿博特(Abbot)认为,家养畜牲对它们主人的心灵活动非常敏感。“我想,要说某些动物在某些事物上与我们有同感,并不是滥用词汇。”“大象以快乐的心情专注地采集花朵,”O. 戈德史密斯写道,“它一朵一朵地采摘,然后将它们结成花束,似乎被花香陶醉了。”⁴⁸没有人认为野生动物或家养动物具有完全的人性,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它们普遍被赋予众多的人类特性。人与畜牲之间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大大超出了神学家所愿。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写道,“人与其余动物造物的分离感正开始崩溃。”⁴⁹

或许,最具决定性的是比较解剖学揭示出的人体与动物身体结构的相似性。大家都知道,非洲与东南亚类人猿的发现让欧洲思想陷入一片混乱。⁵⁰从维萨留斯(Vesalius, 1514—1564, 现代解剖学奠基人)开始,解剖学家们就处在维谷之境。他们无法找到某些特征表明人类大脑在结构上与那些高等动物不同。T. 布朗爵士论述道,“在大脑中,在我们称为理性区域的地方,没有发现任何比动物大脑沟回中更重要的东西。”⁵¹随着十七世纪后期比较解剖学的发展,事情变得越来越令人震惊。1698年,外科所解剖学高级讲师 E. 泰森解剖一只幼小的黑猩猩

(他称为猩猩),如他所想,显示其内部与人的构造基本相同。马修·普赖尔(Matthew Prior)评论道⁵²，“解剖学家论述的野兽器官与我们的多么相像。”林奈在其《自然体系》中驳斥了早期关于“理性”动物(即人)与“非理性”动物(非人)之间的区别。他坚持把人纳入动物的一部分,将它置于不仅包含猿猴,甚至还包含蝙蝠的同一类别(灵长类)中,与大猩猩(homo sylvestris)同归于人属(homo)。⁵³

最后,1774年,苏格兰学者蒙博多勋爵(Monboddo)在探究语言不是人类之间共相的论文中,提出猩猩根本不是动物,而是还没有学会说话的一个人种,处于发展滞留状态中;他认为在安哥拉的森林中,还有成群的野人生活在不使用语言的野蛮条件下。⁵⁴*就这个观点而言,蒙博多受惠于让·雅克·卢梭(Rousseau)。卢梭在几年前提出猩猩是没有机会发展能力的人。卢梭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发明,不是人天生的属性。⁵⁵本着同样的精神,蒙博多认为人类的优越性仅仅是若干世纪社会进化的结果,它不反映先天的优越,而是社会生活的好处,人为产生出语言与知识,保留并传承下来。“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生活没有衣服、没有房子、没有语言。

林奈把人列入动物中所隐含的意义受到当时许多科学家的反对,例如布丰继续接受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绝对跃变的学说;⁵⁶蒙博多的猩猩就成了讽刺性评论的对象。但是也有许多人倾向于这位苏格兰人的人类发展观。毕竟人类社会进化学说古已有之。在古代经典中,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卢克莱修(Lucretius)、贺瑞斯(Horace)、西塞罗(Cicero)以及维特鲁威(Vitruvius)都提出人类不过是逐渐从野兽状态上升,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了语言与文明。一

* 不过,在东印度群岛,当地的传统认为猿猴是人类,是为了避免被白人使役,而故意不说话。Anthony Le Grand, *An Entire Body of Philosophy*, trans. Richard Blome (1694), ii. 237。

位十八世纪的传教士解释道,伊壁鸠鲁(Epicurus)学派认为“一开始,人类就与田野中畜牲不过一级之差,直到许多世纪以后,人才修炼、改善成今天这样”。⁵⁷基督教通常对这种进化学说持敌视态度。但是即使在基督教传统中也有人相信,人堕落之后像动物一样游荡在地球上,只不过慢慢地发展了社会美德。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英国政治理论家)1530年代论述道,“许多丰富多彩的故事”讲述人类一度如何在田野、森林里四处闲逛,“与人们现在看到的野兽的游荡没有什么两样”。根据都铎时代中期的评论家所述,人类失去伊甸园之后,一度“像野兽一样在地上吃草”。⁵⁸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在新世界发现了赤身裸体的野人,它戏剧性地令人回想起人类往昔生活的情景。如J.奥布里所说,我们有理由推断古代大不列颠人“几乎如畜牲一样野蛮,皮肤就是他们唯一的服饰”。十八世纪初期一位诗人回想起,在罗马人到达之前,居民们

凶猛、野性,商业尚未形成,
与野蛮物种不易区分;
无知、粗鲁、混沌,
涂了油彩的一群,
漫游在平原与森林,
以捕食同类野兽为生。⁵⁹

正是出于对进化学说的兴趣,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密切追踪不时地在森林中发现的“野孩子”。他们赤身裸体、口齿不清,证明任何一个人一旦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就会回归到的情形。^{60*}

* 十四世纪以来,已知至少报道了五十三个这样的野生孩子;参见 Lucien Malson, *Wolf of Children* (英译本, 1972), 80—82。

人们相信社会生活能够改善的不仅仅是野孩子。如果人类能够发生社会性进化,为什么动物不能发生同样的进化呢?当时的博物学家已经提出,许多所谓动物“本能”是在经验中习得。例如,惧怕人类就是野生动物逐渐获得的本能,然后传给它们的后代。⁶¹ E. 达尔文声明,昆虫的艺术、鸟类的迁徙,甚至猫的清洁习惯都是在反复试验中形成。⁶² 鸟鸣声也是一种习得技巧。⁶³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条件合适,动物也会更进一步发展。如巴特勒(Butler)主教所说,无法确定野兽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潜力与才能;恰如“相当一部分”在婴幼儿时期死去的人们,其潜力还没有实现就死去。蒙博多勋爵认识一位经验丰富的驯兽师,此人认为如果动物寿命更长些,再对它们倾注足够的关爱,说不定什么高度它们都能达到。E. 泰森无法从身体原因上解释黑猩猩为什么不能说话。他的研究令人想象总有一天它们能学会说话。⁶⁴ 1661年S. 佩皮斯看到几内亚的一个奇怪生物(很可能是黑猩猩或者大猩猩),“总的来看太像人了……我不禁相信它是一个人 and 母狒狒合成的怪物。我相信它已经懂得很多英语;我想可以教会它说话和发出信号。”⁶⁵ 阿什顿·利弗爵士(Ashton Lever, 1729—1788, 英国自然标本收藏家)拥有一只猩猩,据说果真学会发几个音。⁶⁶ 许多人同E. 达尔文一样相信,如果不是被关起来,如果不是由于人类只让它们活很短的时间,猪也会大有进步。穆勒也遵循这个传统。他写道,教育具有战胜动物本能的力量,不仅能战胜人的本能,而且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战胜家畜的本能。⁶⁷

随着人类社会进化论信仰的日益上升,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人类仅仅是一些努力改善了自身的畜牲。这严重打击了人类独特性学说。人类生物进化的发现带来了更为强大的挑战。从古希腊初期开始,就相传人是动物后代。⁶⁸ 虽然受到了基督教的强烈批判,这种观念仍然暗暗地在知识分子圈内流行,时而出现在一些人的创作中。他们熟悉狄奥多罗斯、卢克莱修及其他古代怀疑论思想家的著作,例如,1653年约翰·布尔沃(John Bulwer, 英国医生)报道,一位同时期哲学家

在一次对话中对他说“人纯粹是人工造物,一开始不过是一种猿猴或者狒狒,通过勤奋(逐渐地)终于改善了他的形象与理性,达到了人的完善。”布尔沃本人相信某些人没能够跃迁,仍然像畜牲一样四足行走。⁶⁹第二年,里士满的约翰·霍尔(John Hall)严肃地讨论了人类直立姿势属于非自然发展的可能性。他提出一个试验,被选出来的孩子应该见不到任何直立行走的人,而且允许他们保持爬行,那些喂养与教育孩子的人们也应该爬行;这样很快就可以确定直立行走是天生的还是习得的。三十年之后,一封给约翰·洛克的信评论道,德国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不可能一直都是靠两腿行走的,否则,他们不会把手套叫“手鞋”(Handschuhe)。⁷⁰

十八世纪,许多科学家讨论人类从低等生命形式演化而来的可能性。以蒙博多的观点而言,人的形成

不是……即刻的,而是渐进的,并且是连续的。因为人的最初形式不过比植物高级一点,还称不上似植物的海生动物;接着,他有了感觉,但只是一点感觉,也就比肌肉[即蚌类]强一点;然后,他变成某种更加完全的动物;接着,是一个理性动物,最后终于演化成拥有智力与科学的人,这就是我们本性的顶点与完成。⁷¹

只要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局限在《圣经》年表提出的六千年内,就不可能把有机进化的思想纳入传统思维之中。只是在十八世纪末期,史前考古学家才开始认识到人类发展历程可能比以前认识到的漫长得多得多。1820到1840年之间,地质学家极大地延长了地球的估计年龄。而对化石与洞穴里发现的骨头的研究表明人类生命应该追溯到第四纪时代。⁷²这个新的时间框架令人们更容易接受拉马克(Lamarck,法国博物学家)与达尔文的进化论。

这一发展历程众所周知。但是历史学家没有强调的一点是,人类

源于动物祖先这一信念在非知识层面早已形成某些基础。如马克思所述,贵族阶层对血统与祖先的重视早就激发了“自然的、动物学的思考方式”。⁷³对驯养动物选择育种进行了几百年的试验,生发出一种意识:动物繁殖具有适应性;它也引发了众多反讽,批评人类未能把同样的选择育种学说应用于人类自身。1686年T.诺斯认为,“绅士至少应该像他对待马的品种那样谨慎对待自己的种族,精选出最优秀、最美丽的进行育种。”后来许多人提出通过优生学手段改善人类物种,其中暗含的观念就是人类血统也具有适应性,需要注意避免回归“低级”形式。⁷⁴

此外,在流传下来的神话中,兽与人之间的界限不断被跨越与再跨越。无论是经典的勒达与欧罗巴^①的故事,还是青蛙王子与动物情人的
133
幼儿故事,不同造物种类之间交合的可能性一直存在;⁷⁵在大量的动物寓言集中,人们构想出杂种动物,比如古代经典中的人首马身怪物、半人半兽神、人身牛头怪物,或者有人相信至今还生活在地球边远地区的狗头人、小矮人、穴居人。这种生物的形象装饰了早期地图的边缘,对它们的报道也是旅行故事里常有的素材。在古巴据说有长尾巴的人,就连我们附近也有此类传言,而且不仅在爱尔兰。1653年,“一位敏感、诚实的绅士”私下里对人说,他认识的肯特郡一家人就还长着尾巴。^{76*}一个世纪之后,蒙博多说,他可以拿出法律证据证明因弗内斯的一位数学教师生有一条六英寸长尾巴。他生前一直掩盖着,在去世时却被发现了。1670年S.戈特宣称,“某些幼稚的野兽崇拜者,不自重,也贬低了

① Leda,斯巴达王后,主神宙斯化身为天鹅与之亲近。Europa,腓尼基公主,被宙斯化作白牛劫走。——编注

* 据说肯特的男人们有尾巴,是因为他们的一个祖先割掉了 Thomas Becket 的马尾巴,受到诅咒的缘故。有关诸如此类的解释参见 Samuel Pegge, *An Alphabet of Kenticisms*, ed. Walter W. Skeat (English Dialect Society, 1876), 64—5, and Thomas Fuller, *The Worthies of England*, ed. John Freeman (1952), 258—9。有关爱尔兰人有尾巴的论述见上文, pp. 42—3。

所有人类本性,把野兽纳入人类家庭,去和与猿猴、狒狒、狨、黑脸山魈,还有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野兽和半人半兽怪套近乎,说那些东西离我们自已只是一步之遥。”⁷⁷

在英格兰,总有家庭追踪家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像西瓦尔德(Siward),爱德华(忏悔者)国王的诺森伯兰伯爵,他的祖母被熊掠走了;或者德文郡的撒克皮奇(Sucpitch)家族,在十八世纪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曾经在普鲁士森林里吸吮母狼的奶水。⁷⁸现代初期充满了人猿之间的过渡动物,半人、半兽。那些假想中的野人,漫步在中世纪欧洲的森林里,过着野兽般自足的生活,他们没有被遗忘,而是继续存在于雕塑、雕刻品、肖像、露天表演以及大众小说中。⁷⁹林奈在他的分类系统中也给野人(homo ferus)留有空间,“四足、哑然、多毛”,并引用了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遇到的两个案例。在詹姆士一世时代,克利夫兰人讲述当地渔民如何抓住一个海人,它只吃生鱼,最后逃走了。J.班克斯爵士的信件揭示,1797年与1811年间,在苏格兰海岸至少看到过三条美人鱼。⁸⁰

- 134 人们也广泛相信人与畜牲之间性结合能够产生后代。有人认为这样的产物要么是人,要么是动物,⁸¹但大多数人相信结果会是杂种。威廉·古奇(William Gouge,英国教士)断言人兽性交会导致“变异妖怪的产生”。W.拉梅塞说,这种非自然性交会产生“妖怪,部分地继承人体器官,又部分地继承畜牲器官”。⁸²这样的产物往往被人广而告之;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一个妖怪诞生,整个国家都传遍了。”1580年,什鲁斯伯里展出一个八岁男孩,他的“双脚与右手像羊蹄一样裂开”。⁸³大约在1674年,在奇切斯特附近的伯德海姆(Birdham),一个怪物的死尸——据推测由一个年轻人使羊受精产生,被钉在教堂门廊上让人人可见。几年之前,好色的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英国古文物学家)去看爱尔兰妇女所生的畸形儿,“本来是从男人受精,但是淋上了獐或者猴子的一点精液”。⁸⁴

像这样骇人听闻的故事很多,这表明至少在大众判断中,人这个物

种还没有独特到不能与畜性交配。正是由于人们认为人类种族的分界如此不稳定，如此容易丧失、因此，必须牢牢守护界限。在十七世纪末叶，E. 泰森竭力证明不应该相信畸形婴儿是混合受孕所致，⁸⁵但是传说依然延续。

于是，十八世纪，大众与学者的动物观念共同削弱了关于人类独特性的正统学说。要说人与畜牲之间没有严格界限，就等于打击人类自尊。不过，至少对欧洲人来说，十八世纪末叶出现的某些学说（在当今会被称为种族主义）解救了人类自尊。在此之前这种学说明显缺失。正统教义指出所有人在生物学上都有别于动物，来源于共同的血统，肤色不同不过是自然环境的结果——气候、食物、土壤，或者根据某些解释，是身体过度涂彩所致。多元发生说，即不同人种的概念，是异端邪说与“无神论”，是最与世隔绝与异端的思想家信奉的学说。⁸⁶诚然，人类同源论并没有阻止种族低下观念的出现，黑色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畸变。对世界上人类多样性的一般解释是，黑人也源自共同的祖先——亚当，只是退化了，但白人不断变化，甚至不断改善。例如林奈便是一位人种同源论者，但是他随意给予非欧洲民族令人不愉快的绰号：亚洲人“严肃、傲慢、贪心妄羨”，非洲人“诡诈、懒惰、粗心大意”。只有欧洲人才“文雅、敏锐、善于创造”。⁸⁷然而，所有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个信仰使得人们较难坚持某些人种永远比另一些人种更接近动物状态。

但是当人与动物之间差异不再是绝对的时，人种多元发生说越来越吸引人。用E. 泰森的话说，通过表明“最低级的人类”最接近“较高级的动物”，有助于保留欧洲优越性。⁸⁸1677年W. 佩蒂爵士提出人类由不同人种构成的思想。海员们所讲述的在海外遇到原始人种的事件对他影响颇深。十八世纪，休谟、凯姆斯勋爵以及其他启蒙哲学家们相继接受了这一思想；十九世纪中叶，它成为人类学正统学说。⁸⁹随着这种观念的传播，其效果就是要降低黑人地位，降低到非常接近新的动物智能信仰所说的畜牲水平。爱德华·朗(Edward Long)在其《牙买加历史》

(1774)中已经声称,猩猩与黑人比黑人与白人更接近。到1799年,英国种族主义已充分发展。因为就在这一年,曼彻斯特的医生查尔斯·怀特(Charles White)根据荷兰解剖学家彼得·坎珀(Peter Camper)的研究,分析“从欧洲白人下降到其他人种再降到野蛮造物的正常等级,从136 中显示,在人类胜过野兽的那些特殊细节上,欧洲人比非洲人优秀”。⁹⁰



四 动物灵魂

然而,虽然有些白人现在可以自鸣得意地认为他们至少“最远离野蛮造物”,但是已经不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远。无论解剖学还是语言,抑或理性都不再可能构成人与畜牲之间无可置疑的障碍。剩下的就只能宣称人是唯一宗教动物,独一无二地拥有不朽灵魂。十七世纪后期的一位作家认为这是人与兽之间唯一确定无疑的区别。一百三十年后,威廉·拉姆(William Lambe)医生也同样认为“其他生物似乎多少带点理性,但是丝毫不享有宗教”。人在生理上与猴、猿与狒狒同属一类,否认这一点就等于显示“错位的自尊与盲目理解”。但是就其最高

贵之处,就其理性灵魂而言,“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人与整个动物族群区分开来”。¹ 遗憾的是,这个所谓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是否存在,也是最难证明的。

在大众层面,人们从来没有认为动物与宗教完全隔绝。新教神学家轻蔑地讲述圣方济各向鸟布道、或者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的马跪下接待主人这样的中世纪神话传说。² 但是许多现代初期的农民继续像先前犹太人那样,认为他们驯养的动物本来就在圣约之内。毕竟,动物们应该在安息日休息;十九世纪,高教会派^①的人们甚至讨论它们是否应该也在斋戒日禁食。³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农村,有传闻说在圣诞夜马和牛会跪在厩里,甚至连蜜蜂也发出独特的嗡嗡声。⁴

人们认为所有动物都有宗教本能。经典作家们指出,禽类“有某种仪式化的宗教”;大象崇拜月亮。⁵ 这样的传说很容易被基督教化。诗篇第 148 章宣称所有生物都赞美主,包括“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C. 斯玛特这样唱道,“让人与兽出现在祂面前,共同赞美祂的名字”。一些神学家和许多诗人把鸟鸣当作唱圣歌。古德曼(Goodman)主教在 1624 年写道,“鸊鷉与知更鸟……唱最高音,金翅雀与夜莺加入到中音;乌鸦们承担次中音,而四足牲畜构成低音部。”⁶

137

因此,鸟兽在这一时期的宗教奇观中也有份儿。1694 年,一个小册子讲述了一只大乌鸦在赫里福德郡“三次清晰地说出这句话:看《歌罗西书》第 3 章第 15 节”;同一时期,一个年轻人因为读了几页 R. 巴克斯特的《召唤未信宗教者》而转信宗教。这是一位女士意外地遗落的书,被一只小狗“很奇怪地”叼进他家。1637 年,清教殉教者约翰·巴斯维克(John Bastwick)被驱逐到锡利群岛时,成千上万只知更鸟集结在一起欢迎他,而“以前这个岛上连一只这样的鸟也没有见过”。⁷

大众信仰中的某种迹象与灵魂轮回非常接近。民间为未受洗儿童

^① High Church, 圣公会之一派,重视教会权威及礼仪。——编注

的灵魂想象出大量动物类安息场所：他们变成德文郡的无头狗、林肯郡的大雁、康沃尔的蚂蚁、什罗普郡与尼德谷(Nidderdale)的欧夜鹰。渔夫常常认为海鸥就是死去的海员的幽灵。⁸

在这些观念中，大家可以领会到柏拉图与毕达哥拉斯倡导的灵魂转世说降级为大众版本。尽管遭受到所有正统神学家的一致谴责，这种观念仍时不时地得到中世纪异教的拥护，而且由一些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者复兴。世界万有灵魂能够进入每一活造物之中的假设表明，就连畜牲体内也有神圣的火花。这可以追溯到英国十七世纪某些柏拉图主义的创作中；H. 莫尔认为，“最好的哲学家”不拒绝承认动物的不朽灵魂。⁹这在喧嚣派教义中也显而易见，他们宣称“我们死去时，将被无限精神淹没，恰如一滴水归入大海，像我们以前一样。如果能够再生，我们将复活为马、牛、根茎、花朵或诸如此类的东西。”¹⁰

然而，动物也可能有后世这种思想的根源是神学家们自己播种的，因为畜牲死亡性也是基督最终要解救的诅咒的一部分。圣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第21节中，许诺“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中世纪经院学者说这只是指人，连同没有生命的造物，例如天体及元素。¹¹然而，早期一些新教作家却提出新颖观点，即“造物”就指所有活着的动物和植物，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孤立的评论家持这种观点；¹²宗教改革后的世纪里，文本受到相互矛盾、令人眼花缭乱的阐释。许多人说，段落的意思不可知¹³；另一些人主张对动物的解救只能采取灭绝的形式。¹⁴但是，相当一部分评论家认为动物像其他自然物一样，将会回归到堕落之前的完美。从腐败物中生长起来的荆棘、蓟与生物会消失，鸟、畜牲与有用的植物会在更新后的完美中繁荣。¹⁵例如1677年J. 伊夫林有在一次布道中听到，“甚至造物也应该得到解放，尽享天赐之福，在最后一日，它们将不会在罪恶的人类奴役下呻吟。”¹⁶这不一定意味着每一个曾经活过的动物都会复原，不过每一个物种在天堂都会有代表。¹⁷但是，人们不容易放弃所有动物都会复活的

观念。早期新教改革家约翰·布拉德福德(John Bradford)就持这种观念;¹⁸英国内战期间几个信仰普遍得救的激进分子重申这个观念。1646年,肯特非国教教徒威廉·鲍林(William Bowling)说,“耶稣的血是为人类而流……也是为黄牛和马而流。”平等主义者 R. 奥弗顿断言,“如果人类精神不朽,那么其他多种多样的造物也同样不朽,不过程度不同。”¹⁹奥弗顿指出小昆虫、跳蚤、蟾蜍也会共享复活。(他的一个对手耻笑说,“要和这些东西一起生活[在天堂]的那些人会拥有一个壮丽时刻。”) ²⁰

许多同时代的人认为用《圣经》证明动物得救非常不合宜。1674年,在评论《罗马书》时,托马斯·霍顿(Thomas Horton)发现有必要驳斥“这种人,他们从经文这些章节,天真并荒谬地推断畜牲的复活”。他强调,“这与文本不符,也不具备任何良好的基础。”汉弗莱·普里迈特(Humphry Primatt,英国教士)评论道,“野兽的来世……听起来让人感到很奇怪,想想都无法忍受。”²¹

然而,十七世纪晚些时候,另外一些在其他方面显得保守的牧师以完全开放的态度看待动物不朽的问题。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英国哲学家)对他的熟人说,他认为野兽的灵魂最终完全有可能得到复活,并寄居在火星、土星或者别的星球上。医生查尔斯·利(Charles Leigh)博士则认为所有生物体身上都有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存在” 139。1655年 R. 乔斯林梦见耶稣降生在马厩里,因为他是把“人和畜牲从堕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救世主”。²²十八世纪,认为动物得救至少有可能的人包括巴特勒主教、威廉·惠斯顿牧师(William Whiston)、哲学家 D. 哈特利以及作家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²³认为很有可能甚或非常确定会得救的人包括动物爱好者如约翰·希尔德罗普(John Hildrop)、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非国教派人士如马修·亨利(Matthew Henry)以及卫理公会派教徒如亚当·克拉克(Adam Clarke)与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²⁴1740年外科医生 G. 切恩宣

称,“似乎完全难以置信,所有生物……降生为现在这个样子,就为了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目的而遭受如此痛苦……一定有某种无限美丽、英明、善良的景观等待着一切有感觉力与智力的生命,总有一天,如果发现,会令我们震撼与陶醉。”1767年,R.迪安写了一本书证明野兽的来世存在。他在书中的前言中恰如其分地写道,书中的思想“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新颖”。²⁵ 1770年代,加尔文教徒奥古斯塔斯·托普莱迪(Augustus Toplady)牧师宣称畜牲的确有灵魂,他又补充道,从未听到过哪个反对动物灵魂不朽的论点不能同样用来反驳人类灵魂不朽。“我坚定地相信动物有灵魂;真正的不折不扣的灵魂。”²⁶

这一时期动物灵魂不朽的思想似乎在英国比在别处取得更大的进展;最受其吸引的无疑是宠物爱好者们。它既得到经文里论据的支持,又得到对动物大脑能力观察研究的支持。现在许多人认为,人们只要盯着看狗的眼睛(总是眼睛)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知道猫、狗会做梦,这一定表明某种精神品质。他们认为动物有善、恶行为能力。贵格会的作家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说,猫的美德与凡人的美德没有太大差别。难怪,极力赞美猫的美德的蒲柏也认同“可怜的印第安人”的信仰:

升入平等的上天
忠实的狗与他为伴。²⁷

在维多利亚时代,有许多虔信公正上帝的人信念受到正规教义的严峻考验。教义中说宠物注定被遗忘,而驯养动物不得不遭受痛苦,没有死后得到回报的希望。阿诺德(Arnold)博士认为,“整个野蛮造物的课题对我来说是如此痛苦神秘,乃至于我不敢着手解决。”²⁸ 禁欲改革者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在1842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比尔把女房东的黑猫带到房间里玩,我每次靠近这种低等动物总会

很恐惧——一想到它的灵魂死去,永远也不能再生,就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表达的悲哀。”²⁹

对进化论的接受加剧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人从动物进化而来,那就意味着,要么动物也有不朽灵魂,要么人没有不朽灵魂。³⁰难怪许多维多利亚时代失去宠物的主人们——从慈善家沙夫茨伯里勋爵到科学家玛丽·萨默维尔,都背离这个“狭隘的信条”(这是索西在哀悼他童年的伙伴,一条名为菲利普的獾时所用的词语),转向更乐观的希望:

有另外一个世界

所有生命共享——一个更好的世界。³¹

当通俗自然作家 J. G. 伍德(Wood)牧师支持动物不朽观念时,欢呼这种观念的信件像潮水般向他涌来。许多信件出自心爱的动物已亡故的人之手。³²

1816年,后来的大主教萨姆纳(Sumner)谴责所有那些“特别乐于铲除人与野蛮造物分界线”的作家。十年之后,1827年,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参加爱丁堡大学普林尼协会会议,听到一位格雷先生宣读论文,“在论文中,他试图论证低等动物具备各种能力和人类思维倾向”。³³1871年,在达尔文出版《人类的由来》时,他不仅要论证人与动物起源于共同的祖先,而且要论证人与现存较高级动物的智力差异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今天看来,他为后者辩护的某些论据似乎拟人化得近乎天真。他表示,智力并非只有人类才有,语言甚至宗教亦然。难道狗没有良知吗?难道它们对主人深切的爱不是很接近宗教虔诚吗?³⁴透过这些篇章了解几代中产阶级讲述的动物睿智与性格故事所产生的影响并不过分。如果没有英国养宠物的漫长历史,没有几百年驯养动物所积 141 累的知识,人们很难相信《人类的由来》的作者能够用他那种方式论述。

第四章

对野蛮造物的同情

不杀蛾也不杀蝶

因为最后审判在眼前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纯真的占卜”

一 残忍性

十八世纪后期,英国游客去国外旅行时,常常对外国人对待动物的方式感到很震惊。西班牙斗牛早已恶名昭彰。克拉伦登伯爵一世称之为“野蛮、残忍”。英国游客总去看,但通常只看一次。1787年,吹毛求疵的W.贝克福德观看了葡萄牙的斗牛之后写道,“十几条痛苦的公牛遭到残杀,”在别处又补充道,“我对这种场面相当厌恶。它让我神经紧张,回来后整个晚上似乎都像被刀割、鞭打一样难受。”R.索西也同样认为,这是“该诅咒的娱乐”。¹

大陆的狩猎方式同样令人不快。1786年,当霍尔爵士(Richard Colt Hoare,英国古文物学家)与那不勒斯国王一起追逐野猪时,他惊骇地发现野猪早已不怎么野性,吹个口哨就走了过来,而当它被狗紧紧咬住

时,猎手们就用长矛猛刺。“我……彻底厌恶这种屠宰、残杀的场景……而国王和大臣们似乎从这种残忍的行为中得到了巨大的快乐,而且彼此比赛看谁干得漂亮。”²

对待驯养动物的方式同样令人感伤。T. 斯摩莱特很同情法国南部忍受痛苦折磨的骡子和驴;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在被放逐期间看到诺曼底人那样对待马感到很难过;赫维太太(Mrs. Hervey),即后来的布里斯托尔伯爵兼德里主教的妻子,1766年在去卡西诺山的途中马车抛锚,她表达出后来许多英国女性的情感:“我感到最痛心的是看到他们残暴地对待可怜的骡子,毫无怜悯地拳打脚踢,用木棍抽,用石头砸。我走来走去祈求他们对那些动物温和一些,他们竟然嘲笑我。”³

这些反应表明人们越来越注意该如何对待动物,这是十八世纪后期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也表明一种信念的出现。到维多利亚时代,这种信念已经深入人心:欧洲南部拉丁语族国家的动物最不幸,因为那里的人们还继续坚信陈旧的天主教教义,认为动物没有灵魂。⁴

然而,以前却是英国人自己残酷对待动物的名声最臭。他们最通俗的娱乐形式之一就是让动物们上演相互竞赛的游戏。所谓逗公牛和逗熊,就是把它们绑缚在柱子上让狗攻击,通常是一个接一个地来,但是有时也会一哄而上。狗总会冲向牛的鼻子,常常撕掉它的耳朵或皮肉,而公牛会尽力把狗甩向观众。如果被绑的动物挣脱了,继发的场景会相当暴力。人们习惯上认为这种逗戏适合招待王室或外国使臣。在乡村的节日与市集上以及在酒馆的院子里也看得到,在那里,当地的狗会应邀挑战随主人巡回表演的牛或熊。在斯坦福与塔特伯里,每年举行一次“奔牛会”,这个时候,把牛耳朵尖剪掉,尾巴割成一个小茬,浑身上下涂满肥皂,往鼻子里吹满胡椒粉,然后把牛放开,看在自由参加的混战中谁能抓住它。獾、猿、骡子甚至马也可以用相似的方式逗。1694年,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写道,逗牛“是英国人很乐于从事的一

项运动；不仅是下层人，还有最优雅的女士们”。⁵

同样，斗鸡至少从十二世纪就流行起来。⁶ 在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这是市集与赛跑运动会的标准特征。喂养公鸡的饮食需要精挑细选，而且专门训练它格斗。它的翅膀要剪短，肉冠与肉垂要剪掉，鸡爪子要配上人工鸡距。斗鸡通常是“主力赛”，在两个竞赛队之间一对一地接连格斗，就像现代高尔夫球比赛；比较粗暴的版本是所谓的“威尔士主力赛”，是一种摧毁性竞赛。最壮观的比赛是“王室之战”，把许多公鸡一起投放到同一个深坑里，如1617年在伦敦，这个场景让詹姆士一世“龙颜大悦”。⁷ 比赛通常也表现了地方的竞争性，不同公鸡队代表不同村庄或不同县郡的“绅士”。聚会通常持续几天，常常伴有重赌，每场斗鸡表演都下新赌注。社会各阶层的人混杂在一起，不过只有男性，因为显然这不是女人的娱乐。都铎王朝时代优雅的人道主义者罗杰·阿斯卡姆（Roger Ascham）热衷于这项娱乐；1663年，当S. 佩皮斯去斗鸡场时，他看到从“国会的人”到“最穷的学徒工、面包师、酿酒师、屠夫、马车夫，无所不包……人人都在诅咒、咒骂、打赌”。公鸡们很短命，即使最好的公鸡也不太可能活过十二场比赛。⁸ 144

在乡下，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就把追杀野生动物当作消遣。F. 莫里森谈到狩猎与放鹰时说道，“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频繁地把狩猎当作消遣。”⁹ 都铎王朝时代流行一个谚语：“不爱狩猎、不爱放鹰就不是个绅士。”¹⁰ 尽管圈地的扩大与枪支的广泛使用导致放鹰的减少，但是英国贵族仍然念念不忘追捕野鸟、野兽，乐此不疲，一直到现代。在现代初期，猎杀动物要么因为它可以吃，像赤鹿和梅花鹿；要么因为它是害虫，像狐狸；要么因为它跑得快与动作敏捷，追逐它会感到其乐无穷，就像野兔。亨利八世的狩猎方式与十八世纪那不勒斯国王没什么不同：他把两三百只鹿围捕起来，然后放出灰狗进攻。¹¹ 然而，通常情况下，追、捕、杀的方法高度程式化，而且当时文学作品赞美猎人的英姿、猎狗的高贵、追逐的韵律。G. 马卡姆认为狩猎“由……最优雅的快乐之精华

合成”。据说,没有哪一种音乐比一群狗高声狂吠的声音更能产生“引人入胜的喜悦”。¹²* 圣史蒂芬节时,在内殿(Inner Temple),人们习惯上带一只狐狸和一只猫进入大厅,然后放猎狗袭击它们。1620年代,在设
145 菲尔德公园,什鲁斯伯里伯爵准许佃户们带走他们所杀死的公鹿,前提条件是只能赤手空拳地杀鹿。十七世纪后期,在士麦那,英国商人搞到猎狗进行狩猎,让狗利用气味追逐野兔。这在土耳其人看来“极为神秘”。¹³1716年在阿勒颇,他们利用鹰追逐羚羊。后来在十八世纪,格拉夫顿(Grafton)公爵计划带着马和猎狗去法国猎狼。¹⁴每当这种时候,猎物的死亡是狩猎的高潮,因为如蒙田所述,不杀生的狩猎就像没有性高潮的性交。十八世纪猎人P.贝克福德这样说到狐狸:“当抓住它时,我想看到猎狗迫不及待地吃它的样子。”1788年,诗人考珀目睹了猎狐结束的过程,猎人把狐狸的尸体投向一群猎狗时“发出魔鬼般的尖叫声,‘把它撕成碎片’”。¹⁵

追逐野鸟同样也很流行,有的用鹰,但越来越盛行用枪。1635年一位去沼泽区的游客认为,这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像舰队一样的一两百只小艇与……撑船……追逐四处飞散的禽鸟,像赶羊一样地赶它们入网……有时战绩卓著,他们一网捕到两三千只带羽毛的战俘,而且绝不留情。¹⁶

参与这些娱乐运动的人很少会想到动物本身可能有的感受。捕鱼

* 詹姆士一世时期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绅士听到猎狗全力出击发出的叫声时,快乐得高声喊道,“啊,这是多么美妙的天堂之声啊!”“人群中有一个蠢蛋,看起来除了嚎叫之外没听过别的狗吠声,他把耳朵伸向空中,要听来自天堂的声音,他叫嚷道“啊,主啊,天堂的声音在哪里呀?”“怎么,听啊(那位绅士说),听一会儿,你难道听不见吗?”“听不见(蠢蛋说),杂种狗们这么吵吵,我一点都听不见。”见 *Pasquils Jestes* (1604), in *Shakespeare Jest-Books*, ed. W. Carew Hazlitt (1864), iii (2). 83—4.

要用活饵,不仅用小鱼,就连青蛙也成了鱼饵。¹⁷ 鹰用鸽子、母鸡及别的鸟类喂养。1641年,威廉·欣德(William Hinde)回忆道,“我曾经看到一个绅士喂鹰时,随手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只活鸽子,先抓住它的两个翅膀,用力生生地从它身上撕下来,然后抓住两条腿,同样用力拔下来,可怜的生物在他的手中颤抖,而他的鹰在他手上啄食其他部位,他感到极大的快乐与满足。”《绅士的娱乐》(1674)推荐设陷阱捕捉雄鹿,割掉它一个蹄子,然后放了它,任大猎犬追赶。¹⁸

1575年,伊丽莎白女王参观凯尼尔沃思,对款待女王的娱乐节目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描述,从中看来人们对猎杀动物缺少任何道德考虑。首先,女王捕猎雄鹿,直到鹿逃到水中被猎狗咬死为止。当时的罗伯特·莱恩汉姆(Robert Laneham)写道,“这种消遣娱乐程度如此之高,任何人都会立刻投入进去,许多感官都得到愉快享受,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几天之后,一大群獒被放出来追赶十三头熊。莱恩汉姆说,“这种消遣令人愉悦,您会看到熊……两次、三次甩耳朵,耳朵上全是血;它这副样子让人着迷,真是一件快意之事。”¹⁹ 在女王统治后期,因为老迈,精力不那么充沛,她不得不靠射击被捕获的动物获得满足;如1591年,在考德雷,

陛下带着全部随从骑马进入公园,那里准备好了一个精巧别致的凉亭,陛下的音乐家在亭中等候,一位美丽的少女唱着甜美的歌把一只石弓递到她手中,陛下接过弓,射向围场中的鹿(大约有三十只);她射死三只或四只,基尔代尔(Kildare)伯爵夫人射中一只。²⁰

除了这些程式化、相当正式的折磨动物的方法之外,还有无穷无尽的非正式方法,小男孩有追赶和折磨活生物取乐的恶名。在语法学校,投公鸡是广为流行的定期仪式。在忏悔星期二,人们把鸡绑在柱子上,

或者把它埋在地下只露出脖子,然后孩子们猛烈攻击,直到打死它为止。十七世纪一位诗人写道“这是最勇敢的游戏”。²¹放学后,孩子们掏鸟窝、“击鼓喊叫着捉松鼠”,²²抓住鸟,把鸟眼睛抠出来;往狗尾巴上拴瓶子或者吊锡罐;把蟾蜍放在杠杆的一端,然后猛击另一端把它弹向空中,蟾蜍必死无疑;把猫从极高的高处抛下看它是否能双脚着地;把猪尾巴割下来当奖品;用麦秆把活青蛙的身体吹胀。²³1664年,T.威利斯报道说,把“针从母鸡脑袋中穿过”看鸡能活多久,这是男孩们“都熟悉的实验”。²⁴虔诚的农业规划家J.比尔告诉R.波义耳,他在孩童时期曾以活剥青蛙的皮“取乐,就为了看青蛙剥了皮后怎么办”。在伊顿公学时,他“向泰晤士河投了许多青蛙,就为了看它们能游多远。”²⁵1697年一位新闻作家简洁的报道留有巨大的空间让人猜测,“两个小男孩向一条要在我家附近沟里淹死的狗投石头。”其中一个八岁男孩不慎击中并杀死了另一个小孩。²⁶难怪,传统的儿歌描述瞎老鼠被人用雕刻刀割掉了尾巴,黑鸟在馅饼里,猫在井里。十八世纪福音派教徒J.弗莱彻哀叹道, 147 “孩子的娱乐游戏多么富有恶作剧与残忍性啊!”许多位评论家也都有同感。²⁷

然而,孩子们不过反映了成人世界的标准。在十七世纪这个时代,乡村绅士款待来客时,要么放狗追逐家鸭,要么把鹅或鸡投入滋生大量梭鱼的池塘里看它们在里面挣扎。²⁸乡村的市集有咬掉活鸡头或麻雀头的竞赛。²⁹就连非常文雅的人士,如经济学家达德利·诺斯(Dudley North)偶尔也会说,他和其他年轻绅士在士麦那与英国商人在一起时,为了解闷,“把一只他们不当回事儿的狗绑在灌木上,然后手持弯刀冲向它,直到把它砍成碎片,以显示必要时他们也会成为英雄。”³⁰难怪,当格列佛发现自己与大人国里的巨人们在一起时,他惟恐他们会“把我猛掷向地面,就像我们通常想要消灭哪个讨厌的小动物时所做的那样”。如历史学家W. E. H. 莱基(Lecky)所述,有两种类型的残忍性:一种是源自粗心或者冷漠的残忍;另一种是源自报复性的残忍。³¹现代初期对

待动物表现出来的残忍通常属于冷漠的残忍。对大多数人来说,野兽不在道德概念范围内。当时的人与一位现代人类学家所描述的“原始”民族很像,他们既不刻意给动物带来痛苦,也不避免这样做:“社会圈之外的人类痛苦与动物痛苦往往不算什么。”³²在那个世界里,后来被看作残忍的许多事情当时还没有这样看。从一个男学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攫取动物生命是多么习以为常,托马斯·艾沙姆(Thomas Isham)于1670年代早期成长于北安普敦郡。他的小小日记写了许多杀鸡、宰牛、淹狗的事情,讲述了追猎野兔、设陷阱捕捉貂鼠、用石头杀麻雀以及阉割公牛的故事。没有一件事引起任何特殊的评论。显然,孩子对此无动于衷。³³

在诗人埃德蒙·沃勒(Edmund Waller)的比喻中,在更高级的深层次上反映出同样的冷漠:

如一条宽大的鳊,为满足怪异趣味,
活生生地,被投入沸腾的水,
罕见的热气令它恼怒,奋力逃窜
在滚烫的铜器里扑腾,开水四溅。

148

这完全是视觉上的意象,对鱼的感觉毫无兴趣。同样,M.普赖尔把同时代的打油诗人比作宠物松鼠,徒劳地要逃离监禁。

难道你没看见
(只是比喻而言)
松鼠在摆动的笼子里跳,
消耗些许愤怒与狂暴,
笼子这侧或那侧翻上,
顶端的钟随之敲响——?

在球体中运动；在钟声中陶醉，
愚蠢的生灵以为攀登如飞；
但转来转去，无论木笼或金银，
它爬的高度不超过两寸。³⁴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节里是松鼠而不是普赖尔在发怒。

然而，一百年之后，威廉·布莱克的知更鸟³⁵却引发非常不同的反应。因为那时，动物的感觉已经成为一件颇受关注的事情。整个十八世纪，特别是1740年代以后，有关这个主题的创作如不断增长的洪流：有论述对待低等生物道德内涵的哲学散文，有反对虐待动物具体形式的抗议书和（自1680年代以来）富有启发意义的小册子，教育孩子们“对野蛮造物慈悲为怀”，³⁶有众多的书籍以及无数投给报刊杂志的文章，还有大量的诗歌。这是诗人——即雪莱所说的“未受承认的立法者”——对知识界理念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英国历史时代。诗人经常被宣传册作者引用，而且也被国会的演讲者们引用；如果不考虑以下这些人的著作就不可能理解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蒲柏、汤姆森、盖伊、考珀、斯玛特、多兹利、布莱克、彭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拜伦、索西、克雷布、克莱尔，不用列举更多了。³⁷十九世纪初期运动达到顶峰，1824年，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后来成为皇家协会）建立，而且（在1800年以来若干没有成功的提案之后）通过了一系列议会法案：反对虐待马、牛法案（1822），反对虐待犬类法案（1839, 1854）以及反对逗熊与斗鸡法案（1835, 1849）³⁸。1887年，在纪念执政五十周年的讲话中，维多利亚女王讲道“在向我的臣民传播启蒙思想的各种标志中”，她特别欣喜地注意到“人类对待低等动物的感情越来越人性化”。³⁹

这一切如何发生的呢？早在1795年，一位作家把这归功于“当前人性胜过以往任何时期”；十九世纪中叶，历史学家莱基宣称这种变化“既不是知识增加的结果，也不是明确推理的结果，而只不过是道德水

平不断提高的结果”。⁴⁰然而,当时人们认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人民比另一个时期的人民人性多些或少些,这一定是错误的。所变化的不是人性情感本身,而是如何界定其适用的领域。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阐释道德关怀领域的界限为何会扩大到把其他物种与人类包含在一起。



二 新论点

当然,无故虐待动物是一件坏事这种观念并不新鲜。许多经典道德家一直持这种观念;它由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提出,在现代初期多次被重新提出来。但是这种观念起初并没有反映任何对动物的特别关心。相反,通常情况下,道德家们之所以谴责虐待动物,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会让人的性格变得残酷无情,造成人们彼此之间残忍相向。传说古代雅典人谴责一个孩子弄瞎牛的眼睛,因为他们认为总有一天他会残忍地待人。¹ 同样道理,威廉·霍格斯(William Hogarth,英国画家)在“残忍的四个阶段”组画(1750—1751)中提出,那些一开始折磨猫、狗的人最终会发展到谋杀他们的同类。1798年,约翰·劳伦斯写道,“如果允许对畜牲残忍,那就也会殃及人类生命;转化要比想象容易得多,而且会有传染性。”² 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虚构的浪子洛夫莱斯(Lovelace)自幼就残忍地对待动物;十九世纪,人们注意到鲁吉利的罪

150

犯威廉·帕尔默(William Palmer)小时候就因为在动物身上残忍地实验而恶名远扬。³ 这个时期人们广泛应用这种论点。1809年,厄斯金勋爵提出反对虐待动物法案时,也指出残忍对待动物会导致残忍对待人类;一位同时代的人说,这项法案实际上是要防止谋杀人类。⁴

旧约中许多反对残忍的禁令就是一贯完全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加以阐释。阿奎那解释道,“如果圣经文的任何一节看来禁止我们残忍地对待野蛮动物,那是或者因为……唯恐残忍对待动物就会发展为残忍地对待人类,或者因为伤害动物最终导致伤害人类。”⁵《圣经》中包含这样的章节:在敌人的驴不堪重负的时候,要出手相助(出埃及记,23:5;申命记,22:4);允许动物在安息日休息(出埃及记,23:12);牛在场上踹谷时不可笼住它的嘴(申命记,25:4);强调“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箴言,12:10)。⁶ 都铎王朝时代与斯图亚特时代一些评论家完全忽视这些篇章。另一些人只注重寓意,例如把带口套的牛看成表示报酬不足的牧师。⁷ 但是许多人赞同阿奎那的解释,认为上帝不许犹太人残忍对待动物,“唯恐他们学会施之于人”,或者恐怕他们会损坏别人的财产。⁸ 允许动物在安息日休息,这样人就不用在那一天费力照看它们。⁹ 给牛定的规则“不是为了这些生物本身,”有人说,“上帝的法则不是指向它们。”¹⁰ 又有人说,“[上帝]确实想到了动物,但也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才这样想到它们。”¹¹ 如圣保罗所说,上帝挂念的不是牛。^{*}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观点,根据它,不论是否有对人类的后果,残忍对待动物都是错误的。这样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源泉在哪里呢?

少数考虑这个问题的学者认识到几位古典作家,特别是普卢塔克、波菲利(Porphiry)已经表现出对动物的极大关爱,有时甚至主张素食主义。¹² 但是,他们往往把这些作家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时代几乎看作完全空白。狄克斯·哈伍德(Dix Harwood)的那本珍贵的、鲜为人知的著作

* 参见上文, p. 24。

《爱动物观及其在英国之发展》(1928)仍然是这个主题的集大成者,但就连这本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1700年以前对动物同情心的例证”“微乎其微”。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教授在最近论述《动物解放》一书中断言,从十三世纪的鲍菲利到十六世纪的蒙田之间没有人从本质上谴责过虐待动物;而另一位当今著名的权威人士——约翰·帕斯莫尔教授(John Passmore)谈及十四世纪日本散文家反对把野鸟关在笼子里时,表明“在同一时期欧洲作家中一定找不到这样的感受”。¹³

然而,事实上,就在十四世纪,乔叟写道,无论笼子里的鸟得到怎样的关爱,它都

宁愿在森林里,在寒冷狂暴的地方
吃虫子,经受自然的磨难

而且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诗歌,对被捕猎的野兔和遭到虐待的牲畜表现出深切的同情。¹⁴事实上,这种所谓现代“感受”在中世纪的英国并非鲜为人知。许多凯尔特圣徒的生活表明,他们与野外生物就以平等友爱关系相处。¹⁵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他们不具代表性,但是却无法无视中世纪关于圣人的那么多传说,例如圣尼奥特(St. Neot)从猎人的手里救出雄鹿与野兔,或者如十二世纪诺森伯兰的圣人,芬查尔的戈德里克(Godric)赤着脚去抢救冻得瑟瑟发抖的生物,把鸟从陷阱中放出来。¹⁶国王亨利六世不忍心看猎人们宰杀动物;还有十五世纪的神秘主义者马热丽·肯普(Margery Kempe)每当看到男人用鞭子抽马时,眼前就会出现耶稣被打的情景。¹⁷

当然,这些人用当时的标准来看,都很古怪而精神脆弱,有时关于他们的故事要进行寓意地理解。但是确定无疑的《富豪与乞丐》呢?这篇尽管很受冷落但却十分重要的论文论述了十诫,其创作时间不晚于1410年,很可能源自圣方济各会。论文阐释“在可以用……作肉食或装

束”，或有必要“避免对人类有害的动物惹麻烦”的时候，第五诫（反谋杀）不禁止宰杀动物，但它禁止人们出于空虚与残忍杀害动物，上帝也会报复那些虐待神的造物的人们。论文继续论述道，“因此，人们应该怜悯鸟兽、不应该无缘无故伤害它们……因此，出于残忍与空虚折磨鸟兽，而不是……为了人类生活的福祉[即方便]，就有了罪……非常严重。”¹⁸

这段文章很值得注意，也是令每一位努力追踪英国关于虐待动物思想发展历程的人都为难的篇章。这表明十五世纪伊始，我们就有一个清晰的立场，与大多数十八世纪论述这个主题的作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没有什么不同。关于动物的观点恰恰就是1784年考珀所要写的：

总之这样：如果牵涉到人的益处、健康，

或者安全，那么他的权利与要求

至高无上，必须把它们的压灭。

否则，一切生灵——即使最卑微者

也享有自由生活、享受生命，

正如上帝最初自由创造万物一样。¹⁹

事实上，在十五世纪与十九世纪之间，在庞大的反对虐待动物的布道与宣传队伍背后，有一种前后一致、相当恒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很容易总结：也就是说，人完全有权利驯养动物，为了衣食杀动物，但是他不可以残暴或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驯养的动物应该得到喂养，得到休息，死亡时应该尽可能没有痛苦。人们因为食物之需，或者认为它有害，可以杀死野生动物。但是尽管可以射杀猎物，可以捕猎害虫，只为娱乐而杀生却是错误的。由此得出结论，忏悔星期二把公鸡绑起来，向它投掷木棍，或者为了取乐而折磨动物，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动物之间竞赛表演也是如此。然而，逗牛却可以得到许可，因为它应市政要求，有改善

肉质的目的。本着这种态度,伊丽莎白时代的大清教徒 W. 珀金斯允许逗牛,但强烈谴责斗鸡与逗熊。²⁰

当然,这个立场很容易让人们就什么是“必不可少”的残忍,什么是可以避免的这个问题展开论争,正如后来对活体解剖的伦理辩论所表现的一样。但是从本质上说,所有担忧动物处境的主流团体都持这种立场,无论是伊丽莎白时代与早期斯图亚特时代强大的新教徒、清教徒,还是十七世纪后期贵格会会员、非国教派人士、自由信仰者,或是十八世纪的福音派新教会、卫理公会派教徒、感伤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就他们的主要论点而言,明显缺乏历史进展。 153

然而,尽管立场不变,一批又一批宣传家关注的具体内容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内战之前,大家的谴责主要针对逗熊、斗鸡以及虐待家养动物。十七世纪后期扩展到把与猎兔、活体解剖、笼养野鸟、野蛮宰杀、精细烹饪相关的残忍包含在内。争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清教徒运用神学术语进行鼓动宣传,论证上帝要求人如何对待低等动物。然而从十七世纪后期开始,语气变得越来越世俗,其他方面的考虑也加入进来。

可是最初,反对虐待动物者主要以教义为依据,从旧约中找到潜在的让人类管理造物的教义。根据这个观点,野蛮造物为服务于人而造,但是,它们应该受到尊重,而且只能用于造物主设想的目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写道,上帝“不会让我们不择手段地虐待野兽,而是要养活它们、照顾它们。”“如果一个人不善待他的马、他的牛、或他的驴,那么他就暴露出本性的恶。而且如果他说,‘呸,我才不管呢,它不过是野蛮的畜牲。’我会回答,‘是的,但是它是上帝的造物。’”动物像人一样,是上帝造物的一部分,在人类需要所界定的范围内,有权享受生命与幸福。加尔文的观点绝对以人类为中心(“确实,是上帝把鸟给我们当食物,正如祂为我们创造了整个世界”)。但他还是对“极端”或“野蛮”残忍划了界限:当上帝把畜牲“交给征服时”,“规定了我们应该实施温和管理。”²¹ 同一个道理,菲利普·西德尼爵士(Philip Sidney, 英格

兰诗人,军人)强调人类不该滥用神的信任:

但是,人类啊,
不必要的狂怒不可有,
残暴之气不可长,
你是血肉之躯,莫让任何生灵流血,
你惧怕死亡,须想它们也不愿死灭,
.....
而你,可怜的畜牲,耐心地等待冥府。²²

154

十七世纪中叶一位牧师说,人的统治“属于从属管理,对待上帝造物不能绝对为所欲为”。M. 黑尔爵士也认为,残忍地对待动物是“暴政”,“违背信任”与“正义”。²³T. 泰森写道,人的确是“造物的总管”,但是,人类统治

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残暴的,他之所以有资格统治,首先,要最有利于上帝的荣誉;其次,为了人自身真正的利益与用度,而不是满足凶狠与愤怒,或愚蠢与荒唐的情绪;第三,最有利于帮助、援助与协助那些畜牲实现由伟大、美好、仁慈的造物主赋予其自然本性的一切优势。²⁴

这样看待人与动物关系的观念会延续很久。1748年,哲学家D. 哈特利反思道,“我们似乎在它们面前充当上帝,我们同时有义务做它们的保护者和施主。”1776年,小册子作者H. 普里迈特警告道,上帝会要求人对让他托管的生物负起严格的责任。这是他《论仁慈的职责与虐待野蛮动物的罪过》那篇论文的基础。²⁵

当然,伊丽莎白时代与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批评家常常对其论点加

以限定,承认人对动物的责任没有对彼此的责任重大。加尔文写道,“如果我们必须关爱动物,我们必须加倍地关爱人类生命。”1589年,T. 威尔科克斯解释道,《箴言》(12:10)的意思是好人应该“对动物仁慈,对人更加仁慈……他如此温文尔雅,以至于不忽视他的牲畜,及时给它们肉食、照料以及所需的一切。而他给予家人与贫困之人的关爱更要多得多啊”。三年之后,彼得·穆菲特(Peter Muffett)重复威尔科克斯的解释:“正义的人不会过度奴役愚钝可怜的生灵,也不会让它遭受缺少食物与照料之苦。不过如果他对畜牲那么体恤,他对仆人、妻儿会加倍仁慈。”²⁶

受这个条件限制,许多斯图亚特初期的评论家重复旧约的律令,说 155 好人应该对畜牲仁慈,明确地否定圣保罗表面的无情。1607年,北安普敦郡的教士说,使徒提出“上帝挂念的是牛吗?”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是的,当然,无论是牛,还是羊。’”²⁷因此,一个好农夫要保证他的动物喂养得好,有吃有喝,而且星期天可以休息,还要注意在它们没能按照他的意愿做事时不发脾气,不愤怒地抽打它们。²⁸的确,动物应该得到与其他劳动者同样的待遇。爱德华·埃尔顿(Edward Elton,英国教士)认为,收割时节不遵守安息日的农民是“对他们的仆人与牲畜施加伤害,仁慈与同情应该延伸到愚钝的生灵身上,让它们也有空闲,不用干活”。巴宾顿主教同样认为,“星期天休息就是为了减轻仆人与畜牲痛苦而规定的,否则,它们会被无情的俗人虐待。”约翰·多德(John Dod,英国教士)与罗伯特·克利弗(Robert Cleaver)认为,“马被狠命地骑了整整一天,夜晚还绑在光秃秃的架子上,没有食物补充体力,这非常野蛮残忍。”²⁹

于是,体贴周到地对待动物成了一种宗教义务:“爱上帝,就要爱祂的造物。”³⁰后来的作家往往强调,残忍是对上帝的侮辱,对其造物的一种亵渎。³¹乔治·威瑟(George Wither,英国诗人和讽刺作家)在关于马的诗歌中表达了人所肩负的责任:

尽管我知道
这个动物既增添快乐,又满足需要;
我,为了防患于未然,
还是小心谨慎,悉心照料。
上帝让动物为我们效劳,
而一旦有谁一意孤行,
胆敢压迫它,让它忧伤烦恼,
他也就把自己的恩泽全抛
除非及时悔过自律情操,
否则他或他的家人,
总有一天为此受到恶报,
享不到造物之便利与美好。³²

因此,悖论就在于从旧的人类中心传统的矛盾中产生出新的态度。其实大多数新思想往往都是这样出现的。正如现代无神论也许更宜理解为从基督教中发展起来的信念,而不是来自外围的侵犯。所以,眷顾其他物种,也可以从古老的人类中心主义教义内部找到其思想根源。神学家们经常教导说,动物的缺欠是人类堕落的直接结果。既然动物不过是亚当罪过的无辜受害者,便可以得出结论,人们应该慈悲、宽厚地对待它们。1613年,托马斯·德拉克斯(Thomas Draxe,英国教士)写道,“决不要……虐待任何一种可怜的生物,要知道如果它们本性中有任何缺点或者偏差,如果对我们缺乏任何责任与遵从,那都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罪过的结果。”第二年,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也同样认为“看到所有的生物也在一起承受对我们的惩罚,应该唤起我们对它们的慈悲”。³³

同样,因为野生动物相互的凶猛残忍是对人类罪过的反应,所有的

动物在人类堕落之前都驯服温顺,那么可以说,人们不应该以观看动物互相打斗为乐。新教谴责残忍娱乐至少可以追溯到1550年,当时罗伯特·克劳利(Robert Crowley,英国教士,印刷商)谴责逗熊是“十分丑陋的场景”。³⁴这受到很大的误解。麦考利(Macaulay)在一个著名的讽刺笑话中称清教徒不喜欢逗熊,不是因为它让熊遭受痛苦,而是因为它给观众带来欢乐。³⁵这句话有点儿道理,但并非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清教徒哀叹狗与熊相斗时的敏捷,因为他们把这看成堕落的结果,让人从中联想起人类的罪过。W. 珀金斯写道,“一种动物对另一种动物表现出憎恶与残忍,那是我们反叛上帝的后果,我们不该为之欢喜,而该为之悲伤。”正是出于这个缘由,十七世纪初期的一位绅士约翰·斯潘塞(John Spencer)责备他的兄弟尼古拉斯不该沉迷在斗鸡的快乐中:“你把应该悲哀、神伤的事情当作快乐、开心的根由,你以动物的憎恨与残忍为乐,那却是因为人的罪而加之于它们的恶。”

不过,清教徒们也同情动物。菲利普·斯塔比斯(Philip Stubbes)问道,“看到一个可怜的动物撕扯、攻击、杀死另一个动物,基督徒的心怎么可能快乐呢?虽然它们对于人类是凶残的畜牲,搞破坏,但是它们是上帝的造物,上帝创造了它们,为了上帝的缘故,我们不应该虐待它们。尽管在我们看来,它们凶恶,要吃我们的血,但是,它们从原初本质来看是好的、善的、是要展现伟大上帝的荣誉与光辉的……因此,为了神,也不应该虐待它们。所以,逗熊是“又脏又臭、令人厌恶至极的游戏”。¹⁵⁷ W. 欣德声明,“我认为任何人从任何生物的痛苦与苦难中获取快乐,或者以一种生物对另一种生物的暴行为乐,或者把一种生物与另一种生物相互野蛮残忍相斗当作娱乐都相当违法。”亨利·比德尔(Henry Bedel)、J. 多德、R. 克利弗、托马斯·比尔德(Thomas Beard)、E. 埃尔顿以及其他许多严谨的新教牧师都表达了同样的情感。³⁶

的确,清教徒们不喜欢动物娱乐活动,因为它们总是带来噪音、赌博与混乱。正因为如此,斗鸡和抛鸡在1654年的护国公政体律令中遭

到禁止。³⁷但是他们也对动物所受苦难表达了强烈同情,认为从中取乐是野蛮行径。罗伯特·博尔顿(Robert Bolton)强调,“从残忍折磨愚钝生灵中获取快乐、或者沉迷于可怜无辜生灵的流血痛苦之中,实在是罪孽深重。而这些生灵就其特有方式而言,对造物主的用处比你自身大得多,也好得多。”³⁸十七世纪中叶,把谴责的对象扩大到赛马。赛马受到贵格会会员及其他人的谴责,因为对动物具有破坏性,而且致使动物“过度劳累……过分强迫……超出它们承受力”。³⁹1650年代,一位匿名人士反对动物娱乐。他提出“应该立法限制这种野蛮残忍行为,保护可怜、无辜、敏感的动物。全能的上帝创造它们是为了更佳的用度。”⁴⁰事实上,有些市政当局已经开始行动。梅德斯通在1653年禁止抛鸡,把它视为“残忍的、与基督教不符的”行为,而切斯特早在1596年就以同样的理由禁止了逗熊。其他地方政府也纷纷效仿。⁴¹

然而起到决定性影响作用的贵族阶层观点变化得较为缓慢。护国公政府只是成功地结束了公共竞赛项目。普赖德上校(Pride)用射杀熊结束了伦敦希望公园的逗熊,但是私下里逗熊仍在继续。随着王政复辟,逗熊、斗鸡和抛鸡又一次公开进行。⁴²1660年,当后来的不肯宣誓效忠者^①——埃德蒙·埃利斯(Edmund Ellis)重新发表种种清教徒牧师有关斗鸡的观点时,一位朋友评论道,他得不到“一般绅士们”的同情。埃利斯自己也承认由于谴责这项消遣活动对基督徒不健康,他将“被描述为有勇无谋、放肆无理的家伙”。⁴³动物消遣在那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一直在上层社会中流行,比如赛马保留了王室运动的地位。迟至1699年,旧东印度公司的支持者以十票之差在关键的议会表决中失败,许多下院议员缺席,“都去看狗逗老虎”去了。⁴⁴不过,王政复辟之后,贵格会会员以及非国教派的人继续坚持清教徒反对残忍消遣娱乐的观点,并且在十八世纪获得了卫理公会派教徒以及福音派信徒的最新支持。

^① 指在英国1688年革命后拒绝对威廉和玛丽的王室宣誓效忠。——编注

然而不只是清教徒传统培育出来的人开始反对这些“肮脏的消遣”（这是 J. 戴维斯在 1590 年代的用语）。⁴⁵ 许多人同意蒙田（其《随笔》在十七世纪曾经两度被译成英文）表达的观点：“一种尊重和人性的普遍责任把我们……与有生命有感觉的野蛮畜牲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对人必须报之以正义，对所有其他有此能力的生灵必须报以善意与仁慈。”在 S. 佩皮斯看来，动物消遣娱乐提供了“一种非常粗野下流的快乐”；J. 伊夫林认为，这是“缺少人性的娱乐或者说相当野蛮残忍”。十七世纪中期，斯坦福的历史学家——理查德·布彻（Richard Butcher）认为，奔牛提供的娱乐只有能“从兽行与恶作剧中获取快乐”的人才受用得起。⁴⁶ 到了十八世纪，这种观点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以及所有像斯蒂尔（Steele，英国散文家和剧作家）与阿狄森这样维护良好修养理想的人的正统观念。⁴⁷

于是，宗教虔诚与资产阶级感性结合起来，导致一场全新有效的运动，反对由来已久的消遣娱乐。汉诺威王朝初期的地方报纸上广泛抨击抛鸡运动。⁴⁸ 它主要是低俗民众的娱乐消遣，而且似乎异常缺少体育道德。1739 年，一位校长质问道，“把一个无辜、软弱、无力自卫的动物绑在地上，然后大家手持棍棒把它的骨头敲成碎片，这怎么可能是理性生灵的高贵娱乐呢？”⁴⁹ 1720 年以降，越来越多的学校与城镇禁止这种仪式；到了 1750 年代，就已经显著下降，虽然在某些地方乡村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⁵⁰ 1773 年伯明翰禁止逗牛，在十八世纪末之前，在其他地区也渐渐消失。第一次（1800）通过法令加以禁止的努力遭遇激烈反对，不过在 1822 年，法律规定在公路上禁止，1835 年彻底禁止。同一时期，逗獾、斗狗以及类似的动物竞赛得到抑制。⁵¹

斗鸡更具反弹性，因为有人辩护说可以把它看作禽类自然本能的自发表现；有人甚至证明给公鸡用人工距是正当的，它能保证战败者迅速死去。⁵² 1762 年 J. 博斯韦尔去伦敦的斗鸡场，他同 S. 佩皮斯，约翰·邓顿（John Dunton）以及许多前辈一样，“同情可怜的公鸡”。但是当他 159

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其他观众也同情这些正以“最残忍的方式啄咬撕扯”的公鸡时,他在“任何人脸上都没有看到丝毫怜悯的表情”。无论如何,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谴责这种消遣的“残忍性”;在十八世纪,它逐渐从文法学校消失。⁵³在十七世纪中叶,诗人罗伯特·怀尔德(Robert Wild)还以滑稽诙谐、模仿英雄式的口吻描述斗鸡,例如他的诗歌“一只诺福克公鸡与一只威斯比奇公鸡之间醒目、真实、悲惨的决斗关系。”⁵⁴但是,到了1807年,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的语气就大不相同:

野蛮的斗鸡主儿带来可怜公鸡,
配了硬踵、剪了金翅;
没耐心的主儿给它灌了辣食,
血腥战场叫骂呼斥。
刺穿脑壳、啄掉双眼,
斗败的鸡一直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硬撑着去啄获胜的强敌,
昏昏沉沉、摇摇晃晃地迎击:
倒下时,粗野的主儿拎起血迹斑斑的双翅,
(看他臂上血迹,就知送命的不止一只)
诅咒怯懦的鸡,害他丢了赌金,
白白为他流血、死去。⁵⁵

1833年,伦敦规定斗鸡场违法,1835年,全国规定斗鸡场违法。1849年,斗鸡本身最终也遭到禁止,不过如其他动物消遣一样,它仍在私下里进行。⁵⁶

狩猎的情况却微妙得多。中世纪教会认为它是淫荡的娱乐,不适合神职人员,禁止供奉圣职的人从事(虽然非常没有成效);1621年,这个问题重新成为时事性话题,当时,不走运的阿博特大主教没射中雄

鹿,却杀死了猎场看守人。⁵⁷清教徒像其他道德家们一样认为狩猎浪费了大量时间与金钱,同时也祸害了贫穷百姓的庄稼。⁵⁸1604年,赫顿(Hutton)大主教告诉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他希望看到“少浪费区域的财富,更加适度地合法狩猎,这样不仅贫穷百姓的谷物少被糟蹋,陛下臣民也免受更大的损失”(这对刚刚登基,迷恋狩猎的詹姆士一世而言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希望)。⁵⁹不过,大主教小心谨慎地把狩猎描述为合法行为。只要它能够被看成是获取食物或者控制害虫的必要手段,就很难直接进行谴责。如果狩猎具有争议性,那也多半针对企图把它局限在一定社会阶层之上,而不是因为对人类追杀低等动物的权利所产生的任何质疑。多数清教徒的诡辩家允许有节制地狩猎。1641年W.欣德就狩猎伦理发表了一份冗长的讨论报告。但是他最后避开坚决反对狩猎,至多表达了不该从被猎杀动物的痛苦中得到快乐,或者不应该不必要地延长它们的痛苦,而且对马也应该体贴。这个世纪后期,一位约克郡的牧师在日记中写道,尽管同时代一些人质疑狩猎与追捕的合法性,但他本人却相信,即使亚当没有堕落犯罪,“某些生物还是要供人类食用,人们必须如此这般地追杀它们”。⁶⁰ 160

从约翰·福克斯(John Foxe,1517—1587,英国殉教史学家)到E.勒德洛,其间不乏正直之士狂热地迷恋狩猎而且良心上丝毫不感到内疚。十七世纪,清教徒尼古拉斯·阿什顿(Nicholas Assheton)先生快乐地追赶狐狸、牡鹿、水獭、野兔及每一种可猎杀的野生生灵。怀特洛克(Bulstrode Whitelocke,英国律师)有些疑惑,但是很快减轻了疑虑,因为他想到,如果上帝不让猎狗用于狩猎的话,为什么会赋予它们灵敏的鼻子和奔跑的速度呢;至于被猎杀的动物,它们本来就是不断处于恐惧、害怕之中的动物,被不被猎杀都是如此。他认为,狩猎无论如何都没有给野兔和鹿造成更大的不幸。⁶¹

然而,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十二世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英格兰主教及学者)早就认为狩猎会让人的性格变得残酷无

情；在都铎王朝初期，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不以狩猎为乐，却同情无辜的野兔：狩猎是“屠杀中最低级、下流、卑鄙者”。莫尔与几十年之后的J. 福克斯的看法一样，认为基督教批判犹太人用鲜血祭祀就是证明上帝痛恨不必要的流血。⁶²大主教沃勒姆(Warham)和帕克(Parker)从不狩猎。主教朱厄尔(Jewel)也不。他质问捕猎野兔的人，与凶猛的狗一起追逐胆怯的动物会有什么乐趣呢？它们不攻击任何人，稍微一点动静就会四处飞窜。P. 斯塔比斯认为，为了消遣而狩猎完全违法。
161 1603年在圣保罗，一位教士告诉会众，天堂不会有放鹰与狩猎。⁶³正是响应这种教诲，詹姆士一世时代虔诚的非神职人员约翰·布鲁恩(John Bruen)被说服，把他的猎狗、鹰、狗都闲置一边，开放他的狩猎保护区。⁶⁴娱乐作家警告道，

恐怕我们会被这种消遣转变，自己也变得野蛮。在树林里游荡，直到与树林里的畜牲居民相仿，而且通过不断与狗亲近，会完全沉迷于屠杀与流血，这让我们名誉扫地。

T. 泰森也同样认为，沉迷狩猎使人变得“凶猛、残忍，非常贪得无厌”。⁶⁵

然而，偶尔才会有某个胆大者直接挑战这种娱乐的实质，毕竟它是给牧师的贵族施主们的主要娱乐。其中一个大胆的人物是托马斯·拜沃特(Thomas Bywater)。1605年他呈给他的雇主设菲尔德勋爵一本书，责备后者犯下的罪过，尤其是“过度狩猎与放鹰”。那位贵族怒不可遏地讲述道，“他竟然当着我的面强调，上帝规定鹰与猎狗都不是为人的娱乐所创造，而是为了装饰世界而创造。而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适度地乐于此道而已。”拜沃特是设菲尔德勋爵家的家庭教师，难怪他没有保住职务。⁶⁶

十七世纪晚期，许多非国教派人士越来越担忧追猎野兔事件。1677年，爱德华·伯里(Edward Bury)认为，杀死可食动物“无疑是合法

的”，但是“如果以它们的死亡为乐似乎就很冷酷血腥”。在接下来的大多数创作中，就这个主题，他以预言的口吻继续说，“假设你听到了这样一个可怜的动物断气时以这样的方式说（因为想象这样一个对话一点都不荒诞）‘喂，人啊，我怎么惹你了？……我和你同为造物’。”⁶⁷

事实是，人类是管理者，这个教义如果进行严格阐释，就不可能宽恕仅仅为了消遣而残杀动物的行为。人可以为了食物或者自卫而杀生，但不能为了取乐而杀生。1641年，乔治·沃克（George Walker，英国教士）规定，“人们出于自我防卫与为了自身安全消灭蛇、有害的畜牲、聒噪的生物是合法的，然而，残酷地、以轻松愉快的心情这样做，或者以消灭它们为乐事，没有罪恶感与怜悯之心，那就是对上帝创造世界的一种蔑视与不敬。”M. 黑尔爵士认为狩猎本身不违法，但是他永远不能赞同“只是为了消遣娱乐而追逐对人类无害的野兔”。⁶⁸ 贵格会会员彻底禁止为了消遣而狩猎。1710年《闲谈者》杂志宣布禁止猎杀“无辜的动物，如果不是为了安全、方便或者食物的目的，我们不可以宰杀它们”。⁶⁹ 162

但是，很难看出除了从追逐中获得乐趣之外，猎杀野兔、鹿还会有其他目的，虽然偶尔有人心不在焉地试图证明猎杀牡鹿是为了必要的自我防卫。在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e）的《大不列颠的田园》（1613）一诗中，一位乡村青年问道，

难道我们撵鹿不合法？
它每天清晨冲破围栅，
吃掉我们地里的庄稼。⁷⁰

但是，由于鹿只生存在鹿保护园中，这理由显然失去真正意义；到1780年代，这种观点就彻底不见了。这时，乔治三世的次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奥斯纳伯格的主教，命令皇家猎犬停止杀死猎物的行为，把鹿放生以便重复狩猎。⁷¹ 十八世纪，人们越来越难以论证追猎野兔或

牡鹿有任何必要目的；道德家们同样激愤地给予公开谴责。1788年一位观察家注意到在一些人看来，“带着一群丑陋、喧叫的猎犬，追猎可怜的、不会伤害任何人的野兔，从中获取快感……仔细想想，这看起来与野蛮残暴的逗牛一样”。⁷²射杀无辜的鸟也开始受到谴责。^{*}

然而，狐狸却是另一回事儿。因为，如诗人所说，狐狸是“狡猾的、偷东西的贼”，“故意捣乱的坏蛋”，组织严密的猎狐运动可以被看作“对夜间盗贼的报复”。水獭也是“深夜抢劫者”。追捕这样的害兽也就顺理成章地表现为一半像战役，一半像道德剧。

对于这些夜间出没的贼，猎人们，准备好
最强烈的报复。啊，多么辉煌，
主持正义，让无耻凶恶之徒
得到可耻的下场！⁷³

1776年，弗朗西斯·芒迪(Francis Mundy)谴责追猎野兔的猎手们：

凶残的团伙
双手沾满无辜的鲜血……

但是他认为猎狐则不然：

对这样的坏蛋不用谈同情！
严格的正义要取它的生命。⁷⁴

163

如詹姆士一世时代传教士约翰·罗林森(John Rawlinson)很久以前所

* 见下文，p. 280。

释,旧约要求正直的人们慈悲地对待动物,指的是“牲畜与有益的野兽”;而狐狸“无益,反而有害……因此,对它们没必要表示同情”。诗人詹姆士·汤姆森(James Thomson)为野兔与牡鹿求情,但是对狐狸丝毫不同情,它是“夜间羊栏里的强盗”。⁷⁵

实际上,直到1869年,历史学家E. A. 弗里曼(E. A. Freeman)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谴责猎狐,这才鼓动起现代舆论反对这样的消遣,视其为残忍对待狐狸。⁷⁶很奇怪没有开始得更早一些,因为多数人早就知道,猎人们非但没有按照公开标榜的那样努力减少狐狸数量,反而在小心地保存狐狸。虽然猎狐在社会上本来被视为比猎鹿低级,但是在十六、十七世纪期间,特别是在鹿越来越少而追猎野兔又受到圈地阻挡的时候,它却在贵族阶层渐渐流行起来。1577年W. 哈里森论述道,如果不是贵族们“依然为了狩猎与消遣”而把狐狸保护起来,它们早在“很多年以前……就该被消灭光了”;1618年,罗伯特·雷斯(Robert Reyce)评论说,在萨福克,如果不是贵族们将狐狸保护起来,用于“防范外国侵略”所需的战争般演习,恐怕狐狸早就灭绝了。确实,早在1539年,罗伯特·派伊(Robert Pye)就告诉T. 克伦威尔,只要贵族们听之任之,狐狸很容易就被彻底清除。他补充道,猎狐犬给农夫们的羊、鸡造成的损害比狐狸造成的更大。⁷⁷1669年J. 沃里奇还会敦促说,在育种期间猎狐就能把它们彻底消灭;教区当局定期酬劳那些上交害兽尸体的人。⁷⁸但到了十八世纪初,保护狐狸幼崽、从邻近国家进口狐狸、给它们搭窝建穴,甚至追赶“袋装”(装在袋子里带进来供狩猎用)的狐狸是很平常的事儿。⁷⁹地主宁愿赔偿农民羊、鸡的损失,也不愿放弃这项消遣。随后,不使用猎狗而杀狐(秘密杀死狐狸)成为乡村绅士最大逆不道的罪过之一。⁸⁰雉鸡保护区的主人私下里向狐狸开战,但是只有被授权的猎人才敢公开从教区领取狐狸头的酬劳。⁸¹

猎狐手们发起了人为保护狐狸的运动,但没能阻止曼斯菲尔德勋爵领导的最高法院法官们在1786年重申传统教义,即追逐猎物闯入他

164 人土地的猎狐手不算非法侵入,因为狐狸与野兔不一样,是人人可以随时自由追杀的害兽;猎手们可以自由地在乡间追赶,不管在谁的土地上。⁸²但是非律师人员却感到越来越难以把猎狐看作凭良心履行控制害兽职责,这种职责让他们感到痛苦。到了十八世纪后期,一小批评论家们开始谴责其残忍的本质。⁸³



三 废黜人类

因而,即使在基本上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模式内,人们通常对待动物的诸多方式也可能受到谴责。畜牲为人所造,但是并没有理由无缘无故地虐待它们。

165

到了十七世纪后期,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本身开始瓦解。世界不只是为了人类而存在,明确地接受这种观点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一场重要革命。不过,历史学家几乎没有公正对待这场革命。当然,古代的许多思想家、犬儒学派、怀疑论者以及伊壁鸠鲁主义信徒否认人是宇宙的中心,否认人类是众神特别宠爱的对象。在基督教时代,持怀疑论的思想家们时常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命不凡,如

在公元二世纪,塞尔瑟思(Celsus,古希腊哲学家)抨击斯多葛学派与基督教,提出自然既为人类而在,同样又为动植物而在。¹ 一个世纪之后,波菲利说,如果认为特意把猪特意造出来就是让人类吃,那真是荒诞不经;如果这样,人们也可以相信特意把人类造出来就是让鳄鱼吃。² 此外,旧约中许多文本体现出,上帝创造低等生物是为了神和它们本身,不仅仅为了人。于是,一些神学家教导说,生物既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也为了反映神的荣耀。

现代初期的新鲜之处在于,当十六世纪的蒙田与十七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者们重提古典怀疑论者的旧话,抨击人类对其他造物“想象的统治权”时,³ 他们第一次发现在基督教传统中,有些作家和他们秉持一样的观点。十六世纪中叶,玛丽一世时期殉教士J.布拉德福德公开质疑动物完全为维持人类生计所造的经院学说。⁴ 十七世纪,人们越来越普遍认为自然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且上帝如关心人类福祉一样地关心动植物的福祉。内战期间,非国教教徒从这种观念中得出逻辑结论。其中一人说,“上帝爱最善的圣人,同样也爱地上的爬行生物,人的肉体与蟾蜍的肉体之间没有区别。”⁵

虽然大多数同时代人会认为这样说有些过分,但是在十七世纪后期,对相对正统的牧师们而言,指出上帝像关心人类一样关心畜牲却相当平常。非国教派人士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甚至表示,“如果说上帝不照顾低劣、下等的生物……而只在乎人类的事物与忧虑,就是异教学说。”他说,早期基督教神父如哲罗姆(Jerome)非常错误地认为上帝对诸如苍蝇和小昆虫类的福祉漠不关心。H.莫尔赞同道,生物生来“自乐”,而不仅仅为人类服务,不这样想就是“骄傲”“无知”或者“傲慢的自以为是”。⁶ 1691年J.雷清楚地表现了这些年来视角的普遍转换。他写道,“人们普遍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可视世界的一切都是为人而创造;人是创造的终端,仿佛任何植物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或那样服务于人……但是,尽管这观点已经约定俗成,现在的智慧人士却不这

样思考。⁷

最重要的是已知的世界范围在不断扩大,这引发智慧人士进行不同方式的思考。由于天文学家揭示不仅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还存在无限多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可能居住着某种未知的物种。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坚信造物只为一个小星球上人类居民的至尊利益而存在。古老的地球世界只是已知的现存浩瀚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1659年H.奥尔登堡写道,“世界单一性的世俗观念”“被打破了”;如果认为“比地球大这么多倍的天体们被造出来就是为了启蒙和鼓舞我们,未免滑稽可笑”。没有理由认为地球或者人类种族是宇宙独特唯一的中心。⁸J.雷相信月球上“十有八九”存在着生物;人们广泛讨论不仅月球上,而且其他星球上也有可能会有生物居住。⁹大哲学家们——伽利略、笛卡尔、伽桑狄(Gassendi)与莱布尼兹都拒绝接受自然界只为人类所创造的观念。¹⁰1636年,威廉·吉伯(William Gilbert,英国物理学家)计算出有些星球比太阳大两万多倍,由此想到人类多么渺小。可怜的人类在地球表面不过就像一只蚂蚁,而一味同比自己低下的比较,竟愚蠢地膨胀成“自大狂”。约翰·洛克认为,“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已知与可见的世界之辽远,想想为什么呈现在我们视野之内的一切只不过是宇宙中很小一部分”,就揭示出人类有多么无知。¹¹

甚至就在地球上,到十七世纪末叶,显微镜开始揭示出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原生动物与细菌的存在。它们以根本无视人类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生存,占据着从没有人见过的美丽而复杂的世界。荷兰人列文虎克在一滴水中发现828万个生命体,并在1683年宣布他自己嘴里的动物要比联合省^①里的人还多。¹²与此同时,探险家们几乎每天都会意外地发现地球表面无人居住的土地、森林、沙漠。它们显然不是为了人类

^① 十六世纪为反抗西班牙统治而组成的“尼德兰联合省”,后简称为荷兰。

——编注

目的所创造,上面充满了前所未见的生命形式,没有明显为人类所用的迹象。到了林奈时代,已知植物的数量是古代记载的十倍,而且已知动物生命的范围也同样在扩大。¹³笛卡尔论述道,许多事物存在过或者从前存在过,已经绝迹了,然而从未被人类见过或者认识,也从来没有对人类有用。因此,我们应该“小心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以至于竟认为“上帝仅仅为我们而创造万物”。一个世纪之后诗人格雷说得更加简洁:

众多鲜花生来寂寞绽放,
在沙漠的空中荒废甜美芳香。¹⁴

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因而被天文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开始打破,又由地质学家们终结。早在1738年,坎伯兰的贵格会会员托马斯·斯托里(Thomas Story)对斯卡伯勒附近的悬崖地层进行了观察,从而确信地球的年龄要“比《圣经》确定的时间古老得多”。¹⁵在十八世纪后期,大量类似观察积聚在一起,促使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放弃《圣经》年代表,承认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已经存在“大约七万年”。到了1820年代,地质学家确定地球的史前史不是几万年的问题,而是上百万年的问题。有多少动植物物种在人类出现以前很早就存在、生活、灭亡。如1830年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英国地质学家)解释道,相对来说,人类来到星球上是新近发生的事情:“在地球历史上非常现代的阶段。人类的优越性——假设那时有人存在的话,几乎不被野兽所感知”;“过去岁月被大大低估”,早期作家因而误入歧途。¹⁶十七世纪后期,与J.雷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宁愿承认有任何物种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已经绝迹。不过就在那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英国科学家)已认识到的确如此;而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初,大量的化石证明事实无法抗拒。¹⁷人的堕落不再是自然外部特征的原由;地球与地球上的物种不是 168

为人类所创造,而是有独立于人类的生命与历史。于是,1780年,无神论地质学家 G. H. 图尔明(Toulmin)宣布人类只是自然界微小的组成部分,并且否认以人为中心的宗教神话,认为那只是人类傲慢的虚构。¹⁸

当然,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这一点。如十九世纪关于进化论的辩论所示,人类中心主义仍然是盛行的观念。达尔文令许多人心烦意乱,他尖锐地否定了神意设计观,并且举例表明兰花等的特征源自在植物生存斗争中的优势,而不是由于上帝要给人提供审美情趣对象。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英国主教)反驳达尔文时的论据之一就是:人类出身于畜牲这种“降格理念”与“人类在地球上获得的至高地位”“完全不相调和”。¹⁹十八世纪,大多数作家表面上接受世界不只为人类所造的学说,但是通常马上表示即便如此,世界的精心设计显然是为了接待人类。不过,到了汉诺威王朝初期,人们已经普遍承认世界不只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而设计。怀疑论者博林布洛克说“断言世界专门为人类本身所造”有悖理性,他以轻松嘲讽的口吻补充道,“现代某些牧师坦诚地放弃了这种观点。”²⁰人只是自然伟大链条的一环,并不比其他环节更重要。正如亨利·贝克(Henry Baker,英国博物学家)在“宇宙”(1727)中所述——副标题为“一首要抑制人类傲慢的诗歌”:

每只可恶的蟾蜍,每条爬行的虫蠕,
都和他一样是整体必不可少的一员。
从人的角度想象地球专门为他所造,真是滑稽虚荣。

最微小的蚂蚁也可用这种口气
吹嘘高加索为给它铺路拔地而起。²¹

1769年,爱德华·班克罗夫特(Edward Bancroft)论述道,正是“人类的

傲慢”编织出这样的幻觉,认为整个生气勃勃的自然界专门供人类所用。他的同行——博物学家乔治·格雷戈里(George Gregory)赞同道,把人类的幸福看作造物的唯一目标,这“很狭隘”也很“荒谬”。自然界的每一部分自身即是目的。²²

一些哲学家实际上已经开始向前发展,从仅仅否认人是自然至高无上的目的,走向更为激进的假设,认为自然丝毫没有目的,或者至少其目的是不可知的。培根与笛卡尔都认为在自然史研究中诉求终极因不合适,理由在于人类如果自认为知道上帝的最根本意图,这很荒谬。他们一些同时代人被说成“享乐主义者”或者“放荡不羁的”怀疑论者。他们彻底否认上帝的作用,把世界看作是原子偶然碰撞的产物。²³毫无疑问,这种观点以斯宾诺莎为开端。他认为自然没有目的,所有的终极因都由人类虚构。在《自然宗教对话录》(遗著出版于1779年)中,休谟描述了“一个盲目的自然,受孕于伟大的、生机勃勃的法则,没有甄别,没有父母关爱,接连不断地生出残缺不全的早产儿”。康德在《目的论判断力》(1790)中,表示自己无法找到“任何独特到自以为是创造之终极目的的生命”。人若是目的,同样也是手段:“大自然没有把他排除在它的破坏力之外,也没有把他排除在它的生产力之外,它毫不例外地令一切服从于全无目的的力的机制。”生态系统概念的出现会使手段与目的的这种老式话语陈旧过时。²⁴

这些新思潮的内涵要全面展开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即便在十七世纪,对陈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就在不断增强,开始影响当时对待动物的思考;因为,如果不再认为畜牲仅仅为人类所造,那么关于人类对动物的行为就有新的、非常不利的视角。早在休谟与康德之前,就有人愿意承认与一切造物平等。T. 泰森早在1684年就对他的同时代人说,“低等动物在你残忍的手下呻吟;你为了满足你的快乐猎杀它;为了满足你的贪欲过度使役它;为了你的贪吃宰杀它,你让它们彼此相斗直至死亡,把看它们相互撕咬当作消遣、娱乐。”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认

为,人类表现得仿佛

所有动物都只是为他所造
供他横行霸道。

她在《鸟儿对话》(1653)中质问道,人类有什么权利看到麻雀啄樱桃就射杀它,然后自己去吃水果? 1683年T. 泰森在为野鸟辩护中重复这个问题:“请问人有什么权利独占世间所有的谷粒?”²⁵

这个问题现在的唯一答案由十七世纪的霍布斯提出。人同其他生命体一样,享有自然赋予的权利,采取那些他认为他生存所必须的手段。因此他可以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利益”杀死其他动物。让有用的动物为他服务,而把有毒的动物消灭掉。正如个体在自然状态中如果感到生存受到威胁,就有权杀死另一个人。所以,人类法则只反映人类物种赤裸裸的自我利益。霍布斯写道,“如果我们有对羊、牛的管理权,那么我们的做法不是管理,而是敌对;因为我们饲养动物就是让它们干活,供我们宰杀、食用;这样的话,狮子、熊也会是和我们一样好的主人。”人类统治其他动物仅仅在于他具有较高级的能力,来自于他的手工技巧,语言的使用,而不依赖神圣法则或者上帝的特别恩惠。霍布斯嘲讽了世界为人所造的旧观念,回响着一千四百年前波菲利的话:“我请问,在狮子吃人,人吃牛的情况下,为什么牛就是为人所造,而人就不是为狮子所造呢?”²⁶这些想法与霍布斯的政治论述具有同样的革命性;而且激发起相应的抗议热潮。主教布拉姆霍尔(Bramhall)写道“我非常遗憾地听到有理性与责任的人……把谋杀人类与屠宰野蛮动物相提并论。”因为布拉姆霍尔紧抓住旧观念不放,以这个观点来看,人处于神圣特权地位:他们对动物的统治依赖上帝从创世纪就开始的恩惠。一个人杀死一头危险的狮子,他拥有天赋权利,可以这样做,而狮子却没有这样的权利吃人。主教认为霍布斯的立场不正当:“他宣布畜牲不受人

支配,而且否认它们应该由人类征服。”他把自己当成“野蛮畜牲的首席检察官”。²⁷

甚至比霍布斯更为传统的思想家也认为,人类不再是造物的唯一目的。动物应该被看作人类的同门造物——也许是如 T. 泰森所称的“肆业的同门造物”,²⁸但仍然是同门造物,应该以此礼相待。1669 年,长老会牧师约翰·弗拉维尔(John Flavell)这样形容一匹疲惫的马,

这个生灵犯了什么罪,
要被我如此鞭打、役使,伤痕累累?
他与我作为造物都是同类。

171

1745 年,本杰明·帕克(Benjamin Parker)指出,“我们应该更敬重我们的同门造物,而不应该以为它们没有更高贵的目的,只是我们的附庸”。C. 斯玛特认为鸟兽“与我同是永恒之王的臣子”。²⁹

十八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中,这种普遍兄弟情谊的主题变得非常执着。彭斯感到:

真遗憾人类的控制
打破了自然界社会统一。

布莱克问苍蝇:

我不是
如你一样是蝇吗
你不是
如我一样是人吗?

而柯勒律治为革命的兄弟关系理想所感动,对着“一头小驴”说:

嗨,兄弟你好。

动物因此从仅仅是“畜牲”或者“兽类”转向“同门动物”,“同门俗
172 子”或者“同门造物”最终成为“伙伴”,“朋友”与“兄弟”。³⁰



四 新感性

十七世纪后期以来,所有上帝的造物都有权受到文明对待,这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基督教教义。此外,道德关怀的范围在扩大,把许多传统上认为可恨与有害的生物包含进来。1757年约翰·戴尔(John Dyer, 英国诗人)写道,“即使对爬行动物而言,每一种残忍行为/都大为不

敬。”C. 斯玛特歌咏甲虫道,“在上帝眼中它的生命宝贵,虽然其貌不扬”,而鳄鱼“可以说清纯、令人愉快,只不过它的长相狰狞可畏”。J. 韦斯利指出,父母不应该让孩子给任何有生命的生物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因为金箴^①适用于一切生物——蛇、蚯蚓、蟾蜍、苍蝇都在内。1772年,詹姆士·格兰杰(James Granger)牧师在牛津郡的希普莱克(Shiplake)对乡村会众们说,无缘无故地消灭“最低劣的昆虫”是犯罪。蚯蚓、甲虫、蜗牛、蠼螋和蜘蛛都有支持者。博物学家开始寻找更人道的方法消灭它们。¹

十八世纪充满这些新感受。如果在文学上有杉迪(Tristram Shandy)笔下的托比叔叔不愿杀死苍蝇为例,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举出诺威奇的医生塞拉斯·内维尔(Sylas Nevill),他在1767年设陷阱逮到两只老鼠,但是随后就把它放生,“不愿意杀死讨厌的小害虫”;还有作家威廉·梅尔莫斯(William Melmoth)为消灭园中桃树上的蜗牛这种残忍行为而不安;加尔文教派牧师A. 托普莱迪为把蚁丘挖开而感到悲哀;作家威廉·查芬(William Chafin)看到学校顽童偷走勤劳的老鼠们储藏的坚果,感到非常难过。²

当然像这样自然流露的慈悲并不鲜见。中世纪的一些例子早就有人引用。* 十六世纪,法国的蒙田谴责残忍对待动物,一方面由于它们与人共有某些特性,一方面由于它们是值得尊重的上帝造物,但是也由于这种残忍行为违背他的天然情感:“哪怕只看到鸡脖子被揪,或者猪被戳,我都忍不住悲伤难过;我无法忍受露水沾湿的傻野兔被猎狗抓住时,无助呻吟的样子。”不难看出他对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影响,她在1667年自称“心肠软弱,因为杀死一只苍蝇都让我良心不安,濒死畜牲 173

① 《圣经》教导说要别人如何待己,就要如何对待别人。——编注

* 见上文, p. 152。

的呻吟撞击我的灵魂。”³ 莎士比亚也明确表现出同情被捕猎的动物、圈住的鸟、累坏的马、甚至苍蝇、蜗牛和“被我们踩死的可怜的甲虫”；伊丽莎白时代的约翰·斯塔布斯(John Stubbs,《深壑》^①的作者)间接提到一些人看到被过度奴役的动物时的“恻隐之心”。⁴ 1661年,求正教徒^②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把热衷于残忍的动物娱乐的人与“耶稣以及所有真正基督徒的慈善本性加以比较,他们的温柔、同情、仁慈本性永远不会乐于这样的事情”。在论希腊史的教材中,弗朗西斯·劳斯(Francis Rous)称赞雅典人,因为他们不仅对人,“甚至对野蛮兽类”都表现得很“慈悲”。R. 巴克斯特同样认为,上帝“把对野蛮造物的温柔怜悯”置入“所有好人”的心田。⁵

这不只是虔诚的主张,在实践中不乏证明这种慈善心肠的案例。1614年,“一位惹事生非的少年……乐于无聊的消遣”,把一条杂狗扔进伦敦一户人家的厕所。在那里它“饿了三天,吠叫求食”,最终被“那家的好心先生救了,他不忍看到哑巴畜牲这样挨饿而死”。G. 温斯坦利说,1649年在掘地派成员中间,心肠软的人看到他们的牛被庄园主的管家们抽打得浑身青紫、肿胀,感到很痛苦。二十年之后,S. 佩皮斯看到赫尼奇·芬奇爵士(Heneage Finch)的儿子暴打小狗,然后让它痛苦地躺在那儿,令他怒不可遏。1672年,在佛罗伦萨,当着几个英国人的面在活狗身上做的一次实验被搅黄了,因为狗的痛苦“打动了一个仆人的同情心……出于不合时宜的慈悲,他用棍子敲了狗的头,让它摆脱了这种折磨”;就连活体解剖师胡克与波义耳“因为动物遭受的折磨”而拒绝用同一个动物做两次实验。⁶ 1685年,当亚伯拉罕·霍姆斯(Abraham

^① *The Gaping Gulf* 是1579年J. 斯塔布斯出版的小册子,反对英国女王与法国公爵联姻。——编注

^② Seeker, 十七世纪英国的一个宗教派别,摒弃教会仪式,在沉默中等待神的启示。——编注

Holmes)上校——蒙默斯^①的支持者,在莱姆里吉斯与几个同伙一同被处以死刑时,马拉不动装载着犯人赶赴刑场的雪橇。随从人员开始猛烈地抽打马,于是,霍姆斯上校挥动十七世纪的人们习以为常的庄重手势,从雪橇上走下来步行,说,“好了,绅士们,不要让可怜的动物因为我们而遭罪,我在战场上就常常带领你们,让我带领你们走向天堂。”⁷

这一切发生在1700年之前。十八世纪,感性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但却似乎更加广泛地播撒开来,而且更加明确地得到当时宗教与哲学学说的支持。如C.斯玛特所说,善待动物不是琐事,它反映出个人品质的倾向性:

尽管有人不屑一顾,
认为它们可有可无;
在耶稣基督,王中之王眼中
它们却是举足轻重。⁸

所谓“善感之人”的思想渊源被追溯到王政复辟时代的自由派牧师,他们与霍布斯针锋相对,教导说人本向善,以残忍为乐不人道。⁹早在1654年J.霍尔就指出,孩子本性上不愿意杀生:“如果不是粗心大意和习俗所致,人连苍蝇都不应该杀,就像士兵不在交战时绝不会去杀人一样。”在塞缪尔·帕克(Samuel Parker)、I.巴罗、约翰·蒂洛森(John Tillotson)、罗伯特·索思(Robert South)、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以及S.克拉克^②看来,美德就是仁爱之心,善良是最优雅的快乐源泉。这一教导后来在R.坎伯兰、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以及弗朗西

① Monmouth,英国觊觎王位者。在詹姆士二世继位后率兵反叛,但兵败被斩首。——编注

② 以上几位都是教士或神学家。——编注

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道德哲学中有所体现;到1720年,“仁爱之心”与“慈善”已成为最受青睐的文学词汇。W.沃拉斯顿说,人类本性中有恻隐之心。“看到或听到(甚至间接听说)任何人,或者不管什么动物受到折磨都会令人忧伤。”十八世纪中叶是个崇尚慈悲心肠的时代,是哭泣流行的时代,中产阶级广泛接受原则“分享快乐是典型的美德”这种原则。¹⁰善良与仁爱之心成为公认的理想。

后来的功利主义就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中产生,因为如考珀所说,仁爱之心希望“一切有能力得到快乐者都得满足”;¹¹虽然它主要暗指人类,不论是奴隶、孩子、罪犯还是疯子,但是不可避免地也与动物有关。如1727年,坎伯兰大主教的《自然法则》的编辑所说:“如果把对待动物的仁爱之心也包含进去,作者的设计就更全面了……因为我们禁不住想象神乐于所有造物得到福祉……一位真正仁爱的人也为野蛮造物的福祉而快乐。”休谟认为温和地使用造物是“人性法则”的要求。非国教徒P.多德里奇说,普遍仁爱的法则也适用于畜牲,因为它们能够感觉,因此能够感觉快乐与痛苦。C.斯玛特写道,“我的猫杰弗里是孩子们学习仁爱的工具……就痛苦而言,上帝怜悯所有不言语的生物。”¹²

这种新思维模式暗示,人们关心的是受苦对象的感觉而不是它的智力或道德能力。1776年H.普里迈特写道,“痛就是痛,无论是人在痛,还是畜牲在痛。”卢梭早在二十年前就说,无论动物还是人都不应该被无缘无故地虐待;它们同样是有感觉的生命。¹³又如边沁在178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论述道,就动物所提出的问题,既不是“它们有理性吗?”也不是“它们能说话吗?”而是“它们感到痛苦吗?”¹⁴这是一种新的、总的来讲更加世俗的方法模式。现在丝毫不用搬出上帝意愿就可以谴责对动物的残忍。纯粹从有碍它们福祉的功利立场看,虐待畜牲就应该受到谴责。动物有感觉,而那份感觉应该受到尊重,与动物有无理性不相关。如J.韦斯利的一位通信者所述,毕竟,如果只对有理性的人施加同情,那么“那些最需要同情的人们,即孩子、白痴和疯子就失去

了要求我们同情的权利”。¹⁵也没有必要证明动物有灵魂,因为,如果它们没有灵魂,那就来世也得不到补偿,所以更要求我们今世体贴地对待它们。因此,强调感觉成了为动物代言的根本,比如,1772年J. 格兰杰援引“人性的重要法则,包容每一种有他自身那样敏锐痛感的生命”。而约翰·奥斯瓦尔德(John Oswald, 苏格兰哲学家)与J. 劳伦斯都在1790年代写道,“要减轻动物今世的苦难。”1826年,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lips)把金箴应用于“一切能感觉的或受苦的生命”,包括“最卑微的动物”。1839年,威廉·尤厄特(William Youatt, 英国兽医)指出,对于给其他造物——无论是给人还是动物造成影响的行为,评判的唯一标准应该是“增加或减少快乐的总和”;1846年,格洛斯特某外科医生倡导尊重“一切有生命、有感觉的存在物的利益与情感”。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华兹华斯敦促他的同代人:

176

永远不要让我们的快乐与骄傲
掺入最卑微有感觉之物的悲哀。¹⁶

必然,最能引起人们同情的生物正是那些用人类最易接受的形式传达痛感的生物。1762年,一位评论家写道,“那些声音有几分像人的动物凄惨的叫声最能打动我们,如幼鹿、野兔被狗抓住时的叫声。”¹⁷T. 比维克对动物的人道主义情感最早萌生于孩提时代。那时,一只野兔被猎人和狗包围,他抱住野兔,“那可伶的、恐惧的动物像孩子一样地尖叫,让人不忍听,当时我愿意不顾一切救它的命。”不过,比维克虽然反对血腥的消遣运动,却对钓鱼保留极大的热情:“我让自己相信鱼没有什么官能,几乎没有感觉。”¹⁸因为鱼事实上是冷血动物,它们不会喊叫,也没有表情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关于鱼有无感觉的不确定性,使得钓鱼一直是超然、沉思的、无害的消遣活动,在新约中有完美无缺的先例,尤其适合牧师。与狩猎不同,中世纪教会从来没有禁止牧师垂钓;在十六、十七世纪,它是许多

敬虔牧师最喜爱的娱乐,其中包括强烈反对其他狩猎运动的 W. 珀金斯。¹⁹评论家对一些细节提出异议,比如使用活饵或者叉鱼,²⁰但是很少谴责这项消遣本身,当然,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捕鱼通常为了食用。然而,在十九世纪到来之前,垂钓有时也受到谴责,因为它造成疼痛。1799 年,查尔斯·兰姆把垂钓者描述为“耐心的暴君,温雅地造成难以忍受剧痛,是冷静的魔鬼”。而在拜伦看来,垂钓术是“那种孤独的恶习”:

无论沃尔顿^①如何吟唱妙语连篇:

残忍的老花花公子,他应该口含

一只鱼钩,一条小鲑鱼拉紧钓线。²¹

然而直到今天,也没有要求人道地对待鱼的法令。*

177 十八世纪人们越来越多地批评以往没怎么注意的某些残忍形式,这与重视感觉的新观念相一致。1654 年 I. 巴罗把活体解剖描述为“无罪”,而且“能轻易取得原谅”。一个世纪后,约翰逊博士严厉斥责活体解剖行为,认为“一群人毫不怜悯地实施折磨,恬不知耻地进行描述,竟然还能在人类中间抬起头来。”²²许多同时代人与他同样厌恶这件事。1816 年,皇家学会投票拒绝接受威尔逊·菲利普医生(Wilson Phillip),因为他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其残忍性引起会员们极大反感。²³传统的生产肉的方式也受到谴责。笛福惊叹道,“对自然实施了怎样的强暴啊,致使母羊整个冬天都在产羊羔,把小牛仔养得肥硕惊人,对可怜的畜牲动用残忍的手段与逆向饮食,就为了迎合女士的口味,把肉质变白!”十八世纪发动种种抗议,反对诸如在鱼身上划裂痕(即割活肉使肉质坚

① Izaak Walton(1593—1683),英国作家,以其关于钓鱼的文学作品闻名。——编注

* 不过,1980 年,高等法院裁决确认金鱼有权享受《动物保护法》(1911)的法律保护; *The Times*, 26 June 1980。

硬),或者在禽类没死之前拔毛。就连通常态度不可谓不现实的 W. 古伯特也认为,为了提高口腹之乐给动物造成痛苦是在滥用上帝赋予人类的主权。²⁴那个世纪后半叶,屠宰方法也受到批评性审查。1781年,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的牲畜处理受到法律监督。1786年,屠宰厂要办理执照,人们常常讨论无痛屠宰。²⁵与此同时,人们不断要求立法阻止种种残忍对待动物的行为。²⁶十八世纪后期,一些文法学校规定反对虐待动物;²⁷甚至在国会行使权力之前,就已经有以过失罪、妨害罪、蓄意损坏罪的名目起诉残忍行为。²⁸

如此,一切有感觉生物的情感都应该受到尊重,这个理念开始影响教育观点。当然,有来自主流反对者,比如十九世纪中叶的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驳斥了为了增加动物的快乐有时应该牺牲人类福祉的观念,认为这是边沁主义的归谬证法;为此,他受到了穆勒的严厉斥责。与休厄尔不同,穆勒相当确定并非只有人类才有权享有人道主义待遇。²⁹

十八世纪后期的某个时候,以同样功利的理由,曾经有动议提出植物正如动物一样也应该给予考虑。这个观点并不新颖。蒙田指出过应该人性地对待草木;³⁰而且十七世纪众多的英国作家着力描述所谓植物 178 的反感与同情之内涵。1661年 N. 霍梅斯认为不难相信,

花草树木也有其自身的热情或倾向;它们的爱表现为共生,如……常春藤和橡树等等;憎恨表现为彼此不相容,如葡萄藤与海甘蓝,如果彼此靠近就不能繁荣;它们的悲哀表现在憔悴凋谢中;它们的快乐表现在鲜花怒放之时。

1677年,农学家 J. 沃里奇察觉到“它们身上的一种感知,表现为靠近滋养保护它们的事物,而躲避伤害它们的事物”。查博理的赫伯特勋爵(Herbert of Charbury)论述道,植物是我们的“同门造物”。³¹植物感受

性的理念由十七世纪中叶的亨利·鲍尔(Henry Power,英国自然哲学家和医生)与T.布朗爵士提出,受到那些对植物持机械论自然观的人的抵制。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后叶,植物学转变观点,认同植物是能感觉的造物。毕竟,它们也呼吸、睡眠、对刺激有反应,而且如林奈强调,它们也有性生活。《自然的哲学考察》(1763)一书的作者主张“植物感受痛苦的程度与其构造的精细成比例。”1777年,植物学家乔治·贝尔(George Bell)同样认为,“我怀疑我们把快乐与痛苦的能力局限在动物王国内是否正确。”1784年,托马斯·珀西瓦尔(Thomas Percival,英国医生)对曼彻斯特的听众们说,“植物和动物一样既有感受能力,也有享受乐趣的能力。”³²而华兹华斯写道,“我相信每一朵花都享受它呼吸的空气。”他补充道,“我决不会像许多人抽打他的马那样抽打花。”³³

但是大多数同时代的人把它当作诗歌的想象加以排斥。十九世纪,植物学与诗歌走了两条不同的路。新倾向要把人权建立在获取幸福的能力上,动物而不是植物从中获利最大。的确,如果人有权利,它们也有。1755年,哲学家F.哈奇森在他死后发表的著作中宣布,畜牲“有权利,不应该给它们造成无谓的痛苦或不幸”。* 1775年T.珀西瓦尔说,苍蝇像人一样能感受痛苦,而且同样有生命、自由、享乐的权利。1789年边沁写道,“总有一天余下的动物造物会获取那些只有人类暴政才会阻止它们享有的权利。”1798年J.劳伦斯提出国家应该承认畜牲的权利:“畜牲权利(ius animalium)……当然应该构成以正义与人道原则为基础的每一种法学制度的一部分。”现在残忍不只是不人道,而且还不公正。³⁴

还有迹象表明动物权利应该超越仅仅保护动物免受肉体痛苦。正如T.特莱恩强调,人类对造物的管理涉及“帮助那些动物实现伟大、美

* 可是关键词是“无谓”,因为哈奇森强调“畜牲……只要是对人类给养必不可少
的情况,就不能有与人类相抵触的权利或所有权”; *A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1755),
i. 313。

丽、永远仁慈的造物主赋予它们的自然优势”。蒙博多勋爵指出,它们能够感觉到精神的愉悦,同群之谊以及舔犊之情。³⁵ B. 曼德维尔早在1714年就对阉割驯养动物的伦理提出质疑。百年之后,雪莱谴责这种行为“不正常也不人道”,而 W. 拉姆医生称之为“对自然普通权利犯下的令人震惊的暴行”。³⁶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一些人道主义者努力推行动物权利的“自我实现”。³⁷

这就是反对虐待动物运动的思想起源。它产生于人类应该照顾上帝造物的(少数派)基督教传统,随着世界专门为人类而存在的旧观念瓦解,运动进一步加强;并在重视感觉与感情中得以巩固,感觉被当作提出道德关怀要求的真正基础。这样,人类中心主义传统通过微妙的辩证法,别无选择地把动物纳入道德关怀的领域。关于动物的辩论又一次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向比较世俗的思维模式的转变,而这正是现代初期许多思想的特点。然而,最初的动机却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经典作家如普卢塔克或者波菲利的教导没有被忘记,不过,旧约成为宣传家们最常引用的权威。牧师们往往走在普通人的前面,清教徒、非国教徒、贵格会会员、福音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对动物们的新情感绝不局限于新教传统内部。1673年敦促应该制止孩子们折磨小动物³⁸的奥巴代亚·沃克(Obadiah Walker)就是罗马天主教徒;刘易斯·冈珀茨(Lewis Gompertz, 1779—1865)——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PCA)的第一任秘书是犹太人。如果认为怀疑论者发动了运动,而基督徒们在十八世纪末跟随其后,这是错误的。³⁹ 也必须强调,都铎与斯图亚特时代远不是相对空白的阶段,后来情感中的所有关键要素都从那时起就开始聚合。到1700年,所有关键论点就都有了。

* 1760年6月21日,Horace Walpole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那天,我在他家里遇到了一位粗鲁的官员,那人说他知道某某会转化为卫理公会派;因为他在谈话时忽然就站起来,打开窗子,把一只蛾放了出去”;*Letters*, ed. Helen and Paget Toynbee (Oxford, 1903—18), iv. 399。



五 新条件

然而,如果说关注动物权利理所当然地从犹太—基督教传统潜在因素中发展而来,那不过是回避问题的实质。因为,如果这种思想可能性一直存在,那么为什么只有在现代初期才得以实现呢?

答案似乎在于,这些纯粹思想发展必须受到外在社会变革的刺激。新态度的胜利与城市的发展和工业秩序的出现分不开,因为,动物相对于生产过程而言越来越被边缘化。¹ 这种工业秩序首先出现在英格兰;因此,181 对动物的关注在那儿表达得最为广泛,不过这场运动远非英国所特有。*

* 欧洲国家对动物新情感的发展超出本书论述范畴。但显然,在维多利亚时代,令在西班牙或意大利旅行的英国人感到大为震惊的事件,并非在欧洲大陆随处可见。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人提倡要更为人性地对待畜牲;十九世纪,大多数国家都在这方面立法。詹姆士一世时代,在这一论题上最引人注目的陈述之一是“温和对待野蛮畜牲”一章,由 John Molle 翻译(1621),选自纽伦堡自由政府顾问 Philipp Camerarius 所著的 *The Walking Librarie* 一书。十八世纪末,Arnaud Berquin 以及 Barbault 夫人被柯勒律治推崇为在促进同情动物的情感“普遍流行”方面做出最大贡献;Berquin 是 *L'Ami des Enfants* (1782—3) 的作者,该书由 Mark Anthony Meilan 于 1786 年翻译为 24 卷本的《儿童之友》; *The Watchman*, ed. Lewis Patton (1970), 313。本世纪早些时候,法国牧师 Jean Meslier 甚至为碾碎了蜘蛛而悲伤。他同情动物受苦的情感如此强烈,乃至于转化为无神论者,理由就是如果允许如此残忍,那么自然秩序确然不完美; Maurice Dommanget, *Le Curé Meslier* (Paris, 1965), 62—3, 249。

当然,在工业化开始的一个半世纪里,每一种使役动物仍然被广泛利用。毛纺厂、酿酒厂、煤矿与铁路调车园里使用马、驴、甚至还有狗。直到1920年代马才从街道上消失,到1940年代才从农场消失。²但是,早在那之前,大多数人就在以非动物手段为动力的工厂里工作。十八世纪末引入蒸汽并且较大规模地使用水力,加速了向其他工业能源的转化;城市与动物的隔离要追溯到更早的时代,新感觉就从中产生。

因为,鼓动关注动物,不是首先出现在其工作直接与动物打交道的屠夫、矿工或者农夫中间。如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最近所写:

谈论“防止残忍”首先在城里开始。

那里的人们认为死亡违背常理,

但是在运转良好的农庄,害虫必须抑制。³

紧迫感也不是来自最常接触使役动物的人群。马夫、车夫以及其他仆役自己不拥有动物,通常只想着尽快干完特定活计了事。首先表达新情感的要么是殷实的城里人,他们远离农业生产,总是把动物看成宠物而不是干活的牲畜;要么是受过教育的乡村牧师,他们的情感与周围那些乡下人的情感不同。十七世纪,大家发现狩猎过分耗费时间与金钱,182不是适合商业人士的娱乐;城市成为废除残忍娱乐的改革运动的牢固根据地。⁴如果要寻找城市新感性的证据,只要看看S.佩皮斯的记录就可以。1665年,他在德特福德的国王头像酒吧(King's Head)遇到一群猎人,“他们讲述许多打猎的愚蠢故事,津津乐道,然而于我却索然无味,这就是人类快感的差异”。⁵

这种情感不只是城市的。它们是职业中产阶级的情感,与贵族尚武传统格格不入。因为狩猎具有军事训练的恶名,是骑兵训练场。它教会男人和马忍受艰辛,穿越艰险地形,成为战术专家。T.埃利奥特写

道,“它就是模拟战争。”对狩猎诗人 W. 萨默维尔而言,它是“战争的意象,没有战争的罪行”(而且,乔罗克斯^①补充道,“危险系数只有战争的 5% 至 20%”)。⁶ 伊丽莎白时代作家托马斯·科凯恩爵士(Thomas Cockaine)列举了几位在狩猎场学会军事技能的英国指挥官;只是偶尔才有像清教徒 W. 欣德这样的怀疑论者敢于指出“最热衷于打猎这种训练的那些绅士并不总是最好的士兵”。⁷ 狩猎法规定把野兽给上流社会保留下来,它不只是为确保物质特权所设,而是因为狩猎是军事与贵族的象征;比如骑在高头大马上,这项运动本身就宣告社会优越性。

如同狩猎因为模拟战争而受重视一样,斗鸡与逗熊也被视为再现了个人格斗。公鸡是男性坚韧与性威力的象征(双重理解很重要)。它战斗到死,不顾失明与受伤惨重;它因为“不可征服的勇气”与“决心”受到赞美。因而这项运动本身被讴歌为“高贵、英勇的娱乐”。⁸ 贵族们斗鸡的风尚与十七世纪后期文学中的英雄情趣并行一致;在学校里,该项运动是培养男生勇气的手段。⁹ 1694 年,巴登亲王刘易斯(Lewis)看到英国宫廷的斗鸡时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一只鸟会展现出这么大的勇气与气魄。¹⁰ 绝非巧合,动物娱乐的反对者们常常敌视贵族式决斗(后来是拳
183 击)。对所有希望制服贵族并抛弃封建余孽的人而言,军事价值是诅咒。无论是文雅的作家如阿狄森和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也好,还是反对哥特式野蛮的人士如蒲柏也罢,都是这种想法。前者认为乡下的消遣运动只适合土包子与傻瓜,后者对猎人的习俗感到惊骇,牡鹿“浑身颤抖、可怜无助地躺在那儿哭泣”,猎人竟然把刀呈给贵妇人让她割断牡鹿的喉咙。¹¹ 民主派汤姆·佩恩(Tom Paine)说,“阅读国王史的时候,人们禁不住要认为政府就是由猎牡鹿构成”;十九世纪,激进分子如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谴责狩猎就是“封建娱乐”。¹²

与之相对,狩猎与特权阶层古老的联系使得一些贵族抵触新感性,

^① Jorrocks, 英国作家 R. S. Surtees 小说中好打猎的滑稽人物。——编注

本来他们是可能持同情态度的。1794年,尊贵的J.宾格认为,无论是否残忍,田猎活动是贵族们重要的权利,从1066年威廉征服英国后流传至今;应该保存下来对抗 sansculotte(下层阶级)鼓吹人权或动物权利。为了炫耀社会地位,许多汉诺威时代城镇保留猎狗群;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商人从事打猎,借此显示他们社会地位的上升。¹³

实际上,反思动物问题不可能不转移到由社会阶级造成的矛盾认识上。许多穷人把贵族的狗、马、鹿视为贵族特权的象征,威胁他们的惯常权利,于是在一些社会抗议活动中出于挑衅无情地加害它们。所以,在一系列冗长的法律条令中,“恶意伤害动物”被定为重罪。¹⁴反过来,许多保护动物的人对下层阶级抱有反感。然而,通常情况下,对动物福利的关心是更广大运动的一部分,还涉及向从前受歧视的人群,如罪犯、疯子或奴隶播撒人道情感。因此,它与较普通的变革要求相联系,诸如废除奴隶制、鞭打、公开处决,或者学校、监狱、以及济贫法的改革。1656年,呼吁立法反对残忍打猎活动的宣传家们也抨击严刑拷打致死的行为野蛮,谴责绞刑、五马分尸为“残忍行为,对苦难中可怜的同类造成太大的侮辱”。¹⁵十八世纪后期,许多维护动物权利者同时也活跃在其他领域。考珀尽管对政治漠不关心,却极力反对奴隶交易。H.普里迈特与巴鲍德夫人(Mrs. Barbauld,英国诗人和作家)反对黑人奴隶制与宗教偏狭。J.格兰杰在其《为野蛮造物辩护》(1772)的结语部分恳请更仁慈地对待老迈的农业劳动力。¹⁶T.比维克反对皮特政府向法国革命发起战争,认为“无上邪恶”。乔治·尼科尔森(George Nicholson,英国印刷商)反对各种形式的战争。¹⁷1791年,苏格兰素食主义者J.奥斯瓦尔德欢呼法国革命,认为也给动物带来了希望。既然“欧洲的野蛮政府”“正让位给较好的体系”,那么“人与人之间和平与善意情感日益增长,仁慈之心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总有一天会把低等生命包容进来”。同时代其他激进分子热情地投身到人道对待动物的事业中。¹⁸难怪1802年,政治家威廉·温德姆(William Windham)在议会讲话时,辩称逗

熊是比雅各宾党人更有利的选择。¹⁹就在十九世纪末，人道主义同盟提出规划，要改革监狱、刑罚、工资、济贫法以及妇女地位，作为“全面化仁慈学说的一部分，应用于一切有感觉的生灵”。1894年H. S. 索尔特(Salt, 英国学者和政评家)写道：

只有通过传播同样的民主精神，动物才能享受到人类长期以来徒然为之奋斗的“权力”。让人类摆脱残忍与不公正，也会最终解放动物。两种革新紧密关联，不可分割，任何一方不可能独自彻底实现。²⁰

然而，并非所有热爱动物者都是社会改革者或热爱人类者。1787年一位通讯记者回忆道，“我认识一位老处女，听到讲述猫的苦难遭遇就会心软得流泪，但是在贫穷、受苦的邻居需要帮助时，她没有做出任何积极的善举。”²¹像如今把遗产留给猫儿之家一样，对动物福利的关爱可能不是慈善行为，而只是一种替代形式。十九世纪，反对活体解剖人士安娜·金斯福德(Anna Kingsford)的一段自白最发人深省：“我不爱男男女女……我不是为了他们而从事医学与科学……而是为了动物，为了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我不能既爱动物，也爱那些系统地虐待动物的人。”²²

同样，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要求废除残忍娱乐的很大部分压力来自于一种愿望，即要以更高级的公共秩序训练新出现的劳动阶层，并让他们养成更勤劳的习惯。人们现在常说(而且当时也注意到)被宣布为非法的运动，正是无产阶级积极参与的消遣活动——抛鸡、逗熊、斗鸡，而那些贵族的运动如猎狐、钓鱼以及射击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²³这种批评有失公正，伊顿猎羊会是贵族男孩每年举办的娱乐活动，其间，用棍棒把公羊打死在韦斯顿园里被视为一种仪式。这个活动于1747年终止，²⁴比改革者最终查禁无产阶级的斯坦福奔牛会(1840)几

乎早了一百年；无论如何，如我们所见，人们有冠冕堂皇的逻辑理由允许继续追击狐狸。^{*}不过，的确，热爱野蛮造物常常夹杂着厌恶下层社会的生活习惯；而中产阶级既对狩猎活动造成的无秩序状态感到愤怒，也对与之相关的残忍感到愤怒。1770年，威廉·贝克(William Baker, 英国印刷商)认为，虐待动物是“无知的平民百姓沉溺的恶习”。1771年，内兰的W. 琼斯同样认为，“这是最底层、最低级人明显的恶习之一。”²⁵整个十九世纪，大家公认“残忍行为大多发生在下层社会的社区内”。恶棍指的是“心肠硬、生活放荡的”车夫、“史密斯菲尔德市场无赖而麻木的流氓”，以及无法形容的驳船工。1835年反对虐待动物法案规定，既要减轻不说话生物的苦难，也要减少“人们道德败坏的行为”。²⁶

因此，SPCA(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可以被看作又一次中产阶级教化下层社会的运动。早些年代，那些因为虐待动物而被起诉的人几乎全部来自劳动阶级。第一任秘书L. 冈珀茨甚至给富裕阶层如何对付在大街上遇到的残忍行为提供某些建议，推荐要“精通拳击”，明智地提醒他们不要在“他那个阶层的众人面前”责备当事人。²⁷1868年，穆勒拒绝了副会长的职务，因为协会只处理“没有影响的社会阶层所犯过错”。然而他本人也会把动物说成“人类最野蛮成员手下不幸的奴隶和受害者”。²⁸

在显而易见的阶级偏见背后，隐藏着真正的感性鸿沟。善待动物是一种奢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照着做。正如十九世纪早期的劳动阶级指望孩子们干活，不愿意接受现在时兴的中产阶级观点，把成长中的孩子保护起来，与世隔绝。所以大多数劳动者继续从功能的角度看待动物，不为情感所动。当SPCA设立一项基金奖励人道的车夫时，“能被树立的榜样……如此少”，以至于余额不得不转为它用。当试图起诉那些搞斗狗表演的人时，却发现“没有人愿意作证，下层社会对废除斗

* 见上文, pp. 163—5。

狗有抵触情绪”。²⁹

近来一些历史学家把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的反奴隶制运动看作把激进情绪从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中转移出去的一种方式,他们可能会同样看待反对虐待动物运动。³⁰它支持新工业制度——与前所未有的新秩序感性相比,非人性地对待畜牲与严刑拷打、断肢和类似的残暴行为一道都被表现为属于过去比较不文明政体的事物。正如1798年J.劳伦斯所述,“目前的人性优越于以往任何时期,而且……伴随着更大的觉悟,可能会,抑或肯定会更加优越”。因而,1809年,厄斯金勋爵确信反对虐待动物法会使善良成为“习惯”,“开辟世界历史新纪元。”1814年,《斯坦福信使》指出,斯坦福奔牛更适合“野蛮与黑暗的过去”。³¹如此,为动物争取福利运动如同反奴隶运动一样,可以被讥诮地说成:“通过把‘善行’并入其意识形态,促成新出现的英国统治阶级合法化,与此同时谨慎地限制善行的范围,也就不至于威胁到阶级霸权。”³²

这当然有利于增强英国人的自足感。通常为了提升动物的地位,人们不适当地把动物与那些低等人类族裔加以比较,用L.冈珀茨的话说,那些低等族裔“与猴子族非常像,不仅长相像,而且举止和智力也像”。J.韦斯利认为格陵兰人比英国的牛羊还不文明,而把西伯利亚或者鞑靼的原始人与“马或我们家养的任何一种动物相比,对他们而言都太过荣幸”。在《骑马乡行记》(1830)中,W.古伯特形容一条狗的理性高于“一半的哥萨克人”,比“许多黑人高得多”。维多利亚时代宣传爱动物的著名畅销作家——J. G.伍德牧师习惯性地把狗和马的道德描绘得高于土族人与原始人;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想当然地把家养的宠物
187 与非洲霍屯督人和桑人相比较。³³当然,这种对待其他种族的態度绝不是十九世纪所有英国人的特征。但是,倾向性摆在那里,达尔文本人也赞同这种态度:

在本土见过原始人者,如果被迫承认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某种

更卑微造物的血,就不会感到很羞耻。原始人乐于折磨敌人,奉献血淋淋的祭品,无情地杀害婴儿,把妻子当奴隶一样对待,丝毫不庄重,满脑子都是最粗鄙的迷信。就我个人而言,与其是他们的后代,我倒更乐意是那个英勇小猴子的后代。它为了救看守人的性命而勇敢面对可怕的敌人。

反对活体解剖主义者弗朗西丝·P. 科布也同样认为,把兰西尔(Landseer, 英国画家)的狗标上“畜牲”,而把“人”的头衔给了“吃自己的祖母,几乎连手指头都数不过来的火地岛人真是荒诞”。³⁴

难怪虐待动物常常被形容为“野蛮”。怜悯、同情、不忍给人或者畜牲造成痛苦被清楚地确定为文明情感。1775年T. 珀西瓦尔认为,出于好奇而进行活体解剖是“只适合新西兰食人者”的娱乐。达尔文解释道,人性地对待动物是最高贵道德品质之一,是最后习得的品质之一,因为原始人不具备。³⁵

评论家常常说,爱动物不一定导向爱人类。1607年E. 托普塞尔说道,“对畜牲倾注大量爱的人们却对人这样不慈善。”T. 富勒也同样认为,过分爱不会说话的造物不是人性的标志:“对逗牛感到不安的美好良心也会因其冷酷残忍而令人不安。”³⁶或如萧伯纳所说,“我认识许多运动家,他们没有一个凶残,我认识几个人道主义者,他们个个凶残。”³⁷

爱动物也不总会达到威胁人类利益的程度。从经济上来看,人类依赖驯养牲畜,在这种情况下,慈善与自利不谋而合最显而易见。所以并非偶然,这场运动大多涉及到如何对待驯养牲畜。1607年E. 托普塞尔论述道,羊被爱“并非因为是上帝的造物,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有利可图的必需品”。约翰·洛克同样认为,饲养家畜是为了“人类的快乐与利益,因此,家畜得到照顾不是出于什么主人对它们的爱,而是由于他爱自己以及它们给他带来的利润”。³⁸

现代初期,驯马方法发展得更加仁慈,它仿佛真的与日益提高的动

物经济价值意识相关联。当然,正是关注保存贵重资源才激发了后来农业作家的抗议,比如G.马卡姆反对以凶狠训练、残忍地上马嚼子以及野蛮惩罚手段“暴虐折磨可怜的马”。³⁹出于同一理由,他还劝告养牛人应该“温和并爱他的牛”。1726年,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ce)重复道,“最好温和地驾驭这些慢吞吞、愚钝的生物,因为据观察,那样比不断严苛对待更容易给它们套上轭。”⁴⁰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驯马师也同样认为,“启蒙的利己主义是最有力、最普遍适用于矫正残忍的方法。”他解释道,贵重的马比平凡的马更要仁慈地加以训练,因为值得在它们身上花时间。1809年厄斯金勋爵告诉议会,家畜主人的责任与利益分不开。⁴¹

也正是利己主义首先挑起对层架式家禽饲养的抗议。在伊丽莎白时代,T.穆菲特反对“填喂阉割的公鸡……不给它们一点光亮,于它们、于我们都没有好处;因为尽管它们的身体膨胀了,但是肉质不自然,也不健康;看看它们失色、腐烂的小小肝脏就知道”。十八世纪早期G.切恩也说,“获取安全、健康的动物食品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们自由自在地放养,有自由的空间……食料充足,保持清洁,并有躲避恶劣天气的场所。”⁴²同样的原因,人们敦促屠宰应该快捷、人道:“一下子把畜牲杀死最温和也最健康”。⁴³

同样的利己主义因素贯穿所有反对虐待动物的立法中。在此类现代规定的第一例中可以看到:1641年在清教徒的马萨诸塞州,法律禁止“暴力或残忍地对待通常为人所用而饲养的野蛮造物”(不包括其他)。⁴⁴早在詹姆士一世时代,邮政业与运输业的规章制度限定负荷与速度,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样规定考虑的不仅仅是“畜牲本身”,而且也是为了“马的主人”。⁴⁵同一时期,它也是人们努力禁止爱尔兰人用马尾巴拴犁的原因。这个“残暴习俗”除了对畜牲残忍外,还会毁掉马。⁴⁶善良与利己主义重叠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在十七世纪人们认为,“英国法律”
189 规定“一旦发现任何人对畜牲野蛮残忍,他的人身、财产就应该被国王

扣押；因为在法律看来，杀死马或者杀死驴，简直就是白痴与疯子”。⁴⁷

简言之，动物就像奴仆：受到合理的待遇才会做出最好反应。1809年，厄斯金勋爵对议会说，如果主人对抽打“懒惰、不服驾驭的”畜牲是否残忍表示怀疑，解决他的疑惑很容易：其标准与判断抽打学徒工是否残忍完全一样。⁴⁸

当然，早期抗议虐待家畜的许多人超越了简单的功利思考。M. 黑尔爵士把年迈的老马放归自然，而不把它们卖给屠马业者，他这个决定就没有经济动机；蒙塔古公爵二世（1690—1749）的行为也没有经济动机（H. 沃波尔所认识的“最重感情的人之一”），他把波夫顿（Boughton）变成收留老牛、老马之家。⁴⁹ 利己主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八世纪的行人对大街上残忍对待马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多地抗议剪动物尾巴、在耳朵上剪记号、把动物的头扎起来显示更华贵等传统做法。⁵⁰ * 整个十七、十八世纪的养蜂人不懈地设法在不用毁灭蜜蜂（常规做法）的条件下取蜜（虽然没有成功），这样做既有不喜欢浪费的因素，也有痛恨残忍的成分。⁵¹ †

不过，起初只有在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时候才可能立法。人们常常表达出的对野鸟、野兔或者昆虫的情感受到忽视。十九世纪初期通过的法律条文只与马、牛、狗、禽类以及其他家畜有关。对动物福利的关爱也没有妨碍人们继续吃肉。[‡] 如果动物可以吃，那么要禁止的只是“不必要的”残忍。

因此，十八世纪后期充满了显而易见的矛盾。一些动物是宠物，一 190

* 然而，放弃剪尾巴的做法可能在于人们越来越一本正经，认为剪尾巴“既有损人性也有损尊严”；Thomas Bewick, *A General History of Quadrupeds* (1807; reprint, 1970), II.

† 直到1807年，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人们发明了一个巢架，可以随时从蜂房中取出；H. Maccolm Fraser, *History of Beekeeping in Britain* (1958), 77—8.

‡ 不过参见下文，pp. 290—97。

些动物是“害虫”。反对狩猎的人非常乐于钓鱼。猎人们自己一边热衷于消灭野生动物,一边对狗和马表现出极大温情。反对斗鸡的小册子用牛皮纸装订。人们通常认为,约翰逊博士善待动物就表现为随时到商店买活牡蛎给他的猫“霍奇”吃。那位非常爱宠物的诗人考珀杀死了一条威胁到他的猫的蛇,竟丝毫不感到愧疚。同一时代,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约瑟夫·格林(Joseph Greene)牧师强烈反对斗鸡和抛鸡,但是1778年他却买了大量的普尔丁团(Poultey's Paste),一种灭鼠药,杀死那些“讨厌的害虫”。⁵²某些生物现在被纳入道德考虑的范围,但是不得不在某处划个界限。大多数人仍然把鱼、食肉动物、害虫、昆虫排除在外。为了人类生存似乎需要这样排除,正如在实践中为了人类生存需要排除人类的某些成员。牛津大学图书管理员、动物权利的积极支持者——E. W. B. 尼科尔森(Nicholson)的通信中,有一封1879年的信令人很有感触。信的作者是一位动物爱好者,他的家遭受黑甲虫灾害。信中说:“我不愿意向黑甲虫宣战。他们和黑人祖鲁族人一样有活着的权利。但是,对于这两者,我们又能怎么做呢?”⁵³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至此,大家一致认为不应该给某些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但却不清楚哪些动物,或者痛苦达到何种程度才是“不必要”。目前清楚的是,人类需要与人类感觉之间的鸿沟比以前大多了。



第五章

树木与花卉

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年迈的女士,新近去世。她最难忘的记忆之一是在六十多年前到一座乡村大房子里做客。在那儿,她遇到了当时许多著名人士。那座房子的主人,当时已经老迈,是一个古老、高贵家族的一家之主,她忘不了他对自家老树的虔诚感情。他最大的快乐往往就是在晚上坐在屋外,看他园子里那些挺拔古老的树木。回屋之前,他要走过去一棵树、一棵树地看,手扶在树皮上,轻声低语晚安。他对常常在这样的夜晚陪伴他散步的年轻客人吐露,他确信它们有智能灵魂,知道而且鼓励他这样做。

W. H. 赫德森(Hudson),《远方与往昔》

Far Away and Long Ago (1918; Everyone's Library, 1939), 202.

一 原始林地

动物不是现代初期以新感觉对待的自然界的唯一的部分。到了十八世纪,植树与景观园艺成为富裕阶层典型的消遣,养花的热情也广泛流传开来。正如许多人越来越同情动物一样,树木与鲜花也逐步获得新的情感上的重要性。此外,人们无意识间把它们分成的类别与给动

物划分的范畴类似。畜牲被分为野生动物(要被驯服或消灭)、家畜(要被使役、利用),以及宠物(为了满足感情而受到珍爱)。现代初期充分经历了消灭众多野生动物,加强驯养动物的开发利用,提高对第三类——宠物的兴趣,进行非功利地饲养。树木几乎经历了完全相同的进程。

192 尽管果园与家庭小树林常常受到青睐,森林却从一开始就被看作野性的和敌对的。从中石器时代以来,人类进步就取决于挖出并铲除原来覆盖大部分土地的树木。在新石器时代,这个进程加快了,石斧使得伐木成为可能,也使得放牧或者烧荒成为可能;在罗马人、撒克逊人以及丹麦人的进退潮流中,这个过程在继续。现代历史地理学家表明,土质较为疏松地区的原始树木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就已经消失,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末期,大面积的森林清除已经完成。在1085—1086年间英国地产普查时,也许被森林覆盖的国土不足20%。到十三世纪末叶,现在人类定居的大部分地区被确定,景观常常表现为千辛万苦从林地中开辟出来的蜿蜒曲折的小径、不规则的田野。但是,有些地区,比如布雷克兰(Brecklands)或者剑桥附近地区,树木全部消失。几乎不存在未被采伐过的森林。大多数残留的树木都在某种程度上矮林化,放过牧或者以其他方式开发过。十四、十五世纪后期,一些树木再次蔓延开,但是随着人口再次上升,向森林重新发起进攻。都铎与斯图亚特时代,林地再次让路,主要让给放牧与耕种,也为了满足建筑材料与工业燃料膨胀的需求,例如钢铁生产、煮盐业、玻璃生产与制陶业。开放公园、狩猎围地、侵占共用地、皇家森林的松散管理与范围的不断缩小: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要清除林地与砍伐树木。斧头对英国历史的最重要贡献并不在塔山上。^①

当然,当时人夸大了对林木的掠夺破坏。我们现在知道,尽管钢铁

① Tower Hill,伦敦塔所在地,英国旧时刑场。——编注

工业最初给林地造成巨大破坏,但是最终却产生相反的效果,它刺激供应木炭所需的常规矮林的种植,当时少数人察觉到了这个悖论。木材短缺往往不过是地方性的。²然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为了放牧或耕种的缘故,林地普遍缩减,这个过程是看得见的,人人都强烈地意识到。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以怀旧的笔触描述了“整个国家的表面都是森林”的时代;在彭布罗克郡,与他同时代的乔治·欧文发现,“记录表明,各种庄稼地过去都是森林和林地。”³在许多地方,老人们讲述那里的树曾经多得小男孩和松鼠脚不沾地可以行走许多英里。⁴破坏的过程无法量化,但是毫无疑问,在1500年到1700年间树木数量锐减,尤其在中部与北部地区。⁵1690年代,G. 193 金估计只余下300万英亩种植林地(大约是英格兰与威尔士的8%)和另外300万英亩的森林、公园与共用地,而且萎缩仍在继续。1764年,当时的一位人士认为,王国内几乎没有一个县不发现称为“森林”“小树林”或者“公园”的地方现在要么是耕地,要么是牧场,要么是光秃秃荒野。1790年代,当J.宾格着手清点十七世纪以来英国发生的变化时,他最先列举的就是老林地被进一步侵蚀。到1800年,英格兰与威尔士还有不超过200万英亩的林地,而到二十世纪初始,联合王国林地所占的百分比(4%)在欧洲最低。⁶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发展象征文明的胜利。森林最初是原始与危险的同义词,就像“野蛮”这个词(savage,源自*silva*,林地)给我们带来的联想。人们似真地提出,先民喜欢空旷地胜过林地,因为开阔地更安全:他能够看到什么来了,并且能够提前防卫。⁷当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谈论荒野时,他们不是指贫瘠的荒地,而是指茂密的、没被耕作过的林地,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阿尔丁森林,“有忧郁树枝阴影的遮盖,难以进入的荒凉之地”。十七世纪中叶一本诗书字典表明,适合森林的修饰语有:“可怕的”“阴沉的”“荒野的”“荒芜的”“蛮荒的”“忧郁的”“无人之地”“野兽出没的”。⁸在新英格兰,普利茅斯殖民地就建立在“恐怖、荒凉的

原野……到处是野兽与野人……处处是林地与灌木丛”。殖民者看见被“荒凉、人迹稀少的林地”覆盖的乡村感到惊骇,便开始摧毁树木,以使得被 C. 马瑟称为“凄凉的灌木丛”的地方“适合居住”。⁹ 他们认为只有“野物”“通常会喜欢林地的自由”。¹⁰ 伊丽莎白时代的律师约翰·曼伍德(John Manwood)解释道,旧英格兰最初也是“荒野”,但是早期居民清除了人类居住地附近的“林地与大灌木丛”,这样就不会遮掩危险的野生动物:“通过那种手段,野兽统统被赶走,躲到还保留林地的那些地方……这样……在英格兰,最初的森林是无人居住之地(*propter defectum inhabitantis populi*),那里野兽出没。”¹¹

因此,林地是动物的家,不是人的家。因此诗人 W. 布朗会把野兽
194 描述为“森林居民”。¹² 因此人们设想任何生活在林地的人一定粗鲁、野蛮。人们广泛认为最初的人类是“林地人”(humines sylvestres)。人类发展从森林走向田野。十八世纪的古文物研究者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认为,古代大不列颠人野蛮残忍,他们的城镇就是用树篱与壕沟围起来的“小树林与灌木丛”。¹³ 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说,爱尔兰人一直保持“林地天生的野蛮”,而约翰·洛克把“城市里彬彬有礼的理性”居民与“森林”中的“非理性、没受过教育的”居民比较。1783年 E. 伯克认为,印度人发展出“各种优美生活艺术的时候,我们还生活在林子里”。只有把人类从森林中带出来,才使之走向文明。¹⁴

因此,文学传统与实际经验一道生产出十七世纪的共识:森林居民往往是违法占地者,穷困潦倒、固执粗野。不过,不可否认林区确实有一些像乞丐一样的人建造的小木屋。他们到那里寻找生存空间,或者在木炭业寻找就业机会,于是非法占地,往往不受领地法庭与教会的社会约束,依赖偷木材与打猎为生。¹⁵ 十七、十八世纪,在森林居民与王室官员和大乡绅地主之间发生了多次激烈争端,后者极力要求对资源与森林地区的居民施加更有效的管治。土地使用开发的竞争需求导致相互之间的敌对与误解;毫不奇怪,那些致力于维持社会等级制度的人不

喜欢林地,认为那是潜在的多事之地:1813年,农学家查尔斯·温哥华(Charles Vancouver)说,森林是“懒惰、游手好闲、贫穷的巢穴与温床”。¹⁶

森林不仅是长期蕴藏社会矛盾的场所,人们不喜欢森林,还因为它为违法乱纪者提供避难所,为危险的罪犯提供根据地。例如,塞尔伍德(Selwood)森林臭名昭彰,因为强盗与伪造货币的人经常出没,直到1712年,韦茅斯子爵托马斯在那儿建造一座教堂,开始砍伐森林为止。克兰伯恩猎区是走私犯和偷鹿人的避风港;而且其他许多森林也有同样的名声。¹⁷甚至路边的小树丛也遭人厌恶,因为那里是强盗的藏身之地。十五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翰·劳斯(John Rous)伤感地说,沃里克郡的弗尔布鲁克(Fulbrook)曾经是安全的旅行路线,但是当贵族业主把它围起来当作公园后,树篱与栅栏就为危险的小偷提供掩蔽。¹⁸

于是,未被开垦的林地被看作是人类进步的障碍;一些谴责圈地运动的道德主义者却不谴责把树圈起并挖掉。¹⁹农业改革者对林地与树木的态度通常极为精明实际。正如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士所述,如果一个人拥有“一棵美丽的大树”不结果,树枝阻挡阳光直射地面,最好把它砍伐掉,不要因为美的缘故任其生长,继续妨害他。²⁰1587年,托马斯·丘奇亚德(Thomas Churchyard)感到威尔士有希望了,因为他们最近开始撒石灰处理土地,在橡树挺立的地方,动起了耕犁。他们砍倒树木,把树根拔起。

1653年,沃尔特·布利斯(Walter Blith,英国农学作家)踌躇满志地回忆道,在英格兰,许多从前的林地也变成了“景色可观的谷物之乡”。²¹农学家不欢迎使用篱墙树,因为它们令栅栏不牢而且导致庄稼发霉。有些人甚至讨厌树篱本身,因为它们遮挡阳光,维护树篱需要很高的费用,

还会吸引鸟儿来糟蹋庄稼。^{22*}

当然,人人同意需要储备木材,而且燃料及其他用途都需要林地。但是人们认为应该把树木当作一种农作物,在劣质土地上种植可以定期采伐的矮林、高产木材林。至于其他林地则没有空间。1680年代J.霍顿写了一篇散文,证明如果任何一条航运河沿岸十二英里之内一棵树也没有,会是一件很好的事儿。1712年J.莫顿心安理得地论述北安普敦郡没有什么林地:“在一个都是文明居民的国度”“不能容忍”木材生长,“它必须让位给与生活发生更直接关系的田野与牧场。”1757年J.戴尔描述一位“细心的乡村青年”:

傲慢的大树,
遮蔽草地,又冷又湿,
荆棘建起的护堤,因而松弛,
邪恶的乌鸦在此筑巢,他焉能允许。²³

196 正如1791年托马斯·普雷斯顿(Thomas Preston)博士对英国下院委员会所说,不必为英国橡树的减少感到“遗憾,因为它确切地证明国家在进步;对于皇家海军而言,那些还处在野蛮之中的国家才是合适的、唯一适当的苗圃”。²⁴在英格兰,正如《诗篇》中所言,如果一个人高举斧头砍向大树,他就能成名。的确,1629年,据说距离达勒姆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位猛士一生中伐倒了三万多株橡树,而且仍在继续砍伐。十九世纪,格莱斯顿^①先生那次广为宣传的伐木展,可以说是最后的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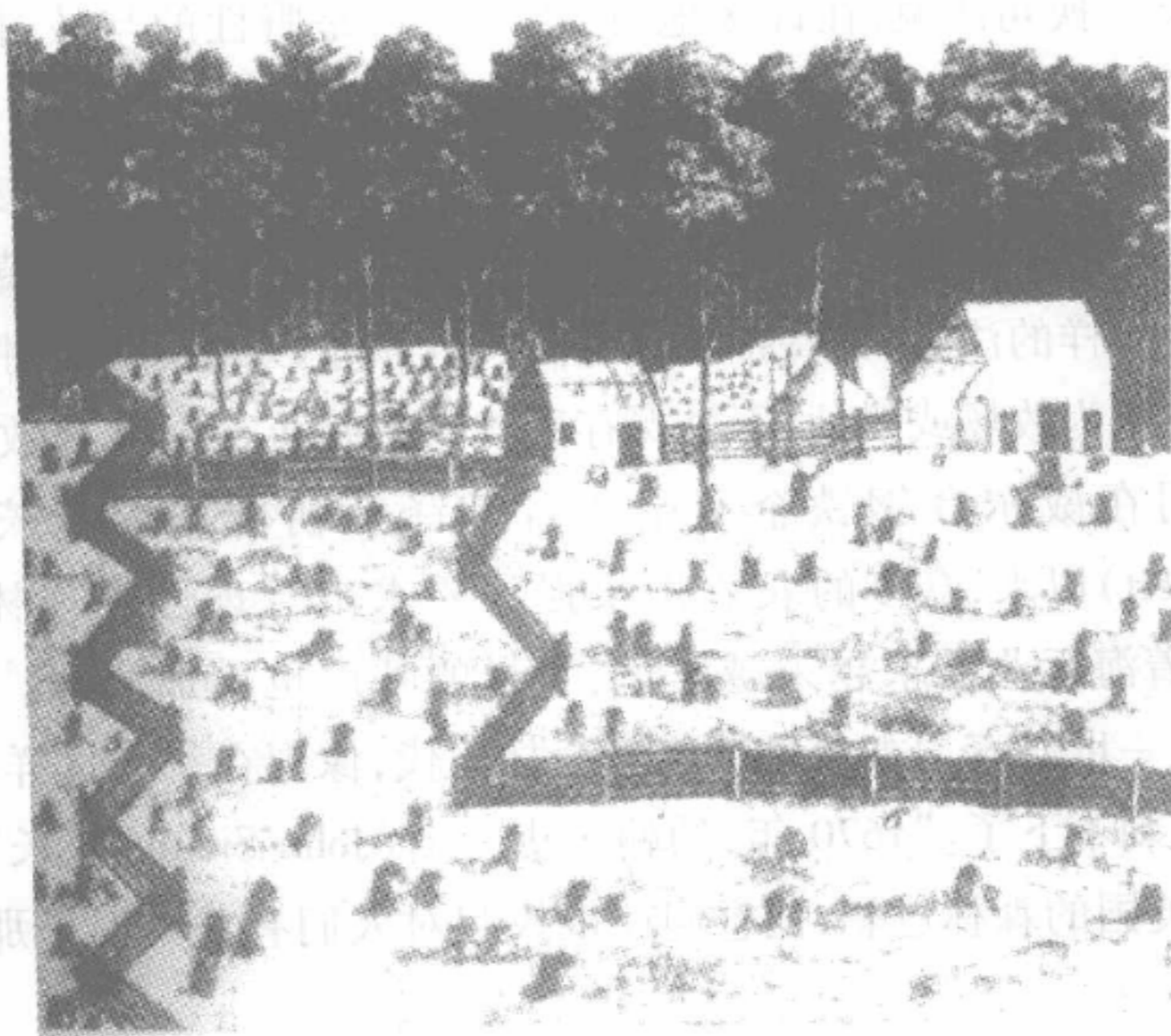
*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柯勒律治的朋友,萨默塞特的制革工 Thomas Poole 忙着把他农场中的“树篱拔掉”,这是二十世纪后期恢复的开放式农耕的先例;Mrs. Henry Sandford, *Thomas Poole and His Friends* (1888), i. 170—71。

① W. E. Gladstone (1809—1896), 英国政治家,曾四次担任首相。——编注

俗,让人想起砍树就是为进步而战的悠久传统。^{25*}

现在,当森林面积缩减,森林覆盖面积不到城市发展空间的一半时,我们的态度大不相同:我们认为植树比砍树好。这种新态度源自现代初期。当然,向后转没那么简单,从毁林到护林的转变也没那么戏剧性。然而,更加同情的态度在上升,却是明白无误的。

197



二 植树

这种变化的部分根源在于实用,源自建筑、家用以及燃料的持续需求。正如几位历史学家最近所强调,至少从诺曼底时代初期开始,英国林地,尤其在苏格兰低地地区,就被当作一种珍贵的自我更新资源严加

* 所以 1895 年格莱斯顿访问德国时,俾斯麦有意送给他一株橡树苗,拿回家去种。

管理。优质森林故意用篱笆隔开,不让放牧牲畜;矮林农场得以广泛推广;人们种植、修剪树木,有选择地进行砍伐;至少到十三世纪,就已经建立完善木材与树木贸易。¹早在七世纪,非法伐木就要受到惩罚;后来采邑惯例与乡村议事程序显示进入森林、灌木丛、矮树林常常受到严格限制。当皇家森林允许砍伐时,往往要暂时围起来,以保护新更替树木的生长。²换句话说,在许多地方,森林不再是野性的与敌对的,而变成驯服的,是乡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克王朝与都铎王朝时代的木材法只是把这些中世纪的实践放入法律书里。在1483年至1585年间,人们忧虑森林正被荒废,鼓动议会颁布各种各样的法案,允许把小树苗圈围起来予以保护,禁止把矮林与灌木丛转化为牧场或耕地,下令保存所规定的每英亩木材林数量,禁止把它们用在威尔登钢铁企业中。³自都铎王朝初期的菲茨赫伯特(Fitzherbert)以来,众多的农业作家强烈要求出台理性管理林地的政策;而随着海运业需求越来越紧迫,大众的呼声也更加高涨。⁴如1610年詹姆士一世所言,“如果继续容忍森林砍伐,像现在每天这样,就连一棵树木也剩不下了。”1670年,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长写道,曾几何时,英国的森林过剩,把它们连根拔起对人们有益。但是那个时代过去了。⁵

人们常常说,从仅仅保护树木发展到实际种植树木,这个变化因J.伊夫林的名著《森林志》(1664)的出版而起。此书写于海军委员会与皇家学会商讨木材短缺事宜之后。本书抨击了“耕地过度扩大”,并取得了巨大文学成就,在伊夫林有生之年发行了四版。根据其作者在1678年的夸耀(并非没有证实),这本书直接带来在迪安皇家森林植树198 (1688)的行为,而且导致私人土地所有者播种“百万棵木材”。⁶然而不应该夸大伊夫林的创意。他那独特风格的编撰作品中有很大成分归功于早期宣传人员的论点;而且他本人能够引证许多在他写书之前就已植树的土地所有者。⁷

事实上,植树同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诚然,中世纪皇家森林的管理人员只是遵守保护政策,禁止未经许可的砍伐,保护小树苗。只有在十六世纪,因为政府为了开发造船业资源,对林地的兴趣不断增加,这才出现了某些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尝试植树的直接线索;第一个文献记载的个案要到1580年,当时,伯利^①在温莎公园播种十三英亩橡树。⁸直到查理二世及其后继者们才尽力试行更野心勃勃的植树政策,首先是在迪安森林(1688),然后在新森林(1698)。⁹因此,难怪某些十七世纪作家认为为木材而植树是近期发展起来的。然而,在私人土地上也许早就已经开始。英格兰丰富的树篱并非全都是自然而生;尽管缺少文献记载,但是有足够的间接证据表明英格兰在诺曼底时代,或者也可能在更早的时代就种植树木。¹⁰十四世纪初期,派普韦尔(Pipewell)修道院的编年史宣称,当第一次建造修道院时,修道士们每天都植树。这无疑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但却是一种启示。¹¹* 都铎时代早期,农业作家J. 菲茨赫伯特假设农民收集橡子与白蜡树翅果种树的情景;他还对移植提出建议。¹²植树的职责被写进许多十六世纪的租约与庄园规章制度中。¹³

这类活动的动机主要在于经济。木材可以开发利用,有利可图。十七世纪,农业改革者开始展示通过植树,土地所有者能够提高土地的价值。他们的著作中处处体现成本核算、回报、利率,都旨在表明为海军植树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也是爱国行为。J. 伊夫林本人列举了理查德·韦斯顿(Richard Weston)爵士的估计说,投放三十英镑种植白杨树,十八年后会带来一万英镑的回报。农业宣传员J. 比尔听到一位农民引述一句谚语,大意是,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一英亩的矮林如果不比一英亩的小麦更值钱,也和它价值相等。¹⁴似乎很清楚,大多数这类

① 伯利勋爵,即 William Cecil(1520—1598),伊丽莎白一世的首席顾问。——编注

* 当怀旧的伊丽莎白时代人士哀叹修道院的解散时,怀念的不只是修道士的慈善,还怀念他们“种植森林、安置树木”。(Francis Trigge), *An Apologie* (1589), 7。

计算都比较乐观。森林业很少有赚头,除非土地贫瘠得不能有其他用途。然而,十八世纪,土地财产报告表明从管理良好的公园林地可以筹集一笔可观的收入,而在同一时期,一定是利润驱动,才导致转成种植生长迅速的针叶树。亚当·斯密认为,英国的几个地方,从木材中获取的利润与从谷物或者牧场中获取的利润持平。还可能通过大批砍伐筹集到大笔资金,用卡那封郡伯爵二世的话说,许多土地所有者“把树看作地球的赘生物,上帝提供给大家,用于还债。”¹⁵

平民百姓反对而且有时强烈阻止砍伐森林。其行为背后也存在经济考虑。众所周知,林区劳动者生活殷实,常常凭着惯常权利¹⁶的支持,在林区砍树、放牧,他们痛恨失去这样的机会。他们的需求与以木材生产为目的的合理开采森林发生冲突。后者需要用栅栏围起来保护小树苗。伊夫林希望制定法律,延长禁止牲畜进入森林的时间;他认为,对“少数喧闹、粗鲁的平民”太放任自由。¹⁷森林与树篱不断遭到拾柴穷人的打劫。1613年,阿瑟·斯坦迪什(Arthur Standish,英国农业作家)抱怨道,我们头一天种树,“穷人第二天就拔掉或砍掉,如果不是当天夜里就干的话。”1700年T.诺斯断言,几乎不可能在城市附近种植树篱,因为住在城郊的穷人们会偷着拔掉,用作冬天取暖的柴火。¹⁸而频繁发生的木材被盗事件恰恰证明树篱与林地 in 穷人家庭经济中的重要性。经济原因迫使住在林区的居民抵制圈地和耕种范围的扩大。

但是,与这些保护老森林,种植新森林的实用论点一道,还存在另外一种思考,不那么精打细算、实用功利。在中世纪初期大规模森林保护开始时,公然的目的是给追猎的野兽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十三
200 世纪,可能英格兰的四分之一都被认为是皇家森林,受到特殊森林法的保护。律师说,森林是块特定的领地,“树木丛生的地方,是水果飘香的牧场,为森林中飞禽走兽特许的地方,供猎物们休养生息,受到国王的安全保护,为他高贵的悦乐消遣所用”。¹⁹如这个定义所示,所谓的“森林”不是完全被树木覆盖。它是牲畜和鹿生存的港湾。有人正确地提

到,“森林不一定是林地,林地不一定是森林”。²⁰但是为了狩猎保护区的需要,必须在森林内保留林木和掩蔽处,甚至不惜放弃上好的木材。森林法禁止 *purprestre*(侵占)、浪费(破坏树木)以及开垦(连根拔起)。司法权限下世袭地所有者未经允许不得砍伐自家的树。

在面临人口压力的情况下,这个制度是否真正阻止了林地向耕地或牧场的转化却很值得怀疑,特别是国王通常容易把森林法看作有利可图的权限,而不是林地保护的严肃手段。从十三世纪以来,君主们自己表明准备彻底砍伐某些地区的森林,以缓解财政困难;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初期,砍伐森林持续活跃地向前推进。查理一世试图推回森林的界线,最终没有成功。1641年的法案坚决地把森林法管辖面积限定在1625年所取得的森林面积(如果在此之前五十年地方上不设置森林法庭,甚至连这个都保不住)。²¹无论如何,效率低下的森林管理从来没有能够阻止许多平民未经许可侵入林地放牧、偷盗林木。尽管如此,皇家森林代表一种值得注意的企图,即为了娱乐目的保存大片英国土地,不过只是为了少数特权阶层的娱乐。只是到了十七世纪后期,皇家森林才被主要当作木材保留地。之前,林地保护主要为了猎物(*venison*),而不是为了木材(*vert*)。如1609年新森林的护林员所说,如果需要树木为猎物提供掩蔽,那么就不应该砍伐;在王政复辟时期,认真种植木材的需要与为了让国王的鹿安身而保护森林之间发生冲突。²²

这也就是为什么自诺曼底初期以来,私人鹿苑猛增的原因。在伊丽莎白时代地图上,萨克斯顿有八百多个鹿苑,它们是英国景观的特色之一。鹿苑配有橡木围栅,通常边缘还种植一片茂密的树木,枝条向外延伸。²³这些园林是社会等级的重要象征。农学家J.霍顿讨厌树木,认为园林是不健康农业的标志。但是他承认,它对土地的主人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它“造就或者保持一种庄严气势,令不阔气的邻居肃然起敬”。因此,他勉强承认保留一些园林,“直到……好土地短缺要求取消它们为止”。²⁴实际上,园林不全是林地,皇家森林也如此,除了鹿之外

还允许放牧牲畜。但是,通常园中也会种树,既是为了木材也是为了猎物。例如,在北安普敦郡的奥尔索普还有标注日期的石头,纪念1567年以来,斯潘塞(Spencer)的家庭成员连续不断地种植橡树。²⁵ 十八世纪,猎狐的热情导致英国乡村许多地方种植掩蔽处,狩猎与树木之间的联系再次得到确认。

这些鹿苑与皇家森林引发出另一个保护树木的理由,更具有深远意义:那就是相信森林使得景色更加美丽与庄严。正如森林律师J.曼伍德所言,树木的成长给鹿提供食物与掩体;但是还有另一个动因,就是

为了美丽宜人(*propter decorum*)……因为在王子眼里,秀美的绿色和令人心旷神怡的森林景致,其愉悦之性丝毫不亚于看到森林和狩猎地的野生动物。因此,雅致的森林要用大量郁郁葱葱的树丛装点修饰,因为它们是快乐的绿色宝库,令国王喜不自胜。²⁶

诺斯勋爵四世认为鹿苑带来同样大的快乐,不仅仅因为看见鹿,“而且因为眼前大片开阔地,任你骑马驰骋、散步或者其他消遣”。公园也用于野餐,例如1528年,巴特利(Butley)的修道士招待萨福克公爵夫妇,打猎之后,就在斯塔弗顿(Staverton)公园的橡树下进餐。²⁷

十六、十七世纪,随着市场的扩张,刺激推动了更有利可图的土地开发,许多这样的保护地被开放,或者让位给牲畜。但是那些留下来的保护地越来越注重于装饰作用,因为地主通过重新刻意设计景观,把上好的耕地转化为点缀着树木的游乐场,以显示他们的财富。这个时代出现了新型乡村住宅。许多贵族不再住在村子中心,而是搬到景观园林的中心,与村子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必要,干脆把村庄取消,或者移走,以便带来空间感和分离感。例如,在哈特菲尔德,罗伯特·塞西尔买通所有业主,把他们的农场改为公园。²⁸ 为了给贵族住宅和公园腾地

方,也许这个时期清空的村庄与十八世纪一样多;仅斯塔福德郡就记录了四例。²⁹如园艺作家斯蒂芬·斯威策(Stephen Switzer)后来论述,这些都铎时代园林只要再有水就变成十八世纪公认的风景园。³⁰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树起到了关键作用。

就连农业改良者也承认植树具有审美与经济双重功效。自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有修道士们为了美观而植树。在中世纪,果园被看作是愉悦的场所;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约翰·利兰(John Leland,英国古文物研究者)描述了所谓的“果园的乐趣”。³¹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果树种植数量与水果种类大幅度增加。1676年,拉尔夫·奥斯汀(Ralph Austen,英国园艺学家)认为,过去的三四十年比“以往几百年种植的果树还多”。³²在乡下很多人保卫树篱墙。它们为牲畜遮荫,也给人提供遮风蔽雨的庇护,充当划分财产的界限,树枝还可以用作燃料和栅栏。但是1653年W.布利斯承认,树篱不仅有用:它还是“令人愉悦之物”。因此,他建议在各处种植橡树、岑树或榆树,不单单为了获利,也为给“心灵聪慧的人类带来最愉快、最光荣”的精神感受。1697年,伦纳德·米格(Leonard Meager,英国园艺家)也同样认为,树篱把“心旷神怡的景观呈现在眼前”。十八世纪,一些农业作家提出,应该把山楂树篱与欧洲苹果、钻天杨、欧洲花楸、桤木、野蔷薇、忍冬混杂在一起,取得种类繁多的装饰效果。³³外国游客认为英国的树篱让整个国家看起来像个美丽的花园。³⁴

正是抒发树木审美价值之幽情,诗人德雷顿哀悼老森林的流失,不仅为木材的损失难过,也为森林自身美景的消失而痛心。1625年,一位乡村绅士——乔治·赫尼奇(George Heneage)爵士向往地谈起位于南威灵厄姆的林肯郡的特色,“在遥远的古代……本地与相邻的山丘……到处是小树林与灌木丛,美不胜收,”然而现在,这里“光秃秃的……空空如也”。³⁵詹姆士一世时期,负责销售林地的专员遭遇同样基于审美理由的抵抗。而1650年英联邦议会的测量员力劝应该保留无双

宫(Nonsuch House)的两百多株木材林,因为它们对于“结构的宏伟”、“场所的惬意”而言必不可少。³⁶换句话说,现在种植树木、珍爱树木就为了身心愉快。

似乎不可能说出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种树。从久远的时代开始,房前屋后就树木丛生,遮风挡寒,夏天庇荫。森林也许令人畏惧,但是小树林却被公认为人类居住地的象征。人们有意在中世纪教堂周围种植树木,以减弱风力。乔叟描述他的地方长官:

他的住宅优雅,坐落在石楠茂密之地
树木葱茏,浓荫遮蔽。³⁷

伊丽莎白时代,W.哈里森谈论到,在国内许多地方,一个人骑马驰骋十英里或者二十英里看不到什么树,除非“居民在房子周围种几棵榆树、橡树、榛树或者岑树以阻挡暴风”。

十七世纪中叶的赫里福德郡,大路边以及每所村舍门前都有成排的榆树,而在1748年一位游客注意到,尽管剑桥郡没有什么树木,但是村庄通常装点着小榆树林。各处的乡民都种上小树或灌木,在上面晾晒衣物。³⁸自中世纪以来律师规定,租户如果不仅砍掉木材树,而且还砍掉“保卫房屋安全”的树木,就要被判处损耗罪。³⁹就连农学家们也承认在房子周围种植“小树林或树丛”“让人感到身心愉悦”;一位十七世纪的植物学家注意到,往往在贵族阶级的房屋附近才可能看到高大的枫树。伊丽莎白时代,伯克利家族的管家——约翰·史密斯(John Smyth)认为,这种树木“浓翠欲滴的美丽”令路人心旷神怡。⁴⁰

现代初期,装饰与愉悦目的成为植树的动力,尤其在城镇。1593年,在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绘制的剑桥地图上,可以看到众多
204 的果园,例如著名的彭布罗克学院里的果园,在那儿,尼古拉斯·里德利主教(Nicholas Ridley)学习《圣保罗书》(“那里的芳香,我相信,会与

我一道进入天堂”)，而彼得学院、克莱尔学院、圣体学院、王后学院、抹大拉学院以及三一学院都种了许多树。⁴¹到了 D. 劳根(1688)时代，各学院经过一个世纪的种植，形成了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后院整齐壮观的林荫大道，而且每个学院的庭院与花园中都有丰富多样的树木。凯厄斯树木庭院的树种植于 1658 年。⁴²在牛津大学，到十七世纪初，基督教会草坪四周是装饰林荫道；在 1660 年代后期，迪安·费尔(Dean Fell)开创了开阔的榆树林荫大道。⁴³其他许多城市几乎同样不乏绿色，从约翰·斯皮德(John Speed)绘制的詹姆士一世王朝城市地图可以看出。在诺里奇，树木如此繁多，以至于这个地方在都铎王朝时代被描述为“不是果园中的城市，就是城市中的果园，房屋与树木大体相当”。⁴⁴在伦敦，从十二世纪起市民的花园里就有树。在伊丽莎白时代，伦敦四法学院和伦敦同业公会种植了大量的树。而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穆尔菲尔德(Moorfield)被夷平，开辟成林荫道，使它成为伦敦第一个城市公园。当时的人说，它让人“大饱眼福”。⁴⁵王政复辟之后，植树成为平常之事。当时的插图表明，纵横交错的林荫道不仅分布在伦敦蔬菜花卉市场、林肯律师学院广场以及皇家花园，而且出现在许多广场和大多数公共大楼的外面。1748 年一位瑞典游客注意到，在伦敦几乎家家户户花园里种树，几乎每个广场都有榆树，而且离开大都市，村庄道路两旁还会看到更多的榆树。⁴⁶

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游行时，上流社会坐在大马车里穿过海德公园。但是在王政复辟时代，英国社会生活普遍流行愿意在户外步行，呼吸新鲜空气，而伦敦公园成为这些户外时装展览的背景，各处纷纷仿效。⁴⁷例如，1640 年代在牛津，当查理一世的卫戍部队在城里时，达官贵人们聚会地点就设在三一学院的小树林。王政复辟之后，默顿墙(Merton Wall)就成了时尚的聚会地点。当那里以丑闻之地而臭名远扬时，上层社会把地点搬到抹大拉学院。据说 1723 年的夏天，那里每个星期日的晚上都挤满了人。二十年之后，圣约翰学院的花园能够“让几

乎整个大学都聚在一起,而且有点身份地位的市民与女士几乎不错过
205 一次露面的机会”。⁴⁸结果,基本上每一个有些社会抱负的城镇都愿意提
议出钱修林荫大道。本地的情郎与美女在树下徜徉,盛装打扮,自由闲
谈,那儿俨然成了某种露天会所。⁴⁹而且,如果城镇当局不愿意出钱,自
有当地的赞助人出钱,例如约翰·克尔(John Kyrle)被教皇誉为“罗斯
先生”。他在瓦伊河畔罗斯沿着通向城里的堤道种榆树,教堂两旁榆树
成排,还有一个公园,市民可以在树荫下散步。⁵⁰十七世纪末,当西莉亚
·法因斯(Celia Fiennes,英国旅行家)游历英国时,她注意到巴斯、布里
斯托尔、埃克塞特以及在什鲁斯伯里修道院的花园里都有排排优美的
树木,修剪得整整齐齐,随风摇曳,每个星期三散步时,它们优雅地陪伴
在身旁。1720年代,笛福形容埃普瑟姆道,“从远处看,城镇就像一个缀
满房屋的大树林”。难怪,托马斯·特拉赫恩(Thomas Traherne,英国诗
人和作家)构想的完美地方是一座城市,不过是一座树木茂密的城市。

门前绿树成荫

.....

亭亭大树之下

但见各色人等

怡然坐在当庭

街道宛如小径

没有石头堆砌

只有绿意莹莹⁵¹

花园城市的想法不是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英国著名城
市规划家)在1890年代发明出来的,而是1661年J.伊夫林的构想。他
在法国、意大利、荷兰的城镇旅行时,深深地被那里美丽的林荫大道所
打动。⁵²1720年代,托马斯·费尔柴尔德(Thomas Fairchild,英国园艺

家)提出在伦敦市中心建造更多的公园;不仅有草地和石子小径,而且还要有成片的树林与婉转的鸟鸣,树荫密布,静谧清幽。1728年,巴蒂·兰利(Batty Langley,英国园林设计师)叹息道,如果能够沿着草市、帕码街、河滨路、舰队街种植酸橙树,“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林中的城市”。⁵³

最令人惊叹的是贵族植树的规模。在都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初期,有无数绅士喜爱林荫路和小树林,比如伊丽莎白时代的威廉·哈顿(William Hatton)爵士,他在霍尔登比(Holdenby)“新近种植的许多小树林”,被约翰·诺登(John Norden,英国地图师)誉为“既悦人又有利可图”,还有弑君者哈钦森(Hutchinson)上校,他把贝尔瓦尔(Belvoir)谷的斜坡全部种上了树。⁵⁴这样的种植始于豪宅花园,到了十七世纪初,豪宅的花园倾向于把所谓的“荒野”当作一大特色:密密麻麻地种满了树,尽管名为荒野,布局还是整整齐齐地呈几何样式。如一位教士所言,“荒野”就是“大片茂密的灌木和树木,装扮出世间享乐中矫揉造作的孤独”。⁵⁵树木种植还超越花园向乡村延伸,通过林荫道、马道以及防护林带,树木用来把房子与周围环境浑然结成一体。十七世纪后期,大家通常把附近的山丘全种上树,轴向景观纵横交错,例如在格洛斯特郡的巴德明顿,博福特公爵家屋顶构成星形中心,在周围乡村的树林间向外辐射,左邻右舍的贵族恭顺地按照这个模式种植树木。这样延伸下去,不仅塑造自家土地,而且塑造了周围环境的景观。公爵展示了操纵次等人群环境与生活的权力,并且突出显示各路地方权力在他这里汇聚。⁵⁶同样,其他富豪也在自家房屋附近植树,也要让自己的中心区显得更加美丽气派。这就是1718年S.斯威策所谓的“粗放林业或者森林花园”。他列举了“霍华德城堡尊贵的卡莱尔勋爵无与伦比的树林;罗彻斯特伯爵阁下的新公园(New Park)树林,卡什尔伯里(Cashiobury)森林,灌木园的设计等等”。如H.沃波尔所述,“从森林中穿过的林荫大道”具有“高贵的气质”;它向“世人宣布这是显赫人家的住所”。⁵⁷

除了在现有树林中开辟一条林荫路之外,另一种方法就是在通向住宅的长长的大道两旁种上树。到十七世纪初期,酸橙、榆树、或者七叶树的林荫道被公认为贵族的象征。在埃塞克斯的纽霍尔(New Hall),白金汉伯爵一世家的园丁约翰·特拉德斯坎特(John Tradescant)种了四排一英里长的酸橙树林荫道;位于西奥博尔德(Theobalds)的皇家宫殿也有同样长的林荫道。⁵⁸在十七世纪,这样的林荫大道被广泛复制。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约翰·基普(John Kip)雕刻的鸟瞰景观表明,众多富丽堂皇的房子被整齐排列的树木包围,恰似战前集合起来的军队。A. 马维尔形容“像一对对卫兵,树木在主人面前分成两列。”西莉亚·法因斯报道,在斯塔福德郡的帕特殊尔(Patshull)公园,在房子前面四分之一英里,“骑马行进在精心修剪的树篱中间,越近越显精致;树篱都很高,而且修剪得很优美。”⁵⁹

从一个中心向外辐射的长长的林荫道,不顾及自然特征而强制性向外延伸,遍布乡村,让整个地区服从一所豪宅的权威,是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形式——华兹华斯称之为让“整个乡村成为贵族的侍从”。⁶⁰但是大多数贵族植树形式都有意表明所有权。1669年J. 沃里奇问贵族读者们,“还有什么比让这些生机勃勃、不断生长的树木见证代代相传的财产边界与范围更令人愉快的呢?”十八世纪末叶,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英国农业作家和地产商)规定,如果(只有当)放眼望去所有土地属于户主,那么从房屋向外看的视野应该开阔,这样,深远的景色会满足他“对领地的热爱”。但是如果别人的财产闯入视线,就应该竖起一道树木屏障把它遮蔽起来;而且,如果界线近得有些局促,就应该明智地种树,掩饰地产的狭小。U. 普赖斯解释道,树木带的全部目的在于财产范围小则予以掩盖,财产范围大则予以昭显。⁶¹汉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英国景观设计师)也同意景观花园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展示业主领地的全部面积;艺术带来的重要快感之一就是“占有”。⁶²

于是,流行的审美理论着重强调树木在建筑背景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十七世纪,还有些人认为“树木堵塞”房屋不利健康,但是,大多数绅士都与卡吕尔勋爵(Caryll)有同感。1699年,他拒绝把别墅周围的岑树砍掉,因为树木是“其最主要的装饰”。⁶³一个世纪后,H.雷普顿认为,所有建筑都需要树来美化:古典建筑周围应该有针叶松,哥特式建筑周围应该有圆冠树。⁶⁴在任何优美的景观中,树木都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阿狄森在《旁观者》(1712)中介绍,就是通过“不断种树”才把庄园“装扮成花园”。亚历山大·迪克(Alexander Dick)爵士认为,有财产的绅士“应该在合适的地点,以合适的距离种植各种各样高贵的树丛,显出土地的尊严”。1796年,查尔斯·马歇尔(Charles Marshall)宣布,没有树木的地方看起来“裸露得令人不舒服”;凯姆斯勋爵表示赞同:“郁郁葱葱的山丘看起来更漂亮,也比光秃秃的显得更高贵。”* U.普赖斯在十八世纪末宣告,“进步的伟大艺术在于……安排与经营树木。”1804年,念及海军的需要,埃德蒙·巴特尔(Edmund Bartell)也同样认为植树“几乎是每一位绅士重要的职责”。⁶⁵

因此,贵族们植树动机很复杂。它是社会主张、审美感觉、爱国主义与长期的利润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它们结合在一起令贵族们对植树就像对狗和马一样有不解之情结。树木不再是野蛮原始的象征,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产品,它们是上层社会生活景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王政复辟之后,保皇党派宣传家们夸大1650年代对国王、教会以及查理一世支持者地产的破坏,夸大到把乱砍乱伐与共和政治联系在一起。J.伊夫林和当时其他人士巧妙地把植树表现为绅士效忠复辟的君主政

* 人们不禁要用半弗洛伊德理论解释这种不喜欢赤裸的强烈情绪,及其引起的焦虑,急切地要把迄今为止无遮无掩的山坡(如苏塞克斯、诺森伯兰郡的山坡)全部种上树。但是这种对光秃景观的厌恶即使不是反映一定要用公共毛发遮掩赤裸的情感,也一定与假发时尚,以及不愿在公众面前显露秃顶或剃光头有相似之处。正如1670年John Smith所述,树木“对于地球正如头发之于人类”; *Englands Improvement Revived* (1670), 77。

体的证明方式；他们还非常强调植树所具有的“英雄”性质。⁶⁶ 1660年之后的岁月里，也就由君主本身带头植树。1664年，查理二世下令在格林威治种植六千多株榆树。1680年代，也是他，在汉普顿庭院与长廊修建三条酸橙树的林荫大道，从温莎城堡向前延伸三英里。后来的君主们传承这个传统，不仅在汉普顿宫与温莎，而且包括圣詹姆士、肯星顿与里士满。⁶⁷ 皇家榜样被众多的贵族种植园主效仿，包括大富豪如蒙塔古公爵二世（“种植者约翰”），他1730年代在中部地区凡尔赛——鲍顿庄园规划了不少于七十英里的榆树大道。⁶⁸ 早在十年前，笛福就曾谈到，优美的房屋“被花园、小径、狭长景观与林荫道环绕”，形成“英伦岛屿一大特色”。⁶⁹

209 在十八世纪中叶，在凯珀比利梯·布朗的影响下，植树的风格变得不那么整齐划一。林荫道过时了，许多还遭到毁坏。⁷⁰ 但是丛林与保护林带仍然需要树木。布朗本人所负责的植树数量惊人，特别是榆树、橡树、山毛榉与岑树，仅在斯塔福德郡的费希尔维克（Fisherwich）就给多尼戈尔勋爵种植了十万棵树。他认为“那么多的美景取决于树的大小与树叶的颜色。”⁷¹ 后来，他的树丛又被斥为“没有品味的畸形”，但是H.雷普顿式风格同样依靠树木。的确，树丛一直是英国景观的突出特色，这也证明对布朗的反动只是局部的。1811年一位游客认为，“英国公园的树木具有如画般的特点，美丽壮观，无与伦比。”⁷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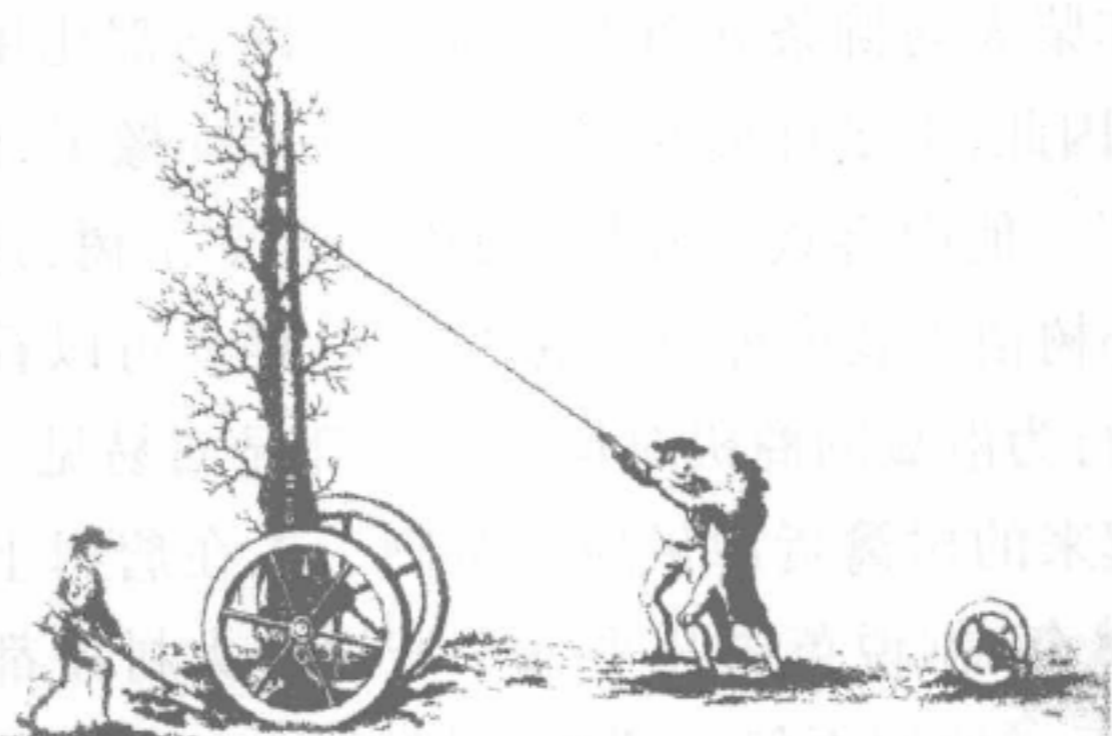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植树造林成为每一位“改良”地主的典型行为。不论是泰晤士河树木繁茂的奇尔特恩河段，还是在以前无树的诺森伯兰郡，都是十八世纪种植的功劳。⁷³ 在1757年至1835年之间，皇家艺术促进协会颁发金、银奖章鼓励大规模植树；而乔治三世与乔治四世的朝代见证了众多的森林规划，例如在北卡迪根郡的哈福德（Hafod），托马斯·琼斯（Thomas Johnes，英国农学家）在1816年以前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几乎种植了500万株树。在苏格兰，佩思郡的景观被连续三代阿瑟尔（Atholl）公爵彻底改变了。他们在1740年至1830年间种植了1400万

株落叶松。这些年间,海军用的木料大多来自私人土地所有者,而不是皇家森林;1760至1835年间,私人土地所有者大概至少种植了500万株木材林。⁷⁴尽管这是大面积地种植针叶树的时代,但是有大量证据证明在十八世纪初期就有较大规模的林业种植。⁷⁵如果进一步研究地产文件,可望揭示木材种植与装饰性种植一样,其史前历史比通常意识到的长。

这样种植不仅需要闲暇与财力,而且需要政治安定与遗产制度,确信财产能够继承。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它在英国比在动荡不安的爱尔兰开始得早的原因之一,如1610年J.戴维斯爵士报告,在爱尔兰,遗产继承不确定,以至于当地人从来不种植果园,又如约翰逊博士更为夸张地论述道,在苏格兰低地,树木之稀少恰如威尼斯马儿之稀奇。⁷⁶即使 210
在汉诺威时代,英格兰的地主也不愿意种橡树,因为它们生长得太慢,达到成熟期要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在乡下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用能够卖作柴火的柳条和黄花柳木买一匹马都比用橡树买一只马鞍子来得快。)因此,更多自负的地主不愿意播种橡子,因为“它们不能很快显出效益”。他们喜欢针叶树、酸橙或者栗子树,这些都能很快见效:他们买了小树苗来装饰种植园的边缘,这样就可以看到成果。⁷⁷

这种广大行为潜藏的商机对每一个人都显而易见。从十四世纪以来,就有组织起来的树篱货源供应。苗圃工人在詹姆士一世时代就出售林木;到1748年,据说英国几乎每个城镇和大村庄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树木园丁。⁷⁸他们不仅经营本土树木,也经营外来树种。现代初期,外来树种大批涌入,增长了种植者的技艺。⁷⁹都铎王朝时代,人们对悬铃木、白杨以及引进圣栎树的兴趣日益增长。十七世纪,人们开发出伦敦悬铃木,接着就是黎巴嫩雪松以及洋槐,还有七叶树和后来的酸橙树日益普及。十八世纪,伦巴底的白杨与美国五叶松登陆。云杉、银枞、落叶松在都铎与斯图亚特时代进入英国。一开始是花园里栽培的物种,后在十八世纪末期被用于大型针叶林种植。新庭园树木与灌木

也无穷无尽：十六世纪有金链花、山梅花和紫丁香；十八世纪有八仙花、醉鱼草与杜鹃花。到了1676年，柏树如此流行，乃至约翰·瑞(John Rea,英国苗圃园艺家)认为，“在每一处体面的庭园里都能见到”。⁸⁰在萨里郡戈德斯通教区的马登，辉格党富商罗伯特·克莱顿爵士(Robert Clayton)令当地景观面貌大为改观，1700年，一位游客认为那里的松树、冷杉、柏树、紫杉、杜松让你感觉就像到了国外，“天然的世外桃源，极具异国情调，令人心旷神怡”。C.斯玛特写道，“愿上帝保佑园艺进步，保佑伦敦成为棕榈之城。”⁸¹据统计，进入英国的树木与灌木新品种，十六世纪有89种，十七世纪131种，十八世纪445种，而在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就不少于699种。⁸²到1838年，异国树种成为一种社会标准(*de rigueur*)，乃至J. C.劳登(Loudon)宣称“任何现代风格的住宅，如果院内树木与灌木不是来自外国，也不是本地树种的改良品种的话，就不能被认为设计得很有品味。”⁸³



三 树木崇拜

所以在英国，树木不仅被“驯化”，而且逐渐获得了类似宠物的地位。随着林地面积的缩减，森林不仅不再可怕，反而成为快乐与灵感的宝贵源泉。1713年，阿狄森宣称，“热爱树林似乎是我们的天性。”埃德

温·拉塞尔斯(Edwin Lascelles)在1763年说,“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美丽关键在于树木”。¹至于森林,它们现在“很浪漫”。1790年,阿奇博尔德·阿利森(Archibald Alison,英国教士和美学作家)宣布,“自然界中最崇高景物之一就是古老、茂密的森林,覆盖整个山坡。”甚至连众所周知的城里人塞缪尔·约翰逊也热爱森林美景,讨厌布赖顿高地,因为它们光秃秃一片。皮奥齐夫人(Mrs. Piozzi,英国作家)回忆道,“雨天走在树林中,我觉得,是唯一令他怡然自得的乡村意象。”²只是偶尔还会有更守旧、更畏惧的态度留存。如1734年,年轻的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英国卫理教会派宗教领袖)强烈感到要追随耶稣,深入212到荒野之中,与野兽们在一起。他至多就是晚饭后走进树木成行的基督教会草地,

在一棵树下默默地连续祈祷差不多两个小时,有时趴在地上,有时跪着……暴风雨之夜,让我深刻感受到可怕的审判日。我继续祈祷……直到大钟敲响该回学院为止,并非没感觉到自然人不愿意在寒冷中停留这么久。³

没有几个与怀特菲尔德同时代的人以这么恐惧的视角看待树木。用W.吉尔平的话说,对于许多人而言,在“地球上所有产物中它们最为壮观、最美丽”。蒲柏认为树木“比披着加冕长袍的王子还要高贵”。而对W.申斯通来说,“一棵高大、枝叶繁茂的古老橡树”“可能在所有静态物体中最为令人景仰”。散文家维塞西莫斯·诺克斯(Vicesimus Knox)觉得不能爱树的人很可怜。⁴十八世纪后期,许多艺术家开始专门画树,投入大量时间研究树木的轮廓。在1770年至1850年之间,论述美丽的大树、著名的树、古代的书以及如何画树的书籍纷纷出版。这种情怀在J.罗金斯的创作中达到了高潮。⁵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美国作家)注意到,英国的绅士花几小时的时间讨论一株株树的形状与美

丽,仿佛它们是雕像或者马匹;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景照片中,树木往往比站在它们旁边的人物更有个性。⁶

正是这种新感性,产生了这样一种情感,如1783年威廉·马斯登(William Marsden,英国东方文化学者)所述,看到一棵古老的大树被毁,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哀悼心情:“这种行为看起来就是违背自然,在行使过分武断的权力。”⁷1741年,蒲柏模仿请愿的形式,请求伯灵顿伯爵阻止威廉·肯特(William Kent,英国建筑师)砍倒奇思维克(Chiswick)一棵庄严的大树,这只是一长串反对砍伐古树的诗歌宣言之一。从德雷顿在“波利奥赋”(Polyolbion)中悼念消失的森林开始,接着是温奇尔西伯爵夫人安妮的“树”(“为了未来岁月,愿你傲然挺立/鲁莽工人的手没有碰你”),然后到考珀(“白杨被砍伐”),到华兹华斯(“远足”中包括一首“话说生动美丽大树的倒掉”,为纪念洛顿谷的紫杉树而作,“多么壮丽的外形/如何忍心摧毁”),克莱尔(诗人伤心地看到“伐木工残忍的斧头砍下”),坎贝尔(“手下留情,伐木工,留下这棵山毛榉”),丁尼生(“森林衰退,森林衰退”)以及霍普金斯(“噢!但愿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我们连砍带挖——摧毁生命的绿色时”);更不用提无数名气不大的诗篇,比如无名氏的威尔士诗歌(很可能创作于伊丽莎白时代),关于格林卡嫩(Glyn Cynon)森林流失,或者F.芒迪在1776年对砍伐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尼德伍德(Needwood)森林的抗议,还有美国莫里斯(George Pope Morris)的直白诗:

伐木工,留下那棵树!

不要碰一根枝丫!

小时候它为我遮风避雨,

现在我要保护它。⁸

当然,创作的起因各不相同。比如考珀哀悼白杨树的倒掉,因为它

让诗人联想到自己一步步接近死亡；霍普金斯对砍伐宾西(Binsey)的白杨树感到愤慨，因为它仿佛是野蛮的人类向大自然进攻。此外，诗人有的时候显出知识的局限性(考珀在“任务”中提到的榆树实际上是白杨树⁹)。这样的文学挽诗招致许多景观园艺师的蔑视——他们可以把长得合宜的树木移走，也招致所有森林员工的蔑视——砍树就是他们事业之所在。十七世纪早期的一位评论家说，“砍树不是一个错误，而是妥善管理的一部分”；W. 吉尔平注意到，“在一个开化的国家，森林仅仅被看作大片的庄稼地：一成熟就收割。”¹⁰

然而，毋庸置疑，诗歌对砍伐古树抒发的惋惜之情反映了一种普遍真实的感受。在要求进行定期砍伐的经济林业与装饰、令人愉悦和供人观赏的需要之间存在矛盾。一些英国贵族拒绝砍伐树木做木材，许多人私下为发生的砍伐事件感到痛心疾首。¹¹在十八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英国人对植树的态度不像同时代的法国那样精打细算。在法国，所有成熟的树木都由皇家测量员统筹规划，正如 H. 沃波尔所述，在那儿看到古树很稀奇。¹²在英格兰，树木越来越受到爱护，不仅仅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甚至不仅仅因为它们美的功效，更是因为它们的人性内涵，就持续性与联系而言，它们对社区有的象征意义。

这种情感可以说部分地带有宗教性质。英国人不再崇拜神圣的小树林，因为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往往敌视所谓的“神”树；在十一世纪，教会规定在树木旁边建造圣殿是一种罪过。¹³然而，人们在五朔节或仲夏 214 游行时还会携带绿树枝。¹⁴教堂庭院中总会种紫杉树。^{*}在民间传说中，

* 这样做的原因让人们猜测了好些世纪，但是仍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可能，紫杉生长在教堂院子里，可能因为基督徒们一开始聚集在紫杉林子里礼拜；也可能因为人们在棕榈星期日以及圣诞节时用紫杉树枝装点坟墓和装点教堂内部；或者可能因为它们可以辟邪；或者因为它们祛除坟墓中散发的毒气；又或者因为教堂庭院能够把树安全地围起来，任其生长(紫杉木是做弓的材料，但是树的浆果对牲畜有毒)；或者因为它们减弱风力；或者就是因为从前基督教时代紫杉树就是永恒不朽的象征。诸如此

许多树木都有保护意义,砍倒了要招致不幸。* 诗人保留了森林是森林之神居所的经典观念:

拱顶的幽暗林荫路,
松树,或巨大橡树
褐色树影斑驳——森林之神的所爱,
从未听到粗暴的重斧,
惊吓了林中仙女,
从神圣居所四散而去。¹⁵

一些早期新教徒坚信在田野与森林中祈祷与在教堂中祈祷一样灵验。1429年,罗拉德派教徒,邦吉的牧师罗伯特·卡维尔(Robert Cavell)坚持任何肖像都承载不起敬意,但是树木生机勃勃、高大挺拔,比石头与木头雕刻的人像更适合崇拜。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伦敦的圣凯瑟琳克里教堂(St. Katherine Cree)的副牧师是一位激进的新教徒,他放弃布道坛,选择站在教堂庭院的榆树下讲经布道。¹⁶詹姆士一世时代,约克郡麦斯利(Methley)的理查德·尚恩(Richard Shanne)“最大的乐趣

类的思索参见 Sir Thomas Browne, *Hydriotaphia* (1658), chap. iv; Robert Turner, *The British Physician* (1664), 362—3; Batty Langley, *New Principles of Gardening* (1728), 180; John Evelyn, *Sylva*, with notes by A. Hunter (York, 1776), 381; Gilbert White, *The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ed. W. Sidney Scott (1950), 36—7; J[ohn] A[ikin], *The Woodland Companion* (2nd edn, 1815), 85; J. E. Bowman, 'On the Longevity of the Yew... and on the Origin of its Frequent Occurrence in Churchyards',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 new ser., I (1837), 85—7; J. C. Loudon, *Arboretum et Fruticetum Britannicum* (1838), iv. 2070—72; John Lowe, *The Yew-Tree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7), chap. vii. 最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参见 Vaughan Cornish, *The Churchyard Yew and Immortality* (1949), 127。

* 见上文, p. 75。

就是植树”。他拿着一本西班牙多明我会的路易斯·德·格拉纳达 (Luis De Granada) 的《祈祷与沉思》(英文版), 离群索居, “沉浸在森林独步的极大快乐之中”。¹⁷ 同样, 沃里克的女伯爵玛丽·里奇 (Mary Rich) (1625—1678) 每天在她花园的“荒野中”沉思两小时, 这已形成一种习惯。1657年 J. 比尔写道, “我们通常都会设计浓密的林荫道, 从花园穿过果园(最芳香馥郁、多彩多姿的小树林)通向矮林或木材林。这样我们仿佛走近天堂。”1725年 F. 哈奇森评论道, “树的美丽、树的荫凉以及它们随时可以供人躲避的清幽,¹⁸ 都使小树林和森林成为那些热爱孤独的人惯常隐退的地方。”

十八世纪, 新观念把自然视为一种积极的宗教力量, 强化了把森林看作隐私与沉思之地的观念。伊丽莎白·罗 (Elizabeth Rowe) 吟道, “啊! 森林与野地,”

让我进入你的树荫!
静寂的隐退所, 助我沉思:
我从凡人之境, 飞向你圣洁的住地,
聆听上帝的引路圣音!¹⁹

人们普遍地认为哥特式建筑尽力用石头复制森林通道的繁复。²⁰ 1750年代它又重新流行时, 森林是原始教堂的观念也流行起来。据说, 那些“橡树牧师们”——德鲁伊教团员经常光顾树林, 因为他们感觉古树能引起宗教敬畏。1776年, 亚历山大·亨特 (Alexander Hunter) 认为, “当置身于茂密的森林中间, 人们很自然就会感受到敬畏与宗教恐惧。”考珀承认对着庄严的橡树礼拜属于偶像崇拜, 但是这是“情有可原的偶像崇拜”。²¹ 在浪漫主义时代, 把树林与教会建筑相提并论比比皆是。²² 所以柯勒律治笔下的克丽斯特贝尔 (Christabel) 到一棵古老参天的大橡树下祈祷, 《老水手之歌》中, “归隐的善人”住在树林里。华兹华斯认为, 任

何道德哲学都配不上“树木的春意萌动”。而在十九世纪的美国,超验主义者把森林看作“上帝的第一座庙宇”。爱默生认为“在森林中,我们返归理性与信仰。”1912年,约翰·伯勒斯(John Burroughs,美国博物学家)写道,“也许我们去教堂的次数不如父辈多,但我们去森林的次数却多得多。”²³

英国没有北美那么大规模的森林供我们集中培养这样的感情。但是英国的单个树木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它们就是至关重要的路标,为地方划界或者确认集会的地点。²⁴每年的教区巡视就选择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在“福音橡树”或者“神圣橡树”边停下来阅读经文。²⁵这样的树比任何居民都年长,它们也象征社区的持续存在。很少有哪个教区没有自己引以为自豪的树木。而一些衰老的截头树,没有枝叶的树干也因为其树龄和社会重要性而闻名全国。在文特沃思木屋有一棵郡橡树,是约克郡、诺丁汉与德贝分界的界标;维拜克(Welbeck)的绿谷橡树可以让一辆四轮马车从中穿过;汉普郡教区的榆树是为海上船只引航的路标,所以1648年没有允许买主把它们砍倒;基德灵顿的空心橡树是地方官关押当地犯罪分子的地方;斯塔福德郡的宽容橡树属于查尔斯·斯克林姆希尔(Charles Skrymsher)爵士。据说,在大树下受孕有了私生子的父母可获免起诉。²⁶

树木与永恒产生联系。在十八世纪后期,维拜克的绿谷橡树有700多年的树龄,而塞尔希(Salcey)森林的大橡树据说已经存在了1500年。与那些非洲人在一起时,他们会指给客人看上帝在哪棵大树下创世。同样,1670年,著名的森林专家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坚信有些还健在的橡树可以追溯到大洪水之后的第一个夏天,有几棵树可以追溯到创世时代。²⁷把特殊的树与国家英雄或者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愿望随处体现。英国游客到了意大利,会被带去看据说是圣方济各或者圣多明我种的树。²⁸近在故土,在克里普斯顿(Clipston)有一棵橡树,爱德华一世曾于1289年在此召集议会开会;温莎大公园的赫恩(Herne)橡

树；纽伯里的多宁顿(Donnington)公园里的乔叟橡树，人们认为是诗人亲手所种；新森林里的橡树，从这棵树擦过的箭射中威廉二世国王；博思科贝尔(Boscobel)橡树，曾经为从伍斯特战场上归来的查理二世遮蔽风寒。即使在今天，英国工会联盟(TUC)协助维护托尔普德尔蒙难者^①树。1978年，《泰晤士报》登载了一张位于哈特菲尔德(Hatfield)公园的伊丽莎白女王橡树照片，据说伊丽莎白一世坐在这棵橡树下面收到她继承王位的消息。^{29*}

随着社会变迁加快，保护这种延续性的显著象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如果涉及的树木被认为是某个特殊家族的财产，就会激起特别强烈的情感。大树与大家庭在庇护小生命方面的类比，在十七世纪就已经成立。当时，地主常常会种一棵树来纪念孩子的诞生。许多诗人把树木看作祖先的象征。比如A. 马维尔这样形容位于比尔伯勒(Bilborough)的费尔法克斯(Fairfax)勋爵的树，

(可以相信)它们也像我辈

感觉到爱与敬畏，

在俊逸外表下面，

家族的神灵牵连。

因此，它们似乎知道，

繁盛出主人的荣耀。³⁰

E. 伯克形容贵族是“庇护国家的大橡树”，他使用“树根”与“树干”作暗喻，在此之前类似的修辞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以上。1673年，沃里克伯

① Tolpuddle Martyrs, 因1833年在英国组织工会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人士。
——编注

* 这棵不幸的树桩用绳子和水泥绑起来，现在保存在哈特菲尔德宫里。

爵四世过世的时候,主持葬礼的牧师似乎很自然地把他描述为“高贵的雪松”或“伸展的橡树”,哀悼他仿佛“一棵大树被砍倒”。³¹在十八世纪的家庭画像中,参天的古树常常是中心形象,象征着代代相传;如赫门斯夫人(Mrs. Hemans,英国诗人)后来所述,“英格兰庄严的屋宇矗立在“高大的先祖树木之间”。³²

树的确是一种家族纪念碑,是对个人永垂不朽的祝愿。那个时代,墓碑以及类似的纪念物主要限于特权阶层。1758年,一位同时代人写道,“如果牛津抹大拉学院的约翰·普伦(John Pullen)没有亲自在海丁顿(Headington)种一棵树,人们早已遗忘曾经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过。”³³那些不能种树的人至少可以把名字刻在树上。在牛津与班伯里之间有一棵著名的山毛榉树,1657年据报道说,在树上刻名字的游客如此之多,以至于几乎没剩下一点空间。³⁴对于拥有土地的人来说,树木是永久的纪念。在德贝郡的凯德尔斯顿(Kedleston),人们认为,有些橡树与斯卡斯代尔(Scarsdale)勋爵家族一样古老,据推测是与征服者威廉一起来到英国。³⁵

砍掉这样一个纪念碑就等于清除种植者的名字。因此,1715年,当詹姆士二世党人德温特沃特(Derwentwater)伯爵被剥夺财产与公民权时,同时把他城堡周围的橡树也砍掉并卖掉了,这在湖区引起一片哗然;在法国部分地区与苏格兰,如果主人被证明是叛徒,往往也把地产上最优良的树木仪式性地砍掉。³⁶在政权空白期间,最能激发情绪的行为莫过于砍伐保皇派地产上的小树林。过激的敌人甚至计划砍掉圣詹姆士公园的皇家榆树大道,E.沃勒形容它们是“活的古树画廊”。³⁷同样,两位牛津抹大拉学院的王政复辟同道决定挖掉榆树大道,因为它“种植于狂热盲信的年代”。1667年,伦敦人向克拉伦登伯爵示威时,砍下了他门前的树。³⁸1630年,格洛斯特郡的绅士克里斯托弗·吉斯(Christopher Guise)回到家后,发现人们已经劝他祖父砍掉了所有古树,他对此深感悲伤。“无法挽回地失去了古代遗物的尊贵象征”。这样的

例子不胜枚举。华兹华斯讲述道,湖区一位自耕农的家门外有棵壮观的大树,邻居劝他砍掉换取利润。“砍掉?”自耕农大声叫道,“我宁愿双膝跪下,对它顶礼膜拜。”³⁹

于是,树木对户主及其家庭有私人的意义,因此边沁的提议也并不荒谬;他提议乡村绅士应该把祖先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然后陈放在林荫大道上,与树木并列,他把这称为“自成肖像”(当然要先在面部涂上清漆以免风化)。⁴⁰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就像汉诺威初期温莎森林那些牢骚满腹的平民一样,乡下暴乱者常常砍掉装饰树以打击其主人。那些对贵族社会感到愤愤不平的人,很自然地会痛恨被诗人约翰·塔琴(John Tutchin)称为“高大、生机勃勃、奴性顺从的树木”;这样的种植园很容易成为故意破坏的对象。例如,在十七世纪后期,埃塞克斯伯爵的园丁摩西·库克(Moses Cook)报告园子里有三棵树被“一些卑鄙的人或孩子们”损坏了;而一个世纪后,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爵士哀叹年轻人和平民会毁灭一切:他们砍树、朝雕像投掷石块、在建筑物上乱涂乱画,还践踏花坛。⁴¹

于是,树木成为人类社会的显著象征。樵夫使用的术语显然以人为中心。多产的杂交树被称为“妻子”;没有种子的是“处女”或者“寡妇”。被砍的矮林小树枝是“小淘气鬼”,老得成不了木材的树是“老糊涂”。⁴²诗人也把树看作人与人之间社会等级的类比。A.考利把“古老的贵族树”与“平民树丛”加以比较,而约瑟夫·博蒙特(Joseph Beaumont)这样形容伊甸园:

没有驼背的树

让那里蒙羞,没有愚蠢冥顽的灌木,

没有肆无忌惮的矮树丛,没有滑稽可笑的树桩。

同样,保皇派诗人罗兰·沃特金斯(Roland Watkyns)哀悼:

219

那样的王国多么不幸
当雪松倒掉，灌木丛生。⁴³

景观园艺师认为树木的性特征不同。W. 马歇尔指出，对于狩猎亭而言，其风格应该有阳刚之气；那里只能种植最坚硬的灌木——黄杨木与冬青树。在维多利亚初期的柴郡，村民把树当作道德象征，在五朔节这一天把树枝悬挂在他人房子外面，表示邻居们如何看待这家的主人：橡树代表好女人；白桦代表漂亮女孩；桤木代表责骂的意思。⁴⁴

至少从十六世纪以来，橡树就是力量的象征，一直都是树中之王。随着海军的强大，它变成了英国人民的象征，也和烤牛肉一样成为国家的象征。它代表阳刚、活力、力量与可靠。W. 申斯通认为，从各个方面来看，“它都是男子气概……英国男人特征的完美意象”。⁴⁵二十世纪初一篇论述林业的作品声称，“无论它的木材价值降得多低，它都会被永远看作英国力量与性格的象征。”实际上，十八世纪造船业就因为顽固的偏见蒙受损失，人们固执地认为英国橡树比波罗的海或美国的橡树好。⁴⁶

树木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对待它们的态度就像对待马或孩子一样，随着教育方式的改变而波动。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初期，婴儿都包在襁褓里，而且广泛认为孩子需要责打和严加管教。木材树也相应地应该截头、修剪（砍掉边上长出的枝杈）。树篱必须定期整理修剪；每个郡县各有各的独特做法。园艺工人严格管理留作装饰的树木，剪枝修叶，甚至把它们修饰成艺术形状。尤其在十七世纪后期，紫杉与女贞被剪成圆锥形、金字塔形、鸟形、动物或人的形象。酸橙被编织成树枝交缠的长墙。林荫道上，人们习惯上把所有的侧枝砍掉，
220 只余下顶端的一丛树冠。水果树被修得贴着花园篱墙向外伸展，做成墙式树木的样子。这些做法多半有其功利原因，但是也被看作一种道

德纪律:1726年J.劳伦斯声称,“大多数健康的树木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恰似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如果不施加一定的约束限制,季节性地予以修正,它们的生命就会急于冒进。”定期修剪使一切都“井井有条,否则就会完全不成体统、一片混乱”。⁴⁷

十八世纪,当教育理论不太压制性,树木种植也从严格统一管理转向自由奔放生长。有人反对“损伤”树木或者把它们雕刻成“非自然形状”。在安妮统治时期,灌木修剪法不再流行。⁴⁸ 1675年M.库克批判修剪树枝:“我希望制定严格法律,严格到能够惩罚那些擅自砍橡树头的人。橡树是树中之王,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也不允许这样做。”这样的损伤不仅破坏木材,而且是一种恶劣的侵害形式;十八世纪期间,这种做法逐渐消失。⁴⁹同一时期,东英吉利人习惯上把树削成只剩顶上一簇。这遭到阿瑟·扬(Arthur Young,英国农学家)的猛烈抨击。1808年,威廉·梅弗(William Mavor,英国作家和教育家)谴责剪削灌木篱墙榆树的“恶习”。⁵⁰ 1790年J.宾格谴责他所称的“野蛮”中部地区的做法,即在砍树之前先剥掉橡树皮,他将其比作给树活活剥皮。对于唯美主义者W.吉尔平而言,甚至把树篱剪短也不美丽。苏格兰诗人詹姆士·格雷厄姆(James Grahame)也认为,树篱的某种不规则的野性外表要比整齐划一更令人心旷神怡。⁵¹更广义地讲,树木自由生长象征了英国人的自由。1776年A.亨特写道,“任何不附庸风雅的人定会喜欢自然生长的树木。”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阅读了英国一本论园艺的“自然”风格之书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禁止帝国花园再修剪树枝。⁵²最后,正是这种精神导致婴儿不包在襁褓里,男人不用假发,而且一度女人也不用紧身胸衣,因为这些都不符合天性,不自然。在英国,就连把砍伐的木材树皮剥掉一度也不流行了。从1750年代开始,有一种所谓的“乡村”风格开始流行,小屋、座椅、大门都用不加修饰的树枝建造(就像现代郊区房屋的名字被漆在仿树干的薄片上一样)。⁵³

最后,像T.特莱恩1691年报道的那样,有人宣称“树木在砍伐时也

221 忍受痛苦,就像野兽与动物被杀时一样。”⁵⁴在园艺书籍中有大量拟人的言论,谈论树木的“爱憎”;在果树栽培地区,人们常常唱歌、鸣枪或者以奠酒的方式向树致意。十七世纪这方面的主要专家 R. 奥斯汀指出,⁵⁵“人们必须学习与果树交流,学会它们的语言。”1653年,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发表了一篇对话,其中橡树向樵夫抱怨它遭受的折磨:“你就知道揭我的外壳,剥我的皮,砍掉我的肢体。”J. 奥布里报道,当一棵橡树被伐倒时,它会发出“尖叫或叹息,在一英里以外都可以听得到,仿佛是橡树的神灵在哀叹。E. 怀尔德(Wyld)先生听到过几次”。如果认为那是轻信的奥布里的特有行为,那么,一百年后,看看 J. 康斯太布尔如何评论一幅岑树画:

许多汉普斯特德的朋友会记得村口这位年轻女士。她的命运令人悲伤。如果说她死于心碎并不过分。我画这幅画时她还十分健康、美丽;后来过了一些时间,我很悲伤地看到一块肮脏的木板钉在她的枝干里,上面大大的字体写着:“无业游民、乞丐一律依法处置”。树似乎感到耻辱,因为从此以后,顶端的一些树枝开始枯萎。两颗长钉深深地钉入她的枝干。又过了一年,一半的树身瘫痪了,不久,另一半也同样瘫痪了,这个美丽的生灵被截成树桩,高度只够支住那块木板。⁵⁶

这就离颁布保护树木的法令不远了。1884年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宣布,任何人不允许“仅仅为了盈利目的而砍掉原有景观不可缺少的树”。实际上,此前有一位名声显赫的苏格兰地主——奥彻特泰尔(Ochtertyre)的约翰·拉姆奇(John Ramsay, 1736—1814)已经宣布,“一棵高贵的树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公共事物;不应该允许业主随意剥夺这方水土最美丽的装饰。”1821年,华兹华斯的朋友乔治·博蒙特爵士(George Beaumont)在意大利旅行时,甚至买下了马里奥山

(Monte Mario)地平线上的一棵松树,就为了阻止当地意大利人砍伐它。⁵⁷

在这场现已相当熟悉的保护树木而不考虑经济后果的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因素:规划设计、渴望舒心的环境、认为树木具有内在美的感情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是人们想要保护树木不只是为了外表,还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内涵。人们重视树木引发的联想、它们的古老、它们与过去的联系。渴望延续、渴望家族永恒以及想要赋予树木以人的品质都很重要。正如人类珍爱家庭宠物是因为它们是主人自身的投射,人们保护家庭树木,因为它们代表个人、家庭,而且,就英国橡树而言,代表国家本身。当涂尔干(Durkheim)指出,人们崇拜上帝时实际上是在崇拜社会,他也许错了。但是如果他这样表述对树的崇拜,倒可能很接近真理。



四 花 卉

从树木转向花卉,等于走向一个不那么明显地负载社会情感的领域。但是,十六世纪与十九世纪之间,家庭养花的进展令人刮目相看,这一社会发展非常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与人们对待树木和动物的态

度所发生的变化一样,它也反映了情感的转变。当然,人们从中世纪就开始栽培花卉。刺绣、插图以及其他艺术装饰形式都表明人们欣赏花卉之美以及它们的草药用途。在伦敦,在每年一度的圣保罗教堂斋日上,主持牧师与全体教士头戴红玫瑰编织的花环,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¹因为玫瑰、百合、紫罗兰以及实际上所有园艺花卉还仍然既用在医药上,也用于香水、糖浆、蒸馏水中,所以很难确定第一次完全出于装饰原因而栽培它们的时间。但是显然,到了都铎王朝时代,花卉普遍因为好看而受到珍爱,并且在那些相对来说不卫生的日子里,它们的香味备受喜爱。花、香草、甚至整个树枝都被带进房间,插在花瓶里。地板上撒上芬芳的植物;卧室里放上馥郁的花束;夏天用树枝、花环或者花朵把壁炉装饰起来;女人们根据个人喜好戴上花环和花冠装扮自己。²植物学家J.杰勒德观察到,贝母有助于进一步美化“美人的酥胸”。“各个阶层的女士和贵妇”佩戴羽毛草代替羽毛。到了伊丽莎白时代,“欢乐花园”与只种蔬菜或药草的花园相对,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奢华,是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植物学家J.帕金森所说的“美丽与尊贵的花卉”的公认的来源。³

不过,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期间,花园园艺发展的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有理由在现代初期发生的那些革命中再加上一个:园艺革命。J.哈维记叙了专业园工的增加以及在植物与种子上的巨大花费。至少从十三世纪起,就已经存在某种有组织的贸易。但是,第一个公认的商业苗圃出现在都铎王朝,十七世纪初期有所增加,此后大规模迅速增长。⁴1546年,国王花园的管理人员能以三先令四便士一千株的价格买3000株红玫瑰树,而在1629年J.帕金森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提防心术不正的园丁(“我们城镇周围大受其害”),他们报出虚假的名字“骗人,让人们相信他们绝对是发现者,或者珍奇花卉的保存者,不为别的,就为了骗取人们的钱财”。1690年代,伦敦地区至少有十五个花圃。其中人们最关注的是布朗普顿公园的花圃。1705年,它包含几乎一千万种

植物——当时有人认为“大小也许相当于把法国所有的苗圃合在一起”。⁵

一开始,像其他奢侈品一样,大部分贸易以首都为中心。贵族派人到首都去取种子或植物,就像去取最新时尚的服装。1604年,卡那封郡花园需要种子和园艺剪刀,不得不从伦敦订购,“因为全国其他地方没有”。⁶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初期,出现了许多地方公司。哈维先生率先进行的编辑想必非常不全面,十七世纪的花匠与种子店铺的数量八成比他提出的多。⁷还有很多人直接与大陆进行交易,因为贵族与上流社会从法国、低地国家和其他地方大量采购。⁸

与此发展并行,出现了专门从事园艺与景观改良的新兴职业,在十八世纪往往是苏格兰人,为国王、贵族、上流社会提供建议,像裁缝一样设计出新花样,并相应地收取可观的费用。1683年,打理柴郡莱姆府邸(Lyme Hall)的园地,新园丁要求年收入80英镑,最后杀价到60英镑,相当于殷实的牧师的收入。在复活节,园丁身着金纽扣的套装亮相,他的雇主理查德·利(Richard Legh)嘲讽地评论道“比我两套最好的套装还昂贵”。⁹一个像乔治·伦敦(George London,卒于1713年)这样的业内贵族能够兼职,一边做皇家花园的检查员,年收入200英镑,另外还从在全国巡游中获取收入,每年“到英国大多数贵族与上流阶层的花园里”去一两次,边看边指导指导。他在布朗普顿的搭档,亨利·怀斯(Henry Wise)成为安妮女王与乔治一世的园丁,每年收入1600英镑,留下10万英镑以上遗产。¹⁰1764年,一位客人拜访利兹公爵的园丁总管托马斯·茂(Thomas Mawe),发现他“涂香粉,系金带,打扮得好气派”,还以为见到的是公爵本人。1760年,据估计全国有10位园艺设计师,150名贵族家的园丁,400名绅士家的园丁,100名苗圃工人,150名花匠,20位植物学家,200名园艺经营商。¹¹

然后是园艺图书的增加。最近布兰奇·亨里(Blanche Henrey)小姐进行了分类。十六世纪仅有19本论植物与园艺的新书,但是十七世

纪有 100 本(其中八十多本出现在 1650 年之后),而在十八世纪不少于 600 本。约翰·阿伯克龙比(John Abercrombie)的《人人做园丁》(1767)到 1800 年出了第十六版。而《园丁袖珍期刊》(1789)一年售出 2000 册。1787 年 W. 柯蒂斯定期出版的《植物学期刊》或称《花卉园艺概览》(现在还有)是定期出版的园艺刊物先祖。¹²坦率地说,这些著作许多都是出自商业意图,为种子商店与花圃的服务作广告,让大家注意可聘用的景观设计师,某些情况下就是作者本人。

225 与此发展紧密相关,出现了华贵的花卉画报。植物学绘画开始是一门实用艺术,为草药医生识别药用植物而设计。但是在十七世纪出现一种日益流行的倾向,笔绘或彩绘花卉不是为了药草之类的用途,而只是为了它们的内在美。汉诺威时代是花卉绘画鼎盛时代,有的用作漂亮的图书插图,有的复制成棉布印花。¹³

最为戏剧性的是国外花木的大量流入,首先来自南欧与黎凡特,然后来自美国、西印度群岛和南非,最后来自世界各地。在都铎王朝时代,引入了许多新的经济植物——蛇麻草、藏红花、菘蓝、亚麻、大麻、洋茜,还有作为水果蔬菜(土豆、红辣椒、朝鲜蓟)或者药用目的而带进来的物种。¹⁴但是为了装饰、稀奇、展览而引进来的物种更是数不胜数;就连红花菜豆一开始引进时也只是因为花好看。¹⁵中世纪出现的花卉园艺比人们一般知道得多,但是品种却似乎有限,主要集中为玫瑰、百合、麝香石竹、报春花、万寿菊、紫罗兰。1500 年英国栽培的植物大约有 200 种,然而 1839 年达到 18000 种。¹⁶在这期间,几乎我们所有的园艺花卉都来到英国:十六世纪到来的有郁金香、风信子、银莲、番红花;十七世纪有紫苑、羽扇豆、草夹竹桃、五叶地锦,以及一枝黄;十八世纪有香豌豆、大丽花、菊花、晚樱。有来自比利牛斯山的耳状报春花,来自法国的贝母属植物,来自土耳其的百合,来自非洲的万寿菊,来自北美的旱金莲。最能令当时的人们感受到变化的,莫过于新花卉品种的不断流入;如新树木、新蔬菜、新农作物一样,它们创造出新的景观,与人们从前认

识的大不相同。¹⁷

异国情调园艺是一种欧洲现象,中心在意大利与西班牙(与新世界有着紧密联系)、维也纳(皇帝庭院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引进来自黎凡特的花卉)、法国(早就与地中海有联系),最重要的是荷兰,到1580年代已经被确立为植物学与农业的主要中心。但是,英国一开始就在其中;在早期收集植物时段,许多人都参与了:药剂师们热衷于获取新的草药,比如休·摩根(Hugh Morgan)“如饥似渴地保存稀有草药”,或者像约翰·里奇(John Rich),W.特纳在他的伦敦花园里观察到,“许多在英国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奇花异草”;外交家如托马斯·史密斯爵士(Thomas Smith),1565年从法国给他的妻子送回来风信子和日光兰;还有亨利·沃顿爵士(Henry Wotton),他当詹姆士一世的驻威尼斯大使时带回来种子与插枝;又比如威廉·谢拉德(William Sherard),他是士麦那的领事,把德国科学家J. J.狄勒纽斯(Dillenius)带回英国,在牛津设立植物学教授职位,并且在小亚细亚进行植物考察远征;商人如尼古拉斯·里特(Nicholas Leate),在黎凡特仔细搜索稀有花卉,J.杰勒德说他简直是“迷恋”这些花卉;¹⁸船进港时,海员们在码头上向植物收藏家们兜售植物,赚取外快;¹⁹园艺师比如J.特拉德斯坎特,连续为索尔兹伯里伯爵、沃顿勋爵和白金汉公爵服务,他先后去法国、荷兰、俄罗斯和地中海寻找灌木、水果、花卉,带回来了第一株丁香、第一株刺槐,第一株美国梧桐,种在位于伦敦兰贝斯区的花园里;²⁰业余收藏家如温彻斯特的医生西蒙·特里普(Simon Trip),1582年听说理查德·马多克斯(Richard Madox,英国教士)要到摩鹿加群岛旅行,就要求他一定带回一些好种子;²¹专业经销商涌入英国,自称带来新品种,如弗朗西斯·勒沃(Francis Le Veau),被帕金森意味深长地称为“我们见过的最诚实的树根收藏家”;²²植物学家与药剂师学习大陆的样子,在牛津(1621)、切尔西(1673)、爱丁堡(大约1680年)、克佑区(大约从1759年)以及剑桥(1760—1762)建立药物园,对新进口的植物进行整理、分类。十八世

纪后期,浩浩荡荡的植物收集远征就是在克佑区组织起来。

到那时为止,植物搜寻一直严重依赖贵族的资助。十七世纪,有爱德华·朱什勋爵(Edward Zouche),他把位于哈克尼的花园交给植物学家洛贝尔(L'Obel)管理;多切斯特侯爵(1606—1680)拥有2600种植物,全部按照植物学的顺序排列;陆军少将约翰·兰伯特(John Lambert)从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堡获取花卉,种在他的温布尔登花园里,他手持郁金香的肖像出现在当时的扑克牌上;为了阿瑟·罗顿爵士(Arthur Rawdon)在爱尔兰莫伊拉的花园,植物搜寻家詹姆士·哈洛(James Harlow)从牙买加带回“一船几乎全是一箱箱种在土里生长的树木和草药……以及大量用纸保存完好的标本”;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Henry Compton)在富勒姆(Fulham)的花园里有千余种异国花草,并且雇用传教士约翰·班尼斯特(John Banister)在北美为他寻找新物种(按照惯例,他也是北美教会的官方首脑);在巴德明顿,博福特公爵一世的夫人拥有温室与暖房。²³十八世纪后继者层出不穷,如彼得勋爵八世(Petre),他于1742年,才二十九岁时就去世了,但是已经搜集了219000余棵树木、灌木与植物,种植在埃塞克斯的桑顿府邸(Thorndon Hall)里,他得到了众多人的帮助,其中有贵格会商人P.科林森,此人应该是把美国植物引入欧洲最多的一位。²⁴但是最终,植物收集生意落入了职业经销商的财团手中。

关于十八世纪景观园林的论述很多——当然,其中花卉只占次要角色。但有一点没太强调:就是在现代初期,小型家庭花卉园艺的品味逐渐确立为英国生活的最显著特征之一。W.哈里森认为,伊丽莎白时代花园的美有了“奇妙的……长进……与目前相比,古代的花园黯然失色……艺术如何在花卉每日的色彩、数量、大小方面为自然增彩,简直令人不可思议”。²⁵在都铎王朝时代,最野心勃勃的莫过于医生和药剂师,要扩大他们花园的草药品种。但是出版的草药书籍表明还有许多热心的业余人士——贵族、乡绅、牧师、商人、富有人士,他们是稀有花

卉的内行,孜孜不倦地进行园艺实验,积极与海外交换、寻求新品种。W. 特纳说,他见过的最好的牡丹在纽伯里一位富有的呢绒商的花园里。²⁶ 1640 年代初期,在约克郡的达菲尔德,W. 斯通豪斯牧师的花园中有 866 个不同物种,而同一时期在北威尔士,托马斯·汉默爵士(Thomas Hanmer)仅仅鸢尾属植物就熟识 69 种。汉默在 1668 年写给 J. 伊夫林的信中提到:“这几年,在弗林特郡以及其他一些郡,许多乡绅都在我的鼓动与劝诱下开始种植花卉和树木,而且拥有相当漂亮的小花园。”²⁷

到这个时候,花卉园艺(“这项可爱的娱乐,”如 J. 瑞所称)远远超越了富有阶层和上流社会。1677 年 J. 沃里奇宣称,“在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村舍没有相应的花园,多数人从中得到巨大的快乐。”²⁸ 几年前,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出版了一本栽培花卉的著作,主要针对“普通乡村男女而著”。第一次印刷在三个月之内全部售完。²⁹ 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一位游客注意到,不仅托斯特的托尔伯特(Talbot)旅馆主人和他的妻子“仔细料理他们的房子和花园”,而且在格洛斯特,就连监狱都有一个由监狱看守的妻子开辟的“整齐的花园”。³⁰ 228 T. 布朗爵士注意到,“距诺里奇几英里的乡下……在一个正直好人的房门上方搭了一个漂亮的金银花凉亭”。十八世纪后期,游人通常都会对许多村舍门边的金银花、玫瑰花、天竺葵和康乃馨评评点点,明显地拿它与法国农民只种苹果和卷心菜的园子比较。³¹ 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许多村舍门前都模仿贵族房子修出一片草地,铺一条石子路。³²

在十八世纪,许多地方城镇设立花展,奖励最美丽的花卉。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诺里奇,荷兰移民极大地刺激了花卉园艺。至少从 1637 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花匠节。在十八世纪中叶,布里斯托尔每年举行两次花展:一次是春末耳状报春花展,另一次是盛夏的康乃馨展。³³ 人们特别精心栽培八种所谓“花匠之花”(风信子、郁金香、毛茛、银莲花、耳状报春花、水仙、康乃馨、石竹)。这些品种需要重点培养,进行改良、人工杂交、重瓣、奇异花色、过季开花。(C. 斯玛特评述道,“因为农艺在改

进,花卉很显眼,重瓣展现得更显眼。”³⁴)这种为了获奖而栽培花卉既反映一种赌博嗜好,也反映出对花卉的热爱;而这往往属于下层中产阶级的行为。1770年,一位评论家认为,“小商人、纺织工之流”常常获得城镇花展大奖,因为完美的花需要不断呵护,而勤劳工匠有井井有条的勤奋习惯。另一位赞同道,耳状报春花、郁金香、石竹花只在制造业阶层的花园里才会生长得完美昌盛,在贵族与上层社会的花园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美丽的花卉,因为他们的园艺依靠雇来的仆人照管,不如那些照顾自己家花卉的人仔细用心。³⁵ 十八世纪后期,最好的石竹花和耳状报春花由斯比特尔菲尔兹(Spitalfields)、曼彻斯特、佩斯利的纺织工培育,而英国第一批播种栽培木兰的人之一是巴恩斯的屠夫。³⁶

1779年,据说“从贵族到村民,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花园,几乎无法认为自己还算快乐”。第二年,一位种子商也同样认为现在“各个行业的人都在从事”园艺。只有基于广泛的需求,才能把花价大幅度降下来,降到十八世纪后期园丁给园中大部分花卉定的价格。³⁷ 1735年,贝德福德的浸礼会教会谴责一个成员“在主日随身携带花园物品”,这种谴责是在与那个时代典型的消遣娱乐对抗。稍后评论家评述道,“几乎人人都一定观察得到园艺给最下层阶级个人带来的高级快乐。”³⁸

此外,人们栽培花卉不仅因为其药用价值或者象征意义,而且因为它们给人以审美快乐。十七世纪早期,草药书就列出一些植物,虽然既不能用作药,也不能吃,但是却仅仅因为“花卉美丽”而被普遍栽培。园艺书籍明确强调花卉给栽培者带来的“快乐”。³⁹

倒也不是植物的象征意义彻底消失了。十六世纪,人们常常把玫瑰悬挂在餐桌的上方,借以警告聚会的人酒桌上彼此的言谈不能外传;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传教士说,“在一些教堂里,我看到布道坛上沙漏旁边会放一朵花,其意思大概是布道之辞如盛开的鲜花。”J. 杰勒德认为,“花朵,色彩缤纷、姿态高雅,它的美丽把诚实、得体的美德带进开明、高贵的头脑之中。”⁴⁰ 作为纯洁、美丽、短暂生命的象征,在民众重要日子的

仪式典礼上,花卉用得很普遍。在都铎王朝初期的莫珀斯,男孩子们在圣约翰日会头戴花环,而在五朔节,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会把有香味的花束绑在牛和马的身上。1750年,在圣巴拿巴节上,一位游客经过北斯塔福德郡时,发现人人都戴着白玫瑰。1728年R.布拉德利报道,诺里奇附近浓香馥郁的花卉如此丰富,乃至每年的某个斋日,城市大街上都撒满鲜花。⁴¹

在婚礼与葬礼仪式中,花卉与灌木同样常见。在婚礼上,新婚夫妇把迷迭香(作纪念)赠送给朋友们,客人们将小枝放在帽子里。⁴²服丧时普遍使用常青树枝,象征永垂不朽;1656年一位草药医生注意到,“在比较优雅的人群中,葬礼上佩戴柏枝花环非常重要,但是迷迭香与月桂树常用在平民之间,婚礼与葬礼皆可。”在英国某些地方,迷迭香一直在葬礼上使用,直到十九世纪中叶。⁴³花常被置放在灵柩上,如果是孩子的葬礼,有时习惯让他们手握鲜花下葬。坟墓上可以种植玫瑰,而且那里每230年都摆放鲜花。⁴⁴在出殡雕刻品中,不同的物种保留不同的象征意义;到了维多利亚王朝中叶,严格规定出哪些花适宜于墓地,哪些不适宜。1858年,一位权威人士认为非洲或者法国的万寿菊在墓地使用就很没有品味,人们需要用乌头、迷迭香、紫罗兰、雪花莲、铃兰或者其他纯洁的象征物。教堂庭院中的花卉应该芳香四溢,这至关重要。徒有漂亮外表的花卉永远不被接受。⁴⁵因此,花的语言继续拥有广大的词汇,被广泛谈论。如1824年一位评论家论述道,在送其他形式的礼物很让人反感的场合下,鲜花却总是恰到好处。就连今天,在没有其他可接受的方式时,“送花”仍然还是有效的交流媒介。⁴⁶

然而,花卉的象征用法大多并非园丁头脑中主要的念头。如果问他们为什么栽培花卉,大多数人会回答说,因为喜欢种花,因为觉得鲜花盛开很美丽诱人。如1796年C.马歇尔解释道,“栽培花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看到“悦人的外表”。⁴⁷然而,这样引人注目的活动不会没有更广大的内涵;这里应该特别强调三个特征。

首先是社会仿效这一有力因素。早在1629年,J.帕金森的创作面向“许多贵妇人和那些乐于用花装饰花园,却不知道想要的东西叫什么名字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人对花卉一无所知,但是却急于赶上潮流。帕金森特别推荐几种,因为它们深受“优雅贵族”们的喜爱,强调有身份的女士或贵妇人无不喜欢郁金香,并且着重强调珍奇与新颖的重要性(不过不得不承认“尽管紫罗兰很普及,但是它的确是令人愉悦的花卉珍品”)。1676年,帕金森的后继者J.瑞把红色百合排除在外,因为它很“庸俗”,每个乡下妇女的花园里都有,因此“很少得到花匠认可”。⁴⁸

因此,花卉就像服装一样追求时尚。直到1620年代,最受追捧的花卉是石竹与康乃馨。它们首先被郁金香超过,然后从1680年代起,被耳状报春花超过。T.汉默爵士注意到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只有那些带有紫色、红色和白色条纹的郁金香才具有价值;但是近来任何奇异色彩混合在一起都被人认可。每一种花一不流行也就失去了商业价值,社会等级也会下降。1597年J.杰勒德提到一枝黄曾经卖到两先令六便士一盎司。

但是自从在汉普斯特德林地发现了它,甚至就在城镇边上,半克朗一英担也不会有人买了;这表现出我们反复无常和性情易变,不管当初珍奇稀有的时候多么金贵,我们都不再重视它。这印证了那句英国谚语,“远处得来,重金买来就是女士最爱”。

同样道理,1682年S.吉尔伯特把他认为“陈旧过时的花卉”从他的《花匠手册》中删除。1676年J.瑞宣布许多帕金森的花卉“随着时间流逝而过时,而且因没有价值而在每个花园消失”。1770年,威廉·汉伯里(William Hanbury,英国教士和园艺学家)认为蜀葵到处都生长,现在开始不太受欢迎。土耳其的老毛茛也“被看作古旧的花卉”。汉伯里说,

“这样不断交替地引入和淘汰花卉的习惯”⁴⁹令园艺复杂化。

装饰性树木如果太普遍,同样可能会失去宠爱。黄杨木味道难闻,人们认为它会造成土地贫瘠,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被淘汰;月桂灌木让位于月桂乔木。1669年J.沃里奇注意到女贞树在更“时髦”的花园里被取代了。⁵⁰1775年,威廉·布彻尔(William Boucher)认为,除了时尚的变化多端之外,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酸橙失去重视。“许多美丽的植物以及其他事物在我有生之年被时尚卷进卷出。”十九世纪初J.格雷厄姆评论道,不应该在更适合种落叶树的地方种植冷杉和松树,但是“时尚的法则”很难抵制。⁵¹

就连蔬菜、水果都服从时尚法则。1629年,帕金森注意到,土豆最开始是女王的美味佳肴,但是后来平常得连平民百姓都不屑一顾。韭菜也遭到这个“讲究的年代”淘汰,认为它只适合很贫穷的人和威尔士人吃。四季豆是穷人的蔬菜,南瓜也是。另外,白醋栗比黑醋栗更惹人喜欢,一方面因为它们味道更好,但是主要是因为“它们更小巧玲珑而且不常见”。十八世纪初最受青睐的水果是菠萝,因为种植菠萝树是如此困难与昂贵。⁵²

232

不断领先时尚的愿望(或者至少向那些希望领先时尚者兜售并盈利)是园艺改良的主要动力之一。它激发人们设想稀奇、新颖和杂交的品种。它激励贵族投入大量资金改良从海外进口的新品种,迫使他们安装温室与花房,能够在里面种植热带植物,使得花卉超出常规或早或晚地开放。(早在1608年,据报道“温房的雅各布(Master Jacob)”使得康乃馨一年四季开放。⁵³)这也导致每一种时尚植物增生出无数新品种。地方特色、连同国家市场的缓慢发展或者标准化的供应渠道都意味着水果、蔬菜以大量的不同品种存在:例如,1780年有可能买到多达320个不同品种的醋栗。⁵⁴花卉同样多种多样;甚至会随着时尚的发展越发丰富多样。1629年,帕金森列举了大约50种风信子、70种康乃馨、70种银莲花、140种郁金香。二十年之后,一位法国花匠告诉J.伊夫林,郁金

香的不同种类不少于一万种。这是增生规模最大的花。即便如此,1728年R.布拉德利指出,石竹有近千个不同种类;1777年在理查德·韦斯顿(Richard Weston)的种子分类中,给出了208种银莲花、575种风信子、800多种郁金香、不少于1100种的毛茛。⁵⁵相比之下,虽然玫瑰通常被视为花中之王,但是直到十八世纪末似乎都没有成为急切试验的对象。1800年品种还不足一百个。然而,到1826年就有了1393个品种。⁵⁶

鲜花栽培通常都是有一个新品种出现,享受荣耀带来的短暂喜悦,然后陷入被另一个品种取代的阴影中。R.韦斯顿解释道,“所有新培育的花卉几年之后很快就大幅度落价”。但是在流行期间,时尚花卉售价相当高。1717年R.布拉德利谈到“几年前”,一朵耳状报春花根售价20几尼。1777年某些种类的风信子几个便士就可以买到一朵;但是“加利钦公主(Princess Gallitzyn)”价值15几尼,而“黑花神”价值20几尼。人们习惯上以国王、皇后、达官贵族的名字给新花卉命名,因而这些花卉的命名本身就反映出社会特权。正如那位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在另一个场合所说,给商品附上公爵夫人名字,销售总会更好。⁵⁷

因此,花卉的社会接受性各不相同。从十七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村舍花园里看得到的植物都已经过时,远远滞后于精致品味。1820年代,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石竹、玫瑰、西洋樱草都属于村舍,而别墅需要天竺葵、大丽花和铁线莲。耳状报春花如同郁金香、石竹一样是穷人的花;金银花则是“穷人的灌木”。

芳踪公馆寻不见
却在卑微茅舍边。⁵⁸

然而即使不显眼的花卉也令人耳目一新,因为文雅和情感与任何

一种花卉都有联系。到十八世纪后期,地位低下的人们能够借助花卉园艺赢得尊敬。人们相信园艺在贫穷的劳动人民身上产生文明的效果。它让人爱家,它传播整洁、优雅的品味。村舍门边的金银花不仅摇曳生姿,还标志着里面的居民节制、勤劳、清洁。W. 古伯特认为花房具有道德价值。所以地主主要建示范村舍,让花园全在房子前面,这样过路人可以检阅。收拾停当的村舍花园既是美丽一景,也象征社会安居乐业。⁵⁹ 1815年,威廉·莱尔·鲍尔斯(William Lisle Bowles)牧师写道,在门迪普山,有

许多村舍……
 门廊养花,门上挂鸟笼,
 仿佛表明——英格兰,虽然有犯罪,
 虽然被贫困法拖累,
 英格兰,你仍然是穷人家园!⁶⁰

1860年代在坎布里亚郡,“鲜花之爱与园艺之品味”被严肃提出作为减少高犯罪率的手段:设立村舍花展可以提高道德风尚。1894年《园丁编年史》指出,正是“在劳动阶层普及教育才有助于提升公众对花的品味”;一位苏格兰牧师谈起他去教区居民家走访时说,在窗台上养花的家庭,从来都友好地待客。⁶¹

花卉园艺的第二个特征是对城镇市民的吸引力。都铎王朝时代的教科书讲道,“市民的房子上方有花园”;在《乌托邦》中,托马斯·莫尔²³⁴想象,相互竞争的街区的居民会为花园的修剪、管理与装饰发生冲突与争吵。⁶²早期的地图与测量显示,不仅伦敦、诺里奇,就连诺丁汉、南安普敦、伍斯特、约克以及其他多数都铎时代城镇也有果园、围地、花园。家庭殷实的居民很可能在里面既种水果、药草和蔬菜,也种花卉让人赏心悦目,装点环境。⁶³许多都铎王朝时代的花园和果园后来被建筑吞没了,

但是对花卉的欣赏却不容易消除。1677年沃里奇写道，“由于受限，无法拥有真正的私家花园，聪明的市民几乎无不把盒子、小块地或者别的容器用来养花种草等等。”如果连这也做不到，他至少会在墙上挂一幅花卉绘画，“为了满足那些……没有福分享受真实花卉的人的想象”。1722年T. 费尔柴尔德注意到，伦敦市民从乡下妇人那里购买盆花与瓶装树枝装饰房间，“不愿意……眼前没有任何花园里的东西”。“几乎每个因为生意所迫不得不常常呆在城里的人，总会弄点花园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哪个街道或者山谷没有五叶地锦”。⁶⁴伦敦街头总会有花卖，而所有的园艺图书都向人说明如何培养室内植物或室外花卉。这些花，比如五叶地锦都能抵抗伦敦烟雾。而且一些更炫耀社会身份的书籍认为花卉“只适合城镇小花园”，并集中介绍“在冬天和春天显赫人士在城里时”开放的植物。⁶⁵

这就是考珀所论述的城里人对草木的渴望：

难道这一切不都证明
被关在城里的人，还保持
与生俱来、不可磨灭的天性
向往乡村景色，为补偿这种损失
设法替代，尽其所能？
……
那些人从未走出砖墙之围
去田野中漫步，敞开胸怀，呼吸空气
却仍然感受强烈的本能
悬挂起发泄的盒子，植物茂盛
按时浇水，残破的水罐
没嘴的茶壶，默默伫立
悲哀地见证囚禁者如何怀念

乡村,如何千方百计
窥视自然,都已无能为力。

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写道,“到处都是石头,空荡荡的墙壁、滚烫的柏油路,一片灌木显得多么珍贵,一块植物茂盛的园地多么可人。”⁶⁶这个时候,就连城市街道也被命名为“花园”。

第三,花园的流行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乐园的概念,一片有水、有树、有花的美丽绿地,这是自古就有的设想,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和东方传统。在基督教教义中,花园一直拥有宗教意义,是精神梦想的家园,令人想起伊甸园以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①遭受的痛苦。园艺是必要的劳动形式,即使在堕落之前就是必不可少的劳动。上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要求他“修理看守”(创世记,2:15)。通过耕耘土地有可能重返堕落前的优雅,下列园艺书籍着重强调这种思想:《重返乐园》《重获乐园》《阳光乐园》。⁶⁷W. 休斯认为,通过美丽、诚实、赏心悦目的种植娱乐,人们可能重获某些已失去的伊甸园辉煌。1646年,詹姆士·舍利(James Shirley,英国剧作家)感觉到,景观与美丽的园艺

表明人类艺术如何
以昂贵代价购买自然,
再次蓄积古老乐园。⁶⁸

大花园的精华部分通常以“乐园”著称。1525年,人们说汉普顿庭院“比任何世俗住所更像通往乐园的地方”;1662年J. 伊夫林参观时,还有一个“人称乐园的花坛”。1769年,当J. 韦斯利看到豪厄尔·哈里斯

^① Gethsemane, 新约全书中,耶路撒冷以东的一座花园,是耶稣遭受折磨和被出卖的地方。——编注

(Howell Harris, 卫理公会派传教士)在特里维卡(Trevecca)的花园时,他将其描述为“一种小乐园”。中世纪后期,“乐园”用来指女修道院的娱乐花园。在牛津,方济各会修士的花园被居民称为“乐园”,而“乐园街”一直保留到现在。在宗教改革后的文学中,封闭的花园是安宁与和谐的象征。其中的树与花象征精神真理,小路与凉亭就是某种户外修道院。⁶⁹

因此,花园被公认为凝神静思的地方,在生活里不亚于在文学中。236 因为花园圣徒的思想并非只是文学臆造:有人恰如其分地说,“真人果真在真花园中沉思默想。”⁷⁰神秘主义者罗杰·克拉布(Roger Crab)说,“当我踏踏实实在花园中一锹一镐地挖掘时,我看到了祖先亚当被逐出的神赐乐园。”当年年轻的伊丽莎白·沃克(Elizabeth Walker,英国自传作家)受无神论思想困扰时,是花解救了她,因为她的父亲是伦敦的一位药商,非常热爱花卉,在药店里摆满了一盆又一盆的鲜花,包括楼上厅堂的窗口。她常常去那儿,“在欣赏自然之神的奇妙作品中抵抗了诱惑。在这些花中间,有一盆淡紫色的蝴蝶花(*Calcedon Iris*),让人充满对上帝神奇创造的感念。”⁷¹1697年,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牧师认为,多数智者把花园当作他们沉思默想之地;十七世纪中叶的日记作家R.乔斯林最能代表他那个时代,他在果园中建了一个小屋当作退隐与反思的场所。⁷²十八世纪的绅士们按年雇职业隐士住在花园小屋里,他们以卑贱的身份和自觉的哥特式风格承继这种传统。⁷³

所以,尽管一些清教牧师偶尔会谴责园艺哗众取宠,虚荣浪费,⁷⁴但是大多数牧师相信园艺活动会让人们离上帝更近。1726年J.劳伦斯指出,园艺特别适合“牧师及其他喜爱美与秩序的勤奋的人们”。有许多著名的神职园丁,而且今天最令人称赞的园艺成就是在教长与主教的花园中完成。⁷⁵甚至连贵格会虽然不喜欢在服装和房子上使用色彩,敌视当时种种娱乐形式,但是却允许成员“追求园艺”。尽管一些正式公文暗示教徒们最好只种蔬菜(以“谦卑之心”从事园艺,保留“简单、有用

的部分”),但贵格会在十七世纪后期与十八世纪欣然接受了花卉的装饰性快乐,而且众所周知,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植物学家、植物收藏家和园丁。⁷⁶

正是由于传统上把花园看作精神源泉,它才越来越被看作人类最终安息的理想场所。坟墓上开放的花自古以来被看作重生的象征。十七世纪,人们偶尔会讨论园葬的概念:早期贵格会会员常常被葬在花园;J. 伊夫林专设一章讨论这个主题;而克里斯托弗·科德林顿(Christopher Codrington)——牛津万灵学院的捐赠人,1710年死于巴巴多斯岛,他一直希望回到英国葬在自家的花园里。⁷⁷在十八世纪,墓地与乡村景色紧密相连。1810年,华兹华斯为柯罗律治的《友人》杂志写了一篇论墓志铭的散文,后来在“远足”第五部的注释中重印。文中,他认为城市墓地颇为寒酸,“因为缺乏大自然的慰藉与感化,缺少田野、森林里种种新陈代谢以启迪严肃深思的心灵”。他引用同时代的,现在已被遗忘的诗人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的呼吁说,大城镇里的居民应该葬在乡村,不是因为城市的墓地威胁到健康,而是因为它们在精神上有所欠缺。不久,已经在欧洲大陆开始的园林墓地运动传播到英国;在1820年代,第一个这样数不胜数的园林墓地在利物浦开放。⁷⁸

最后,花园为自我满足提供不尽的源泉。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吟唱道,“无论心情沉重,还是悲伤抑郁,花园皆可驱除。”⁷⁹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它让常坐不动的人做必要的运动。1657年一位园丁论述道,“如果地面不太潮湿,贵妇们跪在垫子上除草对她们很有好处。”另一个原因在于花园是一个逃避场所,是重新获得活力的源泉,是一块私人的领地,园丁无论在社会上多么失败,都能够整理、布局、管理,不用担心矛盾冲突。1716年J. 劳伦斯写道,“在花园中,人是万物之主,每一种生灵唯一的专制统治者。”⁸⁰这也是园艺对妇女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其他领域的活动对她们关闭。早在“都铎王朝时代的采药老太婆”⁸¹以前,妇女与园艺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食物与医药两者主要都是女

性的责任。威廉·劳森(William Lawson)的那本《乡村主妇的花园》(1617)是最早的一本明确写给女性的园艺图书。后来又出现许多。J. 帕金森在他的草药书中常常只以贵妇为叙述对象,不过补充说她们的丈夫也可以“适当”分享花卉园艺的欢乐。花卉确实常被看作妇女的特定领域。1685年威廉·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英国政治家和作家)认为,照顾花卉,“女士比男士更胜任”。⁸²把花交付给女人,一方面因为在男人的头脑中,女人转瞬即逝的美丽与花之间存在着联系,一方面也因为花卉园艺无甚大用,但是装饰效果却适合越来越多的无所事事、生活富裕的妇女去追求。在十九世纪初期,植物学通常被认为特别适合年轻姑娘;而J. C. 劳登宣称,“简直不可能有女士不喜欢花。”上层社会的女士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园艺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她们在斯图亚特时代有许多前辈:如奥德利庄园(Audley End)的培根女士,她在1629年就从荷兰买回郁金香——“稀世珍品”;或者像帕金森草药书中提到的对稀有植物很内行的女性,比如约克郡霍恩比城堡(Hornby)附近的布尔班克(Bullbank)有位托马辛·滕斯托尔(Thomassin Tunstall)夫人,她“非常喜欢以此为乐……常常给我……把树根送到伦敦来”。⁸³

正因为园艺给个人自我表现留有空间,所以才如此让人着迷。斯图亚特时代的一位传教士说,“如果(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到他的花园中,花园会收拾得多么整洁!所有稀罕的树根与插条,能够花钱买到或者友情相送,都会为它寻来。”⁸⁴这就是为什么园艺吸引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们,如平克(Pinke)博士,十七世纪早期牛津新学院的学监,在近八十岁高龄时还总是每天清晨早早起床,挖一两个小时的地;还有那位大独裁者艾萨克·牛顿爵士,在“他的花园中非常仔细,花园从来不乱,少有的几次,他会在里面散散步,但决不能忍受看到里面有杂草”;⁸⁵包括今天郊外的园丁,树篱围住他的财产、他的备受珍宠的玫瑰以及锄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后者直接从都铎王朝时代保龄球场发展而来,当时不是在室内,而是用树木围起来的一块绿地。十七世纪中叶,保龄绿地

成为英国景观最显著特征。培根认为,“没有什么比阳光普照的绿草地更赏心悦目。”⁸⁶ 1830年割草机的发明把这种快乐带给了更多的人。⁸⁷

到了十九世纪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花卉园艺像在英国那样具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吸引力。英国下层社会对树木与花卉的品味输出到澳大利亚,那里最早的城镇的确都是花园城市。⁸⁸但是,威尔士却严重缺乏花园。1790年代J.宾格称,在那没有找不到真正的花园:“我从没有见过一朵花。”⁸⁹欧洲大陆更没有什么发展。例如里斯本,在1830年代就没有花店或者苗圃之类的东西。⁹⁰花园也没有在美国扎根。1817年W.古伯特去那里时,没有看到类似英国劳动者那种门前门后玫瑰盛开的景象:

239

我们看到这里的劳动者满足于木板外壳,周围光秃秃的像海滩……像这样不注意修饰是延续了第一批移民的习惯。他们当时发现土地如此丰富,乃至于对小块地不屑一顾。况且也缺少优雅的范例。没有干净得像客厅一样,草地平整如地毯的绅士花园。⁹¹

今天这种差异仍然显而易见。然而,在英国,劳动阶层的花园是在土地缺乏、社会模仿以及发达的私有财产意识激励下发展起来的。如同宠物、树木一样,花园成为增强所有者身份意识以及提高自尊的手段。*——D. H. 劳伦斯(Lawrence,英国作家)会写道,“所谓的爱花主要不过是占有欲与自我主义的延伸:我得到的东西:美化我的东西。”⁹²任何人如果要知道劳动阶级如何利用闲暇时间,如何投入情感能量,那么栽培花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它还说明为什么英国很少建造大规模的公寓住宅,因为那会使劳动人民丧失花园。他们认为花园是

* 轻松但深刻的节目《前庭花园》(Front Garden)愉快地传达出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首次在BBC2的电视节目播放是在1979年12月25日。

必需品；这也解释了十九世纪出租园地运动的增长。热爱花园，如同宠物、钓鱼、以及其他嗜好一样，甚至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相对而言缺少激进的政治冲动。⁹³

它的另一重要性在于，标志了非功利地对待自然的态度，这个态度的出现是本书论述的主题。蔬菜园与花卉园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使用土地的方式。一种是把自然作为谋生的手段；它的产品为了食用。另外一种是为了寻求秩序与审美的满足，表明人们对所培育的物种的福利的尊重。不应夸大两者的对比，因为农业与蔬菜栽培并非没有审美成分。^{*}但是对待树木、花卉的新态度与较为感性的动物观相似，出现在同一个时代。

240 然而，就连花卉也是为了人类目的而生长。正如宠物一样，它们在人工的环境里培育，完全由人随意摆布。下一步不可避免地发展为许
241 多人要在花园篱笆之外，在野生自然本身寻求情感满足。



* 见下文, pp. 256—7。

第六章

人类的两难处境

大脑空想的世界与“保留区”或“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完全相似。农业、交通与工业发展的需要有可能给地球原来的面貌带来变化,很快就会令其面目全非。自然保护区保留原来的状态,很遗憾其他地方为满足必需品而被占用了。在保护区,一切事物包括没用的、甚至有毒的,都能如其所愿地生长与繁殖。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

Standard Ed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 Janes Strachey et al. , xvi (1963), 372

然而,如果我们前进时挥舞着斩尽杀绝的利剑,就没有理由抱怨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也不必与苏格兰诗人一起空想“我们违背了自然的社会联盟”……我们只需要反思,在通过征服获得财产的过程中,在通过武力保卫所得的过程中,我们并未行使唯我独有的特权。每一个物种从小小的一个点向更大的范围扩大时,一定以同样的方式,减少或者彻底根除某些其他物种来标榜它的进步,一定在成功地反抗别的植物与动物的侵犯中保住自己的地盘……无论是动物王国还是植物王国。最无关紧要,最微不足道的物种在向

全球扩散时,都屠杀无数,狮子第一次向非洲的热带地区扩散时也是一样。

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地质学原理》

Principles of Geology (1830—33), ii. 156

太可怕了,我们必须宰杀他物为食——让人感觉如此不道德。然而,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否则我们就得死。

凯特·格里纳韦致瓦奥莱特·迪金森,1897年6月14日,

M. H. Spielmann and G. S. Layard, *Kate Greenaway* (1905), 190

本书开头提出,现代初期伊始,人类不容置疑的奋斗目标就是取得对自然界的支配地位。到1800年,这依然是大多数人的目标,而且似乎至少已是伸手可及的目标。不过到这时为止,这个目标不再不容置疑。人们对人类在自然界中位置以及与其他物种关系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对博物学的客观研究导致许多人对最初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产生怀疑。与动物的进一步亲密关系削弱了人类独特性的古老命题。人们对动物的苦难表现出新的关注;不再继续毁灭森林,消除所有无实用价值的植物,相反,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得到情感满足而开始植树、栽培花卉。

这些发展只是表明英国人与自然界关系在广大范围发生逆转的几个方面。它们是纷繁复杂的整体变化的一部分,到十八世纪末,它们致使许多已经确立的命题被推翻,带来了新感性,并从此不断增强。本书最后一个章节将努力简要地呈现这些广泛的变化。

一 要城镇还是要乡村?

首要的巨变是城市的发展以及被 G. M. 特里维廉称为“城乡生活严

酷差异”的加剧。对此他从未停止哀叹。1700年,四分之三强的英国人口还生活在乡村;据统计,只有13%的人住在城里,大约5000多居民。但是1800年城市人口上升到25%,而到了1851年,城镇居民占大多数。此外,十九世纪的城乡差异远远超过了现代初期。在十八世纪结束之前,英国已成为欧洲除荷兰之外最城市化的国家。¹

文艺复兴时期,城市是文明的同义词,而乡村是土气、粗鲁的同义词。让人们走出森林,居住在城市里等于是一种教化。正如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对白所说,城镇里教育出来的绅士比乡下培养的绅士更有“礼貌”。² 城镇产生学识、礼貌、品味、世故。它是人类实现圆满的舞台。亚当被置于花园中,乐园与鲜花、喷泉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人思考天堂时,却总把它想象为城市,一个新耶路撒冷。³ 好些世纪以来,城墙象征着安全与人类成就;游人看到它们就会觉得安全。在1530年代的游历中,J.利兰常常赞叹城市景观带来的视觉快感:利兹“漂亮的市场”、埃克塞特“干净的街道”、比尤德利日出时“仿佛金子般”闪耀的光辉、伯明翰的“美丽”。都铎王朝时代格拉摩根郡的历史学家莱斯·梅里克(Rice Merrick)认为,加的夫“被许多整洁的房屋与高大的树木美化”。1690年代,西莉亚·法因斯很乐于看到“整洁的城镇”。⁴ 十八世纪,有很多表现伦敦广场美丽与巴思或爱丁堡新城的新建筑的赞美之辞;我们知道,1802年华兹华斯站在威斯敏斯特桥上看着熟睡的伦敦城,认为地球上再没有比这更美丽的景物了。 243

然而,早在1802年以前,人们就已长期普遍认为乡村比城镇更美丽。1784年W.申斯通写道,“没有人会觉得街道比草地或树林更美;如果把城镇建成一个极乐世界,诗人们不会感到有多大诱惑力。”⁵ 产生这种观点的部分原因在于城市物质环境恶化。从十三世纪开始,人们就抱怨伦敦的空气。⁶ 到了伊丽莎白时代,工业与家庭用煤量日益增加造成了主要污染问题。1578年,伊丽莎白女王逃离首都,因为“气味难闻”;数世纪以来,来到首都的游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笼罩在上空的烟

雾。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记录了她丈夫(保皇党人,纽卡斯尔侯爵)1660年刚刚从流放中返回,再次看到“久违的伦敦烟尘”时的感受。一位十八世纪初期的诗人写道:

临睡前,放眼眺望城市
烟云笼罩中,一群楼房矗立。⁷

现代初期燃烧的煤中,硫磺含量是今天常用煤的两倍;相应也会产生致命的后果。烟幕使天空暗淡,把衣服弄脏,毁了窗帘,导致花卉、树木纷纷死亡,还侵蚀了建筑。到十八世纪中叶,一些斯图亚特时代的国王雕像乌黑得看起来就像穿着皇室服装的烟囱工或非洲人。⁸1700年T.诺斯写道:

清点一下房间里所遭受的损害,简直数不胜数,家具上、金属餐具、黄铜器皿、白锡器皿、玻璃器皿……价值八十或者一百英镑的床,使用十几年后就会因烟尘的玷污不得不搁置一边……大量运送煤末的大车在城中跑来跑去,非常慷慨地把珍贵的货物不停地撒在大街上……因此,男男女女都一样,皮肤如果不洗不涂,很快就会会被烟尘熏黑,失去光泽。

空气中的灰尘就是街道上的灰尘;夏季,车轮扬起的尘雾令行人窒息,难以睁开眼走路。⁹

酿造、染料、淀粉加工、砖块生产等所有在城中进行的工业都排放出废物与烟气,造成的污染同样有害。从理查德二世以来,断断续续地有过一些抵制污染泰晤士河的立法。十七世纪初期,就城市工业有害后果问题发生过许多冲突。詹姆士一世发布了一系列的公告抵制伦敦淀粉制造者造成的污染;1627年,奥德盖特(Aldgate)圣博托尔夫(St

Botolph)的居民投诉伦敦塔旁边的圣凯瑟琳码头明矾工厂排放的废气毒害居民,而且排出来的废物致使泰晤士河鱼类死亡;几年之后,劳德主教一再谴责威斯敏斯特的啤酒制造者污染伦敦空气。¹⁰1657年,议会就伦敦砖窑排出的臭味进行辩论。在乔治二世期间,钱多斯公爵呆在位于卡文迪什广场新房子里,发现自己“受到了砖窑和污染这一地区的其他可恶臭气的毒害”。¹¹

过度拥挤也让伦敦的卫生声名狼藉,但是其他许多城镇也好不到哪去。1608年设菲尔德的游客会被“城镇的烟尘窒息得半死”。1725年,去纽卡斯尔的游客发现“悬浮在空气中永远不散的烟云使一切看起来都是黑乎乎的,和伦敦一样”。¹²甚至牛津的空气也糟糕透顶,一位十八世纪的古文物研究者估计阿伦德尔大理石在那里“七八十年内遭受的损害可能胜过在原产地国家两千年所遭受的损害”。¹³必然,城镇的瘟疫比乡村多,死亡率水平也更高。¹⁴

“浸染在烟尘中,受无休止噪音的刺激”,¹⁵难怪城镇居民渴望乡村生活中想象的快乐。来到伦敦的游客很快就开始咳嗽;许多患慢性病的人像约翰·洛克那样为了肺的健康选择彻底逃离城市。W.坦普尔爵士“极推崇好空气、好气味,这让他极讨厌城镇,一次在希恩(Sheen)过了五年都没好好看看”。就连威廉三世国王也为了健康的原因选择生活在肯星顿。

谁不愿守着玫瑰与茉莉,
而宁愿让所有精神窒息
在大量的灰尘与烟幕里?¹⁶

A.考利反问道。正是长时间暴露在M.德雷顿所称的“烟雾蒙蒙的城镇里讨厌的空气”中,才加强了人们对乡村阳光与“新鲜空气”的渴望。¹⁷

然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拒绝城市生活不是抵制城市的物质环境,而是反对城市居民的道德行为。约翰·诺里斯(John Norris)写道:

他们的举止像空气一样受到了污染,
两种不健康的气体都在上升,
不感恩的蒸汽熏黑邻里之间的天空。

如在 T. 斯塔基的都铎时代早期作品《波兰人与不法分子之间的对话》中,其中一个人说,城镇里有最多的恶,乡村里有最多的美德。¹⁸ 古典传统认为乡村居民不仅更健康,而且道德品质也比城里人更高尚,这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明显的主题。阿卡迪亚田园天真无邪的牧羊人与贺瑞斯的第二抒情诗中强健的农夫都表明了主题。他们在与世无争的卑微中过着清白、独立的生活。¹⁹ 社会事实几乎无法证实这说法,因为农业是经济发展中最无情的部门,小农的数量在下降,雇佣劳动很普遍,乡村里贪婪、压迫、伪善等恶行至少和城镇里一样突出。但是,由于乡村的利润在城市消费,在那里,人们看到最世故的社会、最新时尚以及最昂贵的恶行。相比之下,乡村的服装更简朴、不涂脂抹粉。
246 此外,乡村生活不会像城里人那样彼此不相识,这也让城市更容易暗设机关。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认为,伦敦比乡村“更频繁地发生乱伦与通奸”。²⁰ 1692年,几位乡下的议员甚至反对议会禁止沿街叫卖的议案,理由是如果小贩不上门叫卖,那么乡下绅士家庭中的仆人不得被派到城里的商店购物,在那儿,他们肯定要学会放荡。²¹

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乡村的吸引力有些消极。它让人逃避城市的恶行与虚伪,从商业压力中脱身,逃避城市的灰尘、烟幕与噪音。然而,多数贵族有更积极的理由在乡村生活,因为往往正是农业地产支撑着他们的财富与名望。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T. 斯塔克哀叹无法劝服

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城镇里,对长期住在乡下的“无礼野蛮的习俗”深恶痛绝。1579年,另一位作家也论述道,在某些国家,绅士们居住“在城市与主要的城镇”里,而“我们英国人”却“总是住在乡下的房子里”。²²事实上,到了伊丽莎白时代,贵族们往往一年中很多时间住在伦敦或较大的地方城镇。十六世纪后期开始使用私人四轮马车,这样进出城市较为方便;在斯图亚特王朝初期,上层社会的许多贵族习惯在城里过冬,尽管政府努力让他们回到原住地。²³不过,他们总是在夏天返回乡下。伦敦季的长短在下两个世纪期间大不相同,但是上流社会从来不会在城里度过一整年的时间。²⁴1620年一位散文家指出,“我们比其他民族更习惯乡村的生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自己已经把它当成本民族的特征”。²⁵的确,贵族们返乡时住的房子不是乡下村舍,而是豪华的庄园,其设计特意把城市的文明带到乡村环境中。不过,掺杂进一定量政治与管理,它们为独特的“乡村化”的生活方式打下基础。1788年,威廉·布兰(William Blane)写道,“在这个岛上,从政体的本质来看,任何人没有相当一段时间的乡村经历不可能成为重要人物。”²⁶

与此同时,在其他城市居民看来,乡村越来越被看成休闲与放松的地方。甚至在十二世纪,大城镇里的富裕居民就习惯于在附近乡村持有财产;而在中世纪后期,乡村“避暑别墅”的理念越来越为繁荣的城镇居民所熟悉。²⁷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期间,格洛斯特市议员中有一半的人在邻近乡村有房子,而诺里奇的城市地方官员在城外如果没有房产就是异常现象。在都铎王朝时代的伦敦,富人们流行在郊区农村与邻近村庄建造“避暑别墅”,或者花园亭阁。²⁸相应地,许多伦敦的富商在夏天甚至选择从乡下的住处往返通勤。笛福说起埃普索姆的情况,“通常商人们把家安置在这儿,每天早晨骑马去伦敦,去交易所、大街小巷或者去大货栈,然后夜里再回到埃普索姆。”布里斯托尔、赫尔及其他大城镇的商人也仿照同样的方式。²⁹乡村住所更健康、更安静,有更大的空间种植花园与果园。

甚至那些每周按时上下班的人也会利用这个现代初期的发明——在乡下度周末。1667年S.佩皮斯和他的妻子决定不在乡村买房子,以免牵涉额外的责任,而且还会把他们约束在固定的地点;他们宁愿购置一辆马车,每周末去不同的地方。最终,他们和另外一对夫妇合租了帕森绿地(Parson's Green)的一座乡间别墅。这种安排是后来许多家庭讨论的内容。1666年伦敦大火造成了那么巨大的破坏,原因之一就是大火爆发在星期日的清晨,大多数大商人都在外地度周末。³⁰1748年一位瑞典游客注意到,在富勒姆与切尔西之间的商品菜园中间散落着大砖瓦房,归伦敦的绅士所有。他们星期六下午去那儿,就为了呼吸乡野空气;1754年《鉴赏家》杂志上有一篇散文,取笑特恩汉姆绿地(Turnham Green)或者肯特城(Kenitish Town)的小周末别墅,伦敦的商人携全家撤到那里度过“每周的末尾和开头”,尽管星期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旅行准备食物、整理衣服上,而星期一又花费大部分时间“拆包、解绳子、收藏起脏污的亚麻布、把空瓶子放回到地窖里”。1770年A.扬论述道,“就连一年中一周五天呼吸伦敦烟尘的市民,另外两天也是农夫。”³¹

到这时为止,城镇居民开始把乡下村舍理想化,茅草屋顶,袅袅炊烟,门前屋后玫瑰盛开;U.普赖斯称之为“一切乡村事物中最宁静、安详的景致之一”。1772年,夏洛特王后把她的小别墅盖在克佑区的森林中;到十八世纪末,许多“有钱人”会偶尔屈尊到通常为度假而建的“观赏村舍”度周末,别墅配备的豪华程度令普通乡村居民大开眼界。³²

那些穷得负担不起周末村舍的人们仍然希望偶尔到乡村换换新鲜空气。据约翰·斯托(John Stow,英国历史学家)描述,在伊丽莎白时代,五朔节的时候,伦敦人会来到“芳草地与绿树林,在美丽芬芳的花丛里,在和谐的鸟鸣中畅享精神愉悦”。人们渴望把附近田野保留为娱乐场所,这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有人试图阻止在伦敦郊区建造新楼。³³到乡村远足与漫游是十七世纪常见的休闲形式;S.佩皮斯报道,“1667年7月,特纳夫人和朋友们一起去埃普索姆高地采集来‘我一生

中见过的最美丽、芳香的花束’。像这样的女子为数不少。”³⁴ 十八世纪中期,汉普斯特德、切尔西以及伦敦边缘的村庄经营旅馆、啤酒酒店、公寓的老板们生意兴隆,城市里的远足者周末会蜂拥而至。³⁵

甚至宗教也在新的乡村生活品味形成中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一位文艺史学家写道,“1640 年代之后,退居乡间不再只是对抗腐败世界的反抗机制;它是敞开的大门,通往人类堕落之前的乐园。”乡村被刻画为比城镇更神圣的地方;接下来的世纪有许多为宗教服务的文学,展现了诗人 J. 克莱尔所称的“田野宗教”。年轻诗人 H. 尼德勒宣布,“在乡间散步时,我的思考自然而然带上了庄严的宗教倾向”。柏拉图学派的彼得·斯特里(Peter Sterry)同样认为,田野与树林自然地唤醒神圣感。甚至一本正经的 B. 怀特洛克也引述“被天主教作家称为圣方济各的那一位”的话,证明每一片树叶、每一种植物和每一片荒地都是一本神书,宣告上帝的力与善。³⁶

早在考珀之前,而且同样缺乏根据,* 许多十七世纪作家明确表示上帝造乡村,人类造城镇。詹姆士一世时代的牧师认为,市镇居民“极大程度上只看到人的作品……而那些熟悉田野与树林的人不断地在沉思上帝的作品”。贵格会会员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喜欢乡村生活,“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上帝的作品;而在城市里,除了人的作品之外几乎别无他物”。D. H. 劳伦斯在 1928 年写道,“乡村如此可爱,而人造的英格兰如此可憎。”³⁷

当然,城乡之间的分裂日益尖锐,比中世纪已有的任何事情都尖锐,正是这种分裂的加剧激发了人们对乡村乐趣的浪漫渴望,而且把乡村的精神与审美魅力理想化。那些最热衷于乡村景观的人往往是世故

* 有人公正地说,“奥尔尼的景观一如普遍意义上的英国农村,与任何城市景色一样是人造的”;H. C. Darby, ‘On the Relation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Tra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1953), 6。

的城市居民,比如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王后,1628年她在韦灵伯勒流连忘返,因为她喜欢乡村,乐于看农民们跳舞;再比如S.佩皮斯1667年记录下与地道的乡下牧羊人父子在埃普索姆附近高地的会面,这令他着迷,“他穿着混合两种颜色毛线织成的长袜子,而且……脚上的鞋子打着铁钉,前掌和后跟都打上铁掌,鞋底上钉着很棒的钉子,极为漂亮”。十八世纪的批评家休·布莱尔(Hugh Blair)论述道,对田园的热爱依赖前期城镇的发展,因为如果人们每天都生活其中,就不会渴望它。³⁸难怪,对乡村的热爱、夏季退居到优雅的乡间别墅里,这一切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³⁹因为城镇生活最早在那里发展起来。在英国现代初期,伦敦突飞猛进的发展增强了人们对乡村生活的渴望。但是所谓的城镇“去乡村化”也增强了这种渴望:⁴⁰花园与果园日益萎缩,树木与花草不断消失,因人口上升的压力,楼房建设日益密集。

当然,人们越来越贬低城市生活,而把乡村生活看作天真的象征,这种倾向建立在一系列幻想之上。它包括对所有田园所潜在的乡村社会关系完全错误的认识。十七世纪初期,文学田园诗中非常流行把牧羊人理想化,但是与斯图亚特时代的英国雇佣劳动者没有任何关系。大众戏剧家约翰·弗莱彻解释道,他的田园剧《守信的牧羊女》(先于1611年,1633年在宫廷演出)不是关于“乡村雇佣的牧羊人,身披灰色斗篷,带着杂毛尾巴狗”;相反,田园牧羊人应该是“所有古今诗人所理解、所认可了的那种:即羊群的主人,不是雇工”。⁴¹英国农村社会的不平等意味着阿卡迪亚消失了(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甚至贺瑞斯描述的自给自足的农夫理想也完全不现实:如J.伊夫林所述,“如果没有他人拼命干活保障他生活无忧,给他提供食物、衣物和体面的必需品”,他永远无法保持“悦人心意的状态”。乡村居民不比城里人更天真。他们甚至也不是更加虔诚,因为,1657年J.比尔谈到,

尽管从任何角度思考,乡村生活都最卑微,顺从与天真:然而日常生活体验表明在制造加工贸易进行的地方,上帝的话语标有价格:而在贸易不繁荣的地方,上帝的话语至多像一首快乐的歌曲:他们有时会听见,然而很少遵从。⁴²

诗人与艺术家歌咏对乡村生活的新渴望,往往喜欢掩盖这种严苛的现实。大多数人形容农村不受社会压力纷扰,忽视了贵族去乡村的经济前提,表现出极端不愿意触及乡村生活的实际状况。^{43*}

因此,对乡村的狂热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充满神秘色彩而且逃避现实。它甚至不一定表达真正要在乡村生活的愿望,因为,公正地说,与贺瑞斯的幸福农夫有关的大多数创作都是“诗人常规的套语,诗人们没有一个钟头离开过城市,除非资助人邀请他到乡村庄园,或者遭到债权人催债不得不去农村”。⁴⁴它显然并未阻止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城里住。大都市的快乐生活、充满活力以及发财机会都不可抗拒。的确,正是由于乔治时代的上层社会如此迷恋伦敦与巴思,才会创作出大量讴歌乡村美好的作品。他们很少歌颂城市,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做。⁴⁵

此外,许多对乡村的赞颂也发自那些在城市里政治上不得志的人。²⁵¹这就是为什么 I. 沃顿的《高明的垂钓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文学在 1650 年代风靡一时,因为挫败的保皇党贵族有意识地通过赞美乡村生活把不得已之事变成美德。似乎在“查理一世统治的二十四年间,创作出的歌咏退隐乡村幸福生活的诗歌,比伊丽莎白王朝与詹姆士一世加一起六十七年间所创作的还多”;而且在 1645 年与 1655 年间达到高峰。⁴⁶

* 最近一位批评家评论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诗歌中描述的理想乡村景观时指出,“事实上没有提到清地、伐木、剪枝、砍树、挖坑、锄地、除草、打烙印、阉割、屠宰、腌渍、鞣革、酿造、煮沸、冶炼、铸造、碾磨、垫草、搭篱笆、架栅栏、围树篱、修路以及拖运。几乎闭口不谈乡村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James Turner, *The Poetics of Landscape* (Oxford, 1979), 165。

1660年,随着查理二世复位,乡村生存对保皇党人的吸引力开始减弱;但是仍然吸引不得志的政客与心灰意冷的野心家。十七世纪,许多最著名的乡村田园诗是补偿性神话,由这些郁郁寡欢的人物所作或者为了他们而作:如T. 费尔法克斯勋爵,1650年代他在纳恩阿普尔顿(Nun Appleton)的自我政治流放激发了A. 马维尔的灵感;再比如B. 怀特洛克在逃避王朝复辟的惩罚之后,归隐到威尔特郡的奇尔顿园,在那里,他写下了对乡村生活优越性的反思;还有W. 坦普尔爵士,1681年他被从枢密院除名之后,归隐到萨里的摩尔(Moor)园,写下了散文“论伊壁鸠鲁的花园”;还有女诗人安妮·芬奇(Anne Finch),温奇尔西伯爵夫人,她和丈夫一起因为不能接受1688年的革命而隐退到乡下,写诗赞颂与世无争的美德。⁴⁷正如雪莱所写,“在孤独中,或者那种身处人群中间却不能与人相通的疏离状态下,我们爱花、爱草、爱水、爱天空”。⁴⁸

而那些自愿到乡村的人们往往觉得一个周末就够长了。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把它说成⁴⁹“称为乡村生活的那种野蛮状态”,对于城市里品味精致的人来说未免太乏味。诺斯勋爵四世认为,“那些条件优越,习惯于谈话交际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乡村的孤独无法忍受。当年年轻的约翰·洛克从牛津返回到萨默塞特的家中时,很快就大失所望:“我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他们只知道玉米和羊的价格,只会谈论养肥畜牲、挖地,从不知道对上帝感恩,一心只求一个丰收年,有肥熏肉吃。”还有许多人觉得在乡下的时光难熬,或者像古文物收藏者W. 斯蒂克利一样,索性放弃住在那里,因为他们想念在伦敦时的文学交谈。⁵⁰

252 然而,尽管有种种不实之词,不断上升的乡村情结反映出真实的渴望,其强度与规模随着城市的铺开、工业的增长而逐渐上升。前所未有的大量关于乡村与自然的创作表达了这种渴望。自从1653年第一次出版以来,《高明的垂钓者》几乎已经再版或单独重印四百次,而《塞尔伯恩的自然史》一直以来都是销售最稳定的著作之一。⁵¹随后是那长长的一系列著作,如《云雀飞到坎德尔福德》或者《牧羊人生活》,它们继续

燃起城镇居民的乡村怀旧情感。如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难忘的散文“论乡村之爱”中所述,这种怀旧情感的一个根本要素就是自然物(树、花、农场动物、鸟)因为早期的联想而受重视:它们比任何人都更生动、直接地唤回童年的记忆;自然物不同于人类,它们是作为一个种类而不是个体被认识;一朵报春花马上就会被认为是童年时看到的那朵报春花,而一个人则不会。⁵²

这种怀旧之情也会随着对城市物质环境的日益反感而加强。十七世纪,那些热爱乡村的人不一定痛恨城镇。T. 特拉赫恩吟唱道,“我的喜悦在草地、田野和城镇”;J. 雷相信上帝同样地喜欢自然美和人类“用美丽城市装扮地球”的作品。⁵³但是,人们越来越普遍认为最美丽的城市外表最像乡村;城镇的去乡村化导致人们对城市环境越来越不满。根据漫长的传统,E. 霍华德在 1890 年代宣称“城镇与乡村必须结合”。⁵⁴花园城市与绿色保护带的理想经久不衰;的确,如何把城镇的社会经济机会与乡村的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是城市规划的显要主题。

因此,到十八世纪,文学时尚与社会事实结合,在无情的城市化进程与越来越多的人尊崇的乡村渴望之间形成了真实张力。这些渴望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尽管许多人认为自然应该被驯服,但是却不应该彻底统治与抑制。古代田园理想一直到现代工业世界仍然留存。这常常可以在为消费品做广告的乡村意象中看到,也会在众多人希望在农舍中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朦胧憧憬中看到。尽管有些感伤,但是这样的情感反映人类文明发展所产生的不安;反映了接受现代城市与工业生活现实的勉强态度。 253



二 要耕耘还是要荒野？

感性变化的第二个迹象就是日益反抗那持续推进的耕种。这代表与以往态度截然分离。对于十六、十七世纪的农业推广主义者而言，没被耕耘的荒地、高山、沼泽是常在的耻辱。他们要把欧洲蕨、荆豆、金雀花移走；他们珍惜辛勤清理出来或者“从森林、灌木、金雀花或荆豆中开垦出来的土地”。¹荒芜的杂草丛生的牧场应该进行耕耘排水，鹿苑是一种浪费，森林与私人猎区过多。1681年J.霍顿认为，汉普斯特德的荒地是一片“光秃秃的荒野”，急需耕种。²十六世纪，耕耘受到极大重视：E.科克爵士规定，英国法律给予可耕地“高于草地、牧场、森林、矿山以及其他各种用地的优势与优先权”。十七世纪，人们更加欣赏田园农场的价值。³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农业进步与开发不仅满足经济愿望，而且也是道德律令。伊丽莎白时代的乔治·佩卡姆爵士（George Peckham）宣称，上帝创造了土地，“最终目的应该通过文化与农耕产出人类生活必需品”。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也认为，神“把土地托付给人类，由人类耕耘、改良”。耕耘土地是文明的象征，而“荒野空旷的土地”，“布满灌木与欧石南”，就像“畸形的混沌”。1700年T.诺斯认为，未耕耘的公地就是“退化的自然的代表”。⁴

整个现代初期，农业在前进，把耕种推向山岗，开垦湿地，排干沼泽，变荒地 of 耕地。然而，在十七世纪末G.金计算，全国3900万英亩（实际上3730万）土地中，还有1000万英亩的荒地、高山、贫瘠地，再加上300万英亩的森林、园地与公地。⁵这种估计过高，但是却表明当时知识界人士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战争仍在继续；也说明为什么十八世纪进步意识形态如此广泛地得以传播，不仅在专业农学家中间传播，比如A.扬，他想要“开始耕耘王国的荒地”，要用“芜菁、玉米、苜蓿而不是石南、棘豆、蕨类覆盖土地”；而且也在城市观察家中间传播，比如1769

年,作家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提出,“大片没有开垦的土地……令国家蒙羞”。⁶

那些呼吁这种活动的人们有时无视经济进步中的审美缺憾。1649年W.布利斯感慨道,“假设北安普敦、白金汉以及牛津郡有煤,那些地区会获得多大的利益啊!”A.扬同样地哀叹联合王国的荒地“比例巨大”,认为规定不把奥特穆尔(Otmoor)(今天是鸟儿与植物的避难所)围起来是“国策的一个污点”。⁷但是这样的人通常也没有让功利高于美。对于他们而言,开垦过的、有人居住的、丰产的景观才美丽。他们的观念是古代经典理想,把美与丰产联系在一起。在十六、十七世纪,游客赞赏的总是果实累累的景观、耕耘过的地方。如同J.利兰一样,他们喜欢“神奇美丽的草坪”,“优良的庄稼地”以及“优美的花园、果园和池塘”。⁸进步意味着更多的食物,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它的优势不完全在物质方面。1645年R.韦斯顿爵士写道,“除了收获利益之外,想象一下,看到赤褐色的荒地转变成翠绿的草地,这里生产出最甜蜜悦人的金银花,那是多么令人身心舒畅啊。”T.诺斯认为,通过劳动与投资,人们排除了随堕落而生的荆棘与石南之扰,还贫瘠的荒地以原始的富饶与美丽;在茂盛的庄稼地里,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在沉甸甸结满果实的树上,在“新奇的小树林与林荫道上”,都会反映出“修复的自然”。T.特拉赫恩也认为人类劳动能够恢复“伊甸园的美与秩序”。J.诺登报道,在哈罗,“丰收来临之际,环顾四周的田野,欣然邀动镰刀,各种谷物丰收在望,农夫们憧憬着劳动的丰硕成果,此情此景令他们禁不住高兴地拍起手来,又唱又笑”。⁹

耕耘过的景观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有规则的形式。犁地总是对称的;所有十六世纪的农民都会理解W.古伯特看到犁沟时的快感。那犁沟四分之一英里长,笔直得如同测量仪度量出来的一样。¹⁰直线种植玉米与蔬菜不仅仅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空间,而且也是将人类秩序强加给本来无序的自然界的愉悦方式。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据报道,理查

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在肯特的特纳姆(Teynham)种植了一百多英亩果树,“如此美丽,不仅笔直排列,而且看起来就是同一种类、同一形状、同一风格,宛如用同一个模子或者按照同一种模式铸造出来”。一位地形学家随后发现肯特的樱桃果园与花园“美丽地笔直排列”。¹¹ 1653年W.布利斯规定森林种植可以呈方形、三角形、矩形、椭圆形或者圆形;但是不应该“混乱无序”;笔直的灌木树篱“令人心情舒畅”。1664年,斯蒂芬·布莱克(Stephen Blake)也同样认为,药草与鲜花应该“统一排列”。对称与整齐是优良管理的基本特征。五点梅花形排法最令人赞叹:在R.奥斯汀论果树的对话(1676)中,农夫说,“走在你们中间真是喜悦愉快,这么多美丽的果树;看着你们整齐、俊俏地长大;从哪个方向看都是笔直、秩序井然(随便人们怎么看)。”¹²

整齐对称与正规模式一直是人类表明文化与自然分离的独特方式,但是在现代初期统一种植的潮流似乎是都在增强。的确,1629年
256 J.帕金森指出,他那个时代果园种植要比以往早些时代更正规。¹³ 这趋势与建筑品味从哥特式向古典形式转变并行。对于十七世纪后期新古典主义理论而言,显然几何图形比不规则图形更具内在美。H.莫尔说“除非像最低级畜牲一样蠢”,否则谁不认为正方体四面体、或者二十面体比“田野、大路上横七竖八的那些乱石头更美丽呢”。¹⁴ R.诺斯指出,秩序是美的本质,“比如树木,通常种植时都按照相等的距离,整齐地排列”。J.劳伦斯同样认为:“美要求树篱应该是笔直的一条线……最廉价、最方便的事物更令人赏心悦目,直线最短,而哥特式建筑比雄伟简洁的希腊式建筑造价昂贵得多。”¹⁵ 十八世纪又长又直的插条树篱与早期田野零乱不规则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现代田野考古学家提出,如果森林的边界笔直无误,那么从年代上看,很有可能是1700年以后所种植的。¹⁶

贯穿整个十八世纪,改良者不断赞美富饶多产、井然有序的景观,不断哀叹未被耕耘的荒地。¹⁷ 1716年J.劳伦斯质问,“哪一个画家能够描绘出比八月果实累累的纽因顿桃树更美丽迷人的风景呢?”W.古伯

特憎恨莫尔伯勒附近“泼皮般的荒地”。他写道，“我想象不出没有肥沃土地的如画美景。”1717年，当园丁塞缪尔·柯林斯(Samuel Collins)说花中极品就是花椰菜时，他代表了同时代许多人；景观园艺师的矫情受到约翰逊博士的轻视。他讨厌谈论景色与风景。“多产根菜作物与水果的园子就是最好的(他说)，哪里鱼最多，哪里水最值得赞美。”¹⁸ 1791年W. 吉尔平论述道，“人们普遍”感到自然状态的荒野地区完全不堪忍受：“没有几个人不喜欢繁忙的耕耘景色，胜过大自然最伟大的粗野产品。的确，总的来说，当我们看到对快乐乡村的描述时，往往描述的是干草堆，翻滚的麦田或者劳动者在辛勤耕地。”华兹华斯也认为，“在千千万万人的眼里，”他哀叹道，“有肥壮的牲畜在吃草的富饶草地，或者他们称为沉甸甸的麦穗景色胜过一切……胜过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最壮丽的风采。”¹⁹

与此态度一致，传统上人们认为荒凉的高山环境不美丽。它们被看作未开化的人的住所，如莫尔《乌托邦》中的塞波雷德人(Zapoletes)，“丑恶、野蛮、凶猛，住在原始森林与高山上”，或者如伊丽莎白时代彭布罗克郡的野蛮威尔士人，据报道，“别人称之为山人”。²⁰ 现代初期的游客通常觉得山区危险重重、令人不快。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 英国古文物学家)认为拉德诺郡“因其弯弯曲曲的小路和怪石嶙峋而有些丑陋”，并把克雷文描述为“粗糙得完全不堪入目，巨石嶙峋，岩石高悬，道路高低不平”。西莉亚·法因斯讨厌奔宁山，非常高兴从雨濛濛的山上下来，来到阳光明媚，鸟儿鸣唱的地方。她认为湖区“荒凉、贫瘠”，那里的山“很可怕”。²¹ 1670年，首席法官诺斯(North)从卡莱尔返回阿普尔比的路上看到了“丑恶的山”。而在1697年，拉尔夫·托雷斯比(Ralph Thoresby, 英国古文物学家)发现边界地区与湖区恐怖丛生：丘原令人心悸，荒地令人憎恶，瀑布令人恐惧，岩石令人惊骇，悬崖令人触目惊心。同样，约翰逊博士这样形容苏格兰高地，“看惯了绚丽的牧场和丰收的麦浪，对大片大片毫无希望的不毛之地感到震惊与反感。”人

们相比之下无限喜欢柔和肥沃的土地,比如像北安普敦郡这样的地区。1712年J.莫顿自豪地说,“这里没有嶙峋的巨石,没有崎岖难看的高山,也没有大片孤单的森林令人沮丧,阻挡视野。”²²

人们不应该夸大惧怕高山的实际程度。威尔士山岗假想的恐怖并没有阻止十七世纪植物学家爬上斯诺登峰(Snowdonia)和卡德伊德里斯峰(Cader Idris)搜寻物种。1621年,詹姆士·豪厄尔(James Howell,英国作家)认为,排斥像阿尔卑斯这样的山岳的真正原因,与其在于它们“高深险恶”,毋宁因为它们没有用处。不像“我们威尔士山”,人们“总能在哪里找到有用的东西,要么是野兽,要么至少是某种草”。²³但是无可否认,1700年以前大多数文化层次较高的同时代人讨厌山区,无限喜爱被开垦的肥沃土地的景观,那是人们可以施加控制的。

然而,十八世纪末之前,人们的品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兴起一种独特的英国风格的景观园艺,取代精心修理的规则花园这种旧式园艺理想。这种风格如此不拘一格,常常无法把它与没有耕耘过的田野区别开;最值得注意的是,荒野、光秃秃的土地不再是人们憎恶的对象,而成为精神更新的源泉。1760年代H.布莱尔在爱丁堡讲学时问道,“什么样的自然景色最大程度地提升人类的心灵,产生崇高感?”“不是俗艳的景观、绚丽的田野或者繁华的城市;而是远处的山、幽静的湖泊、古老的森林,冲激岩石的激流。”²⁴景色越原始,越具有激发人类情感的力量。十七世纪中叶的山遭到痛恨,斥为光秃秃的“畸形”“瘤”“疖子”“怪异赘生物”“地球垃圾”“自然的外阴”,一个世纪左右之后就成为最高审美赞叹的对象。²⁵

对荒野自然的新态度首先显现在神学论争期间。乔治·黑克威尔(George Hakewill)牧师因急切要驳斥地球自创世以来退化的观点,1635年被迫以实用的理由论证山的用处和“令人愉悦的多样性”。他的神学后继者们发展了这一论点,渴望证明上帝的所有创造都服务于某种目的。1653年H.莫尔写道,“山也许看起来不过是地球表面众多结瘤与

非自然的突起”，但是，如果想到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河流，我们就不会否认它们的效用。1681年，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在其《地球的神圣理论》中重申这样一个观点，地球本来如鸡蛋一样光滑，后来的大洪水造成了它的分裂“变形”。在接下来的论争中，他的反对者否认地球设计上的不完美，故弄玄虚地指出高山起到各种各样必不可少的作用，诸如产生河流，提供自然疆界或者给山羊提供适意的家。²⁶

这些对上帝设计的证明越来越呈现出审美因素。1690年，伯内特最顽固的对手——萨福克的牧师伊拉斯谟·沃伦(Erasmus Warren)声称，地球的“自然美”

由艺术称为天然状态的事物构成；包含不对称与原始多样性……地球表面的高低不平、起伏跌宕与各种各样的混乱状态，对于漫不经心者而言，也许不过是粗俗或者奇形怪状而已。但是在思想者们看来，却是精雕细刻，有观赏价值的雕刻品，它们构成了自然的外部轮廓，更不用说她的华服盛装。

259

对于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这样的自然神论者而言，不只高山，甚至连沙漠都具有“其独特的美”。1709年他提出，“荒野使人快乐，我们似乎孤独地与自然在一起，在幽深之处观看她。”²⁷

十七世纪后期，在神学家与哲学家中间产生了自然神秘主义，与之并行，同时代还有一种不断增强的少数派情感，认为山区令人愉悦，因为它给人最健康的空气和最佳的美景。1682年，一位游客预先表达了后来的壮美崇高品味，他承认，看到莱金(Wrekin)与莫尔文山，他感到某种“快乐的恐惧感”；一位威尔士男子揭示了山与宗教之间日益增强的联系，他在1686年宣称斯诺登峰^①是一个“乐园”：“我肯定它是这个

^① Snowdon, 威尔士最高山峰。——编注

世界上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之一。”²⁸

在十八世纪进程中,山区景观的盛行深深地吸引了寻求度假的公众。到1760年代,游客们拥向湖区、瓦伊谷、斯诺登峰和苏格兰高地,寻求动人心弦的景观效果。1784年,当J.宾格登上卡德伊艾德里斯峰时,他的导游已经带人登山有四十年了;到1800年,柯罗律治抱怨道,湖区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游客云集。²⁹比较冒险的人走得更远,去萨伏伊(Savoy)或者瑞士。那些呆在家里的人们购买山区景色图与照片,从这个世纪中期开始这些图片的印刷量越来越大。

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对自然、尤其是荒野自然的欣赏转化为一种宗教行为。自然不仅美丽,而且具有道德康复功效。荒野的价值不只是消极的,不只是提供一个私密的地方,一个自省与独自幻想的机会(古代的想法);它还有更积极的作用,给人慈善的精神力量。A.阿利森宣称,“宗教最高贵的信念可以在自然的简朴学校里习得。”³⁰曾经对上帝怀有的敬畏、恐惧、欣喜情感渐渐地转换到天文学家揭示的膨胀宇宙上,转移到探险者在地球上发现的崇高物体上:高山、海洋、沙漠与热带森林。高山地区的居民不再因其原始而受到普遍轻视;相反,他们的天真纯朴得到赞美。山本身也不再受到排斥,而是成为自然美的最高形式,向人们揭示上帝的崇高性。1803年,柯罗律治在暴雨中登上柯克斯通山口后,写道,“攀上高山,与生物的自然,与人群、牲畜、林中常见的鸟类和田野渐行渐远,我内心对生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上帝无处不在,’我……高呼。”1786年R. C.霍尔爵士认为,阿尔卑斯山更加壮观的景色,“即使无神论者也会肃然起敬”。³¹

当然,对荒野景观半宗教性的热爱是欧洲的现象,其倡导者包括卢梭、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但是在所谓的“自然神圣化”方面,英国人走得最远。³²的确,是他们赋予了登山最大神秘感,把它表现为半宗教活动。十九世纪初期,不是法国人,也不是西班牙人,而是英国人在比利牛斯山上研究植物,追寻崇高。在瑞典,1857年高山俱乐部

(Alpine Club)成立之后,用《高山杂志》的话说,众所周知,“如果你在阿尔卑斯山上遇到一个人,十之八九是大学里的,八成是剑桥人,五成可能是学院的校务委员会会员。”³³

如果要解释欣赏荒野自然新品味的兴起,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十八世纪交通的发展上。它使得城镇居民进山更容易,而且降低了危险性。正如航海技术的进步消除了十八世纪海员们对锡拉岩礁(Scylla)与卡里布狄斯漩涡的恐惧,同样,方便的旅行不再让游人感到高山难以接近。甚至有人指出,人们对崇高景观的欣赏“与收费公路法案数量成正比增加”。更好的公路、更好的马、更好的地图与路标都说明并反映了旅游事业的发展。1763年第一辆长途汽车穿过沙普岗(Shap Fell)之后,去湖区的游客成倍增长;从1773年开始,就有从伦敦开往卡莱尔的定点长途客车。³⁴

但是,交通的发展并没有真正说明为什么欣赏荒野本身,就像凹版蚀刻与平版印刷的新技术不能解释为什么需求有美丽风景画的书籍一样。毕竟,当瑞士修建了铁路,登阿尔卑斯山也并非不危险。因为日常生活过于舒服,当中产阶级度假之后,偶尔一次的艰辛反倒对他们有积极的吸引力;一定危险程度成了吸引力的一部分。

更加可能的解释是英国农业取得的进步,这既可以解释欣赏荒野景观的新潮,也可以说明为什么非规整风格的园艺会兴起。在十八世纪期间,又有200万英亩的土地被用于耕种或者牧场的开垦;仅在1760年与1820年间,250万英亩已经耕种的土地被议会围住,划分为正规的田野。在“远足”(1814年出版)中,华兹华斯沉思道:

无论游客转向哪里,
都会看到荒野被擦去,
抑或在消失。³⁵

对于农业改良者而言,这种变化完全是收获。例如,W.古伯特认为旧的公用地“非常丑陋”,他赞美新的用树篱围起来的“整齐”土地。但是对喜欢如画风景的人而言,“所有的树篱规规矩矩的形式和地产的方形分割”,用W.吉尔平的话说,都是“令人极端生厌”。³⁶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正是对这种新农业模式自觉反抗,引领景观园艺时尚的人们越来越选择自然形式:曲线取代直线,在1740年代,巧妙融合周边乡村取代严格区分耕地与荒野。³⁷并非巧合,正是英国以“自然”风格而著名,或者说景观园艺成为国内最显著的文化成就之一。因为,就是在英国,普通乡村最接近过去几何园艺产生的效果;于是,就在那里,与之恰恰相反的不规则特性产生最大的审美诱惑力。如1810年一位游客所述,普通的英国乡村“被围得太星罗棋布,没有画意生趣”。³⁸

当然,大陆的模式塑造了景观的新品味:意大利花园,贺瑞斯与维吉尔的诗歌,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法国画家)、普桑(Poussin,法国画家)、萨尔瓦托·罗萨(Salvator Rosa,意大利画家)的油画。但是,英国的农业发展才令这些模式如此有吸引力。正如1830年代,前辈园艺历史学家J.C.劳登所述,“现代风格的园艺不适合没有普遍开垦的国家。”他问道,“英国风格在诸如波兰这样的国家能产生什么样的欣喜与差异?那里,整个国家是一片森林,开垦出来的地方又有这么多空旷低地,森林边界极端不规则,也极为生动如画。”他对英国之所以出现非规整风格的解释干脆利落:

因为在英国,投入农耕的土地比欧洲任何国家更早地普遍用树篱与灌木篱墙围起来,因此,英国乡村也更早地呈现出接近按几何形式排列的乡村别墅的外观,早于欧洲任何地方;由于这个原因,英国首先努力模仿自然的不规则模式设计游乐场,除了少数的几个例外,英国早于世界任何地方;因而,这种风格通常以“英国园艺”而著称。³⁹

1783年W. 马斯登根据他在苏门答腊岛为东印度公司工作多年的经历,进行了同样的论述:

在完全开垦的国家,比如英国,地产全部划分出去,用墙和树篱分割划界,我们通过刻意制造出不规则,来模仿自然的荒野性,竭尽全力给我们的花园……增添多样、新颖的魅力。蜿蜒曲折的小路、悬垂的林木、嶙峋的岩石、飞泻的瀑布都被看成改良形式;祖先那些庄严气派的大道,河渠、草坪,在更原始时代产生了反差的美,现在完全被拆除了。不同的品味不只是变化无常的结果……也是境况变化所致。如果有谁要在苏门答腊岛展现园艺设计的现代风格或不规则风格,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因为四面成片未耕耘过的景色有可能会让他的劳动黯然失色。相反,如果他能够在壮观的荒野之间,推出一块旧式的花圃:有河渠、喷泉、以他一贯轻视的对称形式排列,他的工作也许会产生令人赞叹与欣喜的效果。英国耕种的辣椒园,单从外观上看,不会被看作是异常美丽的对象;它千篇一律的样子会受到批评;然而,在苏门答腊岛,穿过森林旅行几英里之后(这是通常情况),没有一块土地不令我产生强烈的快感。⁴⁰

于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严格按照对称形式开垦,规整园艺越来越不流行;同样,这种发展也提高了对荒野与山区景观的欣赏兴趣。1846年,诗人乔治·达利(George Darley)写道,“给我荒芜崎岖的山景,胜过一切密集、精心建造的家宅与庄园,尤其要有许多灰色岩石!”⁴¹ 263

人们能够从相对荒凉的景色中汲取快乐,表现出人类感知上的一大变化。当然,这更有可能发生在那些有一定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人们身上。他们能够安详地思考让本来可以产粮食的土地荒芜的前景。

只有在没有饥荒威胁的年代这种态度才会盛行。难怪,在如苏格兰这样的贫穷地区,据说在1790年就景观园艺而言,那里的居民“比英格兰人至少落后半个世纪”。⁴²* 纵使在英格兰,对荒野与不规则设计的欣赏也更有可能会吸引富人,而不是为生存而拼搏的穷人,也不是正欲战胜土地的农学家。如1790年A.阿利森论述,普通民众通常遵循老式正规的园艺风格,而“就连最有品味的人”,在开垦荒地或无人耕种的土地时,仍然会以统一的直线与规则的划分把它们围起来,因为这样可以“更直接地表明他们想表达的东西,表明他们在改良土地中付出的艰辛与热情”。⁴³

那些仍然拼命努力依靠土地为生的人不愿意怀着神秘的态度看待荒野与未开垦的景观,这是可以理解的。同一位观察家也论述到,长期生活在“浪漫”乡村的人,他们看待乡村的视角往往与短暂游览乡村的优雅游客视角不同。后者只认识到溪流的“和缓或者壮观,森林的庄严肃穆,岩石的威严或者恐怖”。而对于前者而言,

它们被当作划分不同财产或者不同地区的标志,成为界限与地标。他借此确定对附近地区的了解……甚至连命名这样琐碎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产生了这种效果,因为使用标志物体特定位置或地点的名字,很自然地导致他不根据别的而只根据地点或位置看待它们。他现在怀有不同的情感看待这些曾经美丽的物体。现在它们仅仅是作为地形特征出现在他的头脑中,而这种性质自然造成漠不关心。它们的雄伟、庄严、恐怖等等逐渐模糊不清……而且……最终他必定不用感知它们的美也满足地度过一生。⁴⁴

264

* 这有点夸张;但是,根据最近一位专家所述,“苏格兰早期的不规则园艺绝对都是按照英格兰品味,由英格兰人建造”;A. A Tait, *Landscape Garden in Scotland 1735—1835* (Edinburgh, 1980), 3。

因此,对荒野自然的新品味并非直觉。正如十八世纪初期欣赏英国景观园艺要求接受古典教育以及一些历史、文学知识,这样才能领会所有关于贺瑞斯、维吉尔的联想,或者普桑与克劳德的典故;同样,迷恋未改良自然从一开始就是很复杂的事儿,反映了新感性相当高的文学与知识源泉。当然,从远古以来,大多数人无论多么无知,都会自然而然地被宏大的景观与开阔的视野所吸引。J. 康斯太布尔所言的确没错,“无论多么原始,多么没有开化,从没有一个时代不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对风景的热爱。”⁴⁵但是像十八世纪这样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的欣赏乡村景色的自觉意识却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它需要事先熟悉欧洲绘画传统。乡村景致的最初吸引力在于它让观者想起风景画。的确,因为让人联想起“画中山水”(landskip),所以才称为“风景(landscape)”;“风景如画”是因为看起来像图画。于是,没有人物形象的或者人物形象显得不重要的山水艺术,其流行先于对乡村风景的欣赏,而且决定了欣赏风景的形式。⁴⁶1663年,爱德华·沃特豪斯(Edward Waterhouse)赞美英国农村时,说它具有山水中“悦人的场景,森林、河流、小溪、草坪交相呼应”;当西莉亚·法因斯三十年后重游埃普索姆时,她说,远景显示出“这个国家宛如山水画,有森林、有平地、有围地、还有大池塘”。另外一些人赞美英国的山区景色,因为他们从中依稀看到了类似中世纪后期绘画中的怪石背景或者类似S. 罗萨的荒野山水画。J. 雷认为,“几乎无法否认,山是令视觉愉快的物体,因为山的素描和绘画如此令人起敬”。⁴⁷

至少从1680年代开始,就建立了销售“山水画”印刷品市场,供中产阶级家庭挂在墙上。最初大多数都是荷兰或意大利的,但是在十八世纪期间,英国景色越来越成为艺术关注的对象;乔治三世统治期间, 265 英国景观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到1780年代,介绍英国美景的旅游手册铺天盖地印刷出来,装饰着1775年以来的凹版蚀刻的山水画风景,以及1810年以来的钢板雕刻。⁴⁸这些艺术再现,无论英国的还是

外国的,都塑造了知识阶层的品味。正是对保罗·桑比(Paul Sandby) 1747—1752年间水彩画的复制,使得克莱德河瀑布在1790年代成为旅游热点;而湖区最初的吸引力从1778年托马斯·韦斯特(Thomas West)导游手册中差强人意的模仿可略见一斑。它带领游客们从“克劳德精美笔调”的科尼斯顿(Coniston)湖,经过“普桑画中景色壮丽”的温德米尔湖,来到“罗萨表现伟大浪漫主义思想”的德文特湖边。⁴⁹就连以直接、不拘一格地欣赏自然而著称的G.怀特也无法抵抗先前艺术模式的影响。在汉普郡乡村,他深受“意大利天空”的感染,或者被“可爱的如画风景”所感动,或者深深感到这样的景色“应该用鲁本斯的笔描绘”。⁵⁰

到十九世纪初叶,对荒野自然的欣赏远远超越了最初对先前艺术模式的依赖,恰如超越了最“不规则”景观园艺的范围。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改良”过的自然就是被破坏的自然。1822年J.康斯太布尔写道,“绅士的花园令我厌烦,因为不自然,所以不美丽。”⁵¹“如画风景旅行”同样可疑。正如景观园艺师企图集中所有的自然美,把一切令人不快或不和谐的东西排斥在外一样,寻找如画风景的游客只想从自然中找到与先见格调或者被接受的审美和谐模式一致的景色。他们总会感到失望,因为如W.吉尔平所说,很少有“完全自然的景色”“恰好像图画一样”。在自然作品中总会有“原始”的痕迹;她从来不生产“打磨光滑的宝石”。⁵²就连T.庚斯伯勒也承认英国景观通常达不到艺术理想:“就这个国家真正自然景观而言,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地方能够有堪与;加斯珀(Gasper)或克劳德最拙劣的赝品媲美的景色。”⁵³吉尔平毫不犹豫地宣布,几乎所有的高山、湖泊或者瀑布都有这样那样的“畸形”。“实际的人一看就希望予以修正”。⁵⁴* 如华兹华斯所说,比较的习惯因

* 那样的话,丁登寺(Tintern Abbey)遗址能够做一些改进处理:“明智地用一个木槌(但是谁敢用?)……”;William Gilpin, *Observations on the River Wye* (2nd edn, 1789), 47。

而只能使“地方精神”模糊不清。他和康斯太布尔或克莱尔一样,都认为不可能有“改进者”,自然没有畸形,不可能对其加以改善。而人类无限制的扩大开垦才是真正的威胁。⁵⁵ 266

然而,正如华兹华斯所意识到的,许多人由于自身教育的不足或者社会位置的妨碍,不可能像他一样看待自然。1844年,肯德尔至温德米尔之间计划开通铁路,在他看来,这将让湖区有被他所称的“整个兰开夏与不小的约克郡”淹没的危险。他反对修这条铁路的大部分立场反映出同样的假设,即感知上存在着社会差异。他提出,人类并非天生就热爱浪漫主义风景。需要长期的审美教育,注入对贫瘠的岩石与高山的欣赏。城市下层社会直接进入湖区不会得到什么有益的收获。他们需要一个预备课程,从星期天在附近田野的远足开始。⁵⁶

因此,到了十八世纪末叶,过去那种对耕耘过的、人类掌管的景观的偏爱受到了决定性的挑战。由于旅行的安逸和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过程的因素,知识阶层沉思景观,欣赏乡村景色,并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1807年索西写道,“在过去三十年里,对如画景观的欣赏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夏日旅行路线现在被看成……基本需要……一群人流行移居到海边,另一群人飞向威尔士山区,到位于北方省份的湖区,或者去苏格兰;一些人去寻矿,一些人去采集植物标本,一些人去考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研究如画景观,这是一门新兴科学,为之形成一门新语言。英国人新的自我意识为之脱颖而出,这是他们的父辈绝对没有的。”⁵⁷这种新品味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倍受赞美的景观不再是富饶、多产的风景,而是荒野浪漫的景色。因而人们越来越注意保护未被耕耘的自然,把它看作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源泉。

人们的关注包含许多因素:有对英国农业规范性与统一性的审美反抗;有对人工园艺运动的厌弃;有认为荒野与耕耘形成强烈对比,是赋予人类事业以意义和界定所必需的参照;还有把开阔空间里的无拘无束看作人类自由象征(华兹华斯认为“荒野充满自由”);也有对时代 267

主流疏离或者缺少认同的因素；因为无论我们想到早期基督教的隐士、中世纪西多会的僧侣或者卢梭，* 荒野自然的吸引力基本上总会被看作本质上反社会的情感。⁵⁸

也许，人口的增长有助于培养这种反社会情感。因为在从前人口很少的时代，人们习惯上认为孤独是人类的不幸：霍布斯写道，“人类从本性上视孤独为敌。”⁵⁹ 只有进行宗教冥想的人才寻找荒漠。但是在伊丽莎白时代，人文主义个体崇拜认为暂时离开社会能产生积极的快感。除此之外，许多新教牧师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纪里，提出定期独处是一种精神需求。十七世纪中叶以来，孤独越来越成为显见的诗歌主题；而在十八世纪后期，卢梭与德国作家 J. G. 齐默曼 (Zimmerman) 的创作使之得以广泛地传播。在 1790 年代的英格兰，后者对“孤独”的冥想译本掀起了巨大热潮。⁶⁰ 到了十九世纪，荒野景观受到重视，因为它接纳从越来越忙碌的城市与工厂逃离出来的人们。发人深省的是，当维多利亚女王深受自然景观感染时，那个地方的幽静往往是她指出的最大特征。⁶¹ 1848 年，穆勒在论证人口稳定的必要性时，就提出有必要至少保留一些地区，在那里人仍然可以保持自我独处。他指出，“孤独，从经常独处的意义来看，对人类完善必不可少。它是

任何深层思考与深刻性格的根本……在庄严、美丽的自然面前独处，是思想与灵感的摇篮，不仅于个人有益社会也缺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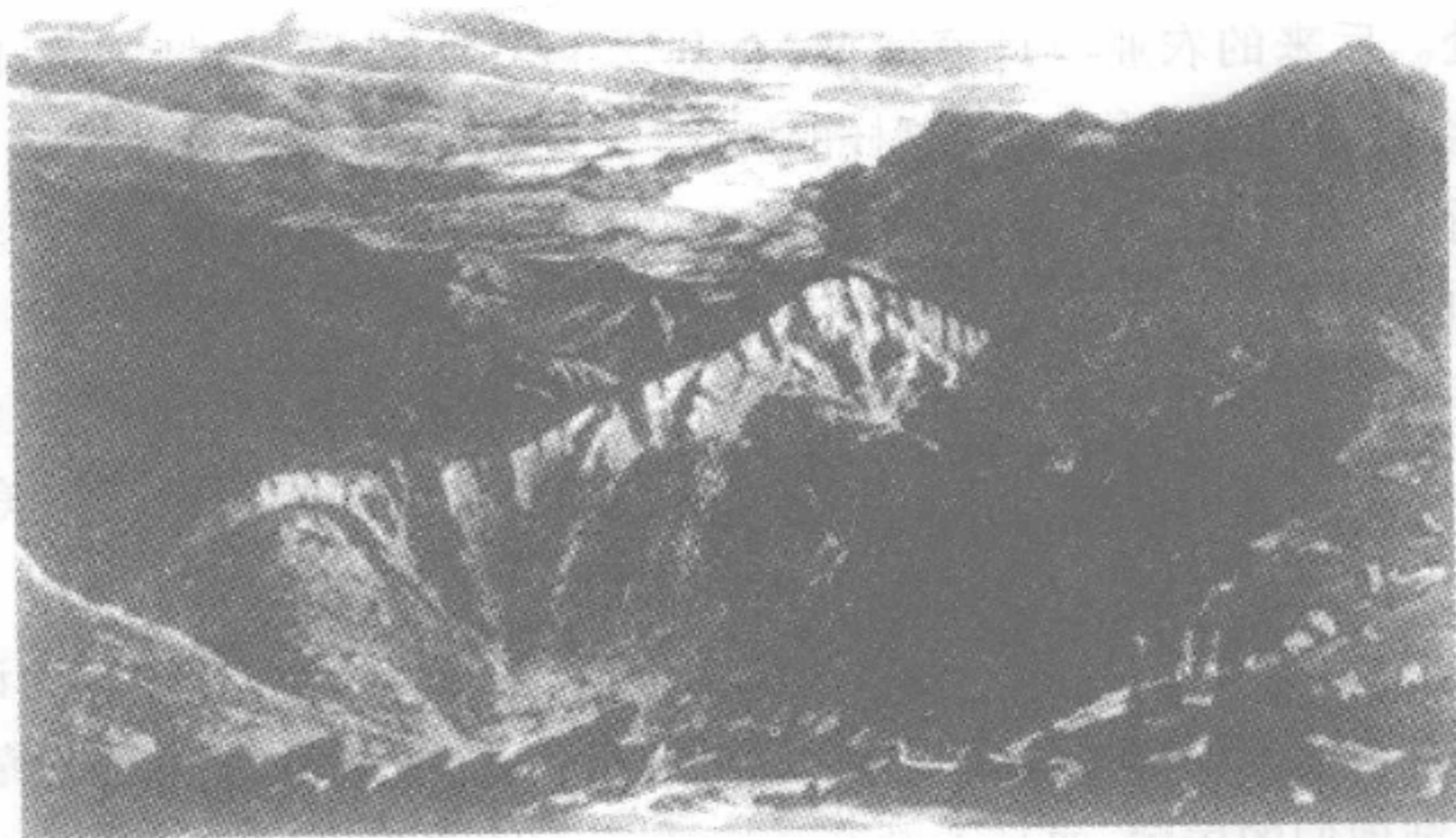
他补充说，

如果不再留有任何大自然本能的自发活动，如果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都用来为人类生产粮食；每一片鲜花遍野的荒地或自然

* 或者 G. M. 特里维廉也是如此。

牧场都被犁平,所有没被驯服、没有为人类所用的四足动物或鸟类 268
都被当作食物竞争对手而消灭,每一种灌木丛或多余的树都被连
根拔掉,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打着农业进步的旗号把野生灌木、野
花当作杂草铲除掉,那么对这个世界的沉思也就不会有多大满
足感。⁶²

正是城镇居民对回归荒野寻求精神重生的不断呼唤,才激发了后来保
护山林景观,保护大片荒地与沼泽,不让它们全部被人类进步吞没的运动。
1896年,美国的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景观设计师)认为,
风景保护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大教堂”。⁶³



三 要征服还是要保护?

穆勒提到的野花给我们带来感性变化的另一种情况,这些变化导
致对自然界的再评价。以往园丁总是明显地把他们珍贵的栽培花卉与

鄙视的“野”花区别开。例如,1629年植物学家J. 帕金森指出轮峰菊不是“美丽或庄重的”花卉,所以应该留在田野里。单瓣驴蹄草只配在沟渠里,但是双瓣驴蹄草可以放进花园里。生长在树篱下面的报春花应该让它野生野长,“不太适合花园里栽培”。有时个别物种被降级,从一个类别转换到另一个类别:帕金森解释道,琉璃苣和牛舌草曾经生长在“欢乐园”中,是女士刺绣描摹的对象,但是现在它们只属于菜园子。¹

农夫也同样严格地区分可耕种的“谷物”与连根拔除的“野草”。农学家们认为野草是讨厌的东西,相当于植物中的害虫。例如,在格洛斯特方言中,filthy(污秽)这个词可以指身上长虱子的人,同样也可以指长满野草的田野。在林业中,“杂生”树是自然林地中不受欢迎的残存木。² 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而言,“毒麦、毒芹、臭延胡索”都“野性”,耕种时要根除:“讨厌的酸模、粗糙的蓟、毒参、刺果”既不美丽,又没有用处。后来的农业改良家如W. 布利斯讨厌荆豆、蕨类、灯芯草、欧洲蕨、金雀花以及其他所有“这样的污物”。³ 十八世纪,农业作家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不仅贬斥野芥子、野酸草(“这个丑陋野草”)、毒麦(“到处蔓延的野草”)、款冬(“最害人”)、黑色水杨梅、“乌鸦针”、蓟、毒芹、“牛蒜”(“野草中的魔鬼”),而且废除野万寿菊、野鸢尾草、金银花以及睡莲。十七世纪后期的美学家R. 诺斯指出“野草丝毫不美”。⁴ 甚至在今天,很少有农夫在玉米田里看到罌粟会高兴。*

但是,城市居民在艺术家、博物学家、诗人的感召下,开始认为许多备受鄙视或痛恨的植物美丽。十七世纪的伦敦人寻找柳兰、毛地黄、罌粟装饰他们的房屋,而且不断在荒野中搜索值得放入城市花园中的植

* 植物的等级与人类社会的等级密切相关。1700年,T. 诺斯认为普通百姓应该被当作“没用的野草与荨麻”看待;1838年,园艺专家J. C. 劳登解释道,“把人与植物相比,我们认为土著物种就是‘原始人’,而植物学物种……是文明人类”;Timothy Nourse, *Campania Foelix* (1700), 16; J. C. Loudon, *Arboretum et Fruticetum Britannicum* (1838), i. 216。

物。1657年,一位草药家注意到,一些园丁对“老百姓称为野草的各种的东西都加以青睐;的确,[他补充道]如果仔细观察,每一物种都相当漂亮”。1650年代,在北安普敦郡乡村,坎特莉(Cantrey)女士的花园里有轮峰菊、剪秋萝和燕草。⁵对于斯图亚特后期的博物学家,如罗伯特·沙罗克(Robert Sharrock)1660年认为,就连沼生问荆,一种生长在沼泽和沟渠中的卑贱植物,用在艺术品上也很美丽。十七世纪艺术家,如H.皮查姆、理查德·沃勒(Richard Waller)花时间仔细绘制野花与野草的水彩画。⁶

药剂师总是认为许多被忽视的野生植物具有药用价值(W.特纳哀叹道,“野草也好,青草也好,都是无知的人给‘珍贵草药’的称呼”)。⁷十六世纪以来,植物学家开始记录野花的位置。第一部出版的地方植物志是T.约翰逊于1632年编撰的要目,记录生长在肯特以及汉普斯特德荒地的植物;同时也记述了他在英格兰南部搜寻植物的探险历程。1650年,威廉·豪(William How)的《大不列颠植物学》首次致力于完善英国植物志。甚至在伊丽莎白时代,就有许多绅士和药剂师注意野生植物的生长地。威廉·芒特(William Mount)在1580年代初期就研究肯特植物群,麦斯利(Methley)的R.尚恩(1577—1617)研究英格兰北部植物分布。1633年,T.约翰逊版本的杰勒德的植物志表明有许多药剂师和业余植物学家参与寻找稀有植物。到了十七世纪末期,有一个非正式的植物学俱乐部在伦敦圣殿咖啡屋聚会。⁸

早期搜寻植物的考察队动机很实际:目的就要记录有药效的药草,带回药物园进行栽培。但是到了十七世纪后期,博物学家们对植物本身产生了兴趣。在汉诺威王朝时期,植物学被确定为中产阶级女士和绅士们熟悉的消遣活动。他们随身携带林奈分类袖珍指南以及便携式标本压制机,在田野森林间漫游,寻找新发现。十八世纪后期,已知的地方植物群增加:到1800年仅剑桥郡就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植物群;到1850年代,英格兰大部地区的野花都已被一些敬业的地方博物学家仔

细地列出来。1788至1789年,自学成才的织工詹姆士·博尔顿(James Bolton)用整整三大册记录哈利法克斯附近生长的菌类,这是“二十多年的观察结果”。1796年,塞缪尔·佩奇(Samuel Pegge,英国古文物学家)评论道,“植物学家容不得任何东西为野草。”⁹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地影响不断扩大,随之对热带植物也发生了巨大兴趣,大批热带植物被压干送回国,收藏在私人标本集中。当汉斯·斯隆(Hans Sloane)爵士在十八世纪初期积聚大量收藏时(现在以Sloane标本集著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他买断了众多的个人收藏:有药剂师的、商人的、船长的、船上外科医生的、传教士的,¹⁰还有外国博物学家的收藏。

就新感性而言,就连所谓的“野草”也很美丽。荆豆是每一位改良者的大敌。但是传说当林奈(也有的说是狄勒纽斯)来到英格兰,第一次看到荆豆时,双膝跪下,感谢上帝有这么美丽的植物。¹¹十八世纪的园艺专家W.汉伯里认为石南很优雅,而且亲切地看待绣线菊甚至蓟。农业作家W.马歇尔形容黑莓花“美丽得无法形容”;里士满的皇家花园以大片“茁壮的、培植的”荆豆与金雀花而著称。考珀赞美长满蕨类与荆豆的公地之美,而J.克莱尔的许多诗歌赞美那些农夫所不喜欢的植物的美:如千里光、西洋蓍、灯芯草、欧洲蓟、玉米地里的罌粟。¹²1830年代J. C.劳登认为“如果把石南、黑刺李、蕨类、树莓引入如画般的住处,一定会产生最迷人的效果”。蕨类一定标志着土地贫瘠,但在1785年J.博尔顿却认为没有哪个“植物群这样独特、漂亮”。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感到它们令人愉快,狂热期间在房屋的每一个边边角角都种满蕨类植物。对蕨类植物的狂热在1850年代达到顶峰。一位宣传家问道,“还有什么比……看到房前屋后各个角落都种满优美的蕨类更能让疲惫的城里人开心的呢?”¹³

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帕笛塔拒绝接受“斑石竹”,认为它是“自然界的私生儿”,同样,为了反对竞争性地培植名贵鲜花,浪漫主义更喜欢普通的野花,用罗斯金的话说,这些野花从来没有“在花展上被迫炫耀厚

颜无耻的光彩”。对于罗斯金而言,花园

即使经营得再好也很丑:这里集合了一群倒霉的东西,受到百般呵护,膨胀得超出了自然尺度,在人工加热的闷热空间里病态地成长;邪恶的交叉把它们变得斑斑点点,颜色怪异;它们本是土壤的精神与荣耀,却被迫与它们挚爱的土壤分离,与彼此根本不协调的其他种类混合在一起,在陌生的土壤中,有害的空气里,在备受折磨中消耗生命的光彩。^{14*}

272

1830年代后期,年轻的丁尼生对温室里的植物表达了同样的憎恶,回应着他的前辈格雷与华兹华斯的声音:

我更爱最卑微的野草
在山间随风飘摇
开花结籽径自生长
扎根在本地泉水旁。

G. M. 霍普金斯也写道,“野草万岁”。1888年以来,地方委员会开始动用议事程序保护野生植物。¹⁵

如果野草现在有朋友,野生动物与鸟类同样也有,老一代人为求生存曾与它们拼斗。现在,新安全性也是更加包容的基本前提条件。现代初始,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明显不同,因为它没有狼。† 这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是值得自我庆幸的因素。它减轻了英国养羊业的劳动强度。

* 对于改良者 H. S. 索尔特而言,花园不过是“省略残忍的动物园”; *The Call of the Wildflower* (1922), 9。

† 似乎狼在北约克郡的沼泽地带以及英国其他高地地区生存到十五世纪。在苏格兰延续到十七世纪末,或者根据一些传说,一直到 1740 年代。

因为牧羊人夜里不用再守卫羊群,像埃尔弗里克(Aelfric)或者亨利(Henley)的沃尔特(Walter,十三世纪农学作家)的时代那样,或把羊群锁在石砌的羊栏里;所以在后中世纪的英格兰,放羊时羊群通常跑在牧羊人的前面。而狼在法国和意大利一直生存到十九世纪,那里羊群跟在牧羊人的身后,獒或者猎狼犬而不是牧羊犬跟牧羊人在前面保护。¹⁶狼在爱尔兰也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十七世纪后期J.邓顿在戈尔韦县过夜时,“十分奇怪地听到牛、羊涌进卧室。我询问为什么,人们说是为了不让狼把它们吃掉。狼每天夜里四处游荡寻找食物。”¹⁷

然而,在英格兰狼已经消失为神话,同时退去的还有十二世纪被北方¹⁸宰杀的可恶的“虫”、“毒蛇”以及狮子,伊丽莎白时代的W.哈里森相信在苏格兰曾经潜伏“众多”狮子,而且比德(Bede,八世纪神学家和历史学家)曾警告英格兰的牧羊人多加注意。¹⁹但是其他食肉动物残存下来。十七世纪一位牧师注意到,“一些动物让人类感到如此有害和攻击性,乃至于全体人类都希望摆脱这种讨厌东西,通过一切合法手段尽快把它们驱除、赶走。”²⁰都铎王朝初期,对食肉动物发起的运动建立在法律基础上。1533年,议会法案要求教区要配上罗网来捕捉秃鼻乌鸦、红嘴山鸦和短嘴鸦。1566年,另一个法案授权教会执事集资付报酬给上交狐狸、臭鼬、鼬鼠、白鼬、水獭、刺猬、家鼠、野鼠、鼯鼠、鹰、秃鹰、鱼鹰、松鸦、大乌鸦、甚至翠鸟的尸体者,每上交一个得到相当高的报酬。许多教区继续按照这些规定或后来的法令付薪,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主要根据农业的需要,受害的物种从一个转移到另一个。²¹十六世纪主要攻击目标是祸害谷物的短嘴鸦。斯图亚特王朝后期,运动的对象转向鸢与大乌鸦,因为它们对禽类和农业构成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作为不可缺少的食腐动物而受到保护。但当城市当局开始清洁街道并向农夫销售粪肥时,它们就更容易成为受攻击的对象。另外遭殃的还有松鸦、红腹灰雀,因为它们啄掉水果树的蓓蕾。十八世纪向偷吃谷仓粮食的家鼠发起了一场新的进攻。十九世纪早期焦点又发

生了转移,郊外麻雀俱乐部扩大,俱乐部成员比赛谁射杀的麻雀数量最多。

保留的教区记录表明,这些议会法案产生的破坏巨大,尤其自十七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用枪支射杀展翅高飞的鸟。例如1680年代在肯特的滕特登(Tenterden)就杀死2000只松鸦。在林肯郡的迪平圣詹姆士(Deeping St James)1779年就杀死4152只麻雀。1732年在柴郡的普雷斯特伯里(Prestbury)杀死5480只鼯鼠。1666至1812年间在贝德福德郡的北山,总共消灭95只狐狸、130头獾、917只刺猬和1018只臭鼬。至于麻雀,同一个教区在1764至1774年间就消灭了近14000只,外加3500只鸟蛋。教堂经常展览这些战利品,或者把它们钉在谷仓上——G.怀特称之为“乡下人的博物馆”。²²

现在很容易忘记人类与这些和我们竞争地球资源的物种作战时付出了巨大艰辛努力。多数教区似乎至少有一个人靠捕捉蛇、鼯鼠、刺猬或老鼠为生;就连国王也有正式捕鼠员,在十八世纪他们身着猩红与黄色精纺毛料特殊制服,上面绣着老鼠吞噬一捆捆小麦的图案。²³ 每一个园丁都消灭小害虫,园艺图书通常都包含一个日历,如同J.沃里奇1668年所绘制的那样:“一月:设陷阱消灭害兽。二月:拣出能找到的所有蜗牛,消灭青蛙和蛙卵。三月:一年中消灭鼯鼠的最佳时间。四月:收集蚯蚓与蜗牛。五月:毁灭常春藤。六月:消灭蚂蚁。七月:杀死……黄蜂、苍蝇。”等等,贯穿一年。²⁴

然而,追究屠杀这些野生物种的原因,快感大于必要性。1580年,富尔克·格雷维尔(Fulke Greville)在爱尔兰爬上峭壁“从鹰窝里掏鹰”,或者海边的居民用篮子把孩子们放下去袭击悬崖上的鸟窝,纯属斗勇逞能。²⁵ 霍金斯(Hawkins,英国商人和海军指挥官)及伊丽莎白时代其他人的航海旅行表明,海员们第一次遇到当时尚未学会躲避人类的企鹅等海鸟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格杀勿论。²⁶ 在国内,乡村里充满野生动物,人们不受约束地向它们开枪射击。1605年,据说詹姆士一世“从捕

捉云雀中获得极大快乐”；他感到像猎鹿“一样快乐甚至更快乐”。1634年，当斯潘塞勋爵（Spencer）在奥尔索普举行盛宴招待查理一世时，菜单上包括流苏鹬、红脚鹬、鸫鸟、黑尾鹬、杓鹬、天鹅、麻鸦、野鸭、田凫、苍鹭、鹤以及几十种其他野鸟，有一些已经永远绝迹了。²⁷一代又一代的乡村孩子们跃跃欲试地争相尝试 W. 埃利斯所称的“愉快运动”，掏鸟窝、祸害鸟蛋和鸟。²⁸朝翠鸟投石子似乎也是一项很流行的活动。²⁹十八世纪，许多博物学家看到稀有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它射下来。³⁰收集鸟蛋和填充鸟标本的狂热不断高涨，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到1800年，许多几个世纪以前很平常的物种在消失。今天，谁在英格兰见过鸢？而在十六世纪的城镇，鸢普遍得时常飞下来抢走孩子手中的食物。³¹鹰、大鸮、苍鹰、白头鹞、白尾鹞、鹤、鱼鹰、大乌鸦和秃鹰同样都减少了。^{*}貂鼠与臭鼬也是如此，猎场看守员定期屠杀。当然，与故意伤害相比，土地使用的改变是造成物种灭绝更重要的原因。森林砍伐与沼泽排水灭绝了一些物种。而栽种树篱与人类居住区的发展又增加了其他物种数量。³²早在杀虫剂与化肥出现以前，河流污染已导致鲃鱼、鲑鱼、欧鳊、鲦鱼、鲟鱼、比目鱼及其他鱼类的死亡，而就在伊丽莎白时代，这些鱼还在伦敦泰晤士河里游来游去。同样，斯图亚特王朝后期，污染造成特伦特河里三十多种鱼类减少。³³人类行为的总体后果，不论有意还是无意，都造成英国富有的野生生物锐减。

人们早已开始认识到需要人为地采取措施保护人类赖以取食与娱乐的野生物种。自中世纪以来，皇家森林与私家公园就保护用于狩猎的野兽。随着这些动物越来越稀少，它们不得不像驯养动物那样被管理起来。十三世纪以来，通过法令、布告或者森林法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规定禁猎期，保护哺乳期的赤鹿和梅花鹿、水獭、野兔、大马哈鱼、鹰

* 有人提出，英国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间，鸟类生命发生的变化超过以往任何可比的年代；*Book of British Birds* (Reader's Digest and A. A., 1969), 9。

与野禽类。³⁴ * 雉鸡繁殖发展于都铎王朝初期,而且到十八世纪中叶制定了严格章程保护幼鸟。到 1773 年,雉鸡、松鸡和山鹑狩猎季已经呈现出现代的形式。³⁵ 在伊丽莎白时代,狐狸(前面已经看到)[†] 也列入了社会所需要物种之列,需要人工保护。十七世纪,要给沼泽排水的规划人员遭到抗议。反对者坚持认为这会导致“鱼与禽类的衰减”。十八世纪,豪(Howe)将军甚至企图在沃尔默(Wolmer)森林把野猪繁殖起来。后来当地居民愤然而起,把它们捣毁了。³⁶

没有用处的野生物种也应该加以保护,这种观点的第一次涌现比保护狩猎动物更值得注意。有些物种已经出于人们的好奇心或其本身的知名度而被保护起来,如白野牛,十六世纪被保护在奇林汉姆(Chillingham)、霍尔登比和其他私家公园里。³⁷ 从中世纪起,天鹅就“因其美丽”而被保护在多塞特的阿伯茨伯里。³⁸ 拥有天鹅是一种特权,它是一种高等社会地位的标志,受到国王的严格控制,而拥有天鹅的人则要投入大量精力保护他们的财产。在东赖丁(East Riding)的莱肯菲尔德(Leconfield),1570 年,村民们养的动物不允许进入沼泽,因为它们会惊扰诺森伯兰伯爵捕获的野天鹅的繁殖。³⁹

稀奇动物一直都是受珍视的财产,而且是一位统治者送给另一位统治者的适宜礼物。自十二世纪以来,英格兰国王们收集了狮子、豹及其他凶猛野兽;他们在伦敦塔举办的动物展览一直持续到 1834 年。都铎王朝初期一位教师提到,“有人送给国王一头大象,但是除了跟随礼物一同来的人以外,谁也牵不动它。”⁴⁰ 皇家的动物展览象征所有者战胜

* conservation(资源保护)这个词(开始是 conservacy),最早的使用似乎与泰晤士河有关。市长大人与伦敦的市议员是中世纪后期制定的法令的 conservator(保护者)。这些法令为维护河流而定,他们因此受命“保护”这条河流。“保护”这个词,后来的一位评论家阐释道,“延伸为保存河流、河岸,同样也保存同一河流里的鱼和鱼苗”;John Stow, *A Survey of the Cities of London and Westminster*, enlarged by John Strypen (1720), i. 38.

† 见上文, p. 164。

了自然界；某些中世纪统治者为了显示他们的勇气，甚至与捕捉来的动物搏斗。后来动物园变成殖民征服以及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但是同时也给人以审美满足；1720年，约翰·斯特赖普(John Strype, 英国历史学家)认为，伦敦塔动物园中的一头豹“看着非常美丽、可爱；我看到它躺着嬉戏、肆意地滚来滚去”；那里的狮子被称为“可爱的，人们的快乐”。⁴¹

随着欧洲探险与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为了私人动物展览而从世界各地进口珍奇物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伊丽莎白时代的W. 哈里森描述了“昂贵、新奇的大型鸟舍”；十七世纪，色彩斑斓的鸟群是每一个贵族花园的标准特征，而且出现许多专营外国物种的商人。⁴² 十八世纪有关热带雨林动物与鸟类的图书配有丰富、华丽的插图，插图画家们有时临摹从国外带回来的死标本，但是，不用离开自己的国土，他们也能够看到猴子、蜥蜴、乌龟、水牛、金鱼以及金刚鹦鹉的活标本，在绅士花园里，私家住宅里，伦敦旅馆里，或在咖啡屋里。⁴³ 几十位汉诺威时代的贵族都拥有大型私家动物园，里面有珍奇野兽和鸟类。坎伯兰公爵的温莎大公园里保存有鸵鸟，G. 斯塔布斯画的斑马就属于乔治三世。⁴⁴

普通大众们也对观看不熟悉的动物怀有强烈的兴趣，有经济头脑的人准备进行开发。伊丽莎白时代的T. 穆菲特注意到，人们不惜长途跋涉到首都，就为了买票观看大象、狮子或者犀牛。1560年，伊顿公学的孩子们花钱“在校园里观看骆驼”；1653年，丹尼尔·弗莱明(Daniel Fleming, 英国古文物学家)在一次从威斯特摩兰郡到伦敦的访问中，花了四便士“观看单峰骆驼”。1623年，伦敦的西蒙兹·迪尤斯爵士(Simonds D'Ewes, 英国古文物学家和政治家)看到来自“西班牙”的大象。后来，在同一个世纪，传言掌玺大臣吉尔福德勋爵竟然忘了自己的身份，乘机骑到了商人展出的犀牛背上。虔诚的R. 巴克斯特承认，奇异生物的展览“悦人心意、值得赞美。”⁴⁵ 在地方城镇，流动的动物展览总能保证有足够的观众，不过这对动物常常潜含着危险。1682年在都柏林没有几个人获许看到大象，“因为观看大象的费用昂贵”；当那畜牲在一

次意外的火灾事故中丧生后,经营者在展出骨架之前不得不请持枪士兵保卫尸体。1720年在伦敦,另一只大象在公共展出之后死亡。“观众不断给它灌大量啤酒,加剧了它的身体失调”。⁴⁶

因此,人为地保存观赏性的或不熟悉的生物,或者为了乐趣和展览目的珍藏外国鸟类和动物,都并不新鲜。然而,比较新奇的倒是禁止灭绝野生动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无论这种野生动物是否有观赏性。1653年J.布尔沃写道,“我们在学校里争论,如果人类有可能这样做的话,人类毁灭上帝造物中的任何一个物种是否合法呢?即便只是蟾蜍、蜘蛛这样的物种,这等于拆除上帝链条中的一环,去掉其中的一个和谐音。”⁴⁷每一个物种的持续存在确定无疑是神圣计划一部分。

因此,自然平衡的现代观点在获得科学基础之前就具有神学基础。对上帝完美设计的信仰先于并强化了生态学存在链的概念:抽掉了哪一环都很危险。为设计而辩护的论点具有很强的自然保护主义内涵,因为它教育人们,即使看起来最有毒的物种也对人类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十八世纪多数科学家、神学家都认为,所有创造出来的物种在自然经济体系中起到必要的作用。⁴⁸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的破坏确实会灭绝个别物种,前几代人总是否认这种可能性。⁴⁹

神学与实用性综合起来奠定了应该在一定限度内保护野生生物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断增强。十九世纪,在保护野鸟运动不断发展壮大时,它特别强调物种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吃小虫抑制害虫等的数量),甚至是那些被认为最有害的物种也一样。松鸦、喜鹊、红腹灰雀及蚂蚁都有用处,只是方式不同。因此不应该杀死它们。萨默塞特郡的 278
谚语表明,“如果没有知更鸟和短鹳,一只蜘蛛就能打败人类。”与这种 279
观点一致,1818年厄斯金勋爵在“农夫的视野”一诗中这样写道:

我马上把严肃的誓言立下:
谁也不许攻击秃鼻乌鸦。

1869年当海鸟获得法律保护时,人们所持论点是因为需要它们给海员引路,带渔夫找到鲱鱼。⁵⁰

但是自十七世纪以来,保护野生物种的非功利观点也在发展。M. 黑尔爵士指出“从鸟类与兽类……值得赞叹的生命与感觉考虑……人类需要对所有野生生物慈悲与同情。世界上所有人都无法给予任何东西类似的生命,它也无法恢复已经夺走的生命和感觉。”约翰·洛克认为,浪费任何食物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可以维持野生生物的生命,哪怕是空中飞翔的鸟;十八世纪,冬天给野鸟撒面包屑成为人类新感性的标志。⁵¹ 鸟商们继续捕捉和销售各类野生物种,但是这种行为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无论多么温和,都宁愿不畏艰辛自由自在地飞翔,而不愿意被囚禁。这是十七世纪作家的常见论调;⁵² 而在汉诺威王朝时代,设陷阱捕捉野鸟、修剪翅膀、切开舌头、把它们关在鸟笼子里等等残忍手段是诗歌常常哀叹的主题。到1735年,《养鸟之乐》的作者有必要驳斥“公众的异议,一些古板的人们(假装比其他邻人更人道)反对把鸣禽关在笼子里”。两年之后,爱鸟人抗议在囚禁花鸡之前把它眼睛弄瞎的做法。世纪末,道德家与美学家都认为笼中之鸟唱的歌带不来愉悦。⁵³ 野鸟是英国人自由的象征,大型鸟舍也遭到反对。1820年代,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勋爵告诉平民:“监狱铁栏的后面听不到英国自由的音符;要听到甜美之音,必须在……创作中有点原野的东西。”⁵⁴ 掏鸟窝及向野鸟射击取乐也同样受到攻击。C. 斯玛特感叹道,“以我主耶稣的名义反对消灭小鸟。”⁵⁵

279 十八世纪,多数谴责残忍对待野鸟的创作都明显带有拟人特点。诗人们哀悼母鸟的愤怒,她的蛋被劫掠的学生偷走,她的后代惨遭冷酷的猎人射杀。

又一次听到屠杀的枪响,

母鸟的叫声凄厉惊惶
她整夜为失去的孩子而悲伤……⁵⁶

诗人也对某些野生物种更加青睐。麻雀不像知更鸟那样吸引人们的同情；并非偶然，是笼里的红胸知更鸟惹得布莱克的天堂“震怒”。不过大量谴责残酷对待各种野鸟的诗歌从十七世纪中叶逐渐发展起来；它在激发中产阶级新感性方面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效果。许多道德家现在告诉人们，只有正当防卫才是可以杀害野生物种的理由。上帝要求善待每一种活着的生物，人类没有权利射死山顶上的鹰。⁵⁷ 杀死信天翁会让柯罗律治笔下的老水手得到报应。后期的种种感性在这样的著作中预先表达出来，如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鸟儿对话》(1653)、T. 特莱恩的《天堂之鸟向造物主控诉地球上各民族给它们施加的压迫与暴力》(1683)⁵⁸ 许多年轻时射杀过鸟或者掏过鸟窝的人后来都忍受痛苦的忏悔。贵格会会员约翰·伍尔曼(John Woolman)的转变追溯到孩提时代。当时他扔石头杀死了一只母知更鸟，接着他害怕地认识到如果不把小知更鸟也杀死的话，它们就会饿死。在孩童的时候，T. 比维克向红腹灰雀投石头，直到杀死一只，之后就再也不投石子。拜伦射中一只小鹰，那只鸟随后就死了；他再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同样，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 英国政治改革家)痛恨意大利人射杀小鸟保护葡萄树的习俗。⁵⁹ 尽管十九世纪是大量捕杀的时代，但是杀鸟取乐的运动已经开始引起争议。R. 索西写道，“一只麻鸦在凯西克被一位年轻的剑桥大学学生射杀吃掉了，我每次想到这次射杀，就要暗暗地责骂他。”鸟类学家开始抑制看到珍奇物种就要射杀的冲动。他们丢弃枪支，拿起小型望远镜，最后使用照相机。⁶⁰

强烈要求保护的呼声发源于那些为了娱乐与满足好奇心而研究鸟类的人们；正是博物学家们推动制定了一系列的法案。自 1869 年以来，这些法案越来越加大保护野鸟的法律力度。⁶¹ 几百年来对自然界不 280

断增长的兴趣达到了高潮。从十七世纪以来,对鸟类、壳类、贝类、蝴蝶、海藻、化石、花卉以及野生动物的研究牢固地确立为中产阶级的消遣。绅士、牧师、市民(连同他们的妻子),越来越多的人转向自然界寻求快乐、新奇与情感满足。这场运动不是英国特有的,因为,虽然尽人皆知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中产阶级中发展缓慢,*但是法国与德国对博物学的爱好很普遍。实际上,正是1738年一位来访的德国人向英国乡绅推荐植物学,认为这是比沉溺于书本和酗酒更健康的一种选择。⁶²但是博物学在英国最流行。正如一位现代权威人士所言,“大不列颠岛屿的动植物可能研究得最彻底,胜过任何可与之相比的国家。”⁶³

这几个世纪以来,大英博物学家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不常提及的是,从都铎王朝以来,几乎每一位先驱科学家都得到了十几位业余助手与通讯员的帮助,他们现在已经被遗忘。他们的名字可以在都铎与斯图亚特时代的药草志,或者十七世纪后期的国家自然史中找到。比如在J. 莫顿牧师的著作《北安普敦郡自然史》(1712)中,他表示在每一个阶段都依赖了当地贵族与牧师提供的信息。他参考了“天才的马修·达德利爵士(Matthew Dudley)在克莱普顿”的标本集,布里克斯沃斯的桑德斯(Saunders)船长填充的鸟标本,“科斯格雷夫天才的曼塞尔(Mansell)先生的快乐鸟舍”,及郡内许多居民的植物学知识。⁶⁴十八世纪末期,T. 彭南特的著作显示了许多业余博物学者的名字。牧师尤其适合进行这样的研究。J. 雷的助手与通讯员中,神职人员包括海藻专

* 1701年,皇家学院的秘书 Jezreel Jones 报道,在卡迪斯,“一些人看到我追逐蝴蝶、采集药草以及其他合法的活动,怀疑我在研究魔法、巫术,是个疯子”。1788年,布里斯托尔伯爵发现西班牙的博物学还处于“空白——是十足的处女”;五十年以后,Richard Ford 确信“对于博物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专家与学者而言,西班牙差不多还是个未知领域”。见 *The Sloane Herbarium*, compiled by James Britten, ed. J. E. Dandy (1958), 144; William S. Childe-Pemberton, *The Earl Bishop* (n. d.), ii. 407; Richard Ford, *Gatherings from Spain* (1846), 268。

家及康沃尔植物专家刘易斯·史蒂文斯(Lewis Stevens);约克郡塞斯(Sessay)教区长马修·多兹沃斯(Matthew Dodsworth),他研究蕨类植物;沃尔布鲁克(Walbrook)圣斯蒂芬教区长威廉·斯通斯特里特(William Stonestreet),他收集了大量的贝壳;塔姆沃斯在职牧师塞缪尔·兰利(Samuel Langley),他提供了关于胡瓜鱼的信息;亚当·巴德尔(Adam Buddle)牧师,他是研究苔藓的专家;以及埃塞克斯郡阿普敏斯特的教区牧师威廉·德勒姆(William Derham),他收集昆虫与青蛙,解剖蚯蚓和鱼,细心观察鸟儿搭窝。⁶⁵汉普郡的副牧师G.怀特的特殊感受与文学技巧确立了他不朽的地位,但是值得记住的是在十八世纪,他只是众多投入时间记录自然事件与季节交替的乡村牧师中的一员。

中产阶级妇女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积极参与其中。普洛特博士引用奥夫利(Offley)夫人为例,“一位在保护鸟类方面具有杰出的技艺的女性”;J.雷在植物学方面得到了沃德(Ward)夫人的帮助。她是位于克利夫兰的吉斯伯勒(Guisborough)“一位聪慧的贵妇人”。1750年,本杰明·威尔克斯(Benjamin Wilkes)的《英国的蛾和蝴蝶》四分之一的订户是女性。比特伯爵的《植物学图表》(1785?)“完全为了取悦女性”而编撰。到十八世纪末期,许多女性自己也出版植物学著作。⁶⁶

当然,某些行为具有功利倾向。医生保留他们对植物药用价值的兴趣;昆虫学家研究昆虫为了学习如何消灭恼人的害虫。但是,1748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轻蔑概括的那“数不清无聊的昆虫商人,贝壳商人,追逐蝴蝶、把蝴蝶做成干燥标本的人等等”,他们的产生并非功利所致。⁶⁷现代初期的博物学范畴远远超出了实用需要,而是衍生于宗教冲动、求知好奇心以及审美快乐的综合体。宗教教育人们,自然界是上帝的书,研究它可以直接通向对神圣智慧的理解。《实验哲学》(1664)的作者H.鲍尔认为,沉思自然界是一种道德责任,是向造物主表达敬意的形式:“我们应该为生而为人向他表达敬意。”一个世纪之后,T.彭南特同样认为,自然历史的首要目的是“提升我们对全能上帝的崇拜”。⁶⁸

而乔治·爱德华兹(George Edwards)大胆地把他的《鸟类自然史》(1743—1751)一书献给上帝,简单直接。

道德冲动之外还加上来自时尚与娱乐持续不断的压力。十八世纪见证了由作家带来的博物学的普及,他们用本国语而不是用拉丁文创作,寓教于乐。在法国,图书馆的编目表明普吕什神父(Abbé Pluche)的《自然的景观》(1732)以及布丰的《自然史》(1749—1804)甚至比伏尔泰的作品还流行。在英国,通俗博物学作家如J. 希尔、O. 戈德史密斯、T. 彭南特和W. 宾利也享有同样的盛名;1747年P. 科林森认为,博物学书籍在“英国所有图书中销量最好”。⁶⁹关于植物学与动物学主题的通俗创作传统绵延悠长。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J. G. 伍德牧师的《英国常见景物》(1858)一周之内售出10万册,而伊丽莎·布莱特温的作品包括《植物生命一瞥》(1898)、《善良化的野生自然》(1890),以及《我家花园密友》(1895)。她认为她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主要在于“她熟知深深印刻在英国人心中的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热爱”。⁷⁰十八世纪的英国也有专攻博物学主题的艺术师,比如以埃利埃泽·阿尔宾(Eleazar Albin)、摩西·哈里斯(Moses Harris)、威廉·莱温(William Lewin)、T. 比维克。他们细致入微地把蝴蝶、蜘蛛、鸟与鸟蛋以及每一种动植物刻画在昂贵的彩色图片上,供应豪华市场,也有黑白版画满足比较一般的消费。⁷¹

对这种商品的需求表明博物学已经成为相当时尚的事情。1755年P. 科林森写道,“一大批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人对植物很内行。”⁷²乔治三世的即位大大提升了这种时尚,同时代人后来形容他是“欧洲最科学的植物学家之一”,而且他的大臣比特伯爵(Bute)做植物学研究的确比做政治家更成功。1763年,《批评回顾》(*Critical Review*)宣布,博物学已经成为“时代最受青睐的研究”。次年,旅行指南报道,普通群众到马尔盖特采集鹅卵石、贝壳与海藻。而在怀特岛的弗雷什沃特,观光客参观悬崖,想要看看每年在那里筑巢的大量珍奇鸟类。到1776年,植物学

家 W. 柯蒂斯夸耀说“城市另一端的人们乘四轮马车来拜访他,要请他作私人讲座”。⁷³ 十八世纪成立了研究博物学与田野植物学的俱乐部和学会。这成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地方生活特别典型的特色。到 1800 年,所有英国已知的蝴蝶就剩下五种没有记录,其余都被发现并记录下来。⁷⁴

这种行为多数明显带有贪得性特点。女士们争相效仿贵族们积累的大量贝壳、植物与昆虫收藏,比如博福特公爵夫人与波特兰公爵夫人的收藏。有些人竟然从穷人手里买毛虫来养,以扩充自己的蝴蝶收藏。⁷⁵ 1730 至 1740 年代,贝壳热产生了数不清的私人收藏: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yn)的《世界贝壳学家》(1784)详细列举了从比特伯爵夫人以来的私人收藏家名单。这些私人收藏通常缺乏严肃科学家形成的那种严格分类,但是它们却表明当时对博物学的兴趣多么时尚。1739 年,一位游客去多塞特的查茅斯,发现就连当地劳动者也积聚了大量的化石。⁷⁶

这样,英国变成了外国博物学家与植物漫画家的麦加。它为林奈培养了一大批追随者,超过了瑞典。林奈的许多国人也在此安家,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 1736—1782)成为英国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总管;詹姆士·德吕安德尔(James Dryander, 1748—1810)被任命为皇家学会图书馆员。德国的狄勒纽斯来到牛津,成为那里第一位植物学教授。J. J. 奥杜邦(Audubon)创作的《美国鸟类图谱》(1826—1838)不是在美国出版,而是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1831 年他列出的 180 名订户中,只有 18 位不是英国人,仅曼彻斯特就有 29 人订购。⁷⁷

在这些年间,博物学还没有专业化,而只是业余爱好,但是就在这时产生的情感,最终带来了十九世纪后期与二十世纪保护自然与野生生物的立法。现在被人们争相珍爱的自然界的那些方方面面,正是老一代人所歧视或者甚至力求消除的。如 1704 年一位评论家所述,收藏家仔细保存“那些别人极力毁灭的造物”,⁷⁸ 他坚持不懈地培植那些植

物,而其他人却把它们当作杂草连根拔掉。博物学家私家拥有可观察活的物种的动物园,有科学头脑的绅士为动物创建保护区,保护其他人认为没用甚至有害的动物。1772年在达尔基斯,巴克卢(Buccleuch)公爵夫人引进红松鼠,它们当时在苏格兰似乎处于灭绝的边缘。在弗吉尼亚,托马斯·杰斐逊想让他花园成为每一种野生动物的庇护所。1790年代,福音教派的牧师罗兰·希尔(Rowland Hill)认为消灭蟾蜍很残忍。“在我乡下的住所,我甚至试图给蟾蜍设立一个避难场所,称之为蟾蜍居”。⁷⁹同一时代,J.宾格哀悼屠杀秃鼻乌鸦、松鼠以及鸣禽。他认为如果继续残害这些鸟类,它们整个种族都会被农夫和园丁灭绝光:“乡村的首要美景被剥夺;沉思的人失去了一种很大的满足。”至少在布兰尼姆,马尔伯勒公爵禁止仆人打扰在灌木丛里筑巢的鸟,不过如果它们跳过围墙进入菜园,仆人们就可以射杀。⁸⁰

这从微观上反映了摆在后来每一位自然保护主义者面前的问题。人们如何能够保护原始自然,但是又不让它进入我们的菜园?因为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功利与美、生产与消费、肉体与精神的竞争需求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调和。许多敏感的人不再从发展城市、破坏森林、扩大农业生产、消灭野兽、屠杀鸟类和根除杂草中感到任何快乐。在“远足”中,华兹华斯写道:

看到巨大变革的黑暗面,
我悲伤;如此诸般
对自然犯下的暴行,直要迫使
愤怒的力量为自己伸张正义
是的,违背她的权利,她要奋起报复……⁸¹

十八世纪早期J.阿狄森注意到,“优美景观的材料相对其奇迹而言,不总是最有利可图的。”⁸²到这个世纪末,多数美学家们终于认识到

美与功利结合的古典理想越来越不可企及。自称为“如画风景”权威的 W. 吉尔平写道,“手持工具的人无论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在他离开后变得面目全非。他的铁锹和犁,他的树篱和犁沟,对简单优雅的风景造成惊人的侵蚀。”他认为,英格兰的“自然状态比耕种之后更美丽……玉米地的整齐划一令人反感,丰收时节谷物的色彩与周围的景物不相协调”。从道德上而言,耕种是愉快的。从美的景观角度看,它令人厌恶。⁸³同时代的 A. 阿利森也同样认为:人类作品破坏了风景,无论是“生产痕迹”“规则的圈地”还是“企图改良”。如 1824 年威廉·米特福德 (William Mitford, 英国历史学家) 所言,可悲的事实是“耕耘土地对于满足人类需要必不可少,但是对景观的美丽却相当不利”。⁸⁴

就连农场动物的新品种也令人沮丧,没有美感。U. 普赖斯认为,以罗伯特·贝克韦尔 (Robert Bakewell, 1725—1795, 英国育种行家) 的方式饲养羊,特点就是只考虑“为了最大限度地盈利而让它长膘”,“这是牧羊人式的实利的审美观念”。画家或者诗人对美丽的牛或者美丽的猪的看法与农夫的看法大不相同。⁸⁵ 吉尔平断定,至于树木,“审美的眼光蔑视木材商人的狭隘观念。”所有景观鉴赏家都不喜欢森林里种植快速生长的针叶松。普赖斯认为落叶松单调乏味,批评大规模种植林造成与周围环境的不和谐。华兹华斯抨击欧洲赤松与落叶松损害了湖区的形象:一种鄙陋的“植物制造厂”。⁸⁶ 议会圈地规定的统一的矩形树篱同样招惹责难。尽管方便使用,审美上与乔治王朝建筑的规整相似,它们看起来令人厌倦,单调乏味。H. 雷普顿认为,直线的篱笆、修剪的树木以及圈起来的动物是“盈利的对象不是美的对象”。⁸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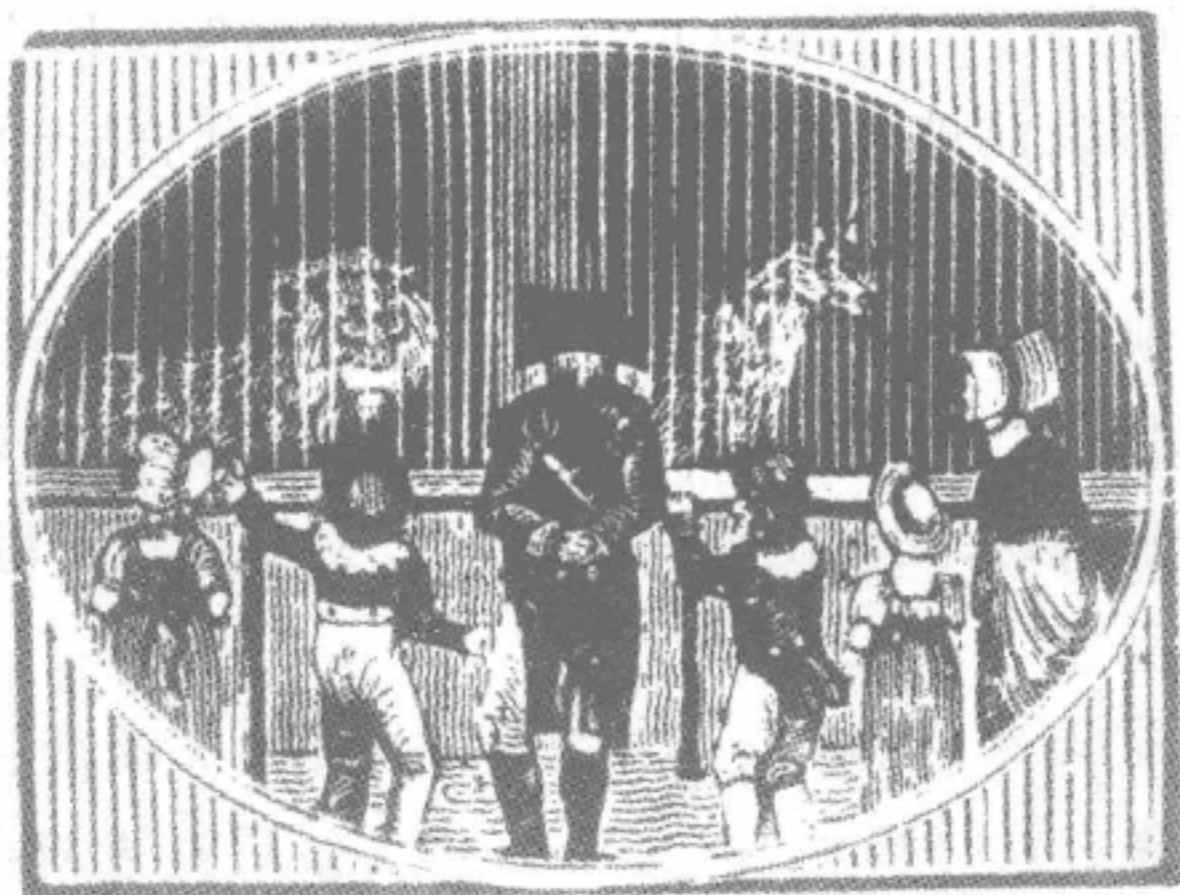
难免有一些人拼命企图重新把功利与美统一起来。阿狄森认为,频繁种植能够将一整片地产转化成“某种花园”。高雅的 W. 申斯通问道,“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干草堆成金字塔的形式,然后选一个让它们看起来令人惬意的地方?”但是装饰性农场 (ferme ornée) 以及十八世纪中叶类似的审美农业方面的实验总是以经营失败而告终。⁸⁸ 正如 1796 年

W. 马歇尔所述,“商业头脑与艺术品味几乎不可能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雷普顿同样认为装饰与盈利“不相容”。⁸⁹

事实上,现代初期引起我们现在仍然忍受的感性分裂。有用与多产的东西很可能是丑陋、没有品味的。这种态度具有漫长的史前史:因为诗人和艺术家总是有选择性地将人类活动刻画为美丽或者高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抗议工业污染并非新鲜事。^{*}然而,十八世纪末期出现如此大量抱怨新建筑、公路、运河、旅游和工业损坏周围环境形象的抗议,却没有真正的先例。这样的抱怨并不普遍,一些同时代人认为工厂与熔炉崇高且振奋人心。⁹⁰但是它们却越来越广泛,而且从来没有停止。现代作家与艺术家还没有成功地创造出理想工业景观的新审美模式,既愉快又丰产,以取代快乐乡村(*paysage riant*)的旧形象。⁹¹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学家们的教育素养正是由他们要谴责的发展扶持起来。霍尔家族把斯托海德(Stourhead)建造得如此精致,而他们是伦敦的银行家,必定为许多新发展提供了经济资助。达德利家族养得起西姆利(Himley)的美景,有树木、公园、湖泊,是因为他们的铁工厂破坏了斯塔福德郡乃至往东的景观。⁹²美学家理查德·佩恩·奈特(Richard Payne Knight)本人是什罗普郡铁工厂厂长的孙子。这样的人很少会允许他们的审美感性阻挡生产进程。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些私人感性只能通过建立特殊保护区、景观花园、绿化带、动物避难所以得以满足:人工绿洲或者西洋镜式的理想世界,它们的存在凸显出对平常社会的基本价值的实质性对抗。

* G. M. 特里维廉写道,在斯图亚特王朝初期,“收益最高的是美的”;只是在现代初期美与经济才发生冲突; *English under the Stuarts* (20th edn, 1947), 30; 见上文, p. 14。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伦敦人抗议明矾工厂的烟气、砖窑的气味以及制革厂对泰晤士河的污染(见上文, p. 245),这表明特里维廉对早期斯图亚特时代的观点过分乐观了。



四 要杀生还是要慈悲？

现在,人类征服自然不只违背了审美感性,也受到道德异议,尤其反对征服动物。随着野兽威胁的消失,人类铲除他不用惧怕的野生生物的权利也越来越引起争议。野生动物总有一天会失去残忍,再一次 287 如在伊甸园一样,与人类和平相处,这是基督教千禧年的理想之一。¹ 在集市上通常有预示黄金时代来临的展亭。例如 1654 年在伦敦,把一只羊和一头狮子彼此友好地生活在一起的场景向公众推出;1831 年在伦敦的一座桥上,一位玩杂耍的人展示了动物们和顺的状态:猫和耗子关在一个笼子里,鹰和小鸟关在另一个笼子里。² 在乌托邦小说《千禧大厅》(1762)中,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和莎拉·斯科特(Sarah Scott)描述了一个禁猎区,在那里人类不再是“无情的破坏者”,动物也可以安全地四处走动。^{*} 汉诺威王朝的绅士构筑私人禁猎区保护

* 而动物只能土生土长。禁猎区的女经营者认为把狮子与老虎关在远离它们故土环境的动物园里,是残忍而没有好处的。

动物与鸟类；在十九世纪后期又成立了一些动物保护协会，成功地争取到法定保护许多以往被轻视的野生生物。在现代，甚至危险的印度虎也得到保护。³

人类高于驯养动物的权威也受到挑战。十八世纪许多思想家，如卢梭，相信文明腐蚀了自然人，同样，许多博物学家也跟随布丰相信驯养不仅没有改善动物，反而使动物退化。O. 戈德史密斯写道：

在所有国家，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低等动物受到压迫并退化。它们要么被迫接受奴役，要么被当作叛乱者对待。它们的社会全部解体；它们的联合才能被迫失效；它们微薄的技艺很快消失；除了孤独的本能，或者从人类教育中接受的外来习俗之外，再没有什么了。

被驯服的动物就像曾经骄傲的土著人，士气被欧洲征服者挫败。⁴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许多动物权利保护者提出动物园与动物展览有损关在里面的动物的自然尊严。甚至养宠物也是一种堕落，应该予以禁止。⁵

然而，反对驯养动物还有更深刻的意义。人类应该仁慈地对待动物，一旦接受这种观点，宰杀它们吃肉就必然显得越来越自相矛盾。人类本来是素食动物这种思想传统由来已久而且遍及世界。这也许反映了我们远祖的现实实践，因为猿猴主要是素食，也许只是随着狩猎经济的兴起才转向了肉食。⁶ 许多希腊与罗马文学中的表述确保了这一思想向现代初期英国的传播。“他们以块根而不是以畜牲为食，”十七世纪女诗人凯瑟琳·菲利普(Katherine Philips)这样吟唱黄金时代。⁷

基督教教义也鼓励素食主义，因为所有的神学家都赞同人类本来并非食肉动物的观点。蒲柏写道，在伊甸园，

人类与兽类同行,同一荫凉处栖息;

.....

不靠杀生穿衣,不靠杀生充饥。⁸

许多《圣经》评论家认为只是在大洪水之后,人类才成为食肉者;在堕落之后的迷惘时代,人类一直是食草动物。⁹ 还有一些人注意到亚伯是牧羊人,表明堕落开始了食肉的时代。而上帝给予诺亚食肉的自由,只是更新了从前的许可。¹⁰ 评论家们展开辩论,允许食肉究竟是因为人的身体构造退化了,需要补充新形式的营养,还是因为他被判处耕种土地,需要能量更大的饮食,抑或因为在伊甸园里赖以生的水果与药草失去了从前的精华。¹¹ 但是大家一致认为食肉标志着人类堕落的状况。1691年 R. 巴克斯特写道,“上帝允许我们夺取同门造物的生命,吃它们肉,就是要表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罪恶。”¹² 用野兽的死来满足罪恶的人类需要,甚至可能被当作耶稣赎罪的范本。¹³

与此同时,许可人类吃肉被看作对人性弱点的迁就,而不是命令。异教作家塞内卡(Seneca)与波菲利认为自愿戒掉肉食象征精神战胜肉体;许多严谨的中世纪基督徒出于同样的原因有意不吃肉(鱼还可以接受,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冷血动物,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不是通过性交产生)。¹⁴ 在十七世纪的英国还有这样一些苦行者,他们放弃肉食以征服肉体,例如后来的矿业开发商托马斯·布谢尔(Thomas Bushell),他1620年代在一个草房子里生活了三年,仅以药草、油、芥末和蜂蜜为食,或者如特拉斯克夫人——约翰·特拉斯克(John Traske)的妻子,她是犹太教信徒,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被关押时,七年不吃肉只喝水。1650年代初 289 期,喧嚣派教徒约翰·罗宾斯(John Robins)要求他的门徒戒掉“酒肉”。¹⁵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一些宗派主义者受到德国神秘主义者伯麦(Boehme)以及威廉·劳(William Law)所著的《严肃呼唤》

(1738)的影响,他们与一些索斯科特派以及斯韦登堡派人士^①一道,严格遵守禁食动物的简单生活方式。¹⁶

旧约禁止吃血(创世记,9:4),也产生了很大焦虑。这个禁令不能当作现在已经过时的犹太礼节法被丢弃,因为《使徒行传》(15:20; 21:25)又重复了这个禁令。早期基督徒们久久不忘禁令,而且它仍然存在于东正教中。现代初期的一些评论家试图从寓言上加以解释化解,或者将它解释为反对不必要的残忍或者反对吃活的动物。¹⁷但有的人只从字面上理解,一直到1730年代这个问题还引发了激烈的牧师论辩。¹⁸在斯图亚特时代,英国有无数“心肠柔软而古怪的人”,尤其在内战各派人士中间,他们发自内心地拒绝吃油腻腻灌满血的血肠。据说苏格兰人在宗教上也拒食血肠。¹⁹并非每个人都有这种的顾虑。1677年S.佩皮斯记载,一位木材商人安德鲁斯(Andrews)先生喜欢吃生肉,而且“如果排骨上不流着血,吃起来就不过瘾”;十八世纪,外国游客都知道英国人往往提供半生不熟的牛肉。²⁰但是品味也在改变。1762年,纳撒尼尔·拉德纳(Nathaniel Lardner,英国神学家)认为血“肮脏,特别令人厌恶……永远都不要把它单独或者混在别的菜品中,摆到有教养人的餐桌上”。到了维多利亚王朝初期,角色发生了转换,轮到英国游客在欧洲大陆餐馆里对摆在面前半生不熟的肉望而生畏了。一本十九世纪中叶的餐厅礼仪手册说:“除非我们食欲很旺盛,否则看到大块的肉油腻腻地冒着热气,足以彻底破坏我们的食欲。”福音派信徒扎卡里·麦考利(Zachary Macaulay),著名历史学家的父亲,他认为喜欢吃半生不熟的肉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可以与吸烟或者早晨赖床相提并论。²¹

然而,比持久忌食血更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出现了许多个人,他们拒绝吃肉,不是因为半生不熟,也不是为了苦行修道,而

^① 索斯科特(Janna Southcott),英国女预言家,自称“神谕使者”。斯韦登堡(E. Swedenborg),瑞典神秘主义宗教家。——编注

是因为他们相信不应该杀死任何动物。1646年,托马斯·爱德华兹(Thomas Edwards)所列举的宗派“错误”之一就是禁止杀死任何合法生物的教义;他引用了一个哈克尼的砖匠的例子,砖匠名叫马歇尔,是家庭主义教成员贾尔斯·兰德尔(Giles Randall)的追随者,宣传“杀死任何有生命之物都不合法,因为生命来自上帝”。²²在阿克斯布里奇附近的伊肯汉姆(Ickenham),神秘主义者R.克拉布,从前是切舍姆的制帽商,从大约1641年开始,他就秉持吃肉有罪的观点,不仅因为吃肉增强人的欲望,也由于肉食由杀死“同门造物”的“血腥的屠户”生产。他的一个信徒——诺伍德(Norwood)船长死于力图奉行节俭的饮食;可能还有一位追随者,1674年身着白色衣服出现在约克郡,声称在过去的十四年里仅以喝水、吃菜根为生。²³1691年,沃特福德的地主罗伯特·库克(Robert Cook)在英格兰生活了一段时间,发表了一篇论文为“毕达哥拉斯”生活制度辩护,他发自内心地遵守这个生活制度,拒绝任何取自任何动物身上的衣食。²⁴

在这种宗派主义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素食者是伯麦主义^①者T.特莱恩。我们已经见识了他对动物的观点。^{*}1657年,特莱恩戒食鱼、肉,拒穿皮衣。他拒绝吃肉,原因既在于他认为向体内注入了动物的成分会给人以“豺狼般、狗一样的本性”;也在于他认为这不健康;但是主要原因在于他反对“杀生,反对压迫同门造物”。他宣称动物带有造物主的形象,有权享有按照金箴所言的待遇(“公正地对待所有造物”)。他在一系列的不同寻常的小册子中展开他的观点,虽然在十七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出版,但是承继了无王时期真正激进的传统。他不仅谴责残忍对待动物的行为,而且谴责奴隶制、军事演习、刑法条例以及粗暴对

① Behmenism,十七世纪由德国哲学神秘主义者伯麦(J. Bohme)开创的基督教思想派别。——编注

* 见上文, pp. 155, 170。

待精神失常的人,甚至谴责把所有的人都看成仿佛天生都是右撇子。他劝诫读者们少消费肉,而不一定要放弃吃肉。不过,他自己的行为丝毫不含糊。他生前死后转化了許多人,其中有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英国剧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²⁵ 他的论点最突出的地方在于揭示出:人们长期认为红肉带给人充沛的精力与勇气,这种习惯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作用。特莱恩认为,堕落之后接受动物肉食与人與人之间开始争斗有直接关系。预防“所有凶猛、愤怒、暴力,甚至把它们遏制在萌芽中”非常重要。在他看来,素食主义是终止攻击性、克服“狂躁、嫉妒情绪”的手段。²⁶ 这个论点将流传久远,因为人们普遍接受食物影响性格的观念。如一位十八世纪博物学家所说:“平民与没有见识的人们,一旦大肆吃喝各种动物食品,他们的脾气会比主要以素食为生的人们更易怒、凶狠、残忍。”²⁷

到十七世纪后期,人类杀死动物吃肉的权利引起了广泛争论。受过教育的人都熟知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和波菲利的素食教义,而毕达哥拉斯从道德上反对吃肉(他坚信所有动物有血族关系)的观点也在连续不断对奥维德《变形记》的翻译过程中获得广泛传播。在德莱顿(Dryden)1700年的版本中,他添加了响亮的几句:

不要夺走你无法给予的生命:
因为一切生命权利平等。²⁸

在发自内心的反对吃肉的同时,也伴随着更加实用的考虑。有人提出,人体解剖结构尤其是牙齿与肠道表明人类本来不是食肉动物。十七世纪后期的一些科学家如沃尔特·查尔顿(Walter Charleton)、J. 雷和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英国数学家)深受影响。²⁹ 这种论点后来进一步证明食肉“非自然”的观念。许多科学作家也非常理性地感到,多肉的饮食虽是每一个英国人的理想,但是显然不利于健康。1721年

一位作家指出，“把如此众多的动物消灭掉供一个人饱食……这可怕的数千动物的灵魂混合体在血液里挑起可怕的战争，致使人体成为犬热病的牺牲品，就连最博学的医生也束手无策。”简单的饮食可以让血液免受“毒汁”的侵害，有利于长寿。³⁰ J. 伊夫林写了一本小册子，证明能够“长久、快乐地以健康的蔬菜为生”。博物学家 E. 班克罗夫特同样认为，“人道连同个人利益共同促使我们至少应该减少动物食品的数量，而我们现在却如此贪得无厌地猛吃。”1780年，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通过遵从“毕达哥拉斯的饮食方略”恢复了健康。³¹ 于是，肉不健康的观念后来成为大多数素食主义教义的关键。据称，牛肉浓汤杀死的人比拿破仑杀死的还多；而且素食者都没有口臭。³²

在1730和1740年代，知名医生 G. 切恩强烈推广健康观点。他一度体重32英石(约合448磅)，他节食的观念就是“几乎每天吃肉不超过292过一次”，每天喝“不超过一品脱的葡萄酒，或者与别人一起喝的时候，最多不超过一天一夸脱”。切恩没有力劝一下子全部戒掉肉食：这样的改变“不自然；违反天意，从某种程度说不道德”。但是他承认，从自然理性与公正角度看，无法“找出吃人肉与吃野兽肉有什么大区别，只是习俗和惯例而已”。“看着可怜的同门造物痉挛、痛苦地承受折磨……为满足人的奢侈而死亡……人一定要有一副铁石心肠，相当残忍与凶狠才做得到。”³³

但是许多人远非铁石心肠。1548年，后来成为殉教史专家的 J. 福克斯写道，“这就是我一贯的性情，我经过屠宰厂时，几乎不可能不感到心灵的痛苦。”一个世纪之后，M. 黑尔爵士承认，每每看到羊吃草总会感到上帝一定“给人类准备了更清白的食物”。年迈的 R. 巴克斯特写道，“我确信吃肉合法，但在我的一生中，吃肉违背我的本性，让我充满歉意。”J. 雷也同样认为素食比“屠杀、屠宰动物”更可取。据说牛顿发现，承认动物能够感觉与让它们受苦是一对“可怕的矛盾”。“他只是勉强服从我们的野蛮习惯：食用如我们一样的生命的血肉。”1692年，罗伯

特·米克(Robert Meeke)牧师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们杀了一头猪,我在书房里听到了它的嚎叫——许多生灵为我们而死,但是罪恶的人类更该死。”³⁴

1650年代,在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诗歌中,烹饪肉变成死亡与残忍的象征,如她对战场的描述,在那里

血泊中躺着兽与人支离破碎,
仿佛法国厨师把他们切剁杂烩,
或者把他们的血煮成糊浆,
煮出一锅糟糕的肉汤。

她指出,为了吃而宰杀生灵,明明就是不公正:

仿佛上帝造物为人食,
给了它们生命与意识让人吃;
.....

而所有的生灵只为了他
任他暴行、任他践踏。³⁵

无疑,这些情感并没有妨碍这位公爵夫人享用烤牛肉,同样也没有阻止她的后继者,诗人J. 汤姆森享用烤牛肉。1728年他还在“四季”中包含了一节,专门推荐素食。³⁶但是,尽管这样的篇章表达的是诗歌情感而不是真实信念,它们还是揭示出人们内心明显的不安。1721年,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观点再度出现,当时,一位匿名医学作家谴责宰杀动物的前前后后,把它看作是暴虐上帝造物:“的确,人是造物领主,也是一家之长。但是什么样的领主吞食自己的臣民?或者哪一个父亲把自己的孩子和仆人做成盛宴?”³⁷十八世纪,肉食常常被描述为“可怕、可憎”

的行为,人们只是早已习以为常。1769年,E.班克罗夫特指出,人们几乎不谴责圭亚那食人兽,他们只是习惯的牺牲品,类似于“英国人走过伦敦的市场,目睹暴露在那里的破碎的无害动物尸体,而不会下意识地产生恐惧感”。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会同样谈论西班牙人与斗牛:“他们是习惯使然,就像我们对血淋淋的肉铺习以为常一样,它们有损街道的美观形象,如果第一次看到,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厌恶感。”³⁸

从而,屠夫之所以遭到质疑,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活动牵涉到噪音、臭味、血腥、污染,而且因为人们普遍厌恶屠宰这个行为本身。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奴隶从事所有屠宰;自由人甚至不允许目睹,以防他们的仁慈之心消蚀。³⁹中世纪与现代初期,市政当局极力阻止在公共场所屠宰动物。他们认为屠宰厂是讨厌的公害,多次努力把它们彻底赶到城外。⁴⁰人们对屠夫本人也抱有偏见,与对公共刽子手的偏见没有什么不同。1608年,威廉·沃恩(William Vaughan)认为屠夫从事的事情“可憎”。他们处理生肉,据说其他人碰都不想碰一下。⁴¹在1657年的诗歌词典中,描述他们的词汇有“油腻腻的、血腥的、屠宰的、残忍的、无情的、残酷的、粗鲁的、严酷的、粗糙的、苛刻的……乖戾的”;而且这类形容词不断重现。斯图亚特王朝后期的一位牧师认为,“屠夫以杀畜性谋求油腻的生存”。⁴²1716年J.雷呼吁伦敦街道的行人

避开乖戾屠夫油腻的托盘,

屠夫们,双手被肮脏的血迹沾染,

总是在刽子手列车上站在最前面。

294

1748年,哲学家D.哈特利认为“夺取动物生命,把它们转化为食品,严重违背了善行与慈悲的原则。其表现在于:那些以毁灭动物生命为职业的人往往无情与残忍,而那些看到屠宰动物的人往往内心不安。”亚

当·斯密也认为,“屠夫行业野蛮、可憎。”⁴³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观察家常常说屠夫是最不道德的阶层。⁴⁴难怪在现代初期人们普遍认为,鉴于屠夫的残酷倾向,他们没有资格参加重大案件的陪审团工作。似乎这种观念在法律上没有权威性,但是整个十七、十八世纪,众多明智的评论家都持这种意见。⁴⁵

因此,到了十八世纪初,所有支持现代素食主义的观点都已在传播:有的认为屠宰动物不仅对人类性格产生残酷化的影响,而且消费肉也有害健康;有的认为从生理学上来看,它不自然;还有的认为它造成人类的残忍、凶狠;有的认为它给人类的同门造物带来莫名的痛苦。到十八世纪末,这些论点得到经济学观点的补充:畜牧业与农业相比是一种浪费的农业形式,农业每亩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⁴⁶

一开始,素食主义只是暂时转化了少数人,例如J. 博斯韦尔在十六岁时被莫弗特的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一位苏格兰的毕达哥拉斯信徒)劝服;又比如后来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1714年他在三一学院读大学的时候,因为阅读了奥维德《变形记》中毕达哥拉斯的演讲而深受感动,之后的一段时间放弃吃肉。⁴⁷埃塞克斯的贵格会会员本杰明·莱(Benjamin Lay)1731年移居费城,他的心肠如此慈善,乃至不吃也不穿任何以动物生命为代价(或者以奴隶劳动为代价)获取的食物与衣物。后来的苏格兰牧师詹姆士·吉勒斯(James Gillies)坚持传统教义,认为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杀死动物就是非法。不过1770年代在阿伯丁求学时,他发展出逻辑结论:发现他没有动物食品也能够生存,于是彻底放弃动物食品。⁴⁸

大约从1790年以来,素食者运动就清晰有力地开展起来,其中最卓越的代表人物包括古文物研究者J. 里特森(1752—1803),大约在1772年,他阅读了《蜜蜂的寓言》,其中J. 曼德维尔对动物屠宰的反思令他转化为素食主义者,后来他出版了《论戒肉食的道德责任》(1802);激进的苏格兰人J. 奥斯瓦尔德是《自然的呐喊》(1791)一书的作者,他

在驻印度的高地兵团服役期间,从印度教中学习了素食主义;约克郡的印刷工 G. 尼科尔森(1760—1825);以及伦敦的医生 W. 拉姆(1765—1847),他在 1807 年成为素食者,接着转化了他的患者约翰·弗兰克·牛顿(John Frank Newton),后者为素食生活制度辩护的著作《返归自然》(1811),又给诗人雪莱的《为自然饮食辩护》(1812)奠定了不少基础。⁴⁹* 1809 年,在索尔福德,威廉·考赫德(William Cowherd)(1763—1816)创立了圣经基督教会,是斯韦登堡派分支。他深受把人道主义与关注身体健康、探索灵知宗教、厌恶社会上吃喝玩乐等结合在一起的论点的影响。他把素食主义当作入会的条件,召得 300 名会员。⁵⁰在这些会员当中,有自由商人和议会改革者约瑟夫·布拉泽顿(Joseph Brotherton)(1783—1857),他的妻子是《蔬菜烹调术》(1821)的作者。是考赫德转化了威廉·梅特卡夫(William Metcalfe, 1788—1862),后者带领教会的一个分支来到费城,1830 年又在那里转化了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Sylvester Graham, 1794—1851)。格雷厄姆成为十九世纪美国饮食改革的使徒,他大量利用 W. 拉姆与这一时期英国其他作家的著作。⁵¹

1790 年代,素食主义具有显著的激进含义。里特森喜欢以“公民里特森”自居,而奥斯瓦尔德为了雅各宾党人与旺代作战,战死沙场。在 1780 年左右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放弃了吃肉的 R. 菲利普斯(1767—1804)是共和党人,创办《莱斯特导报》支持人权。1793 年,他因为向 T. 佩恩出售图书而被监禁,虽然在 1808 年被授予骑士爵位,但是他一直保持激进的同情心。1826 年,他把他的的一本书献给“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解放者”。⁵²素食主义在这一时期具有千禧年的意味。雪莱认为,由于预示除掉人类本性中的残忍性,它击中了“所有罪

* 有些人对雪莱在 1812 年转入“毕达哥拉斯体系”的严肃性提出质疑,缘自他的妻子邀请朋友的语气:“雪莱夫人恭请纽纽金特夫人,期待五点有荣幸共进晚餐,已经准备了一只被谋杀的鸡”; *The Letter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ed. Roger Ingpen, i (1909), 284n.

恶的根本”；W. 拉姆主张，如果人类放弃吃肉，也许就不会再有战争。对于皈依者而言，食肉是“可怕的”、“野蛮的”，而且“不自然”；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不思悔改的食肉者会看到自己的错误。⁵³但是革命骚动期过后，大部分冲动趋于平息。1847年，大不列颠素食者协会成立，但是五十年之后，会员依旧只有5000人。⁵⁴

如此，早期素食者对大众没有多少吸引力。他们往往受到文学的启发。许多人声称在阅读了毕达哥拉斯或者普卢塔克的著作之后皈依素食。在他们创作的年代，肉食对许多人而言仍然是珍贵的奢侈品，因此这是个身份地位的问题。在谴责烤牛肉方面，他们挑战了一个受到珍视的国家象征，也挑战了医学意见的权威。医学上继续认为为了身体健康有必要摄取一些肉食。与不受欢迎的不同政见团体的联系也妨碍了他们的事业。的确，早期素食者中有多种宗教的代表：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rster, 1789—1860)是天主教徒，L. 冈珀茨是犹太教徒，而J. 里特森是无神论者。但是非正统教派如贵格会、圣经基督教会、斯韦登堡派与伯麦主义者(后来的见神论者)比例特别突出。难免，“毕达哥拉斯派”往往被同时代的人们认为奇思怪想、离经叛道。

不过，他们对传统作法提出引人注目的挑战，而主流思想不再有现成的回答。在伊丽莎白时代，T. 穆菲特轻而易举地借用当时人类中心主义学说驳斥古典素食者：

鉴于普卢塔克反对说，看到屠夫与厨师宰杀剖洗时溅得浑身血迹多么令人讨厌，我回应说，这种景象对装腔作势的人来说是讨厌，但是对于自然而言不讨厌。因为上帝允许吃，自然就允许宰杀剖洗；宰杀牛并不比割干草或割玉米更让她反感。此外，在一切为了人类所用而被造出来之后……她就给了我们宰杀一切东西的自由，一切可以维护我们生命或者保护与恢复我们健康的东西。⁵⁵

到十八世纪末,动物只是为人类所用而造的主张仍被提起,但是不再一致赞同。很快就几乎彻底消失。

许多功利主义者不肯放弃地继续宣称,只要畜牲在生前得到仔细照顾,宰杀时把残忍降低到最低程度,那么人类为了食物而杀死动物与善行和美德一致。他们提出,动物不能预感死亡,感受不到恐惧。1798年J.劳伦斯认为,如果不把畜牲杀了吃掉,它们在地球上就会数量过剩;因此,“在无数情况下”,夺去它们的生命是“仁慈之举”。此外,如非国教教徒D.多德里奇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靠饲养和销售牲畜为生;如果食肉习俗突然搁置起来,他们的生存怎么办?⁵⁶

但是,如果说牛和羊不是为了屠宰根本都不会被饲养,这不再是充分理由,因为如1776年约翰逊博士所述,“问题在于为了取悦于人、服务于人而忍受种种苦难的动物是否会接受现有条件下的存在。”⁵⁷十八世纪,为食肉辩护的人们发现越来越被迫以旧约的训令为依据。F.哈奇森说道,为了食物而宰杀动物的权利“如此违背人类本性中的恻隐之心,因而人们无法认为由神明确启示准许是多余的”。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英国神学家和功利主义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经文明确的权威性,人类杀死畜牲吃肉的权利很难辩护,如果不是不可能辩护的话。自从1680年代T.特莱恩质疑食肉的合法性起,为维护现状辩护的人们正是以《圣经》先例为依据。⁵⁸但是在世俗世界中,仅仅依据经文的论点越来越站不住脚。如哈奇森的机智论述,如果反对食肉的人道主义观点有力,那么任何由神赋予的屠宰权利都会更显得难以置信。⁵⁹

剩下的就是霍布斯观点,证明人类物种有正当理由做任何对其生存必需的事情。斯宾诺莎称,动物对我们有什么权利,我们对它们就有什么权利。反对杀生是“建立在空虚的迷信与妇人的柔肠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合理的理性之上”。如果人类公正地对待自然,文明将不可能;如果人类不是掠夺者,就无法生存。⁶⁰这个观点让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战胜了是否吃肉的迟疑。“通过严肃反思,我确信它的合法性。从自然

的一般秩序来看,弱肉强食为其第一原则。”D. 哈特利说,“自然科学最近从饮食中以往被认为没有生命的方面发现如此众多的小动物,而且这样的生命也延伸到植物王国,以至于我们似乎注定要么破坏一些生物的生命,要么毁灭我们自身。”E. 达尔文同样认为,整个自然“是一个大屠宰厂”。无论如何,人类是高级物种,他的利益应该放在第一位。⁶¹

这种观点的严酷现实主义与仁慈、善良的原则发生尖锐冲突,而现在人们习惯于口头支持仁慈与善良。正如当时人形容J. 里特森,“遵守他的节制计划简直荒谬可笑,几乎不可能;然而,确实是令人厌恶的需要迫使我们构成……弱肉强食系统中的一部分。”⁶² 约翰·特维德尔(John Tweddell)是剑桥经典学者,由于良心的缘故放弃吃肉,宣称自己“被劝服相信我们除了最强者的权利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权利牺牲活物的肉体来满足我们巨大的食欲,而对于这些活物的特性与关系我们一无所知”。⁶³ 难怪,素食者如此充满信心地认为,未来终究会赞同他们把食肉看作可怕暴行的观点。

与此同时,他们蔑视感伤主义者,能吃却不能杀,尤其在以前对那动物有所熟悉的情况下。1714年,如B. 曼德维尔所述,现在有许多食肉者,他们本人不愿意拧断鸡脖子。当蒙塔古公爵二世在波夫顿与一位来客谈话时,一群羊从身边经过。“公爵赞叹动物美丽、朴素、天真,”不过承认,“当碰巧看到杀一只羊时,他会转过头去,不忍心看。”这就是诗人纳撒尼尔·布卢姆菲尔德(Nathaniel Bloomfield)所谴责的胡扯:

他会照样吃羊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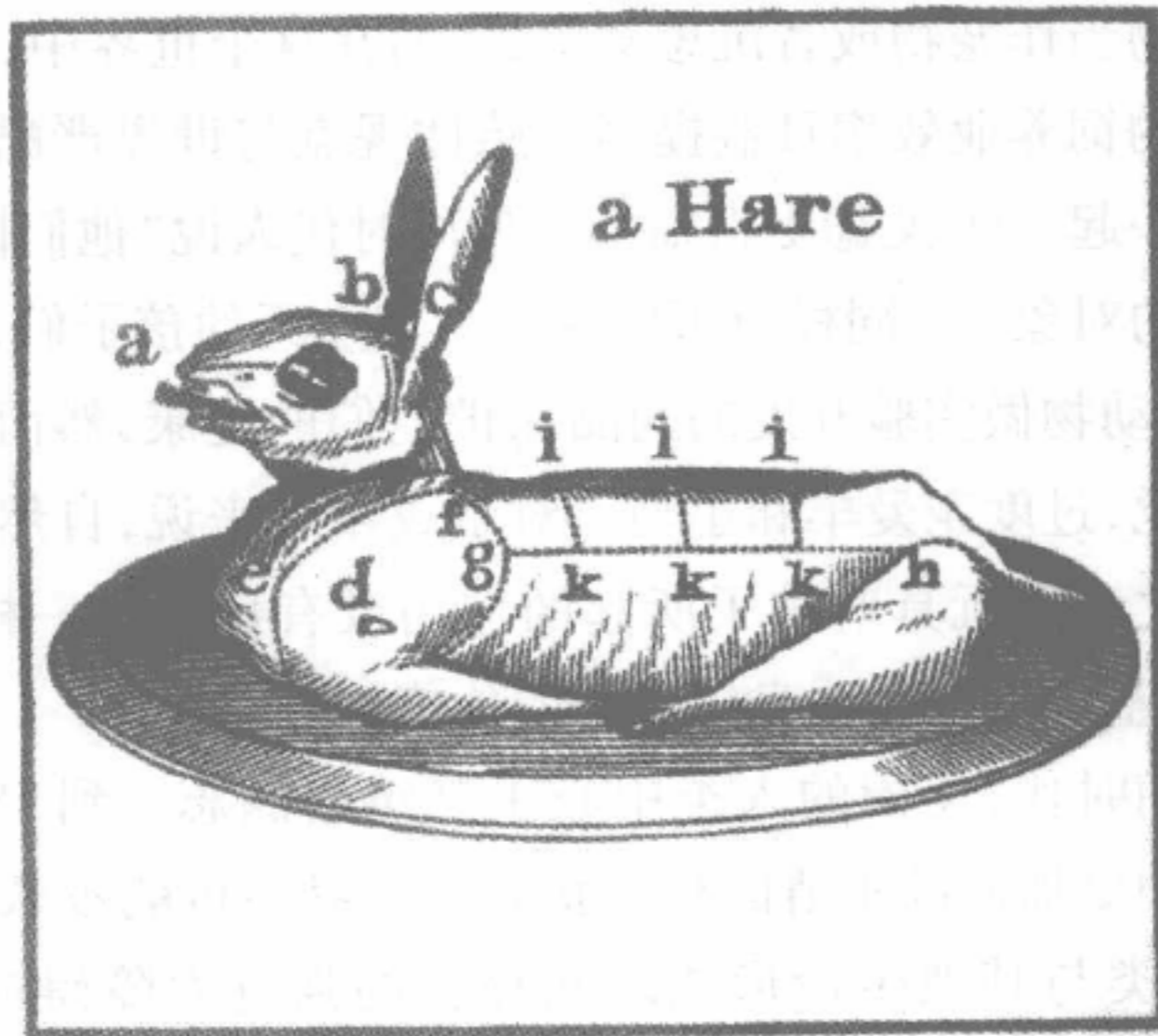
……

吹嘘他的仁慈,言称“我的手

从未杀过一只羊”,却谴责

屠夫那残忍、必要的行业何等罪恶。⁶⁴

1756年 G. 怀特在塞尔伯恩自家房屋与对面屠夫的院子中间种了四棵酸橙树，“遮掩血腥肮脏的景象”。他的行为象征了一种日益加强的努力，不是取消屠宰场，而是努力遮掩，不让它出现在公共视线中。约翰逊博士“对屠宰怀有一种恐惧感”，说“他担心伦敦有屠宰场的街道多得超过人们的预想”。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就有人“神经质”得不忍心看到动物被杀。到1714年，曼德维尔这样形容对屠宰动物越来越厌恶的情感，“在我看来，这种行为中显现了某种罪恶意识”。⁶⁵过去人们习惯于把猪、牛、兔子连头一起摆到桌子上。然而，大约在十八世纪末，人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隐藏所宰杀的生物显而易见的特征。1826年，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 英国散文家)写道，“做成食品的动物应该要么小得看不出来，要么我们应该……不留其形态立在那里责备我们的贪吃与残忍。我讨厌看到把野兔捆住，也不愿看到把兔子原样端上桌。”⁶⁶现在，杀死动物吃肉的行为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光明正大或不自在。把屠宰厂从公众的视线中掩藏起来已经成为避免物质事实与私人感性之间发生太公然的冲突的必要手段。



五 结 语

因此,吃肉所带来的尴尬成为最后一个范例,显示到十八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人终于认识到人类支配自然日益与他们的道德与审美感性格格不入。这是人类进退两难的局面:如何调和文明的物质需求与同一文明产生的新感觉、新价值之间的关系。人们总是假设感性与道德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而已:实用地把世界的现实合理化。但是现代初期的情况几乎是颠倒的,因为,按照一种无情的逻辑,逐渐出现的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与英国社会前进的方向根本不相容。城市发展导致人们重新向往乡村。农耕的进步培养了人们对野草、高山以及未被征服的自然的喜爱。不再惧怕野生动物的新安全感致使人们日益关注保护鸟类与保存自然状态中的野生生物。经济上不再依赖动物动力,城市与畜牧业分离,由此滋生的情感态度很难接受对动物的剥削利用(如果不是不可能接受的话),而大多数人实际上靠剥削动物生存。自此以后,人们日益把动物当作宠物或者沉思对象,然而在这个世界中,铲除“害虫”与供应屠宰的饲养业效率日益提高。感性观点与世界严酷的事实局促不安地挤在一起。O. 戈德史密斯形容他同时代人说“他们同情,而且吃掉他们同情的对象”。¹同样也可以这样形容今天的孩子们,肉类饮食使他们强壮,用动物做实验开发的药品保护他们的健康,然而他们却抱着动物玩具睡觉,过度宠爱羊和小马。对于成年人来说,自然公园与保护区的作用较之动物玩具对孩子所起的作用没有什么不一样;它们都是幻想,珍藏了整个社会无法身体力行的价值观。

都铎王朝时代,英国的人类中心主义踌躇满志。到1800年,它完全让位给一种更加混乱不清的精神状态。世界不再能被认为只为人类而创造,在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存在的强有力障碍被大大削弱。在1640和1650年代宗教巨变期间,人们惊讶地听到各教派,如喧骚派

教徒雅各布·包萨姆利(Jacob Bauthumley)声言,“上帝存在于所有造物中,存在人与兽、鱼与禽、每一种绿色生物中。”² 然而,这种泛神论在十八世纪以世俗化形式变得非常普遍,人们广泛提出一切造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自然本身具有内在精神价值。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人类独特唯一,拥有神圣特权。一些浪漫主义者青睐一度被废黜的神秘主义观点,“每一片灌木都庄严神圣,每一棵野草都神圣非凡”。如威廉·布莱克所说,“每一种生物都很神圣”。^{3*}

当然,实际上多数人,如 G. M. 特里维廉本人一样,还是把人类利益放在信念的首位,尽管他们哀叹物质进步对自然界造成的后果。

树木、动物是否应该“为了其自身利益”而被保护起来[特里维廉写道],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有趣问题。但是保护自然景观以及保护英国动植物野生生命的论点,其动机可以建立在只为人类福利考虑的基础上,而且我希望在此提出的正是那些论点。保护乡村的鸟类生命是人类精神利益的需要,尤其是英国人精神利益的需要,英国人看到飞鸟听到鸟鸣是如此快乐。⁴

如特里维廉所示,把动物和鸟类保护在禁猎区与野生公园里不是为了那些造物本身,而是为了人类。1969年,联合国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把“保护”界定为“合理使用环境以达到人类生存的最高质量”。⁵

然而,即使在现代初期,就已有一些也许超级敏感的人,他们走得更远,准备超越这些。他们越来越难以接受把人类需要放在首位,因为这样做就会牵涉到给驯养动物带来痛苦,牵涉到灭绝野生动物物种。

* 尽管柯罗律治后来把“薄雾弥漫般朦胧地而非神秘地混淆上帝与世界,以及伴随而来的自然崇拜”描述为“华兹华斯诗歌作品中我最不喜欢的特征,它不健康,而且我谴责它的传染性”;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 Earl Leslie Griggs (Oxford, 1956—71), v. 95。

在最近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这种困境。今天,有作家著书提到消灭狼是“大屠杀”或者“大毁灭”⁶的行为;而且法律杂志发表文章论述树木是否有权利的问题。⁷

那么,现代初期产生的情感会令人们越来越难以接受人类确保自身物种统治地位而使用的强硬手段。一方面,他们看到人类在舒适、物质康乐与福利方面无法计算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对其他动物生命形式的无情盘剥。

因此,新感性与人类社会物质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妥协与掩饰交织在一起一直阻碍矛盾的彻底解决。但是,人们不可能彻底逃避这个问题。它注定还会发生。可以说这是现代文明基本的矛盾之一。至于最终后果,我们只能推测。



缩略语

如无特殊说明,书中引用的著作都(或部分地)在伦敦出版。书名有时用缩写形式。另外,所用缩略语如下:

AgHR 《农业历史评论》

Allen, *Naturalist* 戴维·埃利斯頓·艾伦,《英国博物学家》(1976)

Ann. Sci. 《科学年鉴》

Archaeol. 考古学

Bacon 《弗朗西斯·培根文集》,J. 斯佩丁,R. L. 埃利斯与 D. D. 希思主编。

Bewick, *Quadrupeds* 《四足动物总史,托马斯·比维克的木雕》(泰恩河畔纽卡斯尔,1807;重印,1970)

Bingley, *An. Biog.* 威廉·宾利,《动物传记,或有真实例证的通俗动物学》(第五版,1820)

Bingley, *Quadrupeds* 《英国四足动物论文集,主要说明其生活习性、本能、智慧以及对人类的用处》(1809)

BL 大英图书馆

Bodl. 牛津博德莱安图书馆

Byng 《托林顿日记,包含约翰·宾格(后来成为托林顿子爵五世)1781至1794年间穿越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旅行》,C. 布鲁恩·安德鲁主编(1934;重印,1970)

Coles, *Eden* 威廉·科尔斯,《伊甸园里的亚当》(1657)

Coles, *Simpling* 威廉·科尔斯,《Simpling 的艺术》(1656)

人类与自然世界

- CSPD 《本国政府文件年表》
CSPV 《威尼斯政府文件年表》
Dialect Dict. 《英语方言词典》,约瑟夫·赖特主编(1898;重印,1970)
DNB 《英国传记词典》
EDS 英国方言协会
EETS 早期英国文本协会
EL Everyman's Library 出版社
Ellis 威廉·埃利斯,《现代农夫》(1744—50)
Evelyn, *Diary* 《约翰·伊夫林的日记》,E. S. 德比尔(牛津,1955)
Evelyn, *Sylva* 约翰·伊夫林,《森林志或论述林木与木材扩种》(1664)
Evelyn/Hunter 约翰·伊夫林,《森林志》,A. 亨特注(约克,1776)
Gerard, *Herball*, ed. 约翰·杰勒德,《草药志或植物总史》,托马斯·约翰逊扩充与修订(1633;重印,1975)
Goldsmith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地球与生机勃勃的自然历史》
Henry 布兰奇·亨里,《1800年前英国植物学与园艺学文献》(1975)
HMC 英国原稿委员会
Hobbes, *EW* 《托马斯·霍布斯英语文集》,威廉·莫尔斯华斯爵士主编(1839—45)
Hobbes, *LW* 《托马斯·霍布斯哲学著作集》,威廉·莫尔斯沃思主编(1839—45)
JHI 《观念史杂志》
Jnl 期刊
Kalm 《1748年卡尔姆去美国途中顺访英国的记录》,约瑟夫·卢卡斯译(1892)
Lawrence, *Horses* 约翰·劳伦斯,《论马以及人类对野蛮造物的道德责任的理论与实践》(1798)
Locke Corr. 《约翰·洛克书信集》E. S. 德比尔主编(牛津,1976—)
Morton, *Northants.* 约翰·莫顿,《北安普敦郡的自然历史》(1712)
OED 《牛津英语词典》,詹姆士·A. H. 默里等人主编(牛津,1933)
Oldenburg 《亨利·奥尔登堡书信集》,A. 鲁珀特·霍尔与玛丽·博厄斯·霍尔主编并翻译(麦迪逊,密尔沃基,伦敦,1965—)
Parkinson, *Paradisi* 约翰·帕金森,《人间天堂,地上天堂》(1629;重印,1904)
Pennant, *Zoology* 托马斯·彭南特,《英国动物学》(新版,1812)
Pepys, *Diary* 《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罗伯特·拉瑟姆与威廉·马修斯主编(1970—)
Plot, *Oxon* 罗伯特·普洛特,《牛津郡的自然历史》(牛津,1677)

- Plot, *Staffs* 罗伯特·普洛特,《斯塔福德郡的自然历史》(牛津,1686)
- Raven, *Naturalists* 查尔斯·E. 雷文,《英国博物学家,从内克姆到雷》,(剑桥,1947)
- Raven, *Ray* 查尔斯·E. 雷文,《博物学家约翰·雷:生平与著作》(第二版,剑桥,1950)
- Ray, *Willoughby* 约翰·雷,《弗朗西斯·威洛比的鸟类学》(1678)
- Ray, *Wisdom* 约翰·雷,《造物作品中呈现的上帝智慧》(1691)
- Rev. 评论
- R. O. 档案办公室
- Soc. 协会
- Sternberg 托马斯·斯滕伯格,《北安普敦郡的方言与民间传说》(1851)
- Swainson, *Birds* 查尔斯·斯温森,《英国鸟类的民间故事与地方名称》(民间故事协会, 1886)
- Topsell 爱德华·托普塞尔,《四足兽的历史》(1607)
- VCH 《维多利亚郡史》

注 释

序言

1. *Clio, A Muse* (1913), 161.
2. *The Journal of William Beckford in Portugal and Spain 1787—1788*, ed. Boyd Alexander (1954), 99—100.
3. 参看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1975), chap. 7, and Martin J.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Cambridge, 1981), chaps. 3 and 4.
4. G. M. Trevelyan, *The Call and Claims of Natural Beauty* (1931); *id.*, *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1929); *England under Queen Anne* (1930—34), i.25; National Trust, *Report, 1961—2* (1962), 6—7.
5. Samuel Purchas,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s*, xix (Glasgow, 1906), 218—24; Chester E. Eisinger, 'The Puritans' Justification for Taking the Land', *Essex Institute Hist. Collns.*, lxxxiv (1948); Roy Harvey Pearce, *Savagism and Civilisation* (Baltimore, 1965), 21; Alden T. Vaughan, *New England Frontier* (Boston, 1965), 110—12. 参看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1960), 308—10, 315—16 (i. paras 32—5, 42).
6. Eric Ashby, *Reconciling Man with the Environment* (1978), 3; George Steiner in *The Listener*, 97 (28 April 1977), 537.

第一章 人类优越性

一 神学基础

1. Aristotle, *Politics*, 1256a—b; Cicero, *De Natura Deorum*, ii. 14, 61—5; John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1974), 14—18.
2. Arnold Williams, *The Common Expositor* (Chapel Hill, 1948), 81, 133—4.
3. 例如 Andrew Willet, *Hexapla in Genesin* (Cambridge, 1605), 16; Henry Ainsworth, *Annotations upon the Five Bookes of Moses* (1639), 39; Matthew Henry, *A Commentary on the Holy Bible* (1710; new edn, n.d.), i.7. 关于食肉, 见下文, p. 289.
4. Thomas Wilcox, *A Right Godly and Learned Exposition, upon the Whole Booke of Psalmes* (1586), 19; John Downname, *Lectures upon the Foure First Chapters of Hosea* (1608), 282—3; Samuel Purchas,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s*, xix (Glasgow, 1906), 219—20; George Walker, *God Made Visible in his Workes* (1641), 161—2; Thomas Manton, *A Practical Commentary...on the Epistle of James* (2nd edn, 1653), 375.
5. *The Workes of Mr Willia Cowper late Bishop of Galloway* (2nd edn, 1629), 115. Also Thomas Draxe, *The Earnest of our Inheritance* (1613), 15; Benjamin Parker,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 (1734—5), ii.38—40.
6. Jeremiah Burroughes, *Gospel Reconciliation* (1657), 6; Richard Bentley, *The Folly of Atheism*, (1692), 27; Bacon, vi.747.
7. *The Works of ...Robert Boyle* (1744), iv. 517.
8. Sir Matthew Hale, *The Primitive Origination of Mankind* (1677), 68; Downname, *Lectures upon Hosea*, 282. 参看 *The Sermons of M. John Calvin upon...Deuteronomie*, trans. Arthur Golding (1583), 776;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 New York, 1960), 186—187.
9. Willet, *Hexapla in Genesin*, 16.
10. Jeremiah Burroughes, *An Exposition of the Prophetie of Hosea* (1643), 576. 这个意象的最初来源似乎在 Philo, *De Opificio Mundi*, 84—5. 关于其长久留存参见 *History of the Robins, designed for the Instruction of Children* (2nd edn, Dublin, 1821), 147.
11. Philip Doddridge,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the Principal Subjects in Pneumatology, Ethics, and Divinity* (1763), 133; Wilcox, *Exposition upon the Psalmes*, 546.
12. J. C[ockburn?],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Necessity, and Evidence of Christian Faith*, i (1696), 39; *The Works of the Late Reverend and Pious Mr Tho. Gouge* (1706), 456.

13. Pennant, *Zoology*, ii.259 (继 William Borlas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ornwall* (Oxford, 1758), 289—90); George Cheyn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of Religion* (2nd edn, 1715), i. 359.
14. *The Works of James Pilkington*, ed. James Scholefield (Parker Soc., Cambridge, 1842), 92; [John Day], *Day's Descant on Davids Psalmes* (Oxford, 1620), 213—14; Walker, *God Made Visible*, 151—2; Goldsmith, iv. 356—7.
15. *The Prose Works of William Byrd of Westover*, ed. Louis B. Wright (Cambridge, Mass., 1966), 293; *Batman upon Bartholome His Booke De Proprietatibus* (1582), fol. 338; *The Natural History of English Song-Birds* (Eleazar Albin 插图)(1737), 'To the Reader'.
16. George Owen of Henllys, *The Description of Penbrokshire*, ed. Henry Owen (Cymmrodorion Rec. Ser., 1892), 126; Henry More, *An antidote against Atheism* (2nd edn, 1655), 116; William Swainson, *A Treatise on the Geography and Classification of Animals* (n.d.), 262; William Kirby, *On the Power, Wisdom and Goodness of God as manifested in the Creation of Animals and in their History, Habits, and Instincts* (1835), ii.316.
17. More, *Antidote against Atheism*, 82—3; Coles, *Simpling*, 93 (抄袭 More, *op. cit.*, 97).
18. Benjamin Rush, cit. Daniel J. Boorstin, *The Lost World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48), 50.
19. Thomas Robinson, *A Vindic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Exposition of the Mosaick System* (1709), 77; More, *Antidote against Atheism*, 117; William King, *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Evil* (1731), 118—19; [William Wollaston], *The Religion of Nature Delineated* (1722; 5th edn, 1731), 34—5; *The Theological, Philosophical, and Miscellaneous Works of the Rev. William Jones* (1801), xii.461.
20. [Day], *Day's Descant*, 213.
21. Samuel Pufendorf, *Of the 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 (Eng. trans., 1710), 285—6.
22. Lancelot Andrewes, *A Pattern of Catechistical Doctrine* (1650; Oxford, 1846), 217; William Tyndale, *Doctrinal Treatises*, ed. Henry Walter (Parker Soc., Cambridge, 1848), 202.
23. William Ames, *Conscience with the Power and Cases thereof* (n.pl., 1639), iv. 222; [Samuel Gott], *The Divine History of the Genesis of the World* (1670), 424; Ezekiel Hopkins, *An Exposition on the Ten Commandments* (1692), ii. 3.
24. More, *Antidote against Atheism*, 125; *The Theological Works of Isaac Barrow*, ed. Alexander Napier (Cambridge, 1859), ix. 46; Hobbes, *EW*, iii. 125.
25. J. Ovington, *A Voyage to Surat in the Year 1689*, ed. H. G. Rawlinson (1929), 202; 参看 Henry Lord, *A Display of Two Forraigne Sects in the East Indies* (1630), 41—56; John Hall

- of Richmond, *Of Government and Obedience* (1654), 140.
26. John Rawlinson, *Mercy to a Beast* (Oxford, 1612), 33; Andrewes, *Pattern of Catechistical Doctrine*, 217. 参看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i. 19;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i. 2. 64. i.
27. John Levett, *The Ordering of Bees* (1634), 41; Doddridge, *Course of Lectures*, 130.
28. Thomas Fuller, *The Holy State* (2nd edn, Cambridge, 1648), 171; William Somerville, *The Chase* (1735), in *The Works of the English Poets*, ed. Alexander Chalmers, xi (1810), 166.
29. *Works of Robert Boyle*, iv. 363; Robert Charles Hope, *The Legendary Lore of the Holy Wells of England* (1893), xix—xx. 参看 Peter Brown, *The Cult of the Saints* (1981), 125—6; 见下文, pp. 214—5.
30. Lynn White, Jr,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55 (10 March 1967), 重印在他的著作 *Machina ex Deo: Essays in the Dynamism of Western Culture* (1968) 第5章.
31. 'Philotheos Physiologus' (Thomas Tryon), *The Country-Man's Companion* (n.d. [1683]), 153—3; David MacClellan, *Marx's Grundrisse* (1971), 94—5;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and Gregor Benton (Harmondsworth, 1975), 239. 参看 Vernon Lee, *Euphorion* (2nd edn, 1885), 128ff.
32. Thomas Morton, *New English Canaan* (1632), 34, in *Tracts and other Papers*, ed. Peter Force, ii (Washington, 1838). 关于怀特论文的讨论参见 Jean Dorst, *Before Nature Dies*, trans. Constance D. Sherman (1970), chap. 1; *Western Man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ed. David and Eileen Spring (1974);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Man and Nature*, ed. Hugh Montefiore (1975), 47—9, 155—8.
33. Edward Pococke, *A Commentary on the Prophecy of Hosea* (Oxford, 1685), 95, 97.
34. Michael Cope, *A Godly and Learned Exposition upon the Proverbes of Solomon*, trans. M. O. (1580), fol. 207; Henry Ainsworth, *Annotations upon the Five Bookes of Moses* (1627), v. 92.
35.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12—13; 但参看 C. F. D. Moule, *Man and Nature in the New Testament* (1964).

二 征服自然界

1. Pierre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du XIII^e au XV^e siècle* (Paris, 1969), 336; *id.*, *Histoire science sociale* (Paris, 1974), 260.

2. 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trans. Miriam Kochan (1973), 67, 248—9, 133.
3. P. K. O'Brien,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 Hist. Rev.*, 2nd ser., xxx (1977), 169.
4. P. R. Edwards, 'The Horse Trade of the Mid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gHR*, 27 (1979), 91; Joan Thirsk, *Hors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Reading, 1978); J. A. Perkins, *The Ox, the Horse, and English Farming, 1750—1850* (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史研讨论文, 1975); *Probate Inventories and Manorial Excepts of Chetnole, Leigh and Yetminster*, ed. R. Machin (Bristol, 1976), 16.
5. *CSPV, 1557—8, 1671—2*; *CSPV, 1617—19*, 102; Thomas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由 Christopher Bennet 扩充 (1655), 50; Henry Peacham, *The Worth of a Penny* (1667), 23. 参看 [Richard Morison], *A Remedy for Sedition* (1536), sigs. Eiv^v—Fi; John Aylmer, *An Harborowe* (1559), sigs. P3^v—4; [Edward Chamberlayne], *Angliae Notitia* (1669), 15; John Dunton, *The Athenian Oracle* (1703—4), iii. 185; John Ashton, *Social Life in the Reign of Queen Anne* (1897), 141.
6. Downname, *Lectures upon Hosea*, 2nd pagination, 214 (参看 Goldsmith, iii. 8—9); Gregory K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 ed. Joan Thirsk and J. P. Cooper (Oxford, 1972), 784—5; Daniel A. Baugh, *British Nav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Age of Walpole* (Princeton, 1965), 407.
7. John Laurence, *A New System of Agriculture* (1726), 131; Kalm, 14, 15.
8. James Hart, *KAINIKH, or the Diet of the Diseased* (1633), 71; Dunton, *Athenian Oracle*, ii. 413—14. 参看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59; William Cobbett, *Rural Rides*, ed. George Woodcock (Harmondsworth, 1967), 409.
9. John Weemse, *An Explication of the Iudiciall Laws of Moses* (1632), 198.
10. Carl Bridenbaugh, *Vexed and Troubled Englishmen* (Oxford, 1968), 95n; *Locke Corr.*, ii. 8; John Fuller, 'Carving Trifles', *Procs. Brit. Acad.*, lxii (1976), 279—80; M. Dorothy George, *English Political Caricature to 1792* (Oxford, 1959), 107—8, 114, 177.
11. [Will. Rabisha], *The Whole Body of Cookery Dissected* (1661), 241. 关于切割的重要性, Hannah Woolley, *The Queen-like Closet* (5th edn, 1684), 258; *The Letters of the Earl of Chesterfield to his Son*, ed. Charles Strachey (1901) i. 94, 296; ii. 89, 118; John Trusler, *The Honours of the Table* (2nd edn, 1791), 24ff.; John Hodgkin, 'Proper Terms II', *Trans. Philological Soc.* (1907—10).
12. Charles Webster, *The Great Instauration* (1975), chap. V; William Leiss, *The Domination*

- of Nature* (New York, 1975), chap. 3; *Works of Robert Boyle*, v. 469; Joseph Glanvil, *Plus Ultra* (1668), 87.
13. William Forsyth, *A Treatise on the Culture and Management of Fruit-Trees* (2nd edn, 1803), 385.
14. Sir John Colbatch, *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Mistletoe* (1719), 2—4. 参看下文, p. 271.
15. John Stow, *A Survey of the Cities of London and Westminster*, ed. John Strype (1720), i. 161; *Oldenburg*, v. 423.
16. *The Advice of W. P. to Mr. Samuel Hartlib*, (1648), in *The Harleian Miscellany*, ed. J. Malham (1808—11), vi. 156; Samuel Hartlib, *The Compleat Husband-Man* (1659), 72; *The Collected Poems of Christopher Smart*, ed. Norman Callan (1949), i. 274; William Swainson, *A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History* (1834), 136. 参看 E. A. J. Johnson, *Predecessors of Adam Smith* (1937), 123; James Anderson, *Essay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3rd edn, Edinburgh, 1784), ii. 277—92;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World's Classics, 1902), 128; Eric Kerridge,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chap. 9.
17. Kirby, *On the Power, Wisdom and Goodness of God*, i. 1.
18. J. W[orlidge], *Systema Agriculturae* (1669), 24. 参看 Robert Sharrock, *The History of the Propag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Vegetables* (2nd edn, 1677).
19. *The Flower-Garden Display'd* (2nd edn 1734), 139. 参看 Hartlib, *Compleat Husband-Man*, 63; William T. Stearn, 'The Origin and later Development of Cultivated Plants', *Jnl of 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 xc (1965).
20. Arthur B. Ferguson, *Clio Unbound* (Durham, N. C., 1979), 366; Ronald L. Meek,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 (Cambridge, 1976), 133; *Works of the Rev. William Jones*, vi. 43; Kirby, *On the Power, Wisdom and Goodness of God*, 521. 这一思想的起源参见 Plato, *Protagoras*, 322.
21. Clarence J.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 676; Bewick, *Quadrupeds*, 324—5 (继 Goldsmith, iii. 374—5).
22.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ed. Frank E. Manuel (1968), 53—5; Henry Home, Lord Kames, *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 (Glasgow, 1817), i. 55;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ed. R. L. Meek et al., 15;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J. B. Bury (1906 edn), v. 315.
23. Benjamin Farrington, *The Philosophy of Francis Bacon* (Liverpool, 1964), 92; Abraham

- Cowley, *Several Discourses*, ed. Harry Christopher Minchin (1904), 52; Somerville, *The Chase*, 155.
24. Thomas Carew, 'On his Entertainment at Saxham, 1634'. 参看 Ben Jonson, 'To Penshurst'; Rowland Watkyns, *Flamma sine Fumo* (1662), ed. Paul C. Davies (Cardiff, 1968), 18.
25. CSPV, 1617—19, 260; Margaret Cavendish, Marchioness of Newcastle, *The Philosophical and Physical Opinions* (1655), 100—101. 论狩猎仪式参见 D. H. Madden, *The Diary of Master William Silence* (new edn, 1907), 61—4; James Obelkevich, *Religion and Rural Society* (Oxford, 1976), 42—3.
26. 例如 Stow, *Survey of London*, ed. Strype, i (iii), 285.
27. Sir Thomas Elyot, *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 ed. H. H. S. Croft (1883), i. 181—2. 关于马术参见 Gervase Markham, *Countrey Contentments* (1615), i. 35ff; Ruth Kelso, *The Doctrine of the English Gentlem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Univ. of Illinois Stud. in Lang. and Lit., xiv (1929), 154—6; Stephen Orgel, *The Illusion of Pow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5), 75—7.
28. Thirsk, *Hors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SPV, 1557—8, 1672; *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ed. C. H. Hull (Cambridge, 1899), i. 203; *Tracts and Other Papers*, ed. Force, ii (11), 9. 参看 *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 ed. Thirsk and Cooper, 428.
29. 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New York, 1975), 231—2.
30. E. Lankester, *The Uses of Animals in Relation to the Industry of Man* (n.d.), 272.
- 三 人类独一无二
1. Aristotle, *De Anima*; C. S. Lewis, *The Discarded Image* (Cambridge, 1967), 152—65; Robert Burton,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EL, 1932), i. 154—5.
2. Aristotle, *Hist. An.*, 608^b; Robinson, *Vindication of the Mosaick System*, 81; Hale, *Primitive Origination of Mankind*, 64.
3. Burroughes, *Gospel Reconciliation*, 6.
4. Aristotle, *Politics*, 1253^a; *The Remaining Medical Works of Thomas Willis*, trans. S. P[ordrage] (1681), 117;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 ed. George Birkbeck Hill, revised by L. F. Powell (Oxford, 1934—64), iii. 245; v. 33n (参看 Claude Lévi-Strauss, *Le Cru et le Cuit* (Paris, 1964);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xvii (1813), 782; Thomas Love Peacock,

- Headlong Hall* (1816), chap. 12.
5. Roy Pascal,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German Reformation* (1933), 161; *Church and State through the Centuries*, ed. Sidney Z. Ehler and John B. Morrall (1954), 326.
 6. Plato, *Timaeus*, 90; Ovid, *Metamorphoses*, i. 84—6; Willet, *Hexapla in Genesin*, 107; Helkiah Crooke, *ΜΙΚΡΟΚΟΣΜΟΓΡΑΦΙΑ. A Description of the Body of Man* (2nd edn, 1631), 646; James Tyrrell, *A Brief Disquisition of the Law of Nature* (1692), 79; Herschel Baker, *The Image of Man* (New York, 1961 edn), 298 n18.
 7. Aristotle, *De Part. An.*, 673^a; *Hist. An.*, 518^a, 492^a; H. C. Baldry, *The Unity of Mankind in Greek Thought* (Cambridge, 1965), 89—90.
 8. Hart, *Diet of the Diseased*, 36 (继 Pliny, *Nat. Hist.*, xi. 37).
 9. Uvedale Price, *Essays on the Picturesque* (1810), iii. 223.
 10. Ray, *Wisdom*, 191; Ben Jonson, *Timber* (Temple Classics, n. d.), 93; Pepys, *Diary*, viii. 554; James Anderson, *Recreations in Agriculture, Natural-History, Arts, and Miscellaneous Literature* (1799—1802), i. 9 (2nd pagination). 参看 Cicero, *De Inventione*, i. 4.
 11. Richard Cumberland, *A Treatis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rans. John Maxwell (1727), 93; Robert Lovell, *ΠΑΝΖΩΟΡΥΚΤΟΛΟΓΙΑ Sive Panzoologicomineralogia. Or a Compleat History of Animals and Minerals* (Oxford, 1661), intro.; Gervase Markham, *Markhams Maister-Peece* (1610), 57. 以及 Andrew Snape, *The Anatomy of an Horse* (1683), 105.
 12. 关于这个大主题的代表性观点参见 Aristotle, *Hist. An.*, 488^b;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 78. 4; Hobbes, *EW*, iii. 44, 48, 664, vii 467; *id.*, *LW*, ii. 88—9; iii. 527;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d. Peter H. Nidditch (Oxford, 1975), 159—60 (ii, chap. xi); Dunton, *Athenian Oracle*, i. 140; iii. 75; William Smellie,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History* (Edinburgh, 1790—99), ii. 457; [James Burnet, Lord Monboddo], *Antient Metaphysics* (1779—99), iii, appendix, chap. iii.
 13. Aristotle, *Politics*, 1254^b;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i(1). 6; ii(2). 95. 7; King, *Essay on the Origin of Evil*, 161—2.
 14. *Proceedings in the Parliaments of Elizabeth I*, i. ed. T. E. Hartley (Leicester, 1981), 240; Richard Baxter, *Compassionate Counsel to all Young-Men* (1681), 69; John Howe, *The Living Temple* (1675), 22—3; George Berkeley, *Alciphon* (1732), 5th dialogue, 28; Vicesimus Knox, *Lucubrations* (1788), no. 135.
 15. John Chishull, *Two Treatises* (1654), sig. A5; M [atthew] S [mith], *A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the Nature of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Souls* (1695), 21.
 16. *Antoniana Margarita...per Gometium Pereiram* (Medina del Campo, 1554) (参见 Pierre

- Bayl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2nd edn, Rotterdam, 1702), 'Pereira'); René Descartes,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1637), v; *id.*, *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 (1641), vi; *Œuvres de Descartes*, ed. Charles Adam and Paul Tannery (Paris, 1897—1913), iii. 85; iv. 574—5; v. 275—9. 概略参见 Leonora D. Cohen, 'Descartes and Henry More on the Beast-Machine', *Ann. Sci.*, i (1939); Leonora Cohen Rosenfield, 'Un Chapitre de l'histoire de l'animal-machine (1645—1749)',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17 (1937); *id.*, *From Beast-Machine to Man-Machine. Animal Soul in French Letters from Descartes to La Mettrie* (New York 1941); Hester Hastings, *Man and Beast in French Though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36), 19—63; Albert G. A. Balz, *Cartesian Studies* (New York, 1951), 106—57; Robert M. Young, 'Animal Soul',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 ed. Paul Edwards (New York, 1967), i; J. S. Spink, *French Free-Thought from Gassendi to Voltaire* (1960), chap. xi; Thomas H. Huxley, 'On the Hypothesis that Animals are Automata, and its History', in *Method and Results* (1893).
17. 参见 Aram Vartanian, *Diderot and Descartes* (Princeton, 1953); *id.*, *La Mettrie's L'Homme Machine* (Princeton, 1960); *id.*, 'Man-Machine from the Greeks to the Computer',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ed. Philip P. Wiener (New York, 1973—4), iii.
18. *Œuvres de Descartes*, iv. 574—6; v. 276—8.
19. Anthony Le Grand, *An Entire Body of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famous Renate Des Cartes*, trans. Richard Blome (1694), ii. 252.
20. 见于 Descartes, *Discours*, v; *Œuvres*, iii. 121. 参看 Le Grand, *op. cit.*, ii. 236; John Norris, *An Essay towards the Theory of the Ideal or Intelligible World* (1701—4), ii. 83—6.
21.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 78. 4; ii (1). 17 (由 John Rodman 指出, 'The Dolphin Papers', *The North American Rev.*, 259 (Spring 1974), 21).
22. Le Grand, *Entire Body of Philosophy*, i. 255—6; ii. 234—5.
23.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trans. and ed. Leroy E. Loemker (2nd edn, Dordrecht, 1969), 588.
24. *Œuvres*, v. 279 (trans. in *Ann. Sci.*, I (1936), 53).
25. Norris, *An Essay*, ii. 74.
26. Bodl., MS. Locke f. 6, p. 26.
27. *Discours*, vi. ('maîtres et possesseurs de la nature').
28. 参看 Azra Abbot 所列书目, 收录在 William Rounseville Alger,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a Future Life* (4th edn, New York, 1867), appendix.
29. Sir Kenelm Digby, *Two Treatises* (1645), i. 399—400 (尽管 Bayle, *Dictionnaire*, 'Rorari-

- us', 2609, 否认狄格拜持笛卡尔派观点)。其他人物见 Henry Powe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1664), sig. b2^v; Tim. Nourse, *A Discourse upon the Nature and Faculties of Man* (1686), 77; Le Grand, *Entire Body of Philosophy, part iii*; Norris, *An Essay*, ii, chap. 2; [F. B.], *A Letter concerning the Soul and Knowledge of Brutes* (1721);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ed. F. B. Kaye (Oxford, 1924), i. 181n. 参看 Wallace Shugg, 'The Cartesian Beast-Machine in English Literature (1663—1750)', *JHI*, 29 (1968).
30. *Œuvres de Descartes*, v. 243 ('ab internicina illa et jugulatrice sententia').
31. *The Works of John Locke* (12th edn, 1824), ix. 283; Ray, *Wisdom*, 38—9; Raven, *Ray*, 374—5; *The Works of... Henry St John, Lord Viscount Bolingbroke* (new edn, 1809), v. 344; Howe, *Living Temple*, 89.
32. Evelyn, *Diary*, iii. 234; Richard Meggott, *A Sermon preached at White-Hall* (1683), 11.
33. Goldsmith, iv. 203—4; Bingley, *Quadrupeds*, 2; Harold E. Gruber, *Darwin on Man* (1974), 447.

四 维持疆界

1. Plato, *Republic*, 571.
2. *Works of Robert Boyle*, v. 553; Thomas Carlyle, *The Letter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ed. S. C. Lomas (1904), ii. 541; L. Tyerman, *Wesley's Designated Successor* (1882), 412.
3. Michael MacDonald, *Mystical Bedlam* (Cambridge, 1981), 203; *The Diary of Ralph Josselin*, ed. Alan Macfarlane (Brit. Acad., 1976), 349. 参看 George Lyman Kittredge, *Witchcraft in Old and New England* (1929; reprint, New York, 1956), chap. x.
4. Clifford Geertz, '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 *Daedalus* (Winter 1972), 7. 参看 Isaac D'Israeli, *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n.d.), 61; *Social Aspects of the Human Body*, ed. Ted Polhemus (Harmondsworth, 1978), 191.
5. John Rutt, *A Spiritual Diary and Soliloquies* (1776), i. 134, 137 (以及 103, 109). 参看 Thomas Granger, *A Familiar Exposition or Commentarie on Ecclesiastes* (1621), 275.
6. Goldsmith, iii. 6—7.
7. Desiderius Erasmus, *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 trans. Robert Whittinton (1540), sigs. B7^v, C1^v, C2^v; *CSPV, 1617—19*, 319.
8. Erasmus, *op. cit.*, sigs. A8, A6, C7^v—8, A4^v; Henry Fielding,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1749), ix. 5. 参看 C. J. Rawson, *Henry Fielding and the Augustan Ideal under Stress*

(1972), 29.

9. 例如 John Hartcliffe, *A Treatise of Moral and Intellectual Virtues* (1691), 197; *The Works of ... Edmund Burke* (Bohn edn, 1854—70), vii. 190.
10. *Diary of Cotton Mather 1681—1708* (Massachusetts Hist. Soc. Collns., 7th ser., vii, Boston, 1911), 357; *ibid.*, 1709—1724 (*ibid.*, viii, Boston, 1912), 69.
11. 例如 Richard Baxter, *A Holy Commonwealth* (1659), 212.
12.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Baltimore, 1969), 33; Charles Barber, *Early Modern English* (1976), 157—8. 参看 George Coffin Taylor, 'Shakespeare's Use of the Idea of the Beast in Man,' *Studs. in Philology*, 42 (1945).
13. Bartholomew Batty, *The Christian Mans Closet*, trans. William Lowth (1581), fol. 95^v.
14. Beryl Rowland, *Animals with Human Faces* (1974), 多处; *The Works of Gerrard Winstanley*, ed. George H. Sabine (Ithaca, N. Y., 1941), 519; Jeremy Collier, *A Short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 (1698), 6;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238—9.
15. John Stuart Mill, *Essays on Ethics, Religion and Society*, ed. J. M. Robson (1969), 394.
16. MacDonald, *Mystical Bedlam*, 130; Adam Hill, *The Crie of England* (1595), 38; John Block Friedman, *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 (1981), 31.
17. Bacon, ii. 550—1. 参看 J[ohn] B[ulwer], *Anthropometamorphosis* (1653), 474, and C. R. Hallpike, *The Foundations of Primitive Thought* (Oxford, 1979), 153.
18. Weemse, *Explication of the Iudiciall Laws of Moses*, 98; Sir Edward Cok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 (1794—1817 edn), iii. 63.
19. George Abbot, *An Exposition upon the Prophet Ionah* (1600), 549. 参看 Henry Thomas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World's Classics, 1903—4), iii. 265n; John E. Mason, *Gentlefolk in the Making* (1935; reprint, New York, 1971), 81—2; *Englishmen at Rest and Play*, ed. Reginald Lennard (Oxford, 1931), 68—9. 相反的观点参见 Christofer Middleton, *A Short Introduction for to Learne to Swimme* (1595), sig. A4.
20. G. Gregory, *The Economy of Nature* (1796), iii. 556.
21. William Prynne, *Histrion-Mastix* (1633), 892—3; E. C. Cawte, *Ritual Animal Disguise* (Cambridge and Ipswich, 1978), 尤其是 21, 79, 181, 209; Topsell, 463.
22. *Philosophical Trans.*, i (1665 and 1666), 519; Richard D. French, *Antivivisection and Medical Science in Victorian Society* (1975), 387—8.
23. Richard Capel, *Tentations* (1633), 356.
24. Gervase Babington, *Comfortable Notes upon the Bookes of Exodus and Leviticus* (1604),

342. 参看 Peter Barker, *A Ludicrous and Painefull Exposition upon the Ten Commandements* (1624), 270; Andrew Willet, *Hexapla in Leviticum* (1631), 434; James Usher, *A Body of Divinity* (1645), 280.
25. 25 Hen. VIII, c. 6 (1533—4), 由 28 Hen. VIII, c. 6 (1536); 32 Hen. VIII, c. 3 (1540); 2 & 3 Edw. VI, c. 29 (1548) 几度续立, 1553 年失效, 又由 5 Eliz., c. 17 (1562—3) 恢复, 直到 24 & 25 Vic., c. 100 (1861). 关于乱伦参见 Victor Bailey and Sheila Blackburn, 'The Punishment of Incest Act 1908', *Criminal Law Rev.* (1979).
26. Erasmus, *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 sig. C2^v; Capel, *Tentations*, 356.
27. Crooke, *Description of the Body of Man*, 209; Philip Stubbes, *A Christall Glasse for Christian Women* (1618), sigs. A4^v—B1. 参看 Topsell, 105—6; Kittredge, *Witchcraft*, chap. x.
28. Raymond Firth, *Elemen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1951), 199.
29. Stuart Clark, 'King James's Daemonologie', in *The Damned Art*, ed. Sydney Anglo (1977), 177.
30. *All the Works of Iohn Taylor the Water-Poet* (1630), 232; Pepys, *Diary*, vi. 290. 参看 [Sir James Stewart], *Jus Populi Vindicatum* (1669), 239 ('drunk as a beast').
31. S. T. Coleridge, *Lay Sermons*, ed. R. J. White (1972), 183n. 参看 'Phylotheus Physiologus' [Thomas Tryon], *Monthly Observations for the Preserving of Health* (1688), 7. 关于这些主题的思考, 参见 John Berger, 'Animal World', *New Soc.* 25 Nov. 1971; Mary Midgley, 'The Concept of Beastliness', *Philosophy*, 48 (1973), and *id.*, *Beast and Man* (Hassocks, 1979) (and review by John Benson in *The Listener*, 102 (2 Aug. 1979)).

五 低等人类

1. Mary Douglas, *Implicit Meanings* (1975), 289; Rodney Needham, *Primordial Characters* (Charlottesville, 1978), 5.
2. J[ohn] [Rogers], *The Displaying of an Horrible Secte of Grosse and Wicked Heretiques* (1578), sig. IVii^v.
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 314.
4. Robert Gray, *A Good Speed to Virginia* (1609), cit. Alden T. Vaughan, "'Expulsion of the Savages'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xxxv (1978), 61; Edward, Earl of Clarendon, *Miscellaneous Works* (2nd edn, 1751), 195; T[homas] H[erbert], *A Relation of Some Yeares Travaile* (1634), 16—17; *The Wild Man Within*, ed. Edward Dudley and Maximilian E. No-

- vak (Pittsburgh, 1972), 188; R. W. Frantz, *The English Traveller and the Movement of Ideas, 1660—1732* (1934; reprint, New York, 1968), 37. 又见 Margaret T. Hodgen, *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hiladelphia, 1964), 410—13;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多处; James Walvin, *Black and White* (1973), 163, 168.
5. *Wild Man Within*, 89; [Robert Johnson], *Nova Britannia* (1609), sig. B4; *The Jamestown Voyages*, ed. Philip L. Barbour (Hakluyt Soc., 1969), i. 134; Karen Ordahl Kupperman, 'English Perceptions of Treachery, 1583—1640', *Hist. Jnl.*, 20 (1977), 265; *The Works of the Reverend Mr Edm. Hickeringill* (1709), ii. 446. 在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 (1980) 中, 176, Karen Ordahl Kupperman 强调这些观点相对而言的非典型性。
6. Nicholas P. Canny, 'The Ideology of English Coloniza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xxx (1973), 588; Sir William Petty, *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1691; reprint, Shannon, 1970), 27; David Beers Quinn, *The Elizabethans and the Irish* (Ithaca, N. Y., 1966), 169.
7. *Bulwer, Anthropometamorphosis*, 411. 参看 L. Perry Curtis, Jr, *Apes and Angels* (Newton Abbot, 1971), 尤其是 chap. 4.
8. John Moore, *A Mappe of Mans Mortalitie* (1617), 43. 参看 Aristotle, *Ethics*, 111^b; *id.*, *Hist. An.*, 588^{a-b}; Joseph Butler, *The Analogy of Religion* (1736; World's Classics, 1907), i. 1. 21; MacDonald, *Mystical Bedlam*, 43.
9. George Fox, *A Collection of Many Select and Christian Epistles*, ii (1698), 310; *Works of Gerrard Winstanley*, 576.
10. *HMC*, vii. 623; Essex R. O., D/ACA 16, fol. 122; Northants. R. O., Peterborough Diocesan Records, 43 (correction book, 1611—15), fol. 214^v; William C. Braithwaite, *The Second Period of Quakerism* (1919), 270. 关于早期教会支持这一教条的(错误)传说, 参见 Herbert Thurston, 'Has a Council denied that Women have Souls?', *The Month*, 559 (Jan. 1911).
11. John White, *The First Century of Scandalous, Malignant Priests* (1643), 50; F. G. Emmison, *Elizabethan Life: Morals and the Church Courts* (Chelmsford, 1973), 160.
12. Dorothy McLaren, 'Fertility, Infant Mortality and Breast Feed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edical History*, 22 (1978); *Jane Austen's Letter*, ed. R. W. Chapman (2nd edn, Oxford, 1952), 488.
13. Alexander Murray, *Reason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1978), 241—2; Baker, *Image of Man*, 273.
14. Sir Thomas Pope Blount, *A Natural History* (1693), sig. A6.
15. *Economic Writings of Petty*, i. 275; Bodl., Ashmole MS. 240, fol. 282 (William Lilly); *The*

- Journeys of Celia Fiennes*, ed. Christopher Morris (1947), 265.
16. *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ed. J. S. Brewer et al. (1862—1932), xi. 780 (2); Owen, *Description of Penbrokshire*, 12; Margaret Gray, *The History of Bury* (Bury, 1970), 7; James Browne, *Travels over England, Scotland, and Wales* (1700), 115; Tyerman, *Wesley's Designated Successor*, 259. 关于平民像畜牲的其他观点参见 Christopher Hil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1974), chap. 8.
17. Christopher Hill,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1958), 227.
18. 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trans. Richard Howard (1967), 72. 参看 Charlotte Bronte, *Jane Eyre* (1847), chap. 26; MacDonald, *Mystical Bedlam*, 179; Robert Chambers,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1887 edn), 254.
19. Paul Slack, 'Poverty and Politics in Salisbury, 1597—1666', in *Crisis and Order in English Towns, 1500—1700*, ed. Peter Clark and Paul Slack (1972), 167; *The Morning Exercises at Cripplegate, St Giles in the Fields, and in Southwark* (5th edn, by James Nicholas, 1844—5), i. 232. 参看 [Robert Shelford], *Lectures or Readings* (1602), 26;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Common Fields* (1654), 24; M. G. Jones, *The Charity School Movement* (Cambridge, 1938), 145; 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 135.
20.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60; Fynes Moryson, *An Itinerary* (Glasgow, 1907—8), ii. 95—6. 参看 Richard S. Dunn, *Sugar and Slaves* (1973), 77; Walvin, *Black and White*, 42—3.
21. Dunn, *op. cit.*, 252; Arthur Zilvermit, *The First Emancipation* (1967), 7.
22. F. O. Shyllon, *Black Slaves in Britain* (1974), 9.
23. 见 George M. Fredrickson, *White Supremacy* (New York, 1981), 73—5.
24. Samuel Pyeatt Menefee, *Wives for Sale* (Oxford, 1981), 2, 70—1.
25. Timothy Nourse, *Campania Foelix* (1700), 15—16.
26. 致 George Dyer, 无日期; *Christie's Sale Catalogue*, 2 April 1975, no. 101.
27. André G. Haudricourt, 'Domestication des animaux, culture des plantes et traitement d'autrui', *L'Homme*, ii (1962).
28. Ainsworth, *Annotations*, i. 7.
29. *Memoirs of Denzil Lord Holles* (1699), i.
30. Borlase, *Natural History of Cornwall*, 291; Goldsmith, iv. 94.
31. Sir Frederick Pollock and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2nd edn, Cambridge, 1911), ii. 449; James L. Axtell, 'The Scholastic Philosophy of the Wilderness', *William and Mary Qtly.*, xxix (1972), 344.

32. T. C. Smout,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560—1830* (1960), 113; *Diary of Thomas Burton*, ed. John Towill Rutt (1828), ii. 210—11.
33.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1960), 401 (ii, para 172); Essex R. O., Q/SBa 2/91, cit. J. A. Sharpe, 'Crime in the County of Essex, 1620—1680' (Oxford D. Phil. thesis, 1978), 175.
34. Friends' House, MS. Portfolio i. 20, cit. Barry Reay, 'Early Quaker Activity and Recreations to it, 1652—1664' (Oxford D. Phil. Thesis, 1980), 151.
35. *Politics,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 William Lamont and Sybil Oldfield (1975), 61—2; Nehemiah Wallington, *Historical Notices of Events*, ed. R. Webb (1869), ii. 243.
36. Murray, *Reason and Society*, 236; Karl Marx, *Grundrisse*, trans Martin Nicolaus (Harmondsworth, 1973), 606.
37. *The Complete Works of St Thomas More*, viii(1), ed. Louis A. Schuster et al. (1973), 307—8; *M. Derings Workes* (1597), sig. B6^v; Peter Heylyn, *Aërius Redivivus* (2nd edn, 1672), 285; Richard L. Greaves, *Society and Relig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 (Minneapolis, 1981), 78—80.
38. 例如 Emmison, *Elizabethan Life: Morals and the Church Courts*, 142; *Middlesex County Records*, ed. John Cordy Jeaffreson (1886—92), iii. 179; *CSPD, 1611—18*, 361, 262, 540; *ibid.*, 1631—3, 256; Thomas Edwards, *Gangraena* (1646), iii. 18.
39. John Vicars, *Jehovah-Jireh. God in the Mount* (1644—6), i. 430—31.
40. Natalie Zemon Davi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1975), chap. 6. 参见 R. W. Scribner, *For the Sake of Simple Folk* (1981), 74—7.
41. Nourse, *Campania Foelix*, 197—8; Walvin, *Black and White*, 177, 182; *Regall Tyrannie Discovered* (1647), 11.
42. *CSPD, 1595—7*, 344;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 ed. J. G. A. Pocock (Cambridge, 1977), 240; *The Memoirs of Edmund Ludlow*, ed. C. H. Firth (Oxford, 1894), i. 206—7.
43. Burton, *Diary*, i. lxx; Locke, *Two Treatises*, 407 (ii. para. 181).
44. Benjamin Vincent, *Haydn's Dictionary of Dates* (25th edn, 1910), 1239 (未写出处); [J. Percival], *The Morality of Cumberland and Westmoreland* (1865), 23; *Local Population Studies*, 12 (1974), 26; *The Lisle Letters*, ed. Muriel St Clare Byrne (1981), v. 553.
45. *Works of Gerrard Winstanley*, 612.
46. 13 Ric. II, st. 1, C. 13 (1389—90); *Proceedings in Parliament, 1610*, ed. Elizabeth Read

- Foster (1966), i. 51. 论述 1671 年与 1831 年间猎物法的实施, 参见 P. B. Munsche, *Gentlemen and Poachers* (Cambridge, 1981).
47. 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et Pacis*, ed. William Whewell (Cambridge, n.d.), ii. 3. 5; Pufendorf, *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 314. 这个问题的复杂法律历史参见 W.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ii (n.d.), 490—95.
48. Edwards, *Gangraena*, iii. 20;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new edn, 1813), iv. 378 (iv. chap. 23).
49. E. P. 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1975), 162; D. J. V. Jones, 'The Poacher', *Historical Jnl*, 22 (1979) 839. 参见 *Albion's Fatal Tree*, ed. Douglas Hay et al. (1975), 207, and Munsche, *Gentlemen and Poachers*, 6—7, 63—4.
50. Mary Wollstonecraft, *The Rights of Woman* (EL, 1929), 190. 参见 G. G. Coulton, *The Medieval Village* (Cambridge, 1925), 246.

第二章 博物学与民间错误

一 分类

1. Urban T. Holmes, 'Gerald the Naturalist', *Speculum*, xi (1936); William Worcestre, *Itineraries*, ed. John H. Harvey (Oxford, 1969), 75—7, 135, 137; A. C. Seward, 'The Foliage, Flowers and Fruit of Southwell Chapter House', *Procs. Cambridge Antiqn. Soc.*, 35 (1935); Joan Evans, *Nature in Design* (1933), 64—5, 97; G. Evelyn Hutchinson, 'Attitudes towards Nature in Medieval England', *Isis*, 65 (1974); M. R. James, 'An English Medieval Sketch-Book', *Walpole Soc.*, 13 (1924—5); Brunson Yapp, *Birds in Medieval Manuscripts* (1981).
2. Joan Evans, *A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xford, 1956), 122.
3. 例如在十四世纪剑桥的鸟类插图中; Francis Klingender, *Animals in Art and Thought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ed. Evelyn Antal and John Harthan (1971), 422—3. 参看 E. H. Gombrich 对索斯韦尔植物的描述, *The Sense of Order* (1979), 189.
4. Raven, *Naturalists*, and Raven, *Ray* 中有精彩描述。然而, Canon Raven 的视角明显是“辉格党式”, 关注“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 无法忍受陈旧过时的思维方式。Allen, *Naturalist*, 这是一部博识、雅致的书, 书中参考书目极好, 但是 1700 年以前部分相当简短。
5. Coles, *Simpling*, 15.

6. John Parkinson, *Theatrum Botanicum* (1640), sig. (a)4; *The Grete Herball* (1529 edn), sig. Liii^v. 关于草药参见 Eleanour Sinclair Rohde, *The Old English Herbals* (1922) and Agnes Arber, *Herbals* (2nd edn, Darien, Conn., 1970).
7. John Lyon, 'The "Initial Discourse" to Buffon's *Histoire Naturelle*', *Jnl Hist. of Biology*, 9 (1976), 161—2; Topsell, sig. A4; George Gusdorf, *Les Sciences Humaines et la Pensée Occidentale*, ii (Paris, 1967), 461.
8. *Medieval Handbooks of Penance*, ed. John T. McNeill and Helena M. Gamer (New York, 1938), 40, 120, 157; Harold Barclay, *The Role of the Horse in Man's Culture* (1980), 74—5, 133; *The Whole Works of Jeremy Taylor*, ed. Reginald Heber, rev. Charles Page Eden (1847—54), ix. 362; A. S. Bicknell, 'Hippophagy', *Jnl of Soc. of Arts*, xvi (1867—8); *Animals in Folklore*, ed. J. R. Porter and W. M. S. Russell (Folklore Soc., 1978), 88.
9. 2 & 3 Edw. VI, c. 19 (1548); Thomas Wilson, *A Commentarie upon the Most Divine Epistle of S. Paul to the Romanes* (1614), 1185; A Prebendary of York, *An Enquiry about the Lawfulness of Eating Blood* (1733), 69.
10. John Fines, '“Judaising” in the Period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Trans. Jewish Hist. Soc.*, xxi (1962—7), 323; *The Reports of...Sr Henry Hobart* (4th edn, 1678), 236; Thomas Edwards, *Gangraena* (1646), ii. 2; Nathanael Homes, *Daemonologie* (1650), 193.
11. Ray, *Willoughby*, sig. a 2. 参看 Joannes Amos Comenius, *Orbis Sensualium Pictus* (3rd edn, 1672), 47; Louis Lemery, *A Treatise of Foods* (Eng. trans., 1704), 155—6.
12. Thomas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由 Christopher Bennet 扩充 (1655), 102; Richard S. Dunn, *Sugar and Slaves* (1973), 275; William Smellie,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History* (Edinburgh, 1790—99), ii. 251.
13. W. Robertson Smith, *Lectures on the Religion of the Semites* (Edinburgh, 1889), 265—8, 277—8, 286; Pliny, *Nat. Hist.*, viii. 45; Fynes Moryson, *An Itinerary* (Glasgow, 1907—8), ii. 82; iv. 200—201; *Advertisements for Ireland*, ed. George O'Brien (Dublin, 1923), 8—9; Robert Trow-Smith, *A History of British Livestock Husbandry* (1957), 188—9.
14. Julius Caesar, *De Bello Gallico*, v. 12; Andrew Boorde, *The Fyrst Bok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 ed. F. J. Furnivall (EETS, 1870), 275; *Year Books of Edward II*, viii (Eyre of Kent 6 & 7 Edward II, iii), ed. William Craddock Bolland (Selden Soc., 1913), xlix—li; *The Gospelles of Dystaves* (1507), sig. a vii; John Bulwer, *Anthropometamorphosis* (1653), 175.
15. Bingley, *An. Biog.*, i. 86.
16. James Hart, *KAINIKH, or the Diet of the Diseased* (1635). 85; [Richard Morison], *A*

- Remedy for Sedition* (1536), sig. Eiv^v; Izaak Walton, *The Compleat Angler* (1653), pt I, chap. 20; John Ray, *O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Moral, and Physiological; made on a Journey* (1673), 404; Thomas Cook, *Anecdotes of Mr. Hogarth* (1803), 301. 关于腐生见下文, pp. 87—8.
17. Topsell, 144; Bacon, ii. 625; Bingley, *Quadrupeds*, 4.
18. Pennant, *Zoology*, iii. 95; *The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Household of Henry Algernon Percy, the Fifth Earl of Northumberland* (1905), 409.
19. Charles Eliot Norton, *The Poet Gray as a Naturalist* (Boston, 1903), 26—37; A. W. Oxford, *English Cookery Books* (1913), 59; Charles Stevens and John Liebault, *Maison Rustique*, trans. Richard Surflot, ed. Gervase Markham (1616), 506; Bacon, ii. 625;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51, 77—8, 102; *The Miscellaneous Writings of Sir Thomas Browne*, ed. Geoffrey Keynes (new edn, 1946), 406; J[oshua] Childrey, *Britannia Baconica* (1661), 19.
20. Bacon, ii. 625; William Borlas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ornwall* (Oxford, 1768), 284; Moryson, *An Itinerary*, iv. 98; Ray, *Willoughby*, 196.
21. *The Animal Kingdom, or Zoological System of the celebrated Sir Charles Linnaeus*, trans. Robert Kerr (1792), 129—35.
22. Aristotle, *De Part. An.*, 643^b (但参看 *Hist. An.*, 488^a).
23. Robert Lovell, *ΠΑΝΖΩΟΠΥΚΤΟΛΟΓΙΑ. Sive Panzoologicomineralogia* (Oxford, 1661), intro.
24. Thomas Mouffet, *The Theater of Insects*, 附于 Edward Topsell, *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 rev. by J. R. (1658), 893. 参看 Pliny, *Nat. Hist.*, viii. 56.
25. W.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ii (1925), 489—90; Sir Edward Cok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 (1794—1817 edn), iii. chap. 47; *The First Part of the Reports of S^r George Croke*, rev. Sir Harbottle Grimston (1669), 125—6.
26. P. M. North, *The Modern Law of Animals* (1972), 9.
27. Topsell, 4; *The Workes of ... Gervase Babington* (1615), i. 246; Pennant, *Zoology*, ii. 283.
28. Henry More, *An Antidote against Atheism* (2nd edn, 1655), 120; Oldenburg, vii. 342;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1726), pt ii, chap. i; [John Newton and William Cowper], *Olney Hymns* (Glasgow, 1829), 276.
29. [Nicholas Cox], *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 (1677; reprint, East Ardsley, 1973), iv. 32.
30. Pennant, *Zoology*, iii. 3, 504; Goldsmith, vii. 91; *Batman upon Bartholome, His Booke De Proprietatibus Rerum* (1582), fol. 351; Oldenburg, vii. 26; *The Works of Michael Drayton*, ed. J. William Hebel (Oxford, 1961), iv. 33; Tobias Crisp, *Christ Alone Exalted* (5th edn,

- 1816), ii. 62; Edward Bury, *The Husbandmans Companion* (1677), 216.
31. Edmund Leach, 'Anthropological Aspects of Language', i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ed. Eric H. Lenneberg (Cambridge, Mass., 1964), 40—42.
32. *Philosophical Letters between the late learned Mr Ray and Several of his Ingenious Correspondents*, ed. W. Derham (1718), 242; Richard Bradley,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the Works of Nature* (1721), 121; Goldsmith, viii. 3; Pennant, *Zoology*, iii. 17; Bingley, *An. Biog.*, iv. 228; i. 80.
33. Thomas Brooks, *The Crown & Glory of Christianity* (1662), 93.
34. John Hill, *An History of Animals* (1752), 323, 221, 552, 541.
35. Lovell, *Panzologicomineralogia*, intro.; Bingley, *An. Biog.*, i. 25 (参看 Pennant, *Zoology*, ii. 367).
36. Aristotle, *Hist. An.*, 488^b, 588^a, 610^b; Ray, *Willoughby*, opposite 55; Goldsmith, v. 162—3.
37. Cox, *Gentleman's Recreation*, iii. 61.
38. [Oliver] St John, *An Argument of Law concerning the Bill of Attainder of High-Treason of Thomas Earle of Strafford* (1641), 72.
39. Beryl Rowland, *Blind Beasts* ([Kent, Ohio], 1971), 128.
40. Joan Thirsk, *Hors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Reading, 1978), 24 (不可缺少的描述). 又见 P. R. Edwards, 'The Horse Trade of the Mid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gHR*, 27 (1979). 当时关于马的不同种类的论述, 参见 Topsell, 285—93; Gervase Markham, *Countray Contentments* (1615), i. 67; Bradley,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93—4; Richard Berenger, *The History and Art of Horsemanship* (1771), i. 178—81.
41. 见 C. M. Prior, *Early Records of the Thoroughbred Horse* (1924); Peter Willet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roughbred* (rev. edn, 1975); 以及 Ronald Paulson, *Emblem and Expression* (1975), 165.
42. Prior, *ibid.*, 141.
43. Eric Kerridge,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chap. ix (cattle, sheep); *The Berkeley Manuscripts*, ed. Sir John Maclean (Gloucester, 1883—5), ii. 363 (foxhounds); William Ramesey, *Mans Dignity* (1661), 54 (pigeons).
44. Cox, *Gentleman's Recreation*, i. 27; *Sotheby's Sale Catalogue*, 22 June 1976, item no. 161.
45. *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 ed. Joan Thirsk and J. P. Cooper (Oxford, 1972), 331; 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ks* (1737), iii. 218.
46. William Cavendish, *A New Method and Extraordinary Invention to Dress Horses* (1667),

- sig. (b)2; *Tracts on Liberty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 ed. William Haller (New York 1934), ii. [48—9].
47. 参看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 New York, 1960); William F. Bynum,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fter Forty Years', *Hist. of Sci.*, xiii (1975).
48. 例如 *The Petty Papers*, ed. Marquis of Lansdowne (1927), ii. 21—30; *The Petty-Southwell Correspondence*, ed. Marquis of Lansdowne (1928; reprint, New York, 1967), 43—6; M. F. Ashley Montagu, *Edward Tyson* (Philadelphia, 1943), 242; Topsell, 6.
49. William Swainson, *A 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History* (1834), 76.
50. John Caius, *Of English Dogges*, trans. Abraham Fleming (1576), 24 (还有类似的故事, 参见 Raven, *Naturalists*, 6—7; Thomas Fuller, *The Worthies of England*, ed. John Freeman (1952), 488).
51. 参看 Claude Lévi-Strauss, *Totemism*, trans. Rodney Needham (Harmondsworth, 1969); Rodney Needham, *Primordial Characters* (Charlottesville, Va., 1978), 4—5, 39; Barry Barnes and Steven Shapin, 'Where is the Edge of Objectivity?', *Brit. Jnl for the Hist. of Sci.*, x (1977); Yi-Fu Tuan, *Topophilia*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4), 18; Mary Douglas, *Implicit Meanings* (1975), 285; Marshall Sahlins, *The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 (1977), 101.
52. Karl Figlio, 'Chlorosis and Chron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Social History*, 3 (1978), 169 (着重号是我加的).
53. Bury, *Husbandmans Companion*, 81; R. T. Gunther, *Early Science in Oxford*, iii (Oxford, 1925), 476; William Turner, *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Most Remarkable Providences* (1697), iv. 51.
54. *The Theological Works of...Henry More* (1708), 33 (继 Aristotle, *Hist. An.*, 614^b 和 Pliny, *Nat. Hist.*, x. 23).
55. Charlotte M. Yonge, *An Old Woman's Outlook in a Hampshire Village* (1896), 257—9; Goldsmith, v. 221; Sir Thomas Browne, *Notes and Letter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Norfolk* (1902), 96.
56. Smellie, *Philosophy of Natural History*, i. 420.
57. Richard Jobson, *The Golden Trade* (1623), 152.
58. Plot, *Staffs*, 233.
59. George R. Jesse, *Research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Dog* (1866), i. 319; William Camden, *Britannia*, ed. Richard Gough (2nd edn, 1806), i. 4.
60. Joseph Warder, *The True Amazons* (3rd edn, 1716), v—vi (抄袭 Moses Rusden, *A Further Discovery of Bees* (1679), sig. A2). 参看 Virgil, *Georgics*, iv; Varro, *Rerum Rusticarum*, iii.

16. Hilda M. Ransome, *The Sacred Bee in Ancient Times and Folklore* (1937)是一本有价值的汇编。
61. John Levett, *The Ordering of Bees* (1634), 68; Rusden, *Further Discovery*, 3.
62. 例如 Charles Butler, *The Feminine Monarchie* (Oxford, 1609), sig. A3; *The Works of John Selden*, ed. David Wilkins (1726), iii. col. 928; John Thorley, *ΜΕΛΙΣΣΗΛΟΓΙΑ or, the Female Monarchy* (1744), 7, 11—12, 47, 48.
63. *A Supplement to Mr Chambers's Cyclopaedia* (1753), ii, 'Queen-Bee'. 参看 Ransome, *Sacred Bee*, 208.
64. Samuel Purchas, *A Theatre of Political Flying-Insects* (1657).
65. Rusden, *Further Discovery*, sigs. A2^v-3. 参看 17, 21, 28.
66. 转引自 Ellis, iii (3). 150. 参看 Morris Berman, *Social Change an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1978), 7.
67. *Patriarcha and other Political Works of Sir Robert Filmer*, ed. Peter Laslett (Oxford, 1949), 84. 参看 W. H. Greenleaf, *Order, Empiricism and Politics* (1964), 45; Michael Hudson, *The Divine Right of Government* (1647), 62; Ro. Grose, *Royalty and Loyalty* (1647), 4.
68. Joseph Caryl, *An Exposition . . . upon . . . Job* (1643—66), xi. 625—7; vi. 117. 参看 Peter Barker, *A Ludicious and Painefull Exposition upon the Ten Commandements* (1624), 206; Alexander Rosse, *Leviathan Drawn out with a Hook* (1653), 19.
69. 例如 Muffett, *Theater of Insects*, 1025; Topsell, sig. A4; [Thomas Scott], *The Belgick Pismire* (1622), 17—18; Brooks, *Crown and Glory of Christianity*, 32; Oldenburg, vii. 51; Butler, *Feminine Monarchie*, sigs. b1, b5; Henry Powe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1664), 25; *The Theological, Philosophical and Miscellaneous Works of the Rev. William Jones*, vi. 47.
70. *The Sermons of M. John Calvin upon . . . Deuteronomie*, trans. Arthur Golding (1583), 560, 776; John Maplet, *A Greene Forest* (1567), fol. 104; Muffett, *Theater of Insects*, sig. Ffff4; Bury, *Husbandmans Companion*, 300; Topsell, 245; Henry Church, *Miscellanea Philo-Theologica* (1637), 84—5.
71. Pennant. *Zoology*, i. 101. 参看 Mrs Eliza Brightwen, *More about Wild Nature* (n.d.), 91 n3.
72. Joseph Taylor, *Ornithologia Curioso* (1807), 62—3.
73. [J. L. Knapp], *The Journal of a Naturalist* (3rd edn, 1830), 153, 170; Brightwen, *op. cit.*, 106.
74. 参看 John Berger, 'Animals as Metaphor', *New Soc.*, 39 (10 March 1977); Needham,

- Primordial Characters*, 53.
75. 例如 Goldsmith, iii. 347; v. 220—21; Bewick, *Quadrupeds*, 162, 206; Bingley, *Quadrupeds*, 450. Beryl Rowland, *Animals with Human Faces* (1974) and *id.*, *Birds with Human Souls* (Knoxville, Tennessee, 1978) 是鸟兽象征的实用指南, 按字母顺序排列。另见 Joshua Poole, *The English Parnassus* (1657), 从上一世纪的英文诗歌中汇编; John Swan, *Speculum Mundi* (2nd edn, Cambridge, 1644), 358—488; G. L. Remnant, *A Catalogue of Misericords in Great Britain* (Oxford, 1969), xxxv—xxxvii, 211—14; Arthur H. Collins, *Symbolism of Animals and Birds represented in English Church Architecture* (1913).
76. [Thomas Wilcox], *A Short, yet sound Commentarie one...on...the Proverbes of Salomon* (1589), fol. 18^v; George Cheyne, *An Essay on Regimen* (1740), 71—2.
77. 见 Rosemary Freeman, *English Emblem Books* (1967); Mario Praz, *Studi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Imagery* (2nd edn, Rome, 1964).
78. Muffett, *Theater of Insects*, 951, 980; Thomas Scot, *Philomythie or Philomythologie* (2nd edn, 1616), sig. E5^v; Richard Bradley, *New Improvements of Planting and Gardening* (2nd edn, 1718), iii. 59.
79. Roger Williams, 'A Key into the Language of America', ed. James Hammond Trumbull (Pubs. of the Narragansett Club, Providence, R. i., 1866), i. 130, 190—91; *The Diary of Ralph Josselin*, ed. Alan Macfarlane (Brit. Acad., 1976), 134.
80. 植物分类史的文献浩瀚广博。以下是我发现有用的文献: M. Adanson, *Familles des Plantes* (Paris, 1763), i; Richard Pulteney,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Progress of Botany in England* (1790), ii; James Edward Smith, 'Introductory Discourse on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Natural History', *Trans. of the Linnaean Soc.*, i (1791); Julius von Sachs, *History of Botany*, trans. Henry E. F. Garnsey, rev. i. B. Balfour (Oxford, 1906); Sydney Howard Vines, 'Robert Morison and John Ray', in *Makers of British Botany*, ed. F. W. Oliver (Cambridge, 1913); Emile Callot, *La Renaissance des sciences de la vie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51);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Eng. trans., 1970), chap. 5; David Knight, *Ordering the World* (1981); A. G. Morton, *History of Botanical Science* (1981), chaps. 5—8.
81. John Woodward, *Fossils of All Kinds* (1728), ii. 2.
82. 见 Raven, *Ray*, 尤其是 chap. 8; Phillip R. Sloan, 'John Locke, John Ra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Natural System', *Jnl of the Hist. of Biology*, 5 (1972); Morton, *History of Botanical Science*, 201—7.
83. 对它的论述见 James L. Larson, *Reason and Experience* (1971). 关于它在英国的接受情

- 况, 参见 Carl Linnaeus, *Species Plantarum* (facsimile of 1st edn, 1753), with intro. by W. T. Stearn (Ray Soc., 1975—9), i. 79—80; Henrey, ii. 89—90.
84. Stearn, intro. To Linnaeus, *Species Plantarum*, 25.
85. *A System of Vegetables... translated from the 13th edn... of the Systema Vegetabilium of the late Professor Linneus... by a Botanical Society at Lichfield* (Lichfield, 1782), i. 3—5.
86. Raven, *Ray*, 193; Sloan, 'John Locke, John Ra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Natural System', 4—5, 28—9; Morton, *History of Botanical Science*, 135—6, 201.
87. 例如 *The Letters of Sir William Jones*, ed. Garland Cannon (Oxford, 1970), ii. 776.
88. André Haudricourt, 'Botanical Nomenclature and its Translation', in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Mikuláš Teich and Robert Young (1973), 267.
89. *Miscellaneous Tracts relating to Natural History*, trans. Benjamin Stillingfleet (2nd edn, 1762), xxii—xxiii.
90. Émile Guyénot, *Les Sciences de la vi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41), bk 1, chap. iv.
91. 例如 Lyon, '“Initial Discourse” to Buffon's *Histoire naturelle*', 164; 以及 Daniel J. Boorstin, *The Lost World of Thomas Jefferson* 引用的其他作家 (New York, 1948), 137.
92. 参看 Arthur B. Ferguson, *Clio Unbound* (Durham, N. C., 1979), 60.
93. Kitty W. Scoular, *Natural Magic* (Oxford, 1965), 8—9; Ray, *Willoughby*, sig. A4.
94. Freeman, *English Emblem Books*, 227—8; Herbert M. Atherton, *Political Prints in the Age of Hogarth* (Oxford, 1974), 29—30.
95. *The Complet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 ed. John Bigelow, viii (1888), 444.
96. *Works of Jeremy Taylor*, ix. 283—4; *Works of Rev. William Jones*, iii. 23.
97. Hobbes, *EW*, ii. 66—7; iii. 156—7; iv. 120—21. 参看 John Hall of Richmond, *Of Government and Obedience* (1654), 30, 34, 99—100, 168.
98. John Swammerdam, *The Book of Nature*, trans. Thomas Floyd, rev. John Hill (1758), 170; Hester Hastings, *Man and Beast in French Though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36), 88—93. 另见 John Keys, *The Practical Bee-Master* (n.d., [? 1780]), 2.
99. [Henry Home of Kames], *Elements of Criticism* (6th edn, Edinburgh, 1785), ii. 186; *Letters of Hartley Coleridge*, ed. Grace Evelyn Griggs and Earl Leslie Griggs (1941 edn), 173.
100. Aristotle, *De Part. An.*, 645^a.
101. Mouffet, *Theater of Insects*, 1012; Sir Thomas Browne, *Religio Medici* (1643), i. paras. 15—16; Plato, *Gorgias*, 474^d.
102. 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ks*, ii. 388; *The Life, Unpublished Letters, and Philosophical Regimen of Anthony, Earl of Shaftesbury*, ed. Benjamin Rand (1900), 121—2.

103. Ray, *Willoughby*, 170; Sir Charles Linné, *A General System of Nature*, trans. and ed. William Turton (1806), Passim; Pennant, *Zoology*, i. 65; iii. 18—19.
104. Basil Taylor, *Stubbs* (2nd edn, 1975), intro.; Paulson, *Emblem and Expression*, 163—5, 179; Edmund Blunden, *Nature in English Literature* (1929), 23; *John Constable's Discourses*, ed. R. B. Beckett (Suffolk Recs. Soc., 1970), 12n.

二 民间错误

1. B. A. L. Cranstone, 'Animal Husbandry: The evidence from ethnography', in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ed. Peter J. Ucko and G. W. Dimbleby (1969), 251.
2. 一些早期的例子收在 John Russell Smith, *A Bibliographical List of the Work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towards illustrating the Provincial Dialects of England* (1839). 其他例子参见 'Select Bibliographical List', prefaced to *Dialect Dict.*
3. Sternberg, 14; William Dickinson, *A Glossary of Words and Phrases pertaining to the Dialect of Cumberland* (EDS, 1878), 20.
4. Francois Rabelais, *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trans. Sir Thomas Urquhart (1653—9; World's Classics, 1934), bk iii, chap. 13. 类似的举例参见 *The Boke of Saint Albans*, ed. William Blades (1881), sig. fv—vi; John Manwood, *A Treatise and Discourse of the Lawes of the Forrest* (1598), fols. 26^v—8; Randle Holme, *The Academy of Armory* (Chester, 1688), ii. 131—6; 以及 John Hodgkin, 'Proper Terms', *Trans. Philological Soc.* (1907—10) 的引用.
5. Holme, *op. cit.*, ii. 131—2; Hodgkin, *art. cit.*
6. Claude Lé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 (Eng. trans., 1966), 3, 8; Godfrey Lienhardt, *Divinity and Experience* (Oxford, 1961), 16. 参看 Clifford Geertz, '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 *The Antioch Rev.*, 33 (1975), 20—21; G. E. Hutchinson, *The Itinerant Ivory Tower* (1953), 30.
7. *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 (1674), 197—8. 参看 J. C. Atkinson, *Forty Years in a Moorland Parish* (1907 edn), 338—9; Gerald E. H. Barrett-Hamilton, *A History of British Mammals* (1910—13), ii. 282—3.
8. F. N. L. Poynter, 'Nicholas Culpeper and His Books', *Jnl Hist. Medicine*, 17 (1962), 161—2. 关于十八世纪的草药, 参见 Henrey, iii.
9. *Grete Herball*, sigs. Ui, Giv^v, Fiii, vi.

10. Robert Turner, *Botanologia* (1664), 70;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906; John R. Wise, *The New Forest* (1863), 176; Worcestre, *Itineraries*, 125n.
11. Coles, *Eden*, 317; Parkinson, *Paradisi*, 472.
12. *The Life of Thomas Cooper by himself* (1897 edn), 18—19.
13. Pulteney, *Sketches of the Progress of Botany*, ii. 309.
14. Parkinson, *Paradisi*, 468; J. W[orlidge], *Systema Horti-Culturæ* (1677), 230, 224. 参看 Coles, *Simpling*, 48—50.
15. G. W. Francis, *The Little English Flora* (1839), 49, 88; *Agnus Castus, a Middle English Herbal*, ed. Gösta Brodin (Upsala, 1950), 168; Turner, *Botanologia*, 290 (参看 *King Lear*, iv. 6, lines 14—15).
16. 这一做法受到法令禁止, 5 & 6 Edw. VI, c. 23 (1551—2). 参看 William Turner, *A New Herball* (London and Cologne, 1551—62), ii, fol. 11^v;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46.
17. Turner, *New Herball*, i. sig. cii.
18.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1582, 1584.
19. *Ibid.*, 1116, 1478; Coles, *Eden*, 575.
20.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963; Sir Hans Sloane, *A Voyage to the Islands* (1707—25), i. xxv; Francis, *Little English Flora*, 78.
21. Turner, *New Herball*, ii. fol. 18;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112; James Britten and Robert Holland,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lant-Names* (EDS, 1886), 18.
22. Turner, *New Herball*, i. sig. ciii; Coles, *Simpling*, 68; *Grete Herball*, sig. Bvi^v.
23. Raven, *Naturalists*, 66—7; *Turner on Birds*, ed. A. H. Evans (Cambridge, 1903), 119; *Miscellaneous Writings of Sir Thomas Browne*, 381.
24. Raven, *Naturalists*, 305, 317.
25. Eleazar Albin. *A Natural History of Birds* (1731—8), sig. A3; *DNB*, 'Curtis, William'; 'Banks, Sir Joseph'.
26. Turner, *New Herball*, i. sig. Aiii^v;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672, 676, 1060; Coles, *Simpling*, 4.
27. Morton, *Northants.*, 98; BL, Sloane MS. 3340, fol. 45^v.
28. *Memoirs of the Wernerian Natural History Soc.*, iv (for 1821—2) (Edinburgh, 1822), 219.
29. Butler, *Feminine Monarchie*, sig. a3; Hill, *History of Animals*, 434—5.
30. Samuel Hartlib, *The Compleat Husband-Man* (1659), 63, 68—71; *Miscellaneous Tracts*, trans. Stillingfleet, 370.
31. *Suffolk in the XVIIth Century*, ed. Lord Francis Hervey (1902), 34; Edward Moor, *Suffolk*

- Words and Phrases* (1823), 365; Knapp, *Journal of a Naturalist*, 309; Maude Robinson, *A South Down Farm in the Sixties* (1947 edn), 45.
32. Stephen Glover,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Derby*, ed. Thomas Noble (1829), i. 137; T. D. Brushfield in *Trans. Devonshire Assoc.*, xxix (1897), 313—14; Barrett-Hamilton, *British Mammals*, ii. 68n.
33. Swainson, *Preliminary Discourse*, 144; Glover, *op. cit.*, i. 178; *The Garden Book of Sir Thomas Hanmer*, with intro. by Eleanour Sinclair Rohde (1933), xviii; Barrett-Hamilton, *op. cit.*, ii. 100—101.
34. Thomas Dawson, *The Good Huswifes Jewell* (1596), fol. 44; Sternberg, 157; *Gilbert White's Journals*, ed. Walter Johnson (1931; reprint, Newton Abbot, 1970), 357; Evelyn, *Sylva*, 46; Stephen Switzer, *Ichnographia Rustica* (1718), i. 220—21.
35. Rusden, *Further Discovery*, 56, 64; Warder, *True Amazons*, 5, 23.
36. Raven, *Naturalists*, 194—5; Ray, *Willoughby*, 60; *The Journeys of Celia Fiennes*, ed. Christopher Morris (1947), xxxviii.
37. [Sir Peter Pett], *The Happy Future State of England* (1688), 58; Bingley, *An. Biog.*, iii. 171; Rowland Hill, *Journal of a Tour through the North of England* (1799), 86n—87n; Robert Willan, *A Glossary of Words used in the West Riding*, ed. Walter W. Skeat (EDS, 1873), 96.
38. Barrett-Hamilton, *British Mammals*, ii. 37.
39. *Gilbert White's Journals*, 341; 'A Description of Cleveland', *The Topographer and Genealogist*, ii (1853), 419, 418. 参看 *The Diary of Ralph Thoresby*, ed. Joseph Hunter (1830), i. 144—5; Childrey, *Britannia Baconica*, 160.
40. Goldsmith, vi. 2—3; Swainson, *Birds*, 17—18; Barrett-Hamilton, *British Mammals*, ii. 240—42; Sir 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iii, chap. 5; Charles Leigh, *The Natural History of Lancashire, Cheshire, and the Peak* (Oxford, 1700), i. 148; Joseph Hunter, *The Hallamshire Glossary* (1829), 41; Sternberg, 79.
41. *Agnus Castus*, 124; Turner, *New Herball*, i. sig. Ci^v; ii. fols. 115, 162^v; Plot, *Staffs.*, 223; Coles, *Simpling*, 66—7; Coles *Eden*, 20, 27, 45;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1001.
42. Evelyn/Hunter, 396—7; Evans, *Pattern under the Plough*, 132; John Smith, *Englands Improvement Revived* (1670), 181; Mrs. Stone, *God's Acre* (1858), 257.
43. John H. Harvey, 'Medieval Plantsmanship in England', *Garden History*, i (1972).
44. Evelyn/Hunter, 223; Cyril E. Hart, *The Free Miners of the Royal Forest of Dean* (Gloucester, 1953), 75—6.

45. Plot, *Staffs.*, 207; Robert Holland, *A Glossary of Words used in the County of Chester* (EDS, 1884—6), 390.
46. Britten and Hollan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lant-Names*, 342—3; Nich[olas] Culpeper, *The English Physitian Enlarged* (1653), 163 (否定论述见 Turner, *Botanologia*, 16).
47.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845—6.
48. Plot, *Staffs.*, 222—3;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1789; ed. James Fisher, Harmondsworth, 1941), letters to Barrington, xxviii; Evelyn/Hunter, 157n.
49. Sternberg, 161; Geoffrey Grigson,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lant Names* (1974), 68.
50. Turner, *Botanologia*, 114;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Harmondsworth, 1973), 47, 213—14, 422, 756.
51. Smith, *Englands Improvement*, 210; John Ashton, *Social Life in the Reign of Queen of Anne* (new edn, 1897), 42; Charles Smyth, *Church and Parish* (1955), 64; Gordon Huelin in *Guildhall Studs. in London History*, iii (1978), 166—7; J. G. Frazer, *The Magic Art* (3rd edn, 1911), ii. 52, 59; Charles Phythian-Adams, *Local History and Folklore* (1975), and *id.*, 'Rural Culture', in *The Victorian Countryside*, ed. G. E. Mingay (1981); 见下文, pp. 230—31.
52. Swainson, *Birds*, 7, 14, 33, 34; *id.*, *A Handbook of Weather Folk-Lore* (1873), 228—57; Gervase Markham, *The English Husbandman* (1635), 11; *Gospelles of Dystaves*, sigs. Ci, Cvii^v; *The Works of Symon Patrick*, ed. A. Taylor (Oxford, 1858), viii. 636.
53. Borlase, *Natural History of Cornwall*, 324; Whit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etters to Barrington, xlvii.
54. Bacon, ii. 516;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1341.
55. *Gospelles of Dystaves*, sig. Biv, Eiii^v, Eiv^v; Elizabeth Mary Wright, *Rustic Speech and Folk-Lore* (1913), 219.
56.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747; *Gospelles of Dystaves*, sig. Ciii^v; *Poems of William Browne*, ed. Gordon Goodwin (n.d., c. 1893), ii. 280; Goldsmith, vi. 4—5; vii. 349; Knapp, *Journal of a Naturalist*, 173;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ii. chap. 7; William Horman, *Vulgaria* (1519), fol. 19.
57. *The Letters of Mrs Gaskell*, ed. J. A. V. Chapple and Arthur Pollard (Manchester, 1966), 31—2.
58. J. W[orlidge], *Systema Agriculturae* (1669), 261; Powe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19. 概略参见 Frank Gibson, *Superstitions about Animals* (1904);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 Decline of Magic*, 745—51; Wright, *Rustic Speech and Folk-Lore*, chap. 13.
59. H. Kirke Swann,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and Folk-Names of British Birds* (1913), 198—9, 231; Swainson, *Birds*, 14—15, 52—3; Moor, *Suffolk Words and Phrases*, 435.
60. Margaret Cavendish, Marchioness of Newcastle, *Poems and Phancies* (2nd imp., 1664), 87; Thomas Jackson, *A Treatise containing the Originall of Unbeliefe* (1625), 177; George Smith, *Six Pastorals* (1770), 30.
61. Sternberg, 47; *The Guardian*, 61 (21 May 1713); Goldsmith, v. 380—81; vii. 349; Swann, *Dictionary*, 67—8; Wright, *Rustic Speech*, 219; Holland, *Glossary of Words in Chester*, 165, 249. 概略参见 James Ritchie, *The Influence of Man on Animal Life in Scotland* (Cambridge, 1920), 237—40.
62. Swainson, *Birds*, 36—43; Swann, *Dictionary*, 262; Wise, *New Forest*, 282; Phythian-Adams, *Local History and Folklore*, 26.
63. Sternberg, 160.
64. 见下文, p. 147.
65. 'The Excursion', iv. lines 614—15.
66. 参看 Hildred Geertz 与笔者的交流, *Jn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i (1975), 71—109.
67.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尤其是 i. chap. 6—9; William Cobbett, *A Year's Residence in America* (1818; Abbey Classics, n.d.), para. 201. 参看 Pliny, *Nat. Hist.*, viii. 22, 57; ix. 16; x. 12; xi. 24; xviii. 35; Evelyn/Hunter, 408.
68. 见 Edward A. Armstrong, *The Folklore of Birds* (1958), chaps. 2, 9.
69. J. Harvey Bloom, *Shakespeare's Garden* (1903), 26; William Langland, *Piers Plowman*, A-text, passus 1, lines 65—6; *Works of Drayton*, iv. 507.
70. 见上文, p. 74; Bradley,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119; [W. Carr], *The Dialect of Craven* (2nd edn, 1828), i. 250; Swainson, *Birds*, 113; Pliny, *Nat. Hist.*, x. 9.
71. 参见 James Edmund Harting, *The Ornithology of Shakespeare* (1817), 104, 以及 Armstrong, *Folklore of Birds*, 72—3.
72. George Perkins Marsh, *Man and Nature* (1864), ed. David Lowenthal (Cambridge, Mass., 1965), 354n.
73. E. Estyn Evans, *Irish Folk Ways* (1957), 297.
74. Worlidge, *Systema Agriculturae*, 262; Sternberg, 159; *Thoresby Diary*, i. 149; *The Hawkins' Voyages*, ed. Clements R. Markham (Hakluyt Soc., 1878), 150; George Gifford, *A Discourse of the Subtill Practises of Devils* (1587), sigs. C1^v—2; Swainson, *Birds*, 81; Wise, *New Forest*, 284; Yonge, *An Old Woman's Outlook*, 38—9, 76.

75. *The Works of Thomas Nashe*, ed. R. B. McKerrow (Oxford, 1966), ii, 172;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i, 983.
76. Wright, *Rustic Speech*, 217. 参看 Michael D. Jackson, 'Structure and Event: Witchcraft Confession among the Kuranko', *Man*, new ser., 10 (1975), 395.
77. Sternberg, 161—2; John Josselyn, *An Account of Two Voyages to New-England* (1674), 193 (参看 Edward Peacock, *A Glossary of Words used in the Wapentakes of Manley and Corringham, Lincolnshire* (EDS, 1887), 133)
78. 例如 *The Workes of . . . Gervase Babington* (1615), i, 495; Edward Elton, *An Exposition of the Epistle of Saint Paul to the Colossians* (3rd edn, 1637), 7, 152. 参见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747—8.
79. Paul S. Seaver, *The Puritan Lectureships* (Stanford, Calif., 1970), 347.
80. William Prynne, *Histrio-Mastix* (1633), 21; Gordon Huelin in *Guildhall Studies in London History*, iii (1978), 168; John Stow, *A Survey of the Cities of London and Westminster*, enlarged by John Strype (1720), ii (2), 66; Tho. Hall, *Funebria Florae* (2nd edn, 1661).
81. Edward Fisher, *A Chrisian (sic) Caveat* (5th edn, 1653), 63.
82. Morton, *Northants.*, 340.
83. Turner, *New Herball*, ii, fol. 46. 参看 Grete Herball, sig. Pvi^v; Parkinson, *Paradisi*, 377;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351—2.
84. Bernard Capp, *Astrology and the Popular Press* (1979), 196; *The Morning Exercises at Cripplegate, St Giles in the Fields, and in Southwark* (5th edn, by James Nichols, 1845), v, 65.
85. Plot, *Staffs.*, 22; Childrey, *Britannia Baconica*, 54—5; Borlase, *Natural History of Cornwall*, 219; H[ugh] P[latt], *Floraes Paradise* (1608), 4, 150—51; Ray, *Observations*, 410.
86. Topsell, 712.
87. *True and Wonderfull. A Discourse relating a Strange and Monstrous Serpent* (1614), in *The Harleian Miscellany* (1808—11), iii, 227—31; *Clenennau Letters and Papers*, ed. T. Jones Pierce, *National Lib. of Wales Jnl*, supplement, ser. iv, pt i (1947), 86, 关于这些观念的古典和神话起源参见 Margaret W. Robinson, *Fictitious Beasts, a Bibliography* (1961); Rudolf Wittkower, 'Marvels of the East', *Jn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 (1942), 13; Heinz Mode, *Fabulous Beasts and Demons* (Eng. trans., 1975); Katharine Park and Lorraine J. Daston, 'Unnatural Conceptions', *Past & Present*, 92 (1981).
88. Parkinson, *Theatrum Botanicum*, 1611; Lovell, *Panzoologicomineralogia*, intro.; Thomas

- Birch,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i (1756), 26, 35, 83.
89. Ray, *Willoughby*, sig. a1; Bradley, *Philosophical Account*, 73. 参看 Caryl, *Exposition upon Job*, xi. 346—58; Raven, *Ray*, 380; Odell Shepard, *The Lore of the Unicorn* (1930).
90. Ray, *Observations*, 27; Raven, *Ray*, 132n; Edward Tyson, *Orang-Outang, sive Homo Sylvestris* (1699), sig. A2.
91. Hill, *History of Animals*, 317. 关于早期怀疑论参见 Raven, *Naturalists*, 199.
92.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John Aubrey, *Remaines of Gentlisme and Judaisme*, ed. James Britten (Folk-Lore Soc., 1881); John Ray, *A Collection of English Proverbs* (Cambridge, 1670); Henry Bourne, *Antiquitates Vulgares* (Newcastle, 1725).
93. *A Selection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Linnaeus*, ed. Sir James Edward Smith (1821), i. 49; *Miscellaneous Tracts*, trans. Stillingfleet, 359; Smellie, *Philosophy of Natural History*, i. 128.
94. *Thraliana*, ed. Katherine C. Balderston (Oxford, 1942), i. 224.

三 术语

1. 英国植物名称史的起点是 William Turner, *Libellus De Re Herbaria* (1538)和 *The Names of Herbes* (1548), 一起影印再版, 由 James Britten, B Daydon Jackson and W. T. Stearn 作序 (Ray Soc., 1965). 其他介绍有 R. C. Prior, *On the Popular Names of British Plants* (3rd edn, 1879); John Earle, *English Plant Names from the T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Oxford, 1880); Britten and Hollan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lant-Names*; Wright, *Rustic Speech*, chap. 21; Grigson, *Dictionary of English Plant Names*.
2. Wright, *Rustic Speech*, 203—4.
3.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803, 805.
4. Josselyn, *Account of Two Voyages*, 73.
5. Parkinson, *Paradisi*, 300, 283.
6.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897, 780.
7. *Turner on Birds*, ed. Evans, 19; Moor, *Suffolk Words*, 347. 关于鸟类名称参见 Swainson, *Birds*; Charles Louis Hett, *A Glossary of Popular, Local and Old-Fashioned Names of British Birds* (1902); Wright, *Rustic Speech*, 339—340.
8. Sternberg, 29; James Orchard Halliwell, *A Dictionary of Archaic and Provincial Words* (5th edn, 1845), ii. 650; Pennant, *Zoology*, iii. 14; Bingley, *An. Biog.*, iii. 161; William Cobbett, *The English Gardener* (1829; Oxford, 1980), 222.

9. *A Memoir of Thomas Bewick written by himself* (1979 edn), 15.
10. Raven, *Naturalists*, 127.
11. Turner, *New Herball*, ii. fol. 94^v.
12. Culpeper, *English Physitian Enlarged*, 8, 27.
13.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774; Turner, *Botanologia*, 216.
14.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464—5.
15. Britten and Hollan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lant-Names*, vii.
16. J. C. Atkinson, *Play Hours and Half-Holidays* (1892 edn), 137.
17. N. F., *The Fruiterers Secrets* (1604), sig. Aij.
18. Parkinson, *Paradisi*, 247.
19. *Dialect Dict.*
20. Browne, *Notes and Letters on Natural History of Norfolk*, 76; Peter J. Schmitt, *Back to Nature* (New York 1969), 34.
21. Parkinson, *Paradisi*, 571; Henrey, ii. 212.
22. Ellis, i (3). 147.
23. Nicholas Culpeper, *Pharmacopeia Londinensis* (1654), sig. A8^v; Geoffrey Grigson, *The Englishman's Flora* (1955), 72; *The 'Critica Botanica' of Linnaeus*, trans. Sir Arthur Hort, rev. M. L. Green (Ray Soc., 1938), 55—6.
24. 例如 Turner, *Botanologia*, sig. a2; Coles, *Simpling*, 88—92.
25. Raven, *Ray*, 98—9, 159, 224, 464;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Ray*, ed. Edwin Lankester (Ray Soc., 1848), 187—8.
26. Coles, *Simpling*, sig. A2. 参看 R. S. Roberts,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Import of Drugs into Britain', in *The Evolution of Pharmacy in Britain*, ed. F. N. L. Poynter (1965).
27. Thomas Short, *Medicina Britannica* (1746), vii. 参看 William Chafin, *A Second Edition of the Anecdotes and History of Cranbourn Chase* (1818), 59—60.
28. Britten and Hollan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lant-Names*, xviii. 参见 William Fox, *The Working Man's Model Family Botanic Guide or, Every Man his Own Doctor* (10th edn, Sheffield, 1884).
29. 这些名字几乎都收在 *Dialect Dict.* 或 Halliwell, *Dictionary of Archaic or Provincial Words*. 其余参见 Turner, *Botanologia*, 296; Stephen Blake, *The Compleat Gardeners Practice* (1664), 89.
30. Robert Smith, *The Universal Directory for Taking Alive and Destroying Rats* (1768), 187 (在开头目录表中此鸟的名称被适当缩短了).

31. *The Diaries of Thomas Wilson, D. D., 1731—37 and 1750*, ed. C. L. S. Linnell (1964), 50 (其中的名称为 Dunchey).
32. *Petty-Southwell Correspondence*, 306.
33. ‘*Critica Botanica*’ of Linnaeus, 87.
34. 除上一节注 83 之外, 参见 John L. Helmer, ‘The Early History of Binomial Nomenclature’, *Huntia*, i (1964); William T. Stearn, *Botanical Latin* (2nd edn, Newton Abbot, 1973); Pulteney, *Sketches of the Progress of Botany*, ii. 347—52.
35. 尽管有作者呼吁, 如 Thomas Martyn, *The Language of Botany* (1793). 参看 André Haudricout, ‘Botanical Nomenclature and its Translation’.
36. Josiah Frampton [William Gilpin], *Three Dialogues on the Amusements of Clergymen* (2nd edn, 1797), 185.
37. 转引自 Susie i. Tucker, *Protean Shape* (1967), 73.
38. Stearn, *Botanical Latin*, 6; Swainson, *Preliminary Discourse*, 144.
39. ‘Proserpina’, in *The Works of John Ruskin*, ed. E. T. Cook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 (1903—12), xxv; Anne Pratt, *The Flowering Plants and Ferns of Great Britain* (n. d. [1857]); W. Robinson, *The English Flower Garden* (1883; 8th edn, 1900), ix.

四 变化的观点

1.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ed. Anthony Powell (1949), 266; *Forerunners of Darwin*, ed. Bentley Glass *et al.* (Baltimore, 1959), 39—40.
2. *Topographer and Genealogist*, ii (1853), 415. 概况参见 Aristotle, *Hist. An.*, 539^a, 551^a; Pliny, *Nat. Hist.*, xi. 32, 33; Judges, xiv. 8—9; Raven, *Naturalists*, 42, 131, 190, 211—12; Bacon, ii. 517, 529, 554—5, 557—9; Aram Vartanian, ‘Spontaneous Generation’,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ed. Philip P. Wiener (New York, 1973—4), iv; John Farley, *The Spontaneous Generation Controversy* (1977).
3. Sir Robert Sibbald,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Treatises* (Edinburgh, 1739), vi. 18; William Wollaston, *The Religion of Nature* (5th edn, 1731), 91; Ray, *Wisdom*, 221—2; William Derham, *Physico-Theology* (1713), 244n; Charles Owen, *An Essay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Serpents* (1742), 4; [John Dunton], *The Athenian Oracle* (1703—4), ii. 449.
4. *Oldenburg*, v. 228; Plot, *Staffs.*, 24—5; Morton, *Northants.*, 338—40; William Cobbett, *Rural Rides* (Harmondsworth, 1967), 236; *Life of Thomas Cooper*, 21.
5. *Turner on Birds*, 27; Charles Homer Haskin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Science*

- (Cambridge, Mass., 1924), 263; Edward Heron-Allen, *Barnacles in Nature and Myth* (1928).
6.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1588—9; Ralph Thoresby, *Ducatus Leodiensis* (1715), 445.
 7. Richard Garnett, 'Defoe and the Swallow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3 Feb. 1969; Aristotle, *Hist. An.*, 600^a; Walton, *Compleat Angler*, i. iv; Boswell, *Johnson*, ii. 55; Whit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Letters to Barrington, xii. 关于对迁徙的接受, 参见 *Selection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Linnaeus*, i. 45—50, 54—6, 59—62, 73, 76; W. Derham i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710 for 1708—9), 123—4; Pennant, *Zoology*, i. 553—65.
 8. Benjamin Marti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England* (1759—63), i. 19; B. Dew Roberts, *Mr Bulkeley and the Pirate* (1936), 33—4; Pennant, *Zoology*, i. 559—60; Atkinson, *Forty Years in a Moorland Parish*, 313; James Jennings, *Ornithologia* (1828), 82; Gibson, *Superstitions about Animals*, 113—17.
 9. Johannes Jonstonus, *An History of the Wonderful Things of Nature*, trans. by a person of quality [John Rowland] (1657) (1632 年在阿姆斯特丹初版书名为 *Thaumatographia Naturalis*) The Bodl. Shelfmark is 4Δ217.
 10. Gavin Maxwell, *The House of Elrig* (1968 edn), 42.
 11. John Denne, *God's Regard to Man in his Works of Creation* (1746), 5. 参看 *The Poetical Works of Soame Jenyns*, ed. Thomas Park (1807), 33; Pennant, *Zoology*, i. 66, 131; Smellie, *Philosophy of Natural History*, i. 388—98; Swainson, *Preliminary Discourse*, 172—3; Roy Porter, *The Making of Geology* (Cambridge, 1977), 190.
 12. Knapp, *Journal of a Naturalist*, 102.
 13.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56), 156—7 (letter of 18 June 1862). 参看 Robert M. Young, 'Malthus and the Evolutionists', *Past & Present*, 43 (1969) and 'The Historiographical and Ideological Context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Debate on Man's Place in Nature', in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 Teich and Young.
 14.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 World's Classics, 1902), 441, 72.
 15. Lord Kames, cit. Gladys Bryson, *Man and Society* (Princeton, N. J., 1945), 167.
 16. Sahlins,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 101.
 17. 参见 Phythian-Adams, 'Rural Culture'.
 18.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 Earl Leslie Griggs (Oxford, 1956—71), ii. 864.
 19. 参见 Hans Kelsen, *Society and Nature* (1946), 245—8.

第三章 人与动物

一 驯服的同伴

1. John Flavell, *Husbandry Spiritualized* (1669), 206.
2. Thomas Hardy, *Jude the Obscure* (1895), i. chap. 9. 参看 Ellis, ii (2). 97; ii(3). 118; Martin Lister, *A Journey to Paris in the year 1698* (1699), 157; Sir Hans Sloane, *A Voyage to the Islands* (1707—25), i. xvi; Kalm, 373; William Marshall, *The Rural Econom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1796; reprint, Newton Abbot, 1970), i. 247.
3. *Rural Economy in Yorkshire in 1641*, ed. C. B. Robinson (Surtees Soc., 1857), 24. 参看 Louis Lemery, *A Treatise of Foods* (Eng. trans., 1704), 139;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Dublin, 1731), 38; Thomas Short, *New Observations* (1750), 157—8.
4. Thomas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enlarged by Christopher Bennet (1655), 45, 61; Robert Lovell, *ΠΑΝΖΩΟΠΥΚΤΟΛΟΓΙΑ sive Panzoologicomineralogia* (Oxford, 1661), 23; Emma Phipson, *The Animal-Lore of Shakespeare's Time* (1883), 136; John Ray, *O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Moral, and Physiological; made in a Journey* (1673), 361; John Houghton, *A Collection for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 v. 108 (24 Aug. 1694).
5. 例如 *Notes & Queries*, 155 (1928), 9, 86, 268, 302; *ibid.*, 197 (1952), 23—4; York Givvic Records, ed. Angelo Raine, iv (Yorks, Archaeol. Soc., 1945), 53; F. G. Emmison, *Elizabethan Life: Home, Work and Land* (Chelmsford, 1976), 239—40; *Poverty in Early-Stuart Salisbury*, ed. Paul Slack (Wilts. Rec. Soc., 1975); *Louth. Old Corporation Records*, ed. R. W. Goulding (Louth, 1891), 91; Charles Phythian-Adams, *Desolation of a City* (Cambridge, 1979), 77n.
6.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67.
7. *ibid.*, 67.
8. Joannes Amos Comenius, *Orbis Sensualium Pictus* (3rd edn, 1672), 43. 参看 *The Miscellaneous Writings of Sir Thomas Browne*, ed. Geoffrey Keynes (1946), 382; Goldsmith, vi. 35.
9. Wm. B. Daniel, *Rural Sports* (1801—2), ii. 466—7; R. T. Gunther, *Early Science in Oxford*, iv (Oxford, 1925), 66.
10. *The Petty-Southwell Correspondence*, ed. Marquis of Lansdowne (1928), 210, 212;

- Bewick, *Quadrupeds*, 54.
11. W. G. Hoski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1955), 109.
 12. *Deserted Medieval Villages*, ed. Maurice Berford and John G. Hurst (1971), 236; David Beers Quinn, *The Elizabethans and the Irish* (Ithaca, N. Y. 1966), 70—71; Fynes Moryson, *An Itinerary* (Glasgow, 1907—8), iv. 236; E. Estyn Evans, *The Personality of Ireland* (Cambridge, 1973), 53.
 13. W. R[ichards], *Wallography* (1682), 110—11; Iorwerth C. Peate, *The Welsh House* (Liverpool, 1944), 59, 79; J. Gwynn Williams, 'Witchcraft in Seventeenth-Century Flintshire, pt ii', *Flints. Hist. Soc. Pub.*, 27 (1975—6), 11.
 14. William Smith and William Webb, *The Vale-Royall of England*, ed. Daniel King (1656), i. 19.
 15. Joseph Hall, *Satires*, ed. Samuel Weller Singer (1824), 128 (v. i.).
 16. 关于这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 参见 Peate, *Welsh House*, chap. 4;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ed. I. Ll. Foster and L. Alcock (1963), chaps. xvi, xvii, xviii and xx; Peate, 'The Long-House again', *Folk Life*, ii (1964); *Deserted Medieval Villages*, 104—7, 112—13, 176—7; M. W. Barley, *The English Farmhouse and Cottage* (1961), II, 76—7, 119—20; Eric Mercer, *English Vernacular Houses* (1975), 34, 37—8; J. T. Sm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Peasant House to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Jnl Brit. Archaeol. Assoc.*, 3rd ser., 33 (1970).
 17. William Harrison,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ed. Georges Edelen (Ithaca, N. Y., 1968), 199.
 18. Mercer, *English Vernacular Houses*, 39, 44—5;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ed. Joan Thirsk (Cambridge, 1967), 749; Peate, *Welsh House*, 80—81; S. R. Jones, 'Devonshire Farmhouse, iii', *Trans. Devonshire Assoc.*, 103 (1971).
 19. Barley, *English Farmhouse and Cottage*, ii. 15, 51; Bingley, *An. Biog.*, iii. 93—4.
 20. 关于城镇的规章参见 John Tickell, *The History of... Kingston upon Hull* (Hull, 1796), 277; *Some Municipal Records of the City of Carlisle*, ed. R. S. Ferguson and W. Nanson (Cumbs. and Westld, Antiqn. and Archaeol. Soc., 1887), 65, 278, 281, 297; *HMC, Hatfield*, xv. 28; *Glamorgan County History*, iv., ed. Glanmor Williams (Cardiff, 1974), 43; T. S. Willan, *Elizabethan Manchester* (Chetham Soc., 1980), 41, 51.
 21. P. E. Jones, *The Worshipful Company of Poulterers* (2nd edn, 1965), 82, 84; Joan Thirsk,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Oxford, 1978), 91.
 22. Edwin Chadwick,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1842),

- ed. M. W. Flinn (Edinburgh, 1965), 189.
23. *The Memoirs of Sir Hugh Cholmley* (1787), 35—6; Goldsmith, iii. 180; Chadwick, *Report*, 多次出现; Barbara A. Hanawalt in *Jnl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iii (1977), 14; *Records of Medieval Oxford*, ed. H. E. Salter (1912), 46; Beryl Rowland, *Animals with Human Faces* (1974), 37.
24. Priscilla Wakefield, *Instinct Displayed* (1811), 50; James Anderson, *Recreations in Agriculture* (1799—1802), i (2nd pagination), 63; William Smellie,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History* (Edinburgh 1790—99), i. 466; William Gilpin, *Observations ... on the High Lands of Scotland* (1789), i. 207.
25. Emmison, *Elizabethan Life: Home, Work and Land*, 52; University of York: the Borthwick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Classified Subject Index*, comp. J. S. Purvis (York, 1963), 218—19; *Wills and Administrations from the Knaresborough Court Rolls*, ed. Francis Collins (Surtees Soc., 1902—5), i. 240; J[oshua] Childrey, *Britannia Baconica* (1661), 12; Maude Robinson, *A South Down Farm in the Sixties* (1938), 5. 关于动物名称概况参见 Claude Lé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 (Eng. Trans., 1966), chap. 7.
26. *The Journal of George Fox*, ed. Norman Penney (Cambridge, 1911), i. 177; Flavell, *Husbandry Spiritualized*, 31, 200; George Gulley, *Observations on Live Stock* (1786), 12; William Marshall, *Minutes, Experiments, Observations and General Remarks, on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Counties* (new edn, 1799), i. 92; ii. 29; Dunton, *Athenian Oracle*, iii. 106.
27. *Hamlet*, i. 5; Beaumont and Fletcher, *The Maid of the Mill*, v. i; *Dialect Dict.*, 多处; Edward Moor, *Suffolk Words and Phrases* (1823), 18; Roger Wilbraham, *An Attempt at a Glossary of some Words used in Cheshire* (1820), 55—6.
28. Pliny, *Nat. Hist.*, xi. 20; William Horman, *Vulgaria* (1519), fol. 175; *Rural Economy in Yorkshire*, 63; Ellis, vi. 172.
29. John Keys, *The Practical Bee-Master* (n. d. [? 1780]), 124—5. Also John Laurence, *A New System of Agriculture* (1726), 159; John Thorley, *ΜΕΛΙΣΣΗΛΟΓΙΑ or the Female Monarchy* (1744), 143.
30. William Charles Cotton, *My Bee Book* (1842), 121—2; John Mills, *An Essay on the Management of Bees* (1766), 39; Bryan J' Anson Bromwich, *The Experienced Bee-Keeper* (2nd edn, 178), 19; Robert Holland, *A Glossary of Words used in the County of Chester* (EDS, 1884—6), 192.
31. [Thomas Powell?], *Humane Industry* (1661), 176. 参看 John Earle, *Microcosmographie*,

- ed. Edward Arber (1895), 49.
32. Chaucer, *The Friar's Tale*, line 1543; Moor, *Suffolk Words*, 166—7.
33. Marshall, *Rural Economy of West of England*, i. 116. 关于牛干活的诗歌, 参见 George Ewart Evans, *The Horse in the Furrow* (1960; 1967), 41.
34. *Dialect Dict.*, Elizabeth Mary Wright, *Rustic Speech and Folk-Lore* (1913), 326; Samuel Pegge, *Anecdot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nd edn, 1814), 11—16.
35. Gervase Markham, *Country Contentments* (1615), i. 41; Thomas Blundeville, *A Newe Book Containing the Arte of Ryding* (1560), sig. Bvi.
36. Evans, *Horse in Furrow*, 239—40, 262—7; William Youatt, *The Horse* (new edn by E. N. Gabriel, 1859), 457.
37. John Hildrop, *Free Thoughts upon the Brute-Creation* (1742), i. 6—7. 参看 Jean Meslier, *Textes*, ed. Roland Desné (Paris, 1973), 156—7.
38. Karl Marx and Fred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51), ii. 77.
39.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ks* (1737 edn), iii. 217.
40. *The Great American Gentleman. William Byrd of Westover in Virginia. His Secret Diary for the Year 1709—1712*, ed. Louis B. Wright and Marison Tinling (New York, 1963), 63.
41. William Ames, *Conscience with the Power and Cases thereof* (Eng. Trans., 1639), iv. 194; *The Whole Works of . . . Jeremy Taylor*, ed. Reginald Heber, rev. Charles Page Eden (1847—54), ix. 284; Exodus, xxi. 28.
42. John T. McNeill and Helena M. Gamer, *Medieval Handbooks of Penance* (New York, 1938), 208.
43. *The Laws and Liberties of Massachusetts* (1648; reprint, Cambridge, Mass., 1929), 5 (参看 Cotton Mather, *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 (Hartford Conn., 1853), ii. 401, 405—7);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Wood*, ed. Andrew Clark (Oxford Hist. Soc., 1891—1900), ii. 379.
44. *The Hawkins' Voyages*, ed. Clements R. Markham (Hakluyt Soc., 1878), 151; D. Harris Willson, *James VI and I* (1956), 182; *Notes & Queries*, 4th ser., xii (1873), 273; *The Diary of Thomas Isham*, trans. Norman Marlow, ed. Sir Gyles Isham (Farnborough 1971), 81; *Surrey Archaeol. Collns.*, ix (1885—8), 201; Douglas Hay *et al.*, *Albion's Fatal Tree* (1975), 196; Ellis, iv (3). 124.
45. Sir Kenelm Digby, *A Late Discourse . . . touching the Cure of Wounds* (1658), 117.
46. 3 Edw. I, c. 4 (1275); Dorothy Burwash,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1460—1540* (reprint, Newton Abbot, 1969), 40.

47. Ellis, vi (2). 117.
48. Thomas Mouffet, *The Theater of Insects*, appended to Edward Topsell, *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 rev. by J. R. (1658), 907; Thorley, *ΜΕΛΙΣΣΗΛΟΓΙΑ*, 31; Hilda M. Ransome, *The Sacred Bee* (1937), 221; Sternberg, 159.
49. J. W[orlidge], *Systema Agriculturae* (1669), 174; Moses Rusden, *A further Discovery of Bees* (1679), sig. A7^v; Ransome, *Sacred Bee*, 226—7; Ellis, ii (3). 182.
50. Wright, *Rustic Speech*, 281—2; J. C. Atkinson, *Forty Years in a Moorland Parish* (1907 edn), 126—8; James Obelkevich, *Religion and Rural Society* (Oxford, 1976), 296; Ransome, *op. cit.*, 219—20.
51. *The Petty Papers*, ed. Marquis of Lansdowne (1927), ii. 29.
52. Timothy Nourse, *Campania Foelix* (1700), 147. 参看 *The Journeys of Celia Fiennes*, ed. Christopher Morris (1947), 265.
53. 除了 *Dialect Dict.* 之外, 参见 Sternberg, 69, 120; Holland, *Glossary of Words in Chester*, 238; *Before the Bawdy Court*, ed. Paul Hair (1972), 55; Joseph Hunter, *The Hallamshire Glossary* (1829), 92—3.
54. Anthony G. Petti, 'Beasts and Politics in Elizabethan Literature', *Essay & Studies* (1963); Agnes Strickland, *Lives of the Queens of England* (new edn, 1864—5), iii. 321—2.
55. *Spectator*, 28 (2 Apr. 1711); Bryant Lillywhite, *London Signs* (1972); M. D. Anderson, *Animal Carvings in British Churches* (Cambridge, 1838), 17.

二 特权物种

1. Morris Palmer Tilley, *A Dictionary of the Proverbs in England* (Ann Arbor, 1966), 187—8.
2. Horman, *Vulgaria*, fol. 248^v.
3. Flavell, *Husbandry Spiritualized*, 206. 参看 John Evelyn, *Acetaria* (1699), 141.
4. John Gay, *Poetry and Prose*, ed. Vinton A. Dearing and Charles E. Beckwith (Oxford, 1974), 150.
5. Thomas de Grey, *The Compleat Horse-Man* (3rd edn, 1656), sig. CI^v.
6. Benjamin Needler, *Expository Notes with Practical Observations* (1655), 125; P. Brydone, *A Tour through Sicily and Malta* (Dublin, 1773), i. 189.
7.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1726), iv. 4; John Stow, *A Survey of ... London*, ed. John Strype (1720), i. 49.

8. Joan Thirsk, *Hors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Reading 1978), 7.
9. Topsell, 281; de Grey, *Compleat Horse-Man*, sig. b2; *Suffolk in the XVIIth Century*, ed. Lord Francis Hervey (1902), 43; Gervase Markham, *Cavelarice, or the English Horseman* (1607), v. 45.
10. William Cavendish, Duke of Newcastle, *A New Method, and Extraordinary Invention, to Dress Horses* (1667), sig. (b)2.
11. Markham, *Cavelarice*, ii. 96—7; *id.*, *Markhams Maister-Peece* (1610), 116.
12. Markham, *Cavelarice*, v. 45; William Cowper, 'Retirement'. 参看 Cavendish, *New Method*, 18, 42; Harry Harewood, *A Dictionary of Sports* (1835), 172.
13. Symon Latham, *Lathams Falconry* (1614), 5; Edmund Bert, *An Approved Treatise of Hawkes and Hawking* (1619), 22, 35, 52—3.
14. Moryson, *Itinerary*, iv. 169.
15. *Select Pleas of the Forest*, ed. G. J. Turner (Selden Soc., 1901), 145; John Manwood, *A Treatise and Discourse of the Lawes of the Forrest* (1598), fol. 93^v; Sir Edward Cok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 iv. chap. 73. 参看 Ellis, iv (2), 118—31.
16. 例如 W. J. Monk, *History of Witney* (Witney, 1894), 113; *A Boke off Recorde... concerning... Kirkbiekendall*, ed. Richard S. Ferguson (Cumbs. and Westmld. Antiqn. & Archaeol. Soc., 1892), 126; Phythian-Adams, *Desolation of a City*, 75; *Liverpool Town Books*, ed. J. A. Twemlow (1918), i. 14, 175, 349; S. H. Waters, *Wakefiel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akefield, 1933), 42; Geo. Fyler Townsend, *The Town and Borough of Leominster* (n. d.), 236; Tickell, *History of Kingston upon Hull*, 277; Willan, *Elizabethan Manchester*, 46, 51.
17. *The Diary of Ralph Josselin*, ed. Alan Macfarlane (Brit. Acad., 1976), 352—3, 192, 399, 431, 629; Walter Pope, *The Life of Seth Lord Bishop of Salisbury*, ed. J. Bamborough (Luttrell Soc., 1961), 146—7.
18. Robert Willis,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d. John Willis Clark (Cambridge, 1886), iii. 520.
19. David Loggan, *Cantabrigia Illustrata* (1690); *id.*, *Oxonia Illustrata* (1675).
20. Pepys, *Diary*, ix. 234; Ellis, iv (3). 133; *Diary of the Rev. John Ward*, ed. Charles Severn (1839), 112; Dean B. Lyman, *The Great Tom Fuller* (Berkeley, Calif., 1935), 26. 关于犬类概况, 参见 George R. Jesse, *Research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Dog* (1866); Edward C. Ash, *Dogs: their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1927); Clifford L. B. Hubb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British Dogs* (Ponterwyd, 1949); Brian

- Vesey-Fitzgerald, *The Domestic Dog* (1957).
21.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ed. Sir Richard Carnac Temple (Hakluyt Soc., 1907—25), iv. 11; Edward Hughes, *North Country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2—65), i. 30—31, 389n; *OED*, 'turnspit'.
 22. Richard Welford, *History of Newcastle and Gateshead*, iii (1887), 99, 108—9.
 23. Pepys, *Diary*, viii. 339; *Thomas Jefferson's Farm Book*, ed. Edwin Morris Betts (Amer. Philos. Soc., Princeton, 1953), 140.
 24. *The Retrospective Rev.*, i. (1853), 413. 参看 Evelyn Hardy, 'Life on a Suffolk Manor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 Suffolk Rev.*, 3 (1968), 232; William Hamilton, 'Bonny Heck', in *The Penguin Book of Animal Verse*, ed. George MacBeth (Harmondsworth, 1965), 132—5. 狗皮还被用来制革; *Chesterfield Wills and Inventories, 1521—1603*, ed. J. M. Bestall and D. V. Fowkes (Derbyshire Rec. Soc., 1977), 197.
 25. Wilson, *James VI and I*, 184, 186—7; *The Letters of John Chamberlain*, ed. Norman Egbert MacLure (Amer. Philos. Soc., Philadelphia, 1939), i. 469;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 ed. H. M. Colvin (1963), iii (i), 125; Charlotte Fell Smith, *Mary Rich, Countess of Warwick* (1901), 29; M. A. Gribb, *Buckingham* (1939), 92.
 26. Thomas Fuller, *The Worthies of England*, ed. John Freeman (1952), 421; *CSPD*, 1611—18, 434.
 27. John Bowle, *Charles the First* (1975), 107; Evelyn, *Diary*, iii. 331; *Catalogue of the Pamphlets... collected by George Thomason 1640—1661* (1908), i. 229, 237, 242, 243; C. V. Wedgwood, *The Trial of Charles I* (1964), 165.
 28. Pepys, *Diary*, viii. 421 and n.; R. D. Middleton, *Dr Routh* (1938), chap. x. 参看 Antonia Fraser, *King Charles II* (1979), 291—2; Edmund Ludlow, *A Voyce from the Watch Tower*, ed. A. B. Worden (Camden ser., 1978), 183.
 29. Evelyn, *Diary*, iii. 412; *Burnet's History of My Own Time*, ed. Osmund Airy (Oxford, 1897—1900), ii. 326—8; *Letters and the Second Diary of Samuel Pepys*, ed. R. G. Howarth (1933), 134—5.
 30. Tilley, *Dictionary of the Proverbs*, 253. 关于上流社会对狗的迷恋, 参见 Clement Ellis, *The Gentile Sinner* (4th edn, Oxford, 1668), 70—71; Samuel Butler, *Characters and Passages from Note-Books*, ed. A. R. Waller (Cambridge, 1908), 40.
 31. 例如 *The Lismore Papers*, ed. Alexander B. Grosart (1886—8), 1st ser., ii. 305; iv. 205; 2nd ser., iv. 9; *The Lisle Letters*, ed. Muriel St Clare Byrne (1981), index, 'animals: dogs'; *The Memoirs of Ann Lady Fanshawe* (1907), 170.

32. Andrew Willet, *Hexapla in Leviticum* (1631), 414; *Memoirs of the Life of Mr. Ambrose Barnes*, ed. W. H. D. Longstaffe (Surtees Soc., 1867), 33.
33. *The Poems of John Collop*, ed. Conrad Hilberry (Madison, Wisc., 1962), 71; William Cobbett, *Rural Rides*, ed. George Woodcock (Harmondsworth, 1967), 320; Byng, iv. 48.
34. [William Turner], *A New Booke of Spiritual Physik* (1555), fol. 67; Richard Bernard, *Ruths Recompence* (1628), 199; Maurice Cranston, *John Locke* (1957), 426.
35. Edward Bury, *The Husbandmans, Companion* (1677), 268 (and 311). 参看 *Letters and Papers of Henry VIII*, ed. J. S. Brewer et al. (1862—1932), xiv(2), no. 810.
36. *Manners and Meals in Olden Times*, ed. Frederick J. Furnivall (EETS, 1888), i. 182, 283; ii. 32—3; *The Household of Edward IV*, ed. A. R. Myers (Manchester, 1959), 65, 120—21, 169, 172; *The Berkeley Manuscripts*, ed. Sir John Maclean (Gloucester, 1883—5), ii. 367.
37. James Howell, *Familiar Letters*, ed. Joseph Jacobs (1890), 106—7.
38. John Hutchins,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County of Dorset* (1861—70), iii. 154.
39. Thomas Shadwell, *The Lancashire Witches* (1682), Act iii; *Of Building. Roger North's Writings on Architecture*, ed. Howard Colvin and John Newman (Oxford, 1981), 127, 129; Bingley, *Quadrupeds*, 123—4; George Rober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Southern Counties* (1856), 30—31; John Cordy Jeaffreson, *A Book about the Table* (1875), i. 256; *Procs. of the Soc. of Antiquaries*, ii (1853), 75.
40. *Letters of a Grandmother, 1732—1735*, ed. Gladys Scott Thomson (1943), 59.
41. *The Works of John Bunyan*, ed. George Offor (1856), iii. 677;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Oxford, 1976), i. 243.
42. Kent Archives Office, New Romney Borough Collection.
43. Middlesex R. O., Calendar of Sessions Records, 1639—44 (typescript), 48; F. P. Wilson, *The Plague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1963 edn), 38—40; *Poor Relief in Elizabethan Ipswich*, ed. John Webb (Suffolk Recs. Soc., 1966), 116—17.
44. G. R. Elton, *Reform and Renewal* (Cambridge, 1973), 127—8.
45. J. S. Bromley i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vi, ed. A. C. Duke and C. A. Tamse (The Hague, 1978), 179; *Connoisseur*, 64 (17 Apr. 1755); 36 Geo. III, c. 124 (1796); 38 Geo. III, c. 41 (1798); Stephen Dowell, *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Taxes in England* (1884), iii. 292—304; *A Series of Letters of the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ed. Earl of Malmesbury (1870), i. 342.

46. G. Clark, *An Address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containing Reasons for a Tax upon Dogs* (1791), 6, 13.
47. Revelation, xxii. 15; Thomas Brightman,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Illustrated* (4th edn, 1644), 888.
48. Beryl Rowland, *Blind Beasts* (Kent State U. P., 1971), 161; Caroline F. E. Spurgeon, *Shakespeare's Imagery* (Cambridge, 1935), 195—9; Tilley, *Dictionary of the Proverbs*, 163, 74, 168; F. Edward Hulme, *Proverb Lore* (1902), 164.
49. Mouffet, *Theater of Insects*, 1093.
50. Francis Rollenson, *Sermons Preached before his Maiestie* (1611), 59—60; John Weemse, *An Exposition of the Second Table of the Morall Law* (1636), 163; George Foster, *The Pouring Forth of the Seventh and Last Viall* (1650), 21.
51. Thomas Brooks, *The Grown & Glory of Christianity* (1662), 54. 见 Ronald Paulson, *Popular and Polite Art in the Age of Hogarth* (1979), chap. 5.
52. [Benjamin Buckler?], *A Philosophical Dialogue concerning Decency* (1751), 21.
53.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oan Rivière (1957), 67n.
54. *Macbeth*, iii. 1; Joshua Poole, *The English Parnassus* (1677 edn), 70; Edward, 2nd Duke of York, *The Master of Game*, ed. Wm. and F. Baillie-Grohman (1904), 42, 44.
55. *The Merry Travellers . . . by the Author of the Cavalcade* (2nd edn, 1724), 20.
56. 13 Ric. II, st. I, c. 13 (1389—90); 23 Car. II, c. 25 (1670 and 1671); *Liverpool Town Books*, i. 349 (着重号为我所加). 参看 *Munimenta Gildhallae Londoniensis*, ed. Henry Thomas Riley (Rolls Ser., 1859—62), i. xlii.
57. Pliny, *Nat. Hist.*, viii. 40; Giraldus Cambrensis, *The Itinerary through Wales* (EL, 1908), 63—5 (chap. 7); Stith Thompson, *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 (rev. edn, Copenhagen, 1955—8), i. 426, 445; J. R. Porter and W. M. S. Russell, *Animals in Folklore* (Folklore Soc., 1978), 161—2.
58. *Le Saint Lévrier. Guinefort, guérisseur d'enfants depuis le XIIIe siècle* (Paris, 1979), Jean-Claude Schmitt 在此书中揭示这种拜神驱病法在十九世纪后期依然存在,他的著作精彩地分析了这种神话及使之有影响力的因素.
59. Roy Strong, *The English Icon* (1969), 290; E. K. Chambers, *Sir Henry Lee* (Oxford, 1936), 83.
60. *The Works of Thomas Nashe*, ed. R. B. McKerrow (1904—10), iii. 254—6; Robert Chester, *Love's Martyr* (New Shakespere Soc., 1878), 110; [Nicholas Cox], *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 (1677; reprint, East Ardsley, 1973), i. 27. 赞美狗的忠实的文

- 章, 参见例如 *All the Workes of John Taylor the Water Poet* (1630), 225—31; Topsell, sig. A5; Johannes Jonstonus, *An History of the Wonderful Things of Nature*, trans. John Rowland (1657), 213—15.
61. *The Poems of Sir John Davies*, ed. Robert Krueger (Oxford, 1975), 136—7; Worlidge, *Systema Agriculturae*, 151.
62. Joseph Caryl, *An Exposition... upon... Job* (1643—66), viii. 17; Timothy Nourse, *A Discourse upon the Nature and Faculties of Man* (1686), 31.
63. 例如 John Bulwer, *Anthropometamorphosis* (1653), 486, 503. 概况参见 Hon. Mrs Neville Lytton, *Toy Dogs* (1911).
64. John Caius, *Of Englishe Dogges*, trans. Abraham Fleming (1880 edn), 21. 参看 *Lisle Letters*, iii. 60; Smith, *Mary Rich*, 328.
65. Samson Price, *The Two Twins of Birth and Death* (1624), 8—9; *Lisle Letters*, ii. 331; vi. 38; Bartholomew Batty, *The Christian Mans Closet*, trans. William Lowth (1581), fol. 32v; *The Pilgrimage of Man* (1612), sig. A4.
66. Pepys, *Diary*, vi. 290, 293.
67. Jesse, *Researches*, i. 206—7. 关于十九世纪英国狗的数量, 参见 John K. Walton, 'Mad Dogs and Englishmen', *Jnl Social Hist.*, 13 (1979).
68. Goldsmith, iii. 272; Bewick, *Quadrupeds* iv.
69. William Camden, *Britannia*, ed. Richard Gough (2nd edn, 1806), i. 168;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v. 50. 参看 *Lisle Letters*, iv. 460; v. 252—3.
70. *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ed. Susan Myra Kingsbury (Washington, 1906—36), iii. 170; Peter Beckford, *Thoughts on Hunting* (n. d.), 3 (letter 1).
71. Bewick, *Quadrupeds*, 334; *OED*, 'bull-dog'.
72. Paulson, *Popular and Polite Art*, 57.
73. Mona Gooden, *The Poet's Cat* (1946), 23—4; Nikolaus Pevsner, *South and West Somerset* (*The Buildings of England*, Harmondsworth, 1958), 267. 关于其他中世纪的猫, 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27), 335—6; Thomas Wright, *Essays on Archaeological Subjects*, ii (1861), 118; Colin Platt, *Medieval Southampton* (1973), 104; P. D. A. Harvey, *A Medieval Oxfordshire Village* (1965), 63n. 概况参见 [Augustin Paradis de Moncrif], *Les Chats* (Rotterdam, 1728); Brian Vesey-Fitzgerald, *The Domestic Cat* (1969), part I.
74. Topsell, 106; George Lyman Kettredge, *Witchcraft in Old and New England* (New York, 1956), 178—9, 497n; John Swan, *Speculum Mundi* (2nd edn, Cambridge, 1644), 457;

- Jeremy Collier, *Essays upon Several Moral Subjects* (2nd edn, 1697), i. 218—19.
75. Horman, *Vulgaria*, fol. 54; Samuel Lysons, *The Model Merchant of the Middle Ages* (1860), 42.
76. Strong, *English Icon*, 261; Bodl., MS. Top. Gen. c25, fol. 208^v (参看 *Archaeologia*, 37 (1857), 197).
77. Ralph Thoresby, *Ducatus Leodiensis* (1715), II, 615; Daniel Defoe,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New York, 1960 edn), 123.
78. A. Gibbons, *Ely Episcopal Records* (Lincoln, 1881), 88; D. R. Guttery, *The Great Civil War in Midland Parishes* (Birmingham, n. d.), 38.
79. *Correspondence of the Family of Hatton*, ed. Edward Maunde Thompson (Camden Soc., 1878), i. 157; John Brand, *Observations on . . . Popular Antiquities*, ed. Sir Henry Ellis (new edn, 1849—55), iii. 39, 43; Shakespeare, *Much Ado about Nothing*, i. I, line 210; *The Guardian*, 61 (1713).
80. R. T. Gunther, *Early British Botanists* (Oxford, 1922), 350.
81. Stuart Piggott, *William Stukeley* (Oxford, 1950), 152—3; *The Collected Poems of Christopher Smart*, ed. Norman Callan (1949), i. 313, 60.
82. Bingley, *Quadrupeds*, 143—8; Henry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1861), i. 181.
83. Eileen Power, *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 (Cambridge, 1922), 305—7; Platt, *Medieval Southampton*, 104; Antonia Gransden, *Historical Writing in England* (1974), 499.
84. Topsell, 658 (参看 *The Diary of the Lady Anne Clifford* (1923), 53; Locke Corr., i. 206; *Bodl. Lib. Record*, ix (1978), 375—7). 关于猴子: *Lisle Letters*, ii. 317; iii. 548; Lady Newton, *The House of Lyme* (1917), 81; id., *Lyme Letters* (1925), 194; Evelyn, *Diary*, iv. 349—50; J. P. Turbervill, *Ewenny Priory* (1901), 63—4; tortoises: Goldsmith, vi. 387, 392, 393; otters: Izaak Walton, *The Compleat Angler* (World's Classics, 1935), 60; *Miscellaneous Writings of Sir Thomas Browne*, 406; Bewick, *Quadrupeds*, 489; Morton, *Northants.*, 444.
85. *Dialect Dict.*, 'Anthony-pig'; 'cade' 'cosset', 'sock'; 'tiddle'.
86. William Borlas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ornwall* (Oxford, 1758), 289; William Cowper, 'The Task', iii. Lines 334—9.
87. Robert Smith, *The Universal Directory for Taking Alive and Destroying Rats* (1768), 169; Bingley, *Quadrupeds*, 270.
88. Bingley, *Quadrupeds*, 39.

89. Pennant, *Zoology*, iii. 495—9 (继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1788), letter xvii to Pennant); Goldsmith, vii. 95; W. Youatt, *The Obligation and Extent of Humanity to Brutes* (1839), 191.
90. Thomas Cooper, *A Briefe Exposition of Such Chapters of the Olde Testament as usually are red in the Church* (1573), fol. 177; *The Diary of Sir Simonds D'Ewes*, ed. Elisabeth Bourcier (Paris, 1974), 98; Pepys, *Diary*, ix. 99.
91. *Turner on Birds*, ed. A. H. Evans (Cambridge, 1903), 195; Cox, *Gentleman's Recreation*, iii. 61, 73, 89; Ray, *Willoughby*, 262.
92. *A Natural History of English Song-Birds* 中有许多信息, Eleazar Albin 插图 (1737); *The Bird-Fancier's Recreation* (3rd edn, 1735); Pennant, *Zoology*, ii. 315—26; Goldsmith, part iv; George Edwards, *Gleanings of Natural History* (1758—64); R. Campbell, *The London Tradesman* (1747; reprint, Newton Abbot, 1969), 245.
93. James Edmund Harting, *The Ornithology of Shakespeare* (1871), 144.
94. Pepys, *Diary*, vi. 8; *Personal Recollections . . . of Mary Somerville* (1873), 66—7.
95. *Poems of William Browne of Tavistock*, ed. Gordon Goodwin (n. d.), i. 89; John Donne, *Complete Poetry and Selected Prose*, ed. John Hayward (1955), 103; William Wordsworth, 'Poems of the Fancy', xv: The Redbreast chasing the Butterfly. 参看 James Thomson 'winter', Line 246; *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Langhorne* (1804), ii. 105; John Oswald, *The Cry of Nature* (1791), 46—7.
96. *Year Books*, 12 *Henry VIII*, Trin. pl. 3, pp. 3—4 (笔者翻译). 参看上文, p. 56.
97. *The Reports of Sir George Croke*, ed. Sir Harbottle Grimston (1659—69), i. 125—6; ii. 262.
98. Michael Dalton, *The Countrey Justice* (1635), 265, 参看 Coke, *Institutes*, iii. chap. 47; *Les Reports de St Creswell Levinz* (1702), iii. 336—7.
99. Caius, *English Dogges*, 16; *The Poems of Henry Carey*, ed. Frederick T. Wood (n. d.), 94—5.
100. BL, MS. Harley 610, fol. 69.
101. *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 ed. Paul L. Hughes and James F. Larkin (1964—9), i. 537 (no. 384). 参看 *Visitation Articles and Injunctions*, ed. Walter Howard Frere and William McClure Kennedy (Alcuin Club, 1910), ii. 318; W. P. M. Kennedy, *Elizabethan Episcopal Administration* (1924), ii. 68.
102. Ash, *Dogs*, i. 116—20; *OED*, 'dog-whipper'; Gereth Spriggs, 'A Dog in the Pew', *Country Life* (12 Feb. 1976); Alfred Suckling,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County*

- of Suffolk* (1846—8), i. 154; Edward Peacock, *A Glossary of Words used in the Wapentakes of Manley and Corringham* (EDS, 1877), 88.
103. Ian Green, 'Career Prospects and Clerical Conformity in the Early Stuart Church', *Past & Present*, 90 (1981), 114n; *John Lucas's History of Warton Parish*, ed. J. Rawlinson Ford and J. A. Fuller-Maitland (Kendal, 1931), 13; 2nd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Rules... for Regulating... Public Worship* (1868), 564, 579.
104. J. Addy, '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 in the County of York, 1559—1714' (M. A. thesis, Univ. of Leeds, 1960), appendix B, 31; Cambridge Univ. Lib., Ely Diocesan Records, B 2/12, fol. 35^v. 参看 *Diocese of Norwich. Bishop Redman's Visitation, 1597*, ed. J. F. Williams (Norfolk Rec. Soc., 1946), 127.
105. *A Second and Most Exact Relation of those Sad and Lamentable Accidents... in... Wydecombe neere the Dartmoores* (1638), 9—10, 23; Nehemiah Wallington, *Historical Notices of Events*, ed. R. Webb (1869), i. 46—8.
106. *Connoisseur*, 89 (9 Oct. 1755).
107. Lévi-Strauss, *Savage Mind*, 205—7. 参看 Xenophon, *Cynegeticus*, vii; Columella, *De Re Rustica*, vii. 12.
108. Beckford, *Thoughts on Hunting*, 50—7 (letter v). 参看 Shakespeare, *Taming of the Shrew*, induction, i; Walton, *Compleat Angler*, i. 2; Cox, *Gentleman's Recreation*, i. 19—20; *The Letters of Daniel Eaton*, ed. Joan Wake and Deborah Champion Webster (Northants. Rec. Soc., 1971), 64, 80; Henry Fielding,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 (1742), iii. 6.
109. *Borthwick Institute: Subject Index*, 216—17.
110. C. M. Prior, *Early Records of the Thoroughbred Horse* (1924), 55, 84—5, 87—8, 93. 参看 Lévi-Strauss, *Savage Mind*, 206—7.
111. *Poems of Sir John Davies*, 149; William Young, *The History of Dulwich College* (1889), ii. 22, 24; John Taylor, *Bull, Beare, and Horse* (1638), sig. D8.
112. A. C. Edwards, *John Petre* (1975), 64; Thirsk, *Hors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6.
113. Norreys Jephson O'Connor, *Godes Peace and the Queenes* (1934), 17. 参看 Smith, *Mary Rich*, 53.
114. Thomas Henry Taunton, *Portraits of Celebrated Racehorses* (1887—8), iv. 12.
115. *Berkeley Manuscripts*, ii. 363; William Addison, *Epping Forest* (1945), 62.
116. Charles Boutell, *Monumental Brasses and Slabs* (1847), 65.

117. 参看 John Taylor, *Wit and Mirth* (1630), 35 (in *Shakespeare Jest-Books*, ed. W. Carew Hazlitt (1864), iii).
118. Wakefield, *Instinct Displayed*, 54—6; *The Letters of Joseph Ritson* (1833), i. lxxii;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ed. John Bowring, (1843—59), xi. 80; Claude Lévi-Strauss in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Fernand Braudel* (Toulouse, 1973), ii. 332.
119. James Hart, *KAINIKH, or the Diet of the Diseased* (1633), 84.
120. Topsell, 106; William Cowper, 'The Task', i. line 562;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ed. F. B. Kaye (Oxford, 1924), i. 174.
121. *Come Hither*, ed. Walter de la Mare (new edn, 1928), 94—5; [Duncan], *Essays and Miscellanea* (Oxford, 1840), 219.
122. G. Eland, *At the Court of Great Canfield* (1949), 92; Moryson, *Itinerary*, iv. 199.
123. Bacon, ii. 625; John Ashton, *Humour, Wit & Sati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883), 176—80.
124. Bingley, *Quadrupeds*, 435; Louis Simond, *Journal of a Tour and Residence in Great Britain* (2nd edn, Edinburgh, 1817.), ii. 329.
125. A. S. Bicknell, 'Hippophagy', *Jnl of Soc. Of Arts*, xvi (1867—8); Edward Smith, *Foods* (1873), 74—5; Frank Buckland, *Log-Book of a Fisherman and Zoologist* (n. d.), 61.
126. Ian Kershaw in *Past & Present*, 59 (1973), 9;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632; Hart, *Diet of Diseased*, 84; Wallington, *Historical Notices*, ii. 165—6.
127. James Ritchie, *The Influence of Man on Animal Life in Scotland* (Cambridge, 1920), 139; Robinson, *South Down Farm*, 62.
128. Kenneth Clark, *Animals and Men* (1977), 60.
129. Ray, *Observations*, 362; Pennant, *Zoology*, ii. 397. 关于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吃小鸟的情况, 参见例如 Thomas Dawson, *The Good Huswives Lewell* (1596), sigs. A2, A3^v; HMC, Portland, ii. 274; Hart, *Diet of Diseased*, 80—81; Hannah Woolley, *The Gentlewomans Companion* (1675), 136; Cox, *Gentleman's Recreation*, ii. 61, 75; Ray, *Willoughby*, 188, 189, 191.
130. Ray, *Observations*, 361—2; Tobias Smollett, *Travels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1766; 1907 edn), 174;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Mary Somerville*, 238;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104. Elphinstone 的反应, 参看 George, Lord Lyttelton, *Dialogues of the Dead* (1760; 1795 edn), 55.
131. Ronald Paulson, *Emblem and Expression* (1975), 242.

132. Sir John Harington, *Nugae Antiquae*, ed. Thomas Park (1804), i. 380—84.
133. Prior, *Early Records of the Thoroughbred Horse*, 100—101; *HMC, Portland*, ii. 306. 其余参见, *The Diary of John Hervey, First Earl of Bristol*, ed. S. A. H. (Wells, 1894), opp. 52; Thomson, *Letters of a Grandmother*, 127; Taunton, *Portraits of Celebrated Racehorses*.
134. Byng, iii. 139.
135. Raymond Carr, *English Fox Hunting* (1976), 41.
136. 参见例如 A. Lytton Sells, *Animal Poetry in French and English Literature* (1957); *The Dog in British Poetry* (1893), ed. R. Maynard Leonard; *The Life of William Hutton... by himself*, ed. Catherine Hutton (1816), 271—2.
137. 许多列在 Barbara Jones, *Follies and Grottoes* (2nd edn, 1974). 其余参见 *The Travels through England of Dr Richard Pococke*, ed. James Joel Cartwright (Camden Soc., 1888—9), ii. 41; Nicholas Penny, *Church Monuments in Romantic England* (1977), 37, 150, 209 n40, 211 n34; William Cartwright, *The Poets of Yorkshire*, ed. John Holland (1845), 57; Davis Verey, *Gloucestershire: The Cotswolds* (Buildings of England, Harmondsworth, 1970), 117.
138. William H. Drummond, *The Rights of Animals* (1838), 94. 其他遗赠参见 *The Flemings in Oxford*, ed. John Richard Magrath (Oxford Hist. Soc., 1904—24), iii. 220; *Notes & Queries*, 9th ser., iii (1899), 241—2; *Connoisseur*, 89 (1755); *Kirby's Wonderful and Eccentric Museum* (1820), iii. 126—7; v. 23, 27—9; Bingley, *Quadrupeds*, 143.
139. Sells, *Animal Poetry*, 96—100.
140. *The Wentworth Papers, 1705—1739*, ed. James J. Cartwright (1882), 40, 42, 45, 55, 214, 284.
141. Joseph Taylor,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Dog* (1804), 179. 参看 Mary Monk, *Marinda* (1716), 69; *Diary of John Hervey*, 86; Byron, 'Inscription on the Monument of a Newfoundland Dog'.
142. Edmund Burke,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ii. 5, in *Works* (Bohn edn, 1854), i. 96; *Thraliana*, ed. Katharine C. Balderston (Oxford, 1942), i. 197.
143. Richard Capel, *Tentations* (1633), 357.
144. Pepys, *Diary*, vi. 2; Gabriel Towerson, *An Explication of the Decalogue* (1676), 410.
145. 数字来自 P. R. O. calendars of assize records (indictments) compiled by J. S. Cockburn (1975—80) and J. A. Sharpe, 'Crime in the County of Essex, 1620—1680' (Oxford D. Phil. thesis, 1978), 229—30.

人类与自然世界

146. 参看 John Berger, 'Vanishing Animals', *New Soc.*, 39 (31 March 1977), 664; Tom Forester, 'Animal Planning', *ibid.*, 32 (8 May 1975), 325.
147. Norman Ault, *New Light on Pope* (1949), chap. xxii; William Cowper, *Selected Letters* (EL, 1926), 263—72.
148. *Memoirs of the Life of Samuel Romilly*, ed. by his sons (2nd edn, 1840), ii. 240—41.
149. *The Poems of Andrew Marvell*, ed. Hugh MacDonald (1952), 17; Chaucer, 'The Canterbury Tales: General Prologue', lines 144—9.
150. Richard D. French, *Antivivisection and Medical Science in Victorian Society* (1975), 375. 参看 Frances Power Cobbe, *Italics* (1864), 443—4.

三 缩小的差距

1. Caius, *Englishe Dogges*, 31; William Ramesey, *Mans Dignity* (1661), 55; Aubrey on *Education*, ed. J. E. Stephens (1972), 123.
2. John Hayes, *Thomas Gainsborough* (1980), 77; Richard Dean, *An Essay on the Future Life of Brutes* (Manchester, 1767), ii; *The Works of Mr. Henry Needler* (2nd edn, 1728), 213; Erasmus Darwin, *Zoonomia* (1794—6), i. 169.
3. 这类故事参见: Pliny, *Nat. Hist.*, viii. 3; Plutarch, *De Sollertia Animalium*; Aelian, *De Natura Animalium*; William Derham, *Physico-Theology* (1713), 203n; Dean, *Essay on Future Life of Brutes*, ii. xvi—xviii; Kirby's *Wonderful and Eccentric Museum*, ii. 5—6; 文集有 Bingley, *An Biog.*, Taylor,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Dog*; *id.*, *The Wonders of the Horse* (1808); Wakefield, *Instinct Displayed*; Capt. Thomas Brown, *Biographical Sketches and Authentic Anecdotes of Dogs* (1829); *id.*,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Horses* (1830); F. O. Morris, *Records of Animal Sagacity* (1861); W. and R. Chambers, *Kindness to Animals illustrated by Stories* (1877); J. G. Wood, *Man and Beast Here and Hereafter* (8th edn, 1903).
4. 转引自 *Dog in British Poetry*, ed. Leonard, 302—3.
5. Herschel Baker, *The Image of Man* (New York, 1961), 298; Arthur O. Lovejoy and George Boas, *Primitivism and Related Ideas in Antiquity* (reprint, New York, 1973), chap. 13; George Boas, *The Happy Beast in French Thought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1933).
6. Arthur Lake, *Sermons* (1629), 478;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1960), 200 (i. para. 58).

7. 'Philotheos Physiologus' [Thomas Tryon], *The Country-Man's Companion* (n. d. [1683]), sig. A2^v—3. 参看 Ames, *Conscience*, iv. 198; Margaret Cavendish, Marchioness of Newcastle, *Orations of Divers Sorts* (1622), 195; Matthew Griffith, *Bethel* (1634), 296; Brooks, *Crown and Glory*, 42; Francis Rous, *Oile of Scorpions* (1623), 67—8.
8. M. J. Ingram, 'Ecclesiastical Justice in Wiltshire, 1600—1640' (Oxford D. Phil. thesis, 1976), 81. 参看 HMC, *Various Collections*, i. 132—3; J. A. F. Thomson, *The Later Lollards* (1965), 27, 82; G. B. Harrison in *Willobie his Avis* (Edinburgh, 1966), 264;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ii, ed. G. J. Cuming (1965), 255; DNB, 'North, Dubley, 4th Baron'. 关于自由主义者, 参见 René Pintard, *Le Libertinage érudit* (Paris, 1943); J. S. Spink, *French Free-Thought from Gassendi to Voltaire* (1960).
9. Alexander Murray, 'Religion among the Poor in Thirteenth-Century France', *Traditio*, xxx (1974), 323;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trans. Barbara Bray (1978), 320—21;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rans. John and Anne Teddschi (1980), 69, 123. 参看 William Pemble, *Salomons Recantation* (1627), 37; William Darrell, *The Gentleman Instructed* (1738), 575—7.
10. Norman T. Burns, *Christian Mortalism From Tyndale to Milton* (Cambridge, Mass., 1972); Christopher Hill, *Milto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977), chap. 25.
11. R. O[verton], *Mans Mortalitie* (Amsterdam, 1644), 6.
12. *The Prerogative of Man* (Oxford, 1645), 3.
13. Sir Kenelm Digby, *Two Treatises* (1645), ii. 86; *The Whole Works of Edward Reynolds* (1826). iv. 96; William Strachey, *The Historie of Travel into Virginia* (1612), ed. Louis B. Wright and Virginia Freund (Hakluyt Soc., 1953), 100.
14. Christopher Hill, 'John Reeve', in *Prophecy and Millenarianism*, ed. Ann Williams (1980), 321.
15. Aram Vartanian, *La Mettrie's L'Homme Machine* (Princeton, 1960), 162.
16. *The Works of... Henry St John, Lord Viscount Bolingbroke* (1809), viii. 348; *Letters from Mrs Elizabeth Carter to Mrs. Montagu*, ed. Montagu Pennington (1817), i. 115; M. F. Ashley Montagu, *Edward Tyson* (Philadelphia 1943), 288.
17. *The Family Memoirs of the Rev. William Stukeley*, ed. W. C. Lukis (Surtees Soc., 1882—7), i. 100;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xvii (1813), 782; James Raine, *A Memoir of the Rev. John Hodgson* (1857), i. 363—4.
18. W. H[owell], *The Spirit of Prophecy* (1679), 266.
19. Aristotle, *Hist. An.*, 588b; Sir Matthew Hale, *The Primitive Origination of Mankind*

- (1677), 49—50.
20. 例如 William Attersoll, *A Commentarie upon... Numbers* (1618), 900.
21.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 New York, 1960), 227, 231;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Baltimore, 1968), 228; *The Works of Symon Patrick*, ed. Alexander Taylor, ix (Oxford, 1858), 273.
22. Thomas Ball, *The Life of the Renowned Doctor Preston*, ed. E. W. Harcourt (1885), 21—5. 后来关于类似题的争论, 参见 Charles Webster, *The Great Instauration* (1975), 135.
23.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d. Peter Nidditch (Oxford, 1975), 160 (ii. xi 11.).
24. *Paradise Lost*, viii. line 374.
25. Hale, *Primitive Origination*, 16; Richard Meggott, *A Sermon preached at Whitehall* (1683), 10; Humphry Ditton,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1712), 517.
26. David Hume, *Essay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 T. H. Green and T. H. Grose (new imp., 1898), ii. 85—8; David Hartley, *Observations on Man* (4th edn, 1801), i. 409—10. 参看 Mandeville, *Fable of the Bees*, ii. 166; *Works of Bolingbroke*, viii. 231; [John Gregory],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State and Faculties of Man* (2nd edn, 1766), 13; Lawrence, *Horses*, i. 78; Robert M. Young, 'Animal Soul',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Paul Edwards, I (1967), 124.
27. *Hawkins' Voyages*, 195—6; Tho[mas] Robinson, *A Vindication of the... Mosaick System of the Creation* (1709), 97.
28. 例如 *Spectator*, 120 (1711); *Rambler*, 41 (1750); [James Burnet, Lord Monboddo], *Antient Metaphysics* (1779—99), iii, appendix, chap. iii.
29. Hume, *Essays*, ed. Green and Grose, ii. 88; Matthew Prior,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ed. A. R. Waller (Cambridge, 1905), 270. 参看 Smellie, *Philosophy of Natural History*, i. 152; Charles White *An Account of the Regular Gradation in Man* (1799), 65; George Warren, *A Disquisition on the Nature and Properties of Living Animals* (1828), 135.
30. 例如 Richard Berenger, *A New System of Horsemanship* (1754), 64—5.
31. Charles Stevens and John Liebault, *Maison Rustique*, trans. Richard Surflet, ed. Gervase Markham (1616), 321; William Cobbett, *A Year's Residence in America* (Abbey Classics, n. d.), 139.
32. *Maroccus Extaticus* (1595); *DNB*, 'Banks,—'; Francis Douce, *Illustrations of Shakespeare* (new edn, 1839), 131—2. 关于其他“有学问”的动物, 参见例如

- Archaeologia*, xxxvii (1857), 200; Pepys, *Diary*, ix. 297, 301; *VCH, Warws.*, vii. 221; John Ashton, *Social Life in the Reign of Queen Anne* (new edn, 1897), 197—8; John Hill, *An History of Animals* (1752), 317; E. C. Cawte, *Ritual Animal Disguise* (Folklore Soc., 1978), 41; R. M. Wiles, 'Crowd-pleasing Spectacle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nl of Popular Culture*, i (1967). 94; Frederick Cameron Sillar and Ruth Mary Meylier, *The Symbolic Pig* (1961), 61—2; Richard D. Altick, *The Shows of London* (1978), 40—41, 306—7.
33. *An Elizabethan in 1582*, ed. Elizabeth Story Donno (Hakluyt Soc., 1976), 112; Topsell, 10.
34. Bacon, ii. 666; Digby, *Two Treatises*, i. 407.
35. Bingley, *An. Biog.*, ii. 256—7; Sternberg, 160; Caius, *Englishe Dogges*, 16; BL, Add. 53, 726, fol. 37; Smith, *Universal Directory*, iv.
36. Henry Swinburne, *A Briefe Treatise of Teastments and Last Wills* (1635), 69; William Cowper, 'Pairing Time Anticipated', 注释(引用 Rousseau, *Emile*).
37. Hunter, *Hallamshire Glossary* 55—6; Moor, *Suffolk Words*, 15; Wright, *Rustic Speech*, 310—11.
38. *Gilbert White's Journals*, ed. Walter Johnson (1931; reprint, Newton Abbot, 1970), 79; Robinson, *South Down Farm*, 59; H. Kirke Swann,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and Folk-Names of British Birds* (1913); reissue, Detroit, 1968), 44.
39. Pennant, *Zoology*, ii. 365; Daines Barrington, 'Experiments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Singing of Birds', *Philosophical Trans.*, lxxiii (1773).
40. Nathaniel Homes, *The Resurrection-Revealed Raised above Doubts and Difficulties* (1661), 244. Also John Bulwer, *Chirologia* (1644), 5; John Webster, *Academiarum Examen* (1654), 31; Tryon, *Country-Mans Companion*, 59—60.
41. John Oswald, *The Cry of Nature* (1791), 118—19; Montaigne, *Essays*, trans. John Florio (1603; 1893 edn), ii. 145.
42. Digby, *Two Treatises*, i. 374; William Gilpin, *Remarks on Forest Scenery* (1791), ii. 117.
43. Locke, *Essay*, 33—5 (ii, xxvii. 8); Ray, *Willoughby*, 109.
44. Margaret Cavendish, Marchioness of Newcastle, *Philosophical Letters* (1664), 40—41, 43. 参看 *ibid.*, sigs. a1, b2^v; 34—5, 147, 192; *Poems and Phancies* (2nd imp., 1664), 115, 124, 128—9, 283; *The Worlds Olio* (1655), 140—43.
45. 也许尤其是匿名的 *Theophrastus Redivivus* (1659); 参见 Spink, *French Free-Thought*,

- 69; and Montaigne, *Essays*, ed. Albert Thibaudet (Pléiade edn, Paris, 1950), 479.
46. N. S. Sutherland in *TLS*, 26 Dec. 1975, 1542.
47. Cavendish, *Poems and Phancies*, 86.
48. George Abbot, *An Exposition upon the Prophet Ionah* (1600), 469—70; Goldsmith, iv. 259.
49. Lovejoy, *Great Chain of Being*, 231.
50. 参见 Thomas H. Huxley, *Man's Place in Nature* (1894), chap. I; H. W. Janson, *Apes and Ape Lore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1952), chap. xi; Robert M. Yerkes and Ada W. Yerkes, *The Great Apes* (1929), part I; Robert Wokler, 'Tyson and Buffon on the Orang-Utan', *Studies on Voltaire*, cli—clv (1976).
51. Sir Thomas Browne, *Religio Medici* (1643), i. para. 36. 参看 Richard Baxter, *Of the Immortality of Mans Soul* (1682), 40—41.
52. Edward Tyson, *Orang-Outang, sive Homo Sylvestris* (1699); Prior,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11.
53. Carolus Linnaeus, *Systema Naturae* (10th edn, Stockholm, 1758—9), i. 20—32. 关于以前将非人类的动物划分为“非理性的”, 参见 Walter Charleton, *Onomasticon Zoicon* (1668), I. 然而 Aristotle 将人类划分在动物中, 归入“政治”和“驯化”动物; *Hist. An.*, 488a.
54. James Burnet, Lord Monboddo,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 (Edinburgh, 1774—92), 尤其是 i. 144—5, 187—8, 270, 409; *id.*, *Antient Metaphysics*, iii. 40—42, 359—77.
55. Rousseau, *Discours sur l'inégalité* (1755), note J.
56. 参见 Maurice Mandelbaum,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of Evolutionary Theory in Biology', *JHL*, 18 (1957), 352—3.
57. Henry Grove, *Sermons* (1740), ii. 163. 参看 *Primitivism and Related Ideas in Antiquity*, 208f., 221, 229, 243—6, 371—2, 374—5.
58. Thomas Starkey, *A Dialogue between Reginald Pole and Thomas Lupset*, ed. Kathleen M. Burton (1948), 60; *Wilson's Arte of Rhetorique*, ed. G. H. Mair (Oxford, 1909), sig. Aviv. 参看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1978), ii. 346; Harro Höpfl and Martyn P. Thompson in *American Hist. Rev.*, 84 (1979), 936n; Bernard W. Sheehan, *Savagism to Civility* (Cambridge, 1980), 69—71.
59.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ed. Anthony Powell (1949), I; *Works of Henry Needler*, 17.
60. *Oldenburg*, v. 101—2, 119—20; Monboddo, *Antient Metaphysics*, iii. 41, 45—7, 57,

- 367—77; vi. 137n, 299;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 i. 186—7, 199—201; *The Wild Man Within*, ed. Edward Dudley and Maximilian E. Novok (Pittsburgh, 1972), 183ff.; Ashton, *Social Life in Reign of Anne*, 209—10; Lucien Malson, *Wolf Children*, and Jean Itard, *The Wild Boy of Aveyron* (Eng. trans, 1972); *The Banks Letters*, ed. Warren R. Dawson (1958), 188—9; Richard Carlile, *The Republican*, xii (1825), 221; Jean Ehrard, *L'Idée de la nature en Franc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63), 686.
61. Ramesey, *Mans Dignity*, 53—4; Digby, *Two Treatises*, 403—5.
62. Darwin, *Zoonomia*, i. 178—9, 164, 160—61.
63. Bingley, *An. Biog.*, i. 24—5.
64. Joseph Butler, *The Analogy of Religion*, ed. W. E. Gladstone (World's Classics, 1907), 36; Monboddo,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 i. 148—9; Tyson, *Orang-Outang*, 51—2; Vartanian, *La Mettrie's L'Homme Machine*, 160, 214; John C. Greene, *The Death of Adam* (Ames, Iowa, 1959), 177—9.
65. Pepys, *Diary*, ii. 160.
66. Monboddo, *Antient Metaphysics*, iii. 40.
67. Darwin, *Zoonomia*, i. 162—3; Bingley, *Quadrupeds*, 452—4; John Stuart Mill, *A System of Logic*, ed. J. M. Robson (1973—4), 859.
68. E. P. Evans, *Evolutional Ethics and Animal Psychology* (1897), 9—11.
69. Bulwer, *Anthropometamorphosis*, sig. B3; 450. 参看 Spink, *French Free-Thought*, 40.
70. John Hall of Richmond, *Of Government and Obedience* (1654), 444—6; *Locke Corr.*, ii. 344.
71. Monboddo,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 i. 183.
72. 参见 Francis C. Haber, *The Age of the World* (Baltimore, 1959), 264; Glyn Daniel, *The Idea of Prehistory* (1962).
73.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and Gregor Benton (Harmondsworth 1975), 175.
74. Nourse, *Discourse upon the Nature of Man*, 359. 参看 [Samuel Gott], *Nova Solyma*, ed. Walter Begley (1902), i. 90; William Penn, *The Peace of Europe* (EL, n. d.), 36; Gregory,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State and Faculties of Man*, 17—18; Robert M. Young in *Past & Present*, 43 (1969), 113; W. Lawrence, *Lectures on Physiology, Zoology,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n* (1819), 393—5; 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14th edn, 1888), 369.

75. Stith Thompson, *Motif Index of Folk Literature* (rev. edn, Copenhagen, 1955—8), i. 461—9.
76. Margaret T. Hodgen, *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hiladelphia, 1964), 19; Bulwer, *Anthropometamorphosis*, 410; John Block Friedman, *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 (1981), 11—21. 参看 S. Baring-Gould, *Curious Myths of the Middle Ages* (new edn, 1897), 145—9; James Orchard Halliwell, *A Dictionary of Archaic and Provincial Words* (5th edn, 1845), 'Long-tails'.
77. Monboddo,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 i. 262n; [Samuel Gott], *The Divine History of the Genesis of the World* (1670), 420.
78. *DNB*, 'Siward'; W. G. Hoskins and H. P. R. Finberg, *Devonshire Studies* (1952), 108.
79. Richard Bernheimer, *Wild Men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Mass., 1952); G. C. Druce, 'Some Abnormal and Composite Human Forms in English Church Architecture', *Archaeol. Jnl*, 72 (1915), 168—9; Lillywhite, *London Signs*, 247—50; David M. Bergeron, *English Civic Pageantry 1558—1642* (1971), 56, 70—71; Timothy Husband, *The Wild Man* (New York, 1981).
80. Linnaeus, *Systema Naturae* (10th edn), i. 20; 'A Description of Cleveland', *The Topographer & Genealogist*, ii (1853), 416; *Banks Letters*, 573, 601, 625. 参看 Altick, *Shows of London*, 302—3.
81. 例如 [Gott], *Nova Solyma*, ii. 16.
82. William Gouge, *Of Domesticall Duties* (3rd edn, 1634), 185; Ramesey, *Mans Dignity*, 97. 参看 Coke, *Institutes*, iii. chap. x; Andrew Willet, *Hexapla in Exodum* (1608), 505; *id.*, *Hexapla in Leviticum* (1631), 434; Bulwer, *Anthropometamorphosis*, 434—5, 447; Locke, *Essay*, 451 (iii. vi. 23).
83. Vavasor Powell, *God the Father Glorified* (1649), 85; W. A. Leighton, 'Early Chronicles of Shrewsbury', *Shropshire Archaeol. & Nat. Hist. Soc.*, iii. (1880), 283.
84. William Turner, *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Most Remarkable Providences* (1697), pt ii, chap. 27;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Wood*, ii. 378.
85. Edward Tyson in *Philosophical Trans.*, 21 (1699), 431—5.
86. 正统的同源论参见 Sir Christopher Heydon, *A Defence of Iudiciall Astrologie* (Cambridge, 1603), 529; Bacon, ii. 473; Hale, *Primitive Origination*, 多处; Bulwer, *Anthropometamorphosis*, 467—8; Hodgen, *Early Anthropology*, 213—14.
87. Sir Charles Linné, *A General System of Nature*, ed. William Turton (1806), i. 9. 参看

- James Cowles Prichard, *Researches into the Physical History of Man* (1813), ed. George W. Stocking (Chicago, 1973), liv—lv; 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Ithaca, N. Y., 1966), chap. 15;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chap. 1; Léon Poliakov, *The Aryan Myth*, trans. Edmund Howard (1974), 160—75.
88. Tyson, *Orang-Outang*, 'Epistle Dedicatory'.
89. *Petty Papers*, ii. 31;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253; Henry Home of Kames, *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 (new edn, Glasgow, 1817), i.
90. Edward Long, *The History of Jamaica* (1774; reprint, 1970), ii. 371; White, *Account of the Regular Gradation*, 80. 关于多元发生说的发展, 参见 Hodgen, *Early Anthropology*, 415—26; Poliakov, *Aryan Myth*, 175—82;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chap. 15.

四 动物的灵魂

1. Howell, *Spirit of Prophecy*, 266; 见上文 p. 32; William Lambe, *Additional Reports on the Effects of a Peculiar Regimen* (1815), 227.
2. 例如 *The Theological, Philosophical and Miscellaneous Works of the Rev. William Jones* (1801), iii. 71—2; Thomas Adams, *A Commentary... upon the... Second Epistle... by... St. Peter* (1633), 971.
3. *Lette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hn Henry Newman*, ed. Anne Mozley (1891), ii. 291. 参看 Genesis, ix. 10.
4. Sternberg, 186; A. R. Wright, *British Calendar Customs* (Folk-Lore Soc., 1936—40), ii. 74—5; Peacock, *Glossary of Manley and Corringham*, 57; Thompson, *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 i. 407—11; Obelkevich, *Religion and Rural Society*, 263—4, 269, 310; Ransome, *Sacred Bee*, 229.
5. Pliny, *Nat. Hist.*, x. 41; *Lucans Pharsalia*, trans. Thomas May (4th edn, 1650), continuation, 41; *The Theological Works of... Henry More* (1708), 34.
6. *Collected Poems of Christopher Smart*, i. 24; G. G[oodman], *The Creatures Praying God* (1624), 24. 参看 John T. 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New York, 1967), 232; George H. Williams, *Wilderness and Paradise in Christian Thought* (New York, 1962), 103; Rowland Watkyns, *Flamma sine Fumo*, ed. Paul C. Davis (Cardiff, 1968), 16; Bury, *Husbandmans Companion*, 289—90; L. Tyerman, *Wesley's Designated Successor* (1882), 454; [John Keble], 'Redbreast in Church', *Lyra Innocentium* (Oxford, 1846), 285—7.

7. Alex. Clogie, *Vox Corvi* (1694); *The Diary of Ralph Thoresby*, ed. Joseph Hunter (1830), i. 264; [William Prynne], *A New Discovery of the Prelates Tyranny* (1641), sig. * 3v (between 90 and 91). 参看 Toussin Bridoul, *The School of the Eucharist established upon the Miraculous Respects and Acknowledgements, which Beasts, Birds, and Insects... have rendered to the Holy Sacrament of the Altar* (Eng. trans., 1687).
8. Halliwell, *Dictionary of Archaic Words*, 'yeth-hounds'; Obelkevich, *Religion and Rural Society*, 272; *The Folk-Lore Jnl*, v (1887), 182; Swainson, *Birds*, 98; Swann, *Dictionary of Folk-Names of Birds*, 167; Edward A. Armstrong, *The Folklore of Birds* (1958), 211—13.
9. Henry More, *An Antidote against Atheism* (2nd edn, 1655), 370 (though cf. 353—4);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ed. Leroy E. Loemker (Dordrecht, 1969), 589; Richard Burthogge, *An Essay upon Reason* (1694), 236—7; *id.*, *The Soul of the World* (1699).
10. Laurence Clarkson, *Look About You* (1659), 98. 参看 John Reeve and Lodowicke Muggleton, *A Transcendent Spiritual Treatise* (1822 edn), 50.
11.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ii. supp. q. xci, art. 5; *id.*, *Summa Contra Gentiles*, ii. 82; Peter Martyr, *Most Learned and Fruitfull Commentaries upon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es* (1568), fol. 219. 例外者参见 D. S. Wallace-Hadrill, *The Greek Patristic View of Nature* (1968), 115—17; *The Dictionary... of Mr. Peter Barle* (2nd edn, 1734—8), 'Sennertus, Daniel'.
12. Andrew Willet, *Hexapla... upon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es* (1611), 370; *Dictionary of Barle*, 'Sennertus, Daniel'.
13. 例如 Martyr, *Commentaries upon Romanes*, fol. 219; Willet, *op. cit.*, 372. 参看 Thomas More, *Utopia* (EL, 1951), 121.
14. Thomas Wilson, *A Commentarie upon the Most Divine Epistle of S. Paul to the Romanes* (1614), 588; Elnathan Parr, *A Plaine Exposition upon the... Epistle of Saint Paul to the Romanes* (1620), 88—9; Homes, *Ressurrection-Revealed*, 250—52; Ray, *Wisdom*, 39.
15. 例如 Abbot, *Exposition upon Ionah*, 466—7; Thomas Draxe, *The Earnest of our Inheritance* (1613), 5—10; Wilson, *Commentarie upon Romanes*, 588—9; Goodman, *Creatures praying God*, 28—9; *The Workes of Mr. Willia Cowper* (2nd edn, 1629), 116; William Gearing, *A Prospect of Heaven* (1673), 98—100.
16. Evelyn, *Diary*, iv. 106.
17. Thomas Horton, *Forty Six Sermons upon the Whole Eighth Chapter of... Romans* (1674),

- 368—70; Parr, *Plain Exposition*, 89.
18. *The Writings of John Bradford*, ed. Aubrey Townsend (Parker Soc., Cambridge, 1848—53), i. 351—64.
 19. Thomas Edwards, *Gangraena* (1646), iii. 36 (以及 i. 27). 参看 Burns, *Christian Mortalism*, 125; Overton, *Mans Mortallitie*, 15.
 20. *The Prerogative of Man*, 41—2.
 21. Horton, *Forty Six Sermons*, 370; Humphry Primatt, *A Dissertation upon the Duty of Mercy and Sin of Cruelty to Brute Animals* (1776), 42.
 22. W. C[oward?], *The Just Scrutiny* (? 1705), 97; Charles Leigh, *The Natural History of Lancashire, Cheshire, and the Peak* (1700), ii. 13; *Diary of Ralph Josselin*, 342.
 23. Butler, *Analogy of Religion*, 36; Sells, *Animal Poetry*, xxiv; Hartley, *Observations on Man*, ii. 391; [Robert Wallace], *Various Prospects* (1761), 341.
 24. Hildrop, *Free Thoughts upon the Brute-Creation*, ii. 56, 77; Lawrence, *Horses* (3rd edn, 1810), i. 85 (但他后来在一个 MS. note 中宣称不再相信人或动物的灵魂不灭; Bodl. copy, shelfmark 18972d 52); Matthew Henry, *A Commentary on the Holy Bible* (1710; new edn, n. d.), iii. 964; Morris, *Records of Animal Sagacity*, xi—xiii; John Wesley, *Sermons on Several Occasions* (9th edn, n. d.), no. lxxv.
 25. George Cheyne, *An Essay on Regimen* (1740), 86—7; Dean, *Essay on the Future Life of Brutes*, ii. 49.
 26. *The Works of Augustus Toplady*, iii (1794), 465—6. 其他相信动物灵魂不灭者, 参见 *The Love-letters of Mary Hays*, ed. A. F. Wedd (1925), 120; *The Adventurer*, 37 (1753); *The Diaries of Thomas Wilson*, ed. C. L. S. Linnell (1964), 259. 1730 年代马格莱顿教派对这个问题有分歧 (*Procs. Literary and Philos. Soc. of Liverpool*, xxiv (1869—70), 234, 以及 Prof. William Lamont 提供的信息).
 27. Wakefield, *Instinct Displayed*, 192; Pope, 'An Essay on Man', i. lines 111—12; Joseph Spence, *Anecdotes*, ed. Samuel Weller Singer (1820), 294.
 28. 转引自 Henry S. Salt, *Animals' Rights* (1892), 19.
 29. *The Dunlop Papers*, i. *Autobiography of John Dunlop*, ed. J. G. Dunlop (1932), 186.
 30. Mandelbaum, 'Scientific Background of Evolutionary Theory', 353.
 31. *Life of Frances Power Cobbe by herself* (1894), ii. 199;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Mary Somerville*, 349; Robert Southey, 'On the Death of a Favourite Old Spaniel'. 其他相信运动超度者, 参见 S. T. Coleridge, *Lay Sermons*, ed. R. J. White (1972), 183n; William H. Drummond, *The Rights of Animals* (1838), 204; T. Forster, *Sati or Universal*

- Immortality* (Bruges, 1843); [R. Armitage], *The Penscellwood Papers* (1846?), 1; Edward Maitland, *Anna Kingsford* (3rd edn, 1913), ii. 311—12; M. H. Spielmann and G. S. Layard, *Kate Greenaway* (1905), 190; Wood, *Man and Beast*, chap. xvii; Morris, *Records of Animal Sagacity*, preface; T. S. Hawkins, *The Soul of an Animal* (n. d.), chap. 2.
32. Wood, *Man and Beast*, 19.
33. John Bird Sumner, *A Treatise on the Records of Creation* (1816), ii. 18; Harold E. Gruber, *Darwin on Man* (1974), 39.
34.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1871), i. 35, 48—9, 68, 78, 105. 参看 Gertrude Himmelfarb, *Darwin and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1959), 304—7; 以及 Young, 'Animal Soul', in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第四章 对野蛮造物的同情

一 残忍性

1.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Earl of Clarendon* (2nd edn, 1751), 347; *The Journal of William Beckford in Portugal and Spain*, ed. Boyd Alexander (1954), 154, 127; *Letters of Robert Southey*, ed. Maurice H. Fitzgerald (1912), 33.
2. Kenneth Woodbridge, *Landscape and Antiquity* (Oxford, 1970), 84—5.
3. Tobias Smollett, *Travels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1907 edn), 174; Captain Jesse, *The Life of George Brummell* (rev. edn, 1886), ii. 156; William S. Childe-Pemberton, *The Earl Bishop* (n. d.), i. 77.
4. 参见 *The 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 iv, ed. Kathleen Tillotson (Oxford, 1977), 272; Edward Maitland, *Anna Kingsford* (3rd edn, 1913), ii. 311—12.
5. John Houghton, *A Collection for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 v. 108 (24 Aug. 1694). 关于逗熊和逗牛, 参见 E. K. Chambers, *The Elizabethan Stage* (Oxford, 1945 reprint), ii. 449—71, and Robert W.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1973), 45—6, 66—8. 关于逗其他动物, 参见 HMC, *Chequers*, 414; Charles Stevens and John Liebault, *Maison Rustiqué*, trans. Richard Surflet, ed. Gervase Markham (1616), 703; *Crime in England, 1550—1800*, ed. J. S. Cockburn (1977), 237; John Clare, 'Badger', *Poems*, ed. J. W. Tibble (1935), ii. 333—4 (badgers); *Lancashire Quarter Sessions Records*, ed. James Tait, i (Chetham Soc., 1917), 101 (apes); *Yorkshire*

- Diaries*, ed. H. J. Morehouse (Surtees Soc., 1877), 307 (mules); Robert Surtees,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County Palatine of Durham* (1816—40), iv. 78n; *Notes & Queries*, 4th ser., xii (1873), 273 (horses).
6. *Materials for the History of Thomas Becket*, ed. James Craigie Robertson (Rolls Ser., 1875—85), iii. 9. 概述参见 *Games and Gamesters of the Restoration* (1930), 100—114; George Ryley Scott, *The History of Cockfighting* (n. d.); and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49—50.
7. *HMC*, 14th rept., appendix, pt viii. 94.
8. Pepys, *Diary*, iv. 427—8; Laurence V. Ryan, *Roger Ascham* (1963), 229, 242; James Tyrrell, *A Brief Disquisition of the Law of Nature* (1692), 324.
9. *Shakespeare's Europe*, ed. Charles Hughes (2nd edn, New York, 1967), 477. 概述参见 Henry L. Savage, 'Hunting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viii (1933); Marcelle Thiébaux, 'The Mediaeval Chase', *ibid.*, xlii (1967); J. W. Forescue, 'Hunting', *Shakespeare's England* (Oxford, 1916); Raymond Carr, *English Fox Hunting* (1976); David C. Itzkowitz, *Peculiar Privilege* (Hassocks, 1977). 关于追兔子参见 *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 (1674), 39—47.
10. James Cleland, *HPΩ-ΠAIΔEIA, or The Institution of a Young Noble Man* (Oxford, 1607), 134.
11. *The Lisle Letters*, ed. Muriel St Clare Byrne (1981), vi. 177.
12. Gervase Markham, *Cavelarice* (1607), iii. 1; *Gentleman's Recreation*, 2.
13. William Dugdale, *Origines Juridiciales* (1666), 156; Evelyn Philip Shirley, *Some Account of English Deer Parks* (1867), 215—16; Roger North, *The Lives of Francis ... Dudley ... and ... John North*, ed. Augustus Jessopp (1890), ii. 39.
14. *HMC*, *Portland*, ii. 258—9; Arthur Young, *Travels in France and Italy* (EL, 1915), 62.
15. *The Essays of Montaigne*, trans. John Florio (1603; 1893 edn), ii. 119—20; Peter Beckford, *Thoughts on Hunting* (n. d.), 146 (letter xvi); William Cowper, *Selected Letters* (EL, 1926), 270. 参看上文, p. 29.
16. *Camden Miscellany*, xvi (Camden ser., 1936), iii. 90.
17. 参见 Izaak Walton, *The Compleat Angler* (1653), i. 3; i. 8.
18. William Hinde, *A Faithfull Remonstrance of the Holy Life and Happy Death of Iohn Bruen* (1641), 33; *Gentleman's Recreation*, 11—12.
19. *Captain Cox, his Ballades and Books; or, Robert Laneham's Letter*, ed. Frederick J. Furnivall (Ballad Soc., 1871), 13—14, 17.
20. John Nichols, *The Progresses and Public Processions of Queen Elizabeth* (1823), iii. 91.

21. Martin Lluellyn, 'Cock-Throw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Lyrics*, ed. Norman Ault (1928), 191. 参见 John Brand, *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 ed. Sir Henry Ellis (new edn, 1849—55), i. 72—82; Jeffrey N. Boss in *Notes &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32 (1977), 145.
22. Fabian Philipps, *Tenenda non Tollenda* (1660) sig. A4v.
23. 例如 G. R. Owst, *The Destructorium Viciorum of Alexander Carpenter* (1952), 25—6; *Minor Poets of the Caroline Period*, ed. George Saintsbury (Oxford, 1921), iii. 342; *Diary of Thomas Isham*, trans. Norman Marlow, ed. Sir Gyles Isham (Farnborough, 1971), 119; James Orchard Halliwell, *A Dictionary of Archaic and Provincial Words* (5th edn, 1845), 'praaling', 'tail-piping'; Robert Holland, *A Glossary of Words used in the County of Chester* (EDS, 1884—6), 331; Ellis, vii (2). 104—5; *The Memoirs of James Stephen*, ed. Merle M. Bevington (1954), 62, 90—91; H. C. Maxwell Lyte, *A History of Eton College* (1875), 27.
24. *The Remaining Medical Works of ...Thomas Willis*, trans. S. P[ordage] (1681), 93.
25. *The Works of ...Robert Boyle* (1744), v. 439.
26. *The Portledge Papers*, ed. Russel J. Kerr and Ida Coffin Duncan (1928), 262.
27. L. Tyerman, *Westley's Designated Successor* (1882), 260. 参看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1726), ii. 1; W. A. L. Vincent, *The State of School Education, 1640—1660* (1950), 36; Francis Coventry, *The History of Pompey the Little*, ed. Robert Adams Day (1974), 49; Lawrence, *Horses*, i. 137; Joseph Hunter, *The Hallamshire Glossary* (1829), 78.
28. James Edmund Harting, *The Ornithology of Shakespeare* (1871), 237; *The Art of Angling* (appended to *The Country Man's Recreation* (1654)), 11; Morton, *Northants.*, 422.
29. John Sykes, *Local Records* (new edn, Newcastle, 1833), i. 221; Halliwell, *Dictionary*, 'mumble-a-sparrow'.
30. BL, Add. MS. 32, 512, fol. 20.
31.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ii. 1; 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 *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1913 edn), i. 134.
32. Raymond Firth, *Elemen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1951), 199—200.
33. *Diary of Thomas Isham*, 多处.
34. Edmund Waller, 'The Battle of the Summer Islands'; Matthew Prior,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ed. A. R. Waller (Cambridge, 1905), 134.
35. William Blake, 'Auguries of Innocence'.
36. 关于写给儿童的文章参见 F. J. Harvey Darton, *Children's Books in England* (Cambridge, 1958), chap. x, and Samuel F. Pickering, *John Locke and Children's Book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Knoxville, 1981), 12, 14—39.

37. 许多相关的诗歌作品被引用在 Dix Harwood, *Love for Animals and How it Developed in Great Britain* (New York, 1928) and Dagobert De Levie, *The Modern Idea of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and its Reflection in English Poetry* (New York, 1947).
38. 3 Geo. IV, c. 71 (1822); 3 & 4 Gul. IV, c. 19 (1833); 5 & 6 Gul. IV, c. 59 (1835); 12 & 13 Vic., c. 92 (1849); 17 & 18 Vic., c. 60 (1854); 39 & 40 Vic., c. 77 (1876). 十九世纪末的法律立场概括在 Percy M. Burton and Guy H. Guillum Scott, *The Law relating to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1906). 关于这场运动的论述参见 E. S. Turner, *All Heaven in a Rage* (1964);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appendix; Brian Harrison, 'Animals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Eng. Hist. Rev.*, lxxxviii (1973); James Turner,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1980).
39. Edward G. Fairholme and Wellesley Pain, *A Century of Work for Animals* (1924), 95.
40. Lawrence, *Horses*, i. 135; 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the Spirit of Rationalism* (1910 edn), i. 303.

二 新论点

1. *The Whole Works of ...Jeremy Taylor*, ed. Reginald Heber, rev. Charles Page Eden (1847—54), ix. 359.
2. Lawrence, *Horses*, i. 131.
3. Samuel Richardson, *Clarissa* (3rd edn, 1750—51), iv. 342 (iv. letter 56); John Porter, *Kingsclere*, ed. Byron Webber (1896), 303.
4. *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Samuel Romilly*, ed. by his sons (2nd edn, 1840), ii. 293—4. 参看 M. Pillet, *L'Angleterre* (Paris, 1815), 270.
5.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iii. 113.
6. 其他有关文本如民数记 22:28; 申命记 22:6—7; 以赛亚书 1:11; 约拿书 4:11.
7. 例如 David Dickson, *An Exposition of all St Paul's Epistle* (1659), 53; William Burkitt, *Expository Notes with Prac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New Testament* (1703), 论哥林多前书 9:9; William Young, *The History of Dulwich college* (1889), i. 221.
8. 例如 [William Alley], *The Poore Mans Library* (1571), fol. 142v; Michael Jermin, *Paraphrasticall Meditations* (1638), 245; James Usher, *A Body of Divinitie* (1645), 275; *Whole Works of Jeremy Taylor*, ix. 357.
9. John Calvin, *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Last Books of Moses*, ed. Charles William Bingham

- (Edinburgh, 1852—5), iii. 56—7; George Estie, *A Most Sweete and Comfortable Exposition upon the Tenne Commandements* (1602), sigs. M8^v—N1; James Durham, *A Practical Exposition of ...Genesis and Exodus* (1672), 942.
10. George Hughes, *An Analytical Exposition of ...Genesis and ...Exodus* (1672), 942.
11. [John Day], *Day's Descant on Davids Psalmes* (1620), 210.
12. 重要的经典文本包括 Plutarch, *Lives: Marcus Cato*, v. 3; *Moralia: De Sollertia Animalium; De Esu Carnium; Cicero, De Republica*, iii. 11; *Epist. ad Familiares*, vii. 1;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Meditations*, vi. 23; Porphyry, *De Abstinencia*; Oppian, *Halieutica*, iv. 530—61; v. 519—8.
13. Harwood, *Love for Animals*, 74;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1977 edn), 197, 202; John Passmore, 'The Treatment of Animals', *JHI*, 36 (1975), 215—16. 类似观点参见 Lecky, *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ii. 1661; Edward Westermarc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 (1908), ii. 506—9.
14. Chaucer, 'The Manciple's Tale', lines 170—71 (有可能是重复 Boethius, *Philosophiae Consolationis*, iii. 2); *Secular Lyrics of the XIVth and XVth Centuries*, ed. Rossell Hope Robbins (Oxford, 1952), 107—10; *The Penguin Book of Animal Verse*, ed. George MacBeth (Harmondsworth, 1965), 32—5.
15. *Beasts and Saints*, translations by Helen Waddell (1934), 多处; Rosalind Hill, *Both Small and Great Beasts* (n.d.), 5—8.
16. Robert Charles Hope, *The Legendary Lore of the Holy Wells of England* (1893), 30; *Beasts and Saints*, 87—8; Alexander Murray, *Reason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Ages* (1978), 379—80.
17. *Henry the Sixth. A Reprint of John Blacman's Memoir*, ed. M. R. James (Cambridge, 1919), 18; Bernard Lord Manning, *The People's Faith in the Time of Wyclif* (Cambridge, 1919), 115.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s*, ed. R. H. C. Davis and J. M. Wallace-Hadrill (Oxford, 1981), 439n, 但 Roger Lovatt 指出亨利六世有时打猎。
18. *Dives and Pauper*, ed. Priscilla Heath Barnum (EETS, 1976—), i(2). 35—6 (文字经现代化).
19. William Cowper, 'The Task', vi. line 581—6 (着重号是我加的).
20. *The Workes of ...William Perkins*, ii (Cambridge, 1617), 141.
21. *The Sermons of M. John Calvin upon ...Deuteronomie*, trans. Arthur Golding (1583), 877, 776, 560—62, 774.
22. *The Poems of Sir Philip Sidney*, ed. William A. Ringler, Jr (Oxford, 1962), 103 (拼写经现

- 代化)。现代编辑以为这是一种寓言,畜牲代表下层阶级 (*ibid.*, 412—13)。
23. Hughes, *Analytical Exposition of Genesis*, 10; *The Works, Moral and Religious, of Sir Matthew Hale*, ed. T. Thirlwall (1805), ii. 274. Prof. John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1974), 30—31) 认为 Hale 的观点是例外;我认为他低估了基督教中人类保管世界传统在新教初期的强度。其圣经起源参见 John Black, *The Dominion of Man* (Edinburgh, 1970), chap. 4.
24. 'Philotheos Physiologus' [Thomas Tryon], *The Country-man's Companion* (n.d. [1683]), sig. A2.
25. David Hartley, *Observations on Man* (4th edn, 1801), i. 415; Humphry Primatt, *A Dissertation on the Duty of Mercy and Sin of Cruelty to Brute Animals* (1776), iv.
26. *Calvin upon Deuteronomie*, 768—9; [Thomas Wilcox], *A Short...Commentarie writtern on ... the Proverbes* (1589), fol. 38; Peter Muffett, *A Commentarie upon the ...Proverbes* (1592), 103. 参看 George Abbot, *An Exposition upon the Prophet Ionah* (1600), 630—31; John Rawlinson, *Mercy to a Beast* (Oxford, 1612), 41; Henry Ainsworth, *Annotations upon the Five Bookes of Moses* (1639), v. 90.
27. [Robert Wilkinson], *A Sermon preached at North-Hampton* (1607), sig. C3. 参看 John Collinges, *Several Discourses concerning the actual Providence of God* (1678), 128—9; Matthew Henry, *A Commentary on the Holy Bible* (1710; new edn, n.d.), i. 7.
28. Lancelot Andrewes, *The Pattern of Catechistical Doctrine* (1650), 404; Jeremiah Burroughs, *Four Books on the Eleventh of Matthew* (1659), ii. 284; Richard Steele, *The Husbandmans Calling* (1670), 208—10; Durham, *Exposition of the X. Commandements*, 341—2.
29. Edward Elton, *Gods Holy Minde* (1648), 103, 109; *The Workes of ...Gervase Babington* (1637), i. 8; John Dod and Robert Cleaver, *A Plaine and Familiar Exposition of the Ten Commandements* (18th edn, 1632), 197.
30. Topsell, *Beastes*, 621.
31. 'The Rationalist' [William Baker], *Peregrinations of the Mind* (1770), 180; *The Theological, Philosophical and Miscellaneous Works of the Rev. William Jones* (1801), iii. 103—4.
32. Gerorge Wither, *Hallelujah, or Britain's Second Remembrancer* (1641; 1847 edn), pt 1, hymn xxii.
33. Thomas Draxe, *The Earnest of our Inheritance* (1613), 26—7; Thomas Wilson, *A Commentarie upon the Most Divine Epistle of S. Paul to the Romanes* (1614), 586. 以及 G. G [oodman], *The Creatures praying God* (1624), 29; George Walker, *God made Visible*

- (1641), 160; Benjamin Parker, *A Second Volume of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 (1735), 47.
34. *The Select Works of Robert Crowley*, ed. J. M. Cowper (EETS, 1872), 16.
35.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The History of England* (1905 edn), i. 144.
36. *Workes of Perkins*, ii. 141; John Spencer, *A Discourse of Divers Petitions* (1641), 58—9; Philip Stubbes's *Anatomy of Abuses in England*, ed. Frederick J. Furnivall (New Shakespeare Soc., 1877—9), 177—8; Hinde, *Faithfull Remonstrance*, 31—2; Henry Bedel, *A Sermon exhorting to Pitie the Poore* (1573), sig. E^j^v; [John Dod and Robert Cleaver], *A Plaine and Familiar Exposition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hapters of the Proverbes* (1607), 140—42; Thomas Beard, *The Theatre of Gods Judgements* (3rd edn, 1631), 212; Elton, *Gods Holy Minde*, 108; Osmund Lake, *A Probe Theological* (1612), 95; Francis Rous, *Oile of Scorpions* (1623), 106; *Robert Dover and the Cotswold Games*, ed. Christopher Whitfield (1962), 223.
37. *Acts and Ordinances of the Interregnum*, ed. C. H. Firth and R. S. Rait (1911), ii. 861.
38. Robert Bolton, *Some Generall Directions for a Comfortable Walking with God* (1625), 155—7.
39. G. F[ox], *To the Parlia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Fifty Nine Particulars* (1659), 12; *The Journal of George Fox*, ed. Norman Penney (Cambridge, 1911), i. 177; Tryon, *Country-Mans Companion*, 2; Hinde, *Faithfull Remonstrance*, 36; Richard Ligon, *A True & Exact History of the Island of Barbados* (1657), 105.
40. *Examen Legum Angliae* (1656), 121.
41. *Records of Maidstone* (Maidstone, 1926), 131; Rupert H. Morris, *Chester in the Plantagenet and Tudor Reigns* (Chester, n. d.), 333—4; John Latimer, *The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ristol, 1900), 260; *Quarter Sessions Records for the County of Somerset*, i, ed. E. H. Bates (Somerset Rec. Soc., 1907), 7; Richard J. Murrell and Robert East, *Extracts from Records in ...Portsmouth* (Portsmouth, 1884), 515—16.
42. Leslie Hotson, *The Commonwealth and Restoration Stage* (1928; reprint, New York, 1962), 59—70.
43. *The Harleian Miscellany* (1808—11), vii. 67, 69.
44. Evelyn, *Diary*, v. 317.
45. *The Poems of Sir John Davies*, ed. Robert Krueger (Oxford, 1975), 149.
46. *Essays of Montaigne*, trans. Florio, ii. 216; Pepys, *Diary*, vii. 246; Evelyn, *Diary*, iii. 549; Richard Butcher, *The Survey and Antiquity of Stamford* (1717), 76.
47. *Tatler*, 134 (1710); Oswald Dykes, *English Proverbs with Moral Reflexions* (1709), 231; David Ogg, *England in the Reigns of James II and William III* (Oxford 1955), 519.

48.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118—20; G. A. Cran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ial Newspaper* (Oxford, 1962), 267; John Money, *Experience and Identity* (Manchester, 1977), 57; R. M. Wiles, *Freshest Advices* [Columbus], 1965, 346.
49. *Correspondence of the Reverend Joseph Greene*, ed. Levi Fox (Dugdale Soc., 1965), 42.
50.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120—22; *A History of Northumberland* (1893—1935), iii. 217; A. S. Mahood, 'Some Notes on Blundell's School', *Trans. Devonshire Assoc.*, 84 (1952), 67—8; *VCH, City of York*, 246; *Miscellanies...of the Rev. Thomas Wilson*, ed. F. R. Raines (Chetham Soc, 1857), xviii.
51. *VCH, Warws.*, vii. 221; Malcolmson, *op. cit.*, 124—6; *The Later Records relating to North Westmorland*, ed. John F. Curwen (Cumb. and Westld. Antiqn. And Archaeol. Soc., 1932), 149.
52. 例如 Lawrence, *Horses*, ii. 12; William Chafin, *A Second Edition of the Anecdotes and History of Cranbourn Chase* (1818), 52—3.
53. *Boswell's London Journal 1762—1763*, ed. Frederick A. Pottle (1950), 87; Pepys, *Diary*, iv. 427—8; [John Dunton], *Athenian Sport* (1707), xix; W. Bennett, *A History of the Burnley Grammar School* (Burnley, 1940), 27.
54. 重印在 *Games and Gamesters of the Restoration*, 112—14. 其他评述参见 *First-Line Index of English Poetry 1500—1800*, ed. Margaret Crum (Oxford, 1969), i. 277.
55. 'The Parish Register', in *The Life and Poetical Works of George Crabbe by his Son* (new edn, 1854), 135.
56.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135.
57. Edmund Gibson, *Codex Juris Ecclesiastici Anglicani* (1713), i. 183; Davis Wilkins, *Concilia* (1737), iii. 721; Thomas Fuller, *The 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 (new edn, 1837), iii. 286—8.
58. Denis Brailsford, *Sport and Society* (1969), 111; John Brayne, *The New Earth* (1653), 93—4; *The Practical Works of ...Richard Baxter* (1707), i. 367; *Autobiography of Thomas Raymond and Memoirs of the Family of Guise*, ed. G. Davies (Camden ser., 1917), 118; Arthur Dent, *The Plaine-Mans Path-Way to Heaven* (21st edn 1631), 170; Ruth Spalding, *The Improbable Puritan* (1975), 46; *A Cavalier's Note Book*, ed. T. Ellison Gibson (1880), 192.
59. *HMC, Laing*, i. 99—100. 参看 D. Harris Willson, *King James VI and I* (1956), 179—82.
60. Hinde, *Faithfull Remonstrance*, 32—42;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the Rev. Robert Meeke*, ed. Henry James Morehouse (1874), 13—14. 关于狩猎的合法性, 又见 Wilson, *Commentarie upon Romanes*, 591; Andrew Willet, *Hexapla in Leviticum* (1631), 413—14;

- William Prynne, *Histrio-Mastix* (1633), 966; Lake, *Probe Theologicall*, 94; John Downname, *A Guide to Godlynesse* (n.d.), 266—7.
61. *The Memoirs of Edmund Ludlow*, ed. C. H. Firth (Oxford, 1894), i. 1; *The Journal of Nicholas Assheton*, ed. F. R. Raines (Chetham Soc., 1848), 多处; Add. MS. 37, 345, fols. 244—8.
62. John of Salisbury, *Policraticus*, ed. Clement C. J. Webb (Oxford, 1909), i. 21—35; Thomas More, *Utopia* (EL, 1951), 89, 128; Robert P. Adams, *The Better Part of Valor* (Seattle, 1962), 15, 46—7, 99, 145—6; V. Norskov Olsen, *John Foxe and the Elizabethan Church* (1973), 198—9.
63. *DNB*, 'Warham, William'; John Strype, *The Life and Acts of Matthew Parker* (1711), 504; *The Zurich Letters*, ed. Hastings Robinson (Parker Soc., Cambridge, 1842—5), ii. 86; *Stubbes's Anatomy of Abuses*, 181—2; Christopher Hooke, *A Sermon Preached in Paules Church* (1603), sigs. B2^v—3.
64. Hinde, *Faithfull Remonstrance*, 47.
65. [Nicholas Cox], *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 (1677; East Ardsley, 1973), i. 3 (抄袭 *Gratii Falisci Cynegeticon*, trans. Christopher Wafse (1654), 'A Preface to the Reader'); Thomas Tryon, *Wisdom's Dictates* (1691), 129.
66. *HMC, Salisbury*, xvii. 108.
67. Edward Bury, *The Husbandmans Companion* (1677), 222—3.
68. Walker, *God made Visible*, 160; J. B. Williams, *Memoirs of ... Sir Matthew Hale* (1835), 203.
69. William C. Braithwaite, *The Second Period of Quakerism* (1919), 513, 565; *Tatler*, 134 (1710).
70. *Poems of William Browne of Tavistock*, ed. Gordon Goodwin (n.d.), i. 95.
71. J. P. Hore,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Buckhounds* (1893), 397; *Gilbert White's Journals*, ed. Walker Johnson (1931; reprint, Newton Abbot, 1970), 301.
72. William Blane, *Cynegetica* (1788), 112. 参看 [Soame Jenyns], *Disquisitions on Several Subjects* (2nd edn, 1782), 23—4; Charles Leigh, *The Natural History of Lancashire, Cheshire, and the Peak* (Oxford, 1700), ii. 3; Luke Booker, *Poems* (Wolverhampton, 1785), i. 36; ii. 83; Lawrence, *Horses*, ii. 13—14; *The Hare, or Hunting Incompatible with Humanity* (Dublin, 1800); Nathaniel Bloomfield, *An Essay on War* (1803), xvii; Harwood, *Love of Animals*, 284—9; De Levie, *Modern Idea of Prevention of Cruelty*, 81—4.
73. William Somervile, *The Chace* (1735; 4th edn, 1749), bk iii; Richard Jago, *Edge-Hill*

- (1767), 51—2.
74. [Francis Mundy], *Needwood Forest* (Lichfield, 1776), 35, 36.
75. Rawlinson, *Mercy to a Beast*, 42, 45; James Thomason, 'The Season: Autumn' (1730), lines 401—501.
76. Itzkowitz, *Peculiar Privilege* 142—3.
77. William Harrison,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ed. Georges Edelen (Ithaca, N. Y., 1968), 325—6; *Suffolk in the XVIIth Century*, ed. Lord Francis Hervey (1902), 34; *Letters and Papers of Henry VIII*, xiv (2). No. 810.
78. J. W[orlidge], *Systema Agriculturae* (1669), 192; John R. Wise, *The New Forest* (1863), 230; *The Letters of Daniel Eaton*, ed. Joan Wake and Deborah Champion Webster (Northants. Rec. Soc., 1971), xlvi n6; Ralph Arnold, *A Yeoman of Kent* (1949), 134; Charles Brears, *Lincolnshir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1940), 76.
79. 例如 *Spectator*, 116 (1711); *Constable of Everingham Estate Correspondence*, ed. Peter Roebuck (Yorks. Archaeol. Soc., 1976), 26; Albinia Lucy Cust, *Chronicles of Erthig on the Dyke* (1914), i. 241—2.
80. *Pembroke Papers (1780—1794)*, ed. Lord Herbert (1950), 327—8; Ellis, iv (3), 124—5; Itzkowitz, *Peculiar Privilege*, 117.
81. 例如 T. N. Brushfield, 'On the Destruction of "Vermin" in Rural Parishes', *Trans. Devonshire Assoc.*, 29 (1897), 308—9. 参看 P. B. Munsche, *Gentlemen and Poachers* (Cambridge, 1981), 47.
82. Charles Durnford and Edward Hyde East, *Term Reports in the Court of King's Bench* (new edn, 1817), i. 334—8.
83. 例如 Primatt, *Dissertation on the Duty of Mercy*, 75—6; James Everett, *The Village Blacksmith or ...a Memoir of the Life of Samuel Hick* (n. d.), 49; 'Josiah Frampton; [? = William Gilpin]', *Three Dialogues on the Amusements of Clergymen* (2nd edn, 1797), 32—3, 45, 76—7; Itzkowitz, *Peculiar Privilege*, 139, 230 n24.

三 废黜人类

1. Clarence J.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 49—50, 52, 69, 179—80, 185—6;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14, 16; Henry Chadwick, *Origen contra Celsum* (Cambridge, 1953), x, 242—8; id. in *Jnl Theological Studs.*, xlviii (1947), 36—7.

2. *Select Works of Porphyry*, trans. Thomas Taylor (1823), 115—16.
3. *Essays of Montaigne*, trans. Florio, ii. 126; Alan M. Boase, *The Fortunes of Montaigne* (1935), 204; J. S. Spink, *French Free-Thought from Gassendi to Voltaire* (1960), 40.
4. *The Writings of John Bradford*, ed. Aubrey Townsend (Parker Soc., Cambridge, 1848—53), i. 361—2.
5. Thomas Edwards, *Gangraena* (1646), i. 20.
6. *The Morning Exercises at Cripplegate* (5th edn by James Nichols), iii (1854), 319; Henry More, *An Antidote against Atheism* (2nd edn, 1655), 124—5, 371.
7. Ray, *Wisdom*, 127—8. 参看 Joseph Caryl, *An Exposition...of Job* (1643—66), xi. 208—10; William King, *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Evil* (Eng. trans., 1731), 106.
8. *Oldenburg*, i. 277. 参看 Kevin Sharpe, *Sir Robert Cotton* (Oxford, 1979), 46.
9. Ray, *Wisdom*, 49; Bodl., Ashmole MS. 192, ii. 28; Bernard Tocanne, *L'idée de la nature en Franc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ème} siècle* (1978), 52—4; Oxford Univ. Archives, Qb 18, fol. 177^v; Bd 19, fol. 204^v.
10.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 New York, 1960), 188; Tocanne, *op. cit.*, 57;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969),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ed. Leroy E. Loemker (2nd edn, Dordrecht, 1969), 316.
11. Richard Parr, *The Life of ...James Ussher* (1686), 492—4;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L, 1947), 269 (iv. 3. 24).
12. Clifford Dobell, *Antony van Leeuwenhoek and his 'Little Animals'* (1932; reprint, New York, 1958), 174, 243.
13. M. Adanson, *Familles des plantes* (Paris, 1763), i. cxvj; Wilma George, 'Sources and Background to Discoveries of New Animals', *History of Science*, 18 (1980).
14. René Descartes, *Th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iii (in *A Discourse of Method* (EL, 1912), 212); Thomas Gray,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1751).
15. Arthur Raistrick, *Quakers in Science and Industry* (1950), 261.
16. Charles Lyell, *Principles of Geology* (1830—33), i. 154, 80; Roy Porter, *The Making of Geology* (Cambridge, 1977), 66—7 and chap. 7; John C. Greene, *The Death of Adam* (Ames, Iowa, 1959), chap. 4; *Fore-Runners of Darwin, 1745—1859*, ed. Bentley Glass *et al.* (Baltimore, 1959), chap. 9.
17. Ray, *Wisdom*, 101; Cecil Schneer, 'The Rise of Historical Ge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sis*, 45 (1954); Martin J. Rudwick, *The Meaning of Fossils* (2nd edn, New York, 1976), 65, 83, 105, 112; Margaret 'Espinasse', *Robert Hooke* (1956), 76'. 参看

- Philosophical Letters*, ed. W. Derham (1718), 350.
18. Roy S. Porter,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a Geologist', *JHI*, 39 (1978), 尤其是 443.
19. *Quarterly Rev.*, 108 (1860), 258; D. R. Oldroyd, *Darwinian Impacts* (Milton Keynes, 1980), 151.
20. *The Works of ... Henry St. John, Lord Viscount Bolingbroke* (1809), viii. 184.
21. [Henry] Baker, *The Universe* (n.d.), 33; Prior,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278. 又见 Alexander Pope, 'Essay on Man'; Bernard de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Oxford 1924), II79—80; Lovejoy, *Great Chain*, 207.
22. [Edward Bancroft], *An Essay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Guiana* (1769), 223—4; G. Gregory, *The Economy of Nature* (1796), iii. 103.
23. *Works of Robert Boyle*, iv. 515.
24. 这一段参见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chap. II.
25. 'Philotheos physiologus' [Thomas Tryon], *Friendly Advice to the Gentlemen-Planters of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1684), 183; Margaret Cavendish, Marchioness of Newcastle, *Poems and Phancies* (2nd imp., 1664), 137, 86—90; Tryon, *Country-Mans Companion*, 171.
26. Thomas Hobbes, *The Elements of Law*, ed. Ferdinand Tönnies (2nd edn, 1969), 130—31; Hobbes, *EW*, ii. 113—14; v. 166, 185—6, 187—8; *id.*, *Thomas White's De Mundo Examined*, trans. Harold Whitmore Jones (1976), 444—5; 见上文, p. 166.
27. John Bramhall, *Castigations of Mr Hobbes* (1658), 190.
28. Tryon, *Country-Mans Companion*, sig. A2v.
29. John Falvell, *Husbandry Spiritualized* (1669), 210; Benjamin Parker, *A Survey of the Six Days Work of the Creation* (1745), 195; *The Collected Poems of Christopher Smart*, ed. Norman Callan (1949), i. 227.
30. Burns, 'To a Mouse'; Blake, 'The Fly'; Coleridge, 'To a Young Ass'.

四 新感性

1. John Dyer, 'The Fleece', ii. lines 22—3; *Collected Poems of Christopher Smart*, i. 251, 252; *Child-Rering. Historical Sources*, ed. Philip C. Graven (Itasca, Illinois, 1973), 66; James Granger, *An Apology for the Brute Creation* (1772), 17; Allen, *Naturalist*, 145—7. 参看 Cowper, 'The Task', vi. 560, 562—3.
2. Laurence Sterne,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1759—67), bk ii, chap. 12; *The Diary of Syllas Neville*, ed. Basil Cozens-Hardy (1950), 25; [William Melmoth], *The Letters*

- of Sir Thomas Fitzosborne (1742; 1776 edn), letter 16; *The Works of August Toplady* (new edn, 1853), 526; Chafin, *Anecdotes and History of Cranbourn Chase*, 63—4.
3. *Essays of Montaigne*. Trans. Florio, ii. 119; Margaret Cavendish, Duchess of Newcastle, *The Life of William Cavendish*, ed. C. H. Firth (2nd edn, n.d.), 175.
 4. Shakespeare, *Measure for Measure*, iii. 1. line 79; *Titus Andronicus*, iii. 2. lines 54—65; and references cited in Caroline Spurgeon, *Shakespeare's Imagery* (Cambridge, 1935), 104—9; John Stubbs's *Gaping Gulf*, ed. Lloyd E. Berry (Charlottesville, 1968), 28.
 5. *Truth's Innocency and Simplicity shining through... Thomas Taylor* (1697), 128—9; Francis Rous, *Archaeologiae Atticae* (8th edn, Oxford, 1675), 271; Frederick J. Powicke, 'The Reverend Richard Baxter's Last Treatise', *Bull. John Rylands Lib.*, x (1926), 197.
 6. *Deeds against Nature, and Monsters by Kinde* (1614), sig. A4; *The Works of Gerrard Winstanley*, ed. George H. Sabine (Ithaca, N. Y., 1941), 329; Pepys, *Diary*, ix. 203; Oldenburg, ix. 187; Wallace Shugg, 'Humanitarian Attitudes in the Early Animal Experiments of the Royal Society', *Ann. Sci.*, 24 (1968), 231—2.
 7. 笔者手边一册 William Turner, *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Most Remarkable Providences* (1697) 的附注, iii. 129.
 8. *Collected Poems of Christopher Smart*, ii. 990—91.
 9. R. S. Crane, 'Suggestions toward a Genealogy of the "Man of Feeling"', *ELH. A Journal of English Literature History*, i (1934).
 10. John Hall of Richmond, *Of Government and Obedience* (1654), 300; Samuel Parker, *A Demonstration of the Divine Authority of the Law of Nature* (1681), 54—5; Cecil A. Moore, *Backgrounds of English Literature, 1700—1760* (Minneapolis, 1953), chap. 1; [William Wollaston], *The Religion of Nature* (5th edn, 1731), 139; *The Adventurer*, 37 (1753).
 11. 'The Task', vi. line 345.
 12. Richard Cumberland, *A Treatis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rans. John Maxwell (1727), 302; 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iii. 1. 152 (in *Enquiries*, ed. L. A. Selbya-Bigge (2nd edn, Oxford, 1902), 190—91); Philip Doddridge,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the Principal Subjects in Pneumatology, Ethics, and Divinity* (1763), 130; *Collected Poems of Christopher Smart*, i. 313, 290.
 13. Primatt, *Dissertation*, 7;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Jean Jacques Rousseau*, ed. C. E. Vaughan (reprint, Oxford, 1962), i. 138.
 14. 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ed. Wilfrid Harrison (Oxford, 1948), 412n; 还有与之类似的一段, 在 Bentham MSS. in Univ. Coll. Lon-

- don cit. by Amnon Goldworth in *The New York Rev. of Books*, xx (20 Sep. 1973), 42. 有可能 Bentham 后来转而认为对动物残忍会导致对人残忍; 参见 David Baumgardt, *Bentham and the Ethics of Today* (Princeton, N. J., 1952), 338—9, 362—3.
15. *The Journal of John Wesley*, ed. Nehemiah Curnock (1909—16), iv. 176.
16. Granger, *Apology for Brute Creation*, 8; John Oswald, *The Cry of Nature* (1791), ii; Lawrence, *Horses*, i. 5; Sir Richard Philips, *Golden Rules of Social Philosophy* (1826), 42; W. Youatt, *The Obligation and Extent of Humanity to Brutes* (1839), 195; R. Fletcher, *A Few Notes on Cruelty to Animals* (1846), 4; Wordsworth, 'Hart Leap Well'.
17. Thomas Sheridan,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Elocution* (1762), 104.
18. *A Memoir of Thomas Bewick written by himself*, ed. Ian Bain (1979 edn), 6, 178.
19. 参见沃尔顿书中引用的权威, *Compleat Angler*, i. 1.
20. De Levie, *Modern Idea of Prevention of Cruelty*, 90—91; Lawrence D. Stewart, *John Scott of Amwel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6), 12—13.
21. *The Letters of Charles Lamb*, ed. Alfred Ainger (1904), i. 106; Byron, 'Don Juan', canto xiii, stanza 106. 参看 John Wolcot (in *Come Hither*, ed. Walter de la Mare (new edn, 1928), 510); Jenyns, *Disquisitions*, 24; John Armstrong, 'The Art of Preserving Health', iii. lines 97—8; Primatt, *Dissertation*, 270; Anne Radcliffe, *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1794; EL, 1931), 8 (i. 1); Thomas Young, *An Essay on Humanity to Animals* (1798), 89—91; Henry Crowe, *Zoophilos* (1819), 25—9; James Jennings, *Ornithologia* (1828), xxiii, 6.
22. 见上文, p. 21; *Johnson on Shakespeare*, ed. Walter Raleigh (1908), 181. 参看 *The Idler*, 17 (1758).
23. *The Banks Letters*, ed. Warren R. Dawson (1958), 506. 参看 *Gentleman's Mag.*, x (1740), 194; Pennant, *Zoology*, i. 165; [Robert Wallace], *Various Prospects* (1761), 17; [T. J. Mathias], *The Pursuits of Literature* (5th edn, 1798), 340—42; Joseph Spence, *Anecdotes*, ed. Samuel Weller Singer (1820), 293.
24.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man* (1841 edn), ii. 228—9; A Prebendary of York, *An Enquiry about the Lawfulness of Eating Blood* (1733), 10; Priscilla Wakefield, *Instinct Displayed* (1811), 289; Young, *Essay on Humanity to Animals*, chap. vi; William Cobbett, *Cottage Economy* (1926 edn), 126.
25. 21 Geo. III c. 67 (1781); 26 Geo. III c. 71 (1786); Lawrence, *Horses*, i. 155—8; *Memoirs of Sir Samuel Romilly*, ii. 109—11.
26. 例如 Baker, *Peregrinations of the Mind*, 181; James Burgh,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Settlement...of the Cessares* (1764), 74—5; Cowper, 'The Task', vi. lines 432—3; *Works of*

- Toplady*, 443; Primatt, *Dissertation*, 289; Lawrence, *Horses*, i. 123; Byng, iv. 151; *The Sporting Magazine*, iv (July 1794), 199.
27. 例如 L. Brettle, *A History of Queen Elizabeth's Grammar School for Boys*, Mansfield (Mansfield, n.d.[1961]), 43; W. T. Carless, *A Short History of Hereford School* (Hereford, 1914), 74.
28. 例如 *Bedfordshire County Records. Notes and Extracts from the ...Quarter Sessions Rolls form 1714 to 1832* (Bedford, n.d.), i. 60; *The Sporting Magazine* iv (July 1794), 188.
29. William Whewel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1852) 223—5; John Stuart Mill, *Essays on Ethics, Religion and Society*, ed. J. M. Robson (1969), 185—7.
30. *Essays*, trans. Florio, ii. 126. 参看 Spink, *French Free-Thought*, 56, 61.
31. Nathaniel Homes, *The Resurrection-Revealed raised above Doubts and Difficulties* (1661), 244; J. W[orlidge], *Systema Horti-Culturae* (1677), 283; *The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Lord Herbert of Cherbury*, ed. Sidney Lee (2nd edn, n.d.) 31.
32. *A Philosophical Survey of Nature* (1763), 29; George Bell, 'On the Physiology of Plants', in A Hunter, *Georgical Essays* (York, 1803—4), i. 542; Thomas Percival, 'Speculations on the Perceptive Power of Vegetables', *Memoirs of the Literary & Philosophical Soc. of Manchester*, ii (1785), 115. 参看 [John Dunton], *The Athenian Oracle* (1703—4), ii. 448—51; James Perchard Tupper, *An Essays on the Probability of Sensation in Vegetables* (1811); Philip C. Ritterbush, *Overtures to Biology* (1964), 151; Charles Webster, 'The Recognition of Plant Sensitivity by English Botanis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sis*, 57 (1966).
33. Wordsworth, 'Lines written in Early Spring'; *The Prelude*, ed. Jonathan Wordsworth *et al.* (1979), 493.
34. Francis Hutcheson, *A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1755), i. 314; Thomas Percival, *A Father's Instructions* (5th edn, 1781), 26—7; Bentham, *Introduction to Principles of Morals*, 412n; Lawrence, *Horses*, i. 123. 参看 Baker, *Peregrinations*, 182. Thomas Taylor 的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Brutes* (1792) 不能确定地归为这派思想, 这是一部奇异的作品, 几分讽刺, 几分严肃, 还有一些色情。
35. Tryon, 引用见上文, p. 155; [James Burnet, Lord Monboddo], *Antient Metaphysics* (1779—99), ii. 103.
36. Mandeville, *Fable of the Bees*, i. 180; P. B. Shelley, *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Diet* (1813; 1884 edn), 13; William Lambe, *Additional Reports on the Effects of a Peculiar Regimen* (1815), 238.
37. 例如 Henry S. Salt, *Animals' Rights* (1892), 15.

38. Obadiah Walker, *Of Education* (1673), 91.
39. 约翰·帕斯莫尔也一样,他写道,“到十八世纪末……就连基督徒也开始讨论……无情地让动物受罪在道德上不正确”。*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186 (着重号是我加的)。

五 新条件

1. 参看 the comments of John Berger, 'Vanishing Animal' *New Soc.*, 39 (31 March 1977).
2. 具体参见 F. M. L. Thompson, *Victorian England: The Horse-Drawn Society* (1970); *id.*, in *Econ. Hist. Rev.*, 2nd ser., xxix (1976), 80; and Henry Edmunds in *Jnl Royal Agricultural Soc. Eng.*, 138 (1977), 53.
3. Seamus Heavey, *Death of a Naturalist* (1966), 23.
4. *Autobiography of Thomas Raymond*, 118;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尤其是 160—63.
5. Pepys, *Diary*, vi. 295.
6. Sir Thomas Elyot, *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 ed. H. H. S. Croft (1883), i. 189 (意译 Xenophon); Somerville, *The Chace*; R. S. Surtees, *Handley Cross* (1843), chap. 48.
7. Sir Thomas Cockaine, *A Short Treatise of Hunting* (1591), sig. A3^v; Hinde, *Faithfull Remonstrance*, 41.
8. G. W [ilson], *The Commendation of Cockes* (1607), 多处; Ray, *Willoughby*, 155;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ed. Sir Richard Carmac Temple (Hakluyt Soc., 1907—25), iv. 50; William Machrie, *An Essay upon the Royal Recreation and Art of Cocking* (Edinburgh, 1705), dedication. 与因为 Clifford Geertz 的描述而永存的巴厘岛斗鸡显著相似, 'Deep Play', *Daedalus* (Winter 1972).
9. *VCH, Hants.*, ii. 313; George Chapman, *A Treatise on Education* (Edinburg, 1773), 227.
10. *The Diary of Abraham de la Pryme*, ed. Charles Jackson (Surtees Soc., 1870), 33.
11. *The Letters of the Earl of Chesterfield*, ed. Charles Strachey (1901), i. 324; ii. 176 (参看 Voltaire, *Anti-Machiavel* (Eng. trans., 1741), 153n—164n; William Shenstone, *Essays on Men and Manners* (1794), 88; *The Guardian*, 61 (21 May 1713).
12. Thomas Paine, *The Rights of Man* (1792), ii. 65; Carr, *English Fox Hunting*, 127.
13. Byng, iv. 10; Peter Borsay, '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Social History*, 5 (1977), 583; Carr, *op. cit.*, 59—61, 129—32.
14. E. P. 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1975), 40, 64, 255—6; 37 Hen. VIII, c. 6 (1545); 22 &

- 23 Car. II, c. 7 (1670 & 1671); Geo I, c. 22 (1722).
15. *Examen Legum Angliae*, 54, 56.
16. Cowper, *Selected Letters*, 273—9; Primatt, *Dissertation*, 11, 27—8; *The Works of Anna Laetitia Barbauld*, ed. Lucy Aikin (1825), i. 173—9; Granger, *Apology*, 20.
17. *Memoir of Thomas Bewick*, 136; George Nicholson, *On the Conduct of Man to Inferior Animals* (Stourport, n.d.), 53—63.
18. Oswald, *Cry of Nature*, ii;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ed. Philip S. Foner (New York, 1945), i. 512; Mary Wollstonecraft,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 EL, 1929), 190.
19.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xxxvi (1820), 833—4, 839.
20. *Cruelties of Civilization*, ed. Henry S. Salt (n.d.), vii.
21. *Olla Podrida*, 6 (1787). 参看 Wollstonecraft, *Rights of Woman*, 191.
22. Maitland, *Anna Kingsford*, i. 46.
23.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138, 152—7; Brian Harrison, 'Religion and Recre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Past & Present*, 38 (1967), 117—18.
24. Lyte, *History of Eton College*, 283, 302—3.
25. Baker, *Peregrinations*, 225; *Works of Rev. William Jones*, iii. 103. 参看 Pennant, *Zoology*, ii. 314 (and Goldsmith, v. 163).
26. Fletcher, *Notes on Cruelty to Animals*, 55, 69; Lawrence, *Horses*, i. 148; *id.*, *A General Treatise on Cattle* (2^{ed} edn, 1809), 283; 5 & 6 Gul. IV, c. 59 (1835).
27. Harrison, 'Religion and Recreation', 116—19; Lewis Gompertz, *Fragments in Defence of Animals* (1852), 86—7.
28. *The Later Letters of John Stuart Mill*, ed. Francis E. Mineka and Dwight N. Lindley (1972), iii. 1423—4;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J. M. Robson (1965), ii. 952 (v. xi. 9).
29. Youatt, *Humanity to Brutes*, 141; Fletcher, *Notes on Cruelty*, 23.
30. 参看 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1975), 348—50, 354, 366, 373—8, 451, 466—7.
31. Lawrence, *Horses*, i. 135; *Cruelty to Animals. The Speech of Lord Erskine* (1809), 27;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135—6.
32.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由 George M. Fredrickson 概括在 *New York Rev. of Books*, xxii (16 Oct. 1975). 参看 Karl Marx, *Capital*, trans Eden and Cedar Paul (EL, 1930), i. 234.

33. Gompertz, *Fragments*, 34; Margaret T. Hodgen, *Early Anth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hiladelphia, 1964), 366—7; William Cobbett, *Rural Rides* (Harmondsworth, 1967), 62; J. G. Wood, *Man and Beast Here and Hereafter* (8th edn, 1903), 228, 427, 429.
34.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1871); 2nd edn, 1891, ii. 440; Frances Power Cobbe, 'The Ethics of Zoophily', *Contemporary Rev.*, lxxviii (1895), 504.
35. Percival, *Father's Instructions*, 64; Darwin, *op. cit.*, i. 180, 188.
36. Topsell, 106; Fuller, cit. Emma Phipson, *The Animal-Lore of Shakespeare's Time* (1883), 136.
37. *Killing for Sport*, ed. Henry S. Salt (1914), xii.
38. Topsell, 621;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1960), 346 (ii. para. 93).
39. Markham, *Cavelarice*, i. 77, 82, 85; ii. 15, 63—4, 90, 96—7, 106; v. 46. 参看 Thomas de Grey, *The Compleat Horse-Man* (3rd edn, 1656), 47—8; Joan Thirsk, *Hors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Reading, 1978), 18.
40. Stevens and Liebault, *Maison Rustique*, 90, 123; John Laurence, *A New System of Agriculture* (1726), 130.
41. Alfred Saunders, *Our Horses* (1886), ix. 89; *Cruelty to Animals. The Speech of Lord Erskine*, 4.
42. Thomas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由 Christopher Bennet (1655) 扩充, 43—4; George Cheyne, *An Essay of Health* (6th edn, Dublin, 1725), 14—15. 又见 Ray, *Willoughby*, 155;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Dublin, 1731), 39.
43. Muffett, *op. cit.*, 42.
44. *The Laws and Liberties of Massachusetts*, ed. Max Farrand (Cambridge, Mass., 1929), 16 (着重号是我加的). 关于依据法律起诉的案例, Stephen Foster, *Their Solitary Way* (1971), 23n.
45.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s*, ed. James F. Larkin and Paul L. Hughes (Oxford, 1973), nos. 36, 100; *Tudor and Stuart Proclamations*, ed. Robert Steele (Oxford, 1910), i. no. 1521.
46. Richard Bagwell, *Ireland under the Stuarts*, i (1909), 124—5; Aidan Clarke, *The Old English in Ireland* (1966), 240; T. C. Barnard, *Cromwellian Ireland* (1975), 76.
47. [Sir Peter Pett], *The Happy Future State of England* (1688), 22.
48. *Cruelty to Animals. The Speech of Lord Erskine*, 18—21.
49. Williams, *Memoirs of Sir Matthew Hale*, 203; Spence, *Anecdotes*, 328; Stuart Piggott,

William Stukeley (Oxford, 1950), 144—5.

50. 例如 Pennant, *Zoology*, i. 12; William Gilpin, *Remarks on Forest Scenery* (1791), ii. 255—64; *Monthly Magazine*, 39 (March 1815), 115.

51. 例如 Worlidge, *Systema Agriculturae*, 172—4; Joseph Warder, *The True Amazons* (3rd edn. 1716); John Thorley, *ΜΕΛΙΣΣΗΛΟΓΙΑ or, the Female Monarchy* (1744), 4, 177; John Mills, *An Essay on the Management of Bees* (1766); Stephen White, *Collateral Bee-Boxes* (1756); John Keys, *The Practical Bee-Master* (n.d.), chap. viii; Thomas Nutt, *Humanity to Honey Bees* (1832).

52.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 ed. George Birbeck Hill, rev. by L. F. Powell (Oxford, 1934—64), iv. 197; *The Letters and Prose Writings of William Cowper*, ed. James King and Charles Ryskamp (Oxford, 1979—), ii. 68—9.

53. Bodl., MS. Eng. Misc. d. 73, fol. 47^v.

第五章 树木与花卉

— 原始林地

1. 这一段基于 H. C. Darby, 'The Clearing of the English Woodlands', *Geography*, xxxvi (1951); *id.*, 'The Clearing of the Woodland in Europe', in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ed. William L. Thomas, i (1956); *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ed. H. C. Darby (Cambridge, 1973); Oliver Rackham, *Trees and Woodland in the British Landscape* (1976); *id.*, *Ancient Woodland* (1980); 以及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丛书, ed. W. G. Hoskins.

2. George Hammersley, 'The Crown Woods and their Exploitatio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Bulletin Institute of Hist. Research*, 30 (1957); *id.*, 'The Charcoal Iron Industry and its Fuel', *Econ. Hist. Rev.*, 2nd ser., xxvi (1973); Michael W. Flinn, 'Timber and the Advance of Technology', *Ann. Sci.*, 15 (1959); *id.*, 'Consommation du bois et développement sidérurgique en Angleterre', *Actes du Colloque sur la Forêt, Besançon*, 21—22 Oct. 1966 (Paris, 1967).

3. *The Works of Michael Drayton*, ed. J. William Hebel (Oxford, 1961), v. 426 (and 465); George Owen of Henllys, *The Description of Penbrokeshire*, ed. Henry Owen (Cymmrodorion Rec. Soc., 1892), 87.

4. *Northamptonshire Past & Present*, iii (1960—65), 277; *Glamorgan County History*, iv.

- ed. Glanmor Williams (Cardiff, 1974), 6; T. R. Potter,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Charnwood Forest* (1842), 5; *The Diary of Ralph Thoresby*, ed. Joseph Hunter (1830), i. 362; William Gilpin, *Observations on the Western Parts of England* (1798), 331.
5. 除了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丛书, 见 E. C. K. Gonner, *Common Land and Inclosure* (1912), 268—9, and *Camden's Britannia*, ed. Edmund Gibson (1695), col. 267; *Studies of Field Systems*, ed. Alan R. H. Baker and Robin A. Butlin (Cambridge, 1973), 364—5; David Roden, 'Woodland and its Management in the Medieval Chilterns', *Forestry*, 41 (1968); *VCH, Leics.*, ii. 267, 269.
6. *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 ed. Joan Thirsk and J. P. Cooper (Oxford, 1972), 779; Roger Fisher, *Heart of Oak* (2nd edn, 1764), 29; Byng, iii. 229;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424; William Somerville, 'Forestry in some of its Economic Aspects', *Jnl Royal Statistical Soc.*, lxxii (1909), 42;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416.
7. Roderick 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rev. edn, New Haven, 1973), x—xi.
8. Joshua Poole, *The English Parnassus* (1657; 1677 edn), 90.
9. Nathaniel Morton, *New Englands Memoriall* (1669), ed. Howard J. Hall (New York, 1937), 13; *Bradford's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ed. William T. Davis (New York, 1908), 96; Peter N. Carroll, *Puritanism and the Wilderness* (1969), 193—4, 219—20 及多处; Alan Heimert, 'Puritanism, the Wilderness and the Frontier', *New Eng. Qrtly*, xxvi (1953); Hans Huth, *Nature and the Americ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7), 5.
10. Heimert, *art. cit.*, 369n.
11. John Manwood, *A Treatise and Discourse of the Lawes of the Forrest* (1598), fols. 11^v—12. 参看 J. N[orden], *The Surveyors Dialogue* (1607), 233—4.
12. William Browne, *Britannia's Pastorals* (1613—16), i. 1. line 510.
13. Giraldus Cambrensis, *Topographia Hibernica*, ed. James F. Dimock (Rolls Ser., 1867), 151; Glyn Daniel, *The Idea of Prehistory* (1962), 17—18; John Stow, *A Survey of London*, 由 John Strype 扩充, (1720) i. 7.
14. D. B. Quinn, *The Elizabethans and the Irish* (Ithaca, N. Y., 1966), 136;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1960), 201 (i. para. 58);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 ed. P. J. Marshall (Oxford, 1981), 389; Samuel Sorbière, ep. ded. to Thomas Hobbes, *Elemens philosophiques du bon citoyen* (Paris 1651), sig. * viij^v.
15. Philip A. J. Pettit, *The Royal Forests of Northamptonshire* (Northants. Rec. Soc., 1968),

- 16, 133, 163;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ed. Joan Thirsk (Cambridge, 1967), 111—12; *The Berkeley Manuscripts*, ed. Sir John Maclean (Gloucester, 1883—5), iii. 328; W. H. Stevenson and H. E. Salter, *The Early History of St. John's College Oxford* (Oxford, 1939), 249—50; Cyril E. Hart, *The Free Miners of the Royal Forest of Dean* (Gloucester, 1953), 174—5, 197.
16. Buchanan Sharp, *In Contempt of All Authority* (1980); E. P. 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1975); Douglas Hay, 'Poaching and the Game Laws on Cannock Chase', in *Albion's Fatal Tree*, ed. Hay et al. (1975); Charles Vancouver,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Hampshire* (1813), 496.
17. Robert W. Malcolmson in *An Ungovernable People*, ed. John Brewer and John Styles (1980), 86—7, 92; William Camden, *Britannia*, ed. Richard Gough (2nd edn, 1806), i. 111.
18. William Worcestre, *Itineraries*, ed. John H. Harvey (Oxford, 1969), 209; *A Memoir of ... William Gilpin* (1851), 156; John Rous, *Historia Regum Angliae*, ed. Thomas Hearne (2nd edn, Oxford, 1745), 123—4; 参看 John Vowell alias Hoker, *An Account of the Sieges of Exeter* (Exeter, 1911), 222.
19. 例如 [Francis Trigge], *To the Kings Most Excellent Maiestie* (1604), sig. BI.
20. *Cyvile and Uncyvile Life* (1579), sig. Fii^v.
21. Thomas Churchyard, *The Worthines of Wales* (1587; 1776 edn), 51—2; Walter Blith, *The English Improver Improved* (1653), 83.
22. Samuel Hartlib, *The Compleat Husband-Man* (1659), 13; Timothy Nourse, *Campania Foelix* (1700), 26—8, 60; Ellis, v(2). 57; viii. 175; John Kennedy, *A Treatise upon Planting* (Dublin, 1784), 157—8; Gonner, *Common Land and Inclosure*, 312—13.
23. John Houghton,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 Trade* (1681—3), ii. 74; Morton, *Northants.*, 12—13; John Dyer, 'The Fleece', i. lines 115—16.
24. Robert Greenhalgh Albion, *Forests and Sea Power* (Cambridge, Mass., 1926), 119.
25. Psalms, lxxiv. 5; *Camden Miscellany*, iii (Camden Soc., 1855), iii. 9; D. A. Hamer, 'Gladstone: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myth', *Victorian Studies*, 22 (1978—9), 37—8.
- 二 植树
1. H. G. Richardson, 'Some Remarks on British Forest History', *Trans. Scottish Arboricultural Soc.*, 35 (1921); Roden, 'Woodland and its Management'; Rackham, *Trees and*

- Woodland*, 多处; *id.*, *Ancient Woodland*, 111—60.
2.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c. 500—1042*, ed. Dorothy Whitelocke (2nd edn, 1979), 403—4; Warren O. Ault, *Open-Field Husbandry and the Village Community* (Trans. Amer. Philos. Soc., 1965), appendix. nos. 166, 180, 192, 210, 212, 215; Roden, *art. cit.*, 67; Charles R. Young, *The Royal Forests of Medieval England* (Leicester, 1979), 123, 170.
 3. 参见 Albion, *Forests and Sea Power*, 122—3; Hammersley, ‘Crown Woods and their Exploitation’.
 4. [John Fitzherbert], *Here begynneeth . . . the Booke of Surveyeing* (1523), fol. xlvi^v; Norden, *Surveyors Dialogue*, 116, 214; [Arthur Standish], *The Commons Complaint* (1611), 2; *id.*, *New Directions . . . for the Planting of Timber* (1613); Gervase Markham, *The English Husbandman* (1635), bk ii, pt 2; Leonard Meager, *The Mystery of Husbandry* (1697), 130—37; Charles Webster, *The Great Instauration* (1975), 477, 480.
 5. *Proceedings in Parliament 1610*, ed. Elizabeth Read Foster (1966), i. 51; John Smith, *Englands Improvement Revived* (1670), 8—9.
 6. John Evelyn, *Sylva* (3rd edn, 1679), ‘To the King’; Michael Hunte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Restoration England* (Cambridge, 1981), 93.
 7. Lindsay Sharp, ‘Timber, Scienc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orestry*, xlviii (1975); Evelyn, *Sylva*, 9, 13, 26, 53, 115; Evelyn/Hunter, 87, 176, 282, 352—3, 580—81.
 8. *VCH, Berks.*, ii. 349.
 9. 19 & 20 Car. II, c. 8 (1668); 9 Gul. III, c. 33 (1697—8).
 10. R. H. Richens, ‘Studies on *Ulmus*. vii. Essex Elms’, *Forestry*, 40 (1967), 210—2; John Steane, *The Northamptonshire Landscape* (1974), 83; John Harvey, *Early Nurserymen* (1974), 22—3; Rackham, *Tree and Woodland*, 96. 更多关于中世纪植树的证据见 John Harvey, *Mediaeval Gardens* (1981), 13—16.
 11. William Dugdale, *Monasticon Anglicanum*, ed. John Caley *et al.* (1846), v. 43. 参看 Teresa McClean, *Medieval English Gardens* (1981), 20, 55, 57—8; Markham, *English Husbandman*, ii. 40.
 12. Fitzherbert, *Booke of Surveyeing*, fol. xlvi; *id.*, *The Book of Husbandry*, ed. Walter W. Skeat (EDS, 1882), 82.
 13. Oliver Rackham, *Hayley Wood* (Cambridge, 1975), 36; Ault, *Open-Field Husbandry*, appendix, no. 215;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v. 459, 677; John H. Harvey in *The*

- Local Historian*, 13 (1978), 233.
14. Evelyn, *Sylva*, 37; *The Works of . . . Robert Boyle* (1744), v. 454.
 15. Hugh Prince, *Parks in England* (Shalfleet Manor, I. O. W., 1967), 13—14; Peter Roebuck, *Yorkshire Baronets 1640—1760* (Oxford, 1980), 38, 241, 245, 326;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 H. Campell and A. S. Skinner (Oxford, 1976), i. 183; Pepys, *Diary*, viii. 201.
 16. Sharp, *In Contempt of All Authority*, 135—6 and *passim*; Rackham, *Hayley Wood*, 10.
 17. Evelyn, *Sylva*, 108.
 18. Standish, *New Directions*, 4; Nourse, *Campania Foelix*, 59. 参看 J. A. Sharpe, 'Crime in the County of Essex, 1620—1680' (Oxford D. Phil. thesis, 1979), 303; Pettit, *Royal Forests*, 125, 162—3; George Rober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Southern Counties* (1856), 357—8; Frank Emery, *The Oxfordshire Landscape* (1974), 114; Ellis, ii(3). 153; R. W. Bushaway, 'Grovely, Grovely and all Grovely. Custom, Crime and Conflict in the English Woodland', *History Today*, 31 (1981).
 19. Manwood, *Lawes of the Forrest*, fol. 1.
 20. Richardson, 'Remarks on British Forest History', 162.
 21. George Hammersley, 'The Revival of Forest Laws under Charles I', *History*, xlv (1960), 参看 Christopher Taylor,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Dorset* (1970), 132;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v. 98.
 22. 'J. Norden's Survey of Medieval Coppices in the New Forest A. D. 1609', *Hants. Field Club*, x (1927), 105.
 23. 参见 Evelyn Philip Shirley, *Some Account of English Deer Parks* (1867); Prince, *Parks in England*; Maurice Beresford, *History on the Ground* (1971 edn), chap. 7; L. M. Cantor and J. Hatherly, 'The Medieval Parks of England', *Geography*, 64 (1979).
 24. Houghton, *Collection of Letters*, ii. 73—4.
 25. 'Date Stones in Althorp Park, Northamptonshire', *Northants Notes & Queries*, new ser., iii (1909).
 26. Manwood, *Lawes of the Forrest*, fol. 33^v.
 27. [Dudley, Lord North], *Observations and Advices Oeconomical* (1669), 104; A. G. Dickens, *The Register or Chronicle of Butley Priory* (Winchester, 1951), 54.
 28. Lionel M. Munby, *The Hertfordshire Landscape* (1977), 151.
 29. D. M. Palliser, *The Staffordshire Landscape* (1976), 108. 其余参见 Trevor Rowley, *The Shropshire Landscape* (1972), 124; Steane, *Northamptonshire Landscape 192—3*; Peter

- Bigmore, *The Bedfordshire and Huntingdonshire Landscape*, (1979), 143—5; M. W. Beresford and J. K. St Joseph, *Medieval England* (2nd edn, Cambridge, 1979), 58—60; J. D. Chambers, *Nottinghamshi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n, 1966), 15—16.
30. Stephen Switzer, *Ichnographia Rustica* (2nd edn, 1742), i. 273.
31. McClean, *Medieval English Gardens*, 20, 57—8; Harvey, *Medieval Gardens*, 4, 16—17; *The Itinerary of John Leland*, ed. Lucy Toulmin Smith (1964 edn), iv. 7.
32. Ra[lph] Austen, *A Dialogue... between the Husbandman, and Fruit-Trees* (Oxford, 1676), 59. 参看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195—6.
33. Blith, *English Improver Improved*, 166; Meager, *Mystery of Husbandry*, 108; James Anderson, *Essay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3rd edn, Edinburgh, 1784), i. 54—5, 83—6, 96, 101—2. 参看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Common Fields* (1654), 11; *Progress Notes of Warden Woodward for the Wiltshire Estates of New College, Oxford*, ed. R. L. Rickard (Wilts. Rec. Soc., 1957), 4.
34. 例如 Kalm, 129.
35. *Works of Drayton*, iv. 524; J. W. F. Hill, 'Sir George Heneage's Estate Book, 1625', *Lincs, Architectural & Archaeol. Soc.*, new ser., i. (1938), 76.
36. Pettit, *Royal Forests*, 57; William Richard Fisher, *The Forest of Essex* (1887), 239; Owen Manning and William Bray,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County of Surrey* (1804—14), ii. 605.
37. *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 (1810—24), i. 221; 'The Canterbury Tales: General Prologue', lines 606—7.
38. William Harrison,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ed. George Edelen (Ithaca, N. Y., 1968), 275; J[ohn] B[eale], *Herefordshire Orchards* (1657), 35—6; Mr. Salmon, *The Foreigner's Companion through the Universities of Cambridge and Oxford* (1748), i. 2; Parkinson, *Paradisi*, 607.
39. Sir Edward Cok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 i. chap. 7; Markham, *English Husbandman*, 21; North, *Observations*, 102.
40. Walter Blith, *The English Improver* (1649), 123; Christopher Merrett, *Pinax Rerum Naturalium Britannicarum* (1667), 1; *The Berkeley Manuscripts*, ed. Sir John Maclean (Gloucester, 1883—5), iii. 4.
41. Robert Willis,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d. John Willis Clark (Cambridge, 1886), i. 123, 4, 82, 241; ii. 5, 352, 635; *The Works of Nicholas Ridley*, ed. Henry Christmas (Parker Soc., Cambridge, 1841), 407.

42. Willis, *op. cit.*, i. 187n, 216n, 567—8; ii. 180—81, 322—3, 408, 639—42. 参看 J. H. Gray, *The Queens' College* (1899), 123.
43. E. G. W. Bill, *Christ Church Meadow* (Oxford, 1965), 21.
44. John Speed, *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e* (1611); W. G. Hoski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1955), 109. 参看 HMC, *Portland*, ii. 269.
45. F. M. Stenton, *Norman London* (Hist. Assoc., 1934), 27; A. D. Webster, *London Trees* (1920), 167—8; [Richard Johnson], *The Pleasant Walkes of Moore-Fields* (1607), sig. A3^v; Norman G. Brett-James, *The Growth of Stuart London* (1935), 452—7; *The Letters of John Chamberlain*, ed. Norman Egbert McClure (Philadelphia, 1939), i. 235; Brigid Mary Urswick Boardman, 'The Gardens of the London Livery Companies', *Jnl of Garden History*, 2 (1982).
46. Stow, *Survey*, ed. Strype, 多处; Kalm, 85—7.
47. F. J. Fisher, 'The Development of London as a Centr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Trans. Royal Hist. Soc.*, 4th ser., xxx (1948), 47; Pepys, *Diary*, vii. 213; William Bond, *Buckingham House* (included in BL copy of *The Altar of Love* (1727)).
48. Walter Pope, *The Life of Seth Lord Bishop of Salisbury*, ed. J. B. Bamborough (Luttrell Soc., Oxford, 1961), 49; *Reliquiae Hearnianae*, ed. Philip Bliss (2nd edn, 1869), ii. 170; Salmon, *Foreigner's Companion*, ii. 67.
49. Peter Borsay, '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Social History*, 5 (1977), 583. 有许多例子在 Dr. Borsay'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Landscape and Leisure in the Provincial Town, c. 1660—1770' (Univ. of Lancaster, 1981), chap. 8, appendix 2.
50. Joseph Spence, *Anecdotes, Observations, and Characters*, ed. Samuel Weller Singer (1820), 424—5; Howard Erskine-Hill, *The Social Milieu of Alexander Pope* (1975), 27—8.
51. *The Journeys of Celia Fiennes*, ed. Christopher Morris (1947), 23, 227, 238, 271;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England and Wales* (EL, 1928), i. 162; *Traherne's Poems of Felicity*, ed. H. I. Bell (Oxford, 1910), 45—6.
52. John Evelyn, *Fumifugium* (1661; 1772 edn, reissued Oxford, 1930), pt iii; Evelyn, *Diary*, ii. 46, 47, 67, 139.
53. Thomas Fairchild, *The City Gardener* (1722), 12—14; Batty Langley, *A Sure Method of Improving Estates by Plantations* (1728), 143. Jonas Hanway 1767 年提出“乡村城市的想法”; *Letter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1767), ii. 130—31.

54. John Norden, *Speculi Britanniae pars altera; or a Delineation of Northamptonshire* (1720), 50; Lucy Hutchinson, *Memoirs of the Life of Colonel Hutchinson* (EL, n. d.), 19, 290. 其余参见 Frank Emery in *Jnl of Hist. Geogr.*, 2 (1976), 37; John Nassau Simpkinson, *The Washingtons* (1860), appendix (A) 4, lx; Northants. R. O., Finch-Hatton 2475; Edward Earl of Clarendon, *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ed. W. Dunn Macray (Oxford, 1888), v. 156; John Aubrey, *Brief Lives*, ed. Anthony Powell (1949), 194—8; [John Coker], *A Survey of Dorsetshire* (1732), 124; Beale, *Herefordshire Orchards*, 37—9; 以及 Evelyn, *Sylva* 的引文, 见上文注 7.
55. Michael Jermin, *A Commentary, upon the Whole Booke of Ecclesiastes* (1639), 36.
56. Roger North, *The Lives of ... Francis ... Dudley ... and ... John North*, ed. Augustus Jessopp (1890), i. 171. 参看 Horace Walpole, *Anecdotes of Painting in England*, ed. Ralph N. Wornum (n. d.), iii. 96; Mark Girouard, *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1978), 145.
57. Stephen Switzer, *Ichnographia Rustica* (1718), i. xxxviii; Walpole, *op. cit.*, iii. 85.
58. Evelyn, *Diary*, iii. 180; CSPV, 1617—19, 250. 其余参见 Shirley, *English Deer Parks*, 65; Plot, *Oxon.*, 158; Evelyn, *Diary*, iv. 200, 594; *Camden Miscellany*, xvi (Camden ser., 1936), iii. 18; Moses Cook, *The Manner of Raising, Ordering and Improving Forest-Trees* (3rd edn, 1724), 30—31; *Locke Corr.*, ii. 613, 684, 685.
59. Leonard Knyff and Joannes Kip, *Britannia Illustrata* (1709—16); Marvell, 'Upon Appleton House', lines 619—20; *Journeys of Celia Fiennes*, 228. 参看 John Harris, *The Artist and the Country House* (1979), 172—3 以及多处.
60. *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i (2nd edn, rev. Chester L. Shaver, Oxford, 1967), 625.
61. J. W[orlidge], *Systema Agriculturae* (1669), 72; William Marshall, *Planting and Rural Ornament* (2nd edn, 1796), i. 283—4; Uvedale Prive, *Essays on the Picturesque* (1810), iii. 113—14.
62. H[umphry] Repton, *Observa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Gardening* (1803), 107n; *id.*, *Sketches and Hints on Landscape Gardening* (n. d. [1794]), 81.
63. North, *Observations*, 102; Erskine-Hill, *Social Milieu of Pope*, 59. 参看 Worlidge, *Systema Agriculturae*, 211; Plot, *Staffs.*, 41.
64. *The Landscape Garden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the Late Humphry Repton*, new edn by J. C. Loudon (1840), 347.
65. *Spectator*, 414 (25 June 1712); Spence, *Anecdotes*, 460; Charles Marshall, *An*

- Introduction to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Gardening* (1796), 154; [Henry Home, Lord Kames], *Elements of Criticism* (6th edn, 1785), ii. 440; Price, *Essays on Picturesque*, i. 259; Edmund Bartell, *Hints for Picturesque Improvements in Ornamented Cottages* (1804), 59n.
66. Evelyn, *Sylva*, 'To the Reader'; S. Arthur Strong, *A Catalogue of Letters and Others Historical Documents... at Welbeck* (1903), 209; Robert Turner, *BOTANOLOGIA. The British Physician* (1664), 21; William Hanbury, *A Complete Body of Planting and Gardening* (1770), i. 54.
67. Evelyn, *Diary*, iii. 370n; iv. 409; David Green, *The Gardens and Parks at Hampton Court* (1974);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 ed. H. M. Colvin (1963—), v. 171—2, 221—5, 329, 457—8.
68. John Cornforth, 'The Making of the Boughton Landscape', *Country Life* (11 March 1971); Steane, *Northamptonshire Landscape*, 242. 其余参见例如 Cook, *Manner of Raising Forest-Trees*, 30—32; Nourse, *Campania Foelix*, 109; [Sir Peter Pett], *The Happy Future State of England* (1688), 101; Vivian de Sola Pinto, *Peter Sterry* (Cambridge, 1934), 55; Evelyn, *Diary*, iv. 305—6; R. W. Ketton-Cremer, *Felbrigg* (1962), 61—2; *Locke Corr.*, i. 418, 434, 444; iii. 54, 513.
69. Defoe, *Tour*, i. 167.
70. Gilpin, *Observations on Western Parts of England*, 40; Byng, iii. 229; Price, *Essays on Picturesque*, i. 249; Humphry Repton, *Odd Whims and Miscellanies* (1804), ii. 155—6.
71. Dorothy Stroud, *Capability Brown* (new edn, 1975), 153, 157.
72. Louis Simond, *Journal of a Tour and Residence in Great Britain* (new edn, Edinburgh, 1817), i. 194 (以及 258).
73. Emery, *Oxfordshire Landscape*, 130; Robert Newton, *The Northumberland Landscape* (1972), 119—21.
74. Derek Hudson and Kenneth W. Luckhurst,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1954), 87—8; Moelwyn Williams, *The Making of the South Wales Landscape* (1975), 145—6; Henrey, ii. 557—9;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426—8.
75. 例如 *Six North Country Diaries*, ed. J. C. Hodgson (Surtees Soc., 1910), 131n; Roebuck, *Yorkshire Baronets*, 38; Ellis, v (i), 7; v (2), 71; Nathaniel Kent, *Hints to Gentlemen of Landed Property* (1775), 202—3; Morton, *Northants.*, 486; Henrey, ii. 569; *Constable of Everingham Estate Correspondence*, ed. Peter Roebuck (Yorks. Archaeol. Soc., 1976), 多处; William C. Braithwaite, *The Second Period of Quakerism* (1919),

424—5.

76. Sir John Davies, *Historical Tracts* (1786), 286 (但关于爱尔兰植树情况参见 Eileen MacCracken, *The Irish Woods since Tudor Times* (Newton Abbot, 1971), 135—41; *Johnson's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ands*, ed. R. W. Chapman (1930), 9 (参看 126—7). 关于苏格兰植树情况参见 R. N. Millman, *The Making of the Scottish Landscape* (1975), 141—9; Mark L. Anderson, *A History of Scottish Forestry*, ed. Charles J. Taylor (1967), i. chaps 10 and 11.
77. John Laurence, *A New System of Agriculture* (1726), 218, 245; [Arthur Young], *The Farmer's Letters* (2nd edn, 1768), 260; Albion, *Forests and Sea Power*, 99—100, 112—13; J. H. Plumb,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New Haven, 1977), 26.
78. John Harvey, *Early Gardening Catalogues* (1972), 4—5; *id.*, *Early Nurserymen*; *id.* in *The Local Historian*, xi (1974), 235—6; Kalm, 316.
79. 概况参见 William Aiton, *Hortus Kewensis* (1789); Laurence, *New System of Agriculture*, bk ii; James E. Gillespie, *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 (1920; reprint, New York, 1974), 97—8; P. J. Jarvis, 'North American Plants and Horticultural Innovation in England, 1550—1770', *Geog. Rev.*, 63 (1973); *id.*, 'A History of the Cedar of Lebanon in Britain', *Jnl Royal Horticultural Soc.*, xcix (1974); *id.*, 'Seventeenth-Century Cedars', *Garden History*, iv (1976); 'Plant Introductions to England', in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 ed. H. S. A. Fox and R. A. Butlin (1979); Alice M. Coats, *Garden Shrubs and their Histories* (1963).
80. John Rea, *Flora: seu De Florum Cultura* (2nd edn, 1676), 228.
81. Evelyn, *Diary*, v. 425—6; *The Collected Poems of Christopher Smart*, ed. Norman Callan (1949), i. 267.
82. J. C. Loudon, *Arboretum et Fruticetum Britannicum* (1838), i. 126.
83. *ibid.*, i. 12.

三 树木崇拜

1. *Spectator*, 393 (31 May 1712); Hugh Bilbrough in *Garden History*, i (1973), 10.
2. Archibald Alison, *Essays 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aste* (Edinburgh, 1790), 19; Hesther Lynch Piozzi, *Anecdotes of Samuel Johnson* (Cambridge 1932), 170.
3. L. Tyerman, *The Life of the Rev. George Whitefield* (1876), i. 22.
4. William Gilpin, *Remarks on Forest Scenery* (1971), i. 1; Spence, *Anecdotes*, 11; William

- Shenstone, *Essays on Men and Manners* (1794 edn), 69; Vicesimus Knox, *Lucubrations* (1787), no. 93.
5. 例如 Alexander Cozens, *The Shape, Skeleton and Foliage of Thirty-Two Species of Trees* (1771) (cited in *DNB*); Gilpin, *Forest Scenery*; Hayman Rooke, *Descriptions and Sketches of Some Remarkable Oaks* (1791); Edward Kennion, *An Essay on Trees in Landscape* (1815); Jacob George Strutt, *Sylva Britannica* (1822); Henry W. Burgess, *Eidodendron* (1827); *id.*, *Studies of Trees* (1837); James Grigor, *The Eastern Arboretum* (1841); Charles Empson, *The Cowthorpe Oak* (1842); John Ruskin, *Modern Painters* (EL, n. d.), ii. 113—37; v. 1—98.
6. Grigor, *op. cit.*, iv; Charles Millard, 'Images of Nature', in *Nature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ed. U. C. Knoepfelmacher and G. B. Tennyson (1977), 25.
7. William Marsden, *The History of Sumatra* (1783), 62—3.
8.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exander Pope*, ed. George Sherburn (Oxford, 1956), iv. 323—4; 见上文, p. 203; *Poems by Anne, Countess of Winchilsea*, ed. John Middleton Murry (1928), 88; William Cowper, 'The Poplar Field'; Wordsworth, 'The Excursion', vii; argument and lines 590—631; 'Poems of the Imagination: Yew-Trees' (参看 'Memorial of a Tour in Scotland, 1803: Sonnet composed at ——Castle'); *The Poems of John Clare*, ed. J. W. Tibble (1935), 4—5; Campbell, 'The Beech-Tree's Petition'; Tennyson, 'Tithonus'; Hopkins, 'Binsey Poplars'; *Glamorgan County History*, iv. 565—6; [Francis Noel Clerk Mundy], *Needwood Forest* (Lichfield, n. 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2nd edn, 1953), 358.
9. *Cowper, illustrated by a series of Views* (1804), 44—5.
10. *Camden Miscellany*, iii, iii. 8; Gilpin, *Forest Scenery*, 305.
11. 例如 Charlotte Fell Smith, *Mary Rich, Countess of Warwick* (1901), 336; Cook, *Manners of Raising Forest-Trees*, 163—4; Albion, *Forests and Sea Power*, 112; *The Family Memoirs of the Rev. William Stukeley*, ed. W. C. Lukis (Surtees Soc., 1882—7), i. 89; [George Nicholson], *The Cambrian Traveller's Guide* (2nd edn, 1813), 373; Steane, *Northamptonshire Landscape*, 285;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274.
12. Walpole, *Anecdotes of Painting*, iii. 92.
13.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c. 500—1042, 455, 475; Jean-Claude Schmitt, *Le Saint Lévrier* (Paris, 1979), 38—9; Robert Charles Hope, *The Legendary Lore of the Holy Wells* (1893), xxii.
14. Charles Phythian-Adams, *Local History and Folklore* (1975), 15—16, 19; J. G. Frazer,

- The Magic Art* (1913), ii. chap. x; *EDS, Series B; Reprinted Glossaries*, ed. Walter W. Skeat (1874), 58.
15. John Milton, 'Il Penseroso', lines 133—8.
16. *Heresy Trials in the Diocese of Norwich*, ed. N. P. Tanner (Camden ser., 1977), 95; Stow, *Survey*, ed. Strype, i(ii). 66.
17. R. T. Gunther, *Early British Botanists* (Oxford, 1922), 265; F. Lewes de Granada, *Of Prayer and Meditation* (1601).
18. Smith, *Mary Rich*, 204, 227, 257, 306; Beale, *Herefordshire Orchards*, 48—9; Francis Hutcheso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 (1725), 76.
19. Mrs Rowe, *Friendship in Death* (1736), cit. Maren-Sofie Røstvig, *The Happy Man* (Oxford, 1954—8), ii. 200.
20. Spence, *Anecdotes*, 12; Arthur O. Lovejoy,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1955), 153—4; Sir James Hall, *Essay on the Origin,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Gothic Architecture* (1813), chap. iv.
21. A. L. Owen, *The Famous Druids* (Oxford, 1962), 9, 171; Evelyn/Hunter, 610n; Cowper, 'Yardley Oak', line 9.
22. Hugh Honour, *Romanticism* (1979), 157, 347; Price, *Essays on the Picturesque*, i. 247—8; *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Lisle Bowles*, ed. George Gilfillan (1855), i. 215; Stuart Piggott, *Ruins in a Landscape* (Edinburgh, 1976), 72—3.
23. Coleridge, 'Christabel', lines 280—81; 'Ancient Mariner', line 511; Wordsworth, 'Poems of Sentiment and Reflection: The Tables Turned';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Cullen Bryant* (1881), 79; *The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1902) 548; Peter J. Schmitt, *Back to Nature* (New York, 1969), 144.
24. 例如 Manwood, *Lawes of the Forrest*, fols. 4, 9^v; Beresford, *History on the Ground*, 42, 51; Fisher, *Forest of Essex*, 401; *VCH, Hants.*, iii. 67; *Forestry*, 40 (1967), 199; *Rural Economy in Yorkshire in 1641*. ed. C. B. Robinson (Surtees Soc., 1857), 42; *The Field Book of Walsham-le-Willows 1577*, ed. Kenneth Melton Dodd (Suffolk Recs. Soc., 1974); Edward T. MacDermot, *The History of the Forest of Exmoor* (Taunton, 1911), 4, 349; Evelyn/Hunter, 622; George Laurence Gomme, *Primitive Folk-Moots* (1880), 209—11; H. S. Benneth, *Life on the English Manor* (Cambridge, 1960), 203; Kalm, 162; Vaughan Cornish, *Historic Thorn Trees in the British Isles* (n. d.).
25. Evelyn, *Diary*, iii. 69; Erskine-Hill, *Social Milieu of Pope*, 33—4; Ellis, viii. 44; *The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 iii (1830), 555.

26. Evelyn/Hunter, 502, 100n; Sidney J. Madge, *The Domesday of Crown Lands* (1938), 107—8; Plot, *Oxon.*, 159; Plot, *Staffs.*, 279.
27. Henry, ii. 568; Smith, *Englands Improvement Revived*, 77. 参看 E. E. Evans-Pritchard, *Nuer Religion* (Oxford, 1956), 6.
28. Evelyn, *Diary*, ii. 205, 421.
29. Rooke, *Descriptions and Sketches*, 12; *VCH, Berks.*, ii. 351; Evelyn/Hunter, 496; Camden, *Britannia*, ed. Gough, i. 186; *Letters and the Second Diary of Samuel Pepys*, ed. R. G. Howarth (1933), 361; *The Times*, 18 Nov. 1978. 参看其他例子, 收录在 [Samuel Hayes],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Planting* (Dublin, 1794), 125—7; Joseph Taylor, *Arbores Mirabiles* (1812); Mary Roberts, *Ruins and Old Trees associated with Remarkable Events* (c. 1843); 还有它们的现代对应物, 见于 *Historic Trees* (Colourmaster, n. d.).
30. Marvell, 'Upon the Hill and Grove at Bill-Borow'. 参看 James Turner,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Oxford, 1979), 98.
31.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 (Cambridge, 1958—78), ii. ed. L. S. Sutherland, 377; Smith, *Mary Rich*, 271.
32. Ronald Paulson, *Emblem and Expression* (1975), 154—5; *The Poetical Works of Mrs. Hemans* (1897), 383.
33. William Hanbury, *An Essay on Planting* (1758), 18—19, 关于 Pullen 的树参见 *Reliquiae Hearnianae*, ii. 238.
34. Coles, *Eden*, 568.
35. *The Life of William Hutton... by himself*, ed. Catherine Hutton (1816), 253.
36. *A Tour in the Lakes made in 1797 by William Gell*, ed. William Rollinson (Newcastle upon Tyne, 1968), 15, 50; Michel Devèze, *La Vie de la forêt française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61), i. 35—6.
37. Evelyn, *Sylva*, sig. A4; Edmund Waller, 'On St James's Park'; 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119; A. S. Turberville, *A History of Welbeck Abbey* (1938—9), i. 146; *The Beauties of England* (2nd edn, 1764), 107.
38.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Wood*, ed. Andrew Clark (Oxford Hist. Soc., 1891—1900), ii. 479; Pepys, *Diary*, viii. 269.
39. *Autobiography of Thomas Raymond, and Memoirs of the Family of Guise*, ed. G. . Davies (Camden ser., 1917), 115; *Wordsworth's Guide to the Lakes* (5th edn, 1835),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1977), 146.
40. Jeremy Bentham, *Auto-Icon or Farther Uses of the Dead to the Living* (1842?).

41. 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27; *id.*, in *Social History*, 3 (1978), 159; Røstvig, *Happy Man*, i. 402; Cook, *Manner of Raising Forest-Trees*, 32; Sir William Chamber, *An Explanatory Discourse by Tan Chet-Qua* (1773; Augustan Reprint Soc., 1978), 139—40.
42. William Turner, *A New Herball* (London and Cologne, 1551—62), ii. fol. 68^v; *A Glossary of Provincial Words used in Herefordshire* (1839), 55; OED, 'dotard'.
43. Abraham Cowley, *Several Discourses by way of Essays*, ed. Harry Christopher Minchin (1904), 27; Turner, *Politics of Landscape*, 97; Rowland Watkyns, *Flamma sine Fumo* (1662), ed. Paul C. Davies (Cardiff, 1968), 75.
44. Marshall, *Planting and Rural Ornament*, i. 278; *The Letters of Mrs Gaskell*, ed. J. A. V. Chapple and Arthur Pollard (Manchester, 1966), 30—31.
45. David M. Bergeron, *English Civic Pageantry 1558—1642* (1971), 56; Shenstone, *Essays*, 68.
46. A. C. Forbes, *English Estate Forestry* (1904), 235; Albion, *Forests and Sea Power*, 16, 25.
47. Laurence, *New System of Agriculture*, 294. 参看 Miles Hadfield, *Topiary and Ornamental Hedges* (1971), chaps. 2 and 3.
48. *Spectator*, 414 (25 June 1712); *Guardian*, 173 (29 Sep. 1713).
49. Cook, *Manner of Raising Forest-Trees*, 58—9; Rackham, *Trees and Woodland*, 170.
50. Arthur Young, *A Six Weeks Tour through the Southern Counties* (1769), 308; *VCH, Berks.*, ii. 351.
51. Byng, ii. 22; Gilpin, *Forest Scenery*, ii. 79; James Grahame, *British Georgics* (2nd edn, Edinburgh, 1812), 253.
52. Evelyn/Hunter, 379n; J. C. Loudon, *An Encyclopaedia of Gardening* (new edn, n. d. [c. 1834]), 245. 参看 Nikolaus Pevsner, *Studies in Art,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1968), i. 100—101;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 EL, 1929), 118.
53. OED, 'rustic'. 有一些“原始小屋”和“隐居所”用“粗糙的树枝和树根搭建, 参见 William Wrighte, *Grotesque Architecture* (1767).
54. Thomas Tryon, *Wisdom's Dictates* (1691), 63.
55. Walter Minchinton, 'Cider and Folklore', *Folk Life*, 13 (1975), 67—71; Peter Clark, *English Provincial Society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Revolution* (Hassocks, 1977), 166; *Dialect Dict.*, 'youling'; Austen, *Dialogue*, sig. * 4.
56. Marchioness of Newcastle, *Poems and Phancies* (2nd imp., 1664), 82; John Aubrey,

人类与自然世界

- Remaines of Gentilisme and Judaisme*, ed. James Britten (Folk-Lore Soc., 1881), 247;
John Constable's Discourses, ed. R. B. Beckett (Suffolk Recs. Soc. 1970), 71.
57. William Morris, *On Art and Socialism* (1947), 111; *Scotland and Scotsm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Alexander Allardyce (Edinburgh, 1888), ii. 104; Frederick A. Whiting, 'The Pine Tree of Monte Mario', *Country Life* (22 Apr. 1976).

四 花卉

1. John Stow, *A Survey of London*, ed. Charles Lethbridge Kingsford (Oxford, 1908), i. 334.
中世纪装饰中使用花卉情况参见 Joan Evans, *Nature in Design* (1933), 86, 97 and *id.*, *Pattern* (1976), i. 61—4; 中世纪花卉园参见 Harvey, *Early Gardening Catalogues*, intro. and chap. i; Teresa Mclean, *Medieval English Gardens* (1981), chap. 5.
2. *Thomas Tusser... His Good Points of Husbandry*, ed. Dorothy Hartley (1931), 152—3; CSPV, 1527—33, 288; Sir Hugh Plat, *The Garden of Eden* (5th edn, 1659), 44—50; *The Berkeley Manuscripts*, ii. 367; iii. 26; John Gerard, *The Herball* (1597), 多处; Henrey, i. 73; *OED*, 'Bough-pots'.
3.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151, 43; Parkinson, *Paradisi*, 324. 参看 Henrey, i. 55—73.
4. Harvey, *Early Nurserymen*, and *id.*, *Early Gardening Catalogues*.
5. Harvey, *Early Nurserymen*, 29, 160; Parkinson, *Paradisi*, 336; Switzer, *Ichnographia Rustica* (1718), i. 79.
6. *Clennenau Letters and Papers*, ed. T. Jones Pierce (Nat. Lib. Wales Jnl, supp. iv (1947), 61). 参看 Edward Hughes, *North Country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2—65), i. 29; McLean, *Medieval English Gardens*, 多处.
7. 其他名字可以在当时出版的园艺书籍、在家庭和庄园的记录中找到(例如 Northants. R. O., FH 2452) 还有当时人的书信中(例如 *Works of Robert Boyle*, v. 499).
8. 例如 *Locke Corr.*, ii. 271—2; *The Garden Book of Sir Thomas Hanmer*, with intro. by Eleanour Sinclair Rohde (1933), 多处; *Constable of Everingham Estate Correspondence*, 46.
9. Lady Newton, *The House of Lyme* (1917), 312—15.
10. Switzer, *Ichnographia Rustica* (1718), i. 80—81; David Green, *Gardener to Queen Anne* (1956), 55, 163.
11. Henrey, ii. 365; Harvey, *Early Nurserymen*, 6.

12. Henrey, i. 3, 77; ii. 3, 363—4, 369, 302.
13. 参见 Wilfrid Blunt, *The Art of Botanical Illustration* (1950), chaps. 11—18.
14. Joan Thirsk,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Oxford, 1978), 多处;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ed.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Cambridge, 1967), 276—9.
15. Turner, *British Physician*, 30; William Hughes, *The Flower Garden* (3rd edn, 1683), 7.
16. Harvey, *Early Nurserymen*, 128.
17. 参见 Aiton, *Hortus Kewensis*; Gillespie, *Influence of Overseas Expansion*, 91—7; W. van Dijk, 'Notes on Some Plant Introduc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nl Royal Horticultural Soc.*, lxxi (1946); William T. Stearn, 'The Origin and Later Development of Cultivated Plants', *ibid.*, xc (1965); 以及上节注 79 中引用的 P. J. Jarvis 的文章(见上文, p. 376).
18. Raven, *Naturalists*, 117; Turner, *New Herball*, ii. fol. 69; Mary Dewar, *Sir Thomas Smith* (1964), 109; Logan Pearsall Smith,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Henry Wotton* (Oxford, 1907), i. 59; *DNB*, 'Sherard, William';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314.
19. Parkinson, *Paradisi*, 133; Northants R. O., F. H. 3451.
20. Mea Allen, *The Tradescants* (1964).
21. *An Elizabethan in 1582*, ed. Elizabeth Story Donno (Hakluyt Soc., 1976), 116—17.
22. Parkinson, *Paradisi*, 88.
23. Raven, *Naturalists*, 235—6; Lindsay Sharp, 'Walter Charleton's Early Life', *Ann. Sci.*, 30 (1973), 338; *Garden Book of Hanmer*, ix, xx; Sir Hans Sloane, *A Voyage to the Islands* (1707—25), i. sig. A2 and p. 83; Henrey, i. 144; Alice M. Coats, 'The Hon. and Rev. Henry Compton, Lord Bishop of London', *Garden History*, iv (1976); Charles Evelyn, *The Lady's Recreation* (1717), 2—3. 公爵夫人活动的规模可以从她在栽培植物名录中看出; BL, Sloane MSS. 4070—72.
24. *A Selection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Linnaeus*, ed. Sir James Edward Smith (1821), i. 9—11; *DNB*, 'Collinson, Peter'. 关于其他有名的引进者, 参见 Henrey, ii. 335.
25. Harrison, *Description of England*, 265.
26. Turner, *New Herball*, ii. fol. 84^v. 特纳提到的某些花园见于 Raven, *Naturalists*, chap. vi. 其余参见 Gunther, *Early British Botanists*.
27. *Garden Book of Hanmer*, 37—42; Hanmer to Evelyn, 1 May 1668 (Clwyd R. O., D/CL/48).
28. Rea, *Flora*, 'To the Reader'; J. W[orlidge], *Systema Horti-Culturae* (1677), 5.

人类与自然世界

29. Hughes, *Flower Garden*, sig. A3; Henrey, i. 204.
30. HMC, *Portland*, ii. 289, 295.
31. *The Miscellaneous Writings of Sir Thomas Browne*, ed. Geoffrey Keynes (1946), 238; *The Travels through England of Dr. Richard Pococke*, ed. James Joel Cartwright (Camden Soc., 1888—9), i. 6; George Smith, *Six Pastorals* (1770), 6; *The Letters of Sir William Jones*, ed. Garland Cannon (Oxford, 1970), i. 39; *Sophie in London in 1786*, trans. Clare Williams (1933), 86; Byng, ii. 174; Simond, *Journal of a Tour*, i. 274, 336, 343; Abbè le Blanc, *Letters on the English and French Nations* (1747), i. 321; William Cobbett, *A Year's Residence in America* (1818; Abbey Classics, n. d.), 3.
32. Simond, *op. cit.*, ii. 298. 参看 Loudon, *Encyclopaedia*, 362.
33. Thomas Fuller, *The Worthies of England*, ed. John Freeman (1952), 419; Evelyn, *Diary*, iii. 595; J. H. Plumb,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Lei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Reading, 1973), 8n; Hanbury, *Complete Body of Planting*, i. 286; M. Sturge Henderson, *Three Centuries in North Oxfordshire* (1902), 131—2; 关于布里斯托尔的情况来自 Mr. Jonathan Barry.
34. *Poems of Christopher Smart*, i. 328—9.
35. J. C. Loudon, *The Suburban Gardener and Villa Companion* (1838), 272; Hanbury, *Complete Body of Planting*, i. 286; Miles Hadfield, *A History of British Gardening* (3rd edn, 1979), 262.
36. Loudon, *Encyclopaedia*, 1036, 1227; *id.*, *Suburban Gardener*, 270—74; Coats, *Garden Shrubs*, 209.
37. Henrey, ii. 469, 408; Harvey, *Early Gardening Catalogues*, 41.
38. *The Minutes of the First Independent Church (now Bunyan Meeting) at Bedford*, ed. H. G. Tibbutt (Beds. Hist. Rec. Soc., 1976), 161; Bartell, *Hints for Picturesque Improvements*, 132. 关于诺丁汉郡工人阶级在十九世纪的花卉园艺, 参见 William Howitt, *The Rural Life of England* (1838), ii. 305—11; S. Reynolds Hole, *A Book about Roses* (1869), 17—19.
39. 例如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600, 957; Worlidge, *Systema Horticulturae*, 1, 4; Rea, *Flora*, sig. A3.
40. Levinus Lemnius, *An Herbal for the Bible*, trans. Thomas Newton (1587), 224; William Whateley, *A Care-Cloth* (1624), 14;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850.
41. Raven, *Naturalists*, 51; Philip Stubbes's *Anatomy of Abuses*, ed. Frederick J. Furnivall (New Shakespeare Soc. 1877—9), 149; *The Diaries of Thomas Wilson*, ed. C. L. S. Lin-

- nell (1964), 241; Richard Bradley, *Dictionarium Botanicum* (1728), i. sig. H2^v. 关于圣巴拿巴节的玫瑰花, 参见 Hilderic Friend in *The Church Treasury*, ed. William Andrews (1898), 235.
42. *CSPV*, 1617—19, 135; *OED*, 'rosemary'; Parkinson, *Paradisi*, 426; Hilderic Friend, *Flowers and Flower Lore* (3rd edn, 1886), 113—15, 125—6, 128.
43. Coles, *Simpling*, 64; *Family Memoirs of William Stukeley*, i. 57; Shakespeare, *Pericles*, iv. i. lines 13—16; *Twelfth Night*, ii. iv. line 57; Mrs [Elizabeth] Stone, *God's Acre* (1858), 273—4.
44. Mary Martha Sherwood, *The Fairchild Family*, pt ii (1842), chap. 23; *Camden's Britannia*, ed. Gibson, 162; Evelyn/Hunter, 629; Simond, *Journal of a Tour*, ii. 358; Loudon, *Encyclopaedia*, 298; *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Samuel Romilly written by himself* (2nd edn, 1840), i. 342.
45. Nicholas Penny, *Church Monuments in Romantic England* (1977), 25—6, 31, 34; Stone, *God's Acre*, 115—16.
46. Henry Philips, *Flora Historica* (1824), i. xxxi. 参看 Mary Douglas and Baron Isherwood, *The World of Goods* (1979), 58.
47. Marshall, *Introduction to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Gardening*, 357.
48. Parkinson, *Paradisi*, 8, 9, 281; Rea, *Flora*, 39.
49. *Garden Book of Hanmer*, 19; Gerard, *Herball*, 430; Samuel Gilbert, *The Florists Vade Mecum* (1682), sig. A8^v; Rea, *Flora*, sig. B4; Hanbury, *Complete Body of Planting*, i. 307, 336—7.
50. Stephen Blake, *The Compleat Gardeners Practice* (1664), 76; Worlidge, *Systema Horti-Culturae*, 73—5; *id.*, *Systema Agriculturae*, 84.
51. William Boutcher, *A Treatise on Forest-Tree* (Edinburgh, 1775), 55; Grahame, *British Georgics*, 171—4.
52. Parkinson, *Paradisi*, 518, 513, 521, 526, 560; Henrey, ii. 478.
53. Plat, *Garden of Eden*, 51.
54. Henrey, ii. 392. 参看 Thirsk,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106—7.
55. Parkinson, *Paradisi*, 111—32, 306—14, 199—214, 48—61; Evelyn, *Diary*, iii. 33; Bradley, *Dictionarium Botanicum*, sig. KI^v; Richard Weston, *The Univerisal Botanist and Nurseryman* (1777), iv. 52—128 (2nd pagination).
56. Coats, *Garden Shrubs*, 290—91; Harvey, *Early Nurserymen*, 202.
57. Harvey, *Early Gardening Catalogues*, 80; Richard Bradley, *New Improvements of Planting*

- and Gardening* (1717—18), ii. 98—9; Weston, *Universal Botanist*, iv. 99—107, 126—8; Letters of Josiah Wedgwood, ed. K. E. Farrer (1903—6; reprint, Didsbury [1973]), ii. 403, 413.
58. [J. L. Knapp], *The Journal of a Naturalist* (3rd edn, 1830), 67; G. W. Francis, *The Little English Flora* (1839), 25.
59. William Cobbett, *The English Gardener* (1833; 1980 edn), 39 (para. 57); William Mitford, *Principles of Design in Architecture* (2nd edn, 1824), 280. 参看 A. Hunter, *Georgical Essays*, vi (1804), 297; Loudon, *Encyclopaedia*, 1225—6; Philips, *Flora Historica*, i. v—vi, xxix; Knapp, op. cit., 16; George H. Ford, 'Felicitous Space', in *Nature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35.
60.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Lisle Bowles*, ii. 67.
61. [J. Percival], *The Morality of Cumberland and Westmoreland* (1865), 16, 36; *The Gardener's Chronicle*, 7 July 1894; Hole, *Book about Roses*, 25. 这个主题的更多论述参见 S. Martin Gaskell, 'Gardens for the Working Class', *Victorian Studies*, 23 (1980).
62. William Horman, *Vulgaria* (1519), fol. 245; Thomas More, *Utopia* (EL, 1951), 61.
63. *The Atlas of Historic Towns*, ed. M. D. Lobel (1969—), I (Nottingham), 6; ii (Bristol), 23; *The Parliamentary Survey of the Lands... of the Dean and Chapter of Worcester*, ed. Thomas Cave and Rowland A. Wilson (Worcs. Hist. Soc., 1924), xix; *VCH, City of York*, 160; McLean, *Medieval English Gardens*, chap. 2; *Camden Miscellany*, xvi (Camden ser., 1936), iii. 57.
64. Worlidge, *Systema Horti-Culturae*, 4; Fairchild, *City Gardener*, 7.
65. Kalm, 34; Switzer, *Ichnographia* (1718), i. xxxix; Fairchild, op. cit., 14.
66. 'The Task', iv. lines 765—9, 771—9; Charlotte Brontë, *Vilette* (1853), chap. 12.
67. 作者分别为 S. 科林斯 (1717)、无名氏 (1728) 和 J. 帕金森 (1629)。
68. Hughes, *Flower Garden*, sig. A2; James Shirley, 'The Garden', in *Poems & c* (1646), 136. 在 *The Garden of Eden* (1981) 中, John Prest 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植物园如何体现这个志向。
69. Green, *Gardens and Parks at Hampton Court*, 9; Evelyn, *Diary* iii. 324—5; L. Tyerman, *John Wesley's Designated Successor* (1882), 150; *OED*, 'paradise'; Anthony Wood, *Survey of the Antiquities of the City of Oxford*, ed. Andrew Clark (Oxford Hist. Soc., 1889—99), ii. 410. 参看 Stanley Stewart, *The Enclosed Garden* (1966).
70. Leonard Forster, 'Meditation in a Garden',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xxxi (1977), 33. 参看 Røstvig, *Happy Man*, 多处。

71. J. Crofts, 'Wordsworth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rocs. Brit. Acad.*, xxvi (1940), 187; [Anthony Walker], *The Holy Life of Mrs Elizabeth Walker* (1690), 19.
72. William Turner, *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Most Remarkable Providences* (1697), iv. 53; *The Diary of Ralph Josselin*, ed. Alan Macfarlane (Brit. Acad., 1976), 449.
73. Christopher Hussey, *The Picturesque* (1967 edn), 131—2.
74. Jermin, *Ecclesiastes*, 34—5.
75. Laurence, *New System of Agriculture*, sig. b1, 287; John Hacket, *Scrinia Reserata* (1693), ii. 29; Switzer, *Ichnographia* (1718), i. 44; Patrick Collinson, *Archbishop Grindal* (1979), 40; 'Joseph Frampton' [= William Gilpin], *Three Dialogues on the Amusements of Clergymen* (2nd edn, 1797), 180.
76. Robert Barclay, *An Apology for the True Christian Divinity* (1678), 388; Henrey, ii. 310—11; Arthur Raistrick, *Quakers in Science and Industry* (1950), chap. 8; *Works of Robert Boyle*, v. 499; *Bishop Fell and Nonconformity*, ed. Mary Clapinson (Oxon, Rec. Soc., 1980), 27.
77. I. A. Richmond, *Archaeology and the After-life in Pagan and Christian Imagery* (1950), 25—7; *The Somersetshire Quarterly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ed. Stephen C. Marland (Somerset Rec. Soc., 1978), 20; D. G. Stuart, 'The Burial-grounds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in Staffordshire', *South Staffs. Archaeol. and Hist. Soc., Trans.*, xii (1970—71); *Sir William Temple 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 ed. Albert Forbes Sieveking (1908), 138; Evelyn/Hunter, 624—9; Vincent T. Harlow, *Christopher Codrington* (Oxford, 1928), 138.
78. *The Poetical Works of Wordsworth*, ed. Thomas Hutchinson, rev. Ernest de Selincout (1904), 930; Loudon, *Encyclopaedia*, 341; Penny, *Church Monuments*, 53; *id.*, 'The Commercial Garden Necropoli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Garden History*, ii (1974).
79. Louise Imogen Guiney, *Recusant Poets* (1938), 93.
80. Coles, *Simpling*, 121; John Laurence, *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 (1716), sig. A7^v. 参看 Ronald A. Knox, 'Man and his Garden', *On Getting There* (1929), 176.
81. Turner, *New Herball*, i. sig. Aiiij^v.
82. Parkinson, *Paradisi*, 65; *Sir William Temple 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 44. 参看 *Several Tracts Written by Sir Matthew Hale* (1684), iii. 16.
83. Loudon, *Suburban Gardener*, 6; *English History from Essex Sources, 1550—1750*, ed. A. C. Edwards (Chelmsford, 1952), 35; Parkinson, *Paradisi*, 348, 389.
84. William Gurnall, *The Christian in Complete Armour* (2nd edn, 1656; reprint, Evansville,

- Indiana, 1958), 311.
85. Coles, *Simpling*, 120 ('96'); F. E. Manuel, *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 (Cambridge, Mass., 1968), 105.
86. Bacon, 'Of Gardens', *Essays* (World's Classics, 1937), 190. 十七世纪英国保龄球草坪普遍, 参见例如 *HMC, Portland*, ii. 271; Borsay, '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311—13; Dennis Brailsford, *Sport and Society* (1969), 116—17.
87. Geoffrey Taylor, *The Victorian Flower Garden* (1952), 191; Loudon, *Encyclopaedia*, 552—3.
88. Victor Crittenden, 'Australia's First Gardening Books, 1835—1838', *The Push from the Bush* (Nedlands, W. Aus.), 4 (1979).
89. Byng, iii. 301 (但参看 Simond, *Journal of a Tour*, i. 274).
90. Loudon, *Encyclopaedia*, 293.
91. Cobbett, *Year's Residence in America*, 3. 参看 Robert Beverley,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 ed. Louis B. Wright (Chapel Hill, 1947), xxxiii.
92. D. H. Lawrence, *Selected Essays* (Harmondsworth, 1950), 119.
93. 参看 A. Croxton Smith 的评论, *Dogs since 1900* (1950), preface.

第六章 人类的两难处境

一 要城镇还是要乡村?

1. G. M. Trevely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3rd edn, 1946), 374; C. W. Chalklin, *The Provincial Towns of Georgian England* (1974), 3; 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1962), 7—11; Adna Ferrin Weber,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99; Ithaca, N. Y., 1967), 144—5.
2. *Cyville and Uncyville life* (1579), sig. niv^v; Ruth Kelso, *The Doctrine of the English Gentlem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Univ. of Illinois Stud. in Lang. & Lit., xiv, 1929), 58—9; Alexander Murry, *Reason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1978), 237—8; 见上文, p. 195.
3. 例如 *Pearl*, ed. E. V. Gordon (Oxford, 1953), 37; *Select Poetry*, ed. Edward Farr (Parker Soc., Cambridge, 1845), ii. 428; *Old English Ballads 1553—1625*, ed. Hyder E. Rollins (Cambridge, 1920), 153; William Gouge, *A Learned...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Epistle to the Hebrewes* (1655), iii. 27; William Gearing, *A Prospect of Heaven* (1673), 121; *The Works*

- of ...William Bates (1700),479. 参看 Revelation, xxi. 2.
4. *The Itinerary of John Leland*, ed. Lucy Toulmin Smith (1964 edn), v. 39; i. 228; ii. 88, 98; *Glamorgan County History*, iv, ed. Glanmor Williams (Cardiff, 1974), 43; *The Journeys of Celia Fiennes*, ed. Christopher Morris (1947), 72.
 5. *The Letters of William Shestone*, ed. Marjorie Williams (Oxford, 1939), 126.
 6. *Cal. Patent Rolls*, 1281—92, 207, 296; *Cal. Close Rolls*, 1302—7, 537.
 7. J. U. Nef,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1932), i. 157—8, 198; Margaret, Duchess of Newcastle, *The Life of William Cavendish*, ed. C. H. Firth (2nd edn, n. d.), 66; James Ward, 'Phoenix Park' (1717), cit. Maren-Sofie Røstvig, *The Happy Man* (Oxford, 1954—8), ii. 231; Jean-Paul Hutin, *La Ville et les écrivains anglais 1770—1820* (thèse, Lille and Paris, 1978), 461—3.
 8. Peter Brimlecombe, 'Interest in Air Pollution among the early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Notes & Recs. of the Royal Soc.*, 32 (1978); Kalm, 138.
 9. Timothy Nourse, *Campanioa Foelix* (1700), 350—52; Kalm. 40.
 10. 12 Ric. II, c. 13 (1388); 27 Hen. VIII, c. 18 (1536); *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 ed. Paul L. Hughes and James F. Larkin (1664—9), iii. no. 722; *Stuart Royal Proclamation*, ed. Larkin and Hughes (Oxford, 1973—), nos. 75, 107, 112, 200, 226; *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1627, 433—4, 444—5; *ibid.*, 1627—8, 20, 169—70; Sir George Clark, *A History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xford, 1964—6), i. 255; *HMC, House of Lords*, xi. 382—4.
 11. *Diary of Thomas Burton*, ed. John Towill Rutt (1828), ii. 221; C. H. Collins Baker, *The Life and Circumstances of James Brydges, First Duke of Chandos* (Oxford, 1949), 288.
 12. *HMC, Shrewsbury & Talbot*, ii. xviii; William Stukeley, *Itinerarium Curiosum* (1776), 65.
 13. *Archaeologia*, iv (1777), 227n.
 14. John Graunt,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1665), 141—2.
 15. *The London Magazine*, xii (1743), 43.
 16. Kalm, 138—9; *Locke Corr.*, iii. 583; Røstvig, *Happy Man*, i. 62—3; Alexandre Beljame, *Men of Letters and the English Public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Bonamy Dobrée, trans. E. O. Lorimer (1948), 223; Abraham Cowley, 'The Garden', *Several Discourses*, ed. Harry Christopher Minchin (1904), 65.
 17. *The Works of Michael Drayton*, ed. J. W. Hebel (Oxford, 1961), iv. 279; OED, 'air'; 'fresh'; Robert Button,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EL, 1932), ii. 75.
 18. Norris, cit. Røstvig, *Happy Man*, i. 372; *A Dialogue between Reginald Pole and Thomas Lupset*, ed. Kathleen M. Burton (1948), 27.

19. Røstvig, *Happy Man*, 多处.
20.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Works of Charles Davenant*, ed. Sir Charles Whitworth (1781), ii. 181.
21. *The Parliamentary Diary of Narcissus Luttrell*, ed. Henry Horwitz (Oxford, 1972), 132, 395.
22. Starkey, *Dialogue*, 92, 161; *Cyville and Uncyville Life*, sig. Aiv^v.
23. F. J. Fisher, 'The Development of London as a Centr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Trans. Royal Hist. Soc.*, 4th ser., xxx (1948); Anthony Fletcher, *A County Community in Peace and War* (1975); Peter Clark, *English Provincial Society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Revolution* (Hassocks, 1977), 404; Lawrence Stone, 'The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End', in *After the Reformation*, ed. Barbara C. Malament (Manchester, 1980), 174—8.
24. H. J. Dyros, 'Greater and Greater London', i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v, ed. J. S. Bromley and E. H. Kossmann (The Hague, 1971), 110—11; Mark Girouard, *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1978), 5—6; Stephen Switzer, *Ichnographia Rustica* (2nd edn, 1742), i. xxxix; *The Banks Letters*, ed. Warren R. Dawson (1958), xxv; Sir Lewis Namier, *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nd edn, 1961), 16.
25. *Horae Subsecivae* (1620), 135.
26. William Blane, *Cynegetica* (1788), 4.
27. Colin Platt, *The English Medieval Town* (1979 edn), 122—3; *OED*, 'summer house'.
28. Peter Clark in *The English Commonwealth 1547—1640*, ed. Clark et al. (Leicester, 1979), 174; John T. Evans, *Seventeenth-Century Norwich* (Oxford, 1979), 24; John Stow, *A Survey of London*, ed. Charles Lethbridge Kingsford (Oxford, 1908), ii. 78.
29.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England and Wales* (EL, 1928), i. 161; Norman G. Brett—James, *The Growth of Stuart London* (1935), 99; *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John Bramston*, ed. Lord Braybrooke (Camden Soc., 1845), 104; *CSPV*, 1617—19, 246; John Summerson, 'The Classical Country House in 18th-Century England, iii', *Jnl Royal Soc., of Arts*, cvii (1959); K. J. Allison, *The East Riding of Yorkshire Landscape* (1976), 181—2; information concerning Bristol from Mr. Jonathan Barry.
30. Pepys, *Diary*, viii. 339—40n; John Stow, *A Survey of the Cities of London and Westminster*, enlarged by John Strype (1720), i. 227.
31. Kalm, 35; *Connoisseur*, 33 (12 Sep. 1754); [Arthur Young], *Rural Oeconomy* (1770), 175.
32. Uvedale Price, *Essays on the Picturesque* (1810), i. 162; Edmund Bartell, *Hints for*

- Picturesque Improvements in Ornamented Cottages* (1804), 5; William Gilpin, *Observations on the Western Parts of England* (1798), 308—11; T. D. W. Dearn, *Sketches in Architecture* (1807), 5; Joseph Burke, *English Art, 1714—1800* (Oxford, 1976), 378; John Summerson, *Georgian London* (rev. edn, Harmondsworth, 1978), 273—5. T. Rawlins, *Familiar Architecture* (1968) 中有“避暑所”的设计。
33. Stow, *Survey*, ed. Kingsford, i. 98; Brett-James, *Growth of Stuart London*, 452—3.
34. Pepys, *Diary*, viii. 339;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ed. Sir Richard Carnac Temple (Hakluyt Soc., 1907—25), iv. 29;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ix. lines 445—51; Stone,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of West End’, 177.
35. Kalm, 37—8, 96—7.
36. Røstvig, *Happy Man*, i. 307; *The Prose of John Clare*, ed. J. W. and Anne Tibble (1951), 32; *The Works of Mr Henry Needler*, ed. William Duncombe (2nd edn, 1728), 135; Vivian de Sola Pinto, *Peter Sterry* (Cambridge, 1934), 194; R. H. Whitelocke, *Memoirs...of Bulstrode Whitelocke* (1860), 450.
37. ‘The Task’, line 749; Thomas Jackson, *A Treatise containing the Originall of Unbelieve* (1625), 196; William Penn, *The Peace of Europe* (EL, e. d.), 46; D. H. Lawrence, *Selected Essays* (Harmondsworth, 1950), 119.
38. *HMC, Skrine*, 161; Pepys, *Diary*, viii. 338—9; Hugh Blair,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8th edn, 1801), iii. 108.
39. 见 David R. Coffin, *The Villa in the Life of Renaissance Rome* (Princeton, N. J., 1979).
40. 这一表述我得自 Mr. Peter Clark. 这一过程的例子参见 Evelyn/Hunter, 518; Chalklin, *Provincial Towns*, 66—7; *VCH, Oxon.*, iv. 89, 113; *The Atlas of Historic Towns*, ed. M. D. Lobel (1969—), i (Nottingham), 8; ii (Coventry), 12.
41. John Fletcher, ‘The Faithful Shepherdess’, To the Reader, in *The Works of Beaumont and Fletcher*, ed. Henry Weber (Edinburgh, 1812), iv. 13—14. 参看 Helen Cooper, *Pastoral* (Ipswich, 1977), 135.
42. John Evelyn, *Publick Employment and an Active life* (1667), 13; I[ohn] B[eale], *Herefordshire Orchards* (1657), 39.
43. 对此的强调见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 James Turner,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Oxford, 1979); and John Barrell, *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 (Cambridge, 1980).
44. Margaret M. Fitzgerald, *First Follow Nature* (New York, 1947), 56.
45. Hulin, *La Ville et les écrivains anglais*, 268—70, 491—2, 500—502.

46. Røstvig, *Happy Man*, i. 174; 以及 22, 54, 60—61, 249—50, 267—8. 参看 David Underdown, *Pride's Purge* (Oxford, 1971), 56.
47. Røstvig, *op. cit.*, 235—7, 410; Whitelocke, *Memoirs of Bulstrode Whitelocke*, 449—50; DNB, 'Sir William Temple'.
48. 'On Love'.
49. *Locke Corr.*, iv. 305.
50. [Dudley, Lord North], *Observations and Advices Oeconomical* (1669), 111—12; *Locke Corr.*, i. 98; Michael Hunte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Restoration England* (1981), 80; Turner, *Politics of Landscape*, 175—6; *The Family Memoirs of the Rev. William Stukeley*, ed. W. C. Lukis (Surtees Soc., 1882—7), i. 107—9; Girouard, *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5—6; *The Rambler*, 135 (2 July 1751).
51. Bernard S. Horne, *The Compleat Angler 1653—1967; a New Bibliography* (Pittsburgh, 1970); Edward A. Martin, *A Bibliography of Gilbert White* (1934).
52. *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Hazlitt*, ed. Geoffrey Keynes (1946), 3—8.
53. *Traherne's Poems of Felicity*, ed. H. I. Bell (Oxford, 1910), 29; Ray, *Wisdom*, 117.
54. Ebenezer Howard,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1902), 18; 见上文, p. 206.

二 要耕耘还是要荒野?

1. Walter Blith, *The English Improver Improved* (1653), chap. 19; 5 & 6 Edw. VI, c. 5 (1551—2); Starkey, *Dialogue*, 30, 76;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ed. Joan Thirsk (Cambridge, 1967), xxxiii; Eric Kerridge,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多处.
2. John Houghton,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 Trade* (1681—3), i. 14. 参看 Samuel Hartlib, *The Compleat Husband-Man* (1659), 41.
3. Sir Edward Cok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 (1794—1817 edn), i. sect. 117;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v. xxxiv—xxxv; Joan Thirsk,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Oxford, 1978), 147—8; Eric Kerridge, *Agrarian Problem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1969), 120—21.
4. *The Voyages and Colonising Enterprises of Sir Humphery Gillert*, ed. David Beers Quinn (Hakluyt Soc., 1940), ii. 468;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Edward, Earl of Clarendon* (2nd edn, 1751), 195; *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 ed. Joan Thirsk and J. P. Cooper (Oxford, 1972), 135—6; Nourse, *Campania Foelix*, 99. 参看上文, pp. 14—15.
5. *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 779; W. G. Hoski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 Landscape* (1955), 138.
6. [Arthur Young],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Waste Lands of Great Britain* (1773), 38; *Letters from Mrs Elizabeth Carter to Mrs Montagu*, ed. Montagu Pennington (1817), ii. 59.
 7. Walter Blith, *The English Improver* (1649), sig. A4^v; Young, *op. cit.*, 37; *id.*,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Oxfordshire* (1809), 228.
 8. *Itinerary of Leland*, iv. 19; i. 1. 参看 John Ruskin, *Modern Painters* (EL, n. d.), iii. 172—81 (pt iv, chap. xiii); 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trans. Willard R. Trask (New York, 1953), 185—6; D. S. Wallace-Hadrill, *The Greek Patristic View of Nature* (Manchester, 1968), 90—91.
 9. Sir Richard Weston, *A Discourse of Husbandrie*, ed. Samuel Hartlib (2nd edn, 1652), 27; Nourse, *Campania Foelix*, 2; Thomas Traherne, *Christian Ethicks* (1675), 103; John Norden, *Speculum Britanniae Pars; An Historical and Chor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Middlesex and Hartfordshire* (1723), 2nd pagination, 11.
 10. William Cobbett, *Rural Rides*, ed. G. D. H. and Margaret Cole (1930), ii. 623.
 11. William Lambarde, *A Perambulation of Kent* (1826 edn), 223; William Camden, *Britannia*, ed. Richard Gough (2nd edn, 1806), i. 341.
 12. Blith, *English Improver Improved*, 155; Stephen Blake, *The Compleat Gardeners Practice* (1664), sig. A3^v; Ra[lph] Austen, *A Dialogue...the Husbandman, and Fruit-Trees* (Oxford, 1676), 13. 参看 Sir Thomas Browne, *The Garden of Cyrus* (in *Hydriotaphia* (1658)).
 13. Parkinson, *Paradisi*, 536.
 14. Henry More, *An Antidote against Atheism* (2nd edn, 1655), 93. 参看 Arthur O. Lovejoy,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reprint, New York, 1955), 99—100.
 15. *Of Building. Roger North's Writings on Architecture*, ed. Howard Colvin and John Newman (Oxford, 1981), 13; John Laurence, *A New System of Agriculture* (1726), 51.
 16. Oliver Rackham, *Trees and Woodland in the British Landscape* (1976), 115; E. C. K. Gonner, *Common Land and Inclosure* (1912), 82n.
 17. 见 John Barrell, *The Idea of Landscape and the Sense of Place 1730—1840* (Cambridge, 1972), 尤其是 chap. 2.
 18. John Laurence, *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 (1716), 19; Cobbett, *Rural Rides*, ed. Cole, i. 118; iii. 181; Samuel Collins, *Paradise Retriev'd* (1717), 61 (一个“老双关语”, 见 William Hanbury, *A Complete Body of Planting* (1770), i. preface); Hesther Lynch Piozzi, *Anecdotes of Samuel Johnson*, ed. S. C. Roberts (1932), 169.

19. William Gilpin, *Remarks on Froest Scenery* (1791), ii. 166; *Wordsworth's Guide to the Larks* (5th edn, 1835),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1977), 151.
20. Thomas More, *Utopia* (EL, 1951), 111; George Owen, *The Description of Penbrokeshire*, ed. Henry Owen (Cymmrodorion Rec. Ser., 1892), 44. 参看 John Block Friedman, *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 (1981), 149.
21. A. L. Rowse, *The England of Elizabeth* (1950), 70—71; *Journeys of Celia Fiennes*, 222, 198, 196.
22. Roger North, *The Lives of ...Francis...Dudley...and ...John North*, ed. Augustus Jessopp (1820), i. 181; *The Diary of Ralph Thoresby*, ed. Joseph Hunter (1830), i. 105—6, 267; *Johnson's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es of Scotland*, ed. R. W. Chapman (1930), 34; Morton, *Northants.*, 20.
23. Raven, *Naturalists*, 289; Frank Emery, *Edward Lhuyd* (Cardiff, 1971), 31—5; Coles, *Eden*, 614; *The Familiar Letters of James Howell*, ed. Joseph Jacobs (1890), 95.
24. Blair, *Lectures on Rhetoric*, i. 55.
25. 在 Marjorie Hope Nicolson, *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 (1959; New York, 1963) 中有关于这一变化的精彩描述, 另参见她论文, 'Literary Attitudes toward Mountains', in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ed. Philip P. Wiener (New York, 1973—4), iii. 特里维廉在其 Richkman Godlee 讲座中已经强调了十八世纪对野生自然的感受的新颖性。(见上文, p. 14).
26. Nicolson, *Mountain Gloom*, 105—10, 116—17 and chaps. 5 and 6.
27. Erasmus Warren, *Geologia* (1690), 144, 146; Anthony, Earl of 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ks* (6th edn, 1737), ii. 388.
28. *HMC, Portland*, ii. 302; Frank Emery, 'A New Account of Snowdonia, 1693', *Nat. Lib. of Wales Jnl*, xviii (1974), 409.
29. Byng, i. 147;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 Earl Leslie Griggs (Oxford, 1956—71), i. 610. 关于这种旅游业的发展, 参见 James Holloway and Lindsay Errington, *The Discovery of Scotland* (Edinburgh, 1978); Norman Nicholson, *The Lakers* (1955); J. H. Plumb, *Georgian Delights* (1980), 17—21, 128—9.
30. Archibald Alison, *Essays 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aste* (4th edn, Edinburgh, 1815), ii. 443. 参看 C. A. Moore, 'The Return to Nature in the English Poet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uds. in Philology*, xiv (1917), 290; Ernst Lee Tuveson, *The Imagination as a Means of Gra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0), 98; George H. Williams, *Wilderness and Paradise in Christian Thought* (New York, 1962).

31. *Collected Letters of Coleridge*, ed. Griggs, ii. 916; Kenneth Woodbridge, *Landscape and Antiquity* (Oxford, 1970), 164.
32. Basil Wille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 (1940), 64; Daniel Mornet, *Le Sentiment de la nature en France de J. -J. Rousseau à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Paris, 1907).
33. Richard Ford, *Gatherings from Spain* (1846), 18; David Robertson, 'Mid-Victorians amongst the Alps', *Nature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ed. U. C. Knoepfelmacher and G. B. Tennyson (1977), 120.
34. Christopher Hussey, *The Picturesque* (1967 edn), 100—101; Stuart Piggott, *Ruins in a Landscape* (Edinburgh, 1976), 115, 124; Kenneth Smith, *Early Prints of the Lake District* (Nelson, 1973), (1); C. M. L. Bouch, *Prelates and People of the Lake Counties* (Kendal, 1948), 348.
35. *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ed. H. C. Darby (Cambridge, 1973), 403; Hoskins,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143; J. D. Chambers and G. E. Mingay,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966), 77; Wordsworth, 'The Excursion', viii. lines 128—30.
36. Cobbett, *Rural Rides*, ed. Cole, i. 73—4; William Gilpin, *Observations...made in the year 1772, on...Cumberland and Westmoreland* (2nd edn, 1788), i. 7—8.
37. 概述参见 Elizabeth Wheeler Manwaring, *Italian Landscap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1925); Hussey, *The Picturesque*; *id.*, *English Gardens and Landscapes 1700—1750* (1967); Edward Malins, *English Landscaping and Literature 1660—1840* (1966); Nikolaus Pevsner, *Studies in Art,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1968), i. chaps. iv—viii; Miles Hadfield, *A History of British Gardening* (3rd edn, 1979), chap. 5;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ed. John Dixon Hunt and Peter Willis (1975).
38. Louis Simond, *Journal of a Tour and Residence in Great Britain* (2nd edn, Edinburgh, 1817), i. 263.
39. J. C. Loudon, *An Encyclopaedia of Gardening* (n. d.), 425; *id.*, *The Suburban Gardener and Villa Companion* (1838), 162. 关于 Loudon 这一理论如何参考了 Archibald Alison, 见 T. H. D. Turner in *Jnl of Garden History*, 2 (1982), 178—9.
40. William Marsden, *The History of Sumatra* (1783), 112—13.
41. Claude Colleer Abbott,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Darley* (Oxford, 1967 reprint), 267.
42. William Gilpin, *Observations...made in the year 1776, on...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2nd edn, 1789), ii. 143.
43. Archibald Alison, *Essays 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aste* (Edinburgh, 1790), 312—13.

44. *Ibid.*, 71—2.
45. *John Constable's Discourses*, ed. R. B. Beckett (Suffolk Recs. Soc. 1970), 72. 参见 Eilert Ekwall,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lace-Names* (4th edn, Oxford, 1960), xx-viii; Girouard, *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78; John Norden, *Speculi Britanniae Pars Altera; or a Delineation of Northamptonshire* (1720), 24.
46. See E. H. Gombrich, 'The Renaissance Theory of Art and the Rise of Landscape', *Norm and Form* (2nd edn, 1971); Manwaring, *Italian Landscape*; Henry V. S. Ogden and Margaret S. Ogden, *English Taste in Landsca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n Arbor, 1955).
47. Edward Waterhouse, *Forescutus Illustratus* (1663), 373; *Journeys of Celia Fiennes* 353; John Ray, *The 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2nd edn, 1692), i. 203. 其他例子参见 Turner, *Politics of Landscape*, 9.
48. Hannah Woolley, *The Queen-like Closet* (5th edn, 1684), ii. 53; Luke Herrmann, *British Landscape Paint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73); Martin Hardie, *Water-Colour Painting in Britain*, i, ed. Dudley Snelgrove *et al.* (2nd edn, 1967), chap. ix; *Scener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in Aquatint and Lithography 1770—1860 from the Library of J. R. Abbey* (1977 edn); *Beauty, Horror and Immensity. Picturesque Landscape in Britain, 1750—1850*, exhibition catalogue by Peter Bicknell (Cambridge, 1981).
49. Holloway and Errington, *Discovery of Scotland*, chap. 4; Hussey, *Picturesque*, 126 (West 显然是追随 W. Hutchinson, *An Excursion to the Lakes* (1776), 191).
50. *Gilbert White's Journals*, ed. Walter Johnson (1931; reprint, Newton Abbot, 1970), 143, 112—13, 131.
51. *John Constable's Correspondence*, ed. R. B. Beckett (Suffolk Recs., Soc., 1962—8), vi. 98.
52. William Gilpin, *Observations on the River Wye* (2nd edn, 1789), 30—31; *id.*, *Observations on Several Parts of the Countries of Cambridge, Norfolk, Suffolk, and Essex* (1809), 176.
53. 转引自 Kenneth Clark, *Landscape into Art* (new edn, 1976), 68.
54. Gilpin, *Observations on Cumberland and Westmoreland*, i. 127.
55. 'The Prelude', xii. lines 111—21; 'The Excursion', viii. lines 151—5; Pevsner, *Studies*, i. 120.
56. *Wordsworth's Guide to the Lakes*, 160, 150—55.
57. Robert Southey, *Letters from England*, ed. Jack Simmons (1951), 165. 类似评论见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Francis Horner*, ed. Leonard Horner (1843), i. 119—20.
58. Wordsworth, 'Liberty', line 23. 参看 Havelock Ellis 的评论, 'The Love of Wild Nature', *Contemporary Rev.*, 95 (1909), and Roderick 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 (rev. edn, 1973).
59. Hobbes, *EW*, ii. 2. 参看 Janette Dillon, *Shakespeare and the Solitary Man* (1981), part I.
60. Hugh Honour, *Romanticism* (1979), 256—8; Røstvig, *Happy Man*, 多处. 参看 Samuel Cradock, *Knowledge and Practice* (1659), sig. A7.
61. Holloway and Errington, *Discovery of Scotland*, 106—7.
62.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 1965 edn), iv. 6. 2.
63. 转引自 Peter J. Schmitt, *Back to Nature* (New York, 1969), 67. 关于保护荒野 Donald Fleming, 'Roots of the New Conservation Movement',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vi. (1972); 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Hans Huth, *Nature and the Americ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7).

三 要征服还是要保护?

1. Parkinson, *Paradisi*, 324, 224, 242, 249.
2. [George Cornwall Lewis], *A Glossary of Provincial Words used in Herefordshire* (1839), 40; Rackham, *Trees and Woodland*, 32.
3. Shakespeare, *Henry V*, v. ii. lines 45—7; Blith, *English Improver Improved*, 125—6; *id.*, *English Improver*, 60, 139, 153—6; Hartlib, *Compleat Husband-Man*, 8, 41.
4. Ellis, i (2). 79; i (3). 16—20; ii (2). 36—50; iv (2). 39; vii. 25; viii. 4, 293—304; *Of Building. Roger North's Writings on Architecture*, 14.
5. Coles, *Eden*, 394; Northants. R. O., FH 2455. Cf. Bacon, 'Of Gardens'; Gerard, *Herball*, ed. Johnson, 479; Christopher Merrett, *Pinax Rerum Naturalium Britannicarum* (1667), 3; *Spectator*, 477 (6 Sep. 1712).
6. Robert Sharrock, *The History of the Propagation & Improvement of Vegetables* (1660), 144; Henry Peacham, *The Gentlemans Exercise* (1612), 57—8; Wilfrid Blunt, *The Art of Botanical Illustration* (1950), 130.
7. *The First and Seconde Partes of the Herbal of William Turner...corrected and enlarged with the Thirde Parte* (Cologne, 1568), i. sig. * iij.
8. 关于植物搜集的发展参见 R. T. Gunther, *Early British Botanists* (Oxford, 1922); Raven, *Naturalists*; H. Wallis Kew and H. E. Powell, *Thomas Johnson Botanist and Royalist* (1932); Allen, *Naturalist*, chaps. 1 and 2; *A Seventeenth Century Flora of Cumbria*, ed. E. Jean Whittaker (Surtees Soc., 1981), xxvii—xxxviii. Thomas Johnson, *Botanical Journeys in Kent and Hampstead* (Pittsburgh, 1972) 有一个影印版配有 J. S. L. Gilmour 的翻译和导言。

9. Charles Cardale Babington, *Flora of Cambridgeshire* (1860), intro. ; Henrey, ii; [Richard Gough], *Anecdotes of British Topography* (1768), 95—6; Samuel Pegge, *Curialia Miscellanea* (1818), lxxxiii.
10. *The Sloane Herbarium*, comp. James Britten, ed. J. E. Dandy (1958).
11. Alice M. Coats, *Garden Shrubs and their Histories* (1963), 346—7; G. W. Francis, *The Little English Flora* (1839), 111—12.
12. Hanbury, *Complete Body of Planting*, i. 509, 420, 824; William Marshall, cit. Coats, *Garden Shrubs and their Histories*, 312; [Henry Home, Lord Kames], *Elements of Criticism* (6th edn, 1785), i. 302; Cowper, 'The Task', i. lines 526—30; *The Poems of John Clare*, ed. J. W. Tibble (1935), i. 235, 534—5; ii. 126, 148, 281, 315, 325.
13. Loudon, cit. A. A. Tait, *The Landscape Garden in Scotland* (Edinburgh, 1980), 241; James Bolton, *Filices Britannicae* (1785), iii; David Elliston Allen, *The Victorian Fern Craze* (1969); Francis George Heath, *The Fern Paradise* (3rd edn, 1876), 295.
14. *The Works of John Ruskin*, ed. E. T. Cook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 (1903—12), xxv. 439; i. 156.
15. Tennyson, 'Amphion'; Hopkins, 'Inversnaid'; John Sheail, *Nature in Trust* (1976), 39—41.
16. X. de Planhol, 'le Chien de berger',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de géographes français*, 370 (March 1969); Hartlib, *Compleat Husband-Man*, 74 ('78'); Camerarius, *The Walking Librarie*, trans. John Molle (1621), 98—9; Waterhouse, *Fortescutus Illustratus*, 379—80; E. Estyn Evans, *The Personality of Ireland* (Cambridge, 1973), 11 又见 James Edmund Harting, *British Animals Extinct within Historic Times* (1880), 115—205; Anthony Dent, *Lost Beasts of Britain* (1974), 99—134; Alain Molinier and Nicole Molinier-Meyer, 'Environment et histoire; les loups et l'homme en Franc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xxxviii (1981).
17. Edward MacLysaght, *Irish Lif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3rd edn, Cork, 1969), 333. 参看 James Ritchie, *The Influence of Man on Animal Life in Scotland* (Cambridge, 1920), 119—21.
18. *Notes & Queries*, 3rd ser., ix (1866), 158—9; *Tenures of Land and Customs of Manors*, ed. W. C. Hazlitt (1874), 27, 285; Charles Owen, *An Essay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Serpents* (1742), 144; Sir Robert Atkyns,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tates of Gloucestershire* (2nd edn, 1768), 202—3.
19. William Harrison,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ed. Georges Edelen (Ithaca, N. Y., 1968),

- 325;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184.
20. *The Works of the Reverend Mr. Edm. Hickeringill* (1709), i. 358.
21. 24 Hen. VIII, c. 10 (1532—3); 8 Eliz., c. 15 (1566); T. N. Brushfield, 'On the Destruction of "Vermin" in Rural Parishes', *Trans. Devon. Assoc.*, xxix (1897); J. Steele Elliott, *Bedfordshire 'Vermin' Payments* (Luton, 1936); E. L. Jones, 'The Bird Pests of British Agriculture in Recent Centuries', *AgHR*, 20 (1972).
22. Jones, *art. cit.*, 113; Charles Brears, *Lincolnshir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1940), 76—7; Brushfield, *art. cit.*, 325; Elliott, *op. cit.*, 58; Gilbert Whi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1788), letter x to Pennant.
23. *CSPD*, 1603—10, 165; Pennant, *Zoology*, i. 142.
24. John Worlidge, *Systema Agriculturae* (1669), 223—35.
25. Ronald A. Rebholz, *The Life of Fulke Greville* (Oxford, 1971), 43; *Turner on Birds*, ed. A. H. Evans (Cambridge, 1903), 29; Sir Robert Sibbald,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Treatises* (Edinburgh, 1739), ii. 47.
26. *The Hawkins' Voyages*, ed. Clements R. Markham (Hakluyt Soc., 1878), 16, 194—5, 196—7; *The Jamestown Voyages*, ed. Philip L. Barbour (Hakluyt Soc., 1969), i. 133.
27. *The Letters of John Chamberlain*, ed. Norman Egbert McLure (Philadelphia, 1939), i. 212; John Nassau Simpkinson, *The Washingtons* (1860), appendix (A) 2.
28. Ellis, vi. 128; Charles Butler, *The Feminine Monarchie* (Oxford, 1609), sig. H6; Bryan J'Anson Bromwich, *The Experienced Bee-Keeper* (2nd edn, 1783), 43—4.
29. *The Diary of Sir Simonds D'Ewes* (1622—1624), ed. Elisabeth Bourcier (Paris, 1974), 98; Brushfield, 'Destruction of "Vermin"', 333.
30. 例如 Morton, Northants., 425, 426, 431; John Hill, *An History of Animals* (1752), 322, 331, 453, 488; *Gilbert White's Journals*, 94 及多处。
31. *Turner on Birds*, 117; Jones, 'Bird Pests', 110.
32. 关于物种灭绝参见 Harting, *British Animals Extinct*; Ritchie, *Influence of Man on Animal Life in Scotland* (a model study); N. W. Moore,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us of the Buzzard in the British Isles', *British Birds*, 50 (1957); Maarten Bijveld, *Birds of Prey in Europe* (1974); *Book of British Birds* (Reader's Digest and A. A., 1969), 6—14.
33. 参看 Stow, *Survey*, ed. Strype, i. 29; *HMC, Portland*, ii. 309.
34. 13 Edw. I (Stat. Westmr.), c. 47 (1285); 13 Ric. II, c. 19 (1389—90); John Manwood, *A Treatise and Discourse of the Lawes of the Forrest* (1598), fol. 72; Coke, *Institutes*, iv. chap. 73; 11 Hen. VII, c. 17 (1495); 14 & 15 Hen. VIII, c. 10 (1523); 25 Hen. VIII, cc. 7, 11

- (1533—4); 31 Hen. VIII, c. 12 (1539); 32 Hen. VIII, c. 11 (1540); 1 Eliz., c. 17 (1558—9); *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 i. no. 215.
35. 32 Hen. VIII, c. 8 (1540); Owen, *Description of Penbrokshire*, 149—50; CSPV, 1617—19, 271, 309; 7 Jac. I, c. 27 (1603—4); P. B. Munsche, *Gentlemen and Poachers* (Cambridge 1981), 39—42.
36. William Dugdale, *The History of Imbanking and Drayning* (1662), sig. A3; John Nisbet, *Our Forests and Woodlands* (1900), 301.
37. Charles Darwin, *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2nd edn, 1893), i. 87; ii. 97; *The Zoologist*, 3rd ser., xv (1891), 81—7; Evelyn Philip Shirley, *Some Account of English Deer Parks* (1867), 150, 177.
38. 22 Edw. IV, c. 6 (1482—3); Goldsmith, vi. 120; Benjamin Marti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England* (1759—63), 44; *The Travels through England of Dr. Richard Pococke*, ed. James Joel Cartwright (Camden Soc., 1888—9), i. 94.
39. Allison, *East Riding of Yorkshire Landscape*, 124. 概况参见 Norman F. Ticehurst, *The Mute Swan in England* (1957).
40. William Horman, *Vulgaria* (1519), fol. 192^v.
41. Stow, *Survey*, ed. Strype, i. 119; Harrison, *Description of England*, 328; [E. T. Bennett], *The Tower Menagerie* (1829); *A Pleasant Funeral-Oration, at the Interment of the Three (lately deceased) Tower-Lyons* (1681).
42. Harrison, *op. cit.*, 319; *Journeys of Celia Fiennes*, 173, 229; 见上文, p. III.
43. George Ed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Uncommon Birds* (1743—51); *id.*, *Gleanings of Natural History* (1758—64).
44. William Chafin, *A Second Edition of the Anecdotes and History of Cranbourn Chase* (1818), 99; Basil Taylor, *Stubbs* (2nd edn, 1975), 209; Gilpin, *Observations on the High-Lands*, ii. 188—9; Hill, *History of Animals*, 348, 355, 360, 363, 419, 540, 550; *Letters of S. T. Coleridge*, i. 645.
45. Thomas Mouffet, *The Theater of Insects*, appended to Edward Topsell, *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 rev. by J. R. (1658), preface; VCH, Bucks., ii. 189; *The Flemings in Oxford*, ed. John Richard Magrath (Oxford Hist. Soc., 1904—24), i. 47; *Diary of Sir Simonds D'Ewes*, 150; North, *Lives of the Norths*, i. 366—7; *The Practical Works of Richard Baxter* (1707), i. 817; Richard D. Altick, *The Shows of London* (1978), chaps 3 and 22.
46. A. M[ullen], *An Anatomical Account of the Elephant* (1682), 4; Stuart Piggott, *William Stukeley* (Oxford, 1950), 61.

47. John Bulwer, *Anthropometamorphosis* (1653), sig. B4^v.
48. Frank N. Egerton, 'Changing Concepts of the Balance of Nature', *Qrtly Rev. of Biology*, 48 (1973); John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1974), 22. 参看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1960), 199 (i. para. 56).
49. Frank N. Egerton,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the History of General Ecology and Population Ecology', *Hisotry of Science*, xv (1977), 203. 参看 Edward Bury, *The Husbandmans Companion* (1677), sig. a6.
50. James Jennings, *Ornithologia* (1828), xxvi—xxvii, 245; Pyllis Barclay-Smith, 'The British Contribution to Bird Protection', *The Ibis*, 101 (1959), 115—16. 参看 James Bolton, *Harmonia Ruralis* (new edn, 1830), ii. 95—6.
51. *The Works, Moral and Religious, of Sir Matthew Hale*, ed. T. Thirlwall (1805), i. 273; Maurice Cranston, *John Locke* (1957), 426; Luke Booker, *Poems* (Wolverhampton, 1785), ii. 30n.
52. 例如 Ogg, *England in the Reigns of James II and William III*, 121; *The Works of Symon Patrick*, ed. Alexander Taylor (Oxford, 1858), iii. 68; Watkyns, *Flamma sine Fumo*, 48.
53. *The Bird-Fancier's Recreation* (3rd edn, 1735), sig. A3; *The Natural History of English Song-Birds* (Eleazar Albin 插图) (1737), 25—6; Dagobert De Levie, *The Modern Idea of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and its Reflection in English Poetry* (New York, 1947), 87—8; Humphry Primatt, *A Dissertation on the Duty of Mercy and Sin of Cruelty to Brute Animals* (1776), 277; Booker, *Poems*, ii. 75; Jennings, *Ornithologia*, 400—401.
54. 转引自 Bolton, *Harmonia Ruralis*, i. xx.
55. *The Collected Poems of Christopher Smart*, ed. Norman Callan (1949), i. 344; Booker, *Poems*, ii. 72—5; *The Letters of Joseph Ritson* (1833), i. 21; Samuel F. Pickering, *John Locke and Children's Book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Knoxville, 1981), 24; *The Letters of Sir William Jones*, ed. Garland Cannon (Oxford, 1970), ii. 750; De Levie, *Modern Idea of Prevention of Cruelty*, 84—8.
56. [Francis Mundy], *Needwood Forest* (Lichfield, 1776), 34.
57. [Soame Jenyns], *Disquisitions on Several Subjects* (2nd edn, 1782), 17—18.
58. Lady Newcastle, *Poems, and Fancies* (1653), 70—75; 'Philotheos Physiologus' [Thomas Tryon], *The Country-Man's Companion* (n. d. [1683]), 141—73.
59. *The Journal of John Woolman* (Secaucus, N. J. 1961), 2—3; *A Memoir of Thomas Bewick Written by himself* (1979 edn), 15; *Byron's Letters and Journals*, ed. Leslie A Marchand (1973—). Iii. 253; Audrey Williamson, *Wilkes* (1974), 110.
60. Southey, cit. Jennings. *Ornithologia*, 201n; Allen, *Naturalist*, 119.

61. Allen, *ibid.*, 197—9; Barclay-Smith, 'British Contribution to Bird Protection'; Sheail, *Nature in Trust*, 11—16, 22—36.
62. C. Deering, *Catalogus Stirpium* (1738), 'To the Reader'.
63. Sir Harry Godwin,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Flora* (2nd edn Cambridge, 1975), 1. Allen, *Naturalist*, 第1—12章作了很好的简述.
64. Morton, *Northants.*, 450, 428, 438 及多处.
65. Raven, *Ray*, 多处. A. D. Atkinson. 'William Derham', *Ann. Sci.*, 8 (1952).
66. Plot, *Staffs*, 230; John Ray, *Synopsis Methodica Stirpium Britannicarum* (3rd edn, 1724), 35; Allen, *Naturalist*, 28—9; Henrey, ii. 243 and chap. xix; Charles Abbot, *Flora Bedfordiensis* (Bedford, 1798), vii.
67. *The Letters of the Earl of Chesterfield*, ed. Charles Strachey (1901), i. 298.
68. Henry Powe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1664), 183; Pennant, *Zoology*, i. xi.
69. Daniel Mornet, *Les Sciences de la natur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11), 9n, 202. 248—9; *A Selection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Linnaeus*, ed. Sir James Edward Smith (1821), i. 18—19.
70. Allen, *Naturalist*, 139; DNB, 'Brightwen, Eliza'; Eliza Brightwen, *More about Wild Nature* (n. d.), x.
71. 参见 Raymond Irwin, *British Bird Books* (1951); Henrey, ii; Allen, *Naturalist*, 35—6.
72. *Selection of Correspondence of Linnaeus*, i. 33.
73. S. H[ayes],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Planting* (1794), 154n; Henrey, ii. 241—3; *The Critical Rev.*, 16 (1763), 312; *The Beauties of England* (2nd edn, 1764), 87, 55; Rashleigh Holt-Whit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ilbert White* (1901), i. 311.
74. Allen, *Naturalist*, 158—9; E. B. Ford, *Butterflies* (1945), 24—5.
75. [Dawson Turner], *Extracts from the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Correspondence of Richard Richardson* (Yarmouth, 1835), 74.
76. Allen, *Naturalist*, 33; S. Peter Dance, *Shell Collecting* (1961), chap. 3.
77. Robert Henry Welker, *Birds and Men* (New York, 1966), 68.
78. *Early Letters of Robert Wodrow, 1698—1709*, ed. L. W. Sharp (Schottish Hist. Soc., 1937), xxv.
79. Ritchie, *Influence of Man on Animal Life*, 292; Edwin M. Betts and Hazlehurst Bolton Perkins, *Thomas Jefferson's Flower Garden at Monticello* (2nd edn, Charlottesville, Va., 1971), 4; Rowland Hill, *Journal of a Tour Through the North of England* (1799), 87n.
80. Byng, ii. 251—2; 以及 iii. 161—2; i. 278.

81. 'The Excursion', viii. lines 151—5.
82. 转引自 Alfred Bie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eling for Nature in the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1905), 265.
83. Gilpin, *Observations on the High-lands*, ii. 112, 114; *id.*, *Observations on the Western Parts of England* (1798), 328; *id.*, *Observations on the Cumberland and Westmoreland*, ii. 44.
84. Alison, *Essays 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aste*, 85; William Mitford, *Principles of Design in Architecture* (2nd edn, 1824), 9. 参看 Barrell, *Idea of Landscape*, chap. 2.
85. Price, *Essays on the Picturesque*, i. 94; Richard Payne Knight, *An Analytical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aste* (1805), 79—80; William Gilpin, *Three Essays* (1792), ii. 36—7; *id.*, *Remarks on Forest Scenery*, ii. 119; George Ewart Evans, *The Horse in the Furrow* (1967 edn), 174.
86. Gilpin, *Remarks on Forest Scenery*, i. 42—3; Price, *Essays on the Picturesque*, i. 269, 273—6; *Wordsworth's Guide to the Lakes*, 82—5.
87. H[umphry] Repton, *Observa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Gardening* (1803), 94; *Man made the Land*, ed. Alan R. H. Baker and J. B. Harley (Newton Abbot, 1973), 165—6.
88. *Spectator*, 414 (25 June 1712); *Letters of William Shenstone*, 285; R. W. King, 'The Ferme Ornée', *Garden History*, ii (1974); Hussey, *Picturesque*, 128—33.
89. William Marshall, *Planting and Rural Ornament* (2nd edn, 1796), i. xxiii; Repton, *Observations* 92. 参看 Barrell, *Idea of Landscape*, 68—83.
90. 关于这个复杂的主题参见 Francis D. Klingender, *Ar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v. edn by Arthur Elton Frogmore, 1972); Esther Moi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Romantic View', *History Today*, ix (1959); A. D. Harvey,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Great War with France* (1981), appendix 2.
91. 参看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New York, 1967 edn), 364—5.
92. D. M. Palliser, *The Staffordshire Landscape* (1976), 183.

四 要杀生还是要慈悲?

1. 'A Gentleman', *A Description of Millenium Hall* (1762). 参看 Nathanael Homes, *ΑΠΟΚΑΛΥΨΙΣ ΑΝΑΣΤΑΣΕΩΣ*. *The Resurrection Revealed* (1654), 189—91, 530, 534; Mary Cary, *The Little Horns Doom and Downfall* (1651), 293—4.
2. Topsell, 285; Walter Charleton, *Physiologia Epicuro-Gassend-Charltoniana* (1654), 362;

- William Kirby, *On the Power, Wisdom and Goodness of God as Manifested in the Creation of Animals* (1835), 371. 参看以赛亚书, xi. 6—9.
3. Sheail, *Nature in Trust*, 22—39; Charles MacdDougal, *The Face of the Tiger* (1977), 163—4; *The Times*, 4 Sep. 1980.
 4. Goldsmith, iv. 157 (plagiarizing Buffon).
 5.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1872), chap. 3; Henry S. Salt, *Animals' Rights* (1892), 53;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1976), 9—10; Lord Zuckerman, foreword to *Golden Days* (1976).
 6.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ed. Peter J. Ucko and G. W. Dimbleby (1969), 526.
 7. *Minor Poets of the Caroline Period*, ed. George Saintsbury (Oxford, 1968), i. 558; Arthur O. Lovejoy and George Boas, *Primitivism and Related Ideas in Antiquity* (reprint, New York, 1935), index, 'vegetarianism'.
 8. Alexander Pope, 'An Essay on Man', iii. lines 152, 154.
 9. *Wilson's Arte of Rhetorique* 1560, ed. G. H. Mair (Oxford, 1909), sig. Avi^v; 以及 [William Alley], *The Poore Mans Librarie* (1571), fol. 96^v; Thomas Plume, *An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 John Hacket*, ed. Mackenzie E. C. Walcott (1865), 116; Matthew Henry, *A Commentary on the Holy Bible* (1710; new edn, n. d.), i. 7.
 10. Thomas Cooper, *A Briefe Exposition of Such Chapters of the Olde Testament as usually are red in the Church* (1573), fols. 106^v—7; Andrew Willet, *Hexapla in Genesin* (1605), 105; Benjamin Needler, *Expository Notes* (1655), 16—18; Don Cameron Allen, *The Legend of Noah* (Urbana, 1963), 144n.
 11. George Boas, *Essays on Primitivism and Related Ideas in the Middle Ages* (Baltimore 1948), 25—6; Willet, *op. cit.*, 105; Alexander Rosse, *The First Booke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upon Genesis* (1620), 26—7; Thomas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enlarged by Christopher Bennet (1655), 30—31; James Mackenzie, *The History of Health* (Edinburgh, 1759), 44—7; Samuel Pegge, 'Whether the Antediluvians used Animal Food' (Society of Antiquaries, MS. correspondence, 13 Nov. 1788). 参看 Thomas Love Peacock, *Headlong Hall* (1816), chap. ii.
 12. F. J. Powicke, 'The Reverend Richard Baxter's Last Treatise',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 x (1926), 197.
 13. Robert Hawker,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late Rev. Henry Tanner* (2nd edn, 1811), 69—70.

14. Porphyry, *De Abstinencia*; Seneca, *Ad Lucilium, Epistulae Morales*, viii; Boas, *Essays on Primitivism*, 17—18, 32, 114—16.
15. J. W. Gough, *The Superlative Prodigall* (Bristol, 1932), 16; CSPD, 1639, 467; Lodowick Muggleton, *The Acts of the Witnesses* (1764 edn), 47.
16. J. F. C. Harrison, *The Second Coming* (1979), 21—2, 140, 159.
17. *The Whole Works of ... Jeremy Taylor*, ed. Reginald Heber, rev. by Charles Page Eden (1847—54), ix. 356—62; Andrew Willet, *Hexapla in Leviticum* (1631), 57; *The Workes of John Boys* (1629), 77; William Ames, *Conscience* (1639), iv. 195; [John Dunton], *The Athenian Oracle* (1703—4), ii. 56—7, 93—6; iii. 77.
18. [P. Delany], *Revolution examin'd with Candour* (1732), ii. 1—79; Anon., *The Question about Eating of Blood Stated* (1732); [Delany] *The Doctrine of Abstinence from Blood Defended* (1734); 'A Prebendary of York', *An Enquiry about the Lawfulness of Eating Blood* (1733); *id.*, *A Defence of the Enquiry about the Lawfulness of Eating Blood* (1734); Anon., *The Apostolic Decree at Jerusalem proved to be still in force* (1734); Joseph Priestley, *Institutes of Natural and Revealed Religion* (Birmingham, 1782), ii. 447—9.
19. *Works of Jeremy Taylor*, ix. 356; Thomas Edwards, *Gangraena* (1646), ii. 2; Richard Gough, *Antiquities and Memoirs of the Parish of Myddle* (1875), 147; Laurence, *New System of Agriculture*, 87. 参看 John Rawlinson, *Mercy to a Beast* (Oxford, 1612), 34; 'A Well-Wisher to Ancient Truth' [? Thomas Barlow], *The Trial of a Black-Pudding* (1652); J[ohn] E[velyn], *Acetaria* (1699), 156—60; [John Toland], *Reasons for Naturalizing the Jews* (1714), in *Pamphlets relating to the Jews in England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ed. P. Radin (San Francisco, 1939), 57.
20. Pepys, *Diary*, viii. 483; Locke *Corr.*, iv. 414; Kalm, 14; *Travels of Carl Philip Moritz in England* (1924), 33—4; J. -C. Schmitt, 'Le Suicide au moyen ag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1^e (1976), 21.
21. Nathaniel Lardner, *Remarks upon the late Dr Ward's Dissertations* (1762), 132;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1978), 121; John Clive,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973), 53; Countess Evelyn Montenegro Cesaresco, *The Place of Animals in Human Thought* (1909), 23.
22. Edwards, *Gangraena*, i. 34, 80.
23. *The English Hermit* (1655), in *The Harleian Miscellany* (1808—11), vi. 390—405; *The Rev. Oliver Heywood...his Autobiography, Diaries, Anecdote and Event Books*, ed. J. Horsfall Turner (Brighouse and Bingley, 1882—5) i. 361.

24. Charles Smith,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County and City of Waterford* (2nd edn, 1774), 371—4. 关于早期素食者的有用记述参见 Howard Williams, *The Ethics of Diet* (rev. edn, 1896), 还有一本非常珍贵的书 Narhar Kashinath Gharpure, *Tierschutz, Vegetarismus und Konfession (eine religions-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zum Englischen 17. und 18. Jahrhundert)* (München, 1935).
25. 'Phylotheus Physiologus' [Thomas Tryon], *Monthly Observations for the Preserving of Health* (1688), 29—30, 81—2; *id.*, *Wisdom's Dictates* (1691), 6, 14, 21, 76, 129—30; *id.*, *Country-Man's Companion*, 119—22; *id.*, *The Good House-Wife* (2nd edn, 1692), 11, 218, 268; *id.*, *Friendly Advice to the Gentleman-Planters of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1684), 54—5; *id.*, *The Way to Make All People Rich* (1685), prefatory poem by A[phra] Behn; *The Works of Dr. Benjamin Franklin* (1824), 22—3; Joseph Ritson, *An Essay on Abstinence from Animal Food* (1802), 80; Alexander Gordon, 'A Pythagorea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rocs. Lit. & Phil. Soc. of Liverpool*, xxv (1871); 见上文, pp. 155, 170, 280.
26. Tryon, *Good House-Wife*, 217—18; *id.*, *Country-Man's Companion*, 121; Gordon, *art. cit.*, 297—8.
27. William Smellie,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History* (Edinburgh, 1790—99), i. 60—61.
28. Plutarch, *Moralia*; *De Esu Carnium*; Porphyry, *De Abstinencia*;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i (Cambridge, 1962), 186—91; Ovid, *Metamorphoses*, xv. 73—142; *The Poems of John Dryden*, ed. James Kinsley (Oxford, 1958), iv. 1736. Kinsley 教授把这些归为仅仅为了润饰效果而插补的“连接与单行”, 我怀疑他也许错了。
29. Pepys, *Diary*, vii. 223—4; *Philos. Trans.*, xxii (1702 for 1700—1701), 769—85; John Ray, *Historia Plantarum* (1686—1704), i. 46.
30. 'Eugenius Philalethes', *A Treatise of the Plague* (1721), 17—18. 参看 *The Educational Writings of John Locke*, ed. James L. Axtell (Cambridge, 1968), 125, 127; James Nelson, *An Essay on the Government of Children* (1763), 70.
31. Evelyn, *Acetaria*; [Edward Bancroft], *An Essay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Guiana* (1769), 262—3; John Small,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dam Ferguson* (Edinburgh, 1864), 32.
32. Charles W. Forward, *The Food of the Future* (1904), 114; E. Hare, *The Life of William Lambe, M. D.* (1873). 又见 James C. Whorton, '“Tempest in a FleshPot”': The Formulation of a Physiological Rationale for Vegetarianism', *Jnl Hist. Medicine*, xxxii (1977).
33. George Cheyne, *The English Malady* (1733), 342, 353; *id.*, *An Essay on Regimen* (1740), xv, 70.
34. William Haller, *Foxe's Book of Martyrs and the Elect Nation* (1963), 56; *Works of Sir*

- Matthew Hale*, ii. 273—4; Powicke, 'Baxter's Last Treatise,' 197; Ray, *Historia Plantarum*, i. 46;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new edn, Paris), xxii (1879), 421—2;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the rev. Robert Meeke*, ed. Henry James Morehouse (1874), 49.
35. Newcastle, *Poems, and Fancies*, 184, 112—13.
36. 'Spring', lines 336—73.
37. 'Eugenius Philadethes', *Treatise of Plague*, 16—17.
38. *The Works of Jonathn Swift...with notes by J. Hawkesworth* (Dublin, 1774), iv. 102n; Bancroft, *Natural History of Guiana*, 261—2; Ford, *Gatherings from Spain*, 313—14.
39. More, *Utopia*, 71.
40. Philip E. Jones, *The Butchers of London* (1976), 1, 10, 78—81, 84, 95—9; E. L. Sabine, 'Butchering in Medieval London', *Speculum*, viii (1933); *VCH, Oxon.*, iv. 27; F. G. Emmison, *Elizabethan Life: Home, Work and Land* (Chelmsford, 1976), 295—6; *The Southampton Mayor's Book of 1606—1608*, ed. W. J. Connor (Southampton Recs. Ser., 1978), 64—5; *Glamorgan County History*, iv, ed. Glanmor William (Cardiff, 1974), 320.
41. W[illiam] Vaughan, *The Golden Grove* (2nd edn, 1608), sig, v4^v;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47.
42. Joshua Poole, *The English Parnassus* (1677 edn), 59; *Works of Hiceringill*, ii. 519.
43. John Gay, *Poetry and Prose*, ed. Vinton A. Dearing (Oxford, 1974), i. 144; David Hartley, *Observations on Man* (4th edn, 1801), ii. 22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Oxford, 1976), i. 117.
44. R. Fletcher, *A Few Notes on Cruelty to Animals* (1846), 41; Charles Booth,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3rd ser., v (1902), 20.
45. Rawlinson, *Mercy to a Beast*, 34; Charles George Cock, *English-Law* (1651), 155; *Harleian Miscellany*, vi. 396; Samuel Butler, *Prose Observations*, ed. Hugh de Quehen (Oxford, 1979), 262, 394; *Educational Writings of Locke*, 226; *Locke Corr.*, ii. 82—3, 112, 733; 'Prebendary of York', *Enquiry about the Lawfulness*, 8—9; *Clemency to Brutes* (1761), 19; J.-J. Rousseau, *Emile* (1762), bk ii; *Gent. Mag.*, I (1780), 462;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ed. John Bowring (1843—59), vii. 61; John Oswald, *The Cry of Nature* (1791), 27; Henry Home of Kames, *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 (new edn, Glasgow, 1817), i. 182n; Thomas Young, *An Essay on Humanity to Animals* (1798), 5—6.
46. Erasmus Darwin, *Phytologia* (1800), 467; *id.*, *Zoonomia* (1794—6), ii. 670; George Nicholson, *On the Conduct of Man to Inferior Animals* (Stourport, n. d.), 186—9; Sir

- Richard Phillips, *Golden Rules of Social Philosophy* (1826), 352.
47. Frederick A. Pottle, *James Boswell. The Earlier Years* (1966), 4, 33—4; *The World*, 190 (19 Aug. 1756).
48. Roberts Vaux, *Memoirs of the Lives of Benjamin Lay and Ralph Sandiford* (1816), 16; *The Memoirs of James Stephen*, ed. Merle M. Bevington (1954), 182—3.
49. 关于这些作者, 参见 *DNB* (不过论里特森的文章的作者充满敌意, 把他的“不当的论点”“抑郁的饮食”归于“初始的疯狂”)。David Lee Clark 认为对于雪莱受牛顿的影响有点夸大其词, 他认为雪莱受里特森的影响更大; *Studies in Philology*, xxxvi (1939)。
50. *DNB*, ‘Cowherd, William’; Nicholson, *Conduct of Man*, 216; Peter James Lineham, ‘The English Swedenborgians 1770—1840’ (Ph. D. thesis, Univ. of Sussex, 1978), chap. 5.
51. Hare, *Life of William Lambe*, 25.
52. *Letters of Joseph Ritson*, i. xlvi; *DNB*, ‘Oswald, John’; ‘Phillips, Sir Richard’; Phillips, *Golden Rules*, dedication, 347—56.
53. Percy Bysshe Shelley, *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Diet* (new edn, 1884), 16; William Lambe, *Additional Reports on the Effects of a Peculiar Regimen* (1815), 238—9. 参看 *Letters of Ritson*, i. 38, 41, 47; T. Forster, *Philozoa* (Brussels, 1839), 43.
54. Williams, *Ethics of Diet*, 424n.
55.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56.
56. Lawrence, *Horses*, i. 122; Phillip Doddridge,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the Principal Subjects in Pneumatology, Ethics, and Divinity* (1763), 132. 参看 *Works of Bentham*, i. 142n—143n; Richard Cumberland, *A Treatis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rans. John Maxwell (1727), 302; William King, *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Evil* (1731), 118—19; *The Diary of Benjamin Newton*, ed. C. P. Fendall and E. A. Cruchley (Cambridge, 1933), 35; 见上文, pp. 20—21.
57.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 ed. George Birkbeck Hill, rev. by L. F. Powell (Oxford, 1934—64), iii. 53.
58. Francis Hutcheson, *A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1755), i. 316; William Paley,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13th edn, 1801), i. 99; John Field, *The Absurdity & Falsness of Trion’s Doctrine Manifested* (1685); *The Apostolic Decree at Jerusalem*, 7—8; Hartley, *Observations on Man*, ii. 223—4; William Cowper, ‘The Task’, vi. 450—58.
59. Hutcheson,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i. 316n—317n.
60. Benedict de Spinoza, *Ethic*, iv. prop. 37 (trans. W. Hale White, 4th edn, 1910, 209); 见上文, p. 171.

61. *The World*, 190 (19 Aug. 1756); Hartley, *Observations on Man*, ii. 223; Darwin, *Phytologia*, 556; Hutcheson,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i. 315—16.
62. Robert Surtees,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County Palatine of Durham* (1816—40), iii. 193n.
63. *Remains of John Tweddell*, ed. Robert Tweddell (1815), 215.
64.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ed. F. B. Kaye (Oxford, 1924), i. 174; Stuart Piggott, *William Stukeley* (Oxford 1950), 146; Nathaniel Bloomfield, *An Essay on War* (1803), 21. 参看 Byng, ii. 256; *Memoirs of Thomas Bewick*, 15.
65. Gilbert White, *Garden Kalendar 1751—1771* (facsimile edn, 1975), fol. 29^v;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 ed. Hill, v. 247; Muffett, *Healths Improvement*, 57; Mandeville, *op. cit.*, i. 174.
66. William Hazlitt, *The Plain Speaker* (EL, n. d.), 173;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118—21.

五 结语

1. Oliver Goldsmith,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EL, 1934), 38.
2.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1962 edn), 342. 参看 *Diary of Thomas Burton*, i. 62;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1972), 112, 119—20, 165, 176; Rufus M. Jones, *Spiritual Reformer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1928), 247, 254—5.
3. Sir Richard Blackmore, *Creation* (1712), in *Poetical Works* (Edinburgh, 1793), 61;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William Blake*, ed. Geoffrey Keynes (1957), 160; Wordsworth, 'The Prelude' (1805—6 version), iii. lines 121—9. Leslie Stephen,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3rd edn, 1902), ii. 453—4.
4. G. M. Trevelyan, *Must England's Beauty Perish?* (1929), 20.
5.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 471.
6. Barry Holstun Lopez, *Of Wolves and Men* (1978), 167, 180; 更温和的请求参见 L. David Mech, *The Wolf* (New York, 1970), 尤其是 chap. xii.
7. Christopher D. Stone, 'Should Trees have Standing?', *Southern Calif. Law Rev.*, 45 (1972); Laurence H. Tribe, 'Ways not to think about Plastic Trees', *The Yale Law Jnl*, 83 (1974); John Rodman, 'The Liberation of Nature', *Inquiry*, 20 (1977).

插图出处

扉页: Moses Harris, *The Aurelian* (1766)

页码

- 25 Jacobo Philippo Foresti, *Supplementum Chronicarum* (Venice, 1486) [Mansell Collection]
- 30 Conrad Gesner, *Historiae Animalium* (Zürich, 1551—8) [Bodleian Library]
- 36 Edward Tyson, *Orang-Outang* (1699) [Bodleian Library]
- 41 Thomas Bewick, *A History of British Birds* (6th edn, 1826)
- 50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ey 264, fol. 81^v (c. 1340) [Bodleian Library]
- 70 Moses Rusden, *A Further Discovery of Bees* (1679) [British Library]
- 81 *The Grete Herball* (1529) [Bodleian Library]
- 87 John Parkinson, *Theatrum Botanicum* (1640) [Bodleian Library]
- 91 John Hill, *A General Natural History* (1748—52) [British Library]
- 99 *Het vermaklijck Landt-Leven* (Amsterdam, 1711) [B. B. C. Hulton Picture Library]
- 120 Edward Topsell, *The Historie of Foure-Footed Beastes* (1607) [British Library]
- 136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MS. o.4.7 (early twelfth century) [Courtesy of the Master and Fellows]
- 142 Joseph Taylor, *Tales of the Robin* (1815) [British Library]
- 150 Illustration by Thomas Bewick, from Thomas Hugo, *Bewick's Woodcuts* (1870)
- 165 Richard Blome, *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 (1686) [British Library]
- 172 Robert Hooke, *Micrographia* (1665) [B. B. C. Hulton Picture Library]
- 181 *The Animal World* (1897) [Courtesy of R. S. P. C. A., photographer John Sampson]

- 191 Illustration by Thomas Bewick, from Thomas Hugo, *Bewick's Woodcuts* (1870)
- 197 Patrick Campbell,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Inhabited Parts of North America* (1793)
[The 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
- 212 Samuel Hayes,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Planting* (1794) [British Library]
- 223 John Evelyn, *Silva*, ed. A. Hunter (1776)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Lindley Library]
- 241 J. C. Loudon, *An Encyclopaedia of Gardening* (1834)
- 254 Sir Thomas Bernard, *An Account of a Cottage and Garden near Tadcaster* (1797)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Lindley Library]
- 269 Thomas Compton, *The Northern Cambrian Mountains, or a Tour through North Wales* (1817)
- 287 Illustration by Thomas Bewick, from *Bewick Gleanings*, ed. Julia Boyd (Newcastle-upon-Tyne, 1886)
- 300 John Trusler, *The Honours of the Table* (1788)
- 303 *Beauties of British Poetry*, selected by Sidney Melmoth (2nd edn, 1803) [Bodleian Library]

索引

(条目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地方以 1974 年以前存在的郡为单位。《圣经》之书的索引在圣经条目下,圣日、教会节日及其他节日列在历法条目下,个体物种列在动物、鸟、花卉、水果、昆虫、爬行动物、贝壳类动物、树木与灌木条目下。

- Abbot, Archbishop George, 阿博特大主教, 129, 160
- Abbotsbury (Dorset), 阿伯茨伯里(多塞特), 276
- Abercrombie, John, 阿伯克龙比, 225
- Aberdeen, 阿伯丁, 295
- Acts of Parliament: 议会法案: animal cruelty, 虐待动物, 149, 158, 159, 160, 177n, 186; bird protection, 保护鸟类, 280; forests and timber, 森林与木材, 198, 201, vermin, 害虫, 274; *Westminster I* (1275), 威斯敏斯特第一条例, 98
- Addison, Joseph, 阿狄森, 99, 159, 184, 208, 212, 285, 286
- Aelfric, 埃尔弗里克, 273
- Aelian, 艾利安, 121
- Africa, 非洲, 28, 30, 42, 68, 217, 226; South, 南部, 226; Africans, 非洲人, 30, 136
- agriculturalists, 农学家, 254, 255; *see also* farmers, 参见农夫 agriculture, 农艺, 13, 15, 246; *see also* cultivation, 参见耕耘
- Albert the Great, 阿尔伯图斯, 47, 88
- Albin, Eleazar, 阿尔宾, 73, 283
- Aldrovandi, Ulisse, 阿尔德罗万迪, 53, 79
- Algiers, 阿尔及尔, 227
- Alison, Archibald, 阿利森, 212, 260,

264, 285, 391
 allotments, 出租园地, 240
 Alpine Club, 高山俱乐部, 261
 Alps, 阿尔卑斯山, 257, 258, 261
 Althorp (Northants), 奥尔索普(北安普敦郡)202
 Amelia, Princess, 阿梅莉娅公主, 85
 America, 美洲, 25, 53, 131; North, 北美洲, 64, 226; South, 南美洲, 126; U. S. A., 美国, 239—40, 296
 anatomy, 解剖学, comparative, 比较解剖学, 129—30
 Anderson, James, 安德森, 32
 Andrewes, Bishop Lancelot, 安德鲁斯主教, 21, 22
 Andrews, John, 安德鲁斯, 290
 angling, 钓鱼术, *see fishing* 参见钓鱼
 Angola, 安哥拉, 130
 animal sports, 动物娱乐, *see baiting*; 参见逗; cock-fighting, 斗鸡; cock-throwing, 抛鸡; fishing, 钓鱼; hawking, 放鹰; hunting, 捕猎
 animals, 动物:
 I. general: 总体: analogies with, 与动物类比, 47—8, 99; anatomy, 解剖学, 31—2, 85, 129—30; beauty, 美, 28, 57—8, 68—70; classified, 分类, *see classification*, zoological 参见分类(动物学的), compassion for, 同情, 173—7, 293, *and see kindness to animals*; 参见善待动物; cruelty to

虐待, *see cruelty to animals*, 参见虐待动物; domestication of, 驯养, 28, 41, 45, 46, 50, 153, 288, *and see animals, domestic* 参见驯养的动物, dependence on, 依靠动物, 25—6, 301; dressing as, 扮成动物, 39, duties to, 对动物的责任, 23n, 24, 119, 154—7, 159, *and see kindness to animals*, 参见善待动物; edibility, 可食性, 53—5, 115—17; God's creatures, 上帝造物, 24, 154—5, 156; hierarchy among, 等级; 59—61; how distinguished from men, 如何有别于人, 30—41, 128, 129, 133—6, 137, 141; immortality, 不朽, 33, 138—41; instincts, 本能, 125—6, 131; kindness to, 善待, *see kindness to animals*, 参见仁慈对待动物, language, 语言, *see language*, 参见语言; as machines, 如机器, 33—5; made for man? 为人所造? 17—20, 165, 166, 168, 169, 170; man's fellow creatures, 人类的同门造物, 171—2; moral qualities, 道德品质, 58, 63, 64, 68, 69, 101, 105—7, 108, 110, 118, 119, 121, 140; ominous, 不祥的, 75—8; potentialities 潜能, 131—2; property in, 财产, 28, 49, 56—7, 112; punished, 惩罚, 97—8; reasoning powers, 推理能力, 21, 32, 34, 101, 121, 124—7,

128, 129, 140, 141; rights of, 动物权利, 21, 121, 179—80, 184, 185; sanctuaries, 避难所, *see* animals, wild, protected, 参见野生动物(受保护的); sensitivity, 感性, 33—5, 176—8; sentimentality about, 感伤, 299, 301; social organization, 社会组织, 61—4, 68; souls, 灵魂, 30, 33—5, 43, 122, 138—41, 144, 176; studied, 研究, *see* natural history, 参见博物学, zoology, 动物学; sufferings, 受难, 21, 34, 298, *and see* cruelty to animals, 参见虐待动物; as symbols, 作为象征, 38, 40, 53, 64—5, 67—8, 71, 91, 325; uses, 使用, 19—21, 25—30, 53, 55—6, 59, 71, 182; *and see* animals, domestic, 参见驯养的动物

II. animals, domestic: 驯养的动物: 17, 18, 70—71, 93, 141—2, 192, 285—6; breeding, 饲养, 27, 28, 59—60, 133, 285—6; castration, 阉割, 93, 148, 180; docility, 温顺, 97, 102, 125, 132; human relations with, 与人类关系, 93—9; housing, 住所, 40, 94—5; numbers, 数量, 26, 94, 95; religion, 宗教, 137; slaughter, 屠宰, 20—21, 93, 152, 153, 154, 162, 173, 178, 189, 293, 294, 297—8, 301; treatment of, 对待, 93—4, 97, 143, 153, 154—

6, 188—90

III. animals, wild: 野生动物: 19, 56, 58, 67, 157, 194; dangers from, 危险, 18, 273; fight against, 与之作战, 17, 28, 41, 47, 58, 162, 191, 192, 194, 273—5, 285, 301; protected, 受保护的, 276—8, 284, 287—8, 301, 302; tamed, 驯服的, 29, 288

IV. animals, individual species: 动物物种: antelope, 羚羊, 146; ape, 猿, 19, 47, 57, 60, 112, 125, 129, 130, 132, 134, 144, 289; baboon, 狒狒, 47, 61, 126, 132, 134; badger, 獾, 55, 63, 74, 144, 274; bat, 蝙蝠, 110, 130; bear, 熊, 42, 47, 58, 68, 98, 114, 134, 144, 147, 157, *and see* baiting, 参见逗; beaver, 海狸, 28, 53, 60, 61; buffalo, 水牛, 28, 277; bull, 公牛, *see* baiting, 参见逗, cattle, 牲畜; camel, 骆驼, 19, 28, 277; cat, 猫, *see separate entry*, 参见单独条目; cattle, 牲畜, *see separate entry*, 参见单独条目; cattle, wild, 野生牲畜, 276; chimpanzee, 黑猩猩, 129, 132; deer, 鹿, 21, 29, 49, 59n, 64, 145, 146, 152, 161, 163, 177, 201, 276; dog, 狗, *see separate entry*, 参见单独条目; dolphin, 海豚, 60; donkey, 19, 43, 47, 68, 143, 151, 154, 182;

dromedary, 单峰骆驼, 277; elephant, 象, 28, 58, 60, 68, 121, 125, 277, 278; ferret, 雪貂, 58; fox, 狐狸, 47, 58—9, 64, 125, 145, 161, 163—5, 274, 276; goat, 山羊, 37, 38, 64, 93, 110; gorilla, 大猩猩, 132; hare, 野兔, *see separate entry*, 参见单独条目; hedgehog, 刺猬, 55, 75, 110, 127, 274; hippopotamus, 河马, 80; horse, 马, *see separate entry*, 参见单独条目; jackal, 豺, 58; leopard, 豹, 277; lion, 狮子, 60, 68, 273, 277, 288; marmoset, 狨, 134; marten, 貂鼠, 59n, 148, 275; mole, 鼹鼠, 46, 64, 73, 74, 274, 275; monkey, 猴子, 30, 38, 40, 41, 42, 54—5, 56, 58, 110, 112, 118, 124, 188; mouse, 鼠, 77, 88, 110, 147, 173, 274, 288; mule, 骡, 28, 97, 112, 143, 144; muskrat, 麝鼠, 56; orang-outang, 猩猩, 129, 130, 132, 136; otter, 水獭, 55, 110, 161, 163, 274, 276; ox, 公牛, *see cattle (separate entry)*, 参见牲畜(单独条目); pig, 猪, *see separate entry*, 参见单独条目; polecat, 臭猫, 274, 275; porpoise, 小鲸, 55; rabbit, 兔, 59n, 93, 110, 300; rat, 老鼠, 37, 57, 76, 127, 191, 274, 288; rhinoceros 犀牛, 80, 277, 278; sea cow, 海牛,

80; seal, 海豹, 15, 55, 74, 127; sheep, 绵羊, *see separate entry*, 参见单独条目; shrew, 鼯鼠, 74; squirrel, 松鼠, 55, 76, 110, 112, 147, 149, 193, 284; stoat, 白鼬, 274; tiger, 虎, 47, 56, 64, 288; weasel, 鼬鼠, 40, 64, 274; whale, 鲸, 60; wild boar, 野猪, 47, 143, 276; wolf, 狼, 30, 47, 56, 58—9, 68, 146, 273, 302; zebra, 斑马, 277

V. animals, fabulous: 神奇动物: 79—80, 134, 273
 Anne, of Denmark, Queen, 安妮(丹麦的)王后, 103
 Anthony of Padua, St, 帕多瓦的圣安东尼, 137
 Anthropocentrism, 人类中心主义, 24, 169; undermined, 削弱, 90—92, 128, 166—70, 243, 301; *see also* natural world, 参见自然界
 anti-slavery, 反对奴隶制度, 48, 175, 184, 187, 291, 295
 apothecaries, 药剂师, 53, 73, 226, 227, 228, 271, 272
 Appleby (Westmorland), 艾颇比(威斯特摩兰郡)258
 Aquinas, St Thomas, 阿奎那, 22, 34, 151
 Arabia, 阿拉伯半岛, 19, 28
 architecture, 建筑, 208, 216, 257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17, 30, 31,

- 32, 51, 53, 56, 58, 62n, 67, 68, 88, 350
- Arnold, Dr Thomas, 阿诺德博士, 141
- artisans, 工匠, 229; *see also* people, common, 参见平民大众
- Ascham, Roger, 阿斯克姆, 145
- Ashby, Eric, Lord, 阿什比勋爵, 15
- Ashridge (Herts), 阿什利奇(赫特福德郡), 117
- Assheton, Nicholas, 阿什顿, 161
- astronomers, 天文学家, 167, 168, 260
- Atholl, dukes of, 阿瑟尔公爵, 210
- Atomism, 原子论, 170
- Aubrey, John, 奥布里, 80, 121, 131, 222
- Audley End (Essex), 奥德利庄园(埃塞克斯), 239
- Audubon, John James, 奥杜邦, 284
- Augustine, St, 圣奥古斯丁, 22
- Austen, Jane, 奥斯汀, 简, 43
- Austen, Ralph, 奥斯汀, 拉尔夫, 203, 222, 256
- Australia, 澳大利亚, 239
- avenues, 林荫道, 205, 206, 207—8, 210, 219, 220
- aviaries, 大型鸟舍, 277
- Aztecs, 阿兹特克人, 25
- Babington, Bishop Gervase, 巴宾顿主教, 57, 156
- Bachmann (Rivinus), 巴克曼(里维努斯), Augustus Quirinus, 65
- Bacon, Francis, 培根, 18, 27, 29, 39, 55, 67, 115, 126, 170, 239
- Bacon, Lady, 培根夫人, 239
- bacteria, 细菌, 167
- Badminton (Glos), 巴德明顿(格洛斯特郡) 207, 227
- baiting: of animals, 逗动物, 144, 158—9; of bears, 逗熊, 114, 144; (defended 辩护), 22; (opposed 反对), 153, 154, 157—9; (prohibited 禁止), 149, 158; of bulls, 逗公牛, 93, 144; (defended 辩护), 153, 185; (opposed 反对), 159, 163, 188; (prohibited 禁止), 159, 185, 186
- Baker, Henry, 亨利·贝克, 169
- Baker, William, 威廉·贝克, 186
- Bakewell, Robert, 贝克韦尔, 285
- Baldwin, Stanley, 鲍尔温, 13
- Bali, 巴厘岛, 37, 367
- Banbury (Oxon), 班伯里(牛津郡), 218
- Bancroft, Edward, 班克罗夫特, 169, 292, 294
- Banister, John, 班尼斯特, 227
- Banks, Sir Joseph, 班克斯, 约瑟夫, 爵士, 73, 134
- Barbados, 巴巴多斯岛, 238
- Barbould, Mrs Anna Letitia, 巴鲍德夫人, 182n, 184

- Barnes (Surrey), 巴恩斯(萨里郡), 229
- Barnes, Ambrose, 巴恩斯, 103
- Barrington, Daines, 巴林顿, 69
- Barrow, Isaac, 巴罗, 21, 175, 178
- Bartell, Edmund, 巴特尔, 209
- Bastwick, John, 巴斯维克, 138
- Bath (Som), 巴斯(萨默塞特郡), 206, 244, 151
- battery farming, 层架式饲养, 93—4, 178, 189
- Bauthumley, Jacob, 包萨姆利, 301
- Baxter, Richard, 巴克斯特, 36, 138, 174, 278, 289, 293
- Beale, John, 比尔, 27, 147, 200, 216, 251
- bear-baiting, 逗熊, *see* baiting, 参见逗
- Beard, Thomas, 比尔德, 158
- Beasts, 畜牲, *see* animals, 参见动物
- Beaufort, Henry Somerset, 1st Duke of, 博福特公爵一世, 207
- Beaufort, Mary, Duchess of, 博福特公爵夫人, 227, 283, 381
- Beaumont, Sir George, 博蒙特, 乔治, 爵士, 222
- Beaumont, Joseph, 博蒙特, 约瑟夫, 219
- Beauty, 美, 14; *as* regularity, 如规律性, 256—7; *and* utility, 实用性, 255—6, 257—8, 285—7; *see also* animals, 参见动物, countryside, 乡村; flowers, 花卉; landscape, 风景; towns and cities, 乡村与城市; trees and shrubs, 树木与灌木
- Becket, Archbishop Thomas, 贝克特大主教, 134n
- Beckford, Peter, 贝克福德, 彼得, 108, 113, 146
- Beckford, William, 贝克福德, 威廉, 14, 143
- Bede, 比德, 273
- Bedel, Henry, 比德尔, 158
- Bedford (Beds), 贝德福德(贝德福德郡), 230
- Bedford, Francis Russell, 5th Duke of, 贝德福德公爵五世, 104
- beef, 牛肉, 26, 54, 290, 297
- bee-keeping, 养蜂, 62, 73, 74, 190
- bees, 蜜蜂, 77, killed, 杀死, 22, 98, 190; political insects, 政治昆虫, 62—3, 68; human relations with, 与人类关系, 96—7; souls, 灵魂, 98; wisdom, 智慧, 126, 128
- Behmenists, 伯麦主义者, 297
- Behn, Aphra, 伯恩, 291
- Bell, George, 贝尔, 179
- Belvoir, Vale of (Leics), 贝尔瓦尔谷(莱斯特郡)206
- Benevolence, 善行, 175—6, 187; *see also* kindness to animals, 参见善待动物
- Bentham, Jeremy, 边沁, 115, 119,

- 176, 179—80, 219, 365
- Bentley, Richard, 本特利, 18
- Berkeley, Henry, 1st Lord, 伯克利勋爵一世, 114
- Berkenhout, John, 贝尔肯霍特, 87
- Berquin, Arnaud, 贝尔坎, 182n
- bestiality, 人兽性交, 39, 97—8, 118—19, 134
- Bestiaries, 动物寓言集, 38, 79
- Bewdley (Worcs), 比尤德利(伍斯特郡)244
- Bewick, Thomas, 比维克, 28, 69, 177, 185, 280, 283
- Bible: 圣经: Genesis, 创世记, 14—15, 17, 18, 31, 171, 236, 290; Exodus, 出埃及记, 151; Deuteronomy, 申命记, 151; Psalms, 诗篇, 137; Proverbs, 箴言篇, 24, 151, 155; Ecclesiastes, 传道书, 123; Hosea, 何西阿书, 24, Acts, 使徒行传, 290; Romans, 罗马书, 138, 139;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 24; Revelation, 启示录, 105; Old Testament 旧约, 18, 24, 98, 154, 156, 164, 166, 180, New Testament, 新约, 24, 177
- Bible Christians, 圣经基督教会, 296, 297
- Bible, Gutenberg, 古腾堡《圣经》, 25n
- Bilborough (Bilbrough) (Yorks), 比尔伯勒(约克郡), 218
- Billing, Edward, 彼灵, 47
- Bingham, Sir Richard, 宾汉姆, 理查德, 爵士, 114
- Bingley, William, 宾利, 35, 54, 58, 110, 283
- Binsey (Oxon), 宾西(牛津郡)214
- Biology, 生物学, 67, 89; *see also* botany, 参见植物学; natural history, 博物学; zoology, 动物学
- bird-catchers, 捕鸟人, 73, 111
- Birdham (Sussex), 伯德海姆(苏塞克斯), 135
- birds, 鸟, 35, 127, 131; caged, 关在笼子里, 152, 154, 279—80; concern for, 关心, 163, 170, 190, 273, 279—80; eaten, 被吃掉, 116—17, 153, 275; exotic, 异国的, introduced, 引进的, 277; hunted and shot, 被猎捕射中, 49, 71—2, 116, 145, 146, 147, 153, 186, 200—201, 274, 275, 285; names, 名称, 82, 83, 84, 85, 113; ominous, 不吉利的, 75—8, 79; as pets, 作为宠物, 111; protected, 受保护, 76, 276—7, 280—81, 284—5, 301, 302; song, 鸟鸣, 58, 131; studied, 研究, 14, 51, 52, 58, 61, 73, 281, 282, 283
- birds, individual species: 鸟类物种: albatross, 信天翁, 280; barnacle goose, 黑雁, 88; bittern, 麻鸦, 74, 76, 275, 280; blackbird, 黑鸟, 58,

- 147; bullfinch, 红腹灰雀, 82, 111, 274, 278, 280; bustard 大鸨, 275; buzzard, 秃鹰, 58, 69n, 274, 275; canary, 金丝雀, 111; chaffinch, 花鸡, 82, 111, 127, 279; chicken, 鸡, 27, 54, 60, 71, 74, 78, 93, 94, 146, 147, 148, 164, 173, 189, *and see* cock-fighting, 参见斗鸡, cock-throwing, 抛鸡; chough, 红嘴山鸦, 62, 274; coot, 黑鸭, 99; cormorant, 鸬鹚, 57; crane, 鹤, 55, 61, 76, 275; crow, 乌鸦, 53, 126, 274; cuckoo, 杜鹃鸟, 74, 76, 77, 88, 111; curlew, 杓鹬, 55, 275; dotterel, 金斑鸻, 275; duck, 鸭子, 148; eagle, 鹰, 58, 60, 67—8, 275, 280; falcon, 猎鹰, 56, 58, 114; fly-catcher 捕虫鸟, 76; godwit, 黑尾鹬, 275; goldfinch, 金翅雀, 111, 117; goose, 鹅, 54, 71, 77, 94, 95, 119, 148; goshawk, 苍鹰, 275; grouse, 松鸡, 276; hawk, 鹰, 71, 77, 85, 101, 146, 274, 276, 288, *and see* hawk-ing, 参见放鹰; hen harrier, 白头鹞, 82, 275; heron, 苍鹭, 55, 71, 78, 275; house martin, 家燕, 76; jackdaw, 寒鸦, 53, 71, 77, 78, 111; jay, 松鸦, 71, 77, 111, 112, 274, 278; kingfisher, 翠鸟, 111, 274, 275; kite, 鸢, 274, 275; lapwing, 田鳧, 55, 61—2, 69, 275; lark, 云雀, 72, 111, 116, 275; linnet 红雀, 71, 111, 116; macaw 金刚鹦鹉, 119, 277; magpie, 喜鹊, 111, 278; mallard, 野鸭, 275; marsh harrier, 白尾鹞, 275; nightingale, 夜莺, 111, 117; nightjar 欧夜鹰, 74; osprey, 鱼鹰, 74, 274, 275; ostrich, 鸵鸟, 28, 277; owl, 猫头鹰, 55, 58, 71, 75, 76, 77, 78, 82; parrot, 鹦鹉, 19, 111, 112; partridge, 山鹑, 59n, 69, 276; penguin 企鹅, 275; petrel, 海燕, 75; pheasant, 雉鸡, 59n, 164, 276; pigeon, 鸽子, 27, 49, 60, 146; puffin, 角嘴海雀, 55; quail, 鹌鹑, 69, 127; raven, 大乌鸦, 63, 71, 76, 77, 274, 275; redshank 红脚鹬, 275; reed bunting, 芦笛鹀, 82; reeve, 雌流苏鹬, 275; robin, 知更鸟, 74, 76, 78, 111, 117, 149, 279, 280; rook, 秃鼻乌鸦, 54, 55, 61, 127, 274, 279, 284; ruff, 矶鹬, 275; seagull, 海鸥, 55, 279; shrike, 伯劳鸟, 82; sparrow, 麻雀, 63, 118, 148, 170, 274, 280; starling, 八哥, 55, 61n, 111; stork, 鹤, 37, 53, 62, 275; swallow, 燕子, 54, 71, 75, 76, 77, 88; swan, 天鹅, 71, 76, 275, 276, 277; teal, 水鸭, 73; thrush, 画眉, 74, 111, 112, 116; titmouse, 山雀, 63, 83, 85, 117, 127; turkey, 火鸡, 28; wagtail, 鹪

- 鸽, 37, 117; wild duck, 野鸭, 126;
 wild goose, 雁, 74, 77, 79; wood-
 pecker, 啄木鸟, 54; wren, 鹪鹩,
 76, 77, 111, 117, 279
bird-nesting, 掏鸟窝, 247, 275, 279—
 80
Birmingham (Warw), 伯明翰(沃里克
 郡) 159, 244
Blackett family, 布莱克特家族, 13
black puddings, 血肠, 290
Blackstone, Sir William, 布莱克斯通,
 威廉, 爵士, 49
Blair, Hugh, 布莱尔, 250, 259
Blake, Stephen, 布莱克, 斯蒂芬, 256
Blake, William, 布莱克, 威廉, 149,
 172, 280, 302
Blane, William, 布兰, 247
Blenheim (Oxon), 布兰尼姆(牛津
 郡), 285
Blith, Walter, 布利斯, 196, 203, 256,
 270
blood, eating of, 吃血, 290
Bloomfield, Nathaniel, 布卢姆菲尔德,
 299
Blount, Sir Thomas Pope, 布朗特, 托马
 斯·波普, 爵士, 43
Blunt, Wilfred Scawen, 布伦特, 23n
bodily comportment, 行为举止, 37
bodily functions, 肉体功能, 37—8
Boehme, Jacob, 伯麦, 290
Boleyn, Anne, 博林, 安妮, 108
Bolingbroke, Henry St John, Viscount,
 博林布罗克子爵, 35, 123—4, 169
Bolivar, Simón, 玻利瓦尔, 296
Bolton, James, 博尔顿, 詹姆士, 271,
 272
Bolton, Robert, 博尔顿, 罗伯特, 158
Borlase, William, 博莱斯, 46, 79
Boscobel (Salop), 博思科贝尔(什罗普
 郡), 217
Boswell, James, 博斯韦尔, 31, 159,
 295
botanical gardens, 植物园, *see* physic
 gardens, 参见药物园
botanists, 植物学家, 73, 80, 81, 83,
 168, 179, 225, 227, 237, 258,
 261, 271
botany, 植物学, 27, 51, 52—3, 65—
 7, 225, 281—3; *see also* natural his-
 tory, 参见博物学
Boughton (Northants), 波夫顿(北安普
 敦郡), 190, 209, 299
Bourne, Henry, 伯恩, 80
Boutcher, William, 布彻尔, 232
Bowles, William Lisle, 鲍尔斯, 234
Bowling, William, 鲍林, 139
bowling alleys, 保龄球场, 239
Boyle, Robert, 波义耳, 22, 27, 174
Bradford, John, 布拉德福德, 139, 166
Bradley, Richard, 布拉德利, 57, 80,
 230, 233
Bramhall, Bishop John, 布拉姆霍尔主

- 教, 171
- Brecklands (Norfolk and Suffolk), 布雷克兰(诺福克与萨福克), 193
- Bridgeman, Charles, 布里奇曼, 13
- Bridgewater, John Egerton, 2nd Earl, 布里奇沃特伯爵二世, 117
- Bridgewater Treatises, 布里奇沃特论文, 20
- Brighton (Sussex), 布赖顿(苏塞克斯), 212
- Brightwen, Eliza, 布莱特温, 伊丽莎, 63, 283
- Bristol, 布里斯托尔, 37, 206, 229, 248
- Bristol, Frederick Augustus Hervey, 4th Earl of, 布里斯托尔伯爵四世, 281n
- Britons, 古不列颠人, 54, 131, 195
- Brompton (London), 布朗普顿(伦敦), 224, 225
- Brontë, Charlotte, 勃朗特, 夏洛特, 236
- Brooks, Thomas, 布鲁克斯, 105
- Brotherto, Joseph, 布拉泽顿, 296
- Brown, Lancelot ('Capability'), 布朗, 兰斯洛特("凯珀比利梯"), 13, 209—10
- Browne, Sir Thomas, 布朗, 托马斯, 爵士, 68, 73, 77, 80, 83—4, 129, 179, 229
- Browne, William, 布朗, 威廉, 163, 194
- Bruen, John, 布鲁恩, 162
- Brummell, George (Beau), 布鲁梅尔, 143
- brutes, 畜牲, *see* animals, 参见动物
- Buccleuch, Elizabeth, Duchess of, 巴克卢公爵夫人, 284
- Buckingham, George Villiers, 1st Duke of, 白金汉公爵一世, 48, 103, 207, 227
- Buckinghamshire, 白金汉郡, 210, 255
- Buddhists, 佛教徒, 21
- Buddle, Adam, 巴德尔, 282
- Buffon, 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 de, 布丰, 伯爵, 28, 53, 89, 130, 168, 283, 288
- bull-baiting, 逗牛, *see* baiting, 参见逗
- bull-fights, 斗牛, 143, 294
- bull-running, 奔牛, 144, 159, 186, 187
- Bulwer, John, 布尔沃, 132, 278
- Bungay (Suffolk), 邦吉(萨福克), 215
- Bunyan, John, 班扬, 104
- Burghley, William Cecil, 1st Lord, 伯利勋爵一世, 199
- Burial, garden, 园葬, 237—8
- Burke, Edmund, 伯克, 31, 118, 124, 185, 218
- Burlington, Richard Boyle, 3rd Earl of, 伯灵顿伯爵三世, 213
- Burnet, Bishop Gilbert, 伯内特, 吉尔伯特主教, 175

- Burnet, Thomas, 伯内特, 托马斯, 259
Burns, Robert, 彭斯, 149, 172
Burroughes, Jeremiah, 巴罗士, 18, 19, 31
Burroughs, John, 伯勒斯, 216
Bury, Edward, 伯里, 162
Bury St Edmunds (Suffolk), 贝里圣埃德蒙兹(萨福克郡), 96
Bushell, Thomas, 布谢尔, 289
Bushy Park (Mx), 灌木园(米德尔塞克斯郡), 207
Butcher, Richard, 布彻尔, 159
butchers, 屠夫, 26, 85, 229; disliked, 不受欢迎, 291, 294—5, 299
Bute, John Stuart, 3rd Earl of, 比特伯爵三世, 282, 283
Bute, Mary, Countess of, 比特伯爵夫人, 284
Butler, Charles, 巴特勒, 查尔斯, 62n
Butler, Bishop Joseph, 巴特勒, 约瑟夫, 主教, 131—2, 140
Butley (Suffolk), 巴特利(萨福克郡), 202
Byng, John (later 5th Viscount Torrington), 宾格(后来托林顿子爵五世), 104, 184, 194, 221, 239, 260, 284—5
Byrd, William, 伯德, 19, 97
Byron, George Gordon, 6th Lord, 拜伦, 勋爵, 149, 177, 280
Bywater, Thomas, 拜沃特, 162
Cadet Idris (Merioneth), 卡德伊德里斯(梅里奥尼思郡), 258, 260
Cadiz, 卡迪斯, 281n
Caernarvonshire, 卡那封郡, 224
cagebirds, 笼中鸟, *see* birds, 参见鸟
Caius, Dr John, 凯厄斯博士, 55, 103, 121
Calais, 加来, 48
calendar: 历法: Christmas, 基督教, 75, 76, 77, 78, 137; May Day, 五月节, 75, 215, 230; Michaelmas, 米迦勒节, 77; Midsummer (St John Baptist), 仲夏节(施洗者圣约翰), 215, 230; New Year, 新年, 76; Palm Sunday, 棕榈主日, 75; St Barnabas, 圣巴拿巴节, 230, 282; St Stephen, 圣斯蒂芬节, 76
Calvin, John, 加尔文, 约翰, 154
Cambridge, 剑桥, 124, 193, 227;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大学与学院, 102, 205, 261, 295
Cambridgeshire, 剑桥郡, 102, 204, 271
Camden, William, 卡姆登, 258
Camerarius, Philipp, 卡梅拉留斯, 182n
Campbell, Thomas, 坎贝尔, 213
Camper, Peter, 坎珀, 136
Canada, 加拿大, 23
Canfield (Essex), 坎菲尔德(埃塞克斯郡), 115

- Cantrey, Goodwife, 坎特莉女士, 270
- Capel, Richard, 凯珀尔, 119
- Cardiff (Glam), 加的夫 (格拉摩根郡), 244
- Carey, Henry, 凯里, 112
- Carlisle (Cumberland), 卡莱尔 (坎伯兰郡), 258, 261
- Carlisle, Charles Howard, 3rd Earl of, 卡莱尔伯爵三世, 207
- Carnarvon, Charles Dormer, 2nd Earl of, 卡那封伯爵二世, 200
- Carter, Mrs Elizabeth, 卡特夫人, 255
- Cartesians, 笛卡尔信徒, 33—5, 96
- Carving, 雕刻, 26—7
- Caryl, Joseph, 卡里尔, 63, 107
- Caryll of Durlford, John, 1st Lord, 卡吕尔勋爵一世, 208
- Cashiobury (Herts), 卡什尔伯里 (赫特福德郡), 207
- Cassy, Sir John, 卡西, 约翰, 爵士, 114
- Castle Howard (Yorks), 霍华德城堡 (约克郡), 207
- Catherine II, Empress, 叶卡捷琳娜二世, 女皇, 221
- Catholics, Roman, 罗马天主教徒, 180
- cats, 猫, 37, 47, 131, 288; how regarded, 如何看待, 58, 109, 110, 121, 140, 141, 176; as domestic animals, 作为驯养动物, 98, 104, 109; inedible, 不可食, 115, 116; 不吉利, 75, 76, 78; 作为宠物, 109, 110, 191; treatment of, 待遇, 109—10, 118, 145, 147, 176
- cattle, 牲畜, 20, 21, 35, 37, 42, 43, 44, 47, 48, 70—71, 74, 95, 97, 119, 123, 200, 203; attributes, 属性, 19, 187; breeding, 饲养, 27, 59, 60, 286; dependence on, 依赖, 25; killed and eaten, 杀死吃掉, 26, 54, 93, 148, 300; ominous, 不吉利, 75; religion of, 宗教, 137
- causality, 因果关系, 91
- Cavell, Robert, 卡维尔, 215
- Celsus, 塞尔瑟思, 166
- Celtic saints, 凯尔特圣人, 152
- Cemeteries, garden, 花园, 238; *see also* funerals, 参见葬礼
- Cesalpino, Andrea, 切萨尔皮诺, 65
- Chadwick, Sir Edwin, 查德威克, 埃德温, 爵士, 95
- Chafin, William, 查芬, 173
- chain of being, 存在巨链, 124
- Chambers, Sir William, 钱伯斯, 威廉, 爵士, 219
- Chandos, James Brydges, 1st Duke of, 钱德斯公爵一世, 245
- Charles I, King, 查理一世, 国王, 79, 103, 201, 275
- Charles II, King, 查理二世, 国王, 103, 111, 209, 217
- Charleton, Walter, 查尔顿, 292

- Charmouth (Dorset), 查茅斯(多塞特), 284
- chases, 猎区, 254
- Chaucer, Geoffrey, 乔叟, 105, 120, 152, 204, 217
- Chelsea (London), 切尔西(伦敦), 227, 248, 249
- Chesham (Bucks), 切舍姆(巴克斯), 291
- Cheshire, 柴郡, 75, 94, 96, 220
- Chester (Cheshire), 切斯特(柴郡), 158
- Chesterfield, Philip Dormer Stanhope, 4th Earl of, 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四世, 118, 184, 282, 295, 298
- Cheyne, George, 切恩, 19, 64, 140, 189, 292—3
- children, 儿童, 43, 183, 193, 219, 278; treatment of, 待遇, 132, 186—7, 220; treatment of animals by, 对待动物, 147—8, 149, 173, 175, 180, 186, 275, 280; unbaptized, 未受洗礼的, 138; wild, 野生, 131
- Childrey, Joshua, 查尔德雷, 79
- Chillingham (Northumberland), 奇林汉姆(诺森伯兰郡), 276
- Chilton Park (Wilts), 奇尔顿园(威尔特郡), 252
- Chinese, 中国人, 24, 25, 34n
- Chiswick (Mx), 奇思维克(米德尔塞克斯郡), 213
- Cholmley, Sir Hugh, 乔姆利, 休, 爵士, 95
- Christianity, influence of, 基督教, 影响, 18, 22—4, 91, 124, 130—31, 132
- Church, medieval, 中世纪教会, 22, 23, 53, 98, 160, 214—15
- Churchyard, Thomas, 丘奇亚德, 196
- Cicero, 西塞罗, 130
- Cistercians, 西多会僧侣, 268
- cities, 城市, *see* towns, 参见城镇
- civility, 文明举止, 37, 40, 195, 243
- civilization, 文明, 194, 195, 243, 255, 301
- Clare, John, 克莱尔, 149, 213, 249, 267, 272
- Clarendon, Edward Hyde, 1st Earl of, 克拉伦登伯爵一世, 42, 141, 219, 255
- Clarke, Adam, 克拉克, 亚当, 140
- Clarke, Samuel, 克拉克, 塞缪尔, 139, 175
- classification: 分类: botanical, 植物学的, 52, 65—7, 90; popular, 通俗的, 71; zoological, 动物学的, 53—9, 65, 67, 77, 90, 192
- Claude Lorrain, 克劳德·洛兰, 262, 265, 266
- Clayton, Sir Robert, 克莱顿, 罗伯特, 爵士, 211
- Cleanliness, 清洁, 38, 63, 110

- Cleaver, Robert, 克利弗, 156, 158
- clergy, 牧师, 70, 182, 228, 237, 281—2
- Cleveland (Yorks), 克利夫兰(约克郡), 134
- Clipston (Northants), 克里普斯顿(北安普敦郡), 217
- clumps, 树丛, 204, 208, 210
- Clyde, Falls of, 克莱德河瀑布, 266
- Cobbe, Frances Power, 科布, 120, 188
- Cobbett, William: 古伯特: on animals, 论动物, 126, 178, 187; on gardening, 论园艺, 234, 239—40; on landscape, 论风景, 256, 257, 262; on superstitions, 论迷信, 77
- Cobden, Richard, 科布登, 184
- Cockaine, Sir Thomas, 科凯恩, 托马斯, 爵士, 183
- cock-fighting, 斗鸡, 22, 144—5, 159—60, 183; attacked, 受攻击, 153, 154, 157, 159, 160, 191; prohibited, 被禁止, 149, 158, 159, 160, 185
- cock-throwing, 抛鸡, 76, 147; attacked, 受攻击, 153; prohibited, 被禁止, 158, 185
- Codrington, Christopher, 科德林顿, 237—8
- Coke, Sir Edward, 科克, 爱德华, 爵士, 39, 56, 59n, 101, 254
- Colbatch, Sir John, 科尔巴奇, 约翰, 爵士, 27
- Coleridge, Hartley, 柯勒律治, 哈特利, 68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柯勒律治, 塞缪尔·泰勒, 149, 196n, 238; on nature 论自然, 91; and animals, 与动物, 41, 172, 182n, 280; on trees, 论树, 216; on tourism, 论旅游, 260; and mountains, 与山, 261; on Wordsworth, 论华兹华斯, 302n
- Coles, William, 科尔斯, 52
- collecting, 收集, 283—4
- Collier, Jeremy, 科利尔, 38
- Collins, Samuel, 科林斯, 257
- Collinson, Peter, 科林森, 80, 228, 283
- common people, 平民大众, 参见 people, common
- communications, improved, 通讯改善, 261
- Compton, Bishop Henry, 康普顿主教, 227
- Coniston (Lancs), 科尼斯顿(兰开夏), 266
- conservation ('conservacy'), 保护, 276n, 302
- Constable, John, 康斯太布尔, 69—70, 222, 265, 266, 267
-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44, 227
- Cook, Captain James, 库克船长, 54
- Cook, Moses, 库克, 摩西, 219, 221
- Cook, Robert, 库克, 罗伯特, 291

- cooking, 烹饪, 37, 290, 293, 300
- Cooper, Thomas, 库珀, 72
- Coppe, Abiezer, 科普, 109n
- cornfields, 玉米地, 255, 256
- Cornwall, 康沃尔, 127, 138; Cornish, 康沃尔人, 55
- Cotesworth, William, 科茨沃思, 104n
- cottages, 农舍, 204, 229, 234, 239—40; idealized, 理想化的, 14, 248—9; *see also* gardens, 参见花园, cottage, 村舍, country houses, 乡村别墅, 203, 247
- countryside: 乡村: aesthetic appeal, 审美吸引力, 244, 265; idealized, 理想化的, 14, 245, 246—7, 248—52; nostalgia for, 怀旧, 13—14, 252—4, 301; religious value, 宗教价值, 249—50; residence in, 住处, 247—8, 251, 252; visits to, 参观, 248—9, 250, 252
- Coventry (Warw), 考文垂(沃里克郡), 60
- Cowdray (Sussex), 考德雷(苏塞克斯郡), 147
- Cowley, Abraham, 考利, 29, 219, 246
- Cowper, William: 考珀: on animals, 论动物, 101, 115, 146, 149, 153, 175; pet-lover, 宠物爱好者, 119, 151; on trees, 论树木, 213, 214, 216; on town gardens, 论城镇花园, 235—6; on other matters, 论其他, 184, 249, 272
- Crab, Roger, 克拉布, 237, 291
- Crabbe, George, 克雷布, 149, 160
- Cranborne Chase (Dorset), 克兰伯恩猎区(多塞特), 195
- Craven (Yorks), 克雷文(约克郡), 258
- Criminals, 犯罪者, 195; wood-thieves, 偷盗木材的贼, 200; poachers, 偷猎者, 49
-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 奥利弗, 36, 63
- Cromwell, Thomas, Earl of Essex, 克伦威尔, 托马斯, 埃塞克斯伯爵, 105, 164
- Crooke, Helkiah, 克鲁克, 40
- Crowley, Robert, 克劳利, 159
- cruelty to animals, 虐待动物, 23n; forms of, 形式, 109—10, 143—8; attacked, 被攻击, 143—4, 149—50, 150—65, 170, 173—81, 184—91, 279, 291, opponents, 反对者, 149; prohibited, 被禁止, 149, 189—90
- cruelty to birds, 虐待鸟类, attacked, 被攻击, 279—80
- Cuba, 古巴, 134
- Culpeper, Nicholas, 卡尔佩珀, 72
- cultivation: 耕耘: as ideal, 作为理想, 14—15, 254—5; spread of, 传播, 193—4, 196, 254—7, 262, 285,

- 301; unaesthetic, 缺乏美感的, 285;
see also agriculture, 参见农业; wood-
 land, 林地
- Cumberland, 坎伯兰郡, 71
- Cumberland, Bishop Richard, 坎伯兰主
 教, 32, 175
- Cumberland, Duke of, 坎伯兰公爵,
 277
- Cumbria, 坎布里亚郡, 234; *see also*
 Lake District, 参见湖区
- Curtis, William, 柯蒂斯, 73, 225, 283
- Cynics, 犬儒学派, 122, 166
- Dalkeith (Midlothian), 达尔基斯(中洛
 锡安郡), 284
- Dalton, Michael, 多尔顿, 112
- Darfield (Yorks), 达菲尔德(约克郡),
 110, 228
- Darley, George, 达利, 263
-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查尔斯, 36,
 90, 133, 141—2, 169, 188
- Darwin, Erasmus, 达尔文, 伊拉斯谟,
 121, 131, 132, 299
- Davenant, Charles, 戴夫南特, 247
- Daventry (Northants), 达文垂(北安普
 敦郡), 75
- Davies, Sir John, 戴维斯, 约翰, 爵士,
 15n, 107, 159, 210
- Day, John, 戴, 约翰, 21
- Dean, Forest of (Glos), 迪安森林(格
 洛斯特郡) 198, 199
- Dean, Richard, 迪安, 121, 140
- Deeping St James (Lincs), 迪平圣詹姆
 士(林肯郡), 274
- Deerhurst (Glos), 迪尔赫斯特(格洛斯
 特郡), 114
- Defoe, Daniel, 笛福, 109, 178, 206,
 209, 248
- Democritus, 德谟克利特, 91
- Deptford (London), 德特福德(伦敦),
 183
- Derbyshire, 德贝郡, 217
- Derham, William, 德勒姆, 威廉, 282
- Derpier, John, 德皮尔, 约翰, 122
- Derwent Water (Cumberland), 德文特
 河(坎伯兰郡), 266
- Derwentwater, James Radcliffe, 3rd Earl
 of, 德文特伯爵三世, 218
- Descartes, René, 笛卡尔, 33—5, 43,
 167, 168, 170
- design, 设计, *see* God, 参见上帝
- Devon, 德文郡, 138
- D'Ewes, Sir Simonds, 迪尤斯, 西蒙兹,
 爵士, 277
- Dick, Sir Alexander, 迪克, 亚历山大,
 爵士, 208
- diet, 饮食, 26; *see also* food, 参见食
 物; meat-eating, 食肉; vegetarian-
 ism, 素食主义
- dietary rules, 饮食规则, 53—5
- Digby, Sir Kenelm, 狄格拜, 凯内尔姆,
 爵士, 35, 98, 123, 126—7

- Diggers, 掘地派, 174
- Dillenius, John James, 狄勒纽斯, 227, 272, 284
- Dinka, 丁卡人, 71
- Diodorus Siculus, 狄奥多罗斯, 130, 132
- Dioscorides, 狄奥斯科里迪斯, 53, 65
- Dissenters, 非国教派教徒, 40, 154, 159, 180
- Ditton, Humphry, 迪顿, 125
- Dives and Pauper*, 富豪与乞丐 152—3
- Dod, John, 多德, 156, 158
- Doddridge, Philip, 多德里奇, 19, 22, 176, 298
- Dodsley, Robert, 多兹利, 149
- Dodsworth, Matthew, 多兹沃斯, 281
- dog-fights, 狗咬狗之战, 184
- dogs, 狗, 21n, 28, 37, 47, 68, 93, 98, 144, 148; attitudes to, 对狗的态度, 40, 56, 105—9; capacities, 能力, 102, 121—2, 125, 126—7, 14, 141, 187, 188; dangerous, 危险的, 101—2; fidelity, 忠诚, 20, 106—7, 108, 118; inedibility, 不可食, 54, 115, 116, 117, 118, 149; interest in, 对狗的兴趣, 13, 53, 102—5, 117, 119, 209; kinds of, 种类, 55—6, 60, 106, 112; as symbols, 作为象征, 38, 106, 108, 117; treatment of, 对待 40, 95, 102—5, 112—13, 147, 148, 174; uses, 利用, 101, 102, 182 dogs, breeds of: 狗的品种, bloodhounds, 大警犬, 561, 46; bulldogs, 牛头犬, 108—9; curs, 杂狗, 71, 101, 106; foxhounds, 猎狐犬, 60, 104, 113; greyhounds, 灰狗, 103, 112, 145; hounds, 猎犬, 102, 103, 104, 106, 109, 112, 145, 161; lapdogs, 玩赏狗, 102, 107—8; mastiffs, 獒, 56, 58, 71, 101, 102, 105, 106, 112, 147, 273; pugs, 哈巴狗, 107; sheepdogs, 牧羊犬, 56, 102, 126, 273; spaniels, 獾, 103, 105, 106, 107, 112, 118, 141; terriers, 梗, 121; tumblers, 小猎犬, 112; turnspits, 转叉犬, 55, 56, 104, 105; watchdogs, 看门狗, 56; wild dogs, 野狗, 56, 62; wolfhounds 猎狼犬, 273
- domestic animals, 驯养的动物, 参见 animals, domestic
- Donegall, Arthur Chichester, 5th Earl of, 多戈尔伯爵五世, 210
- Donnington Park (Berks), 多宁顿公园 (贝克郡), 217
- Dorchester, Henry Pierrepont, Marquis of, 多切斯特侯爵, 227
- Dorset, 多塞特, 94, 96n, 102
- Draxe, Thomas, 德拉克斯, 157
- Drayton, Michael, 德雷顿, 193, 203, 213, 246
- drugs, 药, 84; see also herbs, medicine,

- 参见药草
- Druids, 德鲁伊教团员, 216
- Dryander, James, 德吕安德尔, 284
- Dryden, John, 德莱顿, 292
- Dublin, 都柏林, 278
- Dudley, Sir Matthew, 达德利, 马修, 爵士, 281
- duelling, 决斗, 183
- Dunlop, John, 邓洛普, 141
- Dunton, John, 邓顿, 159, 273
- Durham, 达勒姆, 197
- Durkheim, Emile, 涂尔干, 222
- Dutch, 荷兰人, 229; *see also* Netherlands, 参见荷兰
- Dyer, John, 戴尔, 173, 196
- Earls Coine (Essex), 厄尔斯科因(埃塞克斯), 43
- Earth, 地球, 79; age, 年龄, 133, 168; exploration, 探险, 168; place in universe, 宇宙中的位置, 167; shape, 形状, 259; *see also* natural world, 参见自然界
- East Anglia, 东英吉利, 221
-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158
- East Indies, 东印度群岛, 130n
- eating, 吃, 37
- ecological system, 生态系统, 170, 278
- Eden, garden of, 伊甸园, 17, 219—20, 236, 288, 289
- Edinburgh, 爱丁堡, 141, 227, 244, 259, 284
- Edward I, King, 爱德华一世, 国王, 217
- Edwards, George, 爱德华兹, 乔治, 282
- Edwards, John, 爱德华兹, 约翰, 238
- Edwards, Thomas, 爱德华兹, 托马斯, 290
- Eldon, John Scott, 1st Earl of, 埃尔登伯爵一世, 118
- Eliot, Charles, 艾略特, 查尔斯, 269
- Eliot, George, 艾略特·乔治, 121—2
- Elizabeth I, Queen, 伊丽莎白一世, 女王, 99, 146—7, 217, 244
- Elizabeth, Queen of Bohemia, 伊丽莎白, 波希米亚王后, 103
- Ellis, Edmund, 埃利斯, 埃德蒙, 158
- Ellis, William, 埃利斯, 威廉, 270, 275
- Elphinstone, Mountstuart, 埃尔芬斯通, 117
- Elton, Edward, 埃尔顿, 156, 158
- Ely (Cambs), 伊利, (剑桥郡), 109
- Elyot, Sir Thomas, 埃利奥特, 托马斯爵士, 29, 183
- emblem books, 寓意画书, 38, 67, 77
- emblems, 象征、寓意, 52, 64, 67; *see also* animals, general, as symbols, 参见动物总体(作为象征); flowers, as emblems, 花卉(作为象征)
- Emerson, Ralph Waldo, 爱默生, 216

- enclosure, 圈地, 200, 262, 264, 285, 286
- Enfield (Mx), 恩菲尔德(米德尔塞克斯), 101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50n, 97
- England: 英格兰: dependence on animals, 依赖动物, 26; dogs, 狗, 108; gardening, 园艺, 221, 262; rural ideals, 乡村理想, 14; urbanization, 都市化, 243
- Epicurus, 伊壁鸠鲁, 301, 166
- Epsom (Surrey), 埃普索姆(萨里), 206, 248, 249, 250, 265
-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谟, 37, 40
- Erskine, Thomas, 1st Lord, 厄斯金勋爵一世, 119—20, 141, 187, 189, 190, 279
- Essex, 埃塞克斯, 44, 96, 119, 295
- Essex, 埃塞克斯伯爵 21 世, 219
- Essex, 埃塞克斯伯爵三世, 75
- Eton College, 伊顿学院, 147, 186, 277
- eugenics, 优生学, 133
- Europe: 欧洲: dependence on animals, 依赖动物, 25—6; treatment of animals, 对待动物, 143—4, 182n
- Europeans, in New World, 欧洲人在新大陆, 23, 28
- Evangelicals, 信福音主义者, 154, 159, 180
- Evelyn, John, 伊夫林, 35, 103, 139, 228, 233, 236, 237, 292; on animal sports, 论动物娱乐, 159; on trees, 论树木, 198—9, 200, 206, 209
- evolution, 进化, *see man*, 参见人
- Exeter (Devon), 埃克塞特(德文郡), 206, 244
- Fairchild, Thomas, 费尔柴尔德, 206, 235
- Fairfax, Thomas, 3rd Lord, 费尔法克斯勋爵三世, 218, 252
- Fall of Man, 人类堕落, 17, 18, 20, 131, 157, 168, 236, 289, 291
- Familists, 家庭主义教成员, 41, 123
- farmers, 农夫, 72, 74, 87, 95, 98; *see also agriculturalists*, 参见农学家
- Fell, Dean John, 费尔, 迪安·约翰, 205
- Fenton, Edward, 芬顿, 126
- Ferguson, Adam, 弗格森, 亚当, 292
- ferme ornée, 装饰性农场, 286
- Fielding, Henry, 菲尔丁, 37
- Fiennes, Celia, 法因斯, 西莉亚, 206, 207—8, 244, 258, 265
- Filmer, Sir Robert, 菲尔默, 罗伯特, 爵士, 63
- Finch, Sir Heneage, 芬奇, 赫尼奇, 爵士, 174
- fish, 鱼, 19, 28, 39, 49, 128; humanity to, 人性地对待, 177, 178, 191; studied, 研究, 51; individual species, 个别物种, 58, 77, 98, 177n, 275—

- 6; *see also* shellfish, 参见甲壳类动物
- Fisherwick (Staffs), 费希尔维克(斯塔福德郡), 210
- Fishing, 钓鱼, 146, 177, 186, 191, 240
- Fitzherbert, John, 菲茨赫伯特, 198, 199
- Flaveil, John, 弗拉维尔, 171
- Fleming, Abraham, 弗莱明, 亚伯拉罕, 55, 107, 112
- Fleming, Daniel, 弗莱明, 丹尼尔, 277
- Fletcher, John (clergyman), 弗莱彻(牧师), 36, 44, 148
- Fletcher, John (dramatist), 弗莱彻(剧作家), 250
- Fletcher, Robert, 弗莱彻, 罗伯特, 73
- Flintshire, 弗林特郡, 228
- Flood, the, 大洪水, 18, 259, 289
- floras, local, 地方植物群, 271
- Florence, 佛罗伦萨, 174
- florists, 种花人, 224; florists' feasts, 花匠节, 229
- flower painting, 花卉绘画, *see* painting, 参见绘画
- flowers, 花卉, 52, 129; appeal, 吸引力, 192, 230; cultivation, 培植, 192, 223—40, 243, 256, 269—70; as emblems, 作为象征, 230, 236, 237; fashions in, 时尚, 231—4; names, 名称, 81—7, 233; new, 新的, introduced, 引进的, 226—8, 233; trade in, 贸易, 224—5, 229—30, 233, 235; uses, 使用, 230—31, 233—4
- flowers, garden, individual species: 园艺花卉品种: auricula, 耳状报春花, 226, 229, 231, 234; rose, 玫瑰, 223, 224, 226, 229, 230, 231, 233, 234; tulip, 郁金香, 226, 227, 229, 233, 234, 239; others, 其他, 72, 73, 75, 126, 211, 226, 228—9, 231—4, 235, 237, 272; *see also* plants, 参见植物
- flower shows, 花展, 229
- Folkes, Martin, 福克斯, 124
- food, 食物, 72, 238; *see also* animals, general, 参见动物总体; edibility, 可食性; diet, 饮食; meat-eating, 食肉; vegetarianism, 素食主义
- Ford, Richard, 福特, 281n, 294
- forestry, 林业, *see* woodland, cultivation, 参见林地(开垦)
- forests, 森林, 255; attitudes to, 对森林的态度, 192, 194—5, 212, 243; disafforested, 砍伐森林, zoo, 201, inhabitants, 居住者, 195; law, 法律, 49; royal, 皇家, 193, 198, 199, 200—201, 202, 276; *see also* woodland, 参见林地
- Forster, Thomas, 福斯特, 297
- Forsyth, William, 福赛思, 27

- fossils, 化石, 168, 281
- Foster, George, 福斯特, 105
- Fourier, Francois Marie, 傅立叶, 50n
- Fox, George, 福克斯, 43
- Foxe, John, 福克斯, 161, 293
- fox-hunting, 猎狐, 145, 146, 161, 163—5
- France: 法国: diet, 饮食, 26, 55, 117; dogs, 狗, 115; gardens, 花园, 229; natural history, 博物学, 86, 261, 281; nurseries, 苗床, 224, 225; plants from, 法国的植物, 226, 227; wolves, 狼, 273
- Francis, St, 圣方济各, 23n, 137, 217, 249
-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 31, 67, 291
- Frederick II, Emperor, 腓特烈二世, 皇帝, 88
- Frederick, Bishop of Osnaburg, 弗雷德里克, 奥斯纳伯格的主教, 163
- Freeman, Edward Augustus, 弗里曼, 164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185
- Freshwater (IoW), 弗雷什沃特(怀特岛), 283
-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106
- Frobisher, Martin, 弗罗比歇, 42
- fruit, 水果, 84, 186, 202, 203, 233; apples, 苹果, 83; currants, 醋栗, 232; medlars, 欧楂, 85; pineapples, 菠萝, 232
- fruit trees, 果树, 203, 220—21, 222, 256; *see also* orchards, 参见果园; trees, 树木
- Fulbrook (Warw), 富尔布鲁克(沃里克郡), 195
- Fulham (London), 富勒姆(伦敦), 227, 248
- Fuller, Thomas, 富勒, 22, 148
- funerals, 葬礼, 78, 230—31
- Gainsborough, Thomas, 庚斯博罗, 托马斯, 121, 266
- Galilei, Galileo, 伽利略, 167
- game: 猎物: laws, 法律, 49, 106, 183, 276; protection, 保护, 201, 276
- garden cemeteries, 花园墓地, 238
- garden cities, 花园城市, 206, 239, 253
- gardeners, 园艺师, 225, 227, 274
- gardening: 园艺: effects, 效果, 234; informal style, 非规整风格, 221, 261—3
- gardens: 花园: botanical, 植物园的, *see* physic gardens, 参见药物园; cottage, 村舍花园, 228, 229, 234, 239—40; flower, 花卉园, 13, 272, *and see* flowers, cultivation, 参见花卉(培植); landscape, 风景园, 192, 202—3, 208, 220, 258, 264, 287; town, 城镇花园, 14, 234—6, 250, 270; vegetable, 蔬菜园, 240; spiritual

- value, 精神价值, 236—8
- Gassendi, Pierre, 伽桑狄, 167
- Gateshead (Co. Durham), 盖茨黑德 (达勒姆郡), 104n
- Gay, John, 盖伊, 100, 149, 294
- gentry: 贵族; and animals, 与动物, 13, 59; and animal sports, 与动物娱乐, 158, 183; and country life, 与乡村生活, 13, 247, 251; and gardening, 与园艺, 13, 224, 225, 228, 229; and natural history, 与博物学, 13, 70, 271, 281; and tree-planting, 与植树, 207, 209—10
- geology, 地质学, 73, 133, 168
- George III, King, 乔治三世, 国王, 277, 283
- Gerald of Wales, 威尔士的杰拉尔德, 51
- Gerard, John, 杰勒德, 81, 83, 88, 224, 227, 230, 232, 271
- Germans, 德国人, Germany, 德国, 132—3, 281
- Gesner, Konrad von, 格斯纳, 53, 79
- Gibbon, Edward, 吉本, 28, 42
- Gilbert, Samuel, 吉尔伯特, 塞缪尔, 232
- Gilbert, William, 吉尔伯特, 威廉, 167
- Gillies, James, 吉勒斯, 295
- Gilpin, William, 吉尔平, 威廉, 127, 213, 214, 221, 257, 262, 266, 285, 286
-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格莱斯顿, 197
- Glamorgan, Vale of, 格拉摩根山谷, 72n
- Glastonbury (Som), 格拉斯顿伯里 (萨默塞特郡), 79
- Gloucester (Glos), 格洛斯特 (格洛斯特郡), 176, 228, 248
- Gloucestershire, 格洛斯特郡, 219, 270
- Glyn Cynon (Glam), 格林卡嫩 (格拉摩根郡), 214
- God, 上帝, 35; design, 设计, 19—21, 169—70, 278; intentions for animals, 动物的目的, 17—20, 22, 24, 34, 46, 154—5, 166—7, 280; intentions for man, 人的目的, 17—20, 22, 24—5, 46; intentions for natural world, 自然界的目的, 166—7, 254—5
- Godric, St, 圣戈德里克, 152
- Goldsmith, Oliver, 戈德史密斯, 35, 37, 46, 57, 61, 64, 95, 129, 283, 288, 301
- Gompertz, Lewis, 冈珀茨, 181, 186, 297
- Goodman, Bishop Godfrey, 古德曼主教, 137
- Gott, Samuel, 戈特, 21, 134
- Gouge, William, 古奇, 135
- Grafton, Henry Fitzroy, 3rd Duke of, 格拉夫顿公爵三世, 146

- Graham, Sylvester, 格雷厄姆, 西尔维斯特, 296
- Grahame, James, 格雷厄姆, 詹姆士, 221, 232
- Granada, Luis de, 格拉纳达, 路易·德, 215
- Granger, James, 格兰杰, 173, 176, 184—5
- Gray, Robert, 格雷, 罗伯特, 42
- Gray, Thomas, 格雷, 托马斯, 55, 168, 273
- Great Horkesley (Essex), 大霍克斯利 (埃塞克斯), 47
- Greeks, ancient, 古希腊人, 24, 30, 132, 150
- Greene, Joseph, 格林, 191
- Greenlanders, 格陵兰人, 187
- Greenwich (London), 格林威治 (伦敦), 209
- Gregory, George, 格雷戈里, 169
- Greville, Fulke, 格雷维尔, 275
- Grew, Nehemiah, 格鲁, 84
- Grey of Fallodon, Edward, Viscount, 法罗顿的格雷子爵, 13
- Grotius, Hugo, 格劳秀斯, 49
- groves, 小树林, 192, 204, 206, 216, 249, 256
- Guiana, 圭亚那, 294
- Guilford, Francis North, 1st Lord, 吉尔福德勋爵一世, 258, 277—8
- Guinea, 几内亚, 132
- Guinefort, St (a dog), 圣吉尼 (一条狗), 106
- Guisborough (Yorks), 吉斯伯勒 (约克郡), 282
- Guise, Christopher, 吉斯, 219
- Hackney (London), 哈克尼 (伦敦), 227, 290
- Hafod (Cardiganshire), 哈福德 (卡迪根郡), 210
- hair, 毛发, 38—9
- Hakewill, George, 黑克威尔, 259
- Hale, Sir Matthew, 黑尔, 马修, 爵士, 125, 155, 162, 190, 279, 293
- Halifax (Yorks), 哈利法克斯 (约克郡), 271
- Hall, John, of Richmond, 里士满的霍尔, 132, 175
- Hall, Bishop Joseph, 霍尔主教, 94
- Hammond, John, 哈蒙德, 204
- Hampshire, 汉普郡, 74, 96, 217, 266
- Hampstead (London), 汉普斯特德 (伦敦), 232, 249, 254, 271
- Hampton Court (Mx), 汉普顿庭院 (米德尔塞克斯), 209, 236
- Hanbury, William, 汉伯里, 232, 272
- Hanmer, Sir Thomas, 汉默, 托马斯, 爵士, 228, 231
- hare, 野兔, 190; beliefs concerning, 有关信仰, 74, 76, 77, 78, 127; edibility, 可食性, 53, 54, 300; hunted,

- 被捕猎, 59n, 71, 145, 146, 148, 152, 161, 162, 163, 164, 173, 177, 276
- Harington, Sir John, 哈林顿, 约翰, 爵士, 117
- Harley, Nathaniel, 哈利, 59
- Harlow, James, 哈洛, 227
- Harrington, James, 哈林顿, 48, 88
- Harris, Howell, 哈里斯, 豪厄尔, 236
- Harris, Moses, 哈里斯, 摩西, 283
- Harris, Richard, 哈里斯, 理查德, 256
- Harrison, John, 哈里森, 约翰, 109
- Harrison, William, 哈里森, 威廉, 95, 164, 204, 228, 273
- Harrow (Mx), 哈罗(米德尔塞克斯), 256
- Harsnet, Bishop Samuel, 哈斯内特主教, 114
- Hartley, David, 哈特利, 125, 140, 155, 295, 298—9
- Hartlib, Samuel, 哈特利布, 27, 74
- Harvey, Sir Gawen, 哈维, 高恩, 爵士, 114
- Harvey, John, 哈维, 约翰, 224
- Harwood, Dix, 哈伍德, 152
- Hastings, Henry, 黑斯廷斯, 104
- Hatfield (Herts), 哈特菲尔德(赫特福德郡), 203, 217
- Hatton, Sir Christopher, 哈顿, 克里斯托弗, 爵士, 99
- Hatton, William, 哈顿, 威廉, 206
- Havant (Hants), 哈文特(汉普郡), 72
- hawking, 放鹰, 101, 145, 146; attacked, 被攻击, 161, 162
- Hawkins, Sir John, 霍金斯, 约翰, 爵士, 275
- Hazlitt, William, 哈兹利特, 300
- Heaney, Seamus, 希尼, 182
- Heaven, 天堂, 243
- hedges, 树篱, 196n, 199, 200, 203, 220, 221, 257, 275, 286
- Hemans, Felicia, 赫门斯夫人, 218
- Heneage, Sir George, 赫尼奇, 乔治, 爵士, 203—4
- Henrietta Maria, Queen, 亨丽埃塔·玛丽亚, 王后, 103, 250
- Henry VI, King, 亨利六世, 国王, 152, 358
- Henry VII, King, 亨利七世, 国王, 60
- Henry VIII, King, 亨利八世, 国王, 128, 145
- Henry, Prince, 亨利, 王子, 103, 117
- Henry, Matthew, 亨利, 马修, 140
- heraldry, 纹章, 64, 79, 99
- herbals, 草药书, 52—3, 72, 77
- Herbert, Sir Thomas, 赫伯特, 托马斯, 爵士, 42
- Herbert of Cherbury, Edward, 1st Lord, 查博理的赫伯特勋爵一世, 179
- herbs, 草本植物, 52—3, 72, 77; *see also* flowers, 参见花卉; plants, 植物
- herbs, medicinal, 药草, 53, 73, 75,

- 82, 84—5, 223, 228, 271, 282
-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von, 赫尔德, 28
- Herefordshire, 赫里福郡, 83, 138, 204
- hermits, 隐士, 237, 268
- Herrick, Robert, 赫里克, 118
- Herriot, James, 赫里奥特, 14
- Hertfordshire, 赫特福德郡, 119
- Hervey, Mrs Elizabeth, 赫维夫人, 143
- Hickeringill, Edmund, 希克林吉尔, 42
- Hildrop, John, 希尔德罗普, 140
- Hill, John, 希尔, 约翰, 58, 73, 80
- Hill, Rowland, 希尔, 罗兰, 284
- Himley (Staffs), 西姆利(斯塔福德郡), 287
- Hinde, William, 欣德, 146, 158, 161, 183
- Hindus, 印度教教徒, 21, 195, 296
- Hoare, Sir Richard Colt, 霍尔, 理查德·科尔特, 爵士, 143, 261
- Hoare family, 霍尔家族, 286—7
- Hobbes, Thomas, 霍布斯, 21, 68, 89, 123, 171, 175, 268, 298
- Hogarth, William, 霍格斯, 150—51
- Holdenby (Northants), 霍顿柏(北安普敦郡), 206, 276
- Holmes, Col. Abraham, 霍姆斯上校, 174
- Home, Sir Everard, 霍姆, 124
- Homes, Nathanael, 霍梅斯, 纳撒内尔, 127, 179
- Hooke, Robert, 胡克, 168, 174
- Hopkins, Bishop Ezekiel, 霍普金斯主教, 21
- Hopkins, Gerard Manley, 霍普金斯, 214, 273
- Horace, 贺瑞斯, 130, 246, 251, 262, 265
- Hornby Castle (Yorks), 霍恩比城堡(约克郡), 239
- horse-racing, 赛马, 59, 158; attacked, 被攻击, 158
- horses, 马, 13, 44, 47, 53, 75, 80—81, 209; attitudes to, 对马的态度, 59—60, 101, 102, 117, 119; attributes, 属性, 19, 32, 37, 68, 102, 121, 125, 126, 187; breeding, 饲养, 59—60; consideration for, 考虑, 149, 154, 156, 161, 174, 189, 190; inedible, 不可食, 53, 55, 115—16; names, 名称 113—14; riding, 骑术, 29, 46, 183; training, 训练, 45, 97, 101, 102, 189, 220; treatment, 对待, 97, 100—101, 118, 144, 149, 189, 190; uses, 使用, 20, 25, 26, 28, 29—30, 59, 93, 100—101, 182
- Horton, Thomas, 霍顿, 139
- Hottentots, 霍屯督人, 42, 187
- Houghton, John, 霍顿, 144, 196, 202, 254
- houses, 房屋, 94—5; *see also* cottages;

- 参见村舍, country houses, 乡下房屋
- How, William, 豪, 271
- Howard, Ebenezer, 霍华德, 206, 253
- Howe, General Emanuel Scroope, 豪将军, 276
- Howe, John, 豪, 约翰, 35
- Howell, James, 豪厄尔, 258
- Howitt, Mary, 豪伊特, 玛丽, 115
- Hudson, William, 赫德森, 86
- Hughes, William, 休斯, 228, 236
- Hull (Yorks), 赫尔(约克郡), 98, 248
- human beings, 人类, humanity, 人性, see man, 参见人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洪堡, 261
- Hume, David, 休谟, 108, 125, 126, 136, 170, 175—6
- Hunter, Alexander, 亨特, 216, 221
- hunting, 狩猎, 22, 28, 29, 41, 71—2, 143, 145—7, 153, 200—201; attacked, 被攻击, 152, 153, 154, 160—65, 177, 183, 184, 191; defended, 被辩护, 153, 160—61, 162—3, 183, 184; rituals, 仪式, 29, 184
- Hutcheson, Francis, 哈奇森, 175, 179, 216, 298
- Hutchinson, Col. John, 哈钦森上校, 206
- Hutton, Archbishop Matthew, 赫顿大主教, 160
- hybrid creatures, 杂种生物, 134—5
- Ickenham (Mx) 伊肯汉姆(米德尔塞克斯), 291
- Incas, 印加人, 25
- incest, 乱伦, 39
- Indians, American, 美洲印第安人, 15, 23, 24, 30, 39, 42, 47
-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181—2, 286—7
- industry, 工业, 183, 245
- infants, 婴儿, 43, 48; *see also* children, 参见儿童
- insane, 患精神病的, attitudes to the, 对其的态度, 44, 45, 175, 184, 291
- insects, 昆虫, 191; beauty, 美, 69; consideration for, 考虑, 21, 173; disliked, 不喜欢, 57; generation, 产生, 88; lucky, 幸运的, 76; names, 名称, 82, 83, 85; studied, 研究, 281, 282
- insects, individual species: 昆虫物种: ant, 蚂蚁, 61, 63, 68, 69, 173, 275, 278; bee, 蜜蜂, 参见 bees; beetle, 甲虫, 68, 74, 76, 85, 173, 174, 191; butterfly, 蝴蝶, 281, 282, 283, 284; caterpillar, 毛虫, 27, 57, 64, 83; cricket, 蟋蟀, 75, 76; daddy-long-legs, 长脚蜘蛛, 76; earwig, 蠓螋, 173; flea, 跳蚤, 17; fly, 苍蝇, 40, 64, 74, 88, 166, 173, 174, 175, 179, 275; glow-worm, 萤火虫, 64, 79, gnat, 小蚊虫, 17, 166;

- horse-fly, 马蝇, 19; ladybird, 瓢虫, 76, 127; leech, 水蛭, 119—20; louse, 虱子, 20, 58, 76, 105; moth, 蛾, 180n; snail, 蜗牛, 55, 173, 174, 275; spider, 蜘蛛, 69, 173, 278; wasp, 黄蜂, 76, 275; wood-louse, 土鳖虫, 82; worm, 蠕虫, 57, 74, 128, 169, 173, 275
- Ireland, 爱尔兰, 275; conditions in, 条件, 15n, 29—30, 54, 94, 189, 210, 273
- Ireton, Henry, 艾尔顿, 42
- Irish, 爱尔兰人, 15n, 115, 135; attitudes to, 对其的态度, 42—3, 47, 63n, 94, 134, 189, 195
- Irving, Washington, 欧文, 213
- Isham, Thomas, 艾沙姆, 148
- Italy: 意大利: food habits, 食物习惯, 26, 55, 116—17; gardening, 园艺, 226, 262; natural history, 博物学, 281; treatment of animals, 对待动物, 116—17; *villegiatura*, 乡村度假, 250; wolves, 狼, 273
- Jacob, Master, 雅各布, 233
- Jains, 耆那教徒, 21
- Jamaica, 牙买加, Jamaicans, 牙买加人, 54, 227
- James I, King, 詹姆士一世, 国王, 29, 49, 98, 102—3, 111, 124—5, 144, 160, 198, 245, 275
- James II, King, 詹姆士二世, 国王, 103
- Japanese, 日本人, 23—4, 152
-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 284
- Jerome, St, 圣哲罗姆, 166
- Jewel, Bishop John, 朱尔主教, 161
- Jews, 犹太人, 151; *see also* Judaism, 参见犹太教
- John of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161
- Johnes, Thomas, 琼斯, 210
- Johnson, Robert, 约翰逊, 罗伯特, 42
- Johnson, Dr Samuel, 约翰逊博士, 88, 118, 178, 191, 210—11, 212, 257, 258, 298, 299
- Johnson, Thomas, 约翰逊, 托马斯, 88, 271
- Jones, Jezreel, 琼斯, 杰兹里尔, 281n
- Jones, William, of Nayland, 内兰的琼斯, 68, 186
- Jonson, Ben, 琼森, 32
- Jonston, John, 琼斯顿, 89
- Josselin, Ralph, 乔斯林, 64, 101, 139—40, 237
- Judaism, 犹太教, 23, 24, 53, 137, 290
- jury service, 陪审团服务, 295
- Kalm, Pehr, 卡尔姆, 26
- Kames, Henry Home, Lord, 凯姆斯勋爵, 28, 68, 136, 208

- Kant, Immanuel, 康德, 170
- Kedleston (Derbyshire), 凯德尔斯顿 (德贝郡), 218
- Kempe, Margery, 肯普, 马热丽, 152
- Kenilworth (Warw), 凯尼尔沃思 (沃里克郡), 146
- Kensington (London), 肯星顿 (伦敦), 209, 246
- Kent, 肯特, 119, 134, 256, 271
- Kentish Town (London), 肯特城 (伦敦), 248
- Keswick (Cumberland), 凯西克 (坎伯兰郡), 280
- Kew (Surrey), 克佑区 (萨里郡), 227, 249
- Kidlington (Oxon), 基德灵顿 (牛津郡), 217
- kindness to animals, 善待动物, urged, 呼吁, 149—65, 173—81, 184—91, 243, 291; supporters, 支持者, 119—20, 149, 184—5; growth, 发展, 149—50, 184
- kindness to birds, 善待鸟类, urged, 呼吁, 279—80
- King, Dr Edmund, 金, 埃德蒙, 医生, 39
- King, Gregory, 金, 格雷戈里, 26, 194, 255
- King, Archbishop William, 金, 大主教, 21
- Kingsford, Anna, 金斯福德, 安娜, 185
- Kip, John, 基普, 207
- Kirby, William, 科比, 20, 28
- Kirkstone Pass (Westmorland), 柯克斯通山口, 261
- Knight, Richard Payne, 奈特, 287
- Knox, Vicesimus, 诺克斯, 213
- Kyrle, John, 克尔, 206
- Lake District, 湖区, 14, 218—19, 258, 260, 261, 266, 267, 286; *see also* Cumberland, 参见坎伯兰郡; Cumbria, 坎布里亚郡; Westmorland, 威斯特摩兰郡
- Lamarck, 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chevalier de, 拉马克, 133
- Lamb, Charles, 兰姆, 45, 177
- Lambe, William, 拉姆, 137, 180, 296
- Lambert, Maj. -Gen, John, 兰伯特, 227
- La Mettrie, Julien Offray de, 拉梅特里, 33, 123
- Lancashire, 兰开夏, 73
- landscape, 风景, tastes in, 趣味, 13, 255—69, 85
- landscape gardens, 风景园, *see* gardens, 参见花园
- landscape painting, 风景绘画, *see* painting, 参见绘画
- Laneham, Robert, 莱恩汉姆, 146—7
- Langley, Batty, 兰利, 巴蒂, 206
- Langley, Samuel, 兰利, 塞缪尔, 282
- language: 语言: of animals, 动物的,

- 32, 125, 127—8, 129, 141; of extra-Europeans, 欧洲之外的, 42; of men, 人的, 130; of men to animals, 人类对动物的, 96—7
- Lapland, 拉普兰, 28, 70
- Lardner, Nathaniel, 拉德纳, 290
- Lascelles, Edwin, 拉塞尔斯, 212
- Latin, botanical, 植物学拉丁文, 86—7
- Latitudinarians, 自由派牧师, 不拘泥于宗教教条者, 175
- Laud, Archbishop William, 劳德大主教, 48, 109, 245
- Laurence, John, 劳伦斯, 189, 221, 237, 238, 257
- Law, William, 劳, 威廉, 290
- lawnmower, 剪草机, 239
- lawns, 草坪, 229, 239
- Lawrence, D. H., 劳伦斯, 240, 250
- Lawrence, John, 劳伦斯, 约翰, 140, 150, 176, 180, 187, 298
- Lawson, William, 劳森, 威廉, 238
- Lay, Benjamin, 莱, 本杰明, 295
- Leamington (Warw), 利明顿(沃里克郡), 49
- Leate, Nicholas, 里特, 尼古拉斯, 227
- Lecky, William Edward Hartpole, 莱基, 148, 150
- Leconfield (Yorks), 莱肯菲尔德(约克郡), 276—7
- Lee, James, 李, 詹姆士, 86
- Leeds (Yorks), 利兹(约克郡) 109, 244
- Leeds, Thomas Osborne, 4th Duke of, 利兹公爵四世, 225
- Leeuwenhoek, Anton van, 列文虎克, 88, 167—8
- Legh, Richard, 利, 理查德, 225
-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莱布尼兹, 34, 167
- Leigh, Dr Charles, 利, 查尔斯博士, 139
- Leland, John, 利兰, 203, 234, 255
- Leo XIII, Pope, 利奥十三世, 罗马教皇, 31
- Leucippus, 留基伯, 91
- Le Veau, Francis, 勒沃, 227
- Lever, Sir Ashton, 利弗, 阿什顿, 爵士, 132
- Lévi-Strauss, Claude, 列维—斯特劳斯, 31, 71, 113
- Lewin, William, 莱温, 283
- Lewis, Prince of Baden, 刘易斯, 巴登, 183
- libertins, 自由主义者, 29, 122, 170
- Lichfield (Staffs), 利奇费尔德(斯塔福德郡), 109
- Lincoln (Lincs), 林肯(林肯郡), 144
- Lincolnshire, 林肯郡, 44, 72, 82, 95, 138
- Linnaean system, 林奈体系, 65—6, 86, 271
- Linnaeus (Linné), 林奈, 284; on ani-

- mals, 论动物, 56, 69; botanical classification, 植物学分类, 65—6, 67; on man, 论人, 130, 134, 135—6; on plants, 论植物, 168, 179, 272; nomenclature, 命名法, 86
- Lisbon, 里斯本, 239
- Liverpool (Lancs), 利物浦(兰开夏), 106, 238
- L'Obel, Mathias de, 洛贝尔, 65, 227
- Locke, John, 洛克, 132, 246; on animals and birds, 论动物与鸟, 34, 35, 125, 128, 188—9, 279; on country life, 论乡村生活, 252; on man, 论人, 48, 122, 167; other opinions, 其他意见, 47, 195
- Loggan, David, 劳根, 102, 205
- Lollards, 罗拉德派, 威克利夫派教徒, 54
- London, 伦敦, 78, 99, 261, 284; growth, 发展, 249, 250; exhibitions in, 展览, 277, 288; Lord Mayor, 市长, 78; people, 人们, 37, 95, 109, 249; pollution, 污染, 244—6, 286n; residence in, 住处, 247, 248, 251; trading in, 贸易, 111, 116, 124; trees and gardens, 树木与花园, 205, 206, 224, 235, 237, 270; *see also individual place-names*, 参见个别地方名称
- London, streets and buildings: 伦敦街道与建筑: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 271—2; Cavendish Square, 卡文迪什广场, 245; Clarendon House, 克拉伦登府邸, 219; Covent Garden, 考文特花园, 205; Fleet Street, 舰队街, 206; Haymarket, 干草市场, 206; Hope Garden, 希望花园, 158; House of Commons, 下议院, 78; Inns of Court, 伦敦四法学院, 205; Jermyn Street, 杰明街, 121; Langham Hotel, 朗汉姆酒店, 116; Lincoln's Inn Fields, 林肯律师学院广场, 205; Moorfields, 穆尔菲尔德, 205; Pall Mall, 帕码街, 206; St Botolph's, Aldgate, 圣博托尔, 奥德盖特, 245; St James's Park, 圣詹姆士园, 209, 219; St Katherine Cree, 圣凯瑟琳克里, 215; St Katherine's by the Tower, 伦敦塔旁的圣凯瑟琳, 245; St Paul's Cathedral, 圣保罗大教堂, 126, 223; St Peter's, Cornhill, 圣·彼得堂, 康希尔, 78; St Stephen Walbrook, 圣斯蒂芬—沃尔布鲁克, 282; Smithfield, 史密斯菲尔德, 178, 186; Spitalfields, 斯比特尔菲尔兹, 229; Strand, 河滨路, 206; Temple, 圣殿, 61n, 145, 271; Thames, river, 泰晤士河, 245, 276, 286n; Tower of London, 伦敦塔, 277; Tyburn, 泰伯恩行刑场, 98; Whitehall, 白厅, 125
- London, George, 伦敦, 乔治, 225

Long, Edward, 朗, 爱德华, 136
Long Melford (Suffolk), 朗梅尔福德
(萨福克郡), 104
Lorton (Cumberland), 洛顿(坎伯兰
郡), 213
Loudon, John Claudius, 劳登, 211—
12, 239, 262, 270n
Lovell, Robert, 洛弗尔, 32, 56, 58,
80
lower classes, 下层阶级, *see* people,
common, 参见平民大众
Lucretius, 卢克莱修, 130, 132
Ludlow, Edmund, 勒德洛, 48, 161
Luther, Martin, 路德, 31
Lyell, Sir Charles, 赖尔, 查尔斯, 爵
士, 168
Lyme Hall (Cheshire), 莱姆府邸(柴
郡), 225
Lyme Regis (Dorset), 莱姆里吉斯(多
塞特), 174
Lyons, 里昂, 106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麦考利,
托马斯·巴宾顿, 13
Macaulay, Zachary, 麦考利, 扎卡里,
290
Madeley (Salop), 梅德里(什罗普郡),
44
Madox, Richard, 麦道克斯, 227
Maidstone (Kent), 梅德斯通(肯特
郡), 158

Malpighi, Marcello, 马尔皮吉, 88
Malthus, Thomas Robert, 马尔萨斯,
47, 90
Malvern Hills (Worcs), 莫尔文山(伍
斯特), 260
man: 人: anatomy, 解剖学, 31—2,
292; animal ancestry, 动物祖先,
132—5, 137, 141, 169; an animal,
作为动物, 123—4, 130, 350; dehu-
manized, 去人性化, 41—5, 47—8;
distinguishing qualities, 显著素质,
30—41, 128, 129, 135—6, 137,
141, 243; duties to other, species, 对
其他物种的责任, 15, 24, *and see*
kindness to animals; 参见善待动物,
evolution, biological, 生物进化,
132—3, 141; evolution, social, 社会
进化, 130—32; inferior to animals,
比动物低下, 122; place in natural
world, 在自然界的位置, *see* natural
world, 参见自然界; pride, 傲慢,
128, 129; rights over animals, 高于
动物的权利, 17—25, 34, 49—50,
123, 171, 298—9; soul, 灵魂, 30,
32—5, 122—3, 137; God's steward,
上帝的管事, 24, 25, 154—5, 162,
180; treatment of animals, 对待动物,
see animals, 参见动物; cruelty, 虐
待; kindness, 善待
Manchester (Lancs), 曼彻斯特(兰开
夏) 179, 229, 284

- Mandeville, Bernard, 曼德维尔, 115, 180, 295, 299—300
- Mansell, Mr, of Cotgrave, 曼塞尔先生, 科斯格雷夫的, 281
- Mansfield, William Murray, 1st Earl of, 曼斯菲尔德伯爵一世, 164
- Manwood, John, 曼伍德, 59n, 194, 202
- Marden (Surrey), 马登(萨里), 211
- Margate (Kent), 马尔盖特(肯特郡), 283
- Markham, Gervase, 马卡姆, 杰瓦斯, 32, 101, 114, 145, 189
- Markham, Robert, 马卡姆, 罗伯特, 114
- Marlborough (Wilts), 马尔伯勒(威尔特郡), 257
- Marlborough, George Spencer, 4th Duke of, 马尔伯勒公爵四世, 285
- Marlborough, Sarah, Duchess of, 马尔伯勒公爵夫人, 104
- Marprelate Tracts, 马普莱雷特小册子, 47
- Marsden, William, 马斯登, 213, 263
- Marshall, Benjamin, 马歇尔, 本杰明, 117
- Marshall, Charles, 马歇尔, 查尔斯, 208, 231
- Marshall, William (agriculturalist), 马歇尔, 威廉(农学家), 208, 220, 272, 286
- Marshall, William (familist), 马歇尔, 威廉(家庭主义教成员), 290—91
- Martyn, Thomas, 马丁, 284
- Marvell, Andrew, 马维尔, 120, 207, 218, 252
- Marx, Karl, 马克思, 23, 47, 90, 133
-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 15, 98, 189
-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123—4
- Mather, Cotton, 马瑟, 37, 194
- Maurice, Prince of Nassau, 莫里斯, 拿骚亲王, 128
- Mavor, William, 梅瓦, 221
- Mawe, Thomas, 茂, 托马斯, 225, 294
- Maxwell, Gavin, 马克斯韦尔, 89
- Maya, 玛雅人, 24
- Mayhew, Henry, 梅胡, 亨利, 110
- maypoles, 五月柱, 78
- Meager, Leonard, 米格, 203
- meat-eating, 食肉, 18, 26, 37, 41, 190, 289, 290, 291, 292, 296, 297, 298, 301; *see also* vegetarianism, 参见素食主义, medicine, 药, 27, 53, 72, 238; *see also* herbs, medicinal, 参见药草
- meditation, 沉思, 216, 236—7, 260
- Meeke, Robert, 米克, 293
- Melmoth, William, 梅尔莫斯, 173
- menageries, 动物展览, *see* zoos, 参见动物园
- Mendip Hills (Som), 门迪普山(萨默

- 塞特郡)234
- merchants, 商人, 227, 228, 272;
merchants' marks, 商标, 99
- mermen, 人鱼, 80, 134
- Merrett, Christopher, 梅里特, 73
- Merrick, Rice, 梅里克, 244
- Meslier, Jean, 梅利耶, 182n
- Metcalf, William, 梅特卡夫, 296
- metempsychosis, 灵魂转世, 138
- Methley (Yorks), 梅斯利(约克郡),
215, 271
- Methodists, 卫理公会派教徒, 140,
154, 159, 180n
- microscope, 显微镜, 87—8, 167
-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38, 132, 278,
286, 268
- millenarianism, 千禧年说, 288, 296
- Miller, Philip, 米勒, 86
- Mills, Henry, 米尔斯, 21n
- Milton, John, 弥尔顿, 约翰, 47, 123,
125
- minerals, 矿物, 20, 128
- Mitford, William, 米特福德, 285
- Moffat (Scotland), 莫法特(苏格兰),
295
- Moira (Ireland), 莫伊拉(爱尔兰),
227
- Moluccas, 摩鹿加群岛, 227
- monasteries, 修道院, 199n
- Monboddo, James Burnett; Lord, 蒙博多
勋爵, 130, 132, 134, 180
- monogenism, 人类同源论, 135
- monsters, 怪物, 39, 135; *see also*
animals, fabulous, 参见神奇动物,
hybrid creatures, 杂种生物
- Montagu, Elizabeth, 蒙塔古, 伊丽莎
白, 288
- Montagu, John, 2nd Duke of, 蒙塔古公
爵二世, 190, 209, 299
- Montaigne, Michel de, 蒙田, 127, 129,
146, 152, 159, 166, 173, 178
- Monte Cassino, 卡西诺山, 143
- Monte Mario, 马里奥山, 222
- Moor Park (Surrey), 摩尔园(萨里),
252
- More, Henry, 莫尔, 亨利, 20, 21, 35,
57, 61, 84n, 138, 167, 257, 259
- More, Sir Thomas, 莫尔, 托马斯, 爵
士, 47, 161, 134—5, 258
- Morgan, Hugh, 摩根, 226
- Morpeth (Northumberland), 莫珀斯(诺
森伯兰郡), 230
- Morris, George Pope, 莫里斯, 乔治·
波普, 214
- Morris, William, 莫里斯, 威廉, 222
- mortalism, 凡人论, 123
- Morton, Charles, 莫顿, 查尔斯, 88
- Morton, John, 莫顿, 约翰, 79, 196,
258, 281
- Moryson, Fynes, 莫里森, 44, 101, 141
- Mouffet, Thomas, 穆菲特, 参见 Muffett
- Mount, William, 芒特, 271

- mountaineering, 登山, 261
- mountains, 山, 22, 255, 258—61;
religious value, 宗教价值, 260,
261; taste for, 趣味, 263, 265, 301
- Muffett, Peter, 穆菲特, 彼得, 155
- Muffett (Mouffet), Thomas, 穆菲特, 托
马斯, 26, 56, 68, 105, 189, 277,
297
- Muggletonians, 马格莱顿教派, 123,
354
- Mundy, Francis, 芒迪, 163, 214
- nakedness, 赤裸, 38
- names: 名称: animals, 动物, 82, 96,
113—15; birds, 鸟, 82, 83, 84—5;
nicknames, 绰号, 99; plants, 植物,
81—7; slaves, 奴隶, 44—5; *see also*
classification, 参见分类
- Naples, King of, 那不勒斯国王, 143,
145
- National Trust, 国民信托, 14, 15
- natural history, 博物学, 51—91, 多处;
growth of and interest in, 增长与兴
趣, 13, 51—3, 70, 79, 89, 281—
4; motives, 动机, 27, 71—4, 282—
4; effects, 结果, 66—70, 79—80,
87—9, 90—91, 243, 284—5
- natural world: 自然界: changing percep-
tions of, 变化的感觉, 65—70, 89—
91; disenchantment of, 去魅, 22; ex-
ploitation of, 开发, 23—4, 25—30,
50n; hierarchy in, 等级, 63, 66,
219—20; human rule over, 人类统
治, 16, 17—25, 27—9, 242—3,
300—303; knowledge of, 知识, *see*
natural history, 参见博物学, made
for man, 为人所造, 17—22, 24—5,
50; not for him alone, 不只是为了人
类, 166—72, 180, 243; popular be-
liefs concerning, 大众有关信念,
70—81, 88; replicates human world,
复制人类世界, 61—4, 66, 68,
89—90; separated from human world,
与人类世界分离, 66—8, 90—91;
study of, 研究, *see* natural history, 参
见博物学
- naturalism in art, 艺术的自然主义,
51—2
- naturalists, 自然主义者, 博物学家,
52, 271, 275, 281—4; *see also*
natural history, 参见博物学
- nature: 自然: balance, 平衡, 278;
economy, 经济, 89—90; lacks inten-
tions, 缺少目的, 169—70; religious
value, 宗教价值, 14, 216, 238,
260—61, 301—2; venerated, 崇敬,
22, 23; wild, 野生, *see* wild nature;
参见野生自然; *see also* natural
world, 参见自然界
- nature reserves, 自然保护区, 242, 301
- Navy, Royal, 皇家海军, 198, 199,
209, 210, 220

- Needler, Henry, 尼德勒, 121, 249
- Needwood Forest (Staffs), 尼德伍德森林(斯塔福德郡), 214
- Negroes, 黑人, 30, 42, 45, 136
- Neo-Platonists, 新柏拉图主义者, 138
- Neot, St, 圣尼奥特, 152
- Netherlands, 荷兰, 26, 206, 225, 226, 227, 239, 243
- Neville, Syllas, 内维尔, 173
- Newbury (Berks), 纽伯里(贝克郡), 228
- Newcastle (Northumberland), 纽卡斯尔(诺森伯兰郡), 245
- Newcastle, Margaret Cavendish, Duchess of, 纽卡斯尔公爵夫人, 玛格丽特·卡文迪什, 128—9, 170, 173—4, 222, 244, 280, 293—4
- Newcastle, William Cavendish, Duke of, 纽卡斯尔公爵, 101, 117, 244
- New Forest (Hants), 新森林(汉普郡), 199, 201, 217
- New Hall (Essex), 纽霍尔(埃塞克斯), 207
- New Romney (Kent), 新罗姆尼(肯特郡), 105
- Newton, Sir Isaac, 牛顿, 艾萨克, 爵士, 239, 293
- Newton, John Frank, 牛顿, 约翰·弗兰克, 296, 401
- New World, 新世界, *see* America, 参见美洲
- New Zealand, 新西兰, 188
- Nicholson, E. W. B, 尼科尔森, 191
- Nicholson, George, 尼科尔森, 乔治, 185, 296
- Nidderdale (Yorks), 尼德谷(约克郡), 138
- nobility, 贵族, 13; and gardens, 与花园, 225, 227, 228, 229; and tree-planting, 与植树, 204, 227—8
- Nomenclature, 命名法, *see* names, 参见名称
- Nonsuch (Surrey), 无双宫(萨里), 204
- Norden, John, 诺登, 206, 256
- Norfolk, 诺福克, 61, 84, 96
- Norris, John, 诺里斯, 246
- North, Dudley, 4th Lord, 诺斯勋爵四世, 202, 252
- North, Dudley, 诺斯, 达德利, 148
- North, Roger, 诺斯, 罗杰, 257, 276
- Northamptonshire, 北安普敦郡, 71, 76, 85n, 99, 148, 196, 255, 258, 270
- Northill (Beds), 北山(贝德福德郡), 274
- Northumberland, 诺森伯兰郡, 73, 209n, 210
- Northumberland, Henry Percy, 5th Earl of, 诺森伯兰伯爵五世, 55
- Northumberland, Siward, Earl of, 诺森伯兰伯爵, 西瓦尔德, 134

- Northumberland, Thomas Percy, 7th Earl of, 诺森伯兰伯爵七世, 277
- Norwich (Norfolk), 诺里奇(诺福克), 205, 229, 230, 235, 248
- Norwood, Captain, 诺伍德船长, 291
- Nottingham (Notts), 诺丁汉(诺丁汉郡), 235
- Nottinghamshire, 诺丁汉郡, 217, 382
- Nourse, Timothy, 诺斯, 45, 107, 133, 200, 244—5, 255—6, 270n
- Nuer, 努尔人, 70
- Nun Appleton (Yorks), 纳恩阿普尔顿(约克郡), 252
- Nuremberg, 纽伦堡, 182n
- nurseries, 苗圃, plant, 植物, 211; nurserymen, 苗圃园丁, 84, 211, 224, 225, 229—30, 237
- Offley, Madame, 奥夫利夫人, 282
- Old Cleeve (Som), 老克利夫(萨默塞特郡), 109
- Oldenburg, Henry, 奥尔登堡, 27, 167
- Olney (Bucks), 奥尔尼(白金汉郡), 249n
- orchards, 果园, 204—5, 235, 237, 248, 250, 256; pleasure of, 愉悦, 192, 203, 216
- ornithology, 鸟类学, *see* birds, 参见鸟(研究)
- Oswald, John, 奥斯瓦尔德, 176, 185, 296
- Otmoor (Oxon), 奥特穆尔(牛津郡), 255
- Overton, Richard, 奥弗顿, 123, 139
- Ovid, 奥维德, 292, 295
- Owen, George, 欧文, 19, 44, 193
- Oxford, 牛津, 218, 245;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大学与学院, 102, 109n, 205, 213, 218, 219, 227, 237—8, 239
- Oxfordshire, 牛津郡, 48, 109n, 255
- pain, 痛苦, attitudes to, 态度, 175, 176—8, 179, 188
- Paine, Tom, 佩恩, 184, 296
- painting: 绘画: animals, 动物, 69, 103, 109, 117, 277, 286; birds, 鸟, 51, 73, 117, 277; flower, 花卉, 13, 51—2, 225—6, 235, 271; landscape, 风景, 262, 265—6; trees, 树木, 213, 218
- Paisley (Renfrew), 佩斯利(伦弗鲁郡), 229
- Paley, William, 佩利, 298
- Palmer, William, 帕尔默, 151
- pantheism, 泛神论, 301—2
- Paradise, 天堂, 236, 243, 249
- Parker, Benjamin, 帕克, 本杰明, 172
- Parker, Archbishop Matthew, 帕克大主教, 161
- Parker, Samuel, 帕克, 塞缪尔, 175
- Parkinson, John: 帕金森: on flowers,

- 论花, 231, 232, 233, 269, 270; on plants, 论植物, 53; on plant-dealers, 论植物经销商, 224, 227; on plant names, 论植物名称, 82, 83, 84; on salads, 论色拉, 72; on unicorns, 论独角兽, 79—80; on women gardeners, 论女性园丁, 238, 239
- parks, 园林, 255, 266, 276; deer, 鹿苑, 14, 163, 201—3, 254; public, 公园, 204, 206
- Parson's Green (London), 帕森绿地(伦敦), 248
- Passmore, Professor John, 帕斯莫尔教授, 152, 359
- Pasteur, Louis, 巴斯德, 88
- pastoral, 田园, 246, 250—51, 253—4
- Patshull (Staffs), 帕特殊尔(斯塔福德郡) 207—8
- Paul, St, 圣保罗, 24, 138, 151, 156
- Peacham, Henry, 皮查姆, 26, 271
- Peacock, Thomas Love, 皮科克, 31
- Peckham, Sir George, 佩卡姆, 乔治, 爵士, 254
- Pegge, Samuel, 佩奇, 271
- Pembrokeshire, 彭布罗克郡, 44, 193, 258
- Penington, Mrs Judith, 佩宁顿夫人, 108
- Penn, William, 佩恩, 威廉, 250
- Pennant, Thomas, 彭南特, 55, 57, 63, 69, 110—11, 116, 281, 282
- Pennines, 奔宁山, 258
- people, common: 平民大众: and animals, 与动物, 48—50, 98—9, 105, 184; attitudes to, 对平民的态度, 45—6, 104, 185—6; and flowers, 花卉, 230, 234; and gardening, 与园艺, 234, 240, 264; tastes in landscape, 风景趣味, 257, 267; and trees, 与树木, 219; view of natural world, 自然观, 70—86, 88; and woodland, 与林地, 200, 201
- Pepys, Samuel: 佩皮斯: on animal sports, 论动物娱乐, 145, 159, 183; on birds, 论鸟, 111; on dogs, 论狗, 108, 119, 174; quoted, 引用, 132, 290
- perambulations, 教区巡视, 216
- Percival, Thomas, 珀西瓦尔, 179, 188
- Pereira, Gomez, 佩雷拉, 33
- Perkins, William, 珀金斯, 44, 153, 157, 177
- Perthshire, 佩思郡, 210
- Peterborough, diocese, 彼得伯勒, 主教教区, 43
- pet-keeping, 养宠物, 110—12, 117—20, 121, 141, 191, 240; attacked, 被攻击, 288
- Petre, John, 1st Lord, 彼得勋爵一世, 114
- Petre, Robert James, 8th Lord, 彼得勋爵八世, 227—8

- pets, 宠物, 14, 40, 112—15, 187, 192, 240—41
 Petty, Sir William, 佩蒂, 威廉, 爵士, 27, 29, 42, 85, 98, 136
 Philadelphia, 费城, 295, 296
 Philip, Dr Wilson, 菲利普, 威尔逊, 医生, 178
 Philips, Katherine, 菲利普, 凯瑟琳, 289
 Phillips, Sir Richard, 菲利普斯, 理查德, 爵士, 176, 296
 physic gardens, 药物园, 53, 227, 271, 384
 physicians, 医师, 73, 228, 282
 picturesque, 如画风景, taste for, 趣味, 262, 266, 267
 pigs, 猪, 25, 43, 47, 95; attributes and capacities, 属性与能力, 38, 126, 132; edibility, 可食性, 54; how regarded, 如何对待, 57, 64, 68, 69, 96, 118, 166, 173, 286; 'learned', 有学问的, 126; treatment of, 对待, 93, 94, 147, 300
 Pilkington, Bishop James, 皮尔金顿主教, 19
 Pinke, Dr Robert, 平克博士, 239
 Piozzi, Mrs Hester Lynch, 皮奥奇夫人, 212
 Pipewell (Northants), 派普韦尔(北安普敦郡)199
 planets, 行星, inhabited, 有人居住的, 167
 plant-hunting, 搜集植物, 73, 271; *see also* botany, 参见植物学; plants, 植物
 plants: 植物: collected, 收集的, 226—8, 237, 271—2; cultivated, 培植的, 28, 46, *and see* flowers, 参见花卉, trees, 树木; humanity to, 人性地对待, 178—9; identification, 识别, 65; names, 名称, 81—7; new, 新的, introduced, 引进的, 28, 226; number, 数字, 168; popular knowledge of, 大众知识, 72—3; protective, 保护性的, 75, 77; purpose, 目的, 17, 166, 168; sensitivity, 感性, 179; sexuality, 性特征, 65—6, 179; study of, 研究, *see* botany, 参见植物学; symbolic meaning, 象征意义, 75, 78, 91; trade in, 贸易, *see* nurseries, 参见苗圃; unlucky, 不吉利的, 75, 76; uses, 使用, 27, 52—3, 66, 72—3
 plants, individual species, 植物物种, 27, 52, 53, 55, 72—6, 78—81, 84, 224, 226, 229—31, 255, 269—70, 272—3, 275—6; *see also* flowers, 参见花卉, garden, 花园; fruit, 水果; trees, 树木; vegetables, 蔬菜
 Plato, 柏拉图, 31, 36, 68, 138
 Platt, Sir Hugh, 普拉特, 79
 Pliny, the elder, (老) 普林尼, 53, 62n, 76—7, 121

- Plot, Dr Robert, 普洛特博士, 75, 79, 282
- Pluche, 普吕什, 282
- Plutarch, 普卢塔克, 121, 152, 180, 292, 297
- Plymouth Colony (New England), 普利茅斯殖民地(新英格兰), 194
- poachers, 偷猎者, 49
- poetry, 诗, poets, 诗人, 149, 179
- Poland, 波兰, 262
- pollarding, 修剪树枝, 198, 220, 221, 286
- pollution, 污染, 23—4, 244—6, 275—6, 286
- polygenism, 多元发生说, 135
- Polynesia, 波利尼西亚, 46
- Poole, Thomas, 普尔, 196n
- poor, 穷人, attitudes to, 对穷人的态度, 43—4; and woodland, 与林地, 200; *see also* people, common, 参见平民大众
- Pope, Alexander, 蒲柏, 110, 119, 140, 149, 184, 213, 289
- popular beliefs, 大众信仰, *see* natural world, 参见自然界
- Porphyry, 波菲利, 152, 166, 171, 180, 289, 292
- Portland, Margaret Cavendish Bentinck, Duchess of, 波特兰公爵夫人, 283
- Portsmouth (Hants), 朴茨茅斯(汉普郡), 121
- Portugal, 葡萄牙, Portuguese, 葡萄牙人, 14, 44, 143
- poultry, 家禽, 93, 94, 95, 178; *see also* birds, individual species: chicken, 参见鸟类物种(鸡)
- Poussin (Dughet), Gaspard, 普桑, 262, 265, 266
- Power, Henry, 鲍尔, 179, 282
- Prest, John, 普雷斯特, 384
- Prestbury (Cheshire), 普雷斯特伯里(柴郡), 274
- Preston, John, 普雷斯顿, 约翰, 124
- Preston, Dr Thomas, 普雷斯顿, 博士, 197
- Price, Uvedale, 普赖斯, 32, 69n, 208, 209, 248, 285—6
- Pride, Col. Thomas, 普赖德上校, 158
- Primatt, Humphry, 普里迈特, 139, 155, 176, 184
- 'primitive' peoples, 原始人群, 131; attitudes to, 对其的态度, 42, 187—8
- Prior, Matthew, 普赖尔, 130, 149
- privacy, 隐私, 216, 268
- Protagoras, 普罗塔哥拉, 130
- Protestantism, 新教主义, 78, 84, 138—9, 268
- protozoa, 原生动物, 167
- Prynne, William, 普林, 39, 78
-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62
- Pufendorf, Samuel, 普芬多夫, 49
- pugilism, 拳击, 183, 186

- Purchas, Samuel, 珀切斯, 62n
- Puritans, 清教徒, 47, 154, 158—9, 160—61, 180, 237
- Pye, Robert, 派伊, 164
- Pyrenees, 比利牛斯山脉, 257, 261
-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22, 138, 292, 295, 297
- ‘Pythagoreanism’, 毕达哥拉斯主义, 291, 292, 297; *see also* vegetarianism, 参见素食主义
- Quakers, 贵格会会员, 154, 158, 159, 162, 180, 237, 297
- quincunx, 五点梅花形, 256
- Rabelais, Francois, 拉伯雷, 弗朗西斯, 71
- race-horses, 赛马, 59—60, 113—14
- racialism, 种族主义, 41, 135—6
- Radnor, 拉德诺郡, 258
- Ramesey, William, 拉梅塞, 121, 135
- Ramsay, John, of Ochtertyre, 拉姆赛, 奥彻特太尔的, 222
- Randall, Giles, 兰德尔, 291
- Ranters, 喧骚派, 123, 138
- Rashdall, Hastings, 拉什多尔, 23n
- Raven, Canon C. E., 雷文, 83, 321
- Rawdon, Sir Arthur, 罗顿, 阿瑟, 爵士, 227
- Rawlinson, John, 罗林森, 164
- Ray, John, 雷, 约翰, 168; on animals, 论动物, 35, 80, 293; on birds, 论鸟, 69, 116—17; on creation, 论造物, 167; on God, 论上帝, 253; on man, 论人, 32, 167, 292; on mountains, 论山, 32, 292; as naturalist, 作为博物学家, 52, 57, 67, 73, 79, 84, 85, 281—2
- Rea, John, 瑞, 约翰, 211, 228, 231, 232
- reason, 理智, *see* animals, general, 参见动物总体; man, distinguishing qualities, 人(显著素质)
- Reaumur, Rene Antoine Ferchault de, 雷奥米尔, 62n, 68
- Redi, Francesco, 雷迪, 88
- religion, 宗教, 36
- reptiles, 爬行动物, 57, 173; alligator, 短吻鳄, 80; crocodile, 鳄鱼, 80, 166, 173; frog, 青蛙, 55, 57, 69n, 82, 146, 147; slow-worm, 蛇蜥, 74, 77; snake, 蛇, 57, 64, 69, 74, 80, 162, 173, 191; toad, 蟾蜍, 40, 57, 68, 69, 74, 110—11, 147, 166, 169, 173, 278, 284; tortoise, 龟, 55, 110
- Repton, Humphry, 雷普顿, 208, 210, 286
- Resurrection, General, (人类的)复活, 105, 123, 139
- Reyce, Robert, 雷斯, 164
- Rich, Barnaby, 里奇, 巴纳比, 42

- Rich, John, 里奇, 约翰, 226
- Richardson, Samuel, 理查森, 151
- Richmond (Surrey), 里士满(萨里), 209, 272
- Richmond, Frances Stuart, Duchess of, 里士满公爵夫人, 118
- Ridley, Bishop Nicholas, 里德利主教, 205
- Ritson, Joseph, 里特森, 115, 295—6, 297, 299
- Rivinus, 里维努斯, *see* Bachmann, 参见巴克曼
- Robins, John, 罗宾斯, 290
- Robinson, Thomas, 鲁宾逊, 20
- Rochester, Henry Hyde, 5th Earl of, 罗彻斯特伯爵五世, 207
- Romans, ancient, 古罗马人, 23, 131, 193
- Romantics, 浪漫主义者, 71, 172, 216, 266, 272, 301—2
- Rondelet, Guillaume, 龙德莱, 79
- Rosa, Salvator, 罗萨, 262, 265, 266
- Ross-on-Wye (Herefs), 瓦伊河畔罗斯(赫里福郡), 206
- Rous, Francis, 劳斯, 弗朗西斯, 174
- Rous, John, 劳斯, 约翰, 195
-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 130, 176, 268, 288
- Rowe, Elizabeth, 罗, 伊丽莎白, 216, 261
- Royal Society, 皇家学会, 27, 80, 124, 178, 198
- 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皇家艺术促进协会, 210
-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159, 181, 186, 187
- Rugeley (Staffs), 鲁吉利(斯塔福德郡), 151
- Rupert, Prince, 鲁珀特, 亲王, 103
- rural nostalgia, 乡村怀旧之情, *see* countryside, 参见乡村
- Rusden, Moses, 拉斯登, 63
- Ruskin, John, 罗斯金, 66n, 87, 213, 272
- Russell, Lord John, 拉塞尔勋爵, 279
- Russia, 俄罗斯, 211, 227
- Rutty, John, 拉蒂, 37
- sailors, 海员, 227, 261, 272
- St Anthony in Meneage (Cornwall), 米尼尔基的圣安东尼教堂(康沃尔郡), 113
- St John, Oliver, 圣约翰, 58—9
- Saint-Simon,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圣西门, 50n
- Salcey Forest (Northants), 塞尔希森林(北安普敦郡), 217
- Salford (Lancs), 索尔福德(兰开夏), 296
- Salisbury, Robert Cecil, 1st Earl of, 索尔兹伯里伯爵一世, 罗伯特·塞西

- 尔, 103, 160, 203, 227
- Salt, Henry Stephens, 索尔特, 185, 272n
- Sandby, Paul, 桑比, 266
- Sandwich Islands, 三明治岛, 115
- Saunders, Captain, 桑德斯船长, 281
- Savage, Thomas, 1st Viscount, 萨维奇子爵一世, 104
- Savoy, 萨伏伊, 260
- Saxton, Christopher, 萨克斯顿, 207
- Scandinavians, 斯堪的纳维亚人, 132—3
- Scarborough (Yorks), 斯卡伯勒(约克郡), 104
- Scarborough, Sir Charles, 斯卡伯勒, 查尔斯, 爵士, 103
- Scarsdale, Nathaniel Curzon, 1st Lord, 斯卡斯代尔勋爵一世, 218
- scenery, 景色, *see* landscape, 参见风景
- sceptics, religious, 宗教怀疑论者, 122—3, 124, 170
- schools, 学校, 147, 160, 183, 184
- Schopenhauer, Arthur, 叔本华, 23n
- scientists, 科学家, 124; *see also* naturalists, 参见博物学家
- Scilly Islands, 锡利群岛, 138
- Scotland, 苏格兰, Scots, 苏格兰人, 47; and animals, 与动物, 94; gardens and gardeners, 花园与园艺师, 225, 264; people, 人们, 48; dislike pork, 不喜欢猪肉, 54n; tourism, 旅游, 14, 266, 267; trees, 树木, 210—11, 218; wolves, 狼, 273
- Scott, Sarah, 斯科特, 莎拉, 288
- sectaries, 非教会派新教徒, 54, 166, 290
- secularization, 世俗化, 180
- Selborne (Hants), 塞尔伯恩, (汉普郡) 299
- Selwood Forest (Som), 塞尔伍德森林(萨默塞特郡), 195
- Seneca, 塞内加, 289
- servants, 仆人, 46, 48, 95, 103, 104
- sexuality, 性特征, 38, 41, 42, 105—6; of plants, 植物的, 65—6, 179
- Seymour, James, 西摩, 117
-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 69, 97, 175, 252, 260
-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7th Earl of, 沙夫茨伯里伯爵七世, 141
-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105, 174, 272
- Shanne, Richard, 尚恩, 215, 271
- Shap Fell (Westmorland), 沙普岗(威斯特摩兰郡), 261
- Sharrock, Robert, 沙罗克, 270—71
- Shaw, George Bernard, 萧伯纳, 188
- Shebben Pool (Staffs), 谢本池塘(斯塔福德郡), 61
- Sheen (Surrey), 希恩(萨娜), 246
- sheep, 羊, 25, 71, 164, 187, 188;

- breeding, 饲养, 27, 60, 74, 285—6; killed and eaten, 杀死吃掉, 26, 93, 299; lack rights, 缺少权力, 21; treatment of, 待遇, 20, 44, 48, 94, 96, 110, 118, 156, 178, 188
- Sheffield (Yorks), 设菲尔德(约克郡), 245
- Sheffield, Edmund, 3rd Lord, 设菲尔德勋爵三世, 162
- Shelley, Percy Bysshe, 雪莱, 149, 180, 252, 296, 401; Mrs, 雪莱夫人, 296n
- shellfish: 贝壳类动物: lobster, 龙虾, 19—20; oyster, 牡蛎, 88, 191
- shells, 贝壳, 281, 284
- Shenstone, William, 申斯通, 114, 213, 220, 244, 286
- shepherds, 牧羊人, 48, 95, 250—51, 273
- Sherard, William, 谢拉德, 227
- Shipton-under-Wychwood (Oxon), 威奇伍德下西普顿(牛津郡) 21n
- Shirley, James, 舍利, 236
- Shoreditch (London), 肖尔迪奇(伦敦), 101
- Shrewsbury (Salop), 什鲁斯伯里(什罗普郡), 135, 206
- Shrewsbury, George Talbot, 12th Earl of, 什鲁斯伯里伯爵十二世, 145
- Shropshire, 什罗普郡, 138
- shrubs, 灌木, *see trees and shrubs*, 参见
- 树木与灌木
- Sidney family, 西德尼家族, 114
- Sidney, Sir Philip, 西德尼, 菲利普, 爵士, 154—5
- signatures, doctrine of, 象征说, 84
- Singer, Professor Peter, 辛格教授, 152
- Skrymsner, Sir Charles, 斯克林姆希尔, 查尔斯, 217
- Slater, Samuel, 斯莱特, 166
- slaughter-houses, 屠宰场, 178, 299—300; *see also butchers*, 参见屠夫
- slavery, 奴隶制度, 44—5; *see also anti-slavery*, 参见反对奴隶制
- Sloane, Sir Hans, 斯隆, 汉斯, 爵士, 271
- Smart, Christopher: 斯玛特: on gardening, 论园艺, 211, 229; on living creatures, 论生物, 28, 110, 114, 137, 149, 172, 173, 175, 176, 279
- Smellie, William, 斯梅利, 80
-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28, 89, 105, 200, 295
- Smith, Captain John, 史密斯船长, 198, 209n, 217
- Smith, Robert, 史密斯, 罗伯特, 85, 127
- Smith, Sir Thomas, 史密斯, 托马斯, 爵士, 226—7
- Smollett, Tobias, 斯摩莱特, 117, 143
- Smyrna, 士麦那, 146, 148, 227
- Smyth, John, 史密斯, 约翰, 204

- Smyth, William, 史密斯, 威廉, 109
- Snowdonia, 斯诺登峰, 258, 260
- Society of Antiquaries, 古文物协会, 51
- Society of Gardeners, 园艺家协会, 84
- sociobiology, 社会生物学, 90
- Solander, Daniel, 索兰德, 284
- solitude, 孤独, 265—9
- Somerset, 萨默塞特, 252, 279
- Somerville, William, 萨默维尔, 22, 29, 183
- songbirds, 鸣禽, 19, 58, 111, 116, 206; *see also* birds, 参见鸟
- soul, souls, 灵魂, *see* animals, general, 参见动物总体, bees, 蜜蜂; children, unbaptized, 儿童(未受洗礼的); man, 人; women, 女人
- South, Robert, 索思, 175
- Southampton (Hants), 南安普敦(汉普郡) 235
- Southampton, Henry Wriothesley, 3rd Earl of, 南安普敦伯爵三世, 109
-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州, 30
- Southcottians, 索斯科特派, 290
- Southey, Robert, 索西, 罗伯特, 114, 141, 143, 149, 267, 280
- Southwell (Notts), 索斯韦尔(诺丁汉郡), 51
- South Willingham (Lincs), 南威灵汉姆(林肯郡) 204
- Spain, 西班牙, Spaniards, 西班牙人, 25, 26, 143, 182n, 226, 261, 277, 281, 294
- species: 物种: artificial, 人工的, 67; extinction, 灭绝, 24, 168, 278; mutable, 易变的, 67
- Speed, John, 斯皮德, 205
- Spencer family, 斯潘塞家族, 202
- Spencer, John, 斯潘塞, 约翰, 157
- Spencer, Nicholas, 斯潘塞, 尼古拉斯, 157
- Spencer, William, 2nd Lord, 斯潘塞勋爵二世, 275
- Spinoza, Benedictus de, 斯宾诺莎, 170, 298
- spontaneous generation, 自发产生, 87—8
- Staffordshire, 斯塔福郡, 74, 75, 203, 217, 230
- Stamford (Lincs), 斯坦福(林肯郡), 144, 159, 186, 187
- Standish, Arthur, 斯坦迪什, 200
- Stapleto, Sir Bryan de, 斯特普尔顿, 布莱恩·德, 爵士, 114
- Starkey, Thomas, 斯塔基, 131, 246, 247
- Staverton Park' (Suffolk), 斯塔弗顿公园(萨福克郡), 202
- Steele, Sir Richard, 斯蒂尔, 理查德, 爵士, 159
- Sterry, Peter, 斯特里, 249
- Stevens, Lewis, 史蒂文斯, 281
- Stillingfleet, Benjamin, 斯蒂林弗利特,

- 74, 80
- Stoics, 斯多葛学派哲学家, 17, 24, 166
- Stonehouse, Walter, 斯通豪斯, 瓦尔特, 110, 228
- Stonestreet, William, 斯通斯特里特, 威廉, 281—2
- Story, Thomas, 斯托里, 168
- Stourhead (Wilts), 斯托海德(威尔特郡), 287
- Stow, John, 斯托, 249
- Stratford, Thomas Wentworth, Earl of, 斯特拉特福德伯爵, 58
- Stratford-upon-Avon (Warw),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沃里克郡), 191
- Strype, John, 斯特赖普, 约翰, 277
- Stubbes, Katherine, 斯塔比斯, 凯瑟琳, 40
- Stubbes, Philip, 斯塔比斯, 菲利普, 157, 161
- Stubbs, George, 斯塔布斯, 乔治, 69, 277
- Stubbs, John, 斯塔布斯, 约翰, 174
- Stukeley, William, 斯蒂克利, 110, 252
- Sucpitch family, 撒克皮奇家族, 134
- Suffolk, 萨福克, 96, 97
- Suffolk, Charles Brandon, Duke of, 萨福克公爵, 202
- Sumatra, 苏门答腊岛, 263
- Sumner, Archbishop John Bird, 萨姆纳大主教, 141
- superstitions, 迷信, 74—80
- Surrey, 萨里, 74, 119
- Sussex, 苏塞克斯, 79, 119, 209n
- Swainson, William, 斯温森, 20, 74
- Swammerdam, Jan, 斯瓦默丹, 62n, 68, 88
- Swedenborgians, 斯韦登堡派, 290, 296, 297
- swimming, 游泳, 39
- Switzer, Stephen, 斯威策, 203, 207
- Switzerland, 瑞士, 260, 261
- Sykes, Sir Tatton, 赛克斯, 塔顿, 爵士, 114
- tails (of men), 尾巴(人的), 42—3, 134
- Tamworth (Staffs), 塔姆沃斯(斯塔福德郡), 282
- Tartary, 鞑靼地区, 187
- taxonomy, 分类学, *see classification* 参见分类
- Taylor, Bishop Jeremy, 泰勒主教, 68
- Taylor, Joseph, 泰勒, 约瑟夫, 108, 111
- Taylor, Thomas, 泰勒, 托马斯, 174
- Temple, Sir William, 坦普尔, 威廉, 爵士, 238, 246, 252
- Tennyson, Alfred, 1st Lord, 丁尼生, 勋爵, 213—14, 273
- Tenterden (Kent), 滕特登(肯特), 274
- Teynham (Kent), 特纳姆(肯特), 256

- Theobalds (Herts), 西奥博尔德(赫特福德郡), 207
- Theophrastus, 提奥夫拉斯图斯, 53
- Thomson, James, 汤姆森, 149, 164, 294
- Thoresby, Ralph, 托雷斯比, 258
- Thorley, John, 索利, 62n
- Thorndon Hall (Essex), 桑顿府邸(埃塞克斯), 228
- Tillotson, Archbishop John, 蒂洛森大主教, 175
- timber, 木材, 196, 198, 199; *see also* woodland, cultivation, 参见林地(开垦)
- Tintern Abbey (Mon), 丁登寺(北英格兰), 266n
- Tiverton (Devon), 蒂弗顿(德文郡), 75
- Tolpuddle (Dorset), 托尔普德尔(多西特郡), 217
- topiary, 灌木修剪法, 221
- Toplady, Augustus, 托普莱迪, 140, 173
- Topsell, Edward, 托普塞尔, 53, 55, 57, 79, 101, 109, 110, 115, 126, 188
- Torrington, 5th Viscount, 托林顿子爵五世, *see* Byng, John 参见宾格
- Tottington (Lancs), 陶廷顿(兰开夏), 44
- Toulmin, George Hoggart, 图尔明, 168—9
- tourism, 旅游, 260, 266, 267, 283, 390
- Towcester (Northants), 托斯特(北安普敦郡), 228
- towns and cities, 城镇与城市, 184, 238, 268, 275; animals in, 动物, 95, 182; attractions, 吸引力, 243—4, 251; beauty, 美, 244, 253; and civility, 文明礼貌, 195, 243; de-ruralization, 去乡村化, 250, 253; disparaged, 被贬损, 249—50; gardens, 花园, 14, 234—6, 250, 270; growth, 发展, 181, 243, 301; pollution, 污染, 244—6, 253; residence in, 住处, 247, 251; vices, 恶习, 246—7
- Tradescant, John, 特拉德斯坎特, 207, 227
- Traherne, Thomas, 特拉赫恩, 托马斯, 206, 253, 256
- Transcendentalists, 超验主义者, 216
- Traske, John, 特拉斯克, 289; Mrs, 特拉斯克夫人, 289
- travel, 旅行, *see* tourism, 参见旅游
- trees and shrubs: 树木与灌木, aesthetic value, 审美价值, 203—4, 208—9, 213, 214, 222, 286; celebrated, 著名的, 217; feelings for, 喜欢, 178, 192, 213; feelings of, 感情, 178, 221—2; new species, 新物种, 211—12, 227—8; planting, 种植, 192,

- 197, 198—200, 202—11, 218, 220, 243, 256—7; preservation, 保存, 15, 198, 204, 213—14, 222—3, 302; protective, 保护的, 75; religious value, 宗教价值, 215—16, 236; rights, 权利, 302; social meaning, 社会意义, 214, 216—20, 222—3, 240; in towns, 城镇中的, 204—6, 250; worship of, 崇拜, 22, 214—15; *see also* avenues, 参见林荫道; clumps, 树丛; forests, 森林; fruit trees, 果树; groves, 小树林; hedges, 树篱; pollarding, 修剪树枝, topiary; 灌木修剪法; woodland, 林地
- trees and shrubs, individual species: 树木与灌木物种: ash, 岑树, 75, 76, 199, 203, 204, 208, 210, 222; elm, 榆树, 203, 204, 205, 206, 207, 209, 210, 214, 215, 217, 219; oak, 橡树, 76, 79, 197, 199, 202, 203, 204, 210, 211, 213, 216, 217, 218, 220, 222; yew, 紫杉, 211, 213, 215, 220; others, 其他, 73, 75, 77, 78, 79, 199, 200, 203, 204, 207, 208, 210, 211, 213, 214, 218, 220, 222, 227, 230, 232, 254, 270, 272, 286
- Trent, river, 特伦特河, 276
- Trevecca (Brecon), 特里维卡(布雷克诺克郡) 236
- Trevelyan, George Macaulay, 特里维廉, 乔治·麦考利, 13, 14, 15, 16, 243, 286n, 302, 390
- Trevelyan, Sir George Otto, 特里维廉, 乔治·奥托, 爵士, 13
- Trevor, Sir Thomas, Baron of Exchequer, 特雷沃尔, 托马斯, 爵士, 理财法院法官, 49
- Trip, Dr Simon, 特里普, 227
- Tryon, Thomas, 特莱恩, on birds, 论鸟, 170, 280; on hunting, 论狩猎, 161; on treatment of animals, 论对待动物, 23, 155, 171, 180, 291; on trees, 论树木, 221; on vegetarianism, 论素食主义, 291—2, 298
- Tunstall, Thomasin, 滕斯托尔, 239
- Turkey, 土耳其, Turks, 土耳其人, 21n, 226, 227
- Turner, Robert, 特纳, 罗伯特, 72
- Turner, William, Dean of Wells, 特纳, 威廉, 威尔斯教区长, 52, 73, 79, 81, 82, 83, 88, 226, 228, 271
- Turner, Rev. William, 特纳, 威廉, 牧师, 237
- Turnham Green (London), 特恩汉姆绿地(伦敦), 248
- Tutbury (Staffs), 塔特伯里(斯塔福德郡), 144
- Tutchin, John, 塔琴, 219
- Tweddell, John, 特维德尔, 299
- Tyndale, William, 廷代尔, 47
- Tyson, Edward, 泰森, 80, 124, 129—

- 30, 132, 135, 136
- Upminster (Essex), 阿普敏斯特(埃塞克斯郡), 282
- urbanization, 都市化, *see* towns and cities, 参见城镇与城市
- Urquhart, Sir Thomas, 厄柯特, 托马斯, 爵士, 71
- U. S. A., 美国, *see* America, 参见美洲
-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175—6, 178
- vagrants, 游民, 44
- Vancouver, Charles, 温哥华, 查尔斯, 195
- Van Helmont, Jan Baptista, 海尔蒙特, 88
- Van Somer, Paul, 范索梅尔, 103
- Vaughan, William, 沃恩, 294
- vegetables, 蔬菜, 20, 21, 25, 128, 232, 233, 240; individual species, 个别物种, 226, 232
- Vegetarian Society, 素食者协会, 297
- vegetarianism, 素食主义, vegetarians, 素食者, 17, 131, 155, 288—300
- Venice, 威尼斯, 59n, 227
- 'Vermin', 害虫, campaign against, 除害虫运动, 41, 74, 153, 162, 191, 273—5
- Vesalius, Andreas, 维萨留斯, 129
-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 女王, 149, 268
- Vienna, 维也纳, 226
- villages, 村庄, 203, 204, 205
- Virgil, 维吉尔, 262, 265
- Virginia, 弗吉尼亚, 30, 42, 108, 284
- Vitruvius, 维特鲁威, 130
- vivisection, 活体解剖, 21, 41, 174; attacked, 被攻击, 120, 153, 154, 178, 185, 188
- Wakefield, Priscilla, 韦克菲尔德, 普丽西拉, 115, 140
- Wales, 威尔士, 94, 239, 258, 267; the Welsh, 威尔士人, 196, 232
- Walker, Elizabeth, 沃克, 伊丽莎白, 237
- Walker, George, 沃克, 乔治, 162
- Walker, Obadiah, 沃克, 奥巴代亚, 180
- Wallace, Robert, 华莱士, 140
- Waller, Edmund, 沃勒, 148, 219
- Wallington (Northumberland), 沃林顿(诺森伯兰郡), 13
- Wallington, Nehemiah, 沃林顿, 47
- Wallis, John, 沃利斯, 292
- Walpole, Horace, 沃波尔, 180n, 190, 207, 214
- Walsingham, Sir Francis, 沃尔辛厄姆, 弗朗西斯, 爵士, 114
- Walter of Henley, 亨利的沃尔特, 273
- Walton, Izaak, 沃尔顿, 14, 88, 252; *Compleat Angler*, 《高明的垂钓者》,

- 253
- Ward, Bishop Seth, 沃德主教, 102
- Ward, Mrs, of Guisborough, 沃德夫人, 吉斯伯勒的, 282
- Warder, Joseph, 沃德, 约瑟夫, 62
- Warham, Archbishop William, 沃勒姆大主教, 161
- Warner, Samuel, 沃纳, 47
- Warren, Erasmus, 沃伦, 伊拉斯谟, 259
- Warwick, Charles Rich, 4th Earl of, 沃里克伯爵四世, 218
- Waterford (Ireland), 沃特福德 (爱尔兰), 291
- Waterhouse, Edward, 沃特豪斯, 265
- Watkyns, Rowland, 沃特金斯, 220
- weddings, 婚礼, 230
- Wedgwood, Josiah, 韦奇伍德, 233
- Wednesbury (Staffs), 温斯伯里 (斯塔福德郡), 79
- weeds, 杂草, 17, 20, 52, 270—73, 285, 301; *see also* flowers, 参见花卉; plants, 植物
- Welbeck (Notts), 维尔拜克 (诺丁汉郡), 117, 217
- Wellingborough (Northants), 韦灵伯勒 (北安普敦郡), 250
- Wentworth Lady (Isabella), 文特沃思夫人 (伊莎贝拉), 118
- Wentworth Woodhouse (Yorks), 文特沃思木屋 (约克郡), 217
- Wesley, John, 韦斯利, 140, 173, 176, 187, 236
- West, Thomas, 韦斯特, 266
-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226
- Westminster (London), 威斯敏斯特 (伦敦), 244, 245
- Westmorland, 威斯特摩兰郡, 277
- Weston, Sir Richard, 韦斯顿, 理查德, 爵士, 199, 255
- Weston, Richard, 韦斯顿, 理查德, 233
- Weymouth, Thomas Thynne, 1st Viscount, 韦茅斯子爵一世, 195
- Whewell, William, 休厄尔, 178
- Whiston, William, 惠斯顿, 140
- Whitby (Yorks), 惠特比 (约克郡) 74, 77
- White, Charles, 怀特, 查尔斯, 136
- White, Gilbert, 怀特, 吉尔伯特, 69, 88, 114, 274, 282, 299
- White, Lynn, Jr, (小)怀特, 林, 22—4
- Whitefield, George, 怀特菲尔德, 86—7
- Whitehead, William, 怀特黑德, 威廉, 86—7
- Whitelocke, Bulstrode, 怀特洛克, 161, 249, 252
- Whittington, Dick, 惠廷顿, 109
- Whittlesea Mere (Cambs), 威特尔西米尔 (剑桥郡), 73
- Widcombe (Devon), 威德科姆 (德文

- 郡), 113
- Wilberforce, Bishop Samuel, 威尔伯福斯主教, 169
- Wilcox, Thomas, 威尔科克斯, 19, 64, 155
- Wild, Robert, 怀尔德, 160
- wild animal, 野生动物, *see* animals, 参见动物
- wild birds, 野生鸟类, *see* birds, 参见鸟
- wild boys, 野孩子, 131
- 'wildness' (in gardens), 荒野(花园中的), 207
- wild men, 野人, 34
- wild nature, 野生自然, wilderness: 荒野: disliked, 不喜欢, 257—8; preservation, 保存, 14, 15, 267, 269, 301, 302; taste for, 趣味, 241, 258—69, 290, 301
- Wilkes, Benjamin, 威尔克斯, 282
- Wilkes, John, 威尔克斯, 约翰, 280
- Wilkins, Bishop John, 威尔金斯主教, 32
- Willet, Andrew, 威利特, 19
- William of Worcester, 伍斯特的威廉, 51
- William II, King, 威廉二世, 国王, 217
- William III, King, 威廉三世, 国王, 246
- Williams, Roger, 威廉斯, 罗杰, 64
- Williams of Thame, John, 1st lord, 西姆的威廉斯勋爵一世, 114
- Williamson, John, 威廉森, 295
- Willis, Thomas, 威利斯, 托马斯, 31
- Willisel, Thomas, 威利瑟尔, 73
- Willoughby, Francis, 威洛比, 58, 67, 69, 73, 80
- Wilson, Thomas, 威尔逊, 157
- Wiltshire, 威尔特郡, 122
- Wimbledon (Surrey), 温布尔登(萨里), 227
- Winchester (Hants), 温彻斯特(汉普郡), 227
- Winchilsea, Anne Finch, Countess of, 温奇尔西伯爵夫人, 213, 252
- Windermere (Westmorland), 温德米尔(威斯特摩兰郡), 266
- Windham, William, 温德姆, 威廉, 185
- Windsor (Berks), 温莎(贝克郡), 199, 209, 217, 219, 277
- Winstanley, Gerrard, 温斯坦利, 38, 43, 174
- Wise, Henry, 怀斯, 225
- Wither, George, 威瑟, 156
- Witley (Surrey), 威特利(萨里), 43
- Wittenham Clumps (Berks), 威滕汉姆山丘(贝克郡), 85
- Wollaston, William, 渥拉斯顿, 21, 175
- Wollstonecraft, Mary, 沃斯通克拉夫特, 玛丽, 50
- Wolmer Forest (Hants), 沃尔默森林(汉普郡), 276
- women, 女人, 45, 57, 73, 185; as ani-

- mals, 如动物, 43; and botany, 与植物学, 65—6, 282; and dogs, 与狗, 107—8; and flowers, 与花卉, 238—9, 271; and gardens, 与花园, 238—9; and herbs, 与药草, 73, 83, 238; housewives, 家庭主妇, 73, 78; and natural history, 与博物学, 70, 282; souls of, 灵魂, 43
- Wood, Anthony, 伍德, 安东尼, 135
- Wood, John George, 伍德, 约翰·乔治, 141, 187, 283
- Woodies, Nicholas, 伍迪斯, 43
- woodland, 林地, woods, 森林, 255; attitudes to, 态度, 195—7, 204, 212—16, 243, 254; clearance, 清除地, 14, 77, 192—4, 196, 203—4, 275, 285; cultivation, 开垦, 193, 194, 196, 198, 210, 214; *see also* forests, 参见森林; trees, 树木
- Woodlands (Dorset), 伍德兰德(多西特), 104
- Woodward, John, 伍德沃德, 195
- Woolman, John, 伍尔曼, 280
- Wootton, John, 伍顿, 117
- Worcester (Worcs), 伍斯特(伍斯特郡), 235
- Wordsworth, William, 华兹华斯, 14, 76; on animals, 论动物, 149, 176—7; on cemeteries, 论墓地, 238; on flowers, 论花卉, 179, 273; on landscape, 论风景, 208, 244, 257, 267; and trees, 与树木, 213, 216, 219, 222, 286; on wild nature, 论野生自然, 262, 268, 285, 302n
- working class, 劳动阶级, *see* people, common, 参见平民大众
- Worldidge, John, 沃里奇, 约翰, 72, 107, 164, 179, 208, 228, 232, 235, 274—5
- world, 世界, *see* Earth, 参见地球; natural world, 自然界
- worlds, infinity of, 世界无限性, 157
- Wotton, Edward, 1st Lord, 沃顿勋爵一世, 227
- Wotton, Sir Henry, 沃顿, 亨利爵士, 59n, 226—7
- Wrekin, The (Salop), 莱金(什罗普郡), 260
- Wren, Bishop Matthew, 雷恩主教, 124
- Wroth, Sir Thomas, 罗思, 托马斯, 爵士, 101
- Wye Valley (Mon), 瓦伊河谷(蒙默思郡), 260
- York (Yorks), 约克(约克郡), 235
- Yorkshire, 约克郡, 83, 88, 93, 96, 113, 161, 291
- Youatt, William, 尤厄特, 176
- Young, Arthur, 扬, 阿瑟, 221, 248, 255
- youth, 青春, 43, 44, 45

Zimmermann, Johann Georg, 齐默曼, 268
 Zoological Society, 动物学协会, 28
 zoology, 动物学, 27—8, 51, 52, 53—8, 60, 67—9, 79—80, 168; *see also*

natural history, 参见博物学
 zoos, 动物园, 277—8, 288
 Zouche, Edward, 11th Lord, 朱什勋爵十一世, 227
 Zulus, 祖鲁人, 191

译后记

离开书案,向窗外望去,高楼林立,机器轰鸣,人来车往,满眼都是人造世界的色彩与景象。人类利用自然造福自身,再造自然,凸显人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智慧与力量似乎已经接近登峰造极之境。却不禁想起基思·托马斯在《人类与自然世界》前言中的话:“最后,我深深地感谢友好、宽厚的听众。他们忍受彻骨的寒风来听讲座,寒风彻骨不禁令所有在场的人想到,人类远远没有彻底征服自然界。”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基思·托马斯爵士的《人类与自然世界》引导我们回望历史,反思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演进过程。(基思·托马斯曾任牛津大学圣体学院院长、现代史教授、圣约翰学院董事,兼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写作广泛涉猎现代初期的社会与知识史。1972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宗教与魔法的衰落》荣获沃夫森历史学图书奖。1988年,他因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被授予爵位。)

作者首先从一个全能的视角,考察英国现代初期的三百年(1500—1800),梳理这三百年间在理性与科技的启蒙中人对自然界的情感、态度与认识上的变化。从命名、分类到饲养与栽培,现代初期的理论家从学术上把人与动物截然区分开,从而确立人类的支配地位以及相对自然万物的优越性。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增加,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情感的纽带不断发生断裂。通过逐渐清除富含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象征词汇,博物学家们彻底击溃了历史悠久的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感应观

念。一个充满人情味,富有象征内涵,感应人类行为的自然界被取代,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与人类分离的自然景观,“供观察者从外面观看与研究,仿佛透过窗子凝视,确信思考对象属于另一个领域,不发出任何预兆与信号,没有人性蕴含。”一种客观的、超然地对待自然的“科学态度”在这一时期似乎得以确立,那时的博物学家抛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悟关系,采用“为自然而自然”的研究方法。但是自然为人类所用这一点却从来没有改变。

继而,作者还以剥洋葱似的论述方式,层层深入地揭示了另外一种对待自然的新感觉、新态度,它既不同于现代初期科技、理性启蒙之后对待自然的学术态度,也不同于传统的对待自然的大众态度。这种新感觉、新态度一开始以浪漫主义诗人与游客情感误置的形式悄然回归,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工业化的深入而不断扩大。在十七、十八世纪,人们发起反对残忍对待动物,热爱动物,热爱自然万物,热爱自然美的运动。在英国社会生活中,这种情感与态度表现在养宠物、素食运动、花卉园艺、树木种植等等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中认识到人类支配自然、利用自然、统治自然的行为与他们的道德感与审美感格格不入。这种非功利地对待自然的新态度、新感觉与把人类利益放在首位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而且矛盾日益突出,并不断加剧。

最后,面对人类进退两难的处境,作者历史地探究了“要城镇还是要乡村,要耕耘还是要荒野,要征服还是要保护,要杀生还是要慈悲”的两难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城市的发展导致人们重新向往乡村,农耕的进步培养了人们对野草、高山以及未被征服的自然的喜爱,人们不再惧怕野生动物。这种安全感使得人类越来越注意保护鸟类和自然状态中的野生动物。”人类热爱自然的审美情感、关爱自然的道德诉求与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在冲突中演进。

今天,我们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与生态危机:地球上森林覆盖面积急剧减少,随之导致水土流失与土地沙漠化;物种多样性受到严重破

坏,越来越多的物种濒临灭绝;人口膨胀潜在地激化水资源、能源不足的矛盾;超速的经济发展打破了大自然有条不紊的系统循环规律。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上升,加速了全球变暖的进程,直接造成气候异常,水灾、旱灾、风灾等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伴随工业发展产生了种种污染,如水污染、空气污染、白色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以及垃圾污染等等……这一切正严重威胁着人类在美丽的地球家园里的可持续生存。如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重新思考文化与自然界的联系、重新审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的轨迹。相信基思·托马斯的《人与自然界》会为我们的思考打开一扇窗。

本书的翻译工作对于译者很有挑战性。书中涉及动物学、植物学、鸟类学、园艺学、自然史、文明史、考古学、小说、诗歌、游记等等方面的资料,作者进行了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历史、文化、伦理等多层面、多视角的分析,各学科术语以及相关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更是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不过,翻译过程却是快乐而兴奋的。全书虽然旁征博引,但是作者的叙述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既生动活泼,又幽默风趣,很有吸引力。正是作者亲和的叙事方式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会到了翻译角色的位移,开始的阅读仿佛是面对面的倾听,接着凭借想象体验自然而然地接近作者的意境,进而在想象性接近中亲近作者的叙事方式与语言风格,在角色位移的体验中,译者仿佛与作者进行了微妙的神交,因此常常会在翻译中下意识地会心一笑。

但是由于书中广泛的学科交汇、博大的跨时代知识分析远远超出译者卑微的学识,虽力图忠实、准确与流畅,译本仍难免有误解、误告之处,惟乞读者谅解。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一些术语请教过堪萨斯大学教授伊丽莎白·舒尔茨,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克努特,译者谨在此诚恳致谢。另外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教授与外语系的周允承老师,正是由于他们的介绍,我才有机会翻译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

人文与社会译丛

第一批书目

- 1.《政治自由主义》,[美]J. 罗尔斯著,万俊人译 28.80 元
- 2.《文化的解释》,[美]C. 格尔茨著,韩莉译 24.50 元
- 3.《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法]B. 斯蒂格勒著,裴程译
16.60 元
- 4.《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德]A. G. 弗兰克著,高铨等译 13.60 元
- 5.《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波]F. 兹纳涅茨基、
[美]W. I. 托马斯著,张友云译 9.20 元
- 6.《现代性的后果》,[英]A. 吉登斯著,田禾译 10.00 元
- 7.《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美]M. 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 14.20 元
- 8.《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英]E. P. 汤普森著,
钱乘旦等译 54.50 元
- 9.《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波]F. 兹纳涅茨基著,郑斌祥译 11.50 元

第二批书目

- 10.《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美]D. 克兰著,赵国新译 13.00 元
- 11.《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美]R. M. 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 15.20 元
- 12.《后形而上学思想》,[德]J.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15.00 元
- 13.《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美]M. 桑德尔著,万俊人等译 15.00 元

- | | |
|----------------------------------|---------|
| 14.《临床医学的诞生》,[法]M.福柯著,刘北成译 | 12.20 元 |
| 15.《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英]J.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 | 15.80 元 |
| 16.《俄国思想家》,[英]I.伯林著,彭淮栋译 | 18.50 元 |
| 17.《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C.泰勒著,韩震等译 | 34.50 元 |
| 18.《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美]L.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 11.80 元 |
| 19.《现代性与大屠杀》,[英]Z.鲍曼著,杨渝东等译 | 17.00 元 |

第三批书目

- | | |
|---|---------|
| 20.《新功能主义及其后》,[英]J.亚历山大著,彭牧等译 | 15.80 元 |
| 21.《自由史论》,[英]J.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 | 27.00 元 |
| 22.《伯林谈话录》,[英]I.伯林等著,杨慎钦译 | 13.50 元 |
| 23.《阶级斗争》,[法]雷蒙·阿隆著,周以光译 | 13.50 元 |
| 24.《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美]M.沃尔泽著,
褚松燕等译 | 24.80 元 |
| 25.《大萧条的孩子们》,[美]G.埃尔德著,田禾等译 | 27.30 元 |
| 26.《黑格尔》,[加]C.泰勒著,张国清等译 | 43.00 元 |
| 27.《反潮流》,[英]I.伯林著,冯克利译 | 26.60 元 |
| 28.《统治阶级》,[意]G.莫斯卡著,贾鹤鹏译 | 30.80 元 |
| 29.《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德]J.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 24.60 元 |

第四批书目

- | | |
|-----------------------------------|---------|
| 30.《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英]I.伯林著,胡传胜译 | 23.20 元 |
| 31.《保守主义》,[德]K.曼海姆著,李朝晖、牟建君译 | 16.00 元 |
| 32.《科学的反革命》,[英]L.哈耶克著,冯克利译 | 15.20 元 |

- | | |
|--------------------------------|--------|
| 33.《实践感》,[法]P.布迪厄著,蒋梓骅译 | 22.60元 |
| 34.《风险社会》,[德]U.贝克著,何博闻译 | 17.70元 |
| 35.《社会行动的结构》,[美]T.帕森斯著,彭刚等译 | 43.50元 |
| 36.《个体的社会》,[德]N.埃里亚斯著,翟三江、陆兴华译 | 15.30元 |
| 37.《传统的发明》,[英]E.霍布斯鲍姆著,顾杭、庞冠群译 | 21.20元 |
| 38.《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美]L.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 25.00元 |
| 39.《追寻美德》,[美]A.麦金太尔著,宋继杰译 | 18.90元 |

第五批书目

- | | |
|---------------------------------|--------|
| 40.《现实感》,[英]I.伯林著,潘荣荣、林茂译 | 18.00元 |
| 41.《启蒙的时代》,[英]I.伯林著,孙尚扬、杨深译 | 17.00元 |
| 42.《元史学》,[美]H.怀特著,陈新译 | 33.50元 |
| 43.《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英]J.B.汤普森著,高铨等译 | 24.50元 |
| 44.《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加]J.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 29.50元 |
| 45.《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美]R.K.默顿著,唐少杰等译 | 48.00元 |
| 46.《黑皮肤,白面具》,[法]F.法农著,万冰译 | 14.00元 |
| 47.《德国的历史观》,[美]G.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 | 29.50元 |
| 48.《全世界受苦的人》,[法]F.法农著,万冰译 | 17.80元 |
| 49.《知识分子的鸦片》,[法]R.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 | 20.50元 |

第六批书目

- | | |
|------------------------------|--------|
| 50.《驯化君主》,[美]H.C.曼斯菲尔德著,冯克利译 | 28.00元 |
| 51.《黑格尔导读》,[法]A.科耶夫著,姜志辉译 | 45.00元 |
| 52.《象征交换与死亡》,[法]J.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 | 22.50元 |
| 53.《自由及其背叛》,[英]I.伯林著,赵国新译 | 15.00元 |

- 54.《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英]I.伯林著,马寅卯译(即出)
- 55.《运动中的力量》,[美]S.塔罗著,吴庆宏译 23.50元
- 56.《斗争的动力》,[美]D.麦克亚当,S.塔罗,C.蒂利著,李义中等译
31.50元
- 57.《善的脆弱性》,[美]M.纳斯鲍姆著,徐向东、陆萌译 55.00元
- 58.《弱者的武器》,[美]J.C.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 29.50元
- 59.《图绘》,[美]S.弗里德曼著,赵国新译(即出)

第七批书目

- 60.《现代悲剧》,[英]R.威廉斯著,丁尔苏译 18.00元
- 61.《论革命》,[美]H.阿伦特著,陈周旺译 19.50元
- 62.《美国精神的封闭》,[美]A.布卢姆著,战旭英译,冯克利校
28.00元
- 63.《浪漫主义的根源》,[英]I.伯林著,吕梁等译 18.00元
- 64.《扭曲的人性之材》,[英]I.伯林著,岳秀坤译(即出)
- 65.《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美]P.查特吉著,范慕尤、杨曦译
18.00元
- 66.《现代性社会学》,[法]D.马图切利著,姜志辉译 32.00元
- 67.《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英]R.伯恩斯坦著,黄瑞祺译 25.00元
- 68.《以色列与启示》,[德]E.沃格林著,李强等译(即出)
- 69.《城邦的世界》,[德]E.沃格林著,陈周旺译 36.00元
- 70.《历史主义的兴起》,[德]F.梅尼克著,陆月宏译(即出)

第八批书目

- 71.《环境与历史》,[英]W.贝纳特,P.科茨著,包茂红译 20.00元

- 72.《人类与自然世界》,[英]K.托马斯著,宋丽丽译 35.00 元
- 73.《卢梭问题》,[德]E.卡西勒著,王春华译 15.00 元
- 74.《男性气概》,[美]H.C.曼斯菲尔德著,刘玮译 28.00 元
- 75.《战争与和平权利》,[美]R.塔克,罗炯等译(即出)
- 76.《谁统治美国?》,[美]W.多姆霍夫著,吕鹏、闻翔译(即出)
- 77.《健康与社会》,[法]M.德吕勒著,王鲲译(即出)
- 78.《读柏拉图》,[德]T.A.斯勒扎克著,程炜译(即出)
- 79.《苏联思想》,[英]I.伯林著,潘勇强译(即出)
- 80.《个人印象》,[英]I.伯林著,林振义译(即出)

有关“人文与社会译丛”及本社其他资讯,欢迎点击 www.yilin.com 浏览,对本丛书的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 renwen@yilin.com。